金元戲曲

【第三卷】

王季思 主編

書名題字：彌松頤
責任編輯：彌松頤
劉國輝
張福海
裝幀設計：李吉慶

3250000473798

全元戲曲

第三卷

王季思 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號

本書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出版資助
本書系全國高校古籍委員會科研經費資助項目

本書輯校者(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季思　吳國欽　林　建　師　飈　康保成
黄天驥　黄仕忠　董上德　鄭尚憲　歐陽光
薛瑞兆　羅斯寧　蘇寰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戲曲:第3卷/王季思主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2

ISBN　7-02-001147-0

Ⅰ.全…　Ⅱ.王…　Ⅲ.古代戲曲-劇本-中國-元代-全集　Ⅳ.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8679 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號)
中國紡織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593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6.5　插頁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價 42.50 元

目錄

王仲文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二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殘曲）……三三
李取進
神龍殿欒巴噀酒（殘折）……三五
李文蔚
△破苻堅蔣神靈應（謝玄淝水破苻堅）……四四
張子房圯橋進履……六九
同樂院燕青博魚（報寃臺燕青撲魚）……一〇五
岳伯川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一三四
（附元刊本）……一六六

羅公遠夢斷楊貴妃（殘折）……一八二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四曲）……一八四
康進之
梁山泊李逵負荊（梁山泊黑旋風負荊）……一八六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三曲）……二〇八
費唐臣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二一一
石子章
秦修然竹塢聽琴……二一三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殘折）……二五七
李好古
沙門島張生煮海……二六一
狄君厚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二八二
孔文卿

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 三〇三

張壽卿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 三二四

吳昌齡

花間四友東坡夢 …… 三四八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 三七二

△西遊記 …… 四〇三

石君寶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 五〇八

魯大夫秋胡戲妻 …… 五二五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 五四六

李行道（潛夫）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 五六五

紀君祥

趙氏孤兒大報讐……五九九
（附元刊本）……六三四
陳文圖悟道松陰夢（殘折）……六四七
史九敬先（樟）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六五一
孟漢卿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張鼎智勘魔合羅）……六七五
（附元刊本）……七〇八
尚仲賢
洞庭湖柳毅傳書……七二七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七五一
（附元刊本）……七七九
尉遲恭三奪槊……七九二
陶淵明歸去來兮（殘曲）……八〇五

鳳凰坡越娘背燈（殘曲）……八〇六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殘曲）……八〇七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八一一
戴善夫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八一三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殘曲）……八三八

第三卷

王仲文

小傳

王仲文，名無考，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詳。據元黃溍《金華黃先生集》卷二十六《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王仲文至元末曾爲史惟良業師，金代中過進士；但尚不能確定是否卽爲雜劇作家。賈仲明爲《錄鬼簿》補作吊詞，以之與關漢卿、鄭光祖、馬致遠相提並論。所撰雜劇十種，其中傳世者一種：《救孝子賢母不認屍》；僅存佚文者二種：《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漢張良辭朝歸山》；餘皆不傳。《太和正音譜》以其詞入上品，謂『如劍氣騰空』。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劇目說明

此劇僅存臧晉叔《元曲選》本，題目作『送親嫂小叔枉遭罪』；正名作『救孝子賢母不認屍』。今據該本移錄，間有衍訛脫漏之處，則徑爲改正，並出校記說明。

第一折

（冲末扮王脩然領張千上）（云）老夫乃王脩然是也。自出身以來，跟隨郎主，累建奇功。謝聖恩可憐，官拜大興府府尹之職。老夫今奉郎主之命，隨處勾僉〔一〕義細軍。不敢久停久住，收拾鞍馬，便索走一遭去來。（詩云）上馬踐紅塵，勾僉義細軍。親承郎主命，豈敢避辛勤？（下）（正旦扮李氏，領外楊興祖、楊謝祖、旦兒王春香上）（正旦云）老身姓李，夫主姓楊，亡過二十餘年也。有兩個孩兒，大的個孩兒喚做楊興祖，年二十五歲，學一身好武藝；小的個孩兒喚做楊謝祖，年二十歲，

教他習文。這個是大孩兒的媳婦，喚做春香。他爺娘家姓王，在這東軍莊住。俺在這西軍莊住。俺是這軍戶。因爲夫主亡化，孩兒年小，謝俺貼戶替當了二十多年。老身與孩兒、媳婦兒每緝麻織布，養蠶繅絲，辛苦的做下人家，非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家業消乏，拙夫亡化，拋撇下、痴小寃家，整受了二十載窮孤寡。

【混江龍】今日個孩兒每成人長大，我看的似掌中珠懷內寶怎做的眼前花。一個學吟詩寫字，一個學舞劍輪撾。乞求的兩個孩兒學成文武藝，一心待貨與帝王家。時坎坷，受波查；且澆菜，且看瓜；且種麥，且栽麻。儘他人紛紜甲第厭膏粱，誰知俺貧居陋巷甘粗糲！今日個茅檐草舍，久以後博的個大纛高牙。

（楊興祖云）母親在上，您孩兒想來，咱這莊農人家，有甚麼好處？（正旦唱）

【油葫蘆】俺孩兒耕種鋤刨怕甚麼！那裏也有人笑話？想先賢古聖未通達；（楊謝祖云）母親，自古以來，可是那幾個？（正旦唱）有一個伊尹呵他在莘野中扶犂耙，有一個傅說呵他在岩墻下拿鍬鍤。（楊謝祖云）這兩個都怎生來？（正旦唱）那一個佐中興事武丁，那一個輔成湯放太甲。（帶云）休說這兩個人，（唱）則他那無名的草木年年發，『到春來那一個樹無花』？

【天下樂】今世裏誰是長貧久富家？（楊謝祖云）母親，您孩兒想來，則不如學個令史倒好。（正旦唱）哎，

你個兒也波那，休學這令史咱！讀書的功名須奮發，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爲措大。（帶云）你便不及第回來呵，（唱）只守着個村學兒也還淸貴煞。

王翛然領張千拿雜當上，云）老夫王翛然，奉聖人的命，着往河南路勾僉義細軍。本合着有司家勾取，恐怕有司家擾民，老夫親自勾軍來。到此開封府西軍莊，有一家兒人家姓楊，這廝替他當軍二十餘年。我拿住這廝，道：『楊家兩個孩兒，成人長大，可以着他親自當軍去。』兀那廝，此話是實麼？（雜當云）並無虛言，是實。（王翛然云）既然如此，你就引着我到他家去。（張千云）楊家有人麼？出來見勾軍的大人咱。（楊興祖云）理會的，我見大人去。（做見王翛然跪科，云）大人喚小的每有何事？（王翛然云）兀那小廝，你是楊家的，你家裏再有甚麼人？喚出來。（楊興祖做報正旦科，云）母親，有僉軍的王大人在於門首哩。（正旦云）孩兒也，洒掃了草堂，我自接待去咱。（正旦見科）（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是那西軍莊楊家麼？（正旦云）老身家便是。（王翛然云）老夫勾僉義細軍，拿住這個小廝。他說道是貼戶，替你家當了二十年軍也，你爲甚麼要他替來？（正旦唱）

【憶王孫】則爲這孩兒每幼小且饒咱。（王翛然云）小廝每長立成人也。（正旦唱）今日個長立成人俺可也合替他。（王翛然云）你家裏丁產多。（正旦唱）雖然是丁產多時也告乏。（王翛然云）他替你家當了二十年也。（正旦唱）則他這數年家，將俺寡婦孤兒耽待煞。

（做拜謝雜當科）（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爲何拜他？（正旦云）大人，這軍身原是俺家的，多虧這

貼戶替俺當了二十年，今年輪也輪着俺家當了。（王翛然云）好個一家兒本分的人家！有了軍身也，放了那小廝，你自營生去。（雜當云）謝了爺爺。不要孩兒每當了軍，我也無甚事，賣葱菜兒去也。（下）（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有兩個小廝，着那一個小廝當軍去？（正旦云）請大人下馬來，到草堂上坐。老身有兩個孩兒，隨大人揀一個當軍去便了。（王翛然云）兀那婆子，老夫隨處僉軍，不曾停一時半霎。你請老夫〔三〕下馬來到草堂上，兩個小廝隨分揀一個去。老夫便下馬來，到草堂坐一坐，怕做甚麼？（王翛然做坐科）（正旦同楊興祖、謝祖叩頭科）（王翛然云）兀那婆子，老夫公家事忙，兩個小廝，着那一個小廝跟老夫當軍去？（正旦云）老身有兩個孩兒，論禮呵，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說的是，我就依着你，着大的個孩兒去。兀那小廝，你可肯去麼？（楊興祖云）大人在上，小人是楊興祖，從小裏習學武藝，兄弟是楊謝祖，從小裏頗看詩書。豈不聞：『家憑長子，國憑大臣。』這軍役是俺家的，小人合該當軍去。（楊謝祖跪云）大人在上，小人楊謝祖，從小裏看書。雖然不會武藝，比及大人今日來，小人夜得一夢，跟着大人出征，夢中作了四句氣概詩。（王翛然云）你記的麼？（楊謝祖云）記的。早間抄寫在此，大人試看咱，小人正該當軍去。（王翛然云）有寫本將來我看。（念科）昨夢王師大出攻，夢魂先到浙江東。屯軍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嗨，這小的有這等氣概，是軍伍中吉祥的勾當。這等呵，着小的楊謝祖去。（正旦云）大人，小的個孩兒軟弱，他那裏去的！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着這大的個孩兒當軍去，他會甚麼武藝來？（正旦唱）

【醉中天】大孩兒幼小習弓馬，武藝上頗熟滑。可便凜凜身材七尺八，宜攢帶，堪披掛。（王翛然云）便着這小廝去也無傷。（正旦唱）這小的兒力氣又不加，則合向冷齋中閑話，從來個看書人怎任兵甲？

（王翛然云）兀那婆子，端的着誰去？（正旦云）大的個孩兒有膂力去得，小的孩兒軟弱去不得。（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說道大的孩兒有膂力去的，小的軟弱去不的。（正旦云）小的個孩兒本去不的。（王翛然云）噤聲！這婆子，你原說道兩個小廝隨老夫揀一個去。那小的個楊謝祖，他夢見老夫僉軍，做下四句氣概詩。我說道，是軍伍中得這等識字的人，可多得用處。你左來右去，則着大的個孩兒去，說他有膂力可去得，小的個孩兒軟弱去不得。我想這大的個小廝，必然是你乞養過房螟蛉之子，不着疼熱。那小的個孩兒是你親生嫡養，便好道親生子着己的財，以此上不着他去。（詩云）老婆子心施巧計，將老夫當面瞞昧；兩三番留下小兒，必定是前家後繼。兀那婆子，你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張千，准備着大棒子者。（正旦云）大人，都是老身的孩兒，着老身說甚麼那？（王翛然云）兀那婆子你說，你若不說呵，將大棒子來打呀！（正旦云）大哥二哥兒也，我說也。說則說，你休怨者。（王翛然云）如何？我說前家後繼麼。（正旦云）告大人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老身說一遍咱。亡夫在日，有一妻一妾，妻是老身，妾是康氏，生下一子，未曾滿月，因病而亡。這小的孩兒楊謝祖，便是康氏之子。未及二年，和夫主也亡化過了。亡夫

曾有遺言，着老身善覷康氏之子。經今一十八年，不曾有忘。此子與老身之子一般看承，則是不別夫主之言。爲甚麼則教大的個孩兒當軍去？那大小廝是老身親生的，陣面上有些好歹呵，這小的個孩兒也發送的老身入土。大人，道不的個『公子登筵，不醉卽飽；武夫臨陣，不死則傷。』倘或小的個孩兒當軍去呵，有些好歹，便是老身送了康氏之子。老身死後，有何面目見亡夫於九泉之下？只此老身本心，伏取大人尊鑒。（王脩然驚科，云）婆子請起，這等是老夫差了也。便好道：『方寸地上生香草，三家店內有賢人。』依着你，則着大的個孩兒當軍去，可准備軍裝。（楊興祖云）恁的呵，謝了大人。（楊興祖做與旦兒刀子科，云）大嫂，你近前來。我這把刀子，你兄弟數番家問我要，我不曾與他。今日我當軍去也，你若回家去時，就帶這把刀子與你兄弟去。（旦云）楊大，我問你咱：你與我這把刀子，奶奶知道麼？（楊興祖云）不知道。（旦云）小叔叔知道麼？（興祖云）也不知道。（旦云）楊大，你好粗魯也！你與我這把刀子，奶奶不知，叔叔也不知，久已後俺兄弟帶出這把刀子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的家私哩！（王脩然云）甚麼人這般鬧？（正旦云）你爲甚麼這般鬧？（旦云）爲這把刀子，俺兄弟數番家問楊大要，楊大今日臨行也，與我這把刀子，着與俺兄弟。媳婦兒便道：『奶奶和叔叔知道麼？』楊大道：『不知道。』媳婦兒道：『既然不知，久已後我兄弟帶將出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甚麼家私哩！』（正旦云）可打甚麼不緊！大人，楊大和媳婦兒爲一把刀子鬧來。（旦跪科）（王脩然云）這婦人是誰？（正旦云）這個是楊大媳婦兒。（旦云）大人，俺這把刀子，俺兄弟數番家問楊大要。楊大今日臨行也，與我這把刀子，着與我兄弟去。媳婦兒便道：

『奶奶和小叔叔知道麼？』楊大道：『不知道。』媳婦兒道：『既然不知道，久已後我兄弟帶將出來，則道春香抵盜了楊家甚麼家私哩！』（王脩然云）嗨，這小的又賢慧。春香，你將這把刀子來我看咱。好是把鑌鐵刀子！孩兒，將的家去與兄弟帶。久已後便有些爭競，到於官府中，你道僉軍的王脩然大人見來。這把刀子，久已後我與你做個大證見哩。（旦云）謹依大人鈞旨。（正旦云）孩兒每將酒來。大人，村酒不堪奉獻，可也是老身的一點敬心。（王脩然做飲酒科，云〔三〕）將酒來。兀那婆子，老夫隨處僉軍，水也不吃人的。你是個賢孝的人家，我便吃幾杯怕做甚麼。我吃了酒，你有甚麼話吩咐你那楊興祖，我便索去也。（旦云）楊大，你飲過酒者。則今日我手裏吃這盞酒，再也不要吃酒了。（正旦云）孩兒也，你那吃酒的日子有哩。（唱）

【後庭花】得志呵，你上金鑾斟玉斝，賜宮花簪鬢髮。不得志呵，只飲着老瓦盆邊酒，看着那蒺藜沙上花。（楊興祖云）母親，有甚麼言語教導您孩兒咱？（正旦唱）欲要那衆人誇，有擎天的好聲價：忠於君能教化，孝於親善治家，尊於師守禮法；老者安休擾亂他，少者懷想念咱。這幾椿兒莫誤差！

（楊興祖云）母親，還有甚言語教您孩兒咱？（正旦唱）

【青哥兒】兒呵，你不索問天、問天買卦，也只爲人消、人消的這物化，弄的我母子分離天一涯。見孩兒攀鞍跨馬，披袍貫甲，臂上刀扎，腰間箭插，就不由俺不撲簌簌淚如麻，情

牽掛。

（楊興祖云）則今日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正旦云）孩兒，路途上小心在意！楊謝祖，別了你哥哥者。（楊謝祖云）哥哥，路上小心在意者！（楊興祖云）兄弟也，你在家中，好生侍奉母親。（正旦唱）

【賺煞尾】大的兒前赴戰場中，小的兒且在寒窗下。你守着這書册琴囊硯匣，您哥哥劍洞槍林快廝殺，九死一生不當個耍。（楊興祖云）您孩兒托賴着母親的福廕，若到陣上，一戰成功，但得個一官半職，改換家門，可也母親訓子有功也。（正旦唱）我也不指望享榮華，只願你無事還家。（做拿鋤頭科）（唱）我把這農具收拾爲甚那？（楊興祖云）母親，收拾農具，可是爲何？（正旦唱）大哥也，恐怕你武不能戰伐，文不解書劄；（帶云）還家來，有良田數頃，耕牛四角。（唱）趁着個一犂春雨做生涯。（正旦同楊謝祖、旦兒下）

（王脩然云）楊興祖，你休煩惱，我與你一封書，見兀里不罕元帥，說你一家兒賢孝的人家，必然擡舉你也。（楊興祖云）多謝大人。則今日便拜辭當軍去也。（王脩然詩云）今日勾軍在路途，楊家子母世間無。（楊興祖詩云）歸來身佩黃金印，方表英雄大丈夫。（同下）

校　記

〔一〕『勾僉』原作『勾遷』，誤。《歸潛志》：『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僉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

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據此改正。下同。〔三〕『老夫』原誤作『老大』，今正。〔三〕『云』字原脫，今補。

楔　子

（卜兒王婆婆上云）老身東軍莊人氏王婆婆，有個女兒喚做春香，嫁在西軍莊與楊興祖爲妻。女婿當軍去了半年，待取我那女孩兒春香家來拆洗衣服，說了一個月，不見回家。我如今只得親自往西軍莊上，取那女孩兒去。（詩云）今去取春香，歸家拆舊裳。關鎖門和戶，親自到西莊。（下）（正旦領旦兒上云）自從楊大當軍去了，可早半年光景也。親家母常時寄信來，要媳婦兒春香去拆洗衣裳。如今正是農忙時節，孩兒，無人送的你去怎好？（旦云）奶奶，着小叔叔送我家去，怕做甚麼？（正旦云）也道的是。喚秀才哥哥來。（楊謝祖上云）小生楊謝祖。哥哥當軍去了，我在書房中攻書。母親呼喚，不知有何事？（見正旦科）（正旦云）孩兒也，有親家母累次來取您嫂嫂家去拆洗衣服，我不曾教去。如今又來取。爭奈農忙時節，無人送去。孩兒也，你休避辛勤，送你嫂嫂去咱。（楊謝祖云）別着個人送去也好。母親尋思波：嫂嫂年幼，哥哥又不在家，謝祖又年紀小，倘若有那知禮的，見親嫂嫂親叔叔，怕做甚麼？有那不知禮的，見一個年紀小的後生，跟着個年紀小的

婦人，恐怕惹人笑話。（正旦云）兒也，便好道：『順父母之言，呼爲大孝。』依着我的言語走一遭去。（楊謝祖云）母親的言語，不敢有違，您孩兒便送嫂嫂家去。（正旦云）你送到林浪嘴兒邊，可便回來，叫嫂嫂自去。（楊謝祖云）理會的。（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可正是目下農忙難離摘，我也幾度徘徊無劈劃。（帶云）待不教你去呵，（唱）爭奈我許的他明白：等收了蠶麥，直送到莊宅。

【幺篇】依着我皓首蒼顏老奶奶，使着你個黃卷青燈的小秀才。且離了看書齋，小叔叔送嫂嫂也非爲分外。（帶云）但送過山坡，望見莊宅，（唱）教他獨自去你便早回來。（下）

（旦同楊謝祖行科）（楊謝祖云）嫂嫂，我依着母親，送嫂嫂去。我將這包袱後頭跟着，請嫂嫂先行。（旦云）我依着叔叔先行。（楊謝祖云）說着話，可早來到林浪嘴上也。嫂嫂，這包袱你自將去。（旦云）叔叔，過了這林坡，望見莊宅也。叔叔，再送我幾步兒咱。（楊謝祖云）嫂嫂，母親的言語，教我送到這林浪嘴兒。不爭送將過去，回家時，母親若問我，謝祖難回話也。（旦云）叔叔說的是，請回去罷。（楊謝祖云）嫂嫂，親家母行多多上覆，無事早些來家，休教母親盼望。嫂嫂請行，謝祖回去也。（下）（淨扮賽盧醫領啞梅香上，詩云）我是賽盧醫，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婦，冷鋪裏做夫妻。自家賽盧醫的便是。我去本府推官家行醫，我看上他家個梅香，被我拐將出來。到這半路裏，他要養娃娃。他是個啞子，我怎麼看得他？則在這裏睡着，等他養了，再做計較。（見旦，忙起科，

云〔一〕大嫂拜揖。（旦回禮科）（賽盧醫云）大嫂，我有一個老婆，他要養娃娃。你是一般婦人家，煩你替我看一看。（旦兒云）我那裏會做收生的老娘。（賽盧醫怒科，云）你不肯麼？這裏無人，我便打殺了你！（旦兒云）哥哥休鬧，我去看他便了。（看科）（旦慌科，云）哥哥，他不死了也！（賽盧醫云）好、好、好！你身邊現帶着刀子哩！我活活的個人，他要養娃娃，你就一刀殺了他。便待干罷！你跟的我去，萬事皆休；不跟的我去，我就奪這刀子殺了你。（旦云）哥哥是甚麼話！饒我性命。（賽盧醫奪刀科）（旦背云）他如今行凶了，我婦人家怎對付的他？我且跟將去，一路上若有官府處，我可告他。楊興祖，則被你痛殺我也！罷、罷、罷，我跟將你去。（賽盧醫云）待我剝下你的衣服，將來與梅香穿上，就着這把刀子，劃破他面皮，揣在懷裏。你休言語，跟着我走。（旦兒云）楊大也，則被你痛殺我也！（賽盧醫詩云）這個婦人家生得好，跟我去不用惱。前路上撞着人，快些兒跑跑跑。（同下）

校記

〔一〕『云』字原脫，今補。

第二折

(正旦上云)媳婦兒去了半月也，再沒一個信息。怎生得個人去接他回家也好。(卜兒上云)轉過隅頭，抹過屋角，此間便是楊家門首，我自入去。(見科，云)親家母，好麼，好麼？(正旦云)親家母，多時不見。(卜兒云)親家母怎生失信？自從說着我女孩兒春香回家拆洗衣服，可早一個月也。(正旦云)便是一月，由他住。(卜兒云)我女孩兒不曾來。〔一〕(正旦云)不來也罷，且教孩兒你家住者。(卜兒云)親家母，你好葫蘆提也。(正旦云)我怎葫蘆提？(卜兒云)親家母，我一月前問你要女孩兒拆洗衣服，你只是不肯着他來；我今日親自來接他，你倒說在我家裏，這不是葫蘆提那？(正旦云)親家母，半月前送將媳婦兒去了也。(卜兒云)你教誰送去來？(正旦云)我教秀才哥哥送去來，半個月也。你不見呵，可那裏去了？書房中秀才哥哥安在？(楊謝祖云)小生楊謝祖，正在書房中攻書，母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云)母親，你孩兒來了也。有何事吩咐？(正旦云)楊謝祖，我着你送嫂嫂去，你送到那裏回來了？(楊謝祖云)領着母親的言語，送到那林浪嘴兒，謝祖回來，嫂嫂自去了。(正旦云)孩兒，你敢做下來也？(卜兒云)親家母，有甚麼難見處？他哥哥不在家，你着他送去。他又青春，我女兒年少。他必然調戲我女孩兒，嗔怪不肯，是他所算了我女孩兒的性命也！(楊謝祖云)兀的不冤枉殺我也！(卜兒云)你知書不知禮，我和你見官去來。(正旦云)親家母且休鬧，咱尋去來。媳婦兒春香！(楊謝祖云)嫂嫂春香！(卜兒云)女孩兒春香！(連叫科)(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只我那腹中愁、心頭悶，也何如大限臨身？（帶云）便好做大限臨身呵，（唱）合着雙眼都不問，今日個這愁悶何時盡？

【滾綉球】兒呵，咱子母們、緊廝跟，索與他打簸箕的尋趁，恨不得播土揚塵。又無個過往的人，左右的鄰，你教我向着那一搭兒盤問？越寂寂四野無聞。謾踏殘萋萋芳草迷荒徑，凝望見段段田苗接遠村。（帶云）媳婦兒呵，（唱）知他那裏也安身？

（做到林子前科）（丑扮牧童同伴哥上，云）伴哥，咱放牛去來。（楊謝祖云）哥哥每，你曾見個婦人來麼？（牧童云）我見來。（楊謝祖云）在那裏？（牧童云）在那林浪裏，蛆穰着哩。（楊謝祖云）哥哥，那個不是死的？（牧童云）誰曾見那活的來？伴哥，休惹事，咱回去來。（下）（卜兒云）聽說林浪中一個屍骸，准是我那女孩兒的。俺試看去咱。（做看科）（正旦唱）

【倘秀才】我也避不的臭氣怎聞，覷不的屍蟲亂滾。疑怪這鴉鵲成羣，繞定着這座墳。屍骸雖朽爛，衣袂尚完存，見帶着些血痕。

【滾綉球】我這裏孜孜的覷個眞，悠悠的謊了魂！（楊謝祖云）母親，你怕怎麼？（正旦唱）兒呵，怎不教您娘心困：怎生來你這送女客了事的公人？（卜兒云）兀那死了的是我那女孩兒也！（正旦唱）媳婦兒也，你心性兒淳，氣格兒温，比着那望夫石不差分寸。這的就是您築墳臺包土羅裙。

則這半坵黃土誰埋骨，抵多少一上青山便化身！也枉了你這芳春。

（卜兒云）還說個甚麼！我女孩兒現今沒了，明有淸官，我和你見官去來。（淨扮孤同丑令史、張千、李萬冲上）（孤詩云）小官姓鞏，諸般不懂。雖然做官，吸利打哄。小官乃本處推官鞏得中是也。一來下鄉勸農，二來不見了個梅香，我如今就去尋一尋。擺開頭踏，慢慢的行者。（卜兒跪下告科，云）好寃屈也！（孤云）你告甚麼？（卜兒云）告人命事。（孤云）外郎，快家去來，他告人命事哩，休累我！（令史云）相公，不妨事，我自有主意。（孤云）我則依着你。張千，接了馬者。（令史云）相公下馬來，整理這公事。張千，借個桌子來，等相公坐下。張千，拿過那一起人來。（做拿、衆跪科）（孤云）外郎也，你不放了屁也？（令史云）不是我。（孤云）我聞一聞，眞個不是你。哦，原來是那林浪裏一個死屍臭。外郎，你問他，我則不言語。（令史云）相公且住一邊，待我替你問。兀那婆子，你敢爲這屍首告狀麼？（卜兒云）正是爲這個屍首。（令史云）誰是屍親？（卜兒云）婆子是屍親。（令史云）兀那婆子，說你那詞因來。（卜兒云）大人可憐見，老身乃東軍莊人氏，姓王，有個女孩兒是春香。（令史喝云）噤聲！老弟子說詞因，兩片嘴必溜不刺，瀉馬屁眼也似的，俺這令史有七脚八手？你慢慢的說。（卜兒云）大人可憐見，老身是東軍莊人氏，姓王。我有個女孩兒，喚做春香，嫁與西軍莊楊興祖爲妻，就是這婆子的大孩兒。楊興祖當軍去了。有小叔叔楊謝祖，數番家調戲我這女孩兒，見他不肯，將俺孩兒引到半路裏殺壞了。望大人與我做主咱。（令史云）

兀那婆子，這屍首是麼？（正旦云）這衣服是，屍首不是俺媳婦兒的。（令史云）怎麼這衣服是，屍首不是？你說我試聽咱。（正旦唱）

【倘秀才】被鴉鵲啄破面門，狼狗咬斷脚跟，到底是自己孩兒看的親。（孤云）依着我則是打。（正旦唱）官人休發怒，外郎你莫生嗔，且聽咱從長議論。

（令史云）兀那婆子，人命的事，待議論甚麼？（正旦唱）

【滾綉球】人命事多有假未必眞。（令史云）我務要問成也。（正旦唱）要問時則宜慢不可緊。爲甚的審緣因再三磨問？也則是恐其中暗昧難分。（令史云）我是六案都孔目。（正旦唱）休倚恃你這牙爪威；（令史云）我這管筆着人死便死。（正旦唱）休調弄你這筆力狠。（令史云）我這枝筆比刀子還快哩！（正旦唱）你那筆尖兒快如刀刃，殺人呵須再不還魂。可不道『聞鐘始覺山藏寺，到岸方知水隔村』？休屈勘平人！

（令史云）張千，打着他認那屍首去。（孤云）你休打他，你打死了他，你便償他的命。（正旦唱）

【叨叨令】這關天的人命事要您個官司問，又不曾經檢驗怎着我屍親認？現如今雨淋漓正值着暑月分，那屍骸全毀爛都是些蛆蠐糞。我其實認不的也波哥，我其實認不的也波哥，怎與他那從前模樣渾別盡？

（楊謝祖拿刀子科，云）母親，兀的不是我哥哥的刀子？（正旦云）兒也，休覷他。（令史云）相公，你見麼，屍首旁邊放着一把刀子，這小厮看見，就害慌了也，眼見的是這小厮欺兄殺嫂。兀那婆子，這刀子是您家的麼？（孤云）將來我看。倒好把刀子！總承我罷，好去切梨兒吃。（正旦云）這把刀子是，衣服是，屍首不是俺媳婦兒的。（令史云）兀那婆子，你媳婦兒在生時怎麼模樣？（正旦唱）

【四煞】俺媳婦兒呵，臉搽紅粉偏生嫩，眉盡青山不慣顰；瑞雪般肌膚，曉花般丰韻，楊柳般腰肢，秋水般精神；白森森的皓齒，小顆顆的朱唇，黑鬒鬒的烏雲。這裏又離城側近，怎不喚一行仵作仔細檢報緣因？

（令史云）兀那婆子，你着我檢屍，這夏間天道，你着我怎麼檢？檢不的了也。（正旦唱）

【三煞】則合將艷醋兒潑得來勻勻的潤，則合將粗紙兒搭得來款款的温。爲甚來行凶？爲甚來起釁？是那個主謀？是那個見人？依文案本，遍體通身，洗垢尋痕。若是初檢時不曾審問，怕只怕那再檢日怎支分？

（令史云）噤聲！這婆子好無理也。我是把法的人，倒要你教我這等這等檢屍。你也曉的，春正夏四，秋九冬十，纔是檢屍的時分。如今正是六月天道，雨水也下了幾陣，暑氣蒸，蛆蟲鑽，筋骨凋零，眉目難分，爪髮解脫，難以檢覆。張千，你去城裏喚一個巧筆丹青來，依着這屍首畫一個圖本，

着這婆子畫一個字，領將這屍首去燒毀了，依着這屍傷圖本打官司。便與我燒了這屍首者。（正旦云）燒不的。（令史云）怎麼燒不的？（正旦唱）

【二煞】不爭將這屍傷彩畫成圖本，則合把屍狀詞因依例申。便做道屍首傷殘，爪髮解脫，筋骨凋零，眉目難分。（令史云）可知檢不得了也。我照覷你，只是領那屍首去燒了者。（正旦云）燒不的，燒不的！（唱）你道是難以檢覆，照覷屍親，許令燒焚；我只道不如生殯，且留着別寃屈，辨清渾。（令史云）快燒了者。（正旦云）燒不的！（唱）

【煞尾】不爭難檢驗的屍首燒做灰燼，却將那無對證的官司假認了眞。（令史云）天色晚了也，將這一行人拿到衙門裏去。（做押起楊謝祖科）（正旦唱）到來日急煎煎的娘親插狀論，怎禁他惡噷噷的曹司責罪緊！實呸呸的詞因不准信，磣可可的殺人要承認，生刺刺的刑法枉推問；粗滾滾的黃桑杖腿筋，硬邦邦的竹簽着指痕，紇支支的麻繩箍腦門；直挺挺的廳前悶又昏，哭吖吖的連聲喚救人；冷丁丁的慌忙用水噴，雄赳赳的公人手脚哏。那時節敢將你個軟怯怯的孩兒性命損！（下）

（令史云）相公，這人命的事，非同小可，且到衙門裏慢慢問他。（孤云）外郎，這場事多虧了你。叫張千去買一壺燒刀子，與你吃咱。（同下）

校記

〔一〕『會』字原作『會』，誤，今正。

第三折

（孤同令史、李萬上）（孤詩云）我做官人只愛鈔，再不問他原被告。上司若還刷卷來，廳上打的狗也叫。小官夜來勸農回家，那一起人告狀的，都與我拿將過來。外郎，都憑你，我則不言語。（令史云）相公，那個婆子再三不肯認這屍首，我務要問成了。將那一行人〔一〕拿上廳來。（張千押正旦同楊謝祖悲科上）（正旦云）天那，誰想有這場寃枉的事也！（唱）

【中呂·粉蝶兒】不知那天道何如，怎生個善人家有這場點汚？人命事不比其餘，若是沒清官、無良吏，教我對誰分訴？早是俺活計消疏，更打着這非錢兒不行的時務。

【醉春風】天那，這寃枉幾時伸？憂愁甚日楚？但留的俺這雪霜也似白頭顱，兒也倒大來是福、福。只索打會官司，吃會痛苦，受會恥辱。

（做跪科）（令史云）兀那婆子是個刁狡不良的，左來右來不肯認這屍首。這婆子，你差了也，不合着這厮送那嫂嫂去，眼見的調戲他，那嫂嫂不從，怕你知道，就殺了他嫂嫂。你當初別央及一個人

送他，無這一場官司事也。（正旦唱）

【迎仙客】怕不要倩外人，那裏取工夫？正農忙百般無是處，因此上教小孩兒莫違阻。您娘親面囑付：送嫂嫂到一半程途，便回來着他自家去。

（令史云）這小厮和那嫂嫂敢不和麽？（正旦唱）

【紅綉鞋】他叔嫂從來和睦。（令史云）你這婆子替兒嫌婦那？（正旦唱）俺姑媳又沒甚傷觸。（令史云）一定是這小厮發意生情，殺了他嫂嫂也。（正旦唱）若說他發意生情半星也無。（帶云）大人呵！（唱）您揣明鏡懸秋月，照肝膽察實虛，與俺那平人每好生做主。

（令史云）相公，兀那小厮，見他那母親在這裏，左來右來不肯招。我支轉這婆子，那小厮好歹招了。兀那婆子，你保的你這孩兒不是殺人賊麽？（正旦云）我的孩兒，我怎生保不的？（令史云）你去司房裏畫一個字，領的你這孩兒出去，可不好麽？（正旦云）休道着老身畫一個字，便是等身圖也畫與你。（楊謝祖云）母親，你休去，他要打我也。（正旦云）外郎哥哥，老身去了時，你休打俺孩兒。（令史云）我不打他。（正旦又回科）〔三〕（令史云）兀那婆子，兩次三番的，你就是不去，我也要打他，你也護他不得。（正旦云）孩兒，我去也，便打死你也休招。（正旦下）（令史云）祇候人把了門者。兀那小厮，你招了罷。（楊謝祖云）你着我招個甚麽？（令史云）不打不招，只是打。（做打科）（楊謝祖云）我委實不省的，你着我怎麽樣招？（令史云）兀那小厮你來，我教你：你只說母親

使我送俺嫂嫂去，我來到這無人處，我調戲嫂嫂，嫂嫂不肯，我拔出刀子來，止望諕嚇成奸。爭奈嫂嫂堅執的不肯，是我一時間抽刀不入鞘，就殺了嫂嫂。你招了個欺兄殺嫂呵，待三兩日後，我着人保你出去。（楊謝祖云）這等，你就替我招了罷。（令史云）干我甚麼事，替你招？張千打着者。（打科）（楊謝祖云）我有何面目見母親，哥哥？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云）兀的不打俺孩兒哩？（祗候云）不是打你孩兒，別問事哩。（正旦云）哥哥也，是打俺孩兒咱。（祗候打攔云）你休過去，別問事哩。（正旦唱）

【普天樂】受摧殘，遭凌辱，這無情的棍棒，俺孩兒是有限的身軀。（祗候做喚科，云）楊謝祖蘇醒着。（正旦唱）你看麼，揪頭髮將名姓呼，噴冷水將形容來汚。打的來應心疼痛處，怎不教我放聲啼哭！常言道『做着不避，避着不做。』（正旦做打閃過、跪科）（唱）我可便死待何如！

（令史云）張千，拿過那厮來。我着你把着門，你怎麼放過他來？（孤做怒喝祗候科，云）好打！（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歡喜咱，有了殺人賊也。（正旦云）外郎哥哥，那殺人賊有在那裏？（令史云）你孩兒對我說來，他道送嫂嫂回去，中途調戲嫂嫂。他堅意不肯，不誤間拔出刀子來殺了他。招了個欺兄殺嫂也。（正旦云）外郎哥哥，你家裏敢有這般勾當？（令史云）您家裏有這般勾當。（孤云）我家倒有。（正旦叫寃科，云）人命事關天關地，不曾檢屍，怎成的獄？（令史云）且莫說屍首毀壞，難以檢覆，現有衣服刀子，就是證見了也。（正旦唱）

【上小樓】你道屍毀爛難以檢覆，焚燒了無個顯故；你道是招呼屍親，審問明白，止不過贓仗衣服。這件事，有共無，總是個疑獄，且停推再三思慮。

（令史云）你保的你這孩兒不是殺人賊麼？（正旦云）外郎哥哥，我的孩兒我怎麼保不的？（令史云）傻老婆子，你使他東頭去，他出的門往西去了，你怎麼得知道？（正旦唱）

【么篇】種地呵莫過主，知子呵莫過母。俺孩兒若犯了王條、違了法度，我便與了文書；着他來，償命去，別無詞訴。便幷殺了我個做娘的償他媳婦。

（令史云）兀那婆子，招狀是實了也，怎生饒的！（正旦叫寃科，唱）

【滿庭芳】似這等含寃負屈，拚着個割捨了三文錢的潑命，更和這半百歲的微軀。（令史云）潑婆子，你敢怎的？（正旦唱）你要我數說您大小諸官府，一剗的木笏司糊突。並無聰明正直的心腹，盡都是那綳扒吊拷的招伏。把囚人百般拴住，打的來登時命卒。哎喲，這便是您做下的個死工夫！

（令史云）兀那老婆子，你是個鄉里村婦，省的甚麼法度？（正旦唱）

【耍孩兒】你休小覷我這無主的窮村婦，有句話實情拜復：俺孩兒從小裏教習儒，他端的有温良恭儉誰如？俺孩兒行一步必達周公禮，發一語須談孔聖書；俺孩兒不比塵俗物，怎做

那欺兄罪犯，殺嫂的凶徒？

（令史云）這小厮又不曾打他，他自招了來。（正旦云）都似你這般打來，怕不招了？只是招便招，人心不服。（唱）

【五煞】人死者不復生，那絃斷者怎再續？從來個罪疑便索從輕恕。磨勘成的文狀纔難動，羅織就的詞因到底虛。官人每枉請着皇家祿，都只是捉生替死，屈陷無辜！

（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是個慣打官司刁狡不良的人也！（正旦唱）

【四煞】則你那細麻繩用竹簽，批頭棍下腦箍。可不道父娘一樣皮和骨？便做那石鐫成骨節也捶敲的碎，鐵鑄就的皮膚也鍛煉的枯。打得來沒半點兒容針處，方信道：人心似鐵，您也忒官法如爐。

（令史云）兀那婆子，數長道短，好生無禮！我不怕你，他便是死的人也。（正旦唱）

【三煞】你休道俺潑婆婆無告處，也須有清耿耿的賽龍圖。大踏步直走到中都路，你看我磕着頭寫狀呈都省，洒着淚銜冤撾怨鼓。（令史云）你告呵告着誰？（正旦唱）單告着你這開封府：令史每偏向，官長每模糊。

（令史云）將枷來枷了這小厮，下在死囚牢裏去。着這婆子隨衙聽候。（做枷楊謝祖科）（孤云）休

着他帶這個輕枷，拿那一百二十斤的枷來與他帶。（正旦唱）

【二煞】我明明的眼覷着，暗暗的心自苦。那一面沉枷脖項難回顧：透枷拴深使釘來釘，侵井口窄將印縫鋪。恰便似刀攪着你這娘腸肚！望後來怎禁推搶，待向前去又被揪捽。

【尾煞】叫吖吖苦痛殺我兒，哭啼啼沒亂殺母。把孩兒似死羊般拖奔的牢中去；（做叫科）好冤屈也！好冤屈也！（唱）則被這氣堵住我咽喉叫不出屈。（下）

（令史云）相公，那婆子雖然不肯認屍，如今贓仗完備，那楊謝祖也葫蘆提招伏，眼見的這樁事問就了也。（孤云）外郎，這多虧了你。如今新官取次下馬，也還要做個准備。（詩云）正是一不做二不休，趲就文書做死囚。只等新官到來標斬字，那時方信我們兩個有權謀。（同下）

校記

〔一〕『人』字原脫，今補。　〔二〕『正旦』二字原脫，今補。

第四折

（淨賽盧醫拿棍領旦兒挑水桶上）（賽盧醫云）自家賽盧醫的便是。自從拐將這個婦人來，他百般的不肯順我。更待干罷！白日裏五十棍，到晚也五十棍，每日着他打水澆畦，我直折倒死他。春

香，我如今吃杯酒去，回來打死你也。（下）（旦兒云）自從被這賊漢拐將我來，爲我不隨順他，朝打暮罵，着我打水澆畦。我待要告他，爭奈走不出去，似此怎了也？（楊興祖領隨從上，云）〔二〕自家楊興祖的便是。自拜別了母親，得了王脩然大人一封書，見了兀里不罕元帥。看罷書呈，元帥大喜，不着我做散軍，就着我做領軍的頭目。托祖宗餘廕，到於陣上，三箭成功，做了金牌上千戶。我今元帥跟前告了假限，回家探望母親去。小校，遠遠的是一眼井兒，就着婦人的水桶，與我飲馬者。（旦見驚科，云）兀的不是楊大？（楊興祖云）兀的不是大嫂？（旦兒做哭科）（楊興祖云）大嫂，你怎生到這裏來？（旦兒云）自從你當軍去了，俺娘家取我拆洗衣服，小叔叔送我到半路裏回家去。誰想撞見賊漢，他喚做甚麼賽盧醫，強要我爲妻。見我不隨順他，他將我朝打暮罵，着我每日打水澆畦。今日幸遇着你，須與我這受苦的春香做主。（楊興祖云）原來有這般勾當。那賊漢那裏？（旦兒云）他便來也。（賽盧醫冲上云）恰纔飲酒回來，我看這婦人挑水不曾？（旦云）楊大，兀的不是那賊漢來了也。（楊興祖云）小校，與我拿住這厮，我試問他咱。（做拿賽盧醫跪科）（楊興祖云）兀那厮，這婦人是誰？（賽盧醫云）是我的老婆。（楊興祖云）是我的渾家，你如何拐將來？（賽盧醫云）是你的老婆？這等呵，我可也原封不動送還你罷。（楊興祖云）這厮無理，拐帶良人妻子，拿去開封府裏，見王脩然大人去來。（同下）（王脩然詩云）王法條條誅濫官，爲官清正萬民安。民間若有寃情事，請把勢劍金牌仔細看。老夫大興府尹王脩然。自僉軍回來，累加官職，賜與我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汚吏，採訪孝子順孫。今日來到這河南府

審囚刷卷。我爲那西軍莊楊氏那一家兒賢孝，我在郎主跟前保奏過了，領郎主的命，着我封贈那一家兒去也。爭奈審囚刷卷，是國家的大事，不敢差誤。且待我審了囚，刷了卷，方纔封贈那楊家，也未遲哩。今日陞廳坐衙，當該令史那裏？（張千云）當該令史安在？（令史上）（見科）（王翛然云）令史，你知道麼？我奉郎主的命，着我審囚刷卷，便宜行事；我將着勢劍金牌，先斬後奏。你若文案中有半點兒差遲，我先切了你顆驢頭。將文案來。（令史云）理會的。我先將這宗文卷與大人試看咱。（令史做遞文書科）（王翛然云）是甚麼文卷？（令史云）這是鞏推官問成的楊謝祖欺兄殺嫂。（王云）這個名兒我那裏聽的來？（做沉吟猛省科，云）我是……是……是那西軍莊楊家小的個孩兒，是楊謝祖。令史，你問成了，那贓仗完備麼？（令史云）完備，有贓仗。（令史遞刀子、衣服科）（王翛然云）這的是行凶的刀子。（做看刀子科，云）我那曾見這刀子來？（做尋思科，云）〔三〕這小廝怎犯下這的罪過？我想天下多少同名同姓的來，休問是與不是，將這楊謝祖拿出來，我試問咱。（張千拿楊謝祖帶枷上）（令史云）張千，將那一行人拿上廳來。（楊謝祖跪科）（王翛然云）兀那小廝，擡起頭來者。（楊謝祖做擡頭科）（王翛然做驚科，云）可知是這個小的，早不曾先封贈他一家兒去。我當初奏過這一家賢孝，今日這廝却犯下十惡大罪，若是郎主知道呵，俺先耽下個落保的罪了。想人也有見不到處。兀那小廝，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我跟前伸訴，我與你做主。（謝祖云）小的每西軍莊人氏。（令史打攙云）西軍莊人氏，哥哥楊興祖，兄弟楊謝祖。哥哥當軍去了，他調戲他嫂嫂不肯，他殺了他嫂嫂也。（王翛然云）誰問你來？兀那小廝，你說。（楊謝

祖云）西軍莊人氏。（令史云）西軍莊人氏。（王翛然云）張千，採下去，着他口中銜着板子，吊下來便打。兀那小廝，你說。（楊謝祖云）小人是西軍莊人氏。（令史又攙科）（王翛然云）張千，與我打這廝者！（打令史、重銜板子科）（楊謝祖訴詞云）告大人停嗔息怒，聽小人細說緣故：一父母生我兄弟兩人，侍奉着年高的老母，更有個嫂嫂春香，嫡親的四口兒家屬。王翛然大人親來僉軍，勾到俺同居共戶，道他貼了二十餘年，到今年你索當做。俺哥哥赴役當軍，小生在書房讀書如故。親家母來問俺母親告假，要他的女孩兒家去。那時是五月中旬，正是個農忙時務，無人送俺嫂嫂還家，書房裏來喚謝祖。母親說：送過林浪嘴兒，你回來着他自去。多不到半月十朝，親家母又來探取，他道女孩兒不曾到家，驚的俺母親進退無措。親家母和俺唱叫，須索便與他尋去。他兩個前面先行，小人在後面跟覷，便和俺厮拖拽，又無個尋覓去處。撞見着放牛牧童，向他行問個前路。他道林浪中有個婦人，不知他爲何身故？親家母覷了容顏，便和俺爭官告府。正撞見勸農官人，官人行不容分訴，便將我吊拷綳扒，打的來〔三〕無容針處。全憑着這令史口內詞因，葫蘆提取下招伏，到如今苦陷囚牢，請大人心下忖慮：小的每把筆來尙自腕怯，怎生敢提刀狠毒？強揣與我個欺兄殺嫂的罪名，大人也，委實的銜寃負屈！（王翛然云）律意雖遠，人情可推。重囚每兩眼淚滴在枷梢上，閣不住落於地上，直至九泉。其地生一草，叫做『感恨草』，結成一子，如梧桐子大，刀劈不能碎，斧砍不能開。天地無私，顯報如此。俺這衙門如鍋竈一般，囚人如鍋內之水，祗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鍋蓋。怎當他柴薪爨炙，鍋中水被這蓋蓋〔四〕定，滾滾沸沸，不能出氣，蒸成珠兒，

在那鍋蓋上滴下，就與那囚人銜着寃枉滴淚一般。（詩云）淚滴枷梢恨已深，氣藏胸腹苦難禁。口中不語垂雙淚，表出銜寃負屈心。這公事前官問定，也曾有淮伏來麼？（令史云）不曾有淮伏支狀。（王儵然詞云）但凡刑人，必然屍親有淮伏，方可定罪。這小厮廳前跪下，閣不住眼中垂淚。他本是一個寒儒，怎犯下十惡大罪？方信道日月雖明，不照那覆盆之內。我爲甚重推重審？却不道人性命關天關地。張千，且把犯人帶去，待我再問者。（張千帶楊謝祖同下）（令史做慌科，云）喚李萬來。（李萬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麼？（令史云）李萬好兄弟，你將着這紙筆，不問那裏，尋着那楊謝祖的母親，賺他畫一個字，殺了那小厮，也完了這一樁事務。（李萬云）着我拿這一張紙去賺那婆子畫一個字，你家裏也養着那好兒好女哩！便好道：『人命關天。』我賺他畫了這個字，殺了他孩兒，便是我殺了他。外郎也，你便會做這些好勾當！我去不的。（令史做怒科，云）你說這厮無理麼！張千。（張千上云）哥哥，你喚我做甚麼？（令史云）你去賺那楊謝祖母親畫一個字，將那小厮殺了，也完了這一樁事務。以後有好差使，我養活你幾遭。（張千云）哥也，打甚麼〔要〕不緊，這個都是一衙門的事務，我走將去便叫那婆子畫個字來。哥，你則放心。（令史云）好兄弟，你則疾去早來。（張千下）（李萬云）張千，這錢這等好使？令史使我不肯去，你就肯去。張千，你家裏也養着好兒好女哩！比及你出衙門時，我繞着那前街後巷，先尋着那婆子，着他死也不要畫這一個字。人生那裏不是積福處。（下）（正旦上做痛哭科，云）楊謝祖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唱）

【雙調·新水令】爲兩個業寃家使我一日淚千行，點點兒滴在我這胸上。想那當軍的臨戰場，坐牢的赴雲陽，急的我寸斷肝腸！這把老骸骨着誰葬？

【駐馬聽】可着我半路裏孤孀，臨老也還行絕命方；一家寃障，莫不是我前生燒着甚麼斷頭香？（云）夜來則是半夜前後。（唱）聽的把犯罪的赦免出牢房，當軍的釋放還鄉黨。（云）兀的不是大哥！兀的不是二哥！恰待抱頭相哭，（唱）覺來時我心兒裏空悒怏。呀，原來夢是我心頭想。

（張千拿紙筆上，見正旦科，云）兀的不是那婆子，我那裏不尋你到。你歡喜咱，如今拿住那殺人賊了也！來、來、來，你畫一個保狀，保出你那孩兒來。（正旦做畫字科）（李萬冲上云）兀那婆子，你休畫字；你畫了這個字呵，你那孩兒便是死的人也！張千，你做的好事那！（正旦唱）

【喬牌兒】天那，則他走的來脚步兒忙，說的來語言兒誑。若不是李押獄白破你張千謊，待教俺孩兒將人命償。

【水仙子】你便瞞過衙寃負屈老婆娘，送了俺孩兒得甚麼賞？你全無那千公陰德高門望！

（張千云）李萬，你做的好勾當也！（正旦唱）呀，也要你兒孫向上長，恨不得飛騰到那審囚的官行。我手脚兒不知高下，身肢兒沒處頓放，空教我腹熱腸慌。

（張千揪李萬云）李萬，你好、好、好！外郎使我來賺這婆子畫一個字，你走將來和這婆子說了，不

肯畫這個字。我和你見外郎去。（李萬揪張千云）你要見外郎去，我和你見王翛然大人去來。（同下）（王翛然云）令史，准伏有了麼？押過那小厮來者。（張千押楊謝祖上科）（王翛然云）今日務要完了這樁公事。（令史云）張千，好不會幹事，眼見那婆子也來了，只這一個字，便這等難畫？（正旦慌上磕令史頭科）（令史云）兀那婆子，你慌怎麼？（正旦云）你道我慌怎麼？（唱）

【沽美酒】做兒的上法場，做娘的痛着忙，抵多少『河裏孩兒岸上娘』！我可是慌也那可是不慌？俺孩兒生共死這時光！

【太平令】則您這公廳上將人問枉，去來波，我與你大人行打一會官防！（正旦拖令史見官、跪下叫屈科）（唱）大人呵，你下筆處魂飄魄蕩，刀過處雪飛霜降。休道是棍棒、拷傷、我這脊梁，呀，與不的准伏無寃的招狀！

（叫屈科）〔六〕（王翛然云）怎生寃屈？（正旦云）外郎不曾檢屍，又不曾招呼屍親。（王翛然云）令史，他說你不曾檢屍，又不曾招呼屍親哩。（令史云）小人招呼屍親，識認的明白了也。（正旦云）你招呼那家屍親來？（令史云）我招呼那死的爺娘家屍親，認識的明白了也。（正旦云）他爺娘家是屍親，俺公婆家不是屍親？不爭俺這孩兒與他償了命，倘若拿住那殺人賊呵，可着誰償俺孩兒的命？大人，可與俺這孤兒寡婦做主咱。俺是這鄉裏的婆子，不會打您這城中的官司。（王翛然云）似這等呵，着老夫怎生下斷？（楊興祖同旦兒上，云）大嫂，你則在衙門首住者，我見大人去。張

千，報復去，道有楊興祖來見。（張千云）理會的。喏，報大人得知，有楊興祖求見。（王翛然云）是楊興祖，快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楊興祖做見科，云）大人，楊興祖回來了也。（王翛然云）兀的不是楊興祖，得了甚麼官那？（楊興祖云）興祖賴大人虎威，見了兀里不罕元帥，一戰成功，現今陞授金牌上千戶。（王翛然云）你歡喜麼？（楊興祖云）可知歡喜哩！（王翛然云）廳階直下一個婆婆兒，你試看咱。（楊興祖云）兀的不是母親！（正旦云）兀的不是楊大兒也！則被你痛殺我也！（王翛然云）楊興祖，兀那個帶枷的人，你再看咱。（楊興祖云）兀的不是兄弟！（楊謝祖云）哎喲，哥也，苦痛殺我也！（王翛然云）兀那楊興祖，他是你的讐人哩。（楊興祖云）大人，這是我的親兄弟，怎做的讐人？（王翛然云）你當軍去，他殺了你媳婦兒春香也。（楊興祖云）大人可憐見，春香現有哩。（王翛然云）春香在那裏？快喚將來。（旦兒做見正旦悲科，云）母親也，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旦云）孩兒也，你在那裏來？險些兒不送了楊謝祖的性命？則被〔七〕你想殺我也！（楊興祖云）母親，被一個賊漢賽盧醫，將春香拐帶去了。您孩兒連那賊漢也拿將來了也。（王翛然云）張千，與我拿過這厮來者。（張千做拿賽盧醫上見跪科，云）大人可憐見，拐了鞏推官〔八〕的梅香也是我來，強要春香做老婆也是我來。大人饒便饒，若不饒，我也不消打下死囚牢裏去，只到我家廂兒裏取一帖藥來，煎與我吃，我這兩隻脚登時就直了也。（王翛然云）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刑名違錯，杖一百，永不敘用；賽盧醫強奪妻女，市曹中明正典刑；王氏妄告不實，杖斷八十。（旦兒云）告大人：母親年老，春香替杖。（王翛然云）這媳婦直恁般賢孝！姑看春香面，罰銅

折贖。有罪的斷遣分明，您一家兒聽老夫加官賜賞：楊興祖，爲你替弟當軍，拿賊救婦，加爲帳前指揮使；春香，爲你身遭擄掠，不順他人，可爲賢德夫人；楊謝祖，爲你奉母之命，送嫂還家，不幸遭逢人命官司，絕口不發怨言，可稱孝子，加爲翰林學士；兀那婆婆，爲你着親生子邊塞當軍，着前家兒在家習儒，甘心受苦，不認人屍，可稱賢母，加爲義烈太夫人。（正旦等拜謝科）（唱）

【收江南】呀，那知道今日呵也有這風光！則俺一家兒都脫離了地獄到天堂，穩請受五花官誥喜非常。謝你個大恩人在上，兀的不教咱生死也難忘！

（王脩然云）只今日就這開封府堂上，窨下酒，臥翻羊，做一個人天慶賞的筵席。你道爲甚麼來？（詞云）則爲這哥哥替弟當軍去，帶累的小叔爲嫂打官司。若不是王脩然審囚大斷案，怎發付救孝子賢母不認屍！（並下）

題目　送親嫂小叔枉招罪

正名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校記

〔一〕『興』字原誤作『典』，今改。下文同。

〔二〕『云』字原脫，今補。

〔三〕『來』字原無。此七字韻白，此處顯落一字，依文義補。

〔四〕此處原脫一『蓋』字，據文義補。

〔五〕『甚』字原誤作『是』，今改。

〔六〕『（叫屈科）』下原衍一『云』字，今刪。

〔七〕『被』字原誤作『破』，今改。

〔八〕『官』字原誤作『你』字，今改。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著錄。其中說集本、孟本《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僅作簡名《五丈原》；曹本《錄鬼簿》劇名作《諸葛亮秋風五丈原》；天一閣本《錄鬼簿》則作《諸葛亮軍屯五丈原》。全劇已佚，僅《太和正音譜》錄其【雙調·挂玉鈎序】曲一隻，題第四折。曲文內容乃是表現諸葛亮老病之悽楚心情，與曹本《錄鬼簿》所題劇名同。此曲被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所收錄。今從《太和正音譜》移錄此曲，以《元人雜劇鈎沉》參校。

第四折

【雙調·挂玉鈎序】越越睡不着，轉轉添煩惱。我這老病淹淹，秋夜迢迢，拋策杖獨挪脚。

好業眼難交，心焦，助鬱悶增寂寞。疏剌剌掃閑階落葉飄，碧熒熒一點殘燈照，一更纔絕，二鼓初敲。

李取進

小傳

李取進，或作進取（《正音譜》和各本《錄鬼簿》都作李取進，僅曹本《錄鬼簿》作李進取，恐誤），大名（今屬河北）人。『官醫大夫』，想是精於歧黃術，此外生平無可考。所作雜劇今知有三種，僅《神龍殿欒巴噀酒》一種有佚文。

神龍殿欒巴噀酒（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著錄，題目作：『離火宮熒惑降災』，正名作：『神龍殿欒巴噀酒』，簡名『欒巴噀酒』。著

錄此劇正名的還有《今樂考證》，著錄簡名的還有《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此劇今無傳本，僅存兩套曲文，三句殘曲，見於《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四書。各書收錄的情況略有出入，說明如下：一、【南呂】套《新聲》、《摘豔》、《雍熙》皆收，惟此三書皆無【尾聲】前【草池春】曲，【草池春】曲據《廣正譜》列入。又，《雍熙》所收比《新聲》、《摘豔》少【隔尾】一曲，《摘豔》又比《雍熙》少【收羊關】一曲，故兩者曲文似亦不全。二、【正宮·端正好】套曲名次序及【上小樓】殘曲三句均見《廣正譜》，其他諸曲曲文無可查。三、【南呂】套《雍熙》題作『西蜀火災』，如斷爲《欒巴噀酒》劇，似無確據，但以《錄鬼簿》所錄題目正名觀之，頗有可能。又據《廣正譜》補入之【草池春】曲，於其曲文及用韻相合二點上，亦爲良好佐證。至於末後之【雙調】套，則《雍熙》明題《欒巴噀酒》，無可疑。該套曲文，《新聲》、《摘豔》、《雍熙》三本曲牌聯套次序相同。

此劇佚文已由趙景深收入《元人雜劇鉤沉》，今參據趙本重輯。

第　一　折

【南呂·一枝花】茜紅袍錦壓襴，鎖子甲金連貫；紫金冠簪獬豸，碧玉帶扣獅蠻。風吹動獸帶風翻。火星劍匣有按，我將這火葫蘆背上拴，火騾子跳踢彎奔，火猢猻糝交上竿〔一〕。

【梁州】火猢猻生扭斷鉄索，火騾子頓斷了嚼環。這火焰焰騰騰情性黏着犯。我和那壬癸

不睦，甲乙分顏。不比那漁燈古岸，鬼火空山，點動照石崖金丹〔二〕。這火是爐中火煉老子金丹，這火是天上火照烈霞光，這火是太陽火照耀世間，這火是霹靂火撥斷天關。五星中強要壓班，輕輕的舒手將這雲頭按。觀乾象，勝祈讚，不比那半夜〔三〕斬龍須一例看。你與我高挑燈杆。

【隔尾】〔四〕早是這無明業火應難按，壓鎮我的紅旗獸背上安。淹泗州的龜山做冤患。四城門緊關，慌的來上產，我則見轟霹靂金蛇半空趕。

【牧羊關】這火用風師攪黑霧長空暗，孟婆鼓的狂風殺氣寒〔五〕。逼的那太白星皓首蒼顏，太陽星輪番，太陰星下班〔六〕。教尾火虎攔住咸陽，教觜火猴截住眉山；教室火豬你與我屯蜀道，教翼火蛇橫住劍關。

【賀新郎】火葫蘆指甲但輕彈，則這轟赤的金星半空中飛散。烈西風萬道得金光燦，火塊滾縱橫自趕〔七〕，我則道通紅了天上人間。焰光動欺大海，火氣震爆了崐山，烟遮的這森羅萬象無光燦。上沖着玉帝闕，下逼透鬼門關。

【牧羊關】〔八〕雖不是改火鑽燧謾燒了紀信庵，這火是傷人火人馬平安。火牛陣輕閑，韓王殿緊關。火燒了連雲棧，八百里火焰山。舉火諸侯戲，燒阿房宮壁未乾。

【草池春】〔九〕不索問轉輪王把恩仇論，平等王算子攤。神不容奸，則爲諸行百戶廝攢，零碎雜物銜販，金銀器合揮踏，斛斗等秤巴旱，□□截大手慳，花開柳戶妝扮，濫官汙吏好閑，居民百姓塗炭，從來奸漢自瞞，呆漢都不分揀。今朝天晚，明日清旦，四圍牆做了焦土胡爛。何難！情取哭長城四下里拾麩炭，不會乘雲霧插翅天關。雖頑，假饒人心似鐵，休想佛眼相看。

【尾聲】〔一〇〕准備着太行山底掏浮炭，便休想渭水河邊等釣竿！南隔江，北枕山，東連秦，西靠燕。四隅頭，馬擋攔；十字街，自踰翻。人心慌，火氣莽，火著風，烈燄翻。鐵鈎鐮枉了拴，鐵錨兒撾了搬，蔴搭鈎枉了安。鈎不着，拽不翻，烟頭絕，火氣散。順風耳，千里眼，騎着這火騾子四聖超凡，你便有八駿馬燄魔天上趕。

校記

〔一〕此句據雍熙本，摘艷本作『火郎君攛梭健番』。

〔二〕此句據雍熙本，摘艷本作『不比那點燈火照釋迦金壇』。

〔三〕半夜：雍熙本作『半瘦』，從趙本改。

〔四〕此曲依摘艷本列此，雍熙本列於此套末作【尾】曲，應誤。

〔五〕孟婆鼓：摘艷本作『夢婆鼓』，雍熙本作『猛破古』，並誤。孟婆，風神，與上句『風師』對文。『風師』原誤作『風篩』，

並改正。

〔六〕以上三句，雍熙本缺『太白星』之『星』字，『輪番』作『輻杳』，從趙本補改。

本移錄。　〔七〕縱橫自趕：雍熙本『趕』作『起』，失韵，從趙本改。　〔八〕此曲據雍熙本，摘艷本無。

〔九〕此曲摘艷本及雍熙本皆無，從趙本據北詞廣正譜列入。　〔一〇〕此曲據新聲本、摘艷本所收，列於最後。

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

【滾綉球】

【倘秀才】

【醉春風】

【迎仙客】

【十二月】

【堯民歌】

【朝天子】

【上小樓】……明一會，暗一會，閉合天地。……

【紅綉鞋】
【快活三】
【鮑老兒】
【剔銀燈】
【耍孩兒】
【煞】
【尾聲】

第四折

【雙調・新水令】五更朝馬聚宮門，又添上淡清虛道人一分。金瓶斟壽酒，律管報陽春。擺列着武職文臣，掌扇輕分，簾捲帝王近。

【駐馬聽】馬足車塵，十日花開十日新。蜂衙蟻陣，百年誰識百年人？驟遷衫色紫袍新，君王有德過堯舜，爭似俺隱迹閑人，不識風雷信？

【步步嬌】君王簪冠正眼，不拜父母天師訓。打稍督朝至尊，則我這袍袖上春風，剛起了夢初醒，比陳平半夜裏風雷信。

【雁兒落】待使你一個『甲乙木』又怕喪了你身，待使你一個『戊己土』又怕難侵近，待使你一個『庚辛金』又怕有向順，則除是使你個『壬癸水』無私遜。

【得勝令】你從來烈火不燒身，腦背後提防着火郎君。你是一個北極天蓬帥，怕甚麼南方火帝君？見今排門楊柳枯，遍地河乾盡。千里外無雲，打的師婆每喬跳神。

【沽美酒】煞強似瓮頭春老瓦盆，摘紗巾漉茶渾，拚了個爛醉西風鶴背穩。我這裏謝君王意緊，將貧道厮謙遜。

【太平令】先賜與金波九鍾，後重斟玉液千巡。醉眼望西南一噀，火星照西蜀一郡。上對着至尊，小臣，怎敢道是誑君？便說與三歲兒童不信。

【川撥棹】我子見半空中斗來大火塊滾，我子見播土揚塵，地慘天昏。休猜做落日殘霞隱隱，滿天火氣噴。

【七弟兄】這酒是聖恩，與臣，賜金樽。望空中六爻壬乾運，氣吁間南斗北極昏，脚踏着地軸天關印。

【梅花酒】呀，我這裏喚下辰，請北極眞君，水府三君。我覷三十六洞惡鬼神，遶十萬八由旬，他都來助我身，東洋海被吾吞。

【喜江南】呀，望西南一帶火光噴，喝一聲霹靂下天門。驅將這北海倒翻身，這雨更是緊，我子見懸麻墜落到西秦。

【尾】都子爲一天烈火把西蜀焚〔一〕，就着這半鍾殘酒望那坤方噀。將我做左道術提防，二會子看承。暢道鐵索瞿塘，三峽孟津，差一天臣，走馬去西蜀問。作喜囲嗔，再不下巒峯華山隱。

校記

〔一〕西蜀焚，原作『西蜀郡』，據句意改。

李文蔚

小傳

李文蔚，眞定（今河北正定）人。生卒年不詳，僅知李氏與劇作家白樸友善。曾任江州路瑞昌縣尹。

李氏作雜劇十二種。現存《同樂院燕青博魚》、《破苻堅蔣神靈應》、《張子房圯橋進履》三種。全佚存目者有《金水題紅怨》、《秋色芭蕉雨》、《風雪推車旦》、《漢武帝死哭李夫人》、《蔡蕭閑醉寫石州慢》、《盧亭亭擔水澆花旦》、《燕青射雁》、《濯錦江魚雁傳情》、《謝安東山高臥》九種。

天一閣本《錄鬼簿》於李氏略傳後有賈仲明補挽詞云：『石州慢醉寫蔡蕭閑，芭蕉雨秋宵周素蘭，澆花旦才並推車旦；破苻堅淝水間，晉謝安高臥東山。瑞昌縣爲新令，眞定府是故關。月落花殘。』《太和正音譜》稱其詞『如雪壓蒼松』。

破苻堅蔣神靈應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脈望館鈔校本。王季烈校《孤本元明雜劇》和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皆收入此劇，並對個別文字作了校訂。

三本皆署作者爲李文蔚。案，《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均於李文蔚名下著錄《謝玄破苻堅》一劇。現存本劇目雖異，仍以『謝玄破苻堅』爲全劇主要內容。姑錄於李氏名下以待考。

現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沖末扮苻堅領卒子上）（苻堅云）府庫充實聚寶珍，數年修政以安民。強兵富國興王地，守治長安號大秦。某乃秦公苻堅是也。原祖中蒲人氏。我父乃蒲洪，授都督之職，後改姓苻。永和六年十一月，某將兵入長安。初時民心未定，某遣使赴建康，各舉孝悌廉直。有呂婆樓舉王猛有謀略之才，某招納用之，某拜他爲軍師。修政以來，開闢田疇〔一〕，練習軍士，因此上國富兵強，數載秦國大治。某心中惟有一件大事，未曾稱意。某與軍師商議，看此人有何機見。小校，與我請軍師王猛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猛安在？（正末扮王猛上，云）老夫姓王名猛，字景略，北海人也。少時學倜儻而有大志，隱居華陰；後呂婆樓舉薦，得見秦公苻堅，封老夫爲軍師之職，商議國之大事，須索走一遭去。乃繼前朝之遺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想起那漢室興邦，立基開創。蕭丞相，韓信張良，他正是傑士從天降。

【混江龍】萬民仰望，中興光武出南陽。衣冠濟楚，人物軒昂。道統相承尊禮義，彝倫正體敍綱常。因此上繁華美麗，盛世風光；卿雲秀氣，瑞靄禎祥。他正是樂雍熙寧宇宙大朝臣，端的是賀昇平安社稷邊庭將。那其間息平戈戟，不動刀槍。

（云）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王猛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王猛來了也。（苻堅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正末云）大人今請老夫來，有何事商議也？（苻堅云）今請軍師來，論古今得失之事。我想漢末晉初，誰能豪傑？其得卿者，勝劉備得諸

葛也。（正末云）大人不知，聽我說一遍。（苻堅云）軍師，你慢慢的說一遍，我試聽咱。（正末唱）

【油葫蘆】那其間鼎足三分豪氣強，魏吳劉英俊廣，則不如蜀王三請臥龍岡。（苻堅云）三分之中，有甚麼英才也？（正末唱）那先生神機妙策能雄壯，端的是忠心報國多興旺。（苻堅云）據諸葛謀欺魏國，智壓東吳，劍揮星斗，筆掃羣雄，論行兵古今絕矣！（正末唱）他住屯田渭水濱，下城都濯錦江。端的是英才四海高名望，不枉了清史寫賢良。

（苻堅云）想諸葛武侯屯田於渭濱，三分之後，再有誰也？（正末唱）

【天下樂】後來也司馬威權立晉邦，興也波王，據洛陽。因此上羣臣勸移都建康。（苻堅云）晉朝有甚大才之人？（正末唱）有謝安雅量寬，有桓沖志氣剛，都是些盡全忠眞棟梁。

（苻堅云）軍師不知，吾自承業以來十餘載，四方略定。某欲待圖晉，今統兵討之，未知軍師意下如何也？（正末唱）

【金盞兒】我如今滅西梁，定西羌；西蜀遠遠皆歸向，削平隴右立秦邦。現如今民安豐稔歲，王道樂遐昌。則不如寬洪興率土，存正守封疆。

（苻堅云）軍師，想某收蜀破魯，天下十分得其七也。今若雄兵大舉，有先鋒中軍合後，左右接連，旗鼓相望，前後千里，必有萬全之功。先生勿阻是幸也。（正末唱）

【醉中天】仰望着晉室爲尊上，納進可歸降。（苻堅云）率百萬雄兵，將他一鼓而下也。（正末唱）便休提領貔貅遠播揚，大國有馳名將。（苻堅云）某用兵無差，遣將得力也。（正末唱）休誇逞百能百強，莫施逞一衝一撞。我則怕枉徒勞措手難防。

（苻堅云）我觀江東微弱，必有懼怯之心。興兵大進，一鼓而下，有何難哉也？（正末唱）

【尾聲】尊建業望神京，拱上國瞻天象，休小覷東南一方。看了二水中分白鷺洲，插青天山勢軒昂。映輝光，水國江鄉，端的是貴府高名王謝堂。（苻堅云）先生，憑着俺本國人馬，務要征戰一遭也。（正末唱）慢矜誇兵多將廣，且休提人強馬壯。（帶云）大人，你休舉兵。（唱）則不如存仁布德守秦邦。（下）

（苻堅云）先生去了也。某欲待圖晉，軍師堅意不肯。某手下有中大夫陽平公苻融，此人知天文，曉地理，觀氣色，辨風雲。某喚他來，與他商議，看他意下如何。小校，與我請陽平公苻融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陽平公安在？（苻融上云）威鎮羣凶透膽寒，常懷義膽與忠肝。爲臣竭力施公正，赤心輔弼立江山。小官乃陽平公苻融是也。生於漢末之間，學成文武全才，智勇幷行。小官正在私宅，令人來報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報復去，道有苻融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陽平公來了也。（苻堅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苻融云）公子呼喚苻融來，有何事商議？（苻堅云）苻融，喚你來別無甚事，某聽知的晉國兵微將寡，缺少用武之

將。我今要統兵圖晉，未知你意下如何？（苻融云）公子，便好道國有事君臣議論，家有事父子商量。今欲要伐晉，必起干戈。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晉室雖然兵微將寡，無有不正之事。有桓沖謝安，乃江表社稷之臣。今福德在晉，奈長江險阻。王景略一時英傑，嘗比之諸葛武侯，言聽計用，後霸西蜀五十四郡。今景略之謀，公皆不信之。昔日春秋吳夫差不聽子胥之諫，越兵侵吳；項籍不聽范增之言，陰陵失路，自刎而亡。今公子不聽景略苻融之語，恐防有失，豈不危哉！若伐晉者有三難，不可伐之。（苻堅云）可是那三難？（苻融云）天道不順者，一也；晉國無釁者，二也；數戰兵疲，民有畏敵者，三也。晉未可滅昭然；即令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晉乃亦不可圖也。枉惹禍殃，悔之晚矣。苻融不敢自專，乞公子尊鑒不錯。（苻堅云）噤聲！大事已定，勿得狂言也。如若違令，必無輕恕。爾退！（苻融云）公既不聽小官之言，須索迴避。他日若有差遲，莫道苻融不曾勸諫也。收拾獻策呈言意，且做抽頭緘口人。（下）（苻堅云）苻融去了也。小校，與我喚將大將梁成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梁成安在？（淨梁成上云）人中之靈，卒中之精。西秦名將，大將梁成。某乃大將梁成是也，佐於苻堅手下爲將。正在教場中操兵練士，令人來報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梁成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梁成來了也。（苻堅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見科）（梁成云）公子喚小官那廂使用？（苻堅云）且一壁有者。小校，與我喚將慕容垂來者。（卒子云）理會的。慕容垂安在？（淨慕容垂上云）鵲樺雕弓把鐵胎，絃粗面闊用人擡。力打三石

腰間掛，臨軍對陣拽不開。某乃慕容垂是也。某生居塞北，長在沙陀，久鎮夾山。今被秦苻堅領兵征伐，俺軍兵盡皆敗散。某有番兵三萬，盡降於秦。此恨何日得報！今有苻公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慕容垂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嗟，報的大人得知：有慕容垂來了也。（苻堅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見科）（慕容垂云）元帥呼喚慕容垂那廂使用？（苻堅云）你二將都來了也。梁成，吾今待舉兵圖晉，未知您二人意下如何？（梁成云）我則道你有甚麼事，原來要圖晉。不打緊，都在我身上。正好領兵相持，廝殺耍子哩。（慕容垂云）元帥，正好我也待要去。元帥記的你說的話麼：『有雄兵一百萬，馬鞭子塡塞過江南。』量他何足道哉！（苻堅云）梁成，我撥與你五萬人馬，你爲前部先鋒，先取壽陽。與他交戰，小心在意，疾去早來。（梁成云）得令！某則今日統領人馬，與晉相持廝殺走一遭去。我做先鋒稀奇，准備廝殺相持。擂槌上抹上些稀蒜，就馬上辣作一堆。（下）（苻堅云）梁成去了也。慕容垂，我撥與你五萬軍馬，同與梁成，你爲合後，先取壽陽。小心在意，疾去早來。（慕容垂背科，云）正中吾計！若是成得，某便封官受賞；若是輸了呵，某領兵還我那夾山去。我弄他弄，某領兵與他拒敵去。（苻堅云）則要你成功而回也。（慕容垂云）得令！則今日同梁成領兵五萬，先取壽陽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忙擂戰鼓，急篩銅鑼。戰鼓響三軍進步，銅鑼鳴准備收兵。大將英雄實是奇，六韜三略盡皆知。軍行禁約須當記，五十四斬盡依隨。敢勇當先能挾將，揚威耀武敢奪旗。古來自有能征將，誰比我將軍快吃食。白米悶飯吃二十碗，硬麵燒餅嚷九十。經帶闊麵輪五

碗，捲煎爛蒜夾肉吃。酸酒飲上五十盞，下酒肥羊爛牛蹄。饅頭吃上五六扇，賺鵝吃了一大隻。元帥領兵當先去，我撐的肚脹動不的。（下）（苻堅云）慕容垂去了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到來日將士威風若虎彪，咆哮戰馬統戈矛。征戰滾滾興戈甲，熬〔三〕不過長江不肯休。（下）

校記

〔一〕此句底本本作『田疇開辟』，茲從隋本改，以對下文句法。

〔二〕『放心』二字，不從。

〔三〕熬，底本作『慾』，蓋形近而誤。隋本拆作

第二折

（外扮桓沖領卒子上，云）晉朝武帝太元年，秦兵入寇犯中原。豈知江表多雄略，交鋒一陣破苻堅。小官大司馬桓沖是也。方今聖人在位。有西秦苻堅下將戰書來，搦俺名將與他交鋒。他倚仗秦國人強馬壯，無故舉兵。俺晉國召求良將，可鎮迤北朔方。小官奉聖人的命，在此帥府聚衆官商議。令人，與我請將王坦之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坦之安在？（外扮王坦之上，云）滾滾長江水向東，龍蟠虎踞地輿隆。波濤洶湧千尋浪，勝似關山百二重。小官姓王名坦之，字文度，官拜侍

中之職。今有西秦苻堅，入寇爲憂。召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朔方。今有桓沖大人，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王坦之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王坦之來了也。（桓沖云）道有請。（做見科）（王坦之云）大人喚小官有何事商議？（桓沖云）相公，請你來別無甚事，因爲西秦苻堅下將戰書來，搦俺與彼交鋒。你可舉名將，破西秦苻堅。（王坦之云）大人，小官才疏德薄，不能舉薦。有謝安此人才高德厚，當以舉賢拜將，堪可定西秦苻堅也。（桓沖云）相公不避驅馳，直至謝安宅上訪問，走一遭去。小官專等回報也。（王坦之云）理會的。小官辭了大人，直至謝安宅上商議，走一遭去。詔令官軍以拒秦，誰能敢去立功勳？謝安英勇忠良將，保舉當朝社稷臣。（下）（桓沖云）王坦之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奉敕傳宣離殿庭，秦兵入寇去相征。謝安舉將除賊患，擒捉苻堅定太平。（下）（謝安領卒子上，云）山高萬仞楚天西，金柱曾將御筆題。雲水金陵龍虎旺，月明珠路鳳來儀。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試向華夷圖上看，萬年帝業與天齊。老夫姓謝名安，字安石。自幼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方仿周公綱常之理，講明經綸濟世之學，頗曉行兵之略。不求榮華，隱於東山，恬然高臥。每對青山，常觀綠水；看白雲來往東西，攜翠袖環圍左右。不期聖人知老夫有經綸濟世之才，累蒙宣詔入朝。謝聖恩可憐，加老夫吏部尚書之職，掌管中書大事。老夫平昔所好者，乃聲律棋枰絲竹之藝，樂其心志。老夫有昆仲三人，兄乃謝奕，弟乃謝萬。吾兄有一子，乃是謝玄。此子頗習韜略遁甲之書，學成管樂之謀，下寨安營，亦有孫吳之智。此子亦有大將之才，每

日攻書業儒。老夫今日早間在於朝中，有邊庭上人，來報秦將苻堅親自掛印爲帥，領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前來搦〔一〕俺晉朝交戰。老夫料苻堅他則知俺晉朝兵微將寡，他豈知有賢臣在此，量他何足道哉！老夫衙門中已回，在於私宅。到來日聖人必然與老夫商議，拜將出師，迎敵秦兵去。老夫已安排定了也。今日無甚事，閑坐一會。令人，門首看，但有事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王坦之上云）小官王坦之。今來到謝安私宅門首也。報復去，道有王坦之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王坦之大人來了也。（謝安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謝安云）相公爲何至此？（王坦之云）小官今日來，大人不知朝中有一事：今有西秦苻堅，領兵入寇，統兵百萬，旌旗蔽日。大人的命，着小官來與老丞相商議，可保舉名將，破西秦苻堅。老丞相意下如何？（謝安云）相公請坐。此事易哉。量那強戎小寇，老夫覷他如兒戲而已。不打緊，今要舉將，老夫舉吾侄謝玄掛印爲帥，相公意下如何？（王坦之云）老丞相舉侄爲將，必有所見。敢問賢侄曾習兵書戰策麼？（謝安云）相公，吾侄年幼，老夫難以自奬。若論此子，乃社稷之臣，棟梁之材，堪可掛印爲帥。若論俺晉國，有長江險阻，老夫略施小智，但用機謀，將秦兵一百萬一鼓而下，有何難哉！不打緊，相公請坐。老夫聞知相公善能圍棋。令人，將過圍棋來者，我與老相公手談數着咱。（卒子云）理會的。（做擡棋桌上科，云）圍棋在此。（王坦之云）可矣，可矣。丞相請着棋。（做下棋科）（王坦之云）老丞相圍棋之間，可請令侄謝玄觀棋，有何不可。（謝安云）既然這等，相公請坐。令人，與我書房中喚將謝玄來者。（正末扮謝玄上，云）某謝玄是也。攻看兵

書戰策，叔父在前廳上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參透這九宮八卦文，一變千籌數；萬敵百戰法，三略六韜書。休道那十面埋伏，怎出這妙策幽微趣，神機決勝術。排玄武接引青龍，我若是按朱雀相連白虎。

【梁州第七】運動時風雷鼓舞，端的也行持時日月盈虛，陰陽造化分寒暑。霎時間雲遮白晝，霧障階衢；雨施晦暗，風起吹噓。撥天關動靜全殊，應天心逆順難謨。安營時慮險防危〔三〕，布陣勢揚威耀武。排兵時運智施謀，提防着路途、間阻。要知進退行軍旅，識天文，變躔度。大將同勞與士卒，志在孫吳。

（云）左右報復去，有謝玄來見。（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謝玄來了也。（謝安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着過去。（做見科）（謝安云）謝玄，喚你來不爲別，那壁廂有王坦之相公在此，把體面與他相見。（正末云）理會的。大人支揖哩。（王坦之云）小將軍恕罪。（正末云）叔父，喚您侄兒來有何事？（謝安云）謝玄，我喚你來觀棋。（王坦之云）小將軍勿罪，小官與老丞相下此一盤棋，請將軍觀棋。（正末云）觀棋之意，如用兵之法。方圓動靜，可得聞乎？（唱）

【牧羊關】這棋布關天象，似星分運斗樞。（王坦之云）這方圓動靜，可是如何？（正末唱）有方圓動靜親疏：靜埋伏暗計包藏，動交戰攻城必取。（王坦之云）小將軍，你觀此棋，如排兵布陣相似也。（正末唱）圓用

兵如棋子，方下寨似棋局。倚親者添雄壯，接疏情勢似孤。

（王坦之云）小將軍觀此棋中造化，無不知備。今有秦兵入寇，令叔舉保將軍掛印爲帥。若是迎敵得勝，黃閣標名也。（正末云）量小將有何才德，怎消得掛印爲帥？（王坦之云）西秦兵多將廣，將軍堪可掛印爲帥也。（正末唱）

【隔尾】苻堅將廣非吾許，秦國兵多有若無。（王坦之云）他則倚仗着兵雄將勇，豈知俺有才俊英傑也！（正末唱）不識江南有人物，出豪傑在帝都，顯英才在將府。（王坦之云）薦舉將軍爲帥，必然破了秦寇也。（正末唱）敢望高賢將謝玄舉。

（云）既然敎謝玄掛印爲帥，他兵百萬，我兵十萬，少不敵衆，問叔父求一計如何？（謝安云）謝玄，今國家用人之際，我今舉你爲帥，去破苻堅，你道是少不敵衆。想漢朝三分之時，吳國周瑜，領水軍三萬，同諸葛亮用計，與曹操戰於赤壁之間，使曹操一百萬大軍，直殺的片甲不歸。那個豈不是少不敵衆？你問老夫求計，你也說的是。令人將紙筆來。（做寫退字科，云）謝玄，你見麼？（正末云）你兒見。（謝安云）我說與你：凡治衆如治少，分數是也；三軍之衆，亦可敵也。我與你這個字，便是破苻堅之計。你自己參詳去，莫要誤了我圍棋。（正末做接字科）（唱）

【罵玉郎】親書退字參詳去，待敎我自省會，莫躊躇，他強我弱休畏懼。我如今論進攻，要退兵，知天數。

【感皇恩】呀，謾矜誇志捲江湖，便如您智在棋局。能通變識行藏，觀勢要分勝敗，知進退緊追逐。（王坦之云）將軍，令叔寫此一字，全在將軍妙算。夫未戰者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於無算？（正末唱）這裏面防危慮險，更那堪損益盈虛。能挑戰，善料敵，有神術。

【採茶歌】我這裏用機謀，在須臾，這個字可正是要分勝敗定贏輸。得意何須多計策，算來不索下功夫。

（謝安云）謝玄，你豈不知孫武子兵書曰：『兵乃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今聖人選將用兵，以安社稷，撫養軍民，全在於爾。今設此計，何須多言。你自己三思去，莫要誤了我圍棋也。（正末云）經有五事較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矣。凡此五者，爲將者莫不聞乎？放心也！（唱）

【尾聲】仿學那漢雲長斬將三通鼓，蜀諸葛排兵八陣圖。到來日陳旌旗列士卒，統干戈禦戰車。將江山社稷扶，定番邦盡剿除。我務要戰退了秦苻堅百萬的這征夫，托賴着濟世（三）寬仁聖明主。（下）

（謝安云）謝玄去了也。相公，你纔見麼，這棋中之意，進退之節，老夫雖然不語，謝玄觀棋得計，他已是參透了也。此一去必然成其大功也。（王坦之云）老丞相，小官與相公圍此一盤棋，小將軍解此

棋意，自然有個主意也。（謝安云）相公不嫌絮煩。聽老夫慢慢的說一遍。（王坦之云）老丞相，這棋中幽微之趣，可得聞乎？（謝安云）夫圍棋者，乃運天地之機，造化陰陽之像。此棋堯王所製，以爲悅豫之戲。棋盤有四角，按四時春夏秋冬，上有方圓動靜。方者爲盤，圓者爲子，動者爲陽，靜者爲陰。棋有一十九路。（王坦之云）老相公，是那一十九路？（謝安云）是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星，八方，九州，十干，十一冬，十二支，十三閏，十四相，十五望，十六松，十七生，十八却，十九朔，外有五盤小棋勢。（王坦之云）是那五盤小棋勢？（謝安云）是小巧勢，小妙勢，小角勢，小機勢，小屯勢。棋盤有三百六十路，按一年三百六十日。又有二十四盤大棋勢。（王坦之云）老丞相，是那二十四盤大棋勢？（謝安云）是獨飛天鵝勢，大海求魚勢，蛟龍競寶勢，蝴蝶繞園勢，錦鯉化龍勢，雙鶴朝聖勢，黃河九曲勢，華岳三峯勢，寒灰發焰勢，枯木重榮勢，彩鳳翻身勢，游魚脫網勢，虎護山峪勢，兩狼鬥虎勢，七熊爭霸勢，六出岐山勢，七擒七縱勢，九敗章邯勢，對面千里勢，兎守三穴勢，野馬跳澗勢，批亢搗虛勢，三戰呂布勢，十面埋伏勢。若論下棋者，一安詳，二布置，三用機，四捨棄，五溫習，六究理，七自見，八知彼，九從心，十遠意。遠不可太疏，疏則易斷；近不可太促，促則勢微。欲下一子，先觀滿盤。從初至末，着着當先。追殺兮不可太過，妙算兮恭心却戰，認眞兮棄少就多。初間布置張羅，次後往來規措。攢三聚五死難移，角盤曲四休疑誤。內外相連，周回四顧。士大夫智量相瞞，小兒曹推棋抹路。有眼殺無入，問君知不知。河臨海岸淺，山勢有高低。各尋智中智，鬥搜機內機。只因一着錯，輸了半盤棋。若論下棋者，氣清意美，生

智添機。須觀緊慢，要見遲疾。外靜內動，身定心逸。喜中隱怒，安裏藏危。省語者高，強語者低。自強者敗，本分者宜。贏了的似那無聲之樂，無故生歡，謳歌小令，鼓腹忻然，巧言相戲，冷語相撬，精神抖擻，語話謙謙；輸了的似那無喪之痛，嗟嘆哀憐，速速的膽戰，緊緊的眉攢，雙關裏胡撞，死眼裏胡塡，打劫處胡紐，虎口裏胡鑽。棋乃堯王製，相傳到至今。手談消鬱悶，遣興度光陰。捨命往前撞，亡生向裏尋。懷恨生嫉妒，低首謾沉吟。常存斟酒意，莫使下棋心。似那遍地野田爭種土，周天纏度旋添星。詩曰：數着殘棋用意深，包藏天地在其中。用智施謀生妙算，局中已有定乾坤。（王坦之云）老相公，閑中道德，靜裏乾坤。易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治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老丞相已知其中進退之幽微，識贏輸之奧妙。却正是數着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四〕海天秋。國手神機動着高，閑中道理任逍遙。靜觀棋勢除煩惱，久坐忘歸不憚勞。小官亂道，丞相勿哂也。（謝安云）相公說的是。安排酒肴。管待相公。（王坦之云）棋局已就，不必飲酒，小官告回。（謝安云）相公慢去。（王坦之云）到來日一同與老丞相復命。出的這門來，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將馬來，見大人走一遭去。狀貌堂堂大丈夫，胸中造化運機謀。棋中決勝通天地，高才傑士出皇都。（下）（謝安云）王坦之去了也。老夫到來日，一同見聖人復命去。老夫想謝玄必解吾棋中之意，必然破了苻堅也。我雅量寬舒且放懷，神機妙策已安排。謝玄領兵擒秦將，班師得勝赴朝來。（下）

校記

〔一〕搦：原作『奈』，據上文改。

〔二〕危：隋本改作『患』，不從。

〔三〕濟世：底本作『繼世』，茲從隋本改。

〔四〕長嘯：『嘯』原作『笑』，今據文意改。

楔子

（蔣神領鬼力上，云）英才壯貌顯威靈，玉帝親差受敕封。鍾山有感爲神後，護祐乾坤萬里清。吾神乃生前蔣子文是也。廣陵人氏。在生爲漢朝秣陵都尉。因盜至鍾山，某盡搏擊之。上帝爲吾神正直無私，以此命我爲本境土神之位，以福爾下民，消災除障。後吳主封吾神爲中都侯，加印綬，立廟在於鍾山，因改爲蔣山，表其靈異。晉時蘇峻作亂，列營於吾神山前，兵勢甚重，祈禱吾神，陰助蘇峻。臨陣之間，將賊子墜馬斬首。今因秦將苻堅領雄兵百萬，入寇爲害，吾神舉意助晉。聞知晉朝舉謝玄爲帥，若到吾神廟中祈禱呵，吾神自有個主意。謝玄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廟官上，云）官清司吏瘦，神靈廟主肥。有人來燒紙，則搶大公鷄。小官廟官的便是。我這神道千靈萬聖，求風得雨，求雨可刮風。今日掃的廟宇乾淨，看有甚麼人來。（謝石領卒子上，云）耿耿

文官扶宇宙，威威〔一〕武將定乾坤。遠征近治全忠信，盡是安邦社稷臣。某乃謝石是也。今爲征討副帥之職。某深通三略，善曉六韜。奉宣敕領將驅兵，作元戎鋪謀定計。忠肝秉正，義膽除邪。施勇略智勝雄師，建功勞戰敵猛將，知地〔三〕數識其勝敗。孫子曰：『凡爲將者，將聽吾計，用之必勝。』今有秦公苻堅，下將戰書來。搦俺相持。今奉命爲征討副元帥，謝玄爲都統大帥，劉牢之爲前部先鋒，桓伊謝琰爲左右二哨，統領十萬精兵，與秦寇拒敵。今有兵在鍾山安營。小校，營門首覷者，若元帥來時，報復我知道。（劉牢之上云）逢山開道威風勝，遇水疊橋氣勢雄。英才謀略先鋒將，敢戰苻堅第一名。某乃前部先鋒劉牢之是也。每回臨陣，無不成功。寸鐵在手，萬夫不當之勇。今因秦兵百萬入寇，聖上的命，着謝玄爲破虜大元帥，謝石爲征討副帥。元帥將令，着大兵先至鍾山安營，會合衆將，聽令而行。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先鋒劉牢之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劉牢之來了也。（謝石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劉牢之云）元帥。某來了也。（謝石云）一壁有者。（桓伊上云）威鎮家邦四海清，文韜武略顯英雄。全憑智勇安天下，統領雄師百萬兵。某乃桓伊是也。今有苻堅作亂。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桓伊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桓伊來了也。（謝石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桓伊云）元帥，某來了也。（謝石云）一壁有者。（謝琰上云）威風赳赳志昂昂，身材凜凜貌堂堂。天下豪傑聞吾怕，英雄四海把名揚。吾乃謝琰是也。今有元帥呼喚，

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謝琰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謝琰來了也。（謝石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謝琰云）元帥，某來了也。（謝石云）您衆將一壁有者，等元帥來時，有商議的事。小校，轅門首覷者，元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某謝玄是也。因秦兵入寇，奉聖人的命，加某爲破秦大將軍征西都元帥之職，統領雄兵十萬，征伐賊寇。今大兵出城，現在鍾山安營，則等某的將令，便索起營。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有謝玄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謝元帥來了也。（衆將接見科）（謝石云）元帥，今苻堅領兵入寇，有秦將梁成攻壽陽，將欲克之。有尚書朱序，言說秦兵百萬，未曾來全。今乘衆軍未集，宜速擊之。合從所言。各聽元帥將令而行。（正末云）此處有蔣神之廟，您跟着某行香去來。（謝石云）衆將都跟着元帥走一遭去。（衆做走科）（謝石云）可早來到也。元帥請。（廟官云）大人每來了，請請請。小道接遲休怪。（衆跪科）（正末云）今太元八年，歲次癸未，七月上旬朔，破秦大將軍謝玄等，拈香禱告聖前：因爲秦兵百萬，入寇爲害，有叔父謝安，保舉掛印，領兵十萬，前去拒敵。伏望神靈陰助成功，洞鑒是幸。（正末同衆拜科）（謝石云）今衆將皆全。聽元帥將令行兵。（正末同衆將出廟科）（正末云）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今因秦兵犯邊，奉聖人的命，加某爲帥，領兵十萬，征伐賊寇。您衆將各當奮勇。若破苻堅之後，都着您建節封侯；若誤慢軍情者，依軍令必當斬首！（衆將云）得令！（正末唱）

【仙呂·端正好】我奉朝內帝王宣，持閫外將軍令，統貔貅齊出石城，今日個破西秦要把中

原定。我則待興晉室，拒秦兵；望神聖，顯威靈；分勝敗，見輸贏。則要奏凱歌，齊得勝敲金鐙〔三〕。（下）

（謝石云）劉牢之，你爲前部先鋒，率精兵五千，先去新安縣白石山洛澗柵拒敵秦兵。桓伊謝琰爲左右二哨，則要您得勝回還，看計行兵。然後某與元帥，統大勢雄兵，便來接應也。（桓伊云）得令！奉元帥的將令，到來日兩陣交鋒用智能，今番大戰定輸贏。挾人捉將千般勇，武藝精熟敢戰爭。忘生捨死行忠孝，赤心報國輔朝廷。爲將行兵周呂望，扶持社稷永興隆。（下）（謝琰云）得令！奉元帥將令，與苻堅相持廝殺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到來日雄兵猛將列西東，殺氣騰騰罩碧空。槍刀燦爛如銀練，征塵撩亂馬蹄橫。挾人捉將垓心內，揚威耀武陣雲中。英雄慷慨忠良將，奪取今番第一功。（下）（劉牢之云）奉元帥將令，領五千人馬，與秦兵交戰，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三通鼓罷，拔寨起營。凜凜威風七尺軀，胸中韜略用機謀。匣藏寶劍龍紋敕，帳前軍將錦糢糊。英雄勇將持兵刃，智按當年八陣圖。忠心輔助安天下，殺的那百萬賊兵拱手伏。（下）（謝石云）衆將去了也。某與元帥統領大軍，剿除秦兵，走一遭去。忠正常懷報國心，英雄慷慨顯威風。全憑智勇安天下，殺退秦兵建大功。（下）（廟官云）大人去了也。小道無甚事，搗蒜吃羊頭去也。我做道官愛清幽，一生哈答度春秋。搗下青蒜釃下酒，柳蒸狗肉爛羊頭。（下）（蔣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今日苻堅領兵入寇。今拜謝玄爲帥，統兵拒敵，來吾神廟中焚香

禱告。吾乃護國之神，理合相助。率領本部神兵，前至壽春八公山中，退賊苻堅。上報聖人享祭之恩，下答蒼生虔誠之意。爲苻堅入寇興師，股肱臣懷忠秉正。能舉薦大將謝玄，運籌策棋中得令。顯威靈神兵扶助，施謀略旗開得勝。滿山川草木爲兵，方顯這破苻堅蔣神靈應。（下）

校記

〔一〕威威：隋本改作『桓桓』，不從。

〔二〕地：隋本改作『敵』，仍從底本。

〔三〕敲金鐙：隋本改作『鼓金鐙』，不從。『鞭敲金鐙響』，元劇中習見。

第二折

（淨慕容垂、梁成躧馬兒領卒子同上）（慕容垂云）俺二將乃慕容垂梁成是也。今奉苻堅元帥將令，統領本部下人馬，與晉兵交鋒。（梁成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遠遠的塵土起處，必然是晉兵來了也。（劉牢之躧馬兒領卒子上）（劉牢之云）某乃大將劉牢之是也。統領本部下人馬，拒敵秦兵。大小三軍，擺開陣勢。來者何人？（梁成云）俺二將乃慕容垂梁成是也。你來者何人？（劉牢之云）某乃大將劉牢之是也。兀那賊將，敢相持麼？（梁成云）操鼓來！（做戰科）（慕容垂云）我近

不的他。不中，逃性命，走走走！（二淨下）（劉牢之云）這廝走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下）（苻堅躧馬兒領卒子上，云）下山猛虎別深澗，出水長蛟離碧潭。百萬雄兵臨晉地，馬鞭塡塞過江南。某乃秦公苻堅是也。領大勢軍馬，前來圖晉。兵至壽陽，先使前部先鋒梁成慕容垂，各率領五萬軍馬，前至洛澗口，被晉兵戰敗。他怎知俺百萬雄兵，量他到的那裏！大小三軍，擺開陣勢，看晉兵有何名將出馬也。（正末同謝石、劉牢之、桓伊、謝琰躧馬兒領卒子上）（正末云）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衆將奮勇，則在今朝一陣也。（唱）

【越調·鬥鵪鶉】今日個將出京師，兵離帝輦。試看那殺氣彌漫，威風勢遠。（劉牢之云）你看那劍戟如銀練，旗旛彩帶飄，是好氣勢也！（正末唱）劍戟縱橫，旌旗晃展。我如今統禁軍，掌大權。憑着俺武略文韜，博個得個名揚貴顯。

【紫花兒序】我務要剿除了番虜，殺敗了羌戎，掃蕩了狼煙。全憑着刀鎗鋒利，戈甲齊堅。征騕，恰便似飛虎飛熊下九天。今日待與西秦交戰，擺列的兵勢威嚴。我則索將令親傳。

（苻堅云）某乃秦苻堅是也。你敢是謝玄麼？（正末唱）

【調笑令】我正是謝玄，特地來破苻堅。我與你答話相持在兩陣前。（苻堅云）量你止有十萬軍馬，急早投降。（正末唱）你正是番人性野心不善，倚兵多小覷中原。你若肯將軍兵退過河那邊，我情願便伏低納進尊賢。

（云）苻公，你兵百萬，我兵十萬，小不敵衆。你將兵且退過河那邊，我回去商量，便來投降。你意下若何？（苻堅云）既然這等，他也說的是。大小三軍，聽吾將令：我退過淝水河那邊，擺着陣勢。他若不肯投降，再與他交戰，未爲晚矣。（卒子云）得令！（做過河科）（蔣神冲上云）吾神乃蔣神是也。奉上帝敕令，陰助西晉。將滿山草木，皆爲晉兵，助大將謝玄破秦。兀的不苻堅兵亂了也！（正末云）衆軍吶喊，與我趕將去。（苻堅云）可怎生秦兵大亂？兀的不晉兵趕將來，似此怎了也！（正末唱）

【禿廝兒】他退一步非災怎免，退一步橫禍纏綿。仗着他兵雄將多武藝全。則我這、計通玄、也波難傳。

（蔣神云）大小鬼兵圍住，休着走了苻堅。（苻堅云）滿山滿谷都是晉兵。吾勢已弱，如之奈何也！（正末唱）

【聖藥王】趁着他過水淵，臨岸邊，襲兵逞勢要爭先。我見他陣不圓，旗亂展。方纔半渡不能前，暫時間則一陣破了苻堅。

（苻堅云）吾戰久遠，力盡困乏。虛搠一槍，我撥回馬逃命，走走！（下）（蔣神云）苻堅輸了也。鬼兵速退。因晉朝洪福無疆，舉謝玄堪做忠良。見秦兵軍馬勢大，領衆將入廟燃香。爲神的威靈顯應，殺西秦將亂兵慌。今日個謝玄得勝，神軍駕祥雲回奏穹蒼。（下）（劉牢之云）元帥，今將秦兵

一陣殺其大半也，皆是元帥虎威。收軍班師回程也。（正末云）今日破了苻堅，衆將得勝成功。小校與我鳴金咱。（唱）

【尾聲】循環天理隨人願，西秦國時乖命蹇。今日個定番虜盡消除，留得芳名播年遠。（同衆下）

（苻堅慌上云）當年不信賢人語，今日孤身一旦空。某苻堅是也。將兵百萬圖晉，被謝玄一計〔二〕，着我將兵過河，他來受降；軍至半渡，晉兵大舉，吾兵號令不齊，將我兵殺其大半，水中淹死大半。晉兵追至青岡，滿山都是晉兵，天喪苻堅也！未知梁成慕容垂在於何處也。（淨梁成慕容垂慌上）（慕容垂云）走走走！一百萬秦兵盡皆折了，俺兩個剛剛的逃出命來。兀那遠遠的不是苻堅？因爲你與晉兵交戰，折了俺許多人馬，更待干罷！險些兒送了俺性命，你及早受死！（苻堅跪科，云）將軍，可憐孤身無處投奔，望將軍饒其性命，願將西秦與之。（慕容垂云）苻堅，你既然赤心受命於我，饒你性命。你則是開的口大了，你豈不羞麼？收拾方物，准備進貢，你再休提馬鞭塡塞過江南。（苻堅云）罷罷罷，當此一日不信苻融之言，果然今日將輸兵敗。即便回還，收拾方物，便來進貢也。陣退紛紛看敗兵，朔風凛凛捲殘雲。行程凄慘無投奔〔三〕，孤身羞恥向西秦。（下）

校記

〔一〕博：原作『播』，據文意改。

〔二〕一計：底本作『一智』，今從隋本改。

〔三〕無投奔：底本作『無頭

奔』，誤。

第四折

（桓沖領卒子上）（桓沖云）文安四海擎天柱，武定八方架海梁。小官乃大司馬桓沖是也。因秦兵入寇，有謝安舉保他侄謝玄爲帥，領兵十萬，過江迎敵。前至壽春八公山，將百萬秦兵，一鼓而下，剿除秦寇。皆賴聖人洪福。今奉上命，在於帥府安排筵席，犒勞衆將。左右人，請將王坦之來者。（卒子云）理會的。王坦之安在？（王坦之上云）小官王坦之是也。今有謝玄並衆將，大破苻堅賊衆，班師回程。小官須至帥府，見大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王坦之在於轅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王坦之相公在於門首。（桓沖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王坦之云）大人，賀萬千之喜！今有謝玄建立功勳，當以封官賜賞也。（桓沖云）相公請坐。令人，與我請將謝安相公來者。（卒子云）理會的。謝相公安在？（謝安上云）老夫謝安是也。自從謝玄領兵，去敵秦將苻堅，數月光景不見回軍。老夫在於私宅，令人來報，有大司馬桓沖大夫，在於省堂請老夫。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吏部尚書謝安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謝安相公來了

也。（桓沖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謝安云）大人，請老夫有何事商議？（桓沖云）請相公來不爲別，飛報前來，有謝玄大破秦兵，皆老宰輔之功也。（謝安云）大人，吾侄謝玄，小兒之輩，亦無才智之能，豈有安邦之策；此一場托聖明洪福，大破苻堅，有何罕哉也。（桓沖云）令人轅門首覷者，謝玄將軍來時，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同謝石、謝琰、桓伊、劉牢之上）（劉牢之云）元帥。俺得勝回還，皆是元帥與衆將之功也。（正末云）俺自領兵十萬，在淝水河則一陣大破苻堅，今已得勝班師。非某與衆將之能，皆賴聖人洪福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爲我運籌一計建功勞，今日個滅苻堅杳無消耗。征塵威勢遠，殺氣陣雲高，將勇兵驍。因此上安宇宙，定廊廟。

（云）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謝玄同衆將班師回程也。（卒子云）理會的。喏，報的大人得知：有衆將下馬也。（桓沖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正末與衆將見科，云）大人，俺衆將班師回程也。（桓沖云）不枉了大國良將之智。平秦定虜，皆將軍之大功也。（謝安云）謝玄，你這一場交戰，托聖天子百靈咸助，方顯這大將軍八面威風。眞個是三軍勞神也。（正末唱）

【雁兒落】非是俺三軍費苦勞，謝叔父一計眞奇妙。因此上八方定虜番，却原來四海除凶暴。

（桓沖云）今日個邊庭寧靜，掃蕩西秦，八方無事，萬萬載太平之世也。（正末唱）

【得勝令】呀，今日個得勝也赴皇朝，恰便似平步上青霄。（謝安云）謝玄，此是你智勇機變，所以得勝而回也。（正末唱）非是我陣面上隨機變，謝叔父棋局中動着高。（謝安云）也是你妙算神機，不差半米也。（正末唱）心不失分毫，眞乃是雅量施三略。保祚着皇朝，博〔二〕一個美名兒在青史標。

（桓沖云）謝安、王坦之、謝玄、謝石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爲您胸懷韜略，腹隱神機，少少之兵，今退百萬雄師，累建大功，今日加官賜賞。謝安有雅量之才，舉侄設計，有大功勳，加官太保中書省太宰。王坦之機變之才，舉人得中，加爲尚書兼中書門下之職。謝玄有退秦兵之勇，淝水之勝，有大功勳，加爲定番虜大元帥。謝石有關張之雄，共謀破秦，累建奇功，加爲征討副帥之職。劉牢之、桓伊、謝琰等衆將，都有加官賜賞。您是那赤心報國忠良將，今日個殺退苻堅百萬兵。謝了恩者！（正末唱）

【折桂令】今日個拜金鑾遙望天朝，我這裏舞蹈揚塵，展脚舒腰。（衆做拜科）（桓沖云）方今聖人，德過堯舜。今日犒勞衆將，賜賞加官也。（正末唱）俺如今感謝洪恩，蒙承大德，慶賀功勞。（做拜科）（桓沖云）您官高極品，位至三公，祿享千鍾，輩輩榮襲也。（正末唱）一個個居祿位高官貴爵，一個個享榮華列土分茅。（做拜科）（桓沖云）聖上寬仁厚德，文武公卿，內外臣僚，永享快樂也。（正末唱）則俺這文武臣僚，氣勢英豪。願吾皇聖壽齊天，明聖似虞舜唐堯。

（做拜科）（桓沖斷出云）您衆將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一百萬入寇秦兵，接千里旌旗相映。雖然

他將廣兵多，謝安石寬忠秉政。能舉薦將軍謝玄，寫退計棋中得令。爲帥首掛印興兵，入廟宇拈香禱聖。初一陣壽陽當先，後一陣淝水取勝。滿川野草木爲兵，有鶴唳風聲相趁。今日個靖邊境破虜除番，八公山蔣神靈應。盡忠心正直爲神。萬萬載中原平定。

題目　淝水河謝玄大功

正名　破苻堅蔣神靈應

校記

〔一〕博。原作『播』，據文意改。

張子房圯橋進履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脈望館鈔校本。王季烈校《孤本元明雜劇》和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皆收入此劇，且對

個別文字作了校訂。

原本卷首缺四頁半，不見撰人姓名。《錄鬼簿》李文蔚名下有《張子房圯橋進履》劇目，王本等據此而定今存本爲李作。李氏乃元劇名家，而此劇情節拉雜，文筆粗率，與《燕青博魚》的創作風格相距較大，疑非李氏原作。姑錄於李氏名下以待考。

現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上闕）等的天色將次晚，躲在人家竈火邊。若是無人撞入去，偷了東西一道煙。盜了這家十匹布，拿了那家五斤綿。爲甚貧道好做賊，皆因也有祖師傳。施主若來請打醮，清心潔靜更誠堅。未曾看經要吃肉，吃的飽了肚兒圓。平生要吃好狗肉，吃了狗肉念眞言。不想撞着巡軍過，說我破齋犯戒壞醮筵。衆人將我拿個住，背綁繩縛都向前。見我不走着棍打，嘴頭上打了七八拳。拿在廳前見官府，連忙跪膝在階前。大人着我說詞因〔一〕，道我敗壞風俗罪名愆。背上打到二百棍，眉毛上打了七八千。大人心裏猶不足，再着這廝頂城磚。被我寧心打一坐，無語悲悲大笑喧。我這般喜喜孜孜無歡悅，呷呷大笑無語言。衆人齊聲皆讚，兩邊閑人一發言。道我是個清閑眞道

本，說我是個無憂無慮的散神仙。（喬仙唱）

【上小樓】家住在深山曠野，又無有東隣西舍。好吃的是野杏山桃，淡飯黃虀，竹笋茶葉。俺那裏人煙稀，鳥聲絕，燈消火滅；伴了些樹梢頭曉星殘月。

【上小樓】家住在深山裏頭，好吃的是牛肉羊肉。閑來時打家截盜，剜牆劉窟，盜馬偷牛。槍桿子，大悶棍，鵝卵石頭。這的是俺出家人苦修爭鬥。

【上小樓】不怕你王法有條，也不怕丹書來召，也不怕晝夜十二個時辰湧出槍刀。一毒蛇，二大蟲。豺狼當道；也不怕猛獅子狼熊虎豺。

【上小樓】休笑我貪花戀酒，酒裏頭把玄機參透。酒中得道，花裏神仙，自古傳留。煉丹砂，九轉成，通身不漏；直修的來無生死與天齊壽。

（云）貧道是這無天之外、有影無形、風裏來雲裏去、聞不見摸不着、道號扯虛、表字托空是也。今日無甚事，游山玩水，走一遭去。（做見正末科，云）此人乃是張良，忠孝雙全。迷蹤失路，我指與他一條大路咱。（正末云）這一會兒雪越大了也，又無一個人來往，不知那裏是人行的大路。雪迷了遍野，可怎生了也？（正末見虎驚科，云）兀的不是個斑斕大蟲！誰人救的我性命也呵。（喬仙做喚科，云）張良，你怕麼？你敢迷蹤失路，我是大羅活神仙也。（正末云）師父，救小生性命咱。

（喬仙云）你要我救你性命，你可也有緣，我救你。（正末云）師父是那一位神仙？（喬仙云）你不認的我，我是上八洞神仙。（正末云）師父指與我個正路。又有大蟲攔路，怕傷了我的性命。師父救我的性命咱！（喬仙云）你要我救你？我有個曲兒，是朝天子。我臨了那一句，我說『你要我救你麼』，你說『要你救我』，我就救你。（唱）

【朝天子】我是個道童，道法又不精，在山中閑游幸。風風僂僂任縱橫，與虎豹狼蟲共。（云）你走在山中，迷蹤失路。（唱）那虎他舞爪張牙，將你來攔定。（云）張良，你死也。（唱）你那魂魄兒添怕恐，那虎將你那骨肉來并，行嚼了你的腿脛。（云）張良，你要我救你麼？（正末云）可知要師父救我哩。（喬仙云）我無手段，也救不的你張良。（唱）我想來你沒來由閑丟命。

（正末云）師父，可憐見救小生性命咱。（喬仙云）這個不是大蟲，是我養熟了的個小猫兒，又喚做善哥。我如今喚他一聲善哥，他便抿耳攢蹄，俯伏〔三〕在地。我如今喚他三聲，頭一聲他便跪在我身邊；叫他第二聲，我便騎在他身上；我叫他第三聲，騰空駕雲而起。（正末云）師父有這等手段也？（喬仙云）你不信？我喚他一聲：善哥。（虎打喬仙科）（喬仙云）善哥。（虎又打喬仙科）（正末云）師父，他是個猛獸，休要逗他也。（喬仙云）不妨事，他是我養熟的善哥。（虎推倒喬仙科）（正末云）師父，你既是神仙呵，怎生教大蟲打倒你也？（喬仙云）不妨事，我養的熟的。（虎拖喬仙下）（外扮太白金星上，云）蓬萊三島樂清閑，閬苑仙鄉更自然。長赴西池蟠桃會，曾駕祥雲上九天。

貧道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專管人間善惡貴賤忠孝之事。想爲人者善惡由心造也；福者乃善之積也，禍者乃惡之積也。神天蓋不能爲人之禍，亦不能致人之福，但由人之積也，神明鑒之。凡人豈知天神者有陰騭之因。凡爲人臣，要心存忠孝，長思君王爵祿之恩、父母生身之義；必以忠君爲先，竭力盡心，長懷補報。若是久遠長行如此之事，天地鑒之，神明護祐：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貴而不失其貴；不失其富貴，禍不能侵，壽必永矣。此乃可行之事，永保安寧也。坐臥行藏思所爲，守己存心可自推。常將一念明天理，自然神聖永扶持。今有一人，乃是張良。此人有盡忠之心，要與韓國報讐。被人所逼，逃災避難，到此山中。雪迷遍野，迷蹤失路。此人有忠烈之心，貧道指與他大道也。（做喚正末科，云）我試喚他一聲：兀那張良，你躲的往那裏去？（正末唱）

【醉扶歸】我見一個老叟親來到。（太白云）兀那張良，你的性命實是難逃也。（正末唱）他道我性命怎生逃。（太白云）便着人拿住張良者。（正末云）老尊長救性命咱！（唱）唬的我膽戰心驚魂魄消。（太白云）兀那張良，這等風雪，如何不行動些！（正末唱）我這裏迷却輕塵道〔三〕。（太白云）你來到俺這裏，你走的往那裏去？（正末唱）告你個老尊長將咱來且饒。（太白云）張良，我待救你這一命，你可是如何？（正末云）若是救了我的性命呵，（唱）久已後將你這救我命的恩臨報。

（太白云）張良，我知道你是張良，不知你是那裏人氏，爲何逃災避難。你實說，我試聽咱。（正末云）小生姓張名良，字子房，韓國阜城人也。祖父以來，五世韓國拜相。爲秦皇滅了俺韓邦，我發

憤報讐。誰想將秦皇擊之不中，如今差人擒拿小生，因此上逃災避難。老尊長是必搭救小生咱。（太白云）張良，我問你咱。你那祖父以來，韓國受何爵祿，享何榮貴，怎生發憤報讐？你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後庭花】五世在韓邦衣紫袍，俺端的可便受深恩享重爵。都則爲嬴政收俺家國，（云）誰想擊之不中也！（唱）我因此上我便離鄉可也背井逃。（太白云）你再有何所幹？（正末唱）我這裏說根苗，我如今迷了他這大道，我向這土坡前膝跪着。可憐見咱命夭：衣不遮身上薄，食不能腹內飽，食不能腹內飽！

（太白云）張良，我說與你：千經萬典，不如忠孝爲先。你既省的，你說，我試聽咱。張良，你盡忠可是如何也？（正末唱）

【青哥兒】盡忠呵須把這皇恩皇恩答報。（太白云）盡孝呵，可是怎生？（正末唱）盡孝呵想着我哀哀父母劬勞。盡忠呵也則要竭力侍君王輔聖朝，敢則要俺動合王道。正直臣僚，祿重官高，傘蓋飄飄。播萬古千秋萬古千秋的把名標，這的是爲臣子行忠孝。

（太白云）此人果有忠孝之心。張良，你纔所言侍君孝親之道，你既然省的呵，我再說與你：爲臣者必盡其忠，爲子者理當盡孝。若是久遠長行，便是你立身之道。張良，我觀你的容顏，你異日必然拜相封侯也。我一發指引與你立身之事。別處難以安存，直至下邳城去。你若到的那裏，必有

教訓你之師，自有立身揚名的去處。不則我來，兀那裏又有一個來也。（下）（正末做回身科，云）在那裏？呀呀呀，怎生連他也不見了？原來是一位神靈，指引着我下邳城中逃災避難。自有好人指教與我立身揚名的事，便索走一遭去。（唱）

【尾聲】疾便的踐程途，尋俺那下邳的長安道。豈避這路遠山高水迢，又不比蜀道嵯峨山險惡。若是留的我性命堅牢，有一日作臣僚，獨步青霄，方顯男兒志氣高。憑着我滿胸襟勇躍，有一日運通時到。（云）異日時運通達呵，（唱）你看我便笑談間束帶立於朝。（下）

校記

〔一〕說詞因：底本改筆作『供情實』，此從隋本。

〔二〕俯伏：原作『伏伏』，據文意改。

〔三〕輕塵道：『輕』原作『經』，據文意改。

第二折

（外扮黃石公上，云）閑游蓬島跨黃鶴，三千弱水任逍遙。親赴蒼天朝上帝，奉承敕旨下雲霄。貧道濟北穀城山人也。幼年父母雙亡。自立安存，不知其姓。或遇神師指教，已得成道。山下有一

石，其石生而黃色，貧道以石爲姓，乃黃石公是也。受上界冲虛之仙，專管天上人間智鬥戰敵之事。貧道體太上好生之德，親奉敕旨，爲下方有一人韓國張良，此人忠烈，感動天庭，差貧道降臨凡世，訓敎此人。張良非凡，乃上界神仙骨格。貧道將着三卷奇書，乃六義三才定安之術，授與此人。張良久已後可爲天下鬥勇正敎之師。貧道今朝日當卓午，必遇此人。直至市廛中等候此人走一遭去。我本是超凡物外仙，親承上帝到人間。若遇立國安邦士，我將這三卷奇書用意傳。（下）（外扮李長者領行錢上，云）家緣累積祖流傳，孳畜田苗廣地園。長幼循循通禮義，子孫永享福綿綿。小生姓李名仁，字思中。本貫下邳人氏。自幼攻書，長而頗通經史。承祖父之廕，所以積家財萬貫有餘。小生每與游學名儒常時談論。近日聞有一人，姓張名良，字子房，韓國阜城人也。因秦嬴政之讐，發憤以報。不想不中其計，逃難在俺下邳。此人心存忠孝，腹隱英華，常思報國之念，亦無倦怠之心。小生常與此人談論。賢士之才，似東海之水，淵深難測；有虹霓之志，接華嶽而高；詞翰文章，似浩天之星宿；凌雲之志，氣冲斗牛。爭奈時運未通。我欲齎發賢士，進取功名，誠恐賢士有疑怪之心。時遇三月，融和天氣，如今請賢士來飲數杯酒，將微言探問他。賢士若肯呵，小生奉衣服鞍馬，齎發他登程去。行錢，與我請將賢士來者。（行錢云）理會的。（做請科，云）賢士有請。（正末上云）小生張良。自與韓國報讐，不中其計，離了家鄉，避難在此下邳，可早數年光景也。此處有一長者，姓李名仁，字思中。是一巨富的財主。小生寄食在他宅中，每日相待，並無怠慢之心。此恩何日得報？長者恰纔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張良也，幾

時是你那顯耀的時節也！（唱）

【南呂・一枝花】我本是一個賢門將相才，逃難在他鄉外。空學的滿腹中錦綉文，天也則我這腹內恨幾時開？憂的我鬢髮斑白。甘貧賤權寧耐，兀的不屈沉殺年少客！不能夠揭天關穩坐在青霄，怎生來憂的這俊英傑容顏漸改。

【梁州第七】幾時得居八位封侯可便建節，幾時能夠列三公畫戟門排？我如今孤身流落在天涯外。本是個守忠義賢臣良將，倒做了背恩寵逆子之才。現如今沿門乞化，抵多少日轉他那千階。也是我命裏合該，大剛來天數安排。我、我、我幾時得受皇恩、爲卿相、列朝班、奉君王獨步金階，我、我、我幾時得承宣命、封重職、坐都堂、鎮邊關的那境界，我、我、我、我可幾時能夠居帥府、懸金印、掛虎符、氣昂昂走上壇臺？憑着我胸襟、氣概，則我這風雲慶會何年再？暫時困權寧耐，倚仗着我這冠世文章星斗才，胸捲江淮！

（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張良在於門首。（行錢云）理會的。（報科，云）員外，有賢士來了也。（長者云）道有請。（行錢云）理會的。有請。（見科）（正末云）長者，小生多感大恩。每日如此重禮相待，小生何以克當？異日崢嶸，必當重報也！（長者云）賢士休說此話，施恩豈望報乎？小生恰纔令人相請賢士釋悶閑坐，無物可奉，蔬食薄味，不堪食用，惟表寸心。行

錢，將酒來，我與賢士飲幾杯咱。（行錢云）酒在此。（長者做遞酒科，云）賢士滿飲此杯者。（正末唱）

【隔尾】小生深蒙長者多憐愛，則你那救困的恩臨我可也常在懷。（云）長者，似你這般仁德之心，無人可比也。（唱）你勝如那趙盾的心情將我似靈輒待。有一日若用我安邦的手策，但得一個微名的縣宰，長者也，我答報你個布德施恩大賢客。

（長者云）賢士，豈不聞聖人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賢士在小生寒舍，每日隨茶逐飯，多有管顧不周，萬望寬恕，賢士何出此言也。（正末云）長者之心量如江淮，如此深恩，小生豈敢忘也。（長者云）賢士，小生有一言，可是敢說麼？（正末云）長者但言，有何不可。（長者云）想賢士來到此下邳，數年餘矣。我今觀賢士容顏，難同往日，欲待齎發賢士進取功名，未知意下若何？（正末云）感蒙長者盛情，何以克當也。（長者云）賢士，又有一事：俺這下邳圯橋邊有一先生，他算陰陽禍福無差，斷人生死有准。賢士可求一卦，看賢士命運如何。若當求進，小生多奉鞍馬盤費，與賢士權別。先生疾便問卜，小生專等回音也。（正末云）長者，小生謹依尊命，暫此權別。小生上長街問卜走一遭去。（下）（長者云）若是問卜已成，那其間我自有個主意也。（下）（正末又上云）小生與長者相別，直至圯橋問卜走一遭去也。（做走科）（福星扮貨卜先生上，云）逍遙靜路不難行，動靜從心善可誠。長將一念存忠節，自然神聖保其眞。貧道上界福星是也。專管人間善惡不平之事。貧

道久成眞位，忠孝者降其福祿，罪逆者降其禍災。凡人立身者，以忠孝爲本，報應分明。今下方有一人，姓張名良，字子房。此人忠孝雙全，感動天地。吾奉玉帝敕令，說此人有忠國之心，今受其困，未知詳細。貧道化一貨卜先生，探此人忠義若何，我指他個正路。可早來到市廛中也。（福星做見科，云）兀的不是此人張良？我喚他一聲。（做喚科，云）張良。（正末做驚科，云）好是奇怪，是誰人喚我也？我試看咱。（正末做回身覷科，云）哦，原來是一個貨卜的先生。我向前問他一個緣故，怕做甚麼。（正末做見福星施禮科，云）支揖。先生怎生認的在下？（福星云）我如何不識你個子房，來此有何事故也？（正末云）小生是一貧儒，欲問先生仙鄉何處也？（福星云）貧道是此處人氏。我聞知你來俺這裏多時。我是個貨卜的先生，我算的陰陽有准，斷人生死無差也。（正末云）先生，小生欲待進取功名，未知命運何如，與在下決疑咱。（福星云）你說那生時年月來。（正末唱）

【牧羊關】你將那周易從頭論，將我這貴與賤仔細排。（福星云）張良，你問貴賤？這貧與富，是人之所作。貧者不善之因，富者積善所致也。此乃是貧富之因也。（正末唱）我問官祿子息和這家財，你看我命裏有可是我運未通達，蓋因是命裏無這年月上不該？（福星云）你如今多大年紀，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建生，你說將來。（正末唱）我拙年恰三十歲，我是那五月午時胎。且將我今歲行年算，先生也，你將我這貧與貴一一開。

（福星做算科，云）你如今三十歲。兀那子房，我這陰陽有准，禍福無差，不順人情。你久已後必貴，當來拜相也。（福星覷正末驚科，云）呀呀呀，張良，你這會兒容顏，比頭裏不同。你今日日當卓午，必然遇着賢人，指教你也。（正末云）先生此言有准麼？莫不差算了也。（福星云）我如何差算了？不是貧道說大言，則我這陰陽亦如天上月，照察人間禍福星。你那拙運衰時今已去，災星變做福星臨。張良，不則我算的着，那裏一個先生，又算的妙哉。疾！（下）（正末做回身科，云）那裏也，那裏也？支揖先生。（做驚科，云）可那裏有個人來？（做回身驚科，云）怎生連這個先生也不見了？好是奇怪也！我索還家見長者去。我試看圯橋咱。（正末做看科）（外扮黃石公上，云）貧道黃石公是也。來到這市廛中。今朝日當卓午，必遇此人張良。行動些。（正末唱）

【四塊玉】我這裏便緩步行，來到這圯橋側。（黃石公見科，云）兀的不是孺子張良？我喚他一聲。（做喚科，云）兀那孺子張良！（正末唱）是誰人便道姓呼名自疑猜，我索與你探行藏、問端的何妨礙。（黃石公做笑科）（正末云）我試望咱。是誰喚我也呵？（正末做回身科）（黃石公又笑科）（正末云）呀呀呀，一個鬚髮盡白的老先生，好道貌也。（唱）我見他年高大兩鬢蒼，他髭鬚一似銀絲般白，他生來實豐彩。

（黃石公云）兀那孺子張良，你在這裏也。（正末云）老先生因何認的在下也？（黃石公云）我如何不認的你個孺子張良？（黃石公做撇履科，云）兀那孺子張良，你與我取上履來，我教你做徒弟。（正末云）這個先生好無禮也。他口口聲聲喚我做孺子孺子，你與我取上履來者。我待取來又不

是，不取來又不好。張良，要你尋思：你和他素不相識，他怎生知道你的名字？可有甚麼難見處，必是李斯丞相差來擒拿我。似此如之奈何？我待取這履來，橋上往來的人見，豈不汗顏？說道是你看這個秀才，受如此般的恥辱，怎生與他拿這履！（正末做思科，云）罷罷罷，張良，你便拿上這履來呵，有甚麼耻處。好是奇怪也呵！（唱）

【牧羊關】你着我待忍來如何忍，他看承的我如小哉，不由我嗔忿忿氣夯破我這胸懷。我仿學那豫讓般忠孝無嗔，我似那廉頗般避車路，我索與你躬身兒下階。（正末云）張良也，你是個看書的人，豈不聞聖人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乃爲人之所作也。（唱）古人言敬老幼，恤孤困。（云）想小生離了家鄉，逃難到於途中，迷蹤失路，神靈指引，着我往下邳避災，必有教授你之師。今日長街市上算了一卦，說道我今朝日當卓午，必遇名師也。（唱）這一個老先生敢是那教訓我的祖師來？想着我離故邦受辛苦言難盡，張良也，你正是成人的可也不自在。

（黃石公云）孺子，與我取上履來者！（正末做取履科）（黃石公做伸足穿履科，云）此子可教，則除是恁的。（黃石公覷正末科，云）兀那孺子張良，你可也有緣。我與你約五日之期，再來此圯橋等候。我要你爲徒弟，我傳與你安身之法，休失其信也。我去也，我去也。（下）（正末云）師父言道：與我約五日之期，再來此圯橋相會，要傳我安身顯耀之術。張良，你信他做甚麼！此言難以憑信。天色晚了也，我索還家去。（下）（黃石公再上云）貧道黃石公是也。與張良約五日之期，再來圯橋

相會。可早五日也。則怕張良等待，貧道行動些。孺子張良！（黃石公做怒科，云）此孺子好無禮也！我要教授他做徒弟，約五日之期，來此圯橋相會，傳與他安身顯耀之法。不想此孺子不曾來，好是無緣也。我待回去來，此子則說我失信。暗，我且等他片時。（正末上云）小生張良。自五日之前，見了那個先生，他口口聲聲喚我做孺子孺子，約我五日之期，要傳與我安身之法。我待去來，着人便道他是個風魔先生，他有甚麼安身之法；我待不去來，則怕那個先生等待我，不可失信。我索行動些。說話中間，可早來到圯橋也。（做見驚科，云）兀的不是那個風魔先生？果然在此，好是奇怪也。（黃石公做見正末怒科，云）兀那孺子張良，我約你五日之期，早來這圯橋相會，我要你爲徒弟。不想你這廝無緣，這早晚纔來，好無恭敬之念也。（正末云）師父息怒，息怒。（黃石公云）兀那孺子，你聽者：我再約你五日之期，逕來此圯橋相會。我傳與你安邦定國之書，久已後可爲萬代之師。我着你聲播千邦，名揚天下。這一遍若是再來的遲，二罪俱罰，我也不饒你。我去也。（下）（正末云）先生去了也。張良也，要你尋思：你道他是風魔先生來，他說如此般良言。頭一遍偶遇，第二遍來的遲了。師父言稱道：『孺子張良，再約五日之期，來圯橋相會。我傳與你安邦定國之書，久已後可爲萬代之師。我着你聲播千邦，名揚天下。這一遍若是再來的遲，二罪俱罰。』這言語未知有准麼？我且回家去來。（下）（正末再上云）小生張良，要你尋思波：待道他是風魔先生來，他說如此般良言。頭一遍偶遇，第二遍見了師父，言稱道『孺子張良，第二遍來遲，再恕你之過；第三遍再約五日之期，來圯橋相會。我傳與你安邦定國之書，久已後可爲萬代之師。

我着你聲播千邦，名揚天下。』師父說這等言語，知他是睡裏也那夢裏？天色晚了也，我索還長者宅中去。來到這長者宅中。我開開這門，入得這房來。（正末做驚科，云）呀，過日月好疾也！自離了師父，可早五日光景也。今晚三更前後，至圯橋等待師父。若是我無緣，着師父先在圯橋；若是我有福，我先到等待師父。（正末做縛門科，云）我與你拽上這門，將繩子來拴住。尋師父走一遭去。（正末做走科，云）師父還不曾來哩，我且在此等待師父。這早晚敢待來也。（黃石公上云）貧道黃石公是也。與張良相約三遍，圯橋相會。我教訓他爲徒弟，不想此子二次來遲，今番第三遍也。若是再來的遲，我自有個主意。（黃石公做喚科，云）孺子張良！還未來哩。此子好無緣也。（正末云）師父，您徒弟等待多時也。（黃石公笑科，云）張良來了也。你有緣也。（黃石公做撇履科，云）孺子，與我將上履來者。（正末唱）

【哭皇天】聖人道敏而好學我心間也倦怠，不恥下問更忒分外。（黃石公云）張良，我傳與你驅兵遁甲之書，非同小可也。（黃石公背云）此子是無瑕美玉，不遇良工雕琢，豈成其器？他是那擎天之柱，可爲棟梁之材也。（正末唱）他說與我驅兵六甲書，着〔二〕我做無瑕玉棟梁材。（黃石公笑科，云）孺子，與我將上履來，傳與你安身之法。（正末唱）師父你暢好是輕賢。你心懷的意歹。我又索含容折節，屈脊躬身，伏低做小，跪膝在塵埃。我問你個老先生，你便有何教訓，教訓我的藝才？（正末做進履科）（黃石公做伸足穿履科，云）兀那張良，你聽者：你可也有緣。我與你這三卷天書。此書非同小可，乃六義三才之奇書也。非可亂

傳，此書有一千三百三十六餘言，不許傳與不道不賢之人。此書始傳於世，古之聖賢，皆盡心焉。此書奇義深遠，妙術精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老聃，無以出此。有六義三才：一者原始，二者正道，三者求志，四者道德，五者遵義，六者安理。原始者，道不可以無始，道德仁義一體也。若天下四方，一動一息之處，大而八紘〔三〕之表，君臣父子之道，微言修身，深計遠慮，所以不窮。管仲之計可爲能，商鞅之計可爲盛，弘羊之計可爲聚。近恕篤行，任才使能，所以濟物。道德者，本宗不可離道之術。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文王無大聲，四國畏之。故孔子不怒，而民威於斧鉞。國將霸者，士皆歸之；國將危者，賢皆避之。昔者微子去商，仲尼去魯，而以成名。後有三數，乃法略也，是天地人三才之法，不可違此數。豪俊之才，發機用智，逆者難從，順者易曉。此法可治其國，可立其家，久後可爲萬代之師。將閑中今古，靜裏乾坤，說了一遍〔三〕。張良你聽者：曉夜孜孜讀此經，揚名顯耀可安身。忠心輔弼爲肱股，定作朝中第一臣。（正末唱）聽說罷魂飛天外，好教我心驚失色。

【烏夜啼】又不曾夢非熊得遇文王側，莫不是鬼使神差？不由我喜笑盈腮。今日個蟄龍須得濟時來，謝吾師展脚舒腰拜。（云）小生張良，異日發達，此訓授之恩，必當重報也！（唱）我若是得發達，身安泰，有一日春雷信動，枯木花開。

【鶺鴒兒】又不曾效傅說板築在巖牆，偶然遇殷高到來。我若是立國安邦，可用這兵書戰策。我學那周武八元以承八凱，調鼎鼐，明盛衰。有一日胸捲江淮，平步金階，把日月重

揩，肅靖邊界。扶持着治世的明君，保祚的乾坤永泰。

（云）師父那裏人氏，姓甚名誰，通名顯姓咱。（黃石公云）你問我姓甚名誰？張良，你要知我姓名，你久已後得志時，親至濟北穀城山下，見一黃石，便是我也。妙算張良獨有餘，少年逃難下邳初。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下）（正末云）師父去了也。師父這言語，便似印板兒記在心上一般。一日爲官，至穀城山尋訪師父去。師父着我晝夜勤習，可爲萬代之師也。（唱）

【尾聲】罷罷罷，我則索用工夫看徹了黃公策，我與你無明夜時時的温故知新不放懷。謝尊師承顧愛，教訓咱意無歹，漫天機我將做謎也似猜。想當初報韓讐命運乖，則我這盡忠心意長在。那時節離家鄉躲避災，至下邳有誰睬？我今日遇神師得術册！（云）若是我投於任賢之處，若委用我呵，（唱）你看我輔皇朝定邊塞，保乾坤整世界，展江山平四海。則我胸中學腹內才，辨風雲知氣色。我若是作臣僚爲元帥，掌軍權在閫外：撫黔黎定蠻貊，逞英雄顯氣概，播聲名傳萬載。遂了我這平生志，拂滿面塵埃，恁時節纔識這曉經綸安宇宙這一個困窮儒也一個年少客！（下）

校記

〔一〕着：原作『看』，以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二〕八紘：原作『八弦』，以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三〕說了一遍：底本無此四字，從隋本補。

楔子

（李長者領行錢上，云）安排酒果臨岐路，暫別賢明慷慨人。小生李思中是也。自去歲酒席中論言，齎發賢士間卜，不想果遇仙師授教，得兵書三卷。賢士曉夜溫習，將兵甲之策，盡皆看徹。揀取今朝吉日良辰，要投於任賢之處，進取功名。比及賢士先來，小生將着酒食盤費，衣服鞍馬，在於長亭之上，與賢士餞行。小生等待多時，賢士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張良。自遇黃石公授教之後，曉夜溫習，將遁甲之書，盡皆看徹。小生揀取今朝吉日良辰，拜辭長者，投於任賢之處，進取功名。長者先在長亭之上，與小生餞行，我索行動些。（正末做見科，云）兀的不是長者？（做見施禮科）（長者云）小生等待許久，不見賢士到來。蔬食薄味，與賢士餞行，略表誠敬之心也。（正末云）小生張良，在於長者宅中，深蒙厚顧，數載有餘，無可報答。今日長者又將着這酒殽盤費，衣

服鞍馬，齎發小生。長者，小生想昔日靈輒遭餓於桑間，遇趙盾施一飯之恩；小生雖不及靈輒，長者不在趙盾之下也。（長者云）賢士，小生豈敢比前代賢人也。行錢，將酒來。（行錢云）理會的。（長者做遞酒科，云）賢士，小生蔬酌，與賢士餞行。賢士滿飲此杯也。（正末云）長者，小生有何德能，如此般重禮相待。異日必當重報也！（長者云）賢士飲此一杯者。（正末云）長者飲。（長者云）賢士，恭敬不如從命也。（正末做飲酒科，云）長者，酒够了也。便好道行人貪道路，拜辭了長者，便索長行也。（長者云）行錢，收了酒果者。（行錢云）理會的。（正末做拜科，云）今日與長者相別，不知何日相會也！（長者云）賢士穩登雲路，早望回音也。（正末云）長者，小生不敢久停，便索登程也。（唱）

【仙呂·賞花時】則我這行色匆匆去意緊，飲過這餞祖香醪杯數巡。（長者云）賢士，這一去必然稱平生之願也。（正末云）張良異日崢嶸呵，（唱）我若是得志節遂風雲，（云）長者之恩，高如華嶽，深如滄海，豈敢忘也！（長者云）不必掛念，豈望賢士報乎？（正末唱）我說的言詞落可便有准。（云）長者言之當也。但念善犬有展草之恩，良馬有垂繮之報。禽獸尚然如此，何況爲人而不知恩乎？（長者云）賢士休說如此言語。不勞掛意，穩登前路也。（正末唱）我報答你個救困苦的這個大恩人。（下）

（長者云）賢士去了也。這一去必遂大丈夫之志，豈在他人之下也。若論賢士之才，他將那重磨日月手舒開，這一去管取風雲際會諧。這番果遂心中願，那其間蟄龍春信濟時來。（下）

第三折

（外扮蕭何同淨樊噲領卒子上）（蕭何云）智掃羣雄百萬兵，威敵平定漢初興。志存節義爲肱股，流傳千載顯家聲。小官蕭何是也。少爲沛縣主吏，因沛令欲起兵應陳涉，小官與曹參殺令，立劉亭長爲沛公。俺沛公與項羽，遵懷王之命，共滅嬴秦；西取咸陽，先入關者王之，後入者臣之。小官奉命，親爲行軍司馬。俺沛公先到咸陽，封府庫，鎖宮門，分毫不取。項羽後入咸陽，不忿俺沛公，因此上項劉爭利，累累交鋒，互有勝負。今項羽將定天下，豪傑已歸；止有二處未能收取，乃是平陽魏豹，西洛申陽。今奉沛公之命，着小官先至西洛，擒拿申陽。小官聞此申陽才智過人，有萬夫之勇。又說此人手下有一大夫，乃是陸賈，有孫吳之謀略，管樂之奇才。小官未可深信。我今請的韓元帥來，共同商議。擒拿二將，未爲晚矣。令人，與我請將韓元帥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做請科，云）韓元帥安在？（外扮韓信同灌嬰、張耳上）（韓信云）廣習先賢古聖文，孫吳韜略久知聞。忠心赫赫扶眞主，平定干戈保萬民。某乃韓信是也。這二位將軍，乃是灌嬰張耳。小官幼而頗習遁甲之書，善通軍旅之學，有神鬼不測之機。心存忠孝，腹隱機謀，累累成功。先爲治粟都尉，多感蕭相國之恩，三薦登壇，拜爲大將。俺與項羽爭鋒，某立十件大功，四方平定。小官正在

帥府閑坐，丞相令人來請，不知有甚事。領着衆將，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去，道有韓信同二將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丞相得知，有韓元帥同二將在於門首。（蕭何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韓信云）丞相，今日呼喚韓信來，有何事商議也？（蕭何云）今日請的元帥來，別無甚事，小官奉俺沛公之命，欲要擒拿平陽魏豹，西洛申陽，特請元帥來共同商議，未知元帥意下如何？（韓信云）丞相，此事非同小可。可請將張子房來，共同商議，有何不可。（蕭何云）元帥此言甚當。令人，便請將子房軍師來者。（卒子云）理會的。子房安在？（正末上云）小官張良是也。我自離了下邳，來到咸陽，投於沛公麾下爲將。俺沛公豁達大度，納諫如流。小官累建大功，官居重職。小官數年之前，不得意時，多蒙下邳李長者之恩，有如山海，未曾答報。前者令人去取李長者去了，不見到來。小官暗想：當日隱於下邳，待時度日；今日個食前方丈，祿享千鍾，眞乃是時也運也命也！想着我時運拙命運難通，我則道紅塵內久困英雄。今日個遂却我平生心願，立劉朝萬載興隆。（唱）

【正宮·端正好】我今日爲宰職便做都堂，我端的便受極品爲卿相，掃奸邪平定邊疆。我本是整乾坤安宇宙忠良將，保祚的這萬里山河壯。

（云）小官想當日西取咸陽，驅兵領將，投至得今日爲官，非同容易也。（唱）

【滾綉球】想着我當年時離了俺那父母鄉，報韓讐那一場，也是那命運乖禍從天降。我今日

遂風雲、稱平生、顯身榮節志昂昂：第一來與韓邦報了恨讐，第二來扶炎劉名姓香。你看我整風俗、遵禮樂、治安乾象，我今日乘肥馬、衣輕裘、享天恩紫綬金章。本是個股肱才輔弼平蠻貊，掃蕩了八面煙塵可兀的定四方，後世名揚。

（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小官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丞相得知：有張子房來了也。（蕭何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呀呀呀，丞相與元帥都在此。丞相喚小官張良，有何事商議也？（蕭何云）今請軍師來，別無甚事，小官奉沛公之命，爲平陽魏豹、西洛申陽，未能收捕，今日特請軍師共同商議征討二處。軍師意下如何？（正末云）丞相，小官張良有一語，可是敢說麼？俺衆將自投於沛公，各立功勳，多蒙寵賜。想丞相功勳，言不能盡。元帥的勳業，竭力盡忠，蓋世功勞，誰人可比？想張良投於沛公，官高祿重。並無寸箭之勞，怎生將此二處，着小官收捕一遭，以圖補報，未知丞相意下如何也？（蕭何云）既然軍師要去收捕西洛，小校，那裏一壁廂整點軍馬將士，糧草戈甲，收拾停當，與軍師擒拿申陽去。（正末云）丞相，小官不用軍馬，憑着小官三寸不爛之舌，說此將來降也。（蕭何云）軍師所言，不用軍馬將士，不知有何妙策，擒拿此將？試說一遍咱。（正末云）丞相，想古來有幾個賢臣？我試說一遍咱。（蕭何云）軍師，古來有那幾個賢臣良將，報國盡忠？軍師試說一遍咱。（正末唱）

【倘秀才】我待學那周八士安八表，封官也那受賞。（蕭何云）軍師再學那一個也？（正末唱）我似那舜

五人立清政，顯聲名播千古着萬人可便論講。（蕭何云）再學那個也？（正末唱）我勝如紂比干田穰苴，報國存忠壯帝鄉。（蕭何云）軍師，說此申陽足智多謀，難以擒拿也。（正末唱）俺有道伐無道，（蕭何云）軍師，小官須索整點英雄將士，裏應外合擒拿他，有何不可也。（正末唱）擒逆子不索動刀槍。（蕭何云）軍師言道不用軍將人馬，此人好生英勇，則怕有失，怎了也？（正末唱）非是我自誇也那自奬。

（韓信云）軍師，丞相奉俺沛公之命，要征伐此二處。軍師言說不用將校，自有妙策。但此申陽好生英勇，且休說申陽高強，他手下有一大夫乃是陸賈，說此人用兵如神，有伊呂之才，仿孫吳之略，智謀過人，有萬夫不當之勇也。（正末云）元帥，憑着小官微智，着此將投降也。（韓信云）軍師論三略可學誰也？（正末唱）

【滾綉球】論三略呵，我可也動干戈起戰場。（韓信云）軍師論六韜呵怎生？（正末唱）論六韜，我學那定山河保乾坤伐無道的姜呂望。（韓信云）論機見可學誰也？（正末唱）論機見呵，我似那齊孫臏報寃讐，在馬陵川夜擒了那一員虎將。（韓信云）論敢勇可學誰也？（正末唱）論敢勇呵，我似那楚伍員伏盜跖，赴臨潼舉金鼎，欺文武保諸侯，逞英豪狀貌堂堂。（韓信云）軍師論慷慨呵學誰？（正末唱）論慷慨，仿李牧守塞北，攝西戎鎭夜郎。（韓信云）論志氣可學誰也？（正末唱）論志氣呵，我勝如管夷吾霸諸侯那手策，威名不讓。（韓信云）敢問軍師論節義可學誰也？（正末唱）論節義呵，我學那存忠孝施

正禮，行仁道治綱常，伊尹扶湯。（韓信云）論踴躍學誰也？（正末唱）論踴躍，我不讓藺相如在澠池會展雄才施威烈，可那般軒昂志。（韓信云）論戰敵可學誰也？（正末唱）論戰敵呵，我不讓齊田單火牛陣，施遁甲用奇術，排軍校驅虎將。他收那即墨城開，我着他拱手降。（韓信云）此言壯哉也。（正末唱）非是我自說高強。

（韓信云）軍師所言數事，件件過人，衆將近前，聽軍師支撥，聽令而行也。（正末云）灌嬰近前來。（灌嬰云）軍師喚小將那廂使用？（正末做打耳喑科，云）灌嬰，可是這般恁的。（灌嬰云）小將理會的。出的這帥府門來，奉軍師將令，擒拿申陽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跟着我直至西洛，接應軍師走一遭去來。奉軍令差領兵卒，雄赳赳慣戰征夫。施智量遠臨西洛，遵將令暗裏埋伏。（下）（正末云）樊噲近前來。（樊噲云）軍師喚樊噲那廂使用？（正末做打耳喑科，云）可是這般恁的。（樊噲云）得令。出的這轅門來，奉着軍師將令，領着三千軍馬，直至西洛，敵鬥申陽，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甲馬不得馳驟，金鼓不得亂鳴；不許交頭接耳，個個皆要用心。白日裏都要打盹，到晚間定睛對瞅。若要相持廝殺，撇下馬，丟了槍，一齊便走。今日領兵爲大將，白煠鷄兒好蘸醬。兩瓶好酒吃的醉，帳房裏面高聲唱。（下）（正末云）丞相，衆將去了也。小官不可遲誤，則今日辭別丞相元帥，親至西洛，用計征伐，走一遭去。（下）（蕭何云）軍師去了也。所言的事，必成大功。一壁廂差精兵猛將，接應軍師走一遭去。運謀施智顯忠良，不驅士馬動刀槍。三寸舌劍談天智，親

臨西洛騙申陽。（下）（韓信云）軍師與衆將去了也。張耳近前來。（張耳云）元帥呼喚小將那廂使用？（韓信做打耳喑科，云）張耳，可是這般恁的，小心在意者。（張耳云）得令。奉元帥將令，暗調申陽走一遭去。運機施略調申陽，言談語句話中藏。若見羣雄親用智，十面埋伏那一場。（下）（韓信云）衆將都去了也。小官調領大兵，隨後接應走一遭去。號令嚴明領大軍，紛紛殺氣霭征雲。直臨西洛多威猛，奏凱還師拜紫宸。（下）（申陽領卒子上，云）因秦失鹿起刀槍，四海英雄會俊良。天下英豪聞吾怕，某名傳西洛號申陽。某乃申陽是也。幼習儒業，頗看兵書，深通管樂之策。文能伏衆，武能威敵。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今日陞帳，帳前排幾隊勇征夫，帳後列數百英雄將；左隊陣劣缺天蓬，右隊擁搦搜甲士，周圍鐵鎧兒郎護衛。兵有七重圍子，三軍誰敢帳前喧？便是那鴉鵲過時不啅噪。某因秦嬴失鹿，陳勝吳廣，關西兵起，各霸其境；陳勝已滅，劉項爭鋒。沛公先至咸陽，項羽倚強爲霸，遷於彭城，封俺六國諸侯。某今在西洛鎮守，虎視天下英雄。俺這裏兵雄將勇，馬壯人強，田多糧廣，帶甲軍校數十餘萬。某手下有一大夫，乃是陸賈。智過伊呂，舌辯蘇張。今沛公用張良爲軍師，韓信爲元帥，蕭何爲丞相，自漢中起兵，所過州縣，望風而降，必來與吾交鋒。量他何足道哉！今請大夫陸賈，與他商議，看此人怎生用計興兵。小校，與我請將陸賈大夫來者。（卒子云）理會的。陸大夫安在？（陸賈上云）智勝孫吳伊呂文，談天論地志凌雲。不弱張儀說六國，能言舌辯賽蘇秦，某乃陸賈是也。幼而習文，博通經史。頗曉穰苴之法，善知武子之書。今佐於西洛申陽麾下，爲其大夫之職。小官正在演武場中，操練兵卒，有軍校

來請。元帥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有陸賈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陸大夫來了也。（申陽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陸賈云）元帥喚陸賈有何事商議？（申陽云）大夫，請你來別無甚事，今沛公用韓信爲帥，所向無敵，收州城數十餘座。他必來俺洛陽，與某拒敵。大夫，你有何機謀，退韓信之兵？若出妙言，某一一從之也。（陸賈云）元帥，小官有一計。（申陽云）計將安在？（陸賈云）元帥，韓信用兵如神，不要與此人交鋒。張良亦爲說客。洛陽者左山右水，四塞險阻，深挑壕塹，高壘城池，積草屯糧，堅守不戰。元帥，此乃爲長久之策也。（申陽云）某謹依大夫之言，深溝堅壁，莫與韓信交鋒。張良乃爲說客，若來時，擒拿不饒。我雖與大夫定此一計，不曾與張仝商議。小校，與我喚將張仝來者。（淨扮張仝上，云）文武雙全爲將相，行兵布陣我敢強。早飯一頓吃七碗，生葱蘿蔔好蘸醬。某乃張仝是也。某佐於申陽元帥手下爲將，正在演武場中，習士練卒。元帥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小校報復去，道張仝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張仝來了也。（申陽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張仝云）元帥，喚小將有何事也？（申陽云）張仝，喚你來不爲別，今沛公拜韓信爲帥，所向無敵，收了數十餘座城池，誠恐與某交鋒。某與大夫定計，深溝高壘，積草屯糧，堅守不戰。此計如何也？（張仝做背科，云）正合着我的心。我又不濟，若是與他交鋒，我那裏近的他？將計就計！不好則說是好。元帥，此計大妙大妙。（申陽云）張仝說的是。小校門首覷者，若有一切軍情事，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官張

良。自離了丞相元帥，不覺數日，早來到西洛也。我換了這衣服，扮做一個雲遊先生。我問人來，這裏便是申陽的帥府。門首立着幾個人，我試問他咱。（做見卒子科，云）稽首。敢煩通報元帥知道，有一雲遊先生，特來拜訪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門首有個雲遊的先生，要見元帥也。（申陽云）有一雲遊先生要見某，大夫，此人必然是張良也。（陸賈云）元帥，此人必是張良。舌辯之士，休得輕放他也。（張仝云）元帥，若是張良，休要饒了他。（申陽云）小校，着他過來。（卒子云）理會的。過去。（見科）（正末云）稽首。貧道是一雲遊先生，特來拜訪元帥也。（申陽云）兀那先生，你那裏人氏，來俺這裏有何事幹也？（正末唱）

【倘秀才】我這裏便鞠躬躬將謙詞禮講。（申陽云）兀那先生，你姓甚名誰也？（正末唱）他那裏問姓字先生可便何往，我可也行不更名本姓張。（申陽云）你敢是張良麽？（正末云）然也，然也。（陸賈云）此人是說客，元帥休得饒他也。（申陽云）兀那張良，你是喉舌之人，你佐於沛公手下爲將，你來俺這裏做甚麽？（正末云）貧道非是沛公之將，乃韓國阜城人氏。因打此處經過，聞知元帥才德，特來見訪也。（申陽云）小校與我拿住張良，我決無輕恕也。（正末唱）他一回兒嗔忿忿沖牛斗，施勇烈逞高強。（申陽云）大小衆將，與我圍住張良者。（正末唱）他顯八面虎狠般氣象。

（陸賈云）張良，俺這裏將你擒拿住。休言語，你言語必無輕恕。疾忙受降也。（申陽云）張良，我知道你是沛公之臣，亦爲喉舌之士。你來我跟前，如何說的過？你正是飛蛾兒投火。你正是說

客，更待干罷也。（正末云）將軍曾聞說客麼？古來說客有三等。（申陽云）可是那三等？（正末云）一圖名，二圖財，三圖國。（申陽云）這一圖名者何也？（正末云）一圖名者，昔日七國爭雄，魏威公命侯嬴收趙，侯嬴求敎於蘇秦〔一〕。蘇秦曰：告公令箭，某親自入魏。蘇秦至魏，見其威公，但說齊與趙連和，國王攻趙，何當兩國之鋒？魏國聞之收兵還國。後蘇秦名揚天下，此乃是圖名說客是也。（申陽云）這二圖財者何也？（正末云）二圖財者，昔日春秋齊威公，令孫子伐魏。龐涓令人將金銀寶物買告鄒文簡，和齊罷兵。不想鄒文簡果受其寶，文簡罷兵，見其齊公，言孫子攻魏，數月不下，倘魏楚相連，却來攻齊，公子若何？齊公令孫子罷兵還國。此乃是圖財說客是也。（申陽云）三圖國者是如何？（正末云）三圖國者，昔日十八國，爲因吳伍員領兵伐楚，申包胥入秦求救，哀公不發救兵。至於秦亭館驛，七晝夜水米皆不入其口，大痛悲泣，哭倒秦亭館驛。哀公曰：包胥乃忠烈之臣也，疾發兵救楚。子胥領兵回吳。此乃是圖國說客也。說兀的做甚，我一不圖名豈戀財，當初那包胥爲客痛傷懷。張良怎做游說客，聞公賢德故親來。（唱）

【呆骨朵】枉了我那區區千里親身降。（申陽云）兀那張良，你心懷徼倖，有所害俺之意，如何饒兔的你也？（正末唱）我又不曾懷奸讒徼倖的心腸。（申陽云）想汝實是無禮。我和你素不相識，你既不爲說客，你來俺這裏有何事幹？更待干罷也！（正末唱）他一回兒忿怒生嗔，心勞意穰。（申陽云）你恰纔所言申包胥哭秦亭一事，侯嬴收趙，文簡受資，圖財圖國，言中之計，話內之機，你比這三人更不同也。在某跟前，如何說的過？（正末唱）我又

不比申包胥這個圖國的悲傷士。（申陽云）你又比侯嬴鄒文簡若何？（正末唱）我又不比那鄒文簡共侯嬴兩個奸雄將。（申陽云）你既不爲說客，你來俺這裏，有甚麼勾當也？（正末唱）我端的可便爲賢才到於烏獸邦。（申陽云）你何處而來也？（正末唱）因此上便訪忠良離帝鄉。

（申陽云）陸賈大夫，今張良已落在俺彀中也。綁縛定了，着誰爲使，送張良與魯公去？（陸賈云）元帥，小官陸賈親自爲使，將張良解與魯公去，可不好那。（申陽云）大夫，你親自爲使，小心在意者。（陸賈云）則今日辭別了元帥，便索長行。出的這轅門來。小校，將張良緊緊的圍定，直至彭城見魯公走一遭去。（同張良下）（申陽云）小校，陸賈大夫去了也。緊守轅門，若有軍情事，報復我知道。（外扮張耳上，云）某乃張耳是也。奉俺元帥將令，暗調申陽。某來到申陽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魯公手下差一大將乃是張耳，特來見元帥。（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魯公差張耳，在於門首。（申陽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申陽云）將軍此一來有何事也？（張耳云）報的元帥得知：某乃魯公手下大將張耳是也。奉俺魯公之命，特來報知元帥：今沛公手下有一大將，乃是樊噲，領數千軍馬，在您洛陽境上，虐害人民，折伐桑棗。俺魯公着某統領五千軍馬，與元帥助陣，擒拿樊噲也。（申陽云）頗耐韓信胯夫無禮，差樊噲匹夫，侵犯吾之境界，破伐桑棗，擄掠人民。更待干罷！某今便點雄兵，擒拿樊噲走一遭去。大小三軍，聽吾將令：三軍嚴整，約束分明。聞鼓必進，鳴金必止。軍行處征雲冉冉，土雨紛紛。遠

聞戰鼓喧天，遙望旌旗映日。旌旗閃閃，劍戟重重。旌旗閃閃，遮天映日轉光輝；劍戟重重，就地擁出兵世界。鞍上將凜凜如神，坐下馬威風似虎。騰騰殺氣，渾如那霧罩崑崙；靄靄征雲，不見了青天白日。十萬兵廝殺相持，千員將揚威耀武。得勝旗搖還寨去，鞭敲金鐙凱歌回。今朝發奮統戈矛，侵邊犯境怎干休。拿住樊噲親殺壞，恁時方顯報寃讐。（領卒子下）（陸賈領卒子拿正末上）（陸賈云）某乃洛陽大夫陸賈是也。今拿住張良，解送與魯公去。小校慢慢的行。兀那塵土起處，一丟人馬，不知是那裏來的也。（灌嬰打楚字旗號領卒子上，云）某乃灌嬰是也。奉軍師的將令，打着楚字旗號，擒拿申陽。兀的不是軍馬至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陸賈云）來的軍馬，我試問他一聲。來者將軍，是何國人也？（灌嬰云）某乃魯公手下大將項莊是也。聞知您拿了張良，特來接應也。（陸賈云）將軍乃是楚將項莊。俺申陽元帥拿住張良，今解送與魯公去。某乃大將陸賈是也。兀那張良，你見麼，魯公來接應俺哩。（正末唱）

【貨郎兒】猛聽的吹畫角悠悠的便嘹喨，他道俺接應的軍排戰場。（陸賈云）項莊將軍，俺一同的見魯公去來。（正末唱）他那裏探知就裏可便問其詳，大將軍何名姓。（陸賈云）項莊將軍，俺用千般之計，拿住張良，獻與魯公，請功受賞也。（正末唱）他拿住的是張良。

（灌嬰云）陸大夫，此人張良，足智多謀。他在那裏，我試看咱。（陸賈云）在這檻車中也。（灌嬰做看科）（背云）軍師休慌。兀那張良，你從頭說你那實情也。（正末唱）

【脫布衫】他教我言端的細說行藏。（陸賈云）張良勿得多言，見魯公受降去來。（正末唱）休言語獻楚投降。（云）將軍饒性命咱。（唱）我這裏忙哀告饒咱性命。（陸賈云）既然拿住你也，怎生饒的過？（正末唱）他道既拿住怎生輕放。

（灌嬰云）將那張良拿近前來。你直這般大膽，來到我這裏也。（正末唱）

【醉太平】他那裏孜孜覷當。（灌嬰云）軍師休怕。申陽陸賈二將，如何出得俺手也（正末唱）唬的我戰兢兢手脚慌張。（灌嬰云）此將中俺之計也。（正末唱）說道是中吾計不索再商量。（灌嬰云）俺韓元帥領大勢雄兵來接應也。（正末唱）又道是兵多將廣。（灌嬰云）此陸賈並無疑慮之心也。（正末唱）你道是申陽陸賈別無恙。（灌嬰云）若到半途，必然下手也。（正末唱）到半途暗暗拿雄將。（灌嬰云）想二將不知俺暗定其計也。（正末唱）他本待要望福祿，不想道這腦背後起災殃。我則待堅心扶立明聖主，我博一個史記內便書名，可着人慢慢的講。

（灌嬰云）大小衆將，不與我下手怎的！（卒子做拿陸賈科）（陸賈云）某中他計也！饒吾有千條之計，怎出他高人之手？（灌嬰云）師父略等片時，後頭軍馬來也。（張耳樊噲領卒子拿申陽上）（張耳云）某乃張耳是也。智擒了申陽，接應軍師去來。兀的不是灌嬰將軍！（做見正末科，云）軍師，小將張耳，與樊噲智擒了申陽也。（灌嬰云）軍師，俺又拿住了陸賈。張耳樊噲智擒了申陽也。（正

末云）多謝了衆將効力成功，則今日便索收兵獻功去。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尾聲】俺今日敲金鐙將得勝歌必索齊聲唱，俺須索踐程途喜孜孜軍兵出戰場。則今番有名望。擒收了三猛將；將功勞上表章，把軍情慢慢的講。功勳籍寫數行，入凌煙金榜上，作臣僚入廟堂。恁時節受爵封官那其間論功賞。

（衆將領卒子同下）（淨鍾離昧領卒子上，云）我做大將是英雄，諸般武藝不甚通。聽的上陣去廝殺，騎着馬兒一陣風。某乃大將鍾離昧是也。我文通四略，武解七韜。四略者，一曰天略，二曰地略，三曰人略，四曰馬略。七韜者，一文韜，二武韜，三龍韜，四虎韜，五豹韜，六犬韜，七核桃。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休言人敢帳前喧，躧着駱駝高聲叫。某奉俺魯公之命，領大勢雄兵，擒拿張良韓信。某爲大帥，兄弟季布做先鋒。我擺的停停當當了，不見季布來。小校覷者，他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淨季布上云）我做大將甚是標，兵書戰策不曾學。聽的廝殺推害病，正是買賣歸來汗未消。某乃魯公手下大將季布是也。某多知兵書，廣覽戰策。十八般武藝，般般不會，件件不曉。我今領大勢雄兵，鍾離昧爲元帥，我爲先鋒，擒拿張良韓信等。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哥哥知道，有我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季布來了也。（鍾離昧云）兄弟來了，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見科）（鍾離昧云）兄弟你來了也。（季布云）哥哥，您兄弟來了。我點的軍馬十分停當。（鍾離昧云）兄弟，俺奉魯公之命，着俺二人擒拿張良韓

信哩。整點的軍馬停當，我先去。兄弟，你隨後便來接應我也。（季布云）哥哥去了也。大小三軍，聽吾將令。聽我細說原因，明日與他相持廝殺，個個都要獻功。一個人要三十根好箭，一個人要五張硬弓。身穿上五領胖襖，一個人帶着八十個酒瓶。左肩上挑着五石白米，右肩上擔着五萬個燒餅。左脚上綁着鑼鍋〔二〕，頭上頂着五十個銅盔。左手裏拿住鐵叉，右手裏拿着四十條麻繩。投到去〔三〕上陣廝殺，壓的他大叫高聲。忽的門旗開處，便與他鬥敵相爭。若是他與我交戰，諕的我去了魂靈。若是他，衆軍將我來趕，我騎上馬走如飛星。（同下）（張耳上云）某乃張耳是也。今有季布鍾離昧，統領大勢軍馬，與俺交鋒。我奉韓元帥將令，領三千人馬，我爲前部先鋒，灌嬰爲合後，樊噲爲元帥。便索與二將交鋒走一遭去。驅兵用智敢當先，奮勇施威立陣前。親爲前部擒賊寇，方顯英雄將相權。（下）（鍾離昧同季布領卒子上）（鍾離昧云）某乃鍾離昧是也。大小三軍，擺開陣勢者。兀那小校，報與你元帥得知，着名將出馬也。（外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沛公人馬索戰也。（季布云）他的軍馬至也。我與他答話去。（季布鍾離昧出陣科）（張耳云）來者何人？（季布云）我乃大將季布是也。爾乃何人？（張耳云）某乃大將張耳。這二位是灌嬰樊噲。兀那無名小將，下馬受降也。（季布云）你怎麼說大話？來來來，我和你戰幾合。（張耳云）小校操鼓來。（戰科）（季布云）這廝倒來撒的，我近不過他，走走走。（同鍾離昧下）（張耳云）這廝走了也，不問那裏趕將去！（同下）

校記

〔一〕侯嬴求教於蘇秦：原作『侯嬴求救於秦』，據文意改補。

〔二〕投到去：原作『頭到去』，同音致誤。從底本。

〔三〕鑼鍋：軍中刁斗，王校本改爲『鑪鍋』，誤。仍從底本。

第四折

（蕭何領卒子上，云）扶持眞主立劉朝，曉夜孜孜不憚勞。明良際遇風雲會，青史英名萬古標。小官蕭何是也。奉俺沛公之命，今爲軍師張良親至西洛，擒拿申陽陸賈，得勝而還；又因鍾離昧大勢軍馬，與俺交戰，被衆將一戰勝了，將鍾離昧大勢軍馬，一鼓而下，得勝還營。沛公之命，就在帥府中安排筵宴，慶賞三軍。小官直至帥府，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帥府排筵尊上命，加官賜賞慶功勳。（領卒子下）（韓信領卒子上，云）赤心報國立劉邦，定亂除危保四方。嚴明號令驅軍將，保祚皇猷日月長。小官韓信是也。困爲西洛申陽，未能收捕，被子房用智施謀，擒拿申陽陸賈；又遇鍾離昧季布與俺交鋒，某命大將灌嬰樊噲張耳擒拿二將，得勝而還。我奉聖人的命，就在帥府慶賞功勞。小校，一壁廂安排筵宴。若衆將來時，報復我知道。（灌嬰張耳樊噲同上）（灌嬰云）旌旗

蔽野列槍刀，遠破陰敵殺氣高。軍前一陣成功效，奏凱回京拜聖朝。某乃灌嬰是也。這二位將軍，乃是張耳樊噲。來到帥府也。小校報復去，道有衆將在於門首。（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灌嬰等衆將來了也。（韓信云）着他過來。（見科）（韓信云）您衆將都來了也。小官奉聖人的命，爲您竭力成功，着小官在此帥府排宴，加官賜賞。您衆將則少誰哩？（張耳云）俺衆將都來全了，則有軍師未曾來也。（韓信云）小校門首覷者，若軍師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小官張良。自於西洛收申陽陸賈回程，韓元帥奉聖人的命，在帥府中安排筵宴，須索走一遭去。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俺這一班兒整乾坤衆英豪，都是那股肱才要保安宗廟。論機術效管樂，論智勇有誰學。千古名標，我則待行仁德順天道。

（云）說話中間，可早來到帥府門首也。小校報復去，道有張良在於門首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軍師來了也。（韓信云）道有請。（卒子云）理會的。有請。（見科）（韓信云）軍師來了也。軍師路途辛苦，擒拿二將用心也。（正末云）元帥守府不易也。（韓信云）軍師請見衆將也。（正末做見衆將科，云）您衆將都來全了也。近前來，今日元帥奉命宴賞，各論其功也。（韓信云）軍師，韓信敢問麼？當日您衆將辭了朝到的洛陽，怎生用智收捕二將？軍師，你試說一遍咱。（正末云）小官當日離了丞相元帥，到的洛陽，見了申陽，將微言所說；未曾舉口，

申陽將軍可早怒生兩肋，髮乍衝冠。申陽將軍言道：項羽有命，拿住張良者千金加賞，萬戶封侯。就將某獻與項羽，請功受賞。小官略使小計，遣數將定計鋪謀，吊申陽擒了陸賈也。爲賢良千里驅馳，用千般智略心機。申陽你若是秉忠貞堅心輔佐，陸賈我着您承恩祿蔭子封妻。（韓信云）軍師，想着你於國盡忠，多有功勞也。（正末唱）

【沉醉東風】我若是忠心報君恩重爵，立功勳史記名標。靈禽相良木棲，輔聖主行仁道。俺則願的泰階平風雨時調。現如今四海黎民歌舜堯，俺可便共享昇平到老。

（韓信云）小校將酒來。（卒子云）理會的。（韓信做把盞科，云）軍師，不枉了効力成功，壯哉壯哉！滿飲此杯者。（正末做飲酒科，云）小官飲。（韓信云）一壁廂動樂者。（動細樂了）（韓信云）軍師再飲此杯者。（正末唱）

【水仙子】金杯滿注捧香醪，品味珍羞盤內托。則聽的仙音一派多奇妙，比俺那凱歌聲音韻好，受天恩賜宴難消。君王德過禹舜，正人倫尊禮樂，恩寬厚勝似湯堯。

（蕭何上云）小官蕭何是也。奉聖人的命，至帥府中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校報復去，道小官來了也。（卒子云）理會的。（做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使命來加官賜賞也。（韓信云）使命至也。俺接待去來。（衆將做接科，云）大人，俺衆將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也。（蕭何做見科，云）你衆將都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則爲您効力成功，着小官封官賜賞。您聽者：則爲你

發憤志掃蕩群雄，享重爵秩祿重重。施妙策捉拿猛將，擒草寇風捲殘雲。得勝也鞭敲金鐙，喜孜孜奏凱還城。今日奉敕旨加官賜賞，着你承恩祿萬載崢嶸。張子房股肱才堪爲輔弼，又賜你千兩黃金。灌嬰爲左司馬行軍之職，張耳爲右司馬敢勇將軍，樊噲爲輔弼大將。衆將士八位公卿，封三代丹書鐵券。則爲你竭力盡忠，加你爲領軍大將，再有功自有除陞。今日個加官賜賞，一齊的望闕謝恩。

題目　黃石公親授兵書
正名　張子房圯橋進履

同樂院燕青博魚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三種版本：一、臧晉叔《元曲選》本；二、孟稱舜《酹江集》本；三、脈望館鈔校內府本。臧

本與孟本無甚出入，脈望館本則有不少異文。臧、孟二本題目正名作『梁山泊宋江將令，同樂院燕青博魚』，脈望館本正名與上述同，題目則作『楊衙內倚勢行凶』。

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其餘二本參校。

楔　子

（沖末扮宋江同外扮吳學究領僂儸上）（宋江詩云）幼小鄆城爲司吏，因殺閻婆遭迭配。宋江表字本公明，人號順天呼保義。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者是也。曾爲濟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被官軍拿某到官，脊杖了六十，迭配江州牢城軍營。因打梁山經過，遇着晁蓋哥哥，打開枷鎖，救某上山，就讓某第二把交椅坐了。不幸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衆弟兄就推某爲首，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的小僂儸。某喜的是兩個節令：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目今正是九月重陽節令，某放衆頭領下山，三十日假限，〔一〕誤了一日笞四十，誤了二日杖八十，誤了三日處斬。有燕青去了四十日，至今未回，誤了某十日假限。常言道軍令無私，怎好饒免？小僂儸踏着山岡望者，若燕青來時，報復我知道。（僂儸云）理會的。（正末扮燕青上云）嗨，早誤了假限十日也。（唱）

【仙呂·端正好】則我這白氊帽半搶風，則我這破搭膊〔三〕落可的權遮雨，誰曾住半霎兒程途。（云）報復去，道有燕青來了也。（僂儸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燕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僂儸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哥哥喏。（唱）我這裏便爆雷也似喏罷擡頭覷，（宋江怒科云）燕青，你來了也。（正末唱）呀，則見我保保義哥哥怒。

（宋江云）燕青，你告了幾時假限也？（正末云）哥哥與了您兄弟一個月假限。（宋江云）你去了幾時？（正末云）我去了四十日。（宋江云）你誤了我幾日假限？（正末云）誤了哥哥十日假限。（宋江云）你知道我的軍令，誤了我一日假限，該咱處？（正末云）笞四十。（宋江云）誤了兩日呢？（正末云）杖八十。（宋江云）誤了三日呢？（正末云）處斬。（宋江云）你誤了幾日？（正末云）我誤了哥哥十日假限。（宋江云）你誤了十日假限，更待干罷。小僂儸，與我將燕青推出去斬訖報來。（正末云）衆弟兄每勸一勸兒波。（吳學究做跪下勸科，云）刀下留人！哥哥息怒，想燕青在於梁山泊上，也多有功來，怎生看俺衆兄弟之面，饒過他這一次咱〔三〕。（宋江云）衆兄弟每請起，論法呵饒不過，看着衆兄弟每的面皮，姑免他項上之罪，脊杖六十者。（吳學究云）燕青兄弟，軍中事容不得情，你且受杖者。（僂儸做打科，云）四十，五十，六十。（宋江云）小僂儸，將燕青搶出去，自今日爲始，再也不用他了也〔四〕。（正末云）哥哥打了您兄弟也罷，可怎生不用就趕下山去？（僂儸做推出門科）（正末做沒眼科，云）您兄弟每可怎生不見您一個那？呀呀呀，壞了我這眼也。（僂儸云）

可不早說。報的哥哥得知，燕青被打了六十，感了一口氣，壞了眼也。（宋江云）學究兄弟，可惜一個好漢。小僂儸，將燕青與我扶上山來者。（僂儸云）理會的。（扶正末做見宋江科）（正末云）哥哥，壞了我這眼也。（宋江云）兄弟也，某一時間致怒，打了你幾下，不想壞了你這眼。衆兄弟每看我面皮，每人一隻短金釵，與你下山去尋個良醫，待醫治的好了，你上山來，依舊用着你也。（正末云）索是謝了哥哥也。（唱）

【幺篇】罷波，我枉捨了火也似熱熱的一丹心，早沒了我鏡也似朗朗的雙明目。可着誰養贍我這七尺之軀？想弟兄每虎據了山東路，則撚了個不出力的燕青去〔五〕。（下）

（宋江云）燕青去了也。等他醫得眼好了上山來，某依舊用他〔六〕，亦未爲遲。大小頭領聽某將令：（詩云）衆小校聽咱吩咐，今夜個該誰巡捕？黑地裏悄語低言，不要您頭藏尾露。遇官軍須當殺退，若經商便將拿住。但違了某家將令，斬首級決無輕恕〔七〕。（同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作『三日假限』，誤。　〔二〕破搭膊：脈望館本作『破氊衫』。　〔三〕此句之後，脈望館本尚有『望哥哥杖子裏教道。您兄弟不敢自專，望哥哥尊鑑不錯也』。　〔四〕以上宋江道白，脈望館本僅作『搶出去不用他也』一句。　〔五〕此曲脈望館本作：『阿罷波，我一聲長嘆雙無目，可不道誰養贍我這七尺之軀？則俺那

弟兄每各罷了他這山東路，則這個無廉恥，不幹事，得他這個燕青去。』〔六〕此句以下，脈望館本作：『學究哥，無甚事，俺後山中飲酒去來。大小頭領聽某的將令。』〔七〕以上『詩云』一段，脈望館本作：『衆小校聽咱吩咐，今夜個該您巡捕。伏路處悄語低言，不要您笑語喧呼。人人要慣(貫)甲披袍，個個要開弓蹬弩。若違了某的將令，斬首級決無輕恕。』

第一折

(沖末扮燕大、搽旦扮王臘梅、外扮燕二同上)(燕大詩云) 耕牛無宿料，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汴梁人氏，喚做燕和。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王臘梅，原不是我自小裏的兒女夫妻，他是我後娶的。兄弟是燕順，生的鬚髮蓬鬆，只因性子粗糙，衆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捲毛虎。不知我這兄弟爲着那一件來，偏生兩個眼裏見不的我那嫂嫂。(燕二云) 怎麼我見不的那？(搽旦云) 燕大，你這兄弟見我便是罵。我便歹殺者波也是你哥哥的渾家，怎麼這等輕薄！(燕二云) 哥哥，俺是甚等樣人家，着他辱門敗戶，頂着屎頭巾走，你還不知道！(燕大云) 兄弟也，我怎生頂着屎頭巾走？(搽旦云) 你哥哥便〔一〕是麤糟頭。(燕二云) 你道我打不的你麼？(搽旦云) 燕大，你看你兄弟打我哩。(燕大云) 兄弟也，你休打你嫂嫂，你打我波。(燕二云) 罷罷罷，俺一搭裏也難住。則今日辭別了哥哥，我離了家中，凍死餓死，再也不上你門來了。嫂嫂好生侍奉

哥哥，俺哥哥若有些好歹，我不道的輕饒素放了你也！（搽旦云）你要去自去，你哥哥纔三歲兒哩。（燕二云）我出的這門來，燕順也，離了家中可也耳根清淨。則今日街市上投托幾個相識朋友走一遭去來。（下）（燕大云）我兄弟搬出去了。大嫂，你心中可快活了也。（搽旦云）燕大，你如今却要怎的？（燕大云）大嫂，明日是三月三清明節令，多將着些錢鈔，咱要同樂院吃酒去來。（詩云）春天日正長，爛漫百花香。同樂院裏吃酒去，也等人稱贊我家裏有這好嬌娘。〔三〕（下）（搽旦云）燕大去了也。我雖然嫁了這燕大，私下裏和這楊衙內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着人尋他去了，這早晚怎生還不見來？且磕些瓜子兒等着他者。（淨扮楊衙內上，詩云）花花太歲我爲最，浪子喪門世無對。滿城百姓盡聞名，喚做有權有勢楊衙內〔三〕。自家楊衙內的便是。我和這燕大的渾家王臘梅有些不伶俐的勾當〔四〕，爭奈俺兩個則是不能够稱心。如今他使人來尋我，不知有甚的說話，須索走一遭去。此間正是，不好便過去，我則在門首幺喝，他裏頭自有人出來。下次小的每，將那馬與我拴的遠着。（搽旦見科，云）這是衙內的聲氣，他來了也。待我喚他。衙內，你進屋裏來。（楊衙內云）家裏沒人麼？（搽旦云）沒人在家，你進來。（楊衙內入門科，云）姐姐，想殺我也。你喚我來有甚麼勾當？（搽旦云）我雖然嫁了燕大，我眞心兒只在你身上。明日是清明三月三，俺兩口兒燒香去，在同樂院裏吃酒。我在那裏等你，疾些兒去，早些兒來。（楊衙內云）你明日和燕大在同樂院吃酒去，你先去便等我，我先去便等你。只不要哄我。（同下）（丑扮店小二上，詩云）百般買賣都會做，及至做酒做了醋。算來福氣不如人，只是守着本分做豆腐。〔五〕自家店小二的

便是。俺這店裏下着個瞎大漢，欠下房宿飯錢；一些沒有，被大主人家怪我。今日喚他出來，我自有個處置。兀那沒眼的大漢，店門首有你個鄉親喚你哩。（正末上云）哥哥，你喚我做甚麼那？（店小二云）門口有你個親眷尋哩。（正末云）哥也，我那裏得那親眷來，你休逗我耍。（店小二云）兀的不在店門首？（做推科，云）你出去！我關上這門。凍殺餓殺，不干我事。（下）（正末云）好大雪也。哥哥開門波，再住一夜兒去。眞個不開門那？（正末做打聽科，云〔六〕）這裏也無人，自家燕青的便是。自從壞了我這雙眼，下的山來，到這店肆中安下。房宿飯錢都少下他的，那小二哥被大主人家埋怨，今日把我趕將出來。便好道『男兒不得便，刺頭泥裏陷。』拚的長街市上，盤街兒叫化去咱。（唱）

【大石調·六國朝】我揣巴些殘湯剩水，打疊起浪酒閑茶。我着些氣呵暖我這凍拳頭，再着些唾揩光我這冷鼻凹。瘦的來我這身子兒沒個麻稭大，兀的不消磨了我刺綉的青黛和這硃砂。眼見得窮活路覓不出衣和飯，怕不道酷寒亭把我來凍餓殺。〔七〕全不見那昏慘慘雲遮了銀漢，則聽的淅零零雪糝瓊沙。我、我、我待踮着個鞋底兒去揀那淺中行，先綽的這棒頭來向深處插。

（帶云）前街上討不得一些兒，再往後巷裏去。（唱）

【喜秋風】我與你便叮叮叫〔八〕，我與你便磨磨擦。我爲甚將這脚尖兒細細踏，我怕只怕這

路兒有些步步滑。（帶云）似我這模樣像個甚的。（唱）將那前街後巷我便如盤卦。剛纔個漸漸裏呵的我這手温和，可又早切切裏凍的我這脚麻辣〔九〕。

【歸塞北】天那，您不肯道是相齎發，專與俺這窮漢做寃家〔一〇〕。這雪呵他如柳絮不添我身上絮，似梨花却變做了眼前花。則我這拄杖凍難拿。

（帶云）有那等人道：兀的君子，那東京城裏有的是買賣營生，你尋些做可不好那？我道：哥也，你豈知我無眼那？他便道：尋你那無眼營生做去。哥也，您那裏知道咱！（唱）

【雁過南樓】我是一個混海龍摧鱗去甲，我是一隻爬山虎也囉奈削爪敲牙。往常時我習武藝學兵法，到如今半籌也不納，則我這拿雲手怕不待尋覓那等瞎生涯。我能舞劍偏不能疙蹅蹅敲象板，會輪鎗偏不會支楞楞撥琵琶，着甚度年華？〔一一〕

（楊衙內躧馬領隨從上，云）好大雪也。尋那王臘梅大姐去來。（做撞倒正末科）（正末做起籠住馬科，云）爺須瞎，兒須不瞎。（楊衙內云）這廝無禮，他撞着我馬頭，倒把說話傷着我哩。（正末唱）

【六國朝】我不向梁山泊裏東路，我則拖的你去開封府的南衙。你做甚麼眼睜睜擋翻了人，又不是官街窄，怎故意的把人欺壓！〔一二〕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雲陽將赴法？我一隻手

（帶云）兒，我與你去來。（唱）我把手摩挲揪住馬。（楊衙內云）放手！這廝你好大膽也，敢如此無禮。（正末唱）

把銅環來緊揸，那廝多應是兩隻脚把寶鐙來牢蹬。（楊衙內云）我打這廝！（做打科）（正末唱）哎喲，那廝雨點也似馬鞭子丟，不休，偏不的我風團般着這拄杖打。

（楊衙內云）這廝手脚倒也來的。我與他纏甚麼，我自尋那王臘梅姐姐去。走、走、走。（下）（燕二沖上云）弟兄每少罪，改日還席也。（正末揪住燕二科，云）好呵，清平世界，浪蕩乾坤，你怎麼當街裏打人？（燕二云）呸！你看我那命波。兀那君子，我是個步行的人，打你的是個騎馬的。（正末云）哥也，我須無眼那。（燕二云）住住住，君子，你這眼是從小裏壞了的，可是半路裏壞了的？（正末云）哥也，我這眼是半路裏氣壞了的。（燕二云）君子也，你倒有緣。我善會神針法灸，我醫好你這眼，你意下如何？（正末云）若得如此，我感恩非淺。（燕二云）你跟的我鋪兒裏來。（做行科，云）這裏便是。我開開這門。君子請穩便，等你這血氣定了時，我與你下針咱。（正末唱）

【憨貨郎】莫不是千化身觀音菩薩，救了我這雙無目沿街的叫化？他道是妙手通靈，聖心無假。哥也，多謝你個良醫肯把金針下。我又沒甚的米麥絲麻，哥也，你則可憐見我這窮漢瞎（二）。

（燕二云）待我取出這金針來。君子坐正着，我下針也。我這針上至泥丸宮，下至涌泉穴；太陽穴不敢下針，少陽穴下兩針，咳嗽三裏下兩針。我取出這藥來，是聖餅子，用菩薩水調的，君子張開了口吃藥。這一會兒針藥相投了也。我起針波，吸氣吸氣。君子，將你那手摩的熱着，揉你那眼。

我着你復舊如初也。（正末唱）

【歸塞北】他把我眼角兒纔針罷，則我這瘡口兒未結痂；早將我兩隻手揉開了這一對眼，重沙〔四〕。恰便似日月退殘霞。（帶云）是好手段也。（唱）則一枚針挑去了一重沙。（云）是誰醫好我這眼來？（燕二云）是我醫好了你的。（正末云）哥也，你請坐。你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養的爺娘。請受您兄弟八拜咱！（正末做拜科）（燕二做扯科，云）且住。我纔醫好了的眼，不爭你拜下去，這血脈望上行，就也無效了。（正末云）恁的呵，等我跪一跪，權當做八拜。（燕二云）君子，你那裏鄉貫，姓甚名誰？（正末云）哥，您兄弟不是歹人。（燕二云）誰道你是歹人哩。（正末云）哥也，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五個頭領浪子燕青。哥也，您兄弟不是歹人。（燕二云）你不是歹人，是賊的阿公哩。君子，你多大年紀也？（正末云）您兄弟二十五歲了。（燕二云）我癡長你兩歲，我認義你做個兄弟，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哥哥不棄嫌呵，情願與哥哥做個兄弟。（燕二云）我聽的說宋江哥哥手下三十六個頭領，多有本事。你試說一遍咱。（正末云）我在梁山上多曾與宋頭領出氣力來。（唱）

【初問口】俺也曾那草坡前把濫官拿，則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須不比那幫源洞裏的方臘。你將我這螻蟻殘生廝救拔，我把哥哥那山海也似恩臨廝報答〔五〕。從今日拜辭了主人家，綽着這過眼齊眉的棗子棍，依舊到殺人放火蓼兒洼。須認的俺狠那吒。

(云)哥也，您兄弟有句話可是敢問哥哥麼？適纔那大雪裏打我的那廝是甚麼人？(燕二云)兄弟休要大驚小怪的，則他便是楊衙內，是個有權有勢的人，打死人如同那房簷上揭一塊瓦相似。你和他打了這一操，他如今不來尋你，就是你的造化了。(正末云)哥也，你說那裏話！(唱)

【尾聲】你道是他打了我呵似房簷上揭瓦，不信道我打了他呵就着我這脖項上披枷！調動我這拳頭，揚動我這長梢靶，我向那前街後巷便去找尋他。(帶云)若見了他呵，(唱)我一隻手揪住那廝黃頭髮，一隻手把腰膀牢掐，我可敢滴溜撲活攛那廝在馬直下〔一六〕。(下)

(燕二云)兄弟去了也。我也收拾些盤纏上梁山見宋江哥哥走一遭去來。(下)

校記

〔一〕便：底本作『更』，據酹江集本改。

〔二〕此詩脈望館本作：『融融麗日長，爛漫百花香。當春同快樂，休負好時光。』

〔三〕此上場詩脈望館本作：『花花太歲爲第一，浪子喪門也無對。街下小民聞吾怕，則我是勢力幷行的楊衙內。』

〔四〕此句之前，脈望館本有『我打死人不償命，則在兵馬司裏坐牢』二句。

〔五〕此上場詩脈望館本作：『買賣歸來汗未消，上床由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

〔六〕此處舞臺指示據脈望館本補。

〔七〕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多應是黑瘦了，雕青臂渾減動硃砂；則我這窮骨上衣服破，則今冬少不的凍殺。』

〔八〕吖吖叫：脈望館本作『慢慢行』。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哎，吻吻吻，可又凍的我這脚腕麻』。

〔一〇〕做寃家：脈望館本作『受波查』。

〔一一〕此曲下，脈望館本有燕青的一句賓白：『長街市上盤街兒

叫化咱。』　〔二三〕欺壓：脈望館本作『踏踏』。　〔二四〕此句首二字底義的神煞。針法兒通靈，聖心無假，多謝仁兄廝救拔。又不是攀睛內發，可憐見窮漢瞎。』　〔二五〕此處以下，脈望館本作：『從今後拜辭了主人家，我過了您本作『則當』，欠通，今據脈望館本刪去『當』字。　〔二六〕下：底本作『不』，失韻，今據脈望館這行旅招商父子店，美也，可去俺殺人放火蓼兒凹，早晚待入丹霞。』　本、酹江集本改。

第二折

（淨扮店小二上，詩云）隔壁三家醉，開堤十里香。可知多主顧，稱咱活杜康。〔一〕自家是這同樂院前賣酒的。我燒的這鏇鍋兒熱，看有甚麼人來。（燕大同搽旦上）（燕大云）自家燕大的便是。渾家王臘梅。今日是三月三清明節令，那同樂院前游春的王孫士女，好不華盛。我與大嫂也去賞玩一賞玩。可早來到了也。（做見店小二科，云）賣酒的，有乾淨閣子兒麼？（店小二云）官人娘子請坐，這間閣子乾淨。（燕大云）大嫂，俺在這間閣子裏坐。賣酒的，打二百錢酒來。（店小二云）有有有，酒在此。（搽旦云）燕大，這同樂院是好景致也。酒便有了，可沒些殽饌，這寡酒如何吃的？你出門去尋些時新的果品、各色的鮮味來，等我寬心的吃幾杯兒，可不好那！（燕大云）大嫂你說的是。你則在這閣子裏坐，我買案酒去也。（正末挑魚擔上，云）這裏也無人，自家燕青的便是。自

從醫好了我這眼，問人借了些小本錢，販買了些鮮魚。時遇着三月三清明佳節，到同樂院裏博魚去咱。（唱）

【仙呂·點絳唇】剛留的我這沒影孤身，借人資本；爲營運，避不得艱辛。則要這兩字衣食准。〔二〕

【混江龍】可憐咱十分貧窘，恰纔那打魚人賒與俺這賣魚人。憑着我六文家銅鏝，博的是這三尺金鱗。魚也你在荷葉盤中猶跌尾，怎不想桃花浪裏一翻身？我去那新紅盒子內拿着這常占勝不占輸只愁富不愁窮明丟丟的幾個頭錢問：錢那，我若是告一場響豁，便是我半路裏落的這殷勤。

（叫科，云）博魚博魚。（燕大云）一尾好鮮魚。你這魚是賣的可是博的？（正末云）這魚也博也賣。（燕大云）這尾魚重多少斤兩，要多少錢鈔，你則實說咱。（正末唱）

【哪吒令】這魚呵重七斤八斤，你若是博呵要五純六純，着小人呵也覓一文半文。（帶云）主人家有麼？（唱）快與我抹下淺盆，磨下刀刃，你看我雪片也似批鱗。〔三〕

（燕大云）將頭錢來。我和你博這尾魚咱。（正末云）哥也，你眞個要博魚呵，（唱）

【金盞兒】比及問五陵人，先頂禮二郎神。哥也，你便博一千博我這胳膊也無些兒困，我將

那竹根的蠅拂子綽了這地皮塵。（云）哥也，老實的博。（燕大云）我也只是博耍子，有甚麼老實不老實？（正末唱）不要你蹲着腰虛土裏縱，疊着指漫磚上墩；則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燕大云）你拿頭錢來我看咱。（正末云）這個是頭錢。（燕大云）這錢昏，字鏝不分也〔四〕。（正末云）哥也，這錢不昏，你則睜眼兒看者。（唱）

【油葫蘆】則這新染來的頭錢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准，手心裏明明白白擺定一文文。（燕大做博科，云）我博了六個鏝兒，我贏了也。（正末唱）呀呀呀，我則見五個鏝兒乞丟磕塔穩，更和一個字兒急留骨碌鏝。誒的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紋。又被這個不防頭愛撇的磚兒隱，可是他便一博六渾純。

（燕大云）我贏了也。大嫂，我贏的一尾好鮮魚，你看！（搽旦云）是一尾好鮮魚也。（正末跪科，云）哥也，魚便與哥哥，則可憐我這本錢是別人的，可怎生借這尾魚出去，贏了呵我就拿來還你。（燕大云）大嫂，你聽的他說麼，他這尾魚是借的本錢，他問俺借這魚去與人博，若他贏了時就來還我也。（搽旦云）燕大，說那裏話！快將這尾魚煎一半兒煮一半兒，留着一半兒將的家去，我要吃哩。（燕大云）大嫂，你則依着我將來借與他罷。（搽旦云）這尾魚是你贏的，又不是偷他的搶他的，又不是白要他的。好漢識好漢，輸也輸了，又來借，我不還他不還他！（燕大見正末科，云〔五〕）這魚

我要還你，爭奈俺大嫂不肯哩。（正末唱）

【醉中天】這君子心兒順，那妮子意兒嗔。（帶云）我着幾句言語奬奉他咱。嫂嫂，（唱）你是那南海南觀音的第一尊。（搽旦云）他糖食我，說我是南海南觀音第一尊。我比觀音則少個淨瓶兒。饒你明說到夜，夜說到明，我不還你則是不還你！（正末唱）怎將俺這小本經紀來揹？（搽旦云）燕大，你依着我，將這尾魚煎一半兒煮一半兒，留一半兒將的家去。（正末云）他待煎一半兒，留一半兒將的家去。（唱）可不道『這姐姐今年個斷葷』，休將你〔六〕那精神來使盡。（帶云）常言道『十分惺惺使九分〔七〕。』（唱）可不道『留一分與您兒孫。』

（燕大云）大嫂，將來還他艱難的人，可憐見他無本錢也。（搽旦云）我本待不還他來，罷罷罷，看你的面上還了他罷。（燕大云）還你這尾魚，你將的去。（正末云）多謝了哥哥！（正末挑擔兒走科）（楊衙內冲上云）我被那惡弟兄每抵死的留着吃酒，可不辜負了王大姐這早晚等我許多時也〔八〕。（做打撞〔九〕正末科，云）這個村弟子孩兒無禮，怎麼敢撞着我？咄！你是甚麼人？（正末云）小人是個做買賣的人。（楊衙內云）你既是做買賣的，將那擔子挑過一邊，你怎生攔着這路！（做踢倒擔子科，云）怎麼見我來也不躲開？（正末唱）

【醉扶歸】我裝一個喜臉兒將他來揾，他將那惡性兒把咱嗔〔一〇〕。（楊衙內云）把這兩個筐子要做甚

麼？左右與我踹碎了。（正末唱）呀呀呀，他把我個竹眼籠的球樓蹬折了四五根。（楊衙內云）連這條扁擔也屈折了罷。（正末唱）把我這一條黃桑擔生踏損。（楊衙內云）那持魚的盆子也拿來摔碎了。（正末唱）把我這一個設口樣囫圇的淺盆，（云）這是借來的波，爺饒了我罷！（唱）可早是打一條通長璺。

（楊衙內云）這廝敢這等無禮，想是不曾聞我的名兒。且饒了你個弟子孩兒。快走，我要同樂院裏尋那王臘梅去也。〔二〕（正末見店小二科，云）小二哥，我將這擔兒寄在這裏，敢問適纔來的這是甚麼人？（店小二云）你還不懂的？則他便是楊衙內。（正末云）哦，原來那大雪裏打我的正是這廝。（唱）

【後庭花】難道我不親呵認是親，既知恩不報恩？調動我這三尺攔關臂，努起一千條歹鬥筋；誰着你惱了我惡魔神，試嘗咱這精拳一頓！我割捨的發會村，怒吽吽使會狠。便做道佛世尊，這回家也怎地忍！〔三〕

【金盞兒】我這裏搶起折支巾，拽起夜叉裙。（楊衙內做見搽旦科，云）姐姐休怪，我來遲了也。（正末做搬楊衙內科，云）哥也，唱着喏去！（做打楊衙內科）（楊衙內打筋斗科）（正末唱）拳着處早可撲的精磚上盹。（燕大云）你打死他了也。（正末云）哥，你休怕者。（唱）看那廝眼朦朧正着昏。我將這大拇指去那廝人中裏掐，（帶云）主人家有水將的些來，（唱）新汲水那廝面皮上噴。（楊衙內做嘆氣科）（正末云）哥也，他不死哩。

(唱)那廝熱吐吐〔二四〕的纔出氣，(楊衙內舒身科)(燕大云)他早翻過身哩。(正末云)他怎麼肯死？(唱)那廝他蹀躞躞的恰還魂。

(楊衙內做嘴臉調旦科)(正末云)待我再打這廝。(楊衙內做怕，打哨子下)〔二五〕(燕大云)我倒看不出你這個博魚的有恁般好手脚，倒不如只打拳去。我問你：委實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正末云)我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哥，我實對你說，我須不是歹人。(燕大云)你不是歹人可是甚人？(正末云)則我是宋江手下第十五個頭領浪子燕青的便是。(燕大云)壯士，你姓燕我也姓燕。你多大年紀了？(正末云)我今年二十五歲也。(燕大云)不是我要便宜，我可三十五歲，你肯與我做個兄弟麼？(正末云)若不棄嫌呵，願與哥哥做個兄弟。(燕大云)好好好，大嫂與兄弟廝見咱。(搽旦云)這幾年我不曾見你說有甚麼兄弟，今日可可的就認的是你兄弟，着我與他相見。我怕見生人，羞答答的。(做見科)(正末拜科，云)嫂嫂，恕生面少拜識。(搽旦云)呸！兩個眼恰似賊一般的。(燕大云)大嫂，你好歹嘴也。(正末云)哥也，你兄弟有一句話敢說麼？(燕大云)兄弟，你有甚麼話？你說。(正末云)敢問哥哥，這嫂嫂敢不和哥哥是兒女夫妻麼？(燕大云)兄弟，你好眼毒也，你怎生便認的出來？(正末唱)

【賺煞尾】你看這鬏髻上扭的出那棘針油，面皮上刮的下那桃花粉，只這兩樁兒管做了你個哥哥的禍根。穿着些素淡衣服越雲韻〔二六〕，兀的不是天生成玉軟香温〔二七〕？我見他扭回身，

抖擻下精神，則被他那眼角眉尖斷送了春。（正末做打耳喑科，云）哥也，可是這般？（燕大云）我知道了也。（正末唱）我恰纔舌貼着你那耳輪，敢可也一言難盡。哎，哥也，你是個好男兒休戴着這一頂屎頭巾。（下）

（燕大云）大嫂，天色將晚也，俺和你回家去來。（同下）

校　記

〔一〕此上場詩脈望館本作：『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　〔二〕此曲脈望館本作：『俺這等閑賤的營生，借人資本，全憑信。但得一個殷勤，則他這兩字衣食准。』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咱端的切鱠如新』。〔四〕不分也：底本作『不好』，據脈望館本改。　〔五〕見正末科：原無，據脈望館本補。　〔六〕休將你：原無『你』字，據脈望館本補。　〔七〕九分：原作『五分』，據脈望館本改。　〔八〕這段賓白脈望館本作：『弟兄每少怪來，我吃了幾鍾酒，大姐這早晚等我多時了也。』　〔九〕打撞：原無『打』字，據脈望館本補。　〔一〇〕嗔：底本作『哏』，據脈望館本改。　〔一一〕此句以下、（正末見店小二科）之前，脈望館本尚有如下文字：『（正末云）誤撞着那壁官人來。（楊衙內做見搽旦科，云）姐姐休怪我來遲了，相識朋友每請我吃酒來。』　〔一二〕此曲脈望館本作：『不親呵難道是親，怎知恩不報恩？調動我這三尺欄關臂，努一千條歹鬥筋，將我這布衫來輪，着這廝試嘗咱一頓。我割捨了發會村。』　〔一三〕以上科白脈望館本作：『（正末做搬楊衙內科）（楊衙內做怕科）（正末做降科）（楊衙內做嘴臉發科）（打哨子

下)』　〔一六〕越風韻：脈望館本作『索大體』。　〔一七〕玉軟香溫：脈望館本作『羅袂棠裙』。

第三折

(搽旦上云)自家同樂院裏見了衙內，又不曾說的一句梯氣話，回到家中，我心裏則自想着衙內〔一〕。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纔和燕大燕青在前廳上飲酒玩月，我將那酒冷一鍾、熱一鍾，冷一碗、熱一碗，灌的他兩個爛醉。我如今打發他在房中都歇息去了。可是爲何？我心中不待與他吃酒。我則想着衙內。我藏下些好案酒果品，只等衙內到來，我和他悄悄的自到後花園吃幾杯兒。我已多時着人叫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楊衙內上云)自家楊衙內的便是。自從王大姐相約，我在同樂院裏着那個人打了我一頓，我再也不曾見他，不知那廝是甚麼人。如今王大姐着人來尋我，相約晚間在他家說話，須索走一遭去。(做見搽旦科，云)大姐，你可記的當日同樂院前那漢子是甚麼人，險些兒被他打死我也。如今你家燕大在那裏？(搽旦云)衙內，燕大醉了，我打發他在房中睡哩。你進家裏來。(楊衙內云)我單爲你，着那廝打了這一頓，你又叫我怎的？(搽旦云)這也是你自家的晦氣。着那廝打了，我好不心疼哩。我如今整備下好酒好食，與你到後花園亭子上吃幾杯兒酒，一來就與你陪話，二來和你取一回快樂。(楊衙內云)你那裏是我姐

姐，就是我的娘哩。你只不要要我。（搽旦云）我怎麼要你，我和你吃酒去來。（楊衙內云）去去去。（同下）（正末拿席上，云）自從來到哥哥家中，可早半年光景也。時遇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我和俺哥哥前廳上多飲了幾杯酒，覺的身上煩熱，我到那後花園亭子上乘涼去咱。（唱）

【中呂·粉蝶兒】鼓打初更，是誰人推出這一輪明鏡？原來是配金烏那兔魄東生。這早晚玉繩高，銀河淺〔三〕，恰正是夜闌人靜。端的這月白風清，我則見滴溜溜倒垂着斗柄。

【叫聲】我恰纔便橫飲到兩三巡，灌得我來酩酊、酩酊、猶未醒。（帶云）怪道我這脚趔趄站不定呵，（唱）原來那一盞盞都是瓮頭清。

（帶云）來到這月臺上，將席子展開，待我睡一覺咱。（唱）

【醉春風】我鋪的這艾葉紋藤席淨，掇過這桃花瓣石枕冷。醉魂兒偏喜月波涼，就這搭兒裏挺、挺。滿鼻凹清風，拍胸膛爽氣，落的這徹骨毛索性。

（帶云）我試聽這上衙更鼓咱。（做打二鼓科）（唱）

【倘秀才】鼓打到一更也那二更，犬吠到三聲也那四聲。（搽旦同楊衙內上，搽旦云）衙內，咱兩個往那黑地裏走，休往月亮處，着人瞧見，要說短說長的。咱兩個打着個暗號：赤赤赤。（楊衙內、搽旦做跳過正末身科）（正末唱）我這裏呵欠罷翻身打個囈掙。（搽旦云）赤赤赤。（楊衙內云）赤赤赤。（正末唱）驀見個女娉婷引着個

後生。

（搽旦又楊衙內行科，云）赤赤赤。（正末唱）

【叫聲】眼見的八九分是奸情，是誰家鬼精、鬼精，做出這喬行徑〔三〕？（搽旦云）穿的那衣服拖天掃地的，一脚踹着，不險些兒絆倒了。擺起衣服來，走走。赤赤赤。（楊衙內云）赤赤赤。（正末唱）怎知道黑影裏偏撞着俺這潑燕青〔四〕！

【滾綉球】俺這裏將怪眼睜。（搽旦云）把脚擡的輕着些兒，不要走的響了，着人聽見又捏舌也。（正末唱）他那裏擡的脚步兒輕，他若是但回身我在這背陰中掩映。（楊衙內扯搽旦科）（搽旦云）折了你那手爪子！走便走，這麽扯扯拽拽的做甚麽？（正末唱）則見他廝扯拽悄地前行。（楊衙內云）赤赤赤。（搽旦云）赤赤赤。（正末唱）那廝赤的喚了一聲，那妮子赤的應了一聲，早是這吃敲才膽硬。（搽旦云）咱來到這亭子上也。推開這門進來了。關上門，打開吊窗，把這芭蕉扇合着這酒，把這梨花樣磁鉢遮着暗燈。但有人來，你就打吊窗裏跳出去，怕做甚麽！咱兩個自在吃幾鍾兒。（楊衙內云）好好，我和你吃的醉了方纔有興。（正末云）這廝亭子上去了也。（唱）我見他笑吟吟推入門桯，比及我唾潤開窗紙偷睛覷，他可也背靠定球樓側耳聽。（搽旦云）我這般赤心的待你，只怕你忘了我好處，我要你說個誓來。（楊衙內云）我若負了你的心呵，燈草打折脚古拐，現報在你眼裏！（正末唱）他說甚麽海誓也那山盟。

（搽旦云）你再吃一鍾，我也吃一鍾。（正末云）這事不中！喚俺哥哥去來。（做喚燕大科，云）哥哥，你出來！（燕大上云）兄弟，深更半夜，你喚我做甚麼？（正末云）哥哥，俺嫂嫂有奸夫也。（燕大云）兄弟，您嫂嫂不是這般人，有奸夫在那裏？（正末云）在後花園中亭子上，正在那裏吃酒哩。咱和你拿去來。（燕大云）兄弟，拿他做甚麼？他吃了酒好歹去也。（正末云）我踏開這門咱。（正末做踏開門科）（燕大云）快拿住奸夫！（楊衙內做慌科，云）有人來了！我打這吊窗裏跳出去，走走走。（下）（正末云）嗨，這廝可走了也。（燕大云）好，走了倒是場乾淨。你這賤人，我且問你：怎生與奸夫在這裏吃酒？（搽旦云）奸夫在那裏？姓張姓李姓趙姓王？可是長也矮，瘦也胖，被你拿住了來？天氣暄熱，我來這裏歇涼，那裏討的奸夫來？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奸見雙。』燕大，你既要拿奸，如今還我奸夫來便罷，若沒奸夫，怎把這樣好小事兒贓誣着我？我是個拳頭上站的人，胳膊上走的馬，不帶頭巾男子漢，丁丁當當響的老婆。燕大，我與你要見一個明白！（正末唱）

【幺篇】你這個養漢精，假撇清。你道是沒奸夫抵死來瞞定，恰纔個誰推開這半破窗欞〔五〕？（搽旦云）我支開亮窗，這裏趁風歇涼來。（正末唱）誰揉的你這鬢角兒鬆？（搽旦云）我恰纔趕貓〔六〕，是花枝兒抓着來。（正末唱）誰揑的你這腮斗兒的青？（搽旦云）我恰纔睡着了，是鬼揑青來。（正末唱）可也不須你折證，現放着一個不語先生：誰着這芭蕉葉紙扇翻合着酒？誰着這梨花樣磁鉢倒暗着燈？這公事要辯個分明。

（正末云）哥也，這等婦人要做甚麼？與我殺了者。（燕大云）兄弟，我便要殺他也沒的刀那。（正末拔刀科，云）兀的不是刀！（燕大做殺搽旦科）（搽旦云）我那親哥哥，如今天氣熱，你便殺了我，到那寒冬臘月裏害脚冷，誰與你焐脚？（燕大云）兄弟，不爭我殺壞了他，誰與我焐脚？我委實下不的手。（正末云）哥也，你殺不的，我替你殺。（搽旦叫科，云）有殺人賊也。（楊衙內領隨從沖上云）這廝無故殺人。令人，與我拿住這兩個殺人的，都下在死囚牢裏去者。（隨從做拿住正末、燕大科）（搽旦云）好也好也，如今都綁下在死囚牢裏去了，看你可有本事再來殺我？（燕大云）兄弟也，似此可怎了？（正末云）哥，我恰纔不說來！（唱）

【煞尾】則你個紙做的瓶兒怎拔乾的井，蠟打的鍬兒怎撅就的坑？你道他有體態有聰明，知你的意會你的情；有他時春自生，沒他時坐不寧。怎知他欠本分，少至誠。忒淫濫蘇小卿，不值錢王桂英。拿住了奸夫你又殺不成，倒被他拖入囚牢死狗似撑。也不是我『病僧勸患僧』，有一日押向雲陽市上行；只等的高叫開刀和那聲，方纔道悔不當初你可便恁時節省。（同燕大下）

（楊衙內云）大姐，你方纔放心了。把這兩個放在牢中牢死了，俺兩個做了永遠夫妻，可不快活也！

（搽旦云）衙內，只等結果了他，咱就沒人管的着了。憑着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俺這條兒糖吃。

（同下）

校記

〔一〕衙內：原缺，據脈望館本補。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賽銀河，欺碧漢』。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這等家小民小民饒着越逞』。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我見他破步撩衣往前行』。　〔五〕以上曲詞脈望館本作：『你撇清，我曾慣經，可是他隔斜裏把人傒倖。（正末云）你道無人來呵，（唱）誰輕開這分星破半窗欞？』　〔六〕趕貓：原作『呼貓』，據脈望館本改。　〔七〕此曲脈望館本作：『比及你成泥燒瓦罐拔乾了井，更和那生鐵打就的鋼鍬我可也撅就了坑。哥，你品的簫吹的笙，迸的篆搦的箏，提甚麼瓦包髻磁腿綳，易安頭蘇小卿，不值錢王桂英。正是病僧勸患僧，那其間手抵着牙兒你可便恁時節省。』

第四折

（燕二上云）自家燕順便是〔一〕。自與燕青分別之後，到於梁山泊上，投見宋江哥哥，就收留我做個頭領。聽知的俺哥哥燕和落在那婦人彀中，連兄弟燕青也着絆了。我問宋江哥哥告了一個月假限，背着一包袱金珠寶貝，救兩個兄弟走一遭去來。（詩云）拜辭了宋江哥哥，不辭憚碌碌波波。爲兄弟忘生捨死，早救出地網天羅。（下）（楊衙內上云）誰想燕大下在牢中，他兩個刼了牢走了。

更待干罷！我領着衆弓兵不問那裏趕將去。（下）（正末拿枷，燕大背衣服同上）（燕大云）兄弟，這早晚往那裏去好？（正末云）哥哥，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正風清月朗碧天高〔三〕，（帶云）好怪那，（唱）可怎生打獨磨覓不着官道？（燕大云）兄弟，若有人追來時，我可躲在那裏？（正末唱）你去那大北坡踉蹌走，（燕大云）兄弟，你呢？（正末唱）咱則去那小道兒上隔斜抄。行不到半里其高，則聽的腦背後喊聲鬧。

（燕大云）兄弟，背後有人追來了。這早晚黑洞洞的可往那裏躲去？（正末云）哥也，我支分與你躲那廝咱。（唱）

【沉醉東風】你去這白草坡潛蹤躡脚，（燕大云）兄弟也，你呢？（正末唱）我在這黃葉林屈脊低腰。我曲躬躬的向地皮上伏，立欽欽把松樹來靠，直挺挺按定枷梢。我這裏聽沉了多時靜悄悄，我則見火把和那燈籠可都去了。

（云）哥也，你則在這裏，我迎的那廝每去咱。（燕大云）兄弟，我則在這裏等着你也。（正末下）（楊衙內同搽旦引弓兵上）（搽旦云）衙內，兀的不是燕大？（楊衙內云）正是燕大。拿繩子來綁了他！（綁科，云）把這廝綁在這裏。還有一個哩？咱尋那個去來。（同搽旦下）（燕大云）天那，着誰人救我也？（正末再上科）（燕大云）兄弟，被奸夫淫婦將我綁在這裏，你救我咱。（正末唱）

【攪箏琶】急的我心兒跳，好一似熱油澆。爲甚麼乾支刺吐着舌頭，呆不騰瞪着個眼腦，鼻

凹裏冷氣出，咽喉內熱涎潮？原來是一縷麻絲，誰把個活套頭將他拴住了。（帶云）我若來的遲呵，（唱）爭些兒一命難逃〔三〕。

（燕大云）兄弟，我被那奸夫淫婦險些兒斷送了也。（正末云）哥也，咱和你趕那廝去來。（同下）（燕二上云〔四〕）我趁着這月色微明，連夜趕到汴梁，救拔我那燕青兄弟去也。（正末上做撞見科）（喝云）咄，那裏來的是甚麼人？（燕二云）你說你是那個？（正末云）則我梁山泊好漢燕青的便是。（燕二云）兄弟，我便是捲毛虎燕順。（燕大云）喏，報報報。（燕二云）怎的？（燕大云）原來是我兄弟燕二，大家要一會。（正末唱）

【喬木查】俺撩開衣拽起脚，剛轉過這林薄，只聽的可磕擦閃出個人來到，原來是俺哥哥廝撞着。

（云）哥哥，我問你：黑夜裏到那裏去？（燕二云）兄弟，我如今也在梁山泊上做個頭領了。聞知你和大哥被楊衙內拿下死囚牢裏，只在早晚要殺壞你兩個，因此上告了一個月假限，特來救你。（正末唱）

【甜水令】我則道你法炙神針，周流湖海，發賣醫藥，原來你也要弄俺這家刀。可怎生在曠野荒郊，月黑時光，風高天道，獨自個背着衣包？

（燕二云）我這包裹裏都是些金珠寶貝，要將來上下使用，救拔你兩個的。（正末唱）

【折桂令】我有甚犯法違條，只爲那淫婦奸夫，險送了你個共乳同胞。你待要使用金銀，打通關節，救拔囚牢；則俺燕青呵須不是鷹心雁爪，早跳出虎穴狼巢。（燕二云）且喜兄弟今日逍遙無事了也。（正末唱）你說甚無事逍遙，爭知我怒氣難消！我若不殺的這兩個無徒也，怎顯的我半世英豪？

（楊衙內同搽旦引弓兵上，云）黑洞洞的不知那個死囚那裏躲了？大姐，我們且結果了那個綁的去，與你拔了這眼中的釘子哩。（正末喝云）兀的不是奸夫淫婦，你往那裏走！（做拿住科）（衆弓兵云）不好了，我每走了罷。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下）（楊衙內云）我要拿他，倒被他拿了我也。（搽旦云）原來是我兩個叔叔，我道你是好人那。（正末云）將這兩個賊男女都執縛定了，押回山寨見我宋江哥哥去來。（唱）

【離亭宴歇指煞】半合兒歇息在牛王廟，一直的走到梁山泊。若見俺公明太保，還了俺這石榴色茜紅巾，柳葉砌烏油甲，荷葉樣烟氊帽，百煉鋼打就的長朴刀，五色絨刺下的香綿襖。（帶云）便是俺大哥也，（唱）一齊的去那皖子城中送老〔五〕。上梢裏不眠花，下場頭少不得落一會草。〔六〕

（宋江領僂儸沖上云）某乃宋江是也。今有兄弟燕青着絆〔七〕，有燕順告假救他去了。某如今親

領一枝軍馬接應燕青去來。（做見科）（宋江云）燕青兄弟，這桩事我遣神行太保戴宗打探明白，早已知道了也。小僂儸，將這奸夫淫婦與我繩纏索綁，拿上山去，縛在花標樹上，殺壞了者。一面敲牛宰馬，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詞云）則俺三十六勇耀罡星，一個個正直公平。爲燕大主家不正，親兄弟趕離家庭。楊衙內敗壞風俗，共淫婦暗約偷情。將二人分屍斷首，梁山上號令施行。這的是與民除害，不枉了浪子燕青。（同下〔八〕）

題目　梁山泊宋江將令〔九〕

正名　同樂院燕青博魚

校記

〔一〕此句前，脈望館本有兩句上場詩：『散金碎玉年年有，慷慨英雄聚會難。』　〔二〕碧天高：脈望館本作『霧雲高』。　〔三〕此曲脈望館本作：『好着我無着落心似熱油澆，我見他硬吐着舌頭，可是他不鄧着個眼腦；冷鼻氣，熱涎潮，量度是誰人活套頭勒上易麻繚？好着我心痒難撓。』　〔四〕燕二上云：『上』字原缺，據脈望館本、酹江集本補。又，此處以下科白脈望館本作：『（燕二沖上云）接應燕青哥哥走一遭去。來者何人？（正末云）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則我是浪子燕青也。（燕二云）誰是燕青？（正末云）則我便是。（燕二云）你認的我麼？（正末云）你是誰？（燕二云）兄弟也，則我便是燕二，我來接應你來也。（正末同燕大做打報科）（燕大云）報報報，喏！（燕二云）

怎的？（燕大云）大家耍一會。（正末云）哥也，這裏有個大恩人，你和他廝見咱。（燕二云）在那裏也？（做見燕大科，云）兀的不是哥哥？（燕大云）原來是燕二兄弟！（燕二云）哥哥爲甚麼來？（燕大云）都爲那奸夫奸婦來。（燕二云）俺同共拿奸夫去來。』此處緊接〔離亭宴歇指煞〕曲。〔五〕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白褡膊換了這走總絛，綠羅衫換了這香綿襖。俺可也少不的去那梁山泊裏送老』。〔六〕此曲之後，脈望館本尚有以下一段科白：『（外打住排棒科）（拿楊衙內搽旦上科）（燕二云）拿住奸夫奸婦了也。』〔七〕此處以下，脈鈔本作：『某領衆頭領下山去，半途中接應燕青去來。（燕二云）拿住奸夫了也。（宋江云）燕青，我盡知也。將這奸夫奸婦背挪繩纏，拿上山去，縛在花標樹上殺壞了者。敲牛宰馬，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八〕同下：原缺，據脈望館本補。〔九〕此題目脈望館本作『楊衙內倚勢行凶』。

岳伯川

小傳

岳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生卒年不詳，《錄鬼簿》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中；或謂約元世祖至元中前後在世（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五）。作雜劇二種：《羅公遠夢斷楊貴妃》、《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前者僅存殘曲，後者傳世，且有日譯本。《太和正音譜》謂：『岳伯川之詞，如雲林樵響。』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三種本子：一是《元曲選》本，題目作『韓魏公斷借屍還魂』，正名作『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二是《酹江集》本，題目正名與前者相同。三是元刊本，劇名題作《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題目作『岳孔目借屍還魂』，正名作『呂洞賓度脫李岳』。前兩本無甚出入，而元刊本文字相異頗多。此外，天一閣本《錄鬼簿》所著錄之題目正名爲：『韓魏公譖託柄曹司，呂洞賓度鐵拐李岳』。『譖託柄』當爲『讚託病』之誤。

此本以《元曲選》本爲底本，用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旦扮李氏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妾身姓李，是岳孔目的渾家。嫡親的三口兒家屬：丈夫在這鄭州做着六案都孔目；有一個小廝喚做福童。孩兒上學去了。孔目接新官未回，這早晚不見來。小的每，安排下茶飯，則怕孔目來家要食用咱。（外扮呂洞賓上，云）我勸你世俗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教你人人成仙，個個了道，做大羅神仙也。（做看科，云）這裏也無人。貧道不是凡人，乃上八洞神仙呂洞賓是也。因爲下方鄭州奉寧郡有一神仙出世，乃是岳壽，做着個六案都孔目。此人有神仙之分，只恐迷却正道。貧道奉吾師法旨，差來度脫

他，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岳壽門首。（做哭科，云）岳孔目好苦也！（做笑科）（俠兒上云）自家岳孔目的孩兒福童便是。學裏來家吃飯，家門首一個先生。師父作揖。（呂洞賓云）無爺的小業種！（俠兒云）我好意與你作揖，你倒罵我，和俺奶奶說去。（見旦科，云）母親，門首一個先生罵我是無爺業種。（旦云）在那裏？我去看。（做見呂科，云）你這先生好無禮也！怎生在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又罵孩兒是無爺業種？（呂洞賓云）你是個寡婦，領着個無爺業種。（旦云）這先生連我也罵起來了。我是個婦人家，不和你折證，等我孔目回來，不道的饒了你哩！你則休走了也。（正末扮岳孔目領張千上，云）某鄭州奉寧郡人氏，姓岳名壽。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李氏，孩兒福童。我在這鄭州做着個都孔目。這個兄弟姓張名千，因他能幹，就跟着我辦事。一月前上司行文書來，說俺鄭州濫官汙吏較多，聖人差的個帶牌走馬廉訪相公，有勢劍銅鍘，先斬後奏。鄭州官吏聽的這消息，說這大人是韓魏公，就來權鄭州，諕的走的走了，逃的逃了。兄弟，爲甚我不走不逃？（張千云）哥哥爲何不逃？（正末云）兄弟，您哥哥平日不曾扭曲作直，所以不走不逃。迎接大人不着，咱回家吃了飯再去迎接。（做行科）（張千云）哥哥，咱閑口論閑話。想前日中牟縣解來那一伙囚人，不知哥哥怎生不斷。哥哥試說與你兄弟咱。（正末云）前日中牟縣解來的囚人，想該縣官吏受了錢物，將那爲從的寫做爲首的，爲首的改做爲從的。來到咱這衙門中，若不與他處決，可不道人之性命，關天關地？兄弟，你那裏知道，俺這爲吏的若不貪贓，能有幾人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名分輕薄，俸錢些小，家私暴；又不會耕種鋤鉋，倚仗着笞杖徒流絞。

【混江龍】想前日解來強盜，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該敲。這一管紐曲作直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殺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合天道？他每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畫地爲牢。

（呂洞賓做笑科，云）岳壽，你今年今月今日今時你死也。（張千做看見科，云）哥哥，有一個風魔先生，哭三聲笑三聲，在咱門首鬧哩。（正末怒云）這先生好無禮也！他是盆兒，我是罐兒。他敢不知道岳孔目的名兒。我試看咱。（做見科，云）兀那先生，爲甚在我門首哭三聲笑三聲，這是怎說？（呂洞賓云）岳壽，你是個沒頭鬼，你死也。（正末云）呸！你看我晦氣：連日接新官不着；來家吃飯，又被這潑先生罵我是沒頭鬼。（旦上云）孔目，你不知，孩兒下學來吃飯，被這先生罵孩兒是沒爺業種，又罵我是寡婦。好無禮也！（正末云）大嫂，你家裏去，等我問他。兀那先生，我那孩兒惱着你甚麼來，你罵他？（呂洞賓云）岳壽沒頭鬼，你死也。這孩兒就是無爺業種。（正末云）這潑先生好無禮也！（唱）

【油葫蘆】你欺負俺孩兒年紀小。出家人廝扇搖，吃的來滴滴鄧鄧醉陶陶，門前哭罷門前笑，街頭指定街頭鬧。孩兒他娘引着，你罵他爺死了。（呂洞賓云）我是個出家人，你怎生近的我？（正末唱）也不索官中插狀衙中告，（帶云）我要禁持你至容易。（唱）只消得二指闊紙提條。

（呂洞賓云）岳壽，你敢怎麼我？（正末唱）

【天下樂】敢把你拖到官司便下牢，我先教、你省會了。你和那打家賊并排壓定脚，祗從人解了你絛，首領每剝了你袍。（帶云）休道是先生，（唱）我着你似生驢般吃頓拷。

（呂洞賓云）岳壽沒頭鬼，你死也。（正末云）我怎生是沒頭鬼？（呂洞賓云）韓魏公新官到任，有勢劍銅鍘。想你這等扭曲作直的汙吏，決難逃也。（正末云）韓魏公見我這等幹辦公勤，決不和我做敵對。（呂洞賓云）你休強口咱。（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新官正決難逃，俺這舊吏富易通交。眼見得一官二吏三年了，家私休想落分毫。他這新官倚俸祿，俺這舊吏靠窠巢；他這官清司吏瘦，俺這家富小兒嬌。

（云）張千，把這廝高高吊起來，等我吃了飯，慢慢的問他。（張千云）你這先生無禮，怎敢罵我哥哥！且吊在這門首。（做吊科）（外扮韓魏公上，將呂〔二〕解放，立住科）（呂下）（張千云）哥哥，一個出家人風僧狂道，和他一般見識？放了他罷。（正末云）兄弟，由你罷。你看他酒醒也不曾。（張千出門不見呂科，云）那先生那裏去了？是誰放了他？則有這個老頭子在這裏。兀那老子，是你放了那先生來？（韓魏公云）一個出家人，是老漢放了他來。（張千云）是你放了他！你敢吃了熊心豹膽？俺吊着的人你放了，這村老漢尋死也。我和俺哥哥說去。（做見正末科，云）哥哥，恰纔吊着的那先生，不知那裏來的一個莊家老子，把那先生放的去了。我問是誰放了這先生來，那老

子便道『是我解了繩子放了來。』哥哥，這老子情理難容也。（正末云）俺門首吊着的人，一個莊家老子就解放了！那廝在那裏？（張千云）現在門首哩。（正末云）張千，你將坐位整好了，放下問事簾來。張千，你近前，依着我問他去。（正末隔簾見韓魏公科，云）兀的是那莊家老子？（張千云）則他便是。（正末云）依着我問他去。（張千云）哥哥，你說來，依着你問他。（正末云）看了這廝，待說俺城裏的，這城裏不曾見這等一個人；待道是鄉裏的，這村老子動靜可別着哩。張千，你問他者。（唱）

【醉扶歸】你問他在村鎮，居城郭？（張千云）兀那老子，俺哥哥問你城裏住村裏住？（韓魏公云）哥哥，老漢村裏也有莊兒，城裏也有宅兒。（張千云）這老頭子硬頭硬腦的，正是躲避差徭游食戶。村裏尋往城裏去，城裏尋往村裏去。你則在這裏，我回俺哥哥話去。（做見正末云）哥哥，那村老子說：城裏也有宅兒，村裏也有莊兒。（正末云）這老子好無禮也，他回我這等話！張千，你敢問的差了也。你則依着我再問他去。（唱）你問他當軍役，納差徭？（張千云）兀那老子，俺哥哥着我問你當差是軍身，是民戶？（韓魏公云）老漢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老漢有幾文錢，又當站戶哩。（張千云）你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韓魏公云）是。（張千云）他是埋頭財主。我回哥哥話去。（做見正末云）哥哥，他說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哩。（正末云）噤聲！這廝好不幹事。跟我這幾年了，着這莊家老子使的兩頭回來走的。你則依着我再問去。（唱）你問他開舖席爲經商，可也做甚手作？（張千云）兀那老子，你可開舖席做經商的，是甚麼手作？（正末云）張千，你再問他。（唱）你與我審個住處，查個名號。

（張千云）他是個莊家老子，只管要問他住處怎的？（正末唱）我多待不的三日五朝，將他那左解〔三〕的寃讐報。

（云）張千，休教走了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張千云）哥哥，他諸般兒當諸般兒做，你可怎生奈何他？（正末云）你說我奈何不的他？我如今略說幾樁兒，看我奈何的他奈何不的他！（張千云）哥哥，你說我聽。（正末唱）

【金盞兒】他或是使斗秤拿個大小，等個低高，（云）我禁的他麽？（張千云）他不賣糧食，開個緞子鋪兒，你怎生禁他？（正末云）更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賣緞匹揀個寬窄，覷個紕薄，（云）我奈何的他麽？（張千云）他也不做買賣，每日閉着門只在家裏坐，你怎生奈何他？（正末云）我越好奈何他哩。（唱）或是他粉壁遲，水瓮小，拖出來我則就這當街拷。（張千云）他城裏也不住，搬在鄉裏住，你怎生奈何他？（正末云）我正好奈何他。（唱）便是他避城中居鄉下，我則着司房中勾一遭。（帶云）他來的疾便罷；來的遲呵，加上個『頑慢』二字。（唱）我着他便有禍。（帶云）他依着我便罷；若不依我呵，我下上個『欺官枉吏』四個字。（唱）我着他便違條。（帶云）這老子是下戶我添做中戶；是中戶我添做上戶的差徭。（唱）我着那挑河夫當一當，直窮斷那廝筋；（帶云）我更狠一狠呵，（唱）我着那打家賊指一指，（帶云）輕便是寄贓，重便是知情，（唱）我直拷折那廝腰。

（張千云）哥哥，你這樣做就沒官府了。（正末云）且莫說是個百姓，就是朝除官員怎出的俺手？

（唱）

【後庭花】怕不初來時裝會麼，看他間深裏探會爪。我見先他見後，他臨行我放刁，笑裏暗藏刀。代官來到，不道咱輕放了？

（張千云）他拚的不做官，你怎生治他？（正末唱）

【金盞兒】有了狀但去呵決私逃，停了俸但住呵怎輕饒？離了官房沒了倚靠，絕了左右沒了牙爪。我直着他典了衣賣了馬，方見俺心似鐵筆如刀。饒他便會鑽天能入地，怎當俺拿住脚放頭梢！

（張千云）哥哥，實不相瞞，這幾日跟哥哥早起晚眠，甚是辛苦。怎生與你兄弟做個面皮，我出去放了那老子，討些酒錢養家。（正末云）你也說的是。我也要接新官去哩。依着你，要些酒錢放了他罷。（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兀那老子，你可也有福。我爲你在哥哥面前磨了半截舌頭，我看你也不是這城裏人。你是盆兒是罐兒？（韓魏公云）怎麼是盆兒罐兒？（張千云）我和你說，盆兒無耳朵，罐兒有耳朵。你不知道俺哥哥的名兒，若說起來，諕你八跌。他是岳壽，見做着大案都孔目，誰不怕他，有個外名兒叫做大鵬金翅鵬。（韓魏公云）怎生是大鵬金翅鵬？（張千云）你這老子是不知道。我和你說，大鵬金翅鵬是個神鳥，生的沒世界大，天地間萬物都撾的吃了，好生利害！你認的我麼？（韓魏公云）你是誰？（張千云）我是小鵬兒。（韓魏公云）怎生是小鵬兒？（張千云）

俺這鄭州奉寧郡但除將一個淸官來，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鵰就鵰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鵬金翅鵰，鵰那正官；我是個小鵰兒，鵰那佐貳。方纔要送你性命，我替你說，着饒了你了。（韓魏公云）多謝了哥哥，老漢回去也。（張千扯住科，云）你好自在性兒！我爲你在我哥哥面前怎生樣勸解，你就要回去？你豈不聞『管山的燒柴，管河的吃水』？（韓魏公云）老漢不省的。（張千云）正是個莊家老子！我勸哥哥饒了你性命，有甚麼草鞋錢與我些。（韓魏公云）可不早說！有、有、有。老漢昨日騎驢城中來，跌了我這腰，這鈔袋裏有碎銀子。哥哥，你自己取些罷。（張千云）這老子倒乖，哄的我低頭自取，你却叫有剪綹的，倒着你的道兒。（韓魏公云）我不哄你。（張千取鈔科）（做拿金牌科，云）這老漢是村裏人，進城來諸般不買，先買了個擦牀兒。（細認是金牌，做怕科）（韓魏公云）兀那廝，這鄭州接誰哩？（張千云）接韓魏公哩。（韓魏公云）兀那廝，你擡起頭來看，則我便是韓魏公。（張千云）我死也！（韓魏公云）你纔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鵰。（張千云）爺爺，諕做黑老鴉了。（韓魏公云）你說你是小鵰兒。（張千云）諕做麻雀兒了。（韓魏公云）老夫跟前還要鈔，那百姓怎了也！那廝你聽者：可知這鄭州官濫吏弊，人民頑魯，把持官府。老夫今日非是私來，奉聖人的命，與我勢劍金牌爲廉訪使，審囚刷卷，先斬後奏，除奸去暴，扶弱摧強。都只爲你這濫官汙吏，損害良民！（詞云）我親奉當今聖主差，敕賜勢劍與金牌。只爲鄭州民受苦，私行悄悄入城街。那岳壽似困虎離山逢子路，張千似病蛟出水遇澹臺。休道別人手裏不要鈔，則我老夫身上也還要錢買草鞋。說與你把持官府岳孔目，着他洗的脖子乾淨絕早

州衙試劍來！（下）（張千向古門道拜科，云）爺爺，不敢了也。（正末云）你看張千這廝好不幹事也！我着他放了那老子去，這早晚不見回來。我試看咱。（做見科，云）你看這廝。兄弟，你做甚麼哩，你敢見鬼來？（張千云）我見你就和見鬼一般。（正末云）呸，這廝好無禮也！你起來，我問你，那莊家老子那裏去了？（張千云）諕殺我也！哥，你接誰哩？（正末云）接韓魏公。（張千云）那老子就是韓魏公！我問他討錢來，他着我看金牌，諕殺我也！（正末云）你對他說甚麼來？（張千云）不知那個早死遲託生的弟子孩兒，說你是大鵬金翅鵰，說我是小鵰兒。（正末云）阿呀，你送了我也！他說甚麼來？（張千云）他說着你明日洗的脖子乾淨，州衙裏試劍來。（正末云）則他便是韓魏公！他說着我洗的脖子乾淨，明日州衙裏試劍來。不中！張千備馬來，待我趕將上去。（做跌倒科）（旦出扶科）（張千云）哥哥蘇醒者！吊了靴也。哥哥蘇醒者！（正末云）大嫂，引着福童孩兒往衙門裏見相公去，說岳壽再不敢放肆了也。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且扶我後房中去來。（唱）

【賺煞尾】赤緊的官長又廉，曹司又拗，我便是好令史怎禁他三遍家取招？我今日爲頭便把交，爭奈在前事亂似牛毛！有人若是但論着，休想道肯擔饒，早停了俸追了錢斷罷了。不是我千錯萬錯，大剛來一還一報。（帶云）他道我是大鵬金翅鵰。哎喲，（唱）誰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下）

校記

〔一〕『呂』字據酹江集本補。　〔三〕左解：元刊本作『坐解』。

第三折

（皂隸人衆排衙科，云）早衙清淨，人馬平安。（韓魏公上，詩云）造法容易執法難，徒流笞杖死相關。三尺由來天下命，精審刑名莫等閒。老夫姓韓名琦字稚圭，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老夫一生公廉正直，與人秋毫無犯；凡官吏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回容。謝聖人可憐，進封魏國公之職。今因鄭州官濁吏弊，往往陷害良民，奉聖人命差老夫來鄭州刷卷，敕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老夫隨路打聽的說，這鄭州有個六案都孔目岳壽，說此人好生把持官府。老夫私行到岳壽門首，見吊着一個先生，老夫解放去了，不想有個祗候人張千，問老夫要金帛，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鵰兒。被老夫言語，教岳壽洗的脖子乾淨，明日絕早來州衙裏試劍。岳壽聽的這話，諕成了病，不得痊可。老夫來到衙門中刷卷，文案中無半點兒差錯，不想此人是個能吏。左右與我喚將孫福來者。（左右云）孫福何在？（孫福上，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將曲直無

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人孫福是也。在這鄭州做着個令史。大人呼喚，須索見咱。（做見科，云）大人喚孫福那廂使用？（韓魏公云）孫福，喚你來不爲別因，老夫數日前私行到岳壽門首，他知是老夫，諕的在家成病，一臥不起。你今將着老夫俸鈔十錠，送與岳壽做藥資，傳我的言語，等岳壽病好時，依舊六案中用他。你見了岳壽時，快來回老夫的話。（詩云）因岳壽遭人毀謗，遣孫福到家探望。若是他病症痊時，依舊在衙門勾當。（下）（孫福云）奉着大人言語，將着十錠俸銀送與岳壽做藥資。不敢久停久住，往哥哥宅上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旦同張千扶上）（正末云）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你好生看覷孩兒。這一會覺昏沉上來，你扶着我者。（正末發昏科）（旦悲科，云）孔目，你蘇醒者。張千，拿衣服來教孔目穿了者。（張千做穿衣科，正末醒科，云）大嫂，怎生大驚小怪的做甚麼？（旦云）你纔發昏來，與你穿上衣服了也。（正末云）怪道這等熱躁，快脫了者，我身上衣服盡够了也。（旦云）孔目，你平生吃辛受苦，掙扎下平日愛穿的幾件衣服，你不穿了去，留下做甚麼？（正末云）快脫了！我不穿去，且留着。（唱）

【正宮·端正好】你裝裹我二十重、或是三十件。（旦云）你置下的合該你穿。（正末唱）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土坑中埋我多深淺？裝裹殺也無人見。

（旦云）孔目，也盡我每一點的心。（正末唱）

【滾綉球】妻也，空費你心，你也索聽我言。這衣服呵且休算萬針千綫，也不論舊絮新綿。

你如今值着業冤，使着死錢，這衣服但存幾件。(旦云)你命也不保，留着他做甚麼？(正末唱)怕你子母每受窮時典賣盤纏，比如包屍裹骨棺函內爛，把似遇節迎寒您子母每穿，省可裏熬煎。

(云)大嫂，你休大驚小怪的，等我歇息一會咱。(旦云)張千，你門首看着，但有人來探望，休着過來，孔目要歇息哩。(張千云)理會的。(孫福上云)小人孫福是也。不想岳孔目哥哥沖撞着韓魏公，得了這一驚，臥病不起。奉大人的台旨，着我探病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張千科，云)張千，哥哥病如何？(張千云)則有添無減。(孫福云)我奉韓魏公言語來看哥哥的病，送信俸鈔做藥資。若好了時，依舊六案中重用哥哥哩。(張千云)快休提韓魏公三個字，若提起韓魏公三個字，就諕死了哥哥。等我報去。(做見正末科，云)哥哥，有孫福在於門首。(正末云)誰在門首？(張千云)孫福來探哥哥病。(旦云)既有人來，孔目，我且迴避。(正末云)大嫂不必迴避，則恁的也要請他來說話。着他過來。(孫見科，云)哥哥病體若何？(正末云)兄弟請坐，你這些時在那裏來？(孫福云)衙門中公事忙，您兄弟不曾來探望，哥哥休怪。您兄弟纔奉韓魏公大人鈞旨……(張千發科，云)呀、呀，就諕殺了！(孫福云)着我送俸錢來與哥哥，就問病體如何。若好了時，大人依舊用哥哥衙中辦事。(正末云)大人則是遲了些兒，不濟事了。大嫂，你去裝香來，和福童望衙門謝了者。(旦謝科)(正末云)兄弟，我如今覷天遠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兄弟，我身沒之後，別無所託，你是個志誠君子，我託妻寄子與你，你嫂嫂年紀小，孩兒嬌癡，你勤勤的照覷照覷。(孫

福云）兄弟知道。（正末云）大嫂，你熬些粥湯來我吃。（旦云）下次小的每，快熬粥湯去。（正末云）大嫂，你自己去，下次小的每不中用。（旦背云）我理會的了，那裏是熬粥湯？他要和小叔叔說甚麼話，故意兒着我熬粥湯去。我也不去熬粥湯，只在這裏聽者。（虛下）（正末云）福童孩兒，過來跪着你叔叔者。兄弟也，這福童孩兒跪着，就是我跪着一般。今世裏則有飲酒食肉的朋友，那裏有託妻寄子的朋友？我若有些好歹，別無以次人，止有福童孩兒。我有心待託妻寄子在兄弟跟前，怕兄弟有那穿不着的衣服，與孩兒一件半件穿，吃不了的茶飯，與孩兒一碗半碗吃。（孫福云）哥哥爲何？（正末云）我則怕久後迷了岳家的本姓。（唱）

【倘秀才】也不索囑咐你千言萬言，想着咱同衙府十年五年。（帶云）倘我死之後，（唱）你是必打聽着山妻照顧着豚犬。他一頭亡了夫主，廢了家緣。（帶云）您嫂嫂是個年少婦人家，（唱）他從來腼腆。

（孫福云）哥哥放心，便怎生有這等事！（正末唱）

【叨叨令】怕有那無廉恥謊漢子胡來纏。（孫福云）嫂嫂不比其他的人。（正末云）兄弟也，我死之後，有那等謊廝上門來，（唱）則你那無主意拙嫂嫂從來善，則要你無私曲好兄弟頻來見。（帶云）你見你那嫂子有不中處，你說不出來呵，（唱）着你那無面皮〔二〕的嬸子兒便將他勸。（孫福云）着媳婦子勸些甚麼？（正末云）着嬸子勸道：姆姆，俺伯伯是人面上的人，你要愛惜行止。（唱）着言語勸他也麼哥，着言語勸他也麼哥，

豈不聞『臨危好與人方便』？

（旦上悲科，云）孔目，你怎生對着小叔叔說這等話那！（正末云）大嫂，這等近禮的話我也難對你說。（旦云）則願的無是無非；便有些好歹，你則放心。我一車骨頭半車肉，我一馬不鞴兩鞍，雙輪不碾四轍，守着福童孩兒，直到老死也不嫁人。有你在時三重門兒也不曾出，休道你死了我可出門去？（正末云）你道你不出門去，保守着不見人的面皮；我略說幾件兒見人的勾當與你聽者。（旦云）你說我聽。（正末唱）

【倘秀才】或是祭先祖逢冬遇年，（云）到那冬年時節、月一十五，孩兒又小，上墳呵，大嫂，你可出去見人麼？（旦云）我不去，着張千引着孩兒墳上燒紙便了。（正末云）這個且罷。（唱）或是待親戚排筵坐筵，（云）福童孩兒娶媳婦，六親相識每吃筵席，你不出去支待，着誰支待？（旦云）若有女客來我便支待，若有男客來着張千支待罷。（正末云）大嫂若有呵，（唱）非五服內男兒不曾教見一見，則爲你有人材多嬌態，不老相正中年。（帶云）我死之後，（唱）你休忘了大人家體面。

（旦云）孔目，你但放心，我只不出去見人便了。（正末云）大嫂，你道你不見人？我有些好歹，一頭地停喪在家，我往日相識的朋友，聽的道岳孔目死了，他沒的不來燒紙。張千兄弟在外執料，福童孩兒年紀幼小，家中再無一人，你不出去接待，可着誰人接待？（唱）

【滾綉球】你必索迎門兒接紙錢。（旦云）孔目也，你直恁般多心。我着張千領着孩兒出去迎接，我只不見人便

了。(正末云)可早一樁兒也。這個也罷。我死之後，停到一七者波，便停到二七者波，想着咱二十年兒女夫婦，你沒的不送我到郊外。(唱)又索隨靈車哭少年。(云)有那等年紀小的後生便道：岳孔目有個好渾家，三門四戶不出，無人能够得見，今日出來送岳孔目的殯，咱看去來。(唱)那其間任誰都見。(帶云)見了你這個中注模樣，(唱)有那等廝圖謀的賊漢心專。(云)有那謊漢每便道：這個是岳孔目的渾家，我久已後好歹要娶了他。(唱)俺親眷行買會服〔三〕，你爺娘行使會錢。(帶云)俺的親眷、你的爺娘都肯了，只你不肯。(唱)他與你些打眼目的衣服頭面。(云)你見了好衣服好頭面，那裏還想我哩。(旦云)孔目也，我堅心守志，怎生肯嫁別人？(正末唱)你便守煞呵剛捱到服滿三年，你嫁個知心可意新家長；(帶云)哎喲，福童兒也，(唱)那裏發付那有母無爺小業寃？就兒裏難言！

(孫福云)哥哥，俺嫂嫂不比其他婦女。(旦云)你說甚麼話！我和你二十年兒女夫妻，我怎肯做這般勾當？孔目，你則將息你那病，休胡說。假如有些好歹，我堅心守志。(正末云)我主意則是要你休嫁人。(唱)

【脫布衫】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載兒女姻緣；一脚地停屍在眼前，(帶云)妻呵，(唱)則落的酒茶澆奠。

【小梁州】怕不的痛哭靈堂守志堅，雨淚漣漣；有那等贏奸賣俏俊官員，早聘下金釵釧。

（帶云）你見了呵，（唱）還守的幾多年？

【幺篇】那裏想夫妻往日心厮戀，也是前世前緣。囑咐你小業寃聽爺勸：您娘別尋了繾綣，（帶云）若有人與你金銀錢物呵，（唱）你是必休、是必休接受買服錢。

（孫福云）哥哥，如今官府難答應。哥哥平日所行，教與兄弟些。（正末云）我見舊官去呵，（唱）

【倘秀才】笑裏刀一千聲抱怨，（帶云）我見新官到呵，（唱）馬前劍有三千個利便。舊官行揹勒些東西，新官行過度些錢。見起由難似產，聽得到照會緊如烟，做多少家罪譴！

【滾綉球】新官若請得意虔，舊官若來得自然。（云）新官到任，衙門中事必須問俺；我從頭說一遍，再訪之於舊官相同。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唱）若是新官和舊官相見，舊尹政新尹合傳，問衙事那個虛那個實，那個愚那個賢，議論咱六房中吏人一遍。咱那前程事則消得舊官去新官行附耳低言：把那奸猾刁刺的州縣裏剖，將那清幹忠直的向省部內遷，平地升仙。

（云）兄弟，官府雖然這等，我又有法兒彌縫。他怎生出的咱手！（唱）

【倘秀才】他那擎天柱官人每得權，俺拖地膽曹司又愛錢。（帶云）兄弟也，（唱）你須知我六案間崢嶸了這幾年，也曾在饑喉中奪飯吃，凍尸上剝衣穿，便早死呵不敢怨天。

（孫福云）哥哥說的話多了，且養養精神者。（正末云）福童孩兒，趁我精細，再囑咐你幾句：我死之

後，你若長大，休做吏典，只務農業是本等。（唱）

【滾綉球】兒呵，你學使牛學種田，你自養蠶自摘繭；農莊家這衣飯穩善，便刷卷呵我也只自安然。當軍呵你自當，做夫呵快向前。剩納些稅糧絲絹，只守着本等家緣。你若不辭白屋農桑苦，免似你爺請受公門俸祿錢，無罪無愆。

（云）大嫂，你來聽我再囑咐幾句。（唱）

【三煞】妻呵，你將這幹家私使心力二十年夫主相隨見，把你這忒嬌養正愚頑十一歲寃家厮可憐。教孩兒鎮守親娘，休遭繼父，專記臨終，莫忘遺言。若孩兒爲官呵，教聽些有理的公事；爲民呵，教做些有理的營生；爲吏呵，教取些有理的人錢。休教我這白骨頭上作賤，我便死也口眼閉在黃泉。

【二煞】你爲夫主呵，似孟光般舉案非爲諂；你爲孩兒呵，似陳母般埋金恰是賢。常則是戶靜門清，上和下睦，立計成家，衆口流傳。那時節保香名到省內，除雜役在官中，立綽楔在門前。教滿城人欽羨，強如哭一萬遍少年天。

（旦悲科，云）孔目，你怎生說的這等？你就說到底，則不辱沒你便了。（孫福云）哥哥，你省煩惱，將息你那病症。倘或哥哥有些好歹，若嫂嫂侄兒少吃無穿，都在你兄弟身上。哥哥，你放心。（正

末云）多謝了兄弟！大嫂，我這一會昏沉上來，扶我前廳上去來。大嫂，你好生覷當孩兒，我說的話，你休忘了。（旦云）孔目，你蘇醒者。（正末云）大嫂，有兩個古人，你學一個，休學一個。（旦云）你教我學那一個？（正末唱）

【煞尾】你學那守三貞趙眞女羅裙包土將那墳塋建，休學那犯十惡桑新婦綵扇題詩則將那墓頂搧。黑婁婁潮上涎，鐵屑屑手腕軟，直挺挺腿怎拳。銅斗兒家私不能够擅，血點兒相識不能够面；花朵般渾家不能够戀，魔合羅孩兒不能够見。半世團圓分福淺，則俺這三口兒相逢路兒遠。（下）

（孫福云）誰想哥哥身亡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回相公話去。（下）（旦哭科，云）孔目身亡了。一壁廂破木造棺，停喪七日，高原選地，築造墳墓，好好的埋葬他。（哭科，云）孔目，撇得俺子母每無主，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校記

〔一〕『無面皮』，原作『無面目』，據元刊本改。無面皮，不顧面皮肯直言規勸之意。

〔二〕『買會服』，原作『除孝服』，據元刊本改。買會服，謂買其口緣也。下文〔脫布衫么篇〕：『你是必休接受買服錢。』可證。

楔　子

（外扮閻王引判官、牛頭、馬面鬼上，詩云）未滿瓶壺豈降災，衆生造業苦難捱。鎗山劍樹無邊苦，及早修行作善來。吾神乃陰司閻羅王是也。冥司有十地閻君，掌管人間輪迴六道。大抵塵世衆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皆受大鐵圍山小鐵圍山罪苦；又有十八重地獄，雖然名目各別，總之受罪無私。今爲陽世鄭州奉寧郡有一人乃是六案都孔目岳壽，平昔之時，吏權太重，造業極多；那更褻瀆大羅神仙。此人陽壽已盡，死歸冥路，必須定罪。鬼力，與我攝過來者。（正末上云）自家岳壽是也。閻神呼喚，須索見咱。（做見科）（閻王云）岳壽，你知罪麼？（正末云）小人不知罪。（閻王云）因爲你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瞞心昧己，扭曲作直，造業極多，褻瀆大羅神仙。牛頭馬面，燒起九鼎油鑊，放上一文金錢，教岳壽自取。（牛頭云）理會的。（正末云）罷、罷、罷，往日罪惡，今日我都見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火坑裏消息我敢踏〔二〕，油鑊內錢財我敢拿。則爲我能跳塔快輪鏟，今日向陰司折罰。（牛頭云）我一叉挑下油鑊去。（正末慌科，唱）望着翻滾滾熱油叉……（呂洞賓沖上，云）岳壽，你省也麼？（正末云）呀，（唱）

【幺篇】我手扯住環絛禮拜他。(呂洞賓云)岳壽，你曉得人有生死麽？(正末云)師父救徒弟咱！(呂洞賓云)油鑊雖熱，全眞不傍。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岳壽，你省也麽？(正末云)徒弟省了也。(呂洞賓云)跟我出家去來。(正末云)情願跟師父出家。(呂洞賓云)鬼力且留下，等我見閻君去。(呂做見閻王科，閻王云)早知上仙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呂洞賓云)岳壽所犯何罪，又入九鼎油鑊？(閻王云)因他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造罪極多，又觸犯上仙，因此又入油鑊。(呂洞賓云)上帝好生之德，閻君看貧道面上，免岳壽油鑊之罪，化與貧道做個徒弟，放他回陽間去罷。(閻王云)待我看咱。(做望科，云)可憐也，岳壽的妻將他屍骸焚化，還魂不的了也。(呂洞賓云)却怎了？閻君，你再與我看一看去。(閻王云)待小聖再看去。(做看科，云)上仙，今有鄭州奉寧郡東關裏青眼老李屠的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熱氣未斷，着岳壽借屍還魂去。上仙，可是如何？(呂洞賓云)好、好、好。岳壽，誰想你渾家將你屍骸燒化了！我如今着你借屍還魂，屍骸是小李屠，魂靈是岳壽，休迷了本來面目。若到人間，休戀着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你聽者。前姓休移，後姓莫改；雙名李岳，道號鐵拐。速離陰府者。(正末云)大嫂，你好狠也！把我多留幾日怕做甚麽那？(唱)聽的道燒了我屍骸將我來沒亂煞，俺妻子知他是怎生麽！若放我回家兒半霎，只當似枯樹上再開花。(下)

(呂洞賓云)岳壽還魂去了也。此人到的陽間，見那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愛等，他功成行滿，貧道再去點化他。(詩云)我着他閻王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免得

迷人大道行。（下）（閻王云）領上仙法旨，送岳壽生魂直至李屠家借屍還魂去。岳壽，你好有緣也！（詩云）人之生死在吾前，貴賤榮枯能幾年？今朝岳壽還魂去，異日當爲洞府仙。（下）

校記

〔一〕蹅：底本作『踏』，失律，當用平聲，據元刊本改。

第三折

（淨扮孛老引旦、俠上，云）老漢姓李，是這鄭州東關裏屠戶。父母生我時，眼上有一塊青，人順口叫我做青眼李屠。嫡親的四口兒，這個是媳婦兒，這個是孫子。孩兒是小李屠，不幸患病死了。今日三日也，心上還有些熱。孩兒，着衆街坊擡出來我看。（衆人擡正末出科）（孛老云）孩兒，你蘇醒者。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做還魂科）（唱）

【雙調·新水令】只俺個把官猾吏墮阿鼻，多謝得呂先生化爲徒弟。家裏啼哭殺嬌養子，沒亂殺脚頭妻。生死輪迴，一去了早三日。

（云）大嫂、張千、福童，你在那裏也？（孛老云）謝天地，孩兒還魂了也！（正末云）嗯，兀那村老子，

你有甚麼事到衙門裏告去，怎生直來到我臥房中？（孛老云）我是你的父親，這是你媳婦、兒子，你怎生不認的了？（正末唱）

【沽美酒】知道他誰是誰，我將你記一記，委實委實不認的。（旦兒云）李屠，你不認的我麼？我是你渾家。（孛老云）孩兒，你怎生說這等話？孩兒，我是你父親。你魂迷了，忘記了也。（正末唱）却怎生一發的鬧起，知他是甚親戚！

【太平令】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我纔離了三朝五日，兒也，這其間哭的你一絲兩氣。我如今在這裏，不知、他在那裏，幾時得父子夫妻完備？

（云）張千，你與我拿將下去。（孛老云）孩兒怎生說這話？我是你爹爹！（正末云）我倒是你公公哩。（孛老云）你聽我說：你是我兒子小李屠，今日死了三日也，心頭有些熱，不曾送出去。今日你還魂來了，怎生不認的我了？（旦兒云）李屠，我是你渾家，怎生不認的？（正末云）休要大驚小怪的，等我尋思咱。（做沉吟科，背云）我是岳壽，罵了韓魏公，得了這一驚諕死了。我死至陰府，閻君將我叉入九鼎油鑊；是呂先生救了，着我還魂。誰想岳大嫂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屍還魂；屍骸是李屠的，魂靈是岳壽的。這裏敢是李屠家裏。我待看岳大嫂和福童孩兒，怎生得去？只除是這般。（向衆云）我雖是還魂回來，我這三魂不全，一魂還在城隍廟裏，我自家取去。（孛老云）媳婦兒，快收拾香紙，咱替孩兒取魂去。（旦兒云）爺，休教他去。（正末云）我自家取去。您是生人，

驚散了我的魂靈，我又是死的了。你休來，我自己取去。（正末起身跌倒科，云）哎喲，跌殺我也！（孛老云）孩兒，你一條腿瘸，你走不動。（旦兒云）你一了瘸。（正末云）怎生腿瘸？師父也，把似你與我個完全屍首怕做甚麼呢？（孛老云）你有一條拐，我拿將來。你拄着你便行的動。（正末云）將來，將來。（做拄拐起身行科，旦兒云）我扶將你去。（正末云）靠後！我自家取去。（旦兒云）你休去，你且歇一日，明日取去。（正末喝云）靠後！（做出門科）（孛老云）着他先行，俺隨後跟將去。（同旦兒下）（正末云）我想當初做吏人時，扭曲作直，瞞心昧己，害衆成家。往日罪過，今日折罰，都是那一管筆！（詩云）可正是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兎毫。落在文人手，勝似殺人刀。（唱）

【雁兒落】則我那一管筆扭曲直，一片心瞞天地；一家兒享富貴，一輩兒無差役。（云）我當初做吏人時掙將來的東西，妻兒老小都受用了。（唱）

【得勝令】俺只道一世裏吃不盡那東西，誰承望半路裏脚殘疾！爲甚麼屍首兒登途慢？則爲我魂靈兒探爪遲。則爲當日，罵韓魏公一場怕一場氣；至如今日，（帶云）若有人說腦背後韓魏公來也，（唱）哎喲，諕的我一脚高一脚低！

【慶東原】爲甚我今日身不正？則爲我往常心不直，和那鬼魂靈不能够兩脚踏實地。至如省裏部裏、臺裏院裏，咱只說府裏州裏：他官人每一個個要爲國不爲家，怎知道也似我說的行不的。

（做回看科，云）休來，休來！我到城隍廟取魂靈去也。想我死不多時，岳大嫂便把我屍骸焚化了。這嫁人事知他又是怎的？我索行動些。（唱）

【川撥棹】俺自從做夫妻，二十年幾曾離了半日？早起去衙裏便是分離，晚夕來到家裏那場歡喜。滿口賢惠，一劃精細；要一供十，舉案齊眉，那些夫妻道理。聽的當遠差教休出去，早教我推病疾。今日受煩惱有甚盡期！

【七弟兄】那一七、二七、哭啼啼，盡七少似頭七淚。親人約束外人欺，獨自坐地獨自睡。

【梅花酒】看看的過百日，官事又縈羈，衣食又催逼，兒女又央及。那婆娘人材迭七八分，年紀够四十歲。不爭我去的遲，被那家使心力。使心力，廝搬遞；廝搬遞，賣東西；賣東西，到家裏；到家裏，看珠翠；看珠翠，寄釵篦；寄釵篦，定成計；定成計，使良媒；使良媒，怎支持；怎支持，謊人賊。

【收江南】我只怕謊人賊營勾了我那脚頭妻，脚頭妻害怕便依隨。依隨了一遍怎相離？我如今在這裏。（云）適纔李屠的渾家也有些顏色，着我就這裏不中？（唱）我這裏得便宜，俺渾家敢那裏落便宜。

（帶云）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吏人的瞞心昧己、欺天害人也！（唱）

【太清歌】他退猪湯不熱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快如俺圓尖筆〔一〕。他雖是殺生害命爲家計，這惡業休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爲，磣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猪肚〔二〕猪蹄。也則是秤大小爲生過日，不強似俺着人膿血換人衣？

【川撥棹】想當初去衙裏，馬兒上穩坐地。挺着腰肋，撚着髭鬚；引着親隨，傲着相知。似那省官氣勢，到如今折罰來直恁的。

（云）你每休跟的我來。驚了我魂靈，我又是死的也。呀！左右無人，這影兒可是誰的？可原來是我的。（做摸頭髮髭鬚科，云）天也！怎生變得我這等模樣了？（唱）

【鴛鴦煞】却怎生蓬鬆着頭髮鬍着個嘴，剗地拄着條粗拐瘸着條腿？往常我請俸祿修養的紅白，飲羊羔將息的豐肥；暢道我殘病身軀，醜詫面皮。穿着這襤褸衣服，呸，可怎生聞不的這腥膻氣？到家裏見了俺那幼子嬌妻，將我這借屍首的魂靈兒敢不認得。（下）

校　記

〔一〕原作『完成筆』，據元刊本改。

〔二〕原作『猪肝』，據元刊本改。此處需用仄聲。

第四折

（岳旦領倅兒上，云）妾身岳壽的渾家是也。自俺孔目亡過之後，韓魏公大人與俺立了個節婦牌。說俺岳壽是個能吏，因諕死了，與俺重修房舍門樓，一應閑雜人等不許上俺門來。今日要與孔目看經做好事。我着張千與孫福叔叔請僧人去了，怎生不見來？下次小的每，門首看着。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自家岳壽便是。望我大嫂和孩兒去。忘了我家住處，試問人咱。（向古門道問科，云）兀那大哥，那裏是岳孔目住處？（內應云）那新門樓就是。自從岳孔目死了，韓魏公大人見他是個能吏，與他修理門樓房屋，但凡閑雜人等不許上門哩。（正末云）量岳壽有何德能，着大人這般用心也！（唱）

【中呂·粉蝶兒】大院深宅，閑雜人趕離門外，與亡靈累七修齋。則俺那守服的妻、帶孝的子，爭知我在也不在？若聽的岳孔目回來，孩兒每那一場大驚小怪。

【醉春風】則俺情意重如山，那裏也侯門深似海。（做叫門，云）岳大嫂開門來。（岳旦開門，云）一個鑿糟叫化頭，出去！（做推倒末科）（正末唱）出門來推了個脚梢天，這婆娘不將我睬、睬。（帶云）大嫂，你不睬也罷，（唱）怎將我劈面拳敦，涌身推搶，那裏降階接待？

(岳旦云)這廝說話有些蹺蹊。你是甚麼人？(正末云)大嫂，我是你丈夫岳壽。(岳旦云)這廝說！俺那丈夫這般模樣？好要便宜！拖這廝往官司去。你說你是岳孔目，當初怎生死了來？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云)你也說的是。你聽我說。當日我與張千接韓魏公不着，來家吃飯，見一個先生在咱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罵福童孩兒做無爺業種，罵你做寡婦，罵我做沒頭鬼，被我使張千吊在門首。不知那裏走將一個莊家老子解放的去了，我罵他老無知；張千又對他說甚麼我是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鵬兒。不想那老子可正是韓魏公！我得了這一驚號死了。到於陰府，閻君將我叉入九鼎油鑊；多虧了呂洞賓師父救了我，着我還魂；被你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東關裏青眼老李屠的兒子小李屠的屍首借屍還魂。我一徑的來看你子母每。想當日韓魏公着我洗的脖子乾淨，絕早來州衙裏試劍去，則一句兒，(唱)

【十二月】號的我亡魂〔一〕喪魄，謝呂洞賓免難除災。閻羅王饒過我性命，你把岳孔目燒毀了屍骸。一靈兒無處刮劃，空教人雨淚盈腮。

【堯民歌】我一靈兒先到望鄉臺，將這李屠屍首借回來。爲孤兒寡婦動情懷，因此上瘸賺跛足踐塵埃。哀也波哉！特地望你來，怎下的推我出宅門外？

(岳旦云)原來是孔目借屍還魂。這等你且進來。(正末唱)

【紅綉鞋〔三〕】賢達婦將咱休怪，這奸猾心把你胡猜。蓋世間那個不是水性女裙釵，把親夫

殯擡出去，不曾把後老子招將來？我比你倒拄着一半拐。

（岳旦云）孔目，你怎生這等模樣了？（正末唱）

【喜春來】我往常見那有錢無理的慌分解，見有理無錢的卽便拍，瞞心昧已覓錢財。爲甚我兩個脚一個歪？也是我前世不修來。

（岳旦云）孔目你坐。着孫福、張千請僧人去了，敢待來也。（孫福、張千上云）今日是俺哥哥的頭七，請了幾個和尙，買了些紙札，與哥哥看經來。到門首俺見嫂嫂去來。（做見正末科，云）嫂嫂怎生伴着個叫化的坐？是甚麼模樣！拿棍來打這廝。（正末唱）

【迎仙客】一個家嗔忿忿，一個家鬧咳咳，改不了司房裏欺人惡性格。孫福咱相識二十年，張千你隨我六七載。哎，沒上下村材，怎不把岳孔目哥哥拜？

（岳旦云）這人不是叫化的，是你哥哥岳孔目。（張千云）呸！俺哥哥怎生這般嘴臉？（正末云）孫福、張千，我是你哥哥岳壽。（張千云）你道是岳孔目，你怎生死了來？（正末云）我借李屠屍首還魂回來，你怎生不認我？（孫福、張千做悲科，云）原來是孔目哥哥借屍還魂了也。（李老同旦兒上，云）我遠遠的跟着孩兒往這一家裏去了，也只得跟進去。（做見科，云）孩兒，你在這裏做甚麼？咱回家去來。（正末云）這是俺家裏。（岳旦云）這是我的夫主。（李旦云）他是我的丈夫。（衆爭認科）（張千奪拐打李老科）（正末做勸、跌倒科，云）張千，我須有些瘸。（張千發科，云）你可不早

說與我！（孛老云）我家的兒子認了別人，更待干罷！俺去告官去來。（衆同下）（韓魏公引從人上，排衙科，云）老夫韓琦是也。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左右的喝攛廂。（孛老、李旦、孫福、張千、岳旦、倧兒、正末同上）（孛老云）寃屈寃屈！（韓魏公云）甚麼人叫寃屈？左右與我拿過來。（做拿科）（韓魏公云）兀那老子，你告甚麼？（孛老云）相公可憐見，小人是李屠，有我的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如今還魂回來；他說一靈兒在城隍廟裏，他自取去，誰想走到這個人家裏去，就不來家，不肯認我。他是我的孩兒，相公與我做主咱。（岳旦云）相公可憐見，則他便是我丈夫岳壽。（韓魏公問正末科，云）兀那廝，你端的是誰家人？（正末云）則我是岳壽，借屍還魂回來也。（韓魏公云）你說你是岳壽，你當初怎麼死了來？你說一遍我聽。（正末云）相公可憐見，聽岳壽細說一遍咱。（韓魏公云）你說的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左右安排下勢劍銅鍘，決不饒恕！（正末唱）

【普天樂】爲相公有聲名，因小人多黏帶；小人有銅肝鐵膽，相公有勢劍金牌。魂靈兒歸地府，死屍兒焚郊外；死屍兒焚了魂靈兒在，謝呂先生救得回來。因此上更名改姓，瘸賺跛足，換骨抽胎。

（孛老云）你是我的兒，跟我家去。（正末云）我不跟你去。（韓魏公云）你因何不跟他去？（正末唱）

【快活三】恁的官法嚴把牛馬宰，你見行市緊早母猪災；懸羊頭賣狗肉賴人財，倚仗着秤兒小刀兒快。

（李老云）相公，他不跟我去，一棍打殺了，大家都不要。（正末唱）

【鮑老催】你正是『拾的孩兒落的摔』，待將我細切薄批賣。（韓魏公云）這樁事着老夫怎生下斷？（呂洞賓沖上科，云）韓魏公休錯斷了事也！（正末唱）有德行的吾師恰到來，我這裏掂脚舒腰拜。好着我慌慌亂亂，勞勞嚷嚷，怨怨哀哀！

（呂洞賓云）岳壽，你省了也麼？（正末云）弟子省了也，情願跟師父出家去。（唱）

【上小樓】我如今把玉鎖頓開，金枷不帶；撇了酒色，辭了財氣，跳出墻來。上的街，化了齋，別無妨礙；只望完全了乞兒皮袋。

【么篇】抹了鉢盂，裝在布袋；襤襤褸褸，悲悲鄧鄧，往往來來。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寬快；但得個無煩惱恰勝似紫袍金帶。

（呂洞賓云）徒弟，則今日跟我朝元去來。（正末云）岳大嫂好看福童孩兒。李大嫂你承奉李老人家。師父，弟子情願出家去。（做拜謝韓魏公，同呂洞賓下）（韓魏公云）岳壽已跟呂洞賓修仙去了。你等也不必爭論，各自回家去罷。（斷云）老夫爲官斷事今已老，這等借屍還魂從古少。要知大羅仙徑本非遙，只是世人眼孔生來小。你也莫思夫主再回來，你也休想孩兒重認了。不如各自歸家早早修，免被是非人我空勞擾。（同下）（正末上唱）

【要孩兒〔三〕】從今日塡還了妻子寃家債，我心上別無掛礙。拜辭了人我是非鄉，拂綽了滿面塵埃。名繮利鎖都教剖，意馬心猿盡放開。也只怕尊師怪，遠離塵世，近訪天台。

（衆仙隊子上，奏樂科）（呂洞賓云）衆仙長都來了也，李岳跟我朝元去來。（正末唱）

【二煞】漢鍾離有正一心，呂洞賓有貫世才，張四郎曹國舅神通大。藍采和拍板雲端裏響，韓湘子仙花臘月裏開，張果老驢兒快。我訪七眞游海島，隨八仙赴蓬萊。

（呂洞賓云）您衆人聽者：這的是李屠的屍首、岳壽的魂靈，我着他借屍還魂來。（詞云）貧道再降臨凡世，度你個掌刑名主文司吏。因爲有道骨仙風，誤墮入酒色財氣。懼怕那韓魏公命染黃泉，就陰府化爲徒弟。李屠家借屍還魂，終不脫腥羶臭穢。鍛煉就地水火風，合養定元陽眞氣。跟貧道證果朝元，拜三淸同朝玉帝。（正末拜謝科，唱）

【煞尾】你着我側着身雲霧裏行，瘸着腿波面上踹。屠戶家脚起全憑着拐，則俺這令史每心平過的海。（並下）

題目　韓魏公斷借屍還魂

正名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校記

〔一〕『亡魂』原作『忘魂』，據文義改。

〔二〕〔紅綉鞋〕以下三曲，元刊本無。

〔三〕元刊本無〔耍孩兒〕以下二曲。

附目

新編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第一折

（正末扮上開）某是鄭州奉寧郡人氏，姓岳，岳壽〔一〕便是。在這六房中做一個都孔目，人順口叫我做岳孔目。嫡親三口兒，渾家李氏，孩兒福童。早起晚息，多虧張千這個兄弟。這六房中若不

是我和（此下有脫文）可咱是一件，張千呵。（唱）

【仙呂·點絳唇】名分輕薄，俸錢些小，家私暴。我又不會耕種得鍘刨〔二〕。我和你〔三〕倚仗着笞杖徒流絞。

（張千云〔四〕）哥哥，昨朝中牟縣〔五〕解將一伙強盜來，作何發落〔六〕了？（末唱）

【混江龍】想昨朝那一伙強盜，又被那昧心錢買轉我這管紫霜毫〔七〕。我減一筆交當刑的責斷〔八〕，我添一筆交他爲從的〔九〕該敲。憑着我拗曲作直取狀筆，勝如那致命圖財殺人刀。官來接會，物西錢東，私多公少〔一〇〕。日久天長，咱俺做令史的那一個敢合神道？伴當每指山賣磨，百姓每畫地爲牢。

（外末云）（張千云）〔一一〕我來到門首〔一二〕，有一個酒醉先生，大笑三聲，大哭三聲，罵俺嫂嫂是寡婦，罵俺福童孩兒是無爹的業種。（正末云〔一三〕）我分開這人看他，他叫我做無頭鬼。張千，這廝好生無禮！（唱）

【油葫蘆】欺負俺孩兒年紀小〔一四〕，出家兒死善道〔一五〕。吃的來呆呆獃獃〔一六〕醉陶陶，走在門前哭罷又在門前笑，走到我階頭指定階頭鬧。俺孩兒着娘引着，他說道他爺死了。不索司房中插狀子當官告，消得我三指大一個紙提條〔一七〕。

【天下樂】我將他拖到官中便下牢。我這裏先交、先交他省會了，把他似打家賊並排押定脚。首領每去解了你的絛，支候人當了你的袍。我把他牛馬般吃一頓拷。

（外〔二九〕末云）老夫不是別人，韓魏公〔二九〕便是。私行到岳壽門首，吊着一個先生，我放了，看有甚麼人出來。（張千出來，云）是誰放了這先生？（外末云）是老夫放了。（張千云）這老子好無禮，我與哥哥說去。哥哥，那先生被一個老莊家放了。（末云）這老子你好無禮！張千，你拿那老子高高的吊起，放下問事簾來，我問這老子。（唱）

【醉扶歸〔三〇〕】你問他住在村鎮居在城郭？（外云）城裏有房兒，鄉裏有莊兒。（末唱）你問他當甚夫役納甚差徭？（外云）軍民差都當些。（末唱）你問他開鋪席爲經商做甚手作，你與我審個住處知個名號。（張千云）哥哥，你問他怎的？（末唱）待不得三朝五朝，必把俺坐解的寃讐報。

【金盞兒】（張千云）哥哥，你問他怎麼？（末唱）我問他使個斗秤，拿個大小，等個低高。（張千云）哥哥，他不使斗秤，他只閑坐。（末唱）只他那粉壁低水甕小，拿他在當街裏拷。（帶云〔三一〕）站車過，說與那上守：這老子我交他劈先裏，（唱）着司房中勾一遭便有禍〔三二〕，案卷裏添一筆便違條。挑河夫當一遭窮斷他筋，打家賊指一指拷折他腰。

（云）這一會把那老子吊在外頭，我接韓魏公忙哩，你自家做一個方便，放了罷。（張千云）兀那老

子，我在哥哥面前說了這半日，我放你，你把些鈔與我買酒吃。（外末云）我有鈔在腰裏，我手疼拿不得，你自取。（張千云）這老子，你鄉下人倒鬨我城裏人。（外末云）我不鬨你，你自取。（張千去取，見這腰間勢劍金牌，張千唬倒在地。）（末唱）

【賺煞〔二四〕】則俺這長官廉，曹司拗，你便是能吏然怎當他三番取招。則今日爲頭兒索警覺，則他那在先事亂如牛毛。我這裏自量度，須索躭饒。他把我停了俸追了錢將我來斷罷了。是做的千錯萬錯，大綱來一還一報。則你那禍之門便是俺斬身刀。（下）

校記

〔一〕岳壽：『壽』原作『受』，今據元曲選本改。下同。

〔二〕鋤刨：『刨』字原作『抛』，今從徐校本改。

〔三〕我和你：『我和』二字底本校筆塗去，難以辨認，今據文意校訂。

〔四〕張千云：三字原缺，今補。

〔五〕中牟縣：『牟』字原作『吾』，據元曲選本改。

〔六〕發落：『發』原作『法』，今改。

〔七〕紫霜毫：『霜』原作『雙』，今改。

〔八〕交當刑的責斷：原作『當廳責段』，此據元曲選本改。

〔九〕爲從的：『從』原作『縱』，今從元曲選本改。

〔一〇〕私多公少：原作『思多共少』，今據元曲選本改。

〔一一〕張千云：三字原缺，今補。

〔一二〕門首：『首』字原作『着』，據元曲選本改。

〔一三〕正末云：三字原缺，今補。

〔一四〕年紀小：『小』字原有一重文符號，今刪。

〔一五〕死善道：『道』字原作『趣』，今從徐校本改。

〔一六〕臟臟：原作『谷谷』，今據文意改。

〔一七〕提條：『提』原

作『題』，今據元曲選本改。〔二八〕外：原缺，今補。〔二九〕韓魏公：『魏』字原作『衞』，從校筆改。〔三〇〕醉扶歸：原作『醉中天』，據元曲選本改。〔三一〕帶云：二字原缺，今補。〔三二〕便有禍：原作『更肩禍』，形近致誤。〔三三〕鬨：原作『問』，今從校筆改。〔三四〕賺煞：原作『尾聲』，今據元曲選本改。

第二折

（旦上）（詩曰）待當家時不當家，及到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妾身不是別人，是岳孔目的渾家。俺岳孔目昨日得了一口驚氣，一臥不起發昏；平日家好穿的衣服，都與他裝裹在身上。（末云）大嫂，我這身上覺沉重。（旦云）岳孔目，你好沒分曉。你才發昏半日，你平昔愛的好衣服，都與你穿在身上，可知沉重。（末云）大嫂你差了。（唱）

【正宮·端正好】設若你裝裹到，二十重、三十件；（旦云）丈夫，你置下〔一〕，你死合穿。（末唱）妻呵，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這土坑中埋我多深淺，哎，妻呵，裝裹殺誰人見？

（旦云）也則表我賢慧心腸。（末唱）

【滾綉球〔二〕】妻呵，非是你賢，你須索聽我言。這衣服且休說萬針千綫，或單或夾或綿；你如今出下業冤，到明日陪着死錢。這衣服你與我但留取幾件。（旦云）你死也，留取這衣服何用？

（末唱）怕你那子母每〔三〕受貧窮的時節，留與你典賣做些盤纏，不強似纏尸裹骨棺函內爛。留着些，或時遇着熱逢着寒與你每子母穿，省可裏熬煎。

（旦云）孫福叔叔在外前。（末云）大嫂，交兄弟入來。（外云）哥哥，你兄弟領着韓魏公爺爺的言語，將白米一擔、鈔十錠；好了病呵，爺爺要用你。（末云）大嫂，我身上覺輕快些，你去熬些粥湯來我吃。我合兄弟說些話兒。（旦云）出的門外，我這裏聽着他；好歹吩咐孫福叔叔些話兒，我這裏聽着他。（末云）孫福也，（唱）

【倘秀才】不索我多囑咐〔四〕你千言萬言，（外云）哥哥，有的話你儘吩咐着兄弟。（末唱）想咱同衙府裏十年五年。你若是打聽的山妻，照顧着豚犬，一頭裏亡過夫主，散了家緣。兄弟呵，你嫂嫂從來有些腼腆。

【叨叨令】怕有那一等無廉恥謊漢〔五〕每胡來纏，則你這無主意拙嫂嫂從來善，哎，你一個無私曲〔六〕的兄弟頻來見。（末云）怕有禁禮的言語你說不出來。（唱）着俺那無面皮嬸子將他來勸。（外云）伯娘，俺伯伯在時是人頭上行的人，你休做歹勾當，你休辱沒他。（末唱）着言語道他也麼哥，着言語道他也麼哥，豈不聞臨危時好與人方便。

（旦云）我道他支出我去〔七〕，好歹與孫福叔叔說些話也。岳孔目，你好多心多慮。你死之後，我

也大門不出便了。（末云）大嫂，你婦人家那裏得那恆常久遠的心腸。大嫂，我數你幾件兒，你便出門。（旦云）你數〔八〕幾樁兒我聽。（末唱）

【倘秀才】或是你祭祖先逢冬來遇年，（旦云）我不出去，着福童孩兒出去。（末唱）待賓客排筵做筵。（旦云）我也不出去，教孩兒出去把鐘，我在家裏執料。（末唱）大嫂，則俺那五服內男兒，也不曾能够見面。則爲你，有人才多嬌態，不老相正當年。休失了大人家體面。

（末云）我則再說兩樁兒便出門。（唱）

【滾綉球】我死之後，你須索迎着門兒接紙錢，（旦哀云）我和你單夫隻妻，我不接教誰人接？（末唱）隨着靈車兒哭少年。（末云）街市人說，岳孔目有個好娘子，從來不曾見；如今岳孔目死了，俺衆人都去看去。（唱）那時節任誰把你來都見。（旦云）他見我待怎的？（末唱）有那等廝圖謀誑〔九〕漢每心堅。（旦云）他心堅待怎的？（末唱）向俺親眷行買會服，您爺娘行使會錢。（末云）俺親眷你爺娘都肯了，則有你不肯哩！你平日不曾見的好頭面，不曾穿的好衣服，（唱）與你些打眼目的衣服頭面。妻也，守志殺剛捱的滿三年，你別嫁個知心可意新家長；福童兒，那裏發付你個少爺〔一〇〕無娘小業冤？則我這裏有話難言〔一一〕！

【脫布衫】俺從那十三四上同吃同穿，十七八上共枕同眠。一覺裏停屍在眼前，則落的你酒茶〔一二〕澆奠。

【小梁州】澆奠罷守定靈床哭少年，則落的雨淚連連。怕有一等迎〔二三〕奸賣俏俊官員，打與〔二四〕付金頭面，早忘了守三年〔二五〕。

【幺篇】高盤雲髻無心戀，你那裏對鸞臺抹粉搽胭。哎〔二六〕，你個小業冤，聽你爺爺勸，你娘若〔二七〕別尋一個姻眷，則那的便是你買服錢。

（云）大嫂，有兩個古人，你仿學一個，休學一個。（唱）

【煞尾〔二八〕】仿學那趙貞女，羅裙包土墳臺上墊〔二九〕；休學那犯十惡桑新婦，彩扇上題詩將墓頂搧。哈嚕嚕潮上涎，脚難移手〔三〇〕怎拳。則我那血海也似相識不能面，花朵兒渾家不能戀，摩合羅孩兒不能見，銅斗兒家私〔三一〕不能羨。孫福張千你兩個厮可憐，三口兒相逢時，我則是日子遠。（下）

校記

〔一〕置下：『置』字原作『治』，據元曲選本改。　〔二〕滾綉球：曲牌原缺，從底本校筆補。　〔三〕子母每：『每』字原作『一』，據元曲選本改。　〔四〕囑咐：原作『祝付』，今改。　〔五〕謊漢：『漢』原作『撞』，今據元曲選本改。　〔六〕私曲：『曲』原作『屈』，據元曲選本改。　〔七〕去：原作『主』，今改。　〔八〕數：原作『一』，據

上文改。〔九〕誑：原作『詎』，從鄭校本改。〔一〇〕少爺：『爺』原作『也』，從底本校筆改。〔一一〕有話難言：『有』字原缺，從底本校筆補。〔一二〕酒茶：『酒』字原缺，據元曲選本補。底本校筆補作『獻』。〔一三〕迎：原作『人』，從底本校筆改。〔一四〕與：底本校筆改作『乙』，不從。〔一五〕早忘了守三年：底本校筆於『早忘了』下補『閉戶』二字。〔一六〕哎：原作『愛』，今改。〔一七〕若：原缺，從底本校筆補。〔一八〕煞尾：原作『尾聲』，據元曲選本改。〔一九〕墊：原作『佃』，今據文意改。〔二〇〕手：原作『方』，從底本校筆改。〔二一〕家私：『家』字原作『一』，從鄭校本改。

楔子

（外末云）貧道呂岩便是。才見一個獄卒，將一個人去油鍋內煠〔一〕。我去問閻王抄化做徒弟。（外末問〔二〕，閻王回答）不瞞上仙知道，他是鄭州六房中都孔目岳壽。他在陽間觸汚大羅神仙，又在油鍋內〔三〕煠他。（外末云）閻王，你肯與我做徒弟？（閻王云〔四〕）願與上仙做徒弟去。（外云）你使一個小鬼去望鄉臺上看他屍首可在。（閻王答云）才使人去看，屍首不在魂靈在。（仙云）再使人看，同日有甚人屍首在。（閻王云〔五〕）你東莊有個李屠，死了三日未曾埋。（仙云）可將岳孔目眞魂借李屠屍首還魂，交他去陽間與他妻子見面，除了酒色財氣，貧道度脫他神仙了道。（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火坑內消息兒我敢蹅，油鍋內錢財我敢拿。折末他能跳塔、快輪鏟〔六〕，今

日在陰司下折罰，將我去翻滾滾油鍋內煠。

（仙云）岳壽，你認的（此下有脫文）生死？（末云）師父，我知生死。（唱）

【幺篇〔七〕】我這裏扯住環絛禮拜他。聽的道〔八〕火焚了屍骸，好交我沒亂殺。則我這妻子軟癥〔九〕□，我一靈兒到家，有如枯樹上再開花。（下）

校記

〔一〕煠：原作『扎』，從鄭校本改。下同。

〔二〕問：原缺，據文意補。

〔三〕叉在油鍋內：『叉』字原作『人』，今據文意改。案：元曲選本作：『叉入油鑊』。

〔四〕閻王云：原誤作『外云』，今改。

〔五〕閻王云：原誤作『外云』，今改。

〔六〕快輪鍘：『鍘』字原作『蹅』，據元曲選本改。

〔七〕幺篇：原缺，今據底本校筆補。

〔八〕聽的道：『聽的』二字原脫，據元曲選本補。

〔九〕癥：原作『瘴』，今從徐校本改。

第三折

（外末云）俺孩兒李屠，死了三日，心頭尚暖〔一〕，不敢埋他。（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妬廉官猾吏墮阿鼻，謝俺呂先生，把俺來化爲徒弟。這其間，啼哭殺嬌〔二〕

養兒，煩惱殺脚頭妻。咱人道生死輪迴，我這裏急回來，知他是第幾日。

（外末云）俺李屠孩兒還魂過來了。這個是你媳婦，這個是你孩兒，我是你老子。（正末云）岳大嫂，福童孩兒。（外末云）這孩兒道甚麼？這個是你妻，這個是你兒。在那裏有甚麼岳大嫂？（正末云了〔三〕）（外末云〔四〕）言語的却不是俺孩兒的言語。（末唱）

【沽美酒】您知他是誰他是誰，我將你來記一記〔五〕。我這裏委實委實，將您來敢不認得！怪末那！你怎生一發鬧起，您知他是甚親戚？

（正末云）你都靠後，我再想一想。我死在陰府間去，那師父教人望鄉臺上看我屍首。渾家把來燒毀了三日，師父道〔六〕，將李屠屍首我眞魂借屍還魂。是！是！我且認了。是你兒子。父親，將與我一陌〔七〕紙馬，去東岳廟上招魂；到俺家認我妻子孩兒，看他認得我麼。（唱）

【太平令】依舊有青天白日，可怎生則不見我幼子嬌妻？才離了三朝五日，大嫂！兒呵！這其間哭得來一絲〔八〕兩氣。我在他這裏，可不知他在那裏？〔九〕天那！幾時能夠父子夫妻完備？

（正末云）師父呵，與我全身；可怎麼與我殘疾條腿、胡着嘴？俺陽世間做的歹事〔一〇〕多了。（詩曰）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兎毫。落在文人手，勝如壯士刀。（唱）

【雁兒落】一管筆拗曲直，一片心瞞天地，一家兒享富貴，一輩兒〔一一〕除差役。

【得勝令】天那！今日個獨自個落便宜，更那堪半路裏脚殘疾。爲甚麼屍首兒登途慢，則我這魂靈兒〔二二〕探爪疾。我暗想起當日，罵韓魏公一場怕一場氣，至如到今日，唬得我一脚高一脚低。

【川撥棹】自從俺做夫妻，二十年幾曾道離了半日？早起在衙裏，晚時在家裏。那一場歡喜，要一奉十，舉案齊眉。那些兒是夫妻每道理，聽得我打遠差，推病疾〔二三〕。

【七弟兄】他到一七〔二四〕，一七，哭啼啼，三七四七在墳前立，五七六七脚兒稀，盡七少似頭七淚。

【梅花酒】呀，看看的過百日〔二五〕，一壁廂官事將門擊，一壁廂衣食催逼。奶奶飢，孩兒把他央及。那婦人，人才够七八分，年紀不到四十歲。我若是〔二六〕去的遲，有他那歹婆娘使心機。使心機，到家裏；到家裏，厮成計；厮成計，寄東西；寄東西，買珠翠；買珠翠；指良媒，指良媒，怎支持；怎支持，他謊人賊〔二七〕？

【收江南〔二八〕】不中！則怕那謊人賊贏勾了我脚頭妻，脚頭妻害怕便依隨。若是依隨了他一遍〔二九〕怎相離？我在他這裏，我這裏得便宜，俺渾家他那裏落便宜。

【古調太清歌〔三〇〕】則他那退猪湯，不熱似俺那研濃墨；則他那殺猪刀，不快似俺那圓尖筆。

殺生害命爲活計，作業無知。是覓了幾文錢，拗是爲非，俺也曾可磣可活吃民心髓，抵多少猪肚猪皮！你倚仗秤大小瞞心昧己，我倚仗膿血債覓衣食，你瞞人怎抵俺傷人義，這的是東行不知西行利。

【川撥棹】一番去衙裏，馬兒上穩坐地。腆着胸脯，撚着髭髣。拗着相識，見人不祗揖。我便有省官臺官氣勢。

【鴛鴦煞】我這裏蓬鬆短髮身淹危，劃地着我拄着一條粗拐，瘸着一條腿。在生時請俸祿將養的紅白，飲羊羔吃的豐肥。唱道，着我這殘病身軀，醜詫〔三〕的面皮，穿着些藍縷的衣服，可奔不的腥膻氣。到家呵〔三〕見了我幼子嬌妻，他把我借屍首的魂靈認不的。（下）

校記

〔一〕尙暖：『尙』原作『向』，今改。

〔二〕嬌：原作『交』，從底本校筆改。

〔三〕正末云了：『了』字原作『一』，從鄭校本改。

〔四〕外末云：原缺，今補。

〔五〕記一記：原作『計一計』，據元曲選本改。下句『委實委實』原作『委實其實』，今據元曲選本改。

〔六〕道：原作『首』，今改。

〔七〕陌：原作『貊』，今改。

〔八〕絲：原作『系』，今改。

〔九〕句中『不』字原脫，據元曲選本補。

〔一〇〕歹事：『事』原作『士』，今改。

〔一一〕一輩兒：『一』字原作『輩』，據元曲選本改。

〔一二〕魂靈兒：『兒』字原脫，據元曲選本補。

〔一三〕聽得我打遠差，推病

疾：原并入〔七弟兄〕曲中，今據元曲選本移前。〔二四〕他到一七：『到』原作『道』，今改；『一』字原缺，據底本校筆補。〔二五〕此句原在〔梅花酒〕曲前，今據元曲選本移入該曲中。〔二六〕若是：『是』原作『時』，今改。下同。〔二七〕謊人賊：『謊』原作『會』，據元曲選本改。下同。〔二八〕收江南：原脫，據元曲選本改。〔二九〕一遍：『遍』原作『便』，據元曲選本改。〔三〇〕太清歌：原作『大青哥』，今改。〔三一〕醜詫：『詫』原作『殺』，據元曲選本改。〔三二〕呵：原作『和』，從底本校筆改。

第四折

（正末云）兀的便是城隍廟，隔壁〔一〕是我家裏，正與我做好事哩。人鬧嚷嚷〔二〕的，我分開這人入去。（唱）

【中呂·粉蝶兒】大院深宅〔三〕，你把那閑雜人趕離門外。他與亡人壘七追齋。則我那守服妻、持孝子，豈知我安在。聽得道岳孔目回來，這一場大驚小怪。

【醉春風】恩愛重如山，侯門深似海。（旦云）這漢子，他說是岳孔目。試〔四〕推他一交，則我那岳孔目似這等模樣？（末唱）我入門來推我一個脚梢天，這婆娘好歹也歹！劈面抓撓，踊〔五〕身推搶，可甚麼降階接待！

（末云）岳大嫂，我從頭說與你一遍。我死了三日，你燒了我屍首。（末唱）

【十二月】唬的我驚魂喪魄，呂先生免〔七〕罪消災，閻羅王饒了我性命，聽得道火焚了我屍骸。陰司下無處刮劃〔八〕，好交我哭痛哀哀〔九〕。

【堯民歌】李屠的屍首借將來，我這跛臂瘸臁〔一〇〕踐塵埃。爲孤兒寡婦痛傷懷，一靈兒直至望鄉臺。歪也麼歪，歪也麼歪，特的爲您來。您怎麼遣我在門兒外？

（旦云）我認了你，你是俺丈夫。（外末云）我的兒子，你怎麼認做你丈夫？我和你告官司去來！（官云）告狀的是甚麼人？從頭說一遭。（末唱）

【普天樂】爲相公有聲名，小人無年代，我便有銅心鐵膽，相公有勢劍金牌。我一靈歸地府，屍首兒焚燒壞。屍首燒了魂靈兒在，謝俺那呂先生度脫〔一一〕的我回來。因此上更名改姓，我這裏換骨抽胎。

【快活三〔一二〕】官司將牛馬禁，私地裏將母猪宰，懸羊頭賣犬肉賴人錢債，倚仗着秤兒小刀兒快。

【鮑老兒】呀？你一個〔一三〕有德行吾師却才到來，我這裏展脚舒腰拜。慌慌忙忙，窮窮苦苦，不由我喜笑盈腮。

（外末云）自家呂洞賓的便是。我今日交岳孔目還魂過來，見了生死。我把他酒色財氣都交棄了，隨我去做個徒弟。（末唱）

【上小樓】把我這玉鎖頓開，金枷不帶〔四〕。我這裏棄了酒色，辭了財氣，跳出塵埃。我如今，穿草鞋，麻袍寬快。我敢無憂愁心腸寬大。

【么篇】我這裏抹了鉢盂，裝入執袋。〔五〕你道我襤襤縷縷，滴滴溜溜，往往來來。我如今上的街，化的齋，無妨無礙。兀的不完全了乞兒皮袋！

【尾聲】我如今側着身在雲霧裏行，瘸着腿在水面上踹〔六〕。屠家漢脚趄全憑着拐，令史的心平過得海。

題目　岳孔目借屍還魂

正名　呂洞賓度脫李岳

校記

〔一〕隔壁：『隔』原作『革』，今改。

〔二〕嚷嚷：原作『滾滾』，今據文意改。

〔三〕宅：原作『它』，據元曲選本改。

〔四〕試：原音假作『私』，今據文意改。

〔五〕踊：原作『勇』，今從徐校本改。

〔六〕十二月：原缺，據

元曲選本補。〔七〕免：原作『勉』，底本校筆已改。〔八〕刮劃：原作『擺懷』，據元曲選本改。〔九〕哭痛哀哀：原作『哀口口哀哀』，從底本校筆改補。〔一〇〕瘸臉：原作『付腫』，從鄭校本改。〔一一〕度脫：『脫』原作『托』，今改。〔一二〕快活三：此曲原幷入〔鮑老兒〕曲中，今據元曲選本移出幷補曲牌。〔一三〕一個：『個』原作『人』，蓋爲『個』之誤，今改。〔一四〕句中『鎖』原作『肖』，『金』原作『今』，今從底本校筆改。〔一五〕執袋：原作『直代』，今改。〔一六〕句中『瘸』原作『付』，『踹』原作『蹉』，據元曲選本改。

羅公遠夢斷楊貴妃（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著錄，曹本作《羅公遠夢斷楊貴妃》；天一閣本作簡名《楊貴妃》。現僅存一個套曲。《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及《九宮大成譜》均收全套，惟題名不同。《雍熙樂府》注曰『馬踐楊妃』；《大成譜》編者視之爲王伯成《天寶遺事》中一段。《北詞廣正譜》收此套之〔脫布衫〕與〔貨郎兒〕等曲時，兩次題岳伯川撰《楊貴妃》，今從。此套題名今據《錄鬼簿》改定。現據《雍熙樂府》移錄。

【正宮·端正好】傳將令馬休行，排隊伍軍休鬧，定唐朝只在今朝。將一個太眞妃馬上端詳了，端的是傾國傾城貌。

【滾綉球】鳳頭鞋將寶鐙挑，龍袍袖玉鞭裊；玉纖手則將這紫絲繮緊揸，那馬兒行的疾魄散魂消。俺這裏軍行似出連雲棧，使不的你傒落君王上馬嬌，一簇兒妖嬈。

【倘秀才】六宮中冥冥悄悄，四海外荒荒鬧鬧，你一日亂俺十年不定交。我憑着垓心裏戰，你倚仗着翠盤中嬌。你開筵俺這裏戰討。

【滾綉球】你那裏銀箏間玉簫，俺這裏長鎗對短刀；你那裏列宮人，俺這裏密排軍校；你那裏笙歌響，俺這裏戰鼓齊敲；俺臨軍不死傷，你登筵不醉飽，且休問兩下裏俸錢多少；俺這裏戰軍回，你那裏早宴罷臣僚；你那裏醉醺醺酒淹濕宰相春羅袖，俺這裏血漉漉濕浸透將軍錦戰袍。天數難逃。

【倘秀才】三月三九龍池鬥草，七月七長生殿乞巧。搬的個唐天子親擊梧桐按六幺。這的是國興天子志，家富小兒嬌，從今後罷却。

【呆骨朵】太眞妃養着一個家生哨，則在那翠盤中惹起兵刀。現如今臣負君心，怎肯教鴉奪了鳳巢！微臣可便上不的凌烟閣，娘娘也立不的楊妃廟；臣今日不盡孝能盡忠，你可甚養

小來防備老。

【貨郎兒】也不索君王行請詔，也不索娘娘行取招，我則見鐵統軍圍了一週遭。一個按不住心頭怕，一個擎淚眼揾濕鮫綃。

【脫布衫】高力士絮絮叨叨，陳玄禮慟慟焦焦；太眞妃煩煩惱惱，唐天子穰穰勞勞。

【小梁州】則聽的鼕鼕的鼓敲，忽忽的旗搖。那裏取江梅豐韻海棠嬌，把娘娘軟兀剌唬倒。

【幺篇】見娘娘聖主行忙哀告，見陛下磨拳擦掌心焦躁；見踏霧騰雲那馬兒越咆哮，可惜將一個嬌滴滴楊妃馬踐了。

附　錄

《北詞廣正譜》異文四曲

上引〔小梁州〕及後之〔幺篇〕皆據《雍熙》分題。《廣正譜》則以『則聽的鼕鼕的鼓敲』句起至「馬兒越咆哮」爲〔醉太平〕，而將末句作〔貨郎兒煞〕。《大成譜》同《廣正譜》分法。今引錄《廣正譜》以資

參證：（《大成譜》字句大致相同，不另注出）

【貨郎兒】勢逼的君王行寫詔，也不索問娘娘行取招。見鐵桶般軍圍了一週遭。一個眼不離香羅帕，一個淚揾濕赭黃袍。【脫布衫】陳玄禮慟慟焦焦，高力士攘攘勞勞；唐天子煩煩惱惱，太眞妃絮絮叨叨。【醉太平】則聽得鼕鼕鼓敲，骨剌剌雜綵旗搖。那裏有江梅豐韻海棠嬌，把娘娘軟兀剌唬倒。啼天哭地聖主行忙陪告，摩拳擦掌虎將心焦躁，拿雲握霧戰馬亂咆哮；【貨郎兒】把一個嬌滴滴楊妃馬踐了。

康進之

小傳

康進之，一說姓陳。棣州（今山東惠民縣）人。生平事蹟，全無可考。所作雜劇知有二種，皆寫梁山泊英雄李逵故事。現存《梁山泊李逵負荊》一種，是元雜劇李逵故事中最負盛名的作品。《太和正音譜》列其詞曲於傑作，且稱：『其詞勢非筆舌所能擬，眞詞林之英傑』。

梁山泊李逵負荊

劇目說明

此劇曹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錄正名作『梁山泊黑旋風負荆』。賈本《錄鬼簿》著錄題目正名作『杏花莊老王林告狀，梁山泊黑旋风負荆』，簡名『杏花莊』。《太和正音譜》簡名『黑旋風負荆』。《元曲選目》、《曲海目》簡名『李逵負荆』。現存版本兩種：一、《元曲選》本，題目與《錄鬼簿》著錄同，正名作『梁山泊李逵負荆』，簡名『李逵負荆』。二、《酹江集》本，題目正名全同《元曲選》。《酹江集》宗法《元曲選》，曲詞說白出入無多。《北詞廣正譜》另有該劇異文三曲，附錄於劇末。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酹江集》本。

孟稱舜評此劇曰：『曲語句句當行，手筆絕高絕老，至其摹像李山兒，半粗半細，似呆似慧，形景如見。世無此巧丹青也！』

第一折

（沖末扮宋江，同外扮吳學究、淨扮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澗水潺潺繞寨門，野花斜插滲青巾。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一〕。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順天呼保義者是也。曾爲鄆州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經這梁山過，遇見晁蓋哥哥，救某上山。後來哥哥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推某爲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的小

僂儸，威鎮山東，令行河北。某喜的是兩個節令：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如今遇這清明三月三，故衆弟兄下山上墳祭掃，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違令者，必當斬首。（詩云）俺威令誰人不怕，只放你三日嚴假。若違了半個時辰，上山來決無乾罷〔三〕。（下）（老王林上云）曲律竿頭懸草稕，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老漢姓王名林，在這杏花莊居住，開着一個小酒務兒，做些生意。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婆婆早年亡化過了，止有一個女孩兒，年長十八歲，喚做滿堂嬌，未曾許聘他人。俺這裏靠着這梁山較近，但是山上頭領，都在俺家買酒吃。今日燒的鐮鍋兒熱着，看有甚麼人來。（淨扮宋剛，丑扮魯智恩上）（宋剛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油嘴，正是一對。某乃宋剛，這個兄弟叫做魯智恩。俺與這梁山泊較近，俺兩個則是假名托姓。我便認做宋江，兄弟便認做魯智深。來到這杏花莊老王林家，買一鍾酒吃。（見王林科，云）老王林，有酒麼？（王林云）哥哥，有酒，有酒，家裏請坐。（宋剛云）打五百長錢酒來。老王林，你認得我兩人麼？（王林云）我老漢眼花，不認的哥哥們。（宋剛云）俺便是宋江，這個兄弟便是魯智深。俺那山上頭領多有來你這裏打攪，若有欺負你的，你上梁山來告我，我與你做主。（王林云）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並沒有這事。只是老漢不認的太僕，休怪休怪。早知太僕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老漢在這裏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做遞酒科，云）太僕請滿飲此杯。（宋剛飲科）（王林云）再將酒來。（魯智恩飲酒科，云）哥哥好酒。（宋剛云）老王，你家裏還有甚麼人？（王林云）老漢家中並無甚麼人，有個女孩兒，喚做滿堂嬌，年長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

人。老漢別無甚麼孝順，着孩兒出來與太僕遞鍾酒兒，也表老漢一點心。（宋剛云）既是閨女，不要他出來罷。（魯智恩云）哥哥，怕甚麼，着他出來。（王林云）滿堂嬌孩兒，你出來。（旦兒扮滿堂嬌云）父親，喚我做甚麼？（王林云）孩兒你不知道，如今有梁山上宋公明親身在此，你出來遞他一鍾兒酒。（旦兒云）父親，則怕不中麼？（王林云）不妨事。（旦兒做見科）（宋剛云）我一生怕聞脂粉氣，靠後些。（王林云）孩兒，與二位太僕遞一鍾兒酒。（旦做遞酒科）（宋剛云）我也遞老王一鍾酒。（做與王林酒科）（宋剛云）你這老人家，這衣服怎麼破了？把我這紅絹褡膊與你，補這破處。（老王林接衣科）（魯智恩云）你還不知道，纔此這杯酒是肯酒，這褡膊是紅定，把你這女孩兒與俺宋公明哥哥做壓寨夫人。只借你女孩兒去三日，第四日便送來還你。俺回山去也。（領旦下）（王林云）老漢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只看着這個女孩兒，似這般可怎麼了也！（做哭科）（正末扮李逵做帶醉上，云）吃酒不醉，不如醒也。俺梁山泊上山兒李逵的便是。人見我生得黑。起個綽號叫俺做黑旋風。奉宋公明哥哥將令，放俺三日假限踏青賞玩。不免下山去老王林家，再買幾壺酒，吃個爛醉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云）俺問王留道：『那裏有酒？』那廝不說便走。俺喝道：『走那裏去！』被俺趕上一把揪住張口毛，恰待要打，那王留道：『休打休打！爹爹有。』（唱）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

【混江龍】可正是清明時候，却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三〕

（云）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唱）

【醉中天】俺這裏霧鎖着青山秀，烟罩定綠楊洲。（云）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啗阿啗阿啗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唱）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云）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做笑科，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唱）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云）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唱）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云）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唱）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迤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云）兀那王林，有酒麼？不則這般白吃你的，與你一抄碎金子，與你做酒錢。（王林做抹淚科，云）要他那碎金子做甚麼？（正末笑科，云）他口裏說不要，可揣在懷裏。老王，將酒來。（王林云）有酒，有酒。（做篩酒科）（正末云）我吃這酒在肚裏，則是翻也翻的，不吃更待乾罷。（唱）

【油葫蘆】往常時『酒債尋常行處有』，十欠着九。（帶云）老王也，（唱）則你這杏花莊壓盡他謝家樓。你與我便熟油般造下春醅酒，你與我花羔般煑下肥羊肉。一壁廂肉又熟，一壁廂酒正

篘，抵多少錦封未拆香先透，我則待乘興飲兩三甌。

【天下樂】可正是一盞能消萬種愁。（云）老王也，咱吃了這酒呵，（唱）把煩惱都也波丟，都丟在腦背後，這些時吃一個沒了休。（帶云）我醉了呵，（唱）遮莫我倒在路邊，遮莫我臥在瓮頭。（做吐科，云）老王咪，（唱）直醉的來在這搭裏嘔。〔四〕

（云）老王，這酒寒，快鏇熱酒來。（王林云）老漢知道。（做換酒科，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快篩熱酒來。（王林又哭云）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云）老王，我不曾與你酒錢來？你怎麼這般煩惱？（王林云）哥哥，不干你事，我自有撇不下的煩惱哩，你則吃酒。（正末唱）

【賞花時】咱兩個每日尊前語話投，今日呵爲甚將咱佯不瞅？（王林云）你不知道，我自嫁我的女孩兒，爲此着惱。（正末唱）哎，你個呆老子，暢好是忒搊搜〔五〕。（云）比似你這般煩惱，休嫁他不的？（王林哭科，云）哎約，我那滿堂嬌兒也！（正末唱）你何不養着他到蒼顏皓首？（云）你曉的世上有三不留麼？（王林云）哥，是那三不留？（正末云）蠶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唱）呆老子，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云）我問你那女孩兒嫁了個甚麼人？（王林云）哥？我那女孩兒嫁人，我怎麼煩惱？則是晦氣，被一個賊漢奪將去了。（正末做打科，云）你道是賊漢，是我奪了你女孩兒來？（唱）

【金盞兒】我這裏猛睜眸，他那裏巧舌頭，是非只爲多開口。但半星兒虛謬，惱翻我，怎干

休！一把火將你那草團瓢燒成爲腐炭，盛酒瓮摔做碎瓷甌。（帶云）綽起俺兩把板斧來，（唱）砍折你那蟠根桑棗樹，活殺您那闊角水黃牛。

（云）兀那老王，你說的是，萬事皆休；說的不是，我不道的饒你哩。（王林云）太僕停嗔息怒，聽老漢慢慢的說與你聽。有兩個人來吃酒，他說：我一個是宋江，一個是魯智深。老漢便道：正是梁山泊上太僕，我無甚孝順，我只一個十八歲女孩兒，叫做滿堂嬌，着他出來拜見，與太僕遞一杯兒酒，也表老漢的一點心。我叫出我那女孩兒來，與那宋江、魯智深遞了三杯酒，那宋江也回遞了我三鍾酒，他又把紅搭膊揣在我懷裏。那魯智深說：這三鍾酒是肯酒，這紅褡膊是紅定，俺宋江哥哥有一百八個頭領，單只少一個人哩。你將這十八歲的滿堂嬌，與俺哥哥做個壓寨夫人，則今日好日辰，俺兩個便上梁山泊去也。許我三日之後，便送女孩兒來家。他兩個說罷，就將女孩兒領去了。老漢偌大年紀，眼睛一對，臂膊一雙，則覷着我那女孩兒。他平白地把我女孩兒強搶將去，哥，教我怎麼不煩惱？（正末云）我待不信來，那個士大夫有這東西？老王，你做下一瓮好酒，宰下一個好牛犢兒，只等三日之後，我輕輕的把着手兒，送將你那滿堂嬌孩兒來家，你意下如何？（王林云）哥，你若送將我那女孩兒來家，老漢莫要說一瓮酒，一個牛犢兒，便殺身也報答大恩不盡。（正末唱）

【賺煞〔六〕】管着你目下見讐人，則不要口似無梁斗，一句句言如劈竹。（帶云）宋江唻，（唱）不爭

你這一度風流，倒出了一度醜〔七〕。誓今番潑水難收，到那裏問緣由，怎敢便信口胡嚼？則要你肚囊裏揣着狀本熟，不要你將無來作有，則要你依前來依後。（云）我如今回去，見俺宋公明，數說他這罪過。就着他辭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小僂儸，同着魯智深，一徑離了山寨，到你莊上。那時節我若叫你出來，你可休似烏龜一般，縮了頭再也不肯出來。（王林云）老漢若不見他，萬事休論；我若見了他，我認的他兩個，恨不的咬掉他一塊肉來，我怎麽肯不出見他？（正末云）老王，兀的不是俺宋江哥哥？他道沒也。老兒，俺逗你耍哩。（唱）你可也休翻做了鑞鎗頭。（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我也收拾過鋪面，專等三日之後，送滿堂嬌孩兒來家。滿堂嬌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酹江集本『寨門』作『塞門』，『救生民』作『宋公明』。

〔二〕以上四句詩，酹江集本作『作威福將令傳罷，都要你三日嚴假，若違了某的將令，上山來決無乾罷。』

〔三〕此曲酹江集本『楊柳半藏』作『楊柳青青』，『桃花深映』作『桃花流水』，『遠近沙鷗』作『舉目沙鷗』。

〔四〕此句酹江集本作『直吃的這堝兒敢坐化休』。

〔五〕忒搦搜：酹江集本作『細追逐』。

〔六〕此曲牌酹江集本作〔尾聲〕。

〔七〕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咱兩個一度可喜兩度醜』。

第二折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宋江詩云）旗幟無非人血染，燈油盡是腦漿熬。鴉銜肝肺扎煞尾，狗啃骷髏抖搜毛。某乃宋江是也。因清明節令，放衆頭領下山踏青賞玩去了。今日可早三日光景也，在那聚義堂上，三通鼓罷，都要來齊。小傻儸，寨門首覷者，看是那一個先來。（卒子云）理會得。（正末上云）自家李山兒的便是。將着這紅褡膊，見宋江走一遭來。（唱）

【正宮·端正好】抖搜着黑精神，扎煞開黃髭髣，則今番不許收拾。俺可也磨拳擦掌，行行裏，按不住莽撞心頭氣。

【滾綉球】宋江唻，這是甚所爲，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氣如雷。可不道他是誰，我是誰，俺兩個半生來豈有些嫌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爭幾句閑言語，我則怕惡識多年舊面皮，展轉猜疑。〔二〕

（云）小傻儸報復去，道我李山兒來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有李山兒來了也。（宋江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學究哥哥，喏！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

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俺宋公明在那裏，請出來和俺拜兩拜。俺有些零碎金銀在這裏，送與嫂嫂做拜見錢。（宋江云）這廝好無禮也！與學究哥哥施禮，不與我施禮。這廝胡言亂語的，有甚麼說話。（正末唱）

【倘秀才】哎！你個刎頸的知交慶喜。（宋江云）慶什麼喜？（正末唱）則你那壓寨的夫人在那裏？（指魯智深科，云）禿驢，你做的好事來！（唱）打乾淨球兒不道的走了你。（宋江云）怎麼？智深兄弟，也有你那？（正末唱）強賭當，硬支持，要見個到底。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去有甚麼事，何不就明對我說？（正末做惱不言語科）（宋江云）山兒，既然不好和我說，你就對學究哥哥跟前說波。（正末唱）

【滾綉球】俺哥哥要娶妻，這禿廝會做媒。（宋江云）智深兄弟，說你曾做甚麼媒來。（魯智深云）你看這廝，到山下去噇了多少酒，醉的來似踹不殺的老鼠一般，知他支支的說甚麼哩。（正末唱）元來個梁山泊有天無日。（做拔斧斫旗科）（唱）就恨不斫倒這一面黃旗。（衆做奪斧科）（宋江云）你這鐵牛，有甚麼事也不查個明白，就提起板斧來，要斫倒我杏黃旗，是何道理！（學究云）山兒，你也忒口快心直哩。（正末唱）你道我忒口快，忒心直，還待要獻勤出力。（做喊科，云）衆兄弟們都來！（宋江云）都來做甚麼？（正末唱）則不如做個會六親慶喜的筵席。（宋江云）做甚麼筵席？（正末唱）走不了你個撮合山師父唐三藏，更和這新女婿郎君哎

你個柳盜跖，看那個便宜。

（宋江云）山兒，你下山在那裏吃酒？遇着甚人？想必說我些甚麼，你從頭兒說，則要說的明白。

（正末唱）

【倘秀才】不爭你搶了他花朵般青春艷質，這其間拋閃殺那草橋店白頭老的。（宋江云）這事其中必有暗昧。（正末唱）這樁事分明甚暗昧，生割捨，痛悲悽〔三〕。（帶云）宋江嗏，（唱）他其實怨你。

（宋江云）原來是老王林的女孩兒，說我搶將來了。休道不是我，便是我搶將來？那老子可是喜歡也是煩惱？你說我試聽。（正末唱）

【叨叨令】那老兒一會家便哭啼啼在那茅店裏，（帶云）覷着山寨，宋江，好恨也！（唱）他這般急張拘諸的立。那老兒一會家便怒吽吽在那柴門外，（帶云）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乞留曲律的氣。（宋江云）他怎生煩惱那？（正末唱）那老兒一會家便悶沉沉在那酒瓮邊，（帶云）那老兒拿起瓢來，揭開蒲墩，舀一瓢冷酒，來汩汩的咽了。（唱）他這般迷留沒亂的醉。那老兒托着一片席頭，便慢騰騰放在土坑上，（帶云）他出的門來看一看，又不見來，哭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他這般壹留兀淥的睡。似這般過不的也麼哥，似這般過不的也麼哥。（宋江云）這厮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義！

(宋江云)學究兄弟，想必有那依草附木，冒着俺家名姓，做這等事情的，也不可知。只是山兒也該討個顯證，纔得分曉。(正末云)有有有，這紅褡膊不是顯證？(宋江云)山兒，我今日和你打個賭賽。若是我搶將他女孩兒來，輸我這六陽會首。若不是我，你輸些甚麼？(正末云)哥，你與我賭頭？罷，您兄弟擺一席酒。(宋江云)擺一席酒到好了，你須要配得上我的。(正末云)罷罷罷，哥，倘若不是你，我情願納這顆牛頭。(宋江云)既如此，立下軍狀，學究兄弟收着。(正末云)難道花和尚就饒了他？(魯智深云)我這光頭不賭他罷，省的你叫不利市。(做立狀科)(正末唱)

【一煞】則爲你兩頭白麵搬興廢，轉背言詞說是非，這廝敢狗行狼心，虎頭蛇尾。不是我節外生枝，囊裏盛錐。誰着你奪人愛女，逞己風流，被咱都知。(宋江云)你看黑牛這村沙樣勢那。(正末唱)休怪我村沙樣勢，平地上起孤堆。

(宋江云)若不是我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黃鐘尾】那怕你指天畫地能瞞鬼，步綫行針待哄誰。又不是不精細，又不是不伶俐。(宋江云)我和你就下山去。(正末唱)下山寨，到那裏，李山兒，共質對，認的眞，覷的實，割你頭，塞你嘴。(宋江云)這鐵牛怎敢無禮？(正末唱)非鐵牛，敢無禮，既賭賽，怎翻悔。莫說這三十六英雄，一個個都是弟兄輩。(云)衆兄弟每都來聽着。(宋江云)你着他聽什麼？(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魯智深同到那杏花莊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個是字兒，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開兩個瓢，誰着你拐了一十八歲滿堂嬌。單把宋江

一個留將下，待我親手伏侍哥哥這一遭。（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隻手揪住衣領，一隻手揝住腰帶，滴留撲摔個一字，闊脚板踏住胸脯，舉起我那板斧來，覷着脖子上，可又！（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將我來勸不得。（下）

（宋江云）山兒去了也，小僂儸鞴兩匹馬來，某和智深兄弟親下山寨，與老王林質對去走一遭。（詩云）老王林出乖露醜，李山兒將沒做有。如今去杏花莊前，看誰輸六陽魁首。（同下）〔三〕

校記

〔一〕此曲酹江集本差異較大，全錄如下：『宋江唻，你可也甚所爲，甚道理，主着何意？自從見日月交食，可不道他是誰，我是誰。俺兩個半生來豈有個言氣？我是個好鬥智，比喻棋勢。不爭幾句閑言語，我則怕枉惡了多年舊面皮，兀自猜疑。』　〔二〕以上三句，酹江集本作『寃屈事，誰人與他做主意，每日家淚悲啼。』　〔三〕以上宋江的說白，酹江集本無。

第三折

（王林做哭上，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則被你想殺我也！老漢王林，被那兩個賊漢將我那女孩兒搶

將去了，今日又是三日也。昨日有那李逵哥哥，去梁山上尋那宋江、魯智深，要來對證這一樁事哩。老漢如今收拾下些茶飯，等候則個。（做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說道今日第三日送他來家，不知來也是不來，則被你想殺我也。（宋江同智深、正末上）（宋江云）智深兄弟，咱行動些。你看那山兒，俺在頭裏走，他可在後面；俺在後面走，他可在前面。敢怕我兩個逃走了那。（正末云）你也等我一等波，聽見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歡也。（宋江云）智深兄弟，你看他那廝迷言迷語的，到那裏認的不是，山兒，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唱）

【商調·集賢賓】過的這翠巍巍一帶山崖脚，遙望見滴溜溜的酒旗招。想悲歡不同昨夜，論眞假只在今朝。（云）花和尚，你也小脚兒，這般走不動。多則是做媒的心虛，不敢走哩。（魯智深云）你看這廝。（正末唱）魯智深似窟裏拔蛇。（云）宋公明，你也行動些兒。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孩兒，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云）你看他波。（正末唱）宋公明似氈上拖毛。則俺那周瓊姬，你可甚麼王子喬，玉人在何處吹簫。我不合蹬翻了鶯燕友，拆散了這鳳鸞交。

（云）我今日同你兩個，來這杏花莊上呵，（唱）

【逍遙樂】倒做了逢山開道。（魯智深云）山兒，我還要你遇水搭橋哩。（正末唱）你休得順水推船，偏不許我過河拆橋。（宋江做前走科）（正末唱）當不的他納胯挪腰。（宋江云）山兒，你不記得上山時，認俺做哥哥，也曾有八拜之交哩。（正末唱）哥也，你只說在先時有八拜之交，原來是花木瓜兒外看好，不

由咱不回頭兒暗笑。待和你爭甚麼頭角，辯甚的衷腸，惜甚的皮毛。

（云）這是老王林門首，哥也，你莫言語，等我去喚門。（宋江云）我知道。（李逵叫門科）老王，老王，開門來！我將你那女孩兒送來了也。（王林做驚醒科，云）眞個來了！我開開這門。（做抱正末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呸！原來不是。（正末唱）

【醋葫蘆】這老兒外名喚做半槽，就裏帶着一杓。是則是去了你那一十八歲這個滿堂嬌，更做你家年紀老。（云）俺叫了兩三聲不開門，第三聲道，送將你那滿堂嬌女孩兒來了。他開開門，摟着俺那黑膊子叫道，我那滿堂嬌兒也。（唱）老兒也，似這般煩惱的無顛無倒，越惹你揉眵抹淚哭嚎啕。

（云）哥也，進家裏來坐着。（宋江、魯智深做入坐科）（正末云）他是一個老人家，你可休諕他，我如今着他認你也。老王，你過去認波。（王林云）老漢正要認他哩。（宋江云）兀那老子，你近前來，我就是宋江。我與你說，那個奪將你那女孩兒去，則要你認的是者。我與山兒賭着六陽會首哩。（正末云）老王，你認去，可正是他麼？（王林做認科，云）不是他，不是他。（宋江云）可如何？（正末云）哥也，你等他好好認咱，怎麼先睜着眼嚇他這一嚇，他還敢認你那？兀的老王，只爲你那女孩兒，俺弟兄兩個賭着頭哩。老王，兀那個不是你那女婿，拐了滿堂嬌孩兒的宋江？（王林做再認搖頭科，云）不是，不是。（宋江云）可何如？（正末唱）

【幺篇】〔一〕你則合低頭就坐來，誰着你掙睛先去瞧。則你個宋公明威勢怎生豪，剛一瞅，早將他魂靈嚇掉了。這便是你替天行道，則俺那無情板斧肯擔饒！

（云）老王，你來。兀那禿廝，便是做媒的魯智深，你再去認咱。（魯智深云）你快認來。（王林做再認科，云）不是，不是。那兩個：一個是青眼兒長子，如今這個是黑矮的；那一個是稀頭髮鬏鬏，如今這個是剃頭髮的和尚。不是，不是。（魯智深云）山兒，我可是哩？（正末云）你這禿廝，由他自認，你先幺喝一聲怎麼？（唱）

【幺篇】誰不知你是鎮關西魯智深，離五臺山纔落草，便在黑影中摸索也應着，只被你爆雷似一聲先諕倒。那呆老子怕不知名號。（帶云）適纔間他也待認來，（唱）只見他搖頭側腦費量度。

（宋江云）既然認的不是，智深兄弟，我們先回山去，等鐵牛自來支對。（正末云）老王，我的兒，你再認去。（王林云）哥，我說不是他，就不是他了，教我再認怎的？（正末做打王林科）（王林云）可憐見，打殺老漢也！（正末唱）

【後庭花】打這老子沒肚皮攬瀉藥，偏不的我敦葫蘆摔馬杓。（宋江云）小傻儸，將馬來，俺與魯家兄弟先回去也。（正末云）你道是弟兄每將馬來，先回山寨上去；我道哥也，你再坐一坐，等那老子再細認波。（唱）哥哥道鞴馬來還山寨。（帶云）哎！哥也，羞的您兄弟，（唱）恰便似牽驢上板橋。惱的我怒難消，踹扁了

盛漿鐵落，轆轤上截井索，芭棚下濺副槽。擲碎了舀酒瓢，砍折了切菜刀。【雙雁兒】就恨不一把火刮刮拶拶燒了你這草團瓢。將人來險中倒，氣得咱一似那鯽魚跳。可不道『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

（宋江云）智深兄弟，咱和你回山寨去。（詩云）堪笑山兒忒慕古，無事空將頭共賭。早早回來山寨中，舒出脖子受板斧。（同魯智深下）（正末做歎科，云）嗨！這的是山兒（三）不是了也！（唱）【浪裏來煞】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燈臺不自照。從今後開眼見個低高。沒來由共哥哥賭賽着，使不的三家來便廝靠，則這三寸舌是俺斬身刀。（下）

（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也。他今日果然領將兩個人來着我認，道是也不是。原來一個是眞宋江，一個是眞魯智深，都不是拐我女孩兒的。不知被那兩個天殺的，拐了我滿堂嬌兒去。則被你想殺我也！（宋剛做打噓，同魯智恩、旦兒上，云）打噓耳朵熱，一定有人說。可早來到杏花莊也。我那泰山在那裏？我每原許三日之後，送你女孩兒回家，如今來了也。（王林做相見抱旦哭科，云）我那滿堂嬌兒也！（宋剛云）泰山，我可不說謊，准准三日，送你令愛還家。（王林云）多謝太僕擡舉！老漢只是家寒，急切裏不曾備的喜酒，且到我女兒房裏吃一杯淡酒去。待明日宰個小小雞兒請你。（魯智恩云）老王，我那山寨上有的是羊酒，我教小僂儸趕二三十個肥羊，擡四五十擔好酒送你。（王林云）多謝太僕。只是老漢沒的謝媒紅送你，惶恐殺人也。（宋剛云）俺們且到夫人房裏

去吃酒來。（下）（王林云）這兩個賊漢，原來不是梁山泊上頭領。他拐了我女孩兒，左右弄做破罐子，倒也罷了。只可惜那李逵哥哥，一片熱心，賭着頭來，這須不是要處。我如今將酒冷一碗，熱一碗，勸那兩個賊漢吃的爛醉。到晚間，等他睡了，我悄悄驀上梁山，報與宋公明知道，搭救李逵，有何不可。（詩云）做甚麼老王林夜走梁山道，也則爲李山兒恩義須當報。但愁他一湧性殺了假宋江，連累我滿堂嬌要帶前夫孝。（下）

校記

〔一〕此曲酹江集本眉批曰：『二枝元本所無，係吳興本增入。』　〔二〕山兒：原作『小兒』，據酹江集本改。

第四折

（宋江同吳學究、魯智深領卒子上，云）某乃宋江是也。學究兄弟，頗奈李山兒無禮，我和他打下賭賽，到那裏，果然認的不是。我與魯家兄弟先回來了，只等山兒來時，便當斬首。小僂儸，踏着山崗望者，這早晚山兒敢待來也。（正末做負荆上，云）黑旋風，你好是沒來由也！爲着別人，輸了自己。我今日無計所奈，砍了這一束荆杖，負在背上，回山寨見俺公明哥哥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這一場煩惱可也奔人來，沒來由共哥哥賭賽。袒下我這紅衲襖，跌綻我這舊皮鞋。心下量猜：（帶云）到山寨上，哥哥不打，則要頭，（唱）怎發付脖項上這一塊？

【駐馬聽】有心待不顧形骸，（帶云）這碧湛湛石崖，不得底的深澗，我待跳下去，休說一個，便是十個黑旋風，也不見了。（唱）兩三番自投碧湛崖。敬臨山寨，行一步如上嚇魂臺。我死後墓頂頭誰定遠鄉牌，靈位邊誰咒生天界？怎擘劃，但得個完全屍首，便是十分采。

【攬箏琶】我來到轅門外，見小校雁行排。（帶云）往常時我來呵，（唱）他這般退後趨前，（帶云）怎麼今日的，（唱）他將我佯呆不睬〔一〕。（做偷瞧科，云）哦，原來是俺宋公明哥哥和衆兄弟都升堂了也。（唱）他對着那有期會的衆英才，一個個穩坐擡頦。我說的明白，道莽撞的廉頗請罪來，死也應該。

（見科）（宋江云）山兒，你來了也，你背着甚麼哩？（正末云）哥哥，您兄弟山澗直下砍了一束荆杖，告哥哥打幾下。您兄弟一時間沒見識，做這等的事來。（唱）

【沉醉東風】呼保義哥哥見責，我李山兒情願餐柴。第一來看着咱兄弟情，第二來少欠他膿血債。休道您兄弟不伏燒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上來，若不打，這頑皮不改。

（宋江云）我原與你賭頭，不曾賭打。小僂儸，將李山兒踹下聚義堂，斬首報來。（正末云）學究哥，你勸一勸兒。智深哥，你也勸一勸兒。（學究同魯智深勸科）（宋江云）這是軍狀，我不打他，則要

他那顆頭。（正末云）哥，你道甚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則要你那顆頭。（正末云）哥哥，你眞個不肯打，打一下，是一下疼，那殺的只是一刀，倒不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正末云）不打？謝了哥哥也。（做走科）（宋江云）你走那裏去？（正末云）哥哥道是不打我。（宋江云）我和你打賭賽，我則要你那六陽會首。（正末云）罷罷罷，他殺不如自殺，借哥哥劍來，待我自刎而亡。（宋江云）也罷，小僂儸將劍來遞與他。（正末做接劍科，云）這劍可不原是我的。想當日跟着哥哥打圍獵射，在那官道傍邊，衆人都看見一條大蟒蛇攔路，我走到跟前，並無蟒蛇，可是一口太阿寶劍。我得了這劍，獻與俺哥哥懸帶。數日前，我曾聽得支楞楞的劍響，想殺別人，不想道殺害自己也。（唱）

【步步嬌】則聽得寶劍聲鳴，使我心驚駭，端的個風團快〔三〕。似這般好器械，一柞來銅錢恰便似砍麻稭。（帶云）想您兄弟十載相依，那般恩義，都也不消說了。（唱）還說甚舊情懷，早砍取我半壁天靈蓋。〔三〕

（王林衝上叫科，云）刀下留人！告太僕，那個賊漢送將我那女孩兒來了。我將他兩個灌醉在家裏，一徑的來報知太僕，與老漢做主咱。（宋江云）山兒，我如今放你去，若拿得這兩個棍徒，將功折罪；若拿不得，二罪俱罰。你敢去麼？（正末做笑科，云）這是揉着我山兒的痒處，管教他瓮中捉鱉，手到拿來。（學究云）雖然如此，他有兩副鞍馬，你一個如何拿的他住？萬一被他走了，可不

輸了我梁山泊上的氣概。魯家兄弟，你幫山兒同走一遭。（魯智深云）那山兒開口便罵我禿廝會做媒，兩次三番要那王林認我，是甚主意？他如今有本事，自去拿那兩個，我魯智深決不幫他。（學究云）你只看聚義兩個字，不要因這小忿，壞了大體面。（宋江云）這也說的是。智深兄弟，你就同他去，拿那兩個頂名冒姓的賊漢來。（魯智深云）既是哥哥吩咐，您兄弟敢不同去。（同下）（宋剛、魯智恩上，云）好酒，俺們昨夜都醉了也。今早日高三丈，還不見泰山出來，敢是也醉倒了。（正末同魯智深、王林上，云）賊漢！你泰山不在這裏？（做見就打科，宋剛云）兀那大漢，你也通個名姓，怎麼動手便打？（正末云）你要問俺名姓，若說出來，直諕的你尿流屁滾。我就是梁山泊上黑爹爹李逵，這個哥哥是眞正花和尚魯智深。（做打科，唱）

【喬牌兒】〔四〕你頂着鬼名兒會使乖，到今日當天敗。誰許這滿堂嬌壓你那鶯花寨，也不是我黑爹爹忒性歹。

（宋剛云）這是眞命強盜，我們打他不過，走走走！（做走科）（正末云）這廝走那裏去！（做追上再打科）（唱）

【殿前歡】我打你這吃敲材，直著你皮殘骨斷肉都開。那怕你會飛騰，就透出青霄外，早則是手到拿來。你、你、你好一個魯智深不吃齋，好一個呼保義能貪色，如今去親身對證休嗔怪。須不是我倚強凌弱，還是你自攬禍招災。

（做拿住二賊科）（正末云）這賊早拿住了也。（王林同旦兒做拜科）（魯智深云）兀那老頭兒不要拜，明日你同女兒到山寨來，拜謝宋頭領便了。（同正末押二賊下）（王林云）他們拿這兩個賊漢去了也，今日纔出的俺那一口臭氣。我兒，等待明日牽羊擔酒，親上梁山去，拜謝宋江頭領走一遭。（旦兒做打戰科，王林云）我兒，不要苦，這樣賊漢，有甚麼好處，等我慢慢的揀一個好的嫁他便了。（同下）（宋江同吳學究領卒子上，云）學究兄弟，怎生李山兒同魯智深到杏花莊去了許久，還不見來。俺山上該差人接應他麼？（學究云）這兩個賊子到的那裏，不必差人接應，只早晚敢待來也。（卒子做報科，云）喏，報的哥哥得知，兩位頭領得勝回來了也。（正末同魯智深押二賊上，云）那兩個賊漢擒拿在此，請哥哥發落。（宋江云）好宋江！好魯智深！你怎麼假名冒姓，壞我家的名目，小僂儸，將他綁在那花標樹上，取這兩副心肝，與咱配酒。梟他首級，懸掛通衢警衆。（卒子云）理會的。（拿二賊下）（正末唱）

【離亭宴煞】〔五〕蓼兒洼裏開筵待，花標樹下肥羊宰，酒盡呵拚當再買。涎鄧鄧眼睛剜，滴屑屑手脚卸，磣可可心肝摘。餓虎口中將脆骨奪，驪龍頷下把明珠握，生擔他一場利害。（帶云）智深哥哥，（唱）我也則要洗清你這強打掙的執柯人，（帶云）公明哥哥，（唱）出脫你這乾風情的畫眉客。

（宋江云）今日就聚義堂上，設下賞功筵席，與李山兒、魯智深慶喜者。（詩云）宋公明行道替天，衆

英雄聚義林泉。李山兒拔刀相助，老王林父子團圓。

題目　杏花莊王林告狀

正名　梁山泊李逵負荆

校記

〔一〕睬：二本皆作『採』，今改。

〔二〕此句酹江集本作『可端的利水吹毛快。』

〔三〕自插白至此，酹江集本作：『（宋江）山兒，你說誰是？（末）自駡山兒潑無才，（帶云）想着你兄弟十年故友，舊日恩情，今都罷了！（唱）則早砍取我半壁天靈蓋。』

〔四〕此曲酹江集眉批曰：『此二枝亦係吳興本增入。』

〔五〕此曲酹江集本眉批曰：『收場亦出吳興改本，妙甚。』

附錄

《北詞廣正譜》異文三曲

【正宮·蠻姑兒】快疾，快疾，碎扯了飛鳳盤龍杏黃旗！你瞞天地昧神祇，我和你共折證

到底！

【商調・上京馬】咱每都來到，衆人休鬧，誰是誰非辯個清濁，不索我拔着村嗓子高聲叫。

【雙調・楚江秋】言清行不清，心大力不大，英雄少怪。主不吃客不寧，天不蓋地不載，非是李山兒無賴。

費唐臣

小傳

費唐臣，大都人。元劇作家費君祥之子。生卒年及事蹟均不詳。但其父與關漢卿交游，其行輩當較遲。今知其所作雜劇有三種：《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漢丞相韋賢籯金》、《斬鄧通》。今僅存《貶黃州》一種。

從現存的劇目來看，費唐臣多取歷史故事爲劇作的題材，多寫文人的興衰榮辱。《貶黃州》寫文人的落魄頗爲動人，與馬致遠的《薦福碑》等劇爲同類之作，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壓抑心境。劇作曲文清俊文雅，亦有馬致遠劇作的風味。王季烈在《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中稱此劇：『現今元人及明初雜劇，三百餘種，此本堪云觀止。』雖爲過譽，亦有見地。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脈望館鈔校本，爲手抄本，不分折、楔子，並有明人趙琦美改動的筆蹟。劇本題目作『王安石執拗行新法，李御史舉劾報私讐』，正名作『楊太守奸邪攻逐客，蘇子瞻風雪貶黃州』。另今人王季烈校點《孤本元明雜劇》、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並據脈望館本收錄此劇，且據內容分出四折一楔子，對個別字作了改動。

今以脈望館本作底本，參校王、隋二本。

第一折

（王安石上，開）助役青苗法令行，坐看足食更強兵。嗷嗷朝野多非己，獨仗君王自聖明。下官姓

王名安石，字介甫。金陵人氏。自幼講明儒術，涉獵子史，叨舉進士。蒙聖人擡舉，官做到丞相之職。小官既蒙知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用。近見西北二邊用兵，財用匱乏。我有一策，要行青苗助役於民間。在朝諸官，多言不便；獨翰林學士蘇軾，十分與我不合，昨日上疏說我奸邪，蠹政害民。我欲報復。況主上素重其才，難以輕去；且本官志大言浮，離經畔道，見新法之行，往往形〔二〕諸吟咏。我已着御史李定等劾他賦詩訕謗，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何難哉！計謀已定，且試看如何。（駕上，引一行人，云）勤政樓頭夜未央，五更殿陛有輕霜。欲教四海隆仁化，側席從容納諫章。某，宋帝是也。自我祖公公太祖皇帝，陳橋推戴，奄有四海，傳太宗、眞宗、仁宗、英宗，以至朕躬。幸喜天下治平，獨西北二邊未寧。幾欲用兵，又恐財用匱乏，饋餉不繼。昨日宰相王安石，志欲富國強兵，意與朕合，立青苗助役之法，十分有見。但百官多喜因循，以爲不便。翰林學士蘇軾，尤深詆毀。朕欲加罪，憐惜其才。近聞又生怨謗，妄斥朝廷，未知眞僞。左右，喚御史臺官來，朕問取則。（左右云）御史臺官安在？聖上宣喚。（扮李定上，云）某御史李定是也。自出身以來，深蒙時相王荆公擡舉，現任御史之職。近因新法未行，翰林學士蘇軾，與荆公言論不合，令某劾其平日所爲詩章有干政化者。具爲一疏，劾其謗訕。本已寫定了，如今聖上又來宣喚，須索走一遭去。（做到科）（拜跪，云）陛下宣小臣何用？（駕云）近聞學士蘇軾，託詩毀謗，言官何不論劾？（李云）臣已具本，正欲投進。（遞本科）（駕云）你說一遍朕聽。（李跪，云）御史臣李定等言：今有翰林學士蘇軾，章句腐儒，驟登清要；志大言浮，離經畔道；論新法而短毀時相，託吟咏而謗訕朝廷；

實有無君之罪，難逭欺上之誅。且如題古檜云：『根到九泉無屈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軾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軾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軾則曰：『造物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議鹽鐵，軾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如此之類尙多。伏望聖明，早加顯戮，以息怨謗。伏候指揮。（駕怒，云）蘇軾小臣訕上，着廷尉司拿問！（內應下）（張丞相上，云）下官張方平是也。舊居丞相之職，告老家居。朝廷大事，常蒙主上垂訪。近者學士蘇軾，乃一代才子，止因與王安石言論不合，被其門客李定，妄引詩篇，劾他謗訕。主上震怒，送廷尉治罪，要處之死地。我想來人才難得，又使主上有殺近臣之名，只索救他一遭去。（下）（駕上，云）前日着廷尉司勘問蘇軾，至今不見復旨。朕想來：本官淸才重名，見重當世，其諸詩作，不過一時之興，豈有深意。待問的如何，朕自有區處。〔三〕（張丞相上，云）來到這朝門前，近臣通報咱。（左右報，云）有張方平等宣。（駕云）宣來。（張進，拜，云）臣有短諫，伏取聖裁。臣見得學士蘇軾，忠心爲國，不避時相；吟詩遣興，豈在朝廷。況詩尙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今言官李定，懷論己之私讐，結奸邪之黨類，風聞妄奏，不協人心。伏望聖明，收回成命，復本官之職，遂好生之德。臣不敢專擅，惟聖鑒不錯。（駕云）朕心正欲如此。近臣，快宣的蘇軾來者。（內應科）（正末上，云）小生姓蘇名軾，字子瞻。四川眉州人也。少舉進士，官授翰林學士承旨。極蒙主上眷顧，每召對便殿，或至深夜；嘗徹御前金蓮炬送歸，恩渥無

比。但時相王安石誤國害民，創立新法，四海怨望。而御史李定，不持生母仇氏服。下官嘗惡其爲人。下官前日具疏，論王安石之奸。不想李定黨比王安石，劾奏下官賦詩毀謗朝廷。主上聽信，將下于大理獄，要處以死。今日聖旨又來宣喚，不知爲何。想俺初登仕版，何等志氣，今日只如此也。（唱）

【仙呂·點絳唇】萬頃瀟湘，九天星象，長江浪，吸入詩腸，都變做豪氣三千丈。

【混江龍】想着那絲綸閣上，常則是紫薇花對紫薇郎。步九重春色，拂兩袖天香。萬里雲烟揮翰墨，一天星斗煥文章。翰林風月，京洛山川，洞庭烟雨，金谷鶯花，怎能够一輪皂蓋飛頭上？詩吟的神嚎鬼哭，文驚的地老天荒。

（云）小官若無才學，怎居翰林之職？想當日夜對內殿，寵賜金蓮，際遇非淺也。（唱）

【油葫蘆】想月滿西樓夜未央，蒙君恩，宿建章。不比長安三月荔枝香。翠鬟擁出芙蓉帳，又不是醉鞭誤入平康巷。笙歌幾處聞，淨鞭三下響。沒揣地半張鸞駕從天降，舉首仿佛見君王。

【天下樂】〔三〕恰便似一朵紅雲捧玉皇。官裏呵慌忙，回未央。則恐怕六宮中美人愁夜長，下珠簾處處涼，靸金蓮步步響，月明下吹簫引鳳凰。

(云)來到這朝門外，當駕官通報咱。(隨駕官報，云)宣的蘇軾來了。(駕云)蘇軾，你職居近侍，何故託詩諷怨？本當處以重罪，張丞相再三申救，朕亦惜爾之才，赦爾死罪，謫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四〕。(末云)謝吾皇不死之恩。陛下，臣蒙知遇，欲竭愚忠。見王安石一心變亂成法，臣上萬言書諫諍，今日反受謫貶，兀的不屈死忠臣義士呵！(唱)

【哪吒令】我立一身紀綱，守簞瓢陋巷；顯一生氣象，步金馬玉堂；上一封諫章，入天羅地網。錦綉腸，江湖量，都分付水國江鄉。

【鵲踏枝】萬言策，上君王。一騎馬，度衡陽。索離了三島蓬萊，直走遍九曲滄浪。學不的李太白逍遙在醉鄉，參破了韓昌黎夕貶潮陽。

(駕云)卿既遭御史臺劾論，祖宗之法，朕不敢違。卿姑去，不久即詔還也。(末云)臣今辭了天顏，這一去擯斥海島，葬江魚之腹，再不能見陛下矣。(唱)

【寄生草】臣則待居蠻貊，再誰想立廟堂。今日有曾參難免投梭誑。今日有周公難免流言謗。有仲尼難免狐裘謗。本是個長門獻賦漢相如，怎做的東籬賞菊陶元亮？〔五〕

(駕云)卿雖遠行，與在京何異。況四海之內，皆歸一統。卿不必怨朕，亦國法之不得已也。(末云)陛下法令嚴明，臣豈敢怨。(唱)

【么篇】臣折麽流儋耳，臣折麽貶夜郎。一個因書賈誼長沙放，一個因詩杜甫江邊葬，一個

因文李白波心喪。臣覷屈原千載汨羅江，便是禹門三月桃花浪。

（張丞相云）蘇學士，今主上寬宥，謫官南行，你不必引證古人，多言反取罪責。（末云）丞相錯矣。丈夫生世，忍垢何爲？丞相，你聽我說。（唱）

【金盞兒】不荒唐，不顛狂，折末雲陽梟首高竿上，也要將碧天風月兩平章。拚着夢魂游故國，想像赴高堂。則今日傷心游海島，携手上河梁。

（末云）罷，罷，則今日拜辭了聖駕，別了丞相，只索長行也。（唱）

【賺煞】則爲不入虎狼羣，躲離鯨鯢浪。直貶過淘淘大江，不信行人不斷腸。赤緊的接天隅烟水茫茫，助凄涼衰草斜陽。休想我築起高臺望故鄉。這裏有當途虎狼，那裏有拍天風浪。我要過水雲鄉，則是跳出是非場。（下）

校記

〔一〕『形』，底本和隋本均作『行』，今據文意從王本改。

〔二〕〔天下樂〕，底本原圈去，從王本、隋本復原。

〔三〕『區處』，底本原作『屈處』，據文意從王本、隋本改。

〔四〕『置』字下底本原有『者』字，趙校刪，從之。

〔五〕以上從〔仙呂·點絳唇〕至〔寄生草〕數支曲，《詞林摘艷》另有曲文，題爲『風雷貶黃州雜劇　元費唐臣』，『雷』當爲『雪』之筆誤。曲文內容爲：『〔點絳唇〕十載寒窗，半生指望，登龍榜，懷寶迷邦，我則待舉直錯諸枉。〔混江龍〕赤緊的斯

文天喪，時將美玉韞匱褒藏。不能夠片言折獄，一語興邦。簡省一遭登北闕，茅廬三顧到南陽。將毛錐乏盡，鐵硯磨穿。高歌鼓腹，談笑欣然。我則要慢登臨感嘆仲宣樓。有文才無名住在顏回巷，養浩然柴門積雪，嗟嘆兩鬢如霜。〔油葫蘆〕遠至經離父母鄉，到京師赴舉場。將羣儒戰退氣昂昂。奪的個翰林兩字標金榜，却正是禹門三汲桃花浪。到京師進表章，見帝王把白衣脫在金堦上，便能夠穿紫綬挂金章。〔天下樂〕宣賜蒙恩出建章，端詳朱衣列兩廂。恰便似出蟄龍一聲雷震響，會風雲遠四方。逐功名紙半張，這的是男兒當自強。〔寄生草〕今日個編修院，往常在冰雪堂。十年禮義勤習講，半生藿菜頻修養。博的個滿朝朱紫尊名望，我將這五車黃書卷隱胸中，忽然的一輪皂蓋飛頭上。』

第二折

（馬正卿引童上，開）下官馬正卿是也，黃州人氏。因王安石柄國，某〔一〕在朝與他言論不合，致政來家，十分自在。近聞學士蘇子瞻上書發王安石之奸，反被言官論劾，貶他來黃州安置。有人傳說，將次來到。今日下着這等大雪，途路難行。我想忠臣烈士，多遭奸回之手。況蘇學士大名，遠近欽慕。我今領着家童，擔着酒果，迎接蘇學士，勸他飲一杯，稍敵寒威。這早晚敢待來也，只索等候咱。（末引童子上，云）下官蘇軾，居翰苑數年，頗爲遭際。奈王安石虐害百姓，蒙蔽朝廷，我上萬言書諫主，反被奸黨論劾，貶我湖南。行了數日，將到黃州。今日下着這等一天風雪，瘦蹇顛

仆，小童寒戰，怎生奈何。想忠臣義士，好難處世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道德五千言，禮樂三十卷。本待經綸就舜日堯天，只因兩角蝸蠻戰，貶得我日近長安遠。

【幺篇】瑤臺昨夜蛟龍戰，玉鱗甲飛滿山川。馮夷飲罷瓊林宴，醉把鮫綃剪。（云）好大雪也呵。（唱）

【滾綉球】潑墨雲，垂四野，鑄銀河，插半天。把人間翻〔三〕做了廣寒宮殿，有一千頃玉界瓊田。這其間騷客遷，朝士貶。五雲鄉杳然不見，止不過隔蓬萊弱水三千。不能夠風吹章表隨龍去，可做了雪擁藍關馬不前。哽咽無言。（童云）老爹，下這等大雪，風又緊，兀的不凍殺我也。老爹，連忙走動些。（末唱）

【倘秀才】早是水杳山長路遠，那更雪凍雪寒雲〔三〕捲。（云）你道我行的慢呵，可知，可知。我可甚爲愛青山懶贈鞭。呵凍手，聳雙肩，我只索向前。（童云）老爹，人都說你好才學，却怎生遭貶？倒不知老爹與上古賢人君子那幾個相似？（末云）這小的雖小，倒也省事。你既問我，你聽我與你說。（唱）

【滾綉球】我怕不文章似韓退之，史筆如司馬遷，英俊如仲宣、子建，豪邁如居易、宗元，風騷

如杜少陵，疏狂如李謫仙，高潔如謝安、李願，德行如閔子、顏淵。爲不學乘桴浮海鴟夷子，生扭做踏雪尋梅孟浩然，困煞英賢。

（童云）風寒雪大，我身上衣裳單薄，凍殺我也。老爹，你就不冷麼？（末唱）

【叨叨令】寒森森朔風失留疏刺串，舞飄飄瑞雪踢良禿欒旋。騎着匹慢騰騰瘦蹇必丟不答踐。凍的個立欽欽穉子滴羞篤速戰。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凍殺人也麼哥！空教我瘦岩岩老夫迷留沒亂倦。

（童哭，云）這等寒冷，看看走不動，幾時到的黃州也。（末云）童子休煩惱咱，慢慢捱將去。（唱）

【倘秀才】脫離了長安市廛，須捱到黃州地面，更狠似夕貶潮陽路八千。往常師往聖，友前賢，到如今怎展。

（童云）老爹在翰林時，聲名滿天下。怎生一旦遠貶南荒，好苦也。（末唱）

【滾綉球】我也曾寫珠璣一萬聯，判鶯花三百篇，掃千軍筆端鏖戰。但行處天子三宣，結平生詩酒緣，掌中天風月權。不是將帝王埋怨，爲甚把蘇軾似賈誼南遷？如今一牧童子隨驢後，可甚兩行朱衣列馬前。四野蕭然。

（馬正卿云）蘇大人，老夫等了多時也。（末相見科）（馬云）老夫馬正卿，聞知學士遠來，在此久等。

如此大雪，寒氣逼人，請飲一杯，以敵嚴威。（末云）念蘇軾不才，朝廷斥逐，敢勞遠迓，多感厚意者。（唱）

【呆骨朵】見黃童白叟把香醪勸，怕不透徹了酒興詩顛。（馬云）老夫久聞大才，敢求佳作見教。（末云）大人，飲酒則飲酒，再休言詩。（馬云）詩酒乃吾生分內事，大人此行，與詩酒何干？（末唱）我須不是爲酒忘家，見如今因詩受貶。酒債是尋常事，詩病是平生願。我爲甚遠流身萬里，因此上怕吟詩百篇。

（馬云）蘇大人高才重望，正宜居朝佐主，以治太平，豈宜放逐。（末唱）

【五煞】我情願閑居村落攻經典，誰想悶向秦樓列管絃。枕碧水千尋，對青山一帶，趁白雲萬頃，蓋茅屋三間。草舍蓬窗，苜蓿盤中，老瓦盆邊，樂於貧賤，燈火對床眠。

（馬云）大人此行，天下共知虧枉，青天可鑒，不久還朝重用也。（末唱）

【四煞】從教頭上青天鑒，不願腰間金印懸。受他冷冷清清、多多少少，避是是非非、萬萬千千。或向林皋聲裏，舴艋舟中，霍索溪邊，一壺村酒，白眼望青天。

（馬云）往常時紫羅襴、白象簡，那等尊貴；今日葛巾野服，似覺快樂也呵。（末唱）

【三煞】紫袍金帶無心戀，雨笠烟蓑有意穿。或向新婦磯頭，鷗鷺鄉中，兒女浦口，鸚鵡洲邊，漲一竿春水，帶一抹寒烟，棹一隻漁船。黑甜一枕睡，燈火對愁眠。

（馬云）學士大人，携家遠謫，朝中舊僚友，也要常常寄音回去。（末唱）

【二煞】佳音不託雲間犬，老計惟憑陽羨田。對橘綠橙黃，山高月小；聽南枝驚鵲，衰柳鳴蟬。不愁遠害，不陷危機，不納高軒。那裏人離鄉賤，甚日是歸年。

（馬云）大人今遠處炎方，朝廷公道何在？後世史官，必有紀錄。（末唱）

【煞尾】從教臣子一身貶，留得高名萬古傳。但使歌低酒淺，臥雨眠烟，席地幕天，一任長安路兒遠。（下）

校記

〔一〕『某』，底本原作『厶』，今據文意從王本、隋本改。

〔二〕『翻』，底本和隋本均作『番』，今從王本改。

〔三〕『雲』，底本原作『雪』，今據文意從王本、隋本改。

第三折

（馬正卿上開）老夫馬正卿是也。自從子瞻學士貶來黃州，又早許久，我常常差人問候。他雖一時

被讒，終無大害。況他受知朝廷，必有宣回之日。但本州楊太守度量狹隘，不能濟人；又兼是王安石門客，決無周給。我且看如何，再作處置。（下）（王安石上開）下官王安石是也。叵耐蘇軾毀我，已令臺官彈劾，貶謫黃州安置。我心還未得遂。如今黃州楊太守，舊是我舉用的，不如寫一書與他，教他不要周濟他。窮鄉下邑，舉眼無親，不死那去。我已差人去了，試看如何。（下）（淨扮楊太守上，云）無錢只圖名，回家沒結果。我就不去撾，妻子肯饒我。某乃楊太守是也。自幼讀了幾句兒書，之乎者也，哄得一舉及第。也〔一〕是祖宗積慶。又蒙王安石丞相擡舉，直做到黃州太守之職，此恩未報。近日丞相有書來，說蘇軾學士恃才欺慢，見今安置黃州，着我處置他。我想來，蘇軾是一代文人，豈〔二〕可輕易壞他。只是在此窮鄉僻邑，薪水不給，又是嚴冬臘月，凍餓死了。等他來謁見，只是不理他便了。今日升衙無事，左右看着，有人來，報我知道。（末引老妻、幼子上，云）某，蘇軾是也。自來到黃州，舉眼無親，借得兩間破房住着。衣不蓋身，食不充口，無一個人來看顧。天那！蘇軾一身受苦，也不打緊，連累妻子如此受苦。我空有凌雲志氣，治世才猷，怎生施展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湖海三年，家鄉萬里。志氣如神，形容似鬼。瘴氣纔收，蠻烟又起。空嘆息，人未歸。望不見落葉長安，西風渭水。

（云）自從離了京都，到得這裏，經了多少淒涼也呵。（唱）

【紫花兒序】見了些鷗行鷺聚，經了些鶴怨猿啼，盼了些鳳舞龍飛。往常間胸藏星斗，氣吐虹霓。依舊中原一布衣。揮劍長嘯，只被金谷石崇，傲殺陋巷顏回。

（云）我一會家想起來，在杭州作官時，行動前簇後擁，日逐游樂，甚是受用。到今日如一場大夢也。（唱）

【小桃紅】想西湖風月繞蘇堤，尚覺王孫貴，銀燭高燒照珠翠。如今百事成非，江山不管春憔悴。想金勒馬嘶，玉樓人醉，依舊畫橋西。

（云）前日如此快樂，今日這般生受。想造物好無定也。（唱）

【天淨沙】住的是小窗茅屋疏籬，吃的是粗羹淡飯黃虀，穿的是破帽歪靴布衣，一身襤褸。便休題、臥重裀列鼎而食。

（倈云）這早晚還沒得早飯吃，兀的不餓殺我也。（末云）渾家，孩兒害飢哩。甑中還有米也沒有？（旦云）從昨日沒了米了。（末云）既沒了米，我出去對付些錢米來。（旦云）你平生志氣昂昂，不肯屈於人。來到這裏，舉眼無親，你那裏對付去？你說錯了也。（末唱）

【鬼三台】怕不待閑爭氣，赤緊的難存濟。我則索折腰爲米，更怕甚心急馬行遲。你只是婆娘家見識。陶元亮見此不見彼，公孫弘救寬不救急。便做他志若元龍，赤緊的才過子美。

【紫花兒序】本待昂昂而已，特地遠遠而來，怎教快快而回。世無君子，你家有賢妻。休提，拚着個撥盡寒爐一夜灰，但得些糲食粗衣，免得冬暖號寒，年稔啼饑。

（云）我去再謁楊太守，求些用度去。（旦、倈下）（末云）黃州楊太守，他也是讀書人。我幾遍去謁他，他只推故不放參。不知主何意思。我欲不去，出於無奈，妻子忍不過飢寒。只索再求謁一番。行了多時，早到府衙門首。立着一個祗候，不免向前央一央。呀，祗候哥哥拜揖。（祗候云）是那裏來的？（末云）大哥，你替我稟一聲，說前翰林蘇學士來見。（祗候進，報，云）稟老參，門外有蘇翰林拜見。（淨云）請進，請進。（做見科）（末云）楊大人拜揖。念蘇軾不才，遠謫此郡。窮途無倚，大人何不青目一二。（淨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安置副使蘇軾。你毀謗朝廷，免死足矣。如何又來干謁公衙？我一廉如水，有甚麼與你？把門人也不察，好歹來報，妨我公事。左右，打這廝二十板！（左右上，打祗候了）（祗候趕末下）（淨下）（末云）是我的不是了也。（唱）

【金蕉葉】恨唾手功名未遂，被衰衰兒曹見欺。似這等十謁朱門九閉，又不是一鶚西風萬里。

（祗候云）爲你打了我一頓，你還纏甚麼？快走，快走！（末唱）

【聖藥王】你教〔三〕我快疾回，莫疑遲，可甚踏花歸去馬如飛？沒道理、不做美。我滿船空載月明歸，猶自說兵機。

（云）哥哥，再與我說一聲。（祗候云）你好不曉事，爲你打了我，我又敢稟哩！你快走，快走！走的遲，我一頓好打。（末唱）

【鬼三台】他把賢門閉，英雄棄。莫那孟嘗君是你？暢好人面逐高低。今日羞歸去。呵思量可知。可知那經天緯地孔仲尼，遇着輕賢重色柳盜跖。不爭富貴驕人，小人喻利。

（云）這公人道把門閉了，我想這一場好羞也。家中妻子，却怎了也？（唱）

【紫花兒序】仰望死聖人賢相，思量起怪友狂朋，凄涼殺穉子山妻。胸〔四〕中有物，肚裏無食。堪悲，虎病山前被犬欺。我覷楊太守這廝好管仲之器，覷我爲糞土之墻，你却是疥癬之疾。

（云）罷罷，我這等人，豈是終身窮困？有一日天子寬恩，必然再召用也。（唱）

【綿搭絮】憑着我文如游夏，有一日君勝唐堯，宣的我依舊抽毫侍禁闈。似禹門平地一聲雷，把蟄龍重振起。

（云）我若再得還朝呵，（唱）

【幺篇】對盤龍飛鳳椅，賦裁冰剪霧詩。虎遁狼馳，魚躍鳶飛。那一日強如今日，沛作雲霓，宴罷瑤池，出入向宮闈，拜舞向丹墀，那其間強似你。

【尾聲】無端四海蒼生輩，都不識男兒未濟。我止望周人之急緊如金，君子之交淡如水。（下）

校記

〔一〕『也』，底本原無，今據文意從王本、隋本補。

〔二〕『教』，底本原作『交』，同音借用，今從王本、隋本改。

〔三〕『豈』，底本原無，今據文意從王本、隋本補。

〔四〕『胸』，底本原作『胞』，誤。今從王本、隋本改。

楔子

（駕上）（云）自從將學士蘇軾，安置黃州，不覺又過數年。當初誤聽李定等論劾，是朕一時沒主張。如今在朝官員，沒一個如他的學問。似此高才之士，豈可終身斥逐？朕已令使臣領敕，宣召他回京，這一來必重用也。（下）（末上云）下官蘇軾，自從遭貶到這裏，不知受了多多少少苦楚。時時虧馬正卿周濟。誰想主上垂念舊臣，來宣喚回朝。行李收拾已定，刻日起身。左右，門首看着有甚麼人來。（左右云）理會得。（馬正卿、楊太守領村人、妓樂上，云）老夫馬正卿是也。聞得朝廷再

宣蘇學士回朝，正要送他一送。不想楊太守來邀，說數年不曾看顧，不好相見，今同我送一送。行了一會，不覺早到蘇學士寓舍。左右通報咱。（左右云）報的老爹得知，有馬正卿、楊太守來了。（末云）道有請。（相見科）（馬云）聞知大人朝京，老夫同太守大人，特具一酌奉餞。（末云）不敢，不敢。（淨云）下官才力短淺，數年以來，多有欠恭之罪。又奉臺閣風旨，因此相見遠闊。大人海涵，恕罪，恕罪。（做遞酒科）（末云）蘇軾今日得再入朝，如死而復生。太守大人，怎想有今日也呵。（唱）

【賞花時】〔一〕再宣入瑞靄飄飄鴉鵲樓，却離了芳草凄凄鸚鵡洲。我去咱，依舊乘肥馬衣輕裘。休罪波文章太守，我早則不風雪貶黃州。（衆並下）

校記

〔一〕〔賞花時〕下底本原有『楔子』二字，今從王本、隋本移至『駕上』之前。

第四折

（駕上，云）前日使人宣喚學士蘇軾，許久不見到。今日退朝，在便殿閑坐。當駕官朝門外看者，蘇

軾敢待來也。（天使上，云）某天朝使臣是也。蒙聖人命差往黃州，宣取蘇軾學士回朝。到得那裏，聞知蘇學士多虧馬正卿看顧〔一〕，是他恩人。只是被楊太守窘辱，是他〔二〕仇人。我今一並帶來，在朝外等宣。理當復旨。（做見科，云）陛下，臣宣蘇軾到來。（駕云）教他過來。（正末披秉上，云）下官蘇軾，自被讒譖，遠貶遐荒。誰想得復見天日。我想升沉榮辱，好無定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身流落楚江濱，少年心等閑灰盡。愛君非愛己，憂道不憂貧。富貴浮雲。眞堪笑，又堪恨。

【駐馬聽】造化通神，鏡裏功名夢裏身。無〔三〕常忽近，一分流水二分塵。名留〔四〕蝸角幾〔五〕時分？塵隨馬足何年盡？白髮鬢邊新，如其用我從先進。

（云）來到朝外，只索進見駕則。（拜科）（駕云）卿離朕數年，遠居南服，頗覺辛苦，可也想朕來不曾？你試說一遍則。（末云）陛下聽臣細訴苦楚。（唱）

【落梅風】陛下既從頭問，微臣怎敢隱。這數年間一言難盡。臣也曾望烟波渺然思至尊，恨天涯有家難奔。

（駕云）卿在黃州，有甚親識？用度如何？卿細說來。（末唱）

【水仙子】臣也曾遠無親戚近無鄰，臣也曾釜有蛛絲甑有塵。臣則爲歸家懶睹妻兒問，到如今布袍上有淚痕。（駕云）聞知卿幾遍被州官窘辱，卿是達者，如何苦苦干求於人？（末云）陛下，臣非得已，實出

於無奈也。（唱）臣放着急煎煎妻罵兒嗔，便做到達人知命，君子務本，也則索十謁朱門。

（駕云）卿才思淵源，詩作高古。前人詩窮而後工，卿詩作必勝於前。試賦一二篇朕聽。（末云）臣不敢承旨也。（唱）

【甜水令】折末樂府離騷，長篇短韻，陛下待重與細論文。免陛下丁寧，非臣不遜，其實難効殷勤。

（駕云）卿不肯對朕賦詩，卿在黃州，豈無吟咏？（末唱）

【折桂令】怕不待閑吟些白雪陽春，本是個咏月嘲風，翻做了罔上欺君。（駕云）朕當初一時之誤。卿對此鶯花景物，正好陶情寫興也。（末唱）陛下教〔六〕吟徹鶯花，這番敢走遍乾坤。（駕云）想當日卿夜對便殿，詔賜金蓮，宮嬪簇捧，卿也曾賦滿庭芳詞。今日對朕再做一篇，有何不可？（末唱）見如今御史臺威風凜凜，怎敢向翰林院文質彬彬？則一句謊殺微臣。則爲這彩女嬪妃，送了俺騷客詩人。

（駕云）卿在黃州，誰是恩人？誰是讐人？卿說來朕聽。（末云）臣在黃州，多虧致仕馬正卿周給，實被楊太守窘辱。（駕云）如今他二人在於何處？（末云）已蒙天使將帶入朝，見在朝外等宣。（駕云）宣過來。（楊、馬見駕，拜舞科）（楊云）非臣辱蘇軾。他是放臣逐客，口舌害物，臣遵國法，豈敢容他。（駕云）馬正卿爲國重賢，扶持公道，有恩於蘇軾，封京兆府尹，走馬到任者。（馬謝恩了）

（駕云）楊太守懷奸結黨，妒賢戕善，削去官職，本家爲民者。（末云）楊太守雖與臣不合，如今世情皆如此，炎涼趨避，亦時勢之自然。陛下察之。（唱）

【川撥棹】這世裏欠田文，都是些吃敲的石季倫。屋也似金銀，山也似珠珍，有一千個爲富不仁。傲貧人，諂富人。

（云）陛下，他看臣貧窮，所以不看顧。（唱）

【七弟兄】清濁不分，仁義不存。只理會得自推尊，飢寒壯士無人問。似昌黎重作送窮文，魯褒再作錢神論。

【梅花酒】這厮每世不聞，倚主欺賓，仗富欺貧，倚勢欺人。富而驕，貧而諂。貧無義，富無恩；富無恩，豈是人；豈是人，類飛禽；類飛禽，頗曾論；頗曾論，處人倫；處人倫，傲飢貧；傲飢貧，莫生嗔；莫生嗔，閉賢門；閉賢門，使牛人。

【收江南】使牛人怎做孟嘗君？似仲尼不遇嘆麒麟。對清風明月兩閑人，折末受窘，也強如騎馬傍人門。

（駕云）今日事定，蘇軾仍復學士，翰林供職者。（末拜云）感謝聖恩。但臣曠久，不能供職，不願爲官也。（唱）

【雁兒落】臣寧可閑居原憲貧，不受夢筆江淹悶。樂陶陶三杯元亮酒，黑婁婁一枕陳摶困。【得勝令】則願做白髮老參軍，怎消得天子重儒臣。那裏顯騷客騷人俊，倒不如農夫婦蠶。繞流水孤村，聽罷漁樵論。閉草戶柴門，做一個清閑自在人。

題目　王安石執拗行新法
正名　李御史舉劾報私讐　楊太守奸邪攻逐客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校記

〔一〕『顧』，底本原作『管』，今據文意從王本、隋本改。

〔二〕『是他』，底本、王本和隋本均作『他是』，今據文意改。

〔三〕『身』、『無』二字原不清，今從王本、隋本補全。

〔四〕『留』，底本、王本、隋本均作『流』，但王本注：『流乃留之誤。』今據文意從之。

〔五〕『幾』，底本原脫，今從王本、隋本補。

〔六〕『教』，底本原作『交』，同音借用，今從王本、隋本改。

石子章

小傳

石子章，一作石子璋，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不詳。金末詩人元好問《遺山全集》及李庭（顯卿）《寓庵集》中，均收有題贈他的詩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據此考訂他應與元好問等同時，都是由金入元的。所撰雜劇兩種，其中《秦修然竹塢聽琴》有《元曲選》等刊本存世；《黃桂娘秋夜竹窗雨》則僅存曲詞一折。《錄鬼簿》賈仲明所補吊詞謂：『子章橫槊戰詞林，尊酒論文喜賞音，疏狂放浪無拘禁。展□腹，施錦心，《竹窗雨》、《竹塢聽琴》。高山遠，流水深，戛玉鏘金。』《太和正音譜》評論他的作品，喻如『蓬萊瑤草』。

秦修然竹塢聽琴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元曲選》本，題目作『鄭彩鸞草庵學道』，正名作『秦修然竹塢聽琴』；顧曲齋《古雜劇選》本，題目作『惜花人引轉眞心，知音人還遇知音』，正名作『鄭彩鸞茅庵慕道，秦修然竹塢聽琴』；《古名家雜劇》本，題目、正名與顧曲齋本同；《柳枝集》本，題目、正名亦同於顧曲齋本，唯題目中『眞』字作『花』字，正名中『慕』字作『學』字。

以上各本差別不大。顧曲齋本、古名家雜劇本年代早於《元曲選》本，《元曲選》本略有加工潤飾，文字更爲精煉，《柳枝集》本晚出，多依《元曲選》本。

另外，《錄鬼簿》著錄此劇正名作『秦脩然竹塢聽琴』，然今存各本『秦脩然』均作『秦修然』，今從之。

本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各本參校。

楔子

（正旦扮鄭彩鸞引外扮都管上云）〔一〕妾身姓鄭，小字彩鸞，今年二十一歲。從幼父母雙亡。曾記父母說，在禮部時，與秦工部指腹成親。後來他那壁生了個孩兒，喚做秦修然，俺這壁生了妾身是也。自父母亡化過了，他那壁不知所向。俺這城北五十里外有一座草庵，這庵裏有個姑姑，他也姓鄭，曾教我撫琴寫字。今日是妾身生辰賤降之日。都管，安排下酒果，則怕姑姑來也。（都管云）理會的。（老旦扮老道姑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貧姑姓鄭，我是梁公弼的夫人。自從與俺老相公失散了，攏起我這頭髮，捨俗出家。貧姑善能撫琴下棋。此處有個小姐，他是鄭禮部的女孩兒，在貧姑跟前學琴下棋。今日是小姐生辰貴降的日子，我與他上壽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門首。都管報復去，道有貧姑來了也。（都管報科，云）小姐，有鄭姑姑在於門首。（正旦云）道有請。（見科）（道姑云）貧姑一徑來與小姐上壽。（正旦云）師父，你那裏得那錢鈔來，敢勞如此費心也！（都管云）小姐，近日上司出下榜文，不論官宦百姓人家，但是女孩兒到二十以外，都要出嫁與人。限定一月之外，違者問罪。〔二〕（正旦云）似此怎生是好？則除是這般。都管，將文房四寶過來。（做寫科，云）寫就了也。都管，你近前來。你道我爲甚麼寫這兩紙文書？一紙文書

爲你年紀高大，與你這紙從良的文書；這一紙文書，將我那家私裏外、田產物業，你都與我記者。我家祖上曾建下竹塢草庵一座，甚是清雅，在北門外面，近來沒有住持，止有一個小道姑看守。〔三〕我如今學那老師父出家去也，一年四季，齋糧道服，你可不要缺少我的。（都管云）小姐但放心，這一年四季，齋糧道服，俺不敢缺少你的。（老道姑云）小姐，你敢出不的家麼？既然你要出家，須要堅心辦道，休要半路裏還了俗。（正旦云）師父但放心，〔四〕你着我如今嫁那個人去？不如出家倒也乾淨。（唱）

【仙呂·賞花時】亡化過白頭老父母，眼底親人別又無。我親筆立定紙文書，分付與你這莊田和那地土，我着你爲主不爲奴。

【幺篇】更問甚一歲孩兒百歲主，〔三〕枉了身心活受苦。願富貴待何如？我則待添香可也補燭，常伏侍着你這一個老姑姑。（同下）

校記

〔一〕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沖、正旦引都管上）』。　〔二〕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三〕自『我家祖上曾建下竹塢草庵一座』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四〕此句以下，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我情願跟的姑姑出家去也』。　〔五〕『主』字顧曲齋本、古名家本均作『奴』。

第一折

（外扮梁州尹引張千上，詩云）白髮刁騷兩鬢侵，老來灰盡少年心。雖然贏得官猶在，爭奈夫人沒處尋。〔一〕老夫姓梁，名公弼，叨中進士及第，所除南康爲理。有我夫人姓鄭，老夫三年官滿，還於京師，行到半途，被土賊哄散，至今夫人不知所向。謝聖恩可憐，今除鄭州爲州尹之職。老夫想幼年間有一故友，姓秦，雙名思道，與老夫在南陽一處爲官；後來他升做工部尚書，不幸辭世。止有一子，是秦修然。此子九經三史，無有不通。如今也無信息。老夫在此做官，怕不一身榮顯，爭奈兩椿兒缺欠：一來失了夫人，二來不見侄兒。若是得見他兩個，便足俺平生之願。張千，你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扮秦修然上，〔二〕詩云）少小爲文便有名，如今挾策上西京。不知若個豪門女，親把絲鞭遞小生。〔三〕小生姓秦，雙名修然，幼年父母雙亡。父母在時，曾與鄭禮部家指腹成親。誰想他家得了女兒，小字彩鸞。如今兩家寥落，絕無消耗。小生因取功名，到這鄭州，聞說我叔父梁公弼在此爲理，何不探望叔父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門上人報復去，道有秦修然在於門首。（張千報科，云）有秦修然在於門首。（梁尹云）他說是秦修然麼？（張千云）是（梁尹云）老夫語未懸口，侄兒却已來到。張千，道有請。（張千云）請進。

（秦修然見科，云）叔父請坐，受您孩兒兩拜。（梁尹云）孩兒，則被你想殺我也！你行囊在於何處？（秦修然云）在客店中哩。（梁尹云）張千，便與我搬將來，打掃書房，着孩兒那裏安歇。便安排酒肴，與孩兒接風去來。（同下）（正旦同小姑上，云）自從出了家，到大來好是安靜快樂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棄了個銅斗兒似家緣，撇下個潑天也似火院，到大來無拘倦。每日間不斷香烟，將一片眞心煉。

【混江龍】改換了油頭粉面，再不將蛾眉淡掃鬢堆蟬。將陰功暗壘，道教明傳。座上全無塵半點，壺中別有一重天。向是非海內，人我叢中，將那等不曉事的愚迷勸；覷了這飄飄浮世，冉冉流年。

（小姑云）我覷了小姐你這等模樣，揀個好官員士夫人家嫁一個不好？出他那家做甚麼？你不如歸去罷。（正旦云）小姑，你說的差矣。（唱）

【村裏迓鼓】你道我不如歸去，我待要至心修煉。則他這蠅頭蝸角虛名利，休貪休戀。倒不如躲是非，忘寵辱，無驕怨。〔四〕問甚麼誰得官，誰得祿，誰得錢？呀，到後來死生關臨頭怎免？

【元和令】咱人這無常，管甚少年？我嘆世事忽更變：恰天桃噴火柳堆烟，早荷花點翠鈿；

東籬黃菊未開全，又紛紛雪滿天。

【上馬嬌】不如我琴一張詩一聯，樂意自悠然。試看他富貴和貧賤，都一般白骨葬黃泉。

【勝葫蘆】抵多少興廢榮枯在眼前，人被利名牽，滿目紅塵關塞遠。笑車輪馬足，晨鐘暮鼓，空勞碌，自年年。〔五〕

【么篇】爭如我睡徹東窗日影偏，高枕只安眠？愚者自愚賢者賢。煉丹砂九轉，袖黃庭兩卷，誦老子五千言。

（云）天色晚了也。小姑，你與我點上燈，添上香來，你歇息去。（小姑云）我添上香，點上燈，掩上柴門，歇息去也。（下）（正旦云）夜深了也，取下我這焦尾琴來，撫一曲遣我的心悶咱。（正末上云）小生秦修然是也。自從在叔父家，一月光景，不曾出門。今日在這城外踏青玩賞，下次小的每都回去了，天色已晚，小生趕不上城門。這裏有個庵觀，我去裏面借一宵宿，有何不可？我推開柴門，原來還點着燈哩。（做聽科）呀，有人撫琴，我試聽咱。（正旦唱）

【後庭花】金爐焚寶烟，瑤琴鳴素絃，〔六〕無非是流水高山調，和那堆風積雪篇，〔七〕端的這五音全。我可便輕彈一遍，〔八〕對清宵明月前，更行人跡杳然。正泠泠指下傳，百般的聲不圓；怎麼百般的聲不圓？

(云)我這琴絃斷，必有人來竊聽。我開這門試看咱。(見末科，云)一個好秀才也！(秦修然云)呀，一個好姑姑也！(正旦云)兀那秀才，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來到俺這庵觀？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送你到道錄司，不道的饒了你哩！(秦修然云)小生南陽府人氏，姓秦，雙名修然。因爲進取功名，到於此處。今日在城外踏青賞玩，不想天色昏晚，無處寄宿，來到此處暫借一宵。聽的這裏彈琴，聲音嘹亮，因而竊聽。不想姑姑在此，望恕小生之罪。(正旦背云)原來他便是秦修然。我且問他：兀那秀才，你認的那指腹成親鄭彩鸞麼？(秦修然云)當初我父親在時，多聽的說有一個指腹成親的鄭彩鸞。自從父母亡過，那鄭彩鸞也不知所向，小生常切切於心，不能見面。(正旦云)秀才，你休慌，則我便是鄭彩鸞。(秦修然云)我那裏不尋，那裏不覓，你可可在這裏！小姐，你既然遇着我，正是一對夫妻，我和你說句話兒。(正旦云)秀才休得無禮！我與你雖素有盟約，却不可造次苟合，萬一外人得知，豈無私奔之誚？(秦修然云)我與你怨女曠夫，隔絕十有餘年；今日偶爾相逢，天與之便，豈可固執？(正旦云)既然如此，這所在不是說話處，咱去那耳房裏說話去來。(唱)

【金盞兒】這搭兒裏花影更幽然，檜柏鎖蒼烟；則這兩椿兒好與人方便，果然是色膽大如天。今夜又無甚星河相間阻，莫不着人月兩團圓？我可甚麼『清閑眞道本』〔九〕，則被你壞了我也『無事的散神仙』。

（云）秦修然，天色明了也，你回去罷。（秦修然云）小姐，我此去明日多早晚來？（正旦云）你白日休要來，可在晚間來；來時休往那正門，則打那角門兒進，免得外人看見不雅。（秦修然云）小生知道了也。（正旦云）秦修然，我爲你呵！（唱）

【賺煞】〔一〇〕建起座七眞壇，新蓋了三清殿。往常我醞釀眞心不淺，不想這一曲瑤琴聲婉轉，〔一一〕包藏着那美滿姻緣。並香肩，月下星前共指三生說誓言。〔一二〕我也到不的蓬萊閬苑，羞對着藥爐經卷，我愁的是小窗孤枕夜如年。（下）

校記

〔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等閑贏得貪天夢，但得身安抵萬金。』　〔二〕『正末』原作『副末』，誤。據柳枝集本改。　〔三〕以上四句上場詩，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今生坐享位爾福，不是讀書那裏來』。

〔四〕『無驕怨』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休誇休羨』。　〔五〕以上三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柳枝集本並作『空中舞旋，勞碌五更天』。　〔六〕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玉指整冰絃』。　〔七〕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聲韻似清風明月圓』。　〔八〕此句以下曲文，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我可便彈了一遍，百般的聲又不圓，又不圓』。　〔九〕『清閑眞道本』五字上，別本並有『是末』二字，實卽『甚麽』，今據改。　〔一〇〕此曲牌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不想這三尺絲桐琴韻裏』。　〔一一〕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尾聲〕。　〔一二〕以上二句，顧曲齋

本、古名家本作『他文似錦，筆如椽，向月下星前，詩一首，春風第一聯』。

第二折

（梁尹上云）老夫梁公弼。自從秦修然侄兒在衙舍中，一月其程，老夫事忙，不曾與他閑坐攀話。張千，那秀才書房中看書麼？（張千云）老爺不問，張千也不敢說，那秀才白日裏在書房看書，到晚來出這城外一所竹園裏，有箇草庵，庵兒裏面有一個青年的小道姑，生的十分大有顏色，好生聰俊。秀才每夜在那裏相伴他。（梁尹云）有這等事？（張千云）張千豈敢說謊。（梁尹云）既是這般，恐怕墮落了他功名。張千，你與我喚嬤嬤出來。（張千云）嬤嬤，老爺呼喚。（淨扮嬤嬤上，云）老身聞的相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見科，云）老相公喚老身有何吩咐？（梁尹打耳唇科，云）可是這般。（嬤嬤云）領相公的言語，須索書房中走一遭去。（下）（梁尹云）張千，你近前來，我吩咐你：我如今鄉下勸農去也。那秀才若來辭別我時，說我公家事忙，你就將春衣一套，白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便着他長行。小心在意者。（詩云）何事催人上路程？愁他迷戀失功名。他時得意來相問，方見通家一點情。〔一〕（下）（正末上云）自從與我鄭彩鸞相遇，着小生晝夜無眠。今日在房中閑坐，可怎生不見嬤嬤來？（嬤嬤上見科）（正末云）嬤嬤你那裏去來？（嬤嬤云）我與人

家送殯去來。（正末云）你與誰家送殯去？（嬷嬷云）秀才不知，這裏有王同知家一個舍人，被這北門外竹塢草庵一個年小的道姑死了，他魂靈纏繞着那個舍人，那舍人如今死了。那庵裏道姑，他是個鬼怪，但見年少的男子漢，他就纏死了纔罷。（正末驚科，背云）嗨，誰想那道姑是個鬼魂，謊殺我也！喚張千來，收拾行裝，我便索長行也。（張千云）相公喚我做甚麼？（正末云）老爺在那裏？（張千云）鄉下勸農去了。（正末云）我要上朝取應去也。（張千云）老爺吩咐我了，秀才若取應去時，春衣一套，白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都有了也。秀才，你等不得老爺回來，便去罷。（正末云）我是等不的，收拾行裝，便索長行也。（詩云）本謂一佳人。如何說鬼魂？情知不是伴，只得且離分。〔三〕（下）（梁尹上云）張千，那秀才去了麼？（張千云）去了也。（梁尹云）今日無甚事，那北門外有一所竹塢庵，庵裏有個道姑，年紀幼小，生的十分大有顏色。老夫一來玩賞散心，二來到庵中看那道姑去走一遭。（下）（小姑扶正旦上云）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則被這相思害殺我也！（小姑云）有的是賤柴，燒你這醜弟子。（正旦云）待道秦修然去了來，他可不曾辭我；待說他不曾去了來，這幾日怎生不見？音信皆無。秦修然，我知他在那裏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這些時懶誦南華，將一串數珠來壁間閑掛，念一首斷腸詞顛倒熟滑。不免的喚道姑，添淨水，我剛剛的把聖賢來參罷。若不是會首人家，幾番將這道袍脫下。

【醉春風】我如今將草索兒繫住心猿，又將藕絲兒縛定意馬。人說道出家的都待要斷塵

情，〔三〕我道來都是些假、假。幾時能夠月枕雙欹，玉簫齊品，翠鸞同跨？

（云）小姑，你休大驚小怪的，我是歇息咱。（做睡科）（小姑云）理會的。我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梁尹引張千上云）張千，不要頭踏傘蓋，一人一騎，來到城外。遠遠那個竹林兒裏，敢是那道姑的庵觀？（張千云）這個便是。（梁尹云）接了馬者。（小姑見驚拜科）（梁尹云）出家人不打稽首，可學俗人拜，這個小道姑也不是個志誠的。你報復去，道有老夫特來相訪。（張千云）咄！是州裏大爺。〔四〕（小姑慌報科）（正旦云）做甚麼？（小姑云）有一個老爺在門首哩。（正旦唱）

【紅綉鞋】我恰纔搭伏定芙蓉懶架，恰合眼夢見他家，覺來也依舊隔天涯。早是我心緒又亂，更那堪客人侵雜，道甚麼相公在門首前方下馬！

（小姑云）相公請進。（梁尹見旦科，云）這個道姑是生的好也！（正旦云）稽首。相公請坐，小姑快烹茶來。（梁尹云）道姑，你也請坐。（正旦云）貧姑不敢。（梁尹云）道姑，兀的『恭敬不如從命』。（正旦云）既如此，斗膽了。（稽首、坐科）（梁尹云）道姑，我此一來，你試猜咱。（正旦云）相公此來，貧姑試猜波：（唱）

【石榴花】莫不是山城無事早休衙？（梁尹云）今早不下雨來？（正旦唱）朝來微雨潤輕紗。（梁尹云）這時節正是暮春天道。（正旦唱）茸茸芳草襯殘霞，都乘着這寶馬，（梁尹云）老夫待賞玩踏青咱。（正旦唱）迅步行踏。（帶云）貧姑猜着了也。（唱）莫不是那官中民快央及的怕？（梁尹云）老夫一徑的散心來。（正旦

唱）因此上出郊外貪尋幽雅。〔五〕（梁尹云）道姑，老夫此來，不張傘蓋，不擺頭踏，你知老夫的這意麽？（正旦唱）你可也爲甚麽不張傘蓋，不擺頭踏？多只是恐驚林下野人家。

（梁尹云）道姑你這裏好個幽靜去處也。（正旦唱）

【鬥鵪鶉】休笑俺草戶柴門，那裏取那銀屏的這綉榻？（梁尹云）老夫久慕高風，因此相訪。（正旦唱）多謝也降尊臨卑，屈高、屈高就下。（梁尹云）道姑，兀的不是琴？請撫一曲，老夫洗耳。（正旦云）琴絃斷，彈不得了也。（梁尹云）道姑，你那絃斷幾時了？出家人休調發我。（正旦唱）俺出家人從來不會調發，相公少罪咱。（梁尹云）道姑，既斷了絃，市面上別尋一個續上不的。（正旦唱）這絃向那市面上難尋，欲要呵則除江心裏旋打。

（梁尹云）老夫說絃，他說江心裏旋打，可是魚？恁的呵，老夫賢愚不辨。道姑，兀的不是棋盤，將來老夫與你手談一局。（正旦云）這棋咱人不可下他。（梁尹云）怎生不可下他？敢是你怕我老夫識破那一着？（正旦唱）

【上小樓】枉將你那機謀用煞。若知俺這棋中奸詐，（梁尹云）這棋有甚麽奸詐在那裏？（正旦唱）都爲那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蟻陣蜂衙。將一片打劫的心，則與人爭高論下，直等待那揭局兒死時纔罷。

（梁尹云）道姑，這棋不下也罷，你有甚麼名人書畫，將來老夫一看。（正旦唱）

【幺篇】止不過羲之字、老杜詩、戴嵩牛、〔六〕韓幹馬；止不過枯木竹石、山水翎毛、雪月風花。若題着，那些人、都皆亡化，到如今是漁樵一場閑話。

（梁尹云）道姑，兀這書畫，則道老夫不識；自古以來，思凡的仙女甚多，則說靈照女透丹霞這一樁事，你可知道麼？（正旦唱）

【快活三】可不說鍾子期訪伯牙，倒問我靈照女透丹霞。（梁尹云）難道是古來的思凡仙女就也沒有？（正旦唱）他問我從古的思凡仙女有來麼，則教我半晌家難回話。

【鮑老兒】你將那無顯驗的文書試監察，須不是俺孔宣聖遺留下。將那個包待制看成做水晶塔，全沒些半點兒眞實的話。只待要說古談今，尋山問水，傍柳穿花；〔七〕那裏也修身正己，利民潤物，治國齊家？

（梁尹背云）我觀這道姑，生的外有西施之貌，內有道韞之才，可知我那侄兒留戀着他。我聞的侄兒原是與他指腹爲婚，正好配成夫婦。今我賺的侄兒去了，若還留在此處，我也不放心，則除是這般。（回云）道姑，我那衙門左右有一所白雲觀，是敕建祝壽道院。〔八〕我要請你到觀裏做個觀主，你意下如何？（正旦云）貧姑情願去。（唱）

【耍孩兒】我心頭百事無牽掛，淨坐在方床矮榻，偏生要喧譁場裏避喧譁，白雲庵情願爲家。〔九〕則我這粗衣淡飯貧休笑，你那裏肥馬輕裘富莫誇。看北邙山直下，盡都是些斷碑荒冢，老樹殘霞。

【尾聲】怎如俺重門鎖綠苔，閑亭掃落花？抱瑤琴高臥在松陰下，〔一〇〕便做不得神仙我也快活煞。（下）

（梁尹云）天色晚了也。張千，將馬來，回私宅中去。（詩云）三十餘年仕路間，風塵無處不摧顏。因過竹院貪清話，却得浮生半日閑。〔一一〕（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二〕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此四句詩。　〔三〕『塵情』，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眞心』。　〔四〕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五〕『貪尋幽雅』，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散心行踏』。　〔六〕『戴嵩』原作『戴松』，誤；今正。　〔七〕以上三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八〕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九〕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得蹉跎處且蹉跎，我孤身遊萬里天涯』。　〔一〇〕『抱瑤琴』，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扶藤床』。　〔一一〕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第三折

（梁尹上云）老夫梁公弼，搬的那竹塢庵中鄭道姑在此白雲觀做個住持，〔二〕只等我侄兒秦修然得第回來時，老夫自有個主意。昨日照會來，說有一個新官下馬，差人接去了。張千，等來時報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秦修然上）（詩云）十載寒窗積雪餘，讀得人間萬卷書。到頭還藉文章力，象簡羅袍上玉除。〔三〕小官秦修然是也。自從離了叔父，前往京師進取功名，不想果遂其志，一舉狀元及第。某奏過聖人，說叔父養育之恩，未嘗有報，思得相近地方，以便侍養。謝聖人除授鄭州通判，今來赴任，須先見俺叔父去。〔三〕張千報復道，有州判下馬也。（張千云）理會的。稟爺，新官到了也。（梁尹云）道有請。（正末見科）（梁尹笑科，云）兀的不是侄兒秦修然，你得了官也。（秦修然云）託賴叔父之庇，請上受侄兒幾拜。（做拜科）（梁尹云）張千，一壁廂安排筵席，與狀元慶喜，尋一個幽靜之處，纔好講話。張千，快喚出嬤嬤來者。（張千云）嬤嬤，老爺呼喚。（嬤嬤上見科，云）老相公呼喚老身那廂使用？（梁尹云）嬤嬤，你去白雲觀中，和那道姑說知，道老相公借你觀中待客，只揀個幽靜去處打掃一間。嬤嬤，你先去，老夫隨後便來也。（嬤嬤云）理會的。（下）（梁尹云）狀元，老夫和你白雲觀中走一遭去來。（同下）（正旦引小姑上云）自從梁公弼相公請我到這白

雲觀中做着個觀主，倒大來好是幽靜快樂也。只是秦修然知他在那裏？教我如何放的下！（唱）

【正宮·端正好】本彈的是一曲鳳求凰，倒做了三疊陽關令，淹然的訴不盡滿腹離情。那清風明月悠然靜，〔四〕只少一個知音聽。

【滾綉球】這秀才每忒淺情，〔五〕忒薄倖，抵多少破釵分鏡！他一去了恰便似綫斷風箏。我守着這一盞半明不滅的燈，聽了些長吁短嘆聲；我將一個枕頭兒倚定，都則道打坐到天明。只爲那山遙水遠人何在？因此上枕剩衾餘夢不成，閣不住兩淚盈盈。

（云）小姑，休打攪我，我試歇息咱。你去門首看者，若有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小姑云）理會的。（嬤嬤上云）領着老相公的言語，到白雲觀中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姑報復去，道有嬤嬤來了也。（小姑報科，云）師父，有嬤嬤來了也。（正旦做驚科，云）諕我這一驚，道有請。（見科）（正旦云）稽首。嬤嬤請坐，小姑看茶。嬤嬤那裏來？（嬤嬤云）我一徑來望姑姑。我覷了姑姑年紀這般幼小，又聰明俊俏，出家做甚麼？（正旦云）嬤嬤，說起來呵，也話長哩。（唱）

【幺篇】俺祖宗爲上卿、做左丞，也是俺宿緣善慶，可不道戶列簪纓？我須是富裏長，富裏生，又不是爺娘將我來不聘，我出塵寰，甘分修行。我心如皓月連天靜，性似寒潭徹底清，休想有半點俗情。

（嬤嬤云）姑姑，你這般年紀幼小，嫁一個官員士戶，穿羅着錦，梳妝打扮，可不強似出家？老身曾聽的人說，這出家人多有害相思病的。（正旦云）這嬤嬤是甚麼言語！（唱）

【叨叨令】那一個出家兒抹着胭脂頸？那一個出家兒直恁般淫邪性？那一個出家兒害過相思病？其實我便說不的也波哥，我便說不得也波哥，則我外俗人定？那一個出家兒抹着胭脂頸？那一個出家兒直恁般淫邪性？那一個出家兒害過相思病？其實我便說不的也波哥，我便說不得也波哥，則我外相兒怕不道多清正！〔六〕

（嬤嬤云）老身奉着相公言語，着我與你說，要借你這觀中待一客官飲酒哩。（正旦云）嬤嬤，這的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葷了鍋竈不可。（嬤嬤云）我說你不肯，老相公早來也。（正旦云）老相公來時，我自有話說。（梁尹上云）那姑姑說甚麼？（嬤嬤云）他道葷了鍋竈不肯。（梁尹云）我自過去和他說。（見科）（正旦云）稽首。（梁尹云）姑姑，我一徑的來借你觀中靜房一間，安排酒肴，管待個客官。（正旦云）相公，這的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葷了鍋竈。（梁尹云）便葷了有誰知道？（正旦云）做的個褻瀆麼？葷了鍋竈不中！（梁尹云）眞個不肯？（正旦云）不可，不可！跳出俺那七代先靈來，我也不肯！（梁尹云）既然不肯，則借你這庵中與新狀元待一杯茶。（秦修然上云）既然不可，俟兒回去罷。（梁尹云）則待一杯茶便行。姑姑，你與新狀元廝見咱。（旦見正末科，云）稽首。（梁尹云）不吃茶也罷了，我與新狀元回私宅中飲酒去。（正旦扯正末衣服科，云）相公，在這裏坐坐不妨事。（梁尹云）這裏是祝壽的道院，外觀不雅。（正旦云）有誰知道？（梁尹云）

葷了你那鍋竈，做的個褻瀆麼？（正旦云）外邊有一個小鍋兒哩。（梁尹云）姑姑，你陪着新狀元這裏坐一坐，我看些酒肴去也。（下）（正旦云）秦修然，你在那裏來？（秦修然云）你是鬼，靠後些！（正旦唱）

【倘秀才】我爲你呵，捱了些更長漏永，受了些衾寒枕冷；我巴到你黃昏盼到你明。思舊約，想歸程，可着我久等。

【滾綉球】那秀才每謊後生、好色精，一個個害的是傳槽病症，囑咐你女娘們休惹這樣酸丁。〔七〕恁琴書四海遊。關山千里行，您去處渺無踪影。則被你引得這倩女離了魂靈！（秦修然云）你是個鬼，遠着些兒！（正旦云）你是鬼，我不是鬼。（秦修然云）我怎生是鬼？（正旦云）你既不是鬼呵，（唱）爲甚麼不將這九經書籍燈前看，可將那三弄瑤琴月下聽？行濁言清！

（梁尹上做打聽咳嗽科）（正旦云）休大驚小怪，則怕老相公聽的。（梁尹云）我聽的多時了也。（正旦扯秦修然跪科）（梁尹云）你兩個可早招了也。姑姑，這祝壽的道院可不道葷了你鍋竈？可不道外觀不雅？姑姑，你曉的麼？『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人修道，不依正道，少使貪嗔，莫使奸狡。姑姑心正不邪，這個便是正道。新狀元，你好個讀書人，憑着你十年窮蠹簡，一舉跳龍門。剗地不思金榜日，只待暗約楚臺雲？〔八〕有這等姑姑，更有這等秀才，又有這等老夫。（詞云）你可甚端冕臨三輔，調弦理萬民；剗的點檢他這姻緣簿，花判他這有情人？姑姑，好出家人也！

（詞云）你那布袍籠夜月，丫髻挽秋雲。本是清風明月客，倒養着金馬玉堂臣。一個是這聽琴的漢司馬，一個是這修道的卓文君。你雖常餐素飯，原不斷眞葷。那肯看經卷，單想結婚姻。宵宵花燭會，夜夜洞房春。一聲明鐘響，須索拜天尊。火速穿道服，連忙繫法裙；裏衣無暇着，頭髮亂紛紛；不曾將手洗，便去把香焚。你也這般褻汙三清殿，何不推翻李老君？〔九〕姑姑，你可怕麼？（正旦云）可知怕哩。（梁尹云）你要饒麼？（正旦云）可知要饒哩。（梁尹云）既是這等，你還了俗，嫁了秦修然，請受了五花誥，駟馬車，做了夫人縣君，可不好那？（正旦云）多謝了老相公。（梁尹云）你看他一讓一個肯。（正旦唱）

【尾煞】到來日整雲鬟復對菱花鏡，我再不綻口兒念着道德經。坐處坐行處行，情厮投意厮稱。到今朝酒半醒，入羅幃掩綉屏。只等的晝燭燈昏夜寂靜，寶篆氤氳爇金鼎，枕頭兒上那些風流興。休道俺姑姑每不志誠，便跳出那上八洞神仙把我來勸不省！（同秦修然下）

（梁尹云）今日成合了侄兒這樁親事也，安排酒饌，與秦修然賀喜走一遭去來。（下）

校記

〔一〕『老夫梁公弼』以下，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今謝聖恩可憐，將老夫復任到南陽府尹。老夫將姑姑順帶將來，在此處白雲庵着他爲住持』。

〔二〕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三〕自『思得相近地方』至此句，

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着小官回家』。〔四〕『明月』，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一卷』。〔五〕『忒淺情』，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腌臜清正』。〔六〕『多清正』，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好不志誠』。〔七〕自『那秀才每謊後生』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秀才每不志誠，忒薄倖，抵多少行病乙病，孔子道無也難明』。〔八〕自『新狀元』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好秀才也，你本是看書人，却不道文章可立身？聖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憑着你十年窗下志，一舉跳龍門。你剗地消（蕭）條烟水月，暗結洛陽春』。〔九〕『推翻』，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薰殺』。

第四折

（小姑上云）小姐還俗去了也，撇得我獨自一個，在此孤孤另另，如何度日？不如也尋個小和尚去。〔一〕（老道姑上云）我梁公弼的夫人。自從送鄭小姐出家，不意害了個心疼的病，整整臥了三年，今日方纔痊可。那鄭小姐這等薄情，他便不來看我也罷了，難道小姑也差遣不得？再不相問一聲。我如今到那竹塢庵去看他修行何如？（做驚科，云）怎麼門上是鄭州封皮封鎖了？好是奇怪，待我問去。（做對古門問科，云）借問一聲：這庵裏的鄭道姑那裏去了？（內應云）搬在州西白雲觀裏做住持去了。（老道姑云）我再尋到白雲觀去。（做到叩門科，云）觀裏有人麼？（小姑上云）誰叫？（開門見科，云）原來是鄭師父。（老道姑云）我問你：你家小姐那裏去了？（小姑云）一言難

盡。我小姐塵心不淨，纔出家不多幾時，便引了一個秀才，每夜來聽琴，聽出來了。那秀才可也薄情，他去上朝取應，辭也不來辭一辭，害的我小姐做了相思病，常要個死。你道這樣人怎麼出的家？（老道姑云）原來如此。我若不害心疼，等我來打落他一個沒面皮纔好。（小姑云）老師父，你爲何也害相思病心疼起來？（老道姑云）誶！把我老人家也說這等話。（小姑云）我小姐正是心疼，在庵裏長吁短嘆的。却是本州大爺到庵裏來，看見我家小姐，道他生的好，請到白雲觀做住持，連我也搬來了。誰想那秀才一去，中了狀元，如今小姐還了俗，嫁他做夫人去了。〔三〕（道姑云）入娘的！我當初不要你出家，你強要出家，如今忍不的，可跟的人去了。你便上天入地，我着鍬掘出你來。（做行科，云）轉過隅頭，抹過屋角，則這裏便是新狀元的宅子。不必報復，我自到他廳上坐着，看他兩口兒怎生出來見我？（正旦同秦修然上，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成就了碧桃花下鳳鸞交，怕甚麼出家兒被教門中耻笑！那裏也靈丹腹內安，經卷向杖頭挑？月夕花朝，將一陣黃粱夢忽驚覺。

（云）呀，原來是我師父。（見科，老道姑云）小姐，你當初怎生出家來？（正旦唱）

【喬牌兒】〔三〕幾曾見出家的有下梢？趁如今我青春尚年少。（老道姑云）我教你彈琴，正要清心養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正旦唱）倒是我卓文君一曲求凰操，早把那漢相如引動了。

（老道姑云）你要成親，也少不得請你那親眷，怎麼不着我知道？（正旦唱）

【雁兒落】別不曾將親眷邀，那裏把你個姑姑告？〔四〕（老道姑云）你爲甚麼事便還了俗？（正旦唱）我這有宿緣的要還俗；〔五〕（老道姑云）我到道錄司告去，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旦唱）哎，你個有火性的便何須鬧？〔六〕

（老道姑云）你既是出不的家，誰教你出家？〔七〕（正旦唱）

【得勝令】呀，大古來人怨語聲高，怎知俺父母有盟約！〔八〕你待要鋸倒連枝樹，分開比翼鳥；未曾出胎胞，早指腹成親了。直到的今朝，纔得這夫妻成對好。

（云）請老相公勸一勸姑姑罷。（梁尹上云）怎生大驚小怪的？（正旦云）老相公來了，須勸老師父一勸。（梁尹云）他若再鬧呵，我送他道錄司去拷打他下半截來。那老道姑在那裏？（正旦云）在前廳上坐着哩。（梁尹做見科，云）兀那老道姑，看老夫面上，完成了他兩口兒前程罷。（老道姑云）兀的不是老相公？（梁尹云）兀的不是我夫人？（老道姑云）我丟了冠子，脫了布衫，解了環絛，我認了老相公，不強如出家。（正旦云）老師父，你怎生便是這等，當初誰着你出家來？〔九〕（老道姑云）我則有這個老公。（正旦云）我也不曾有兩個。（唱）

【甜水令】〔一〇〕你只待掀倒秦樓，塡平洛浦，摧翻祆廟，不住的絮叨叨。爲甚麼也丟了星冠，脫了道服，解了環絛？直恁般戒行堅牢！

【折桂令】多應是慾火三焦，一時焰起，遍體焚燒。似這等難控難持，便待要相偎相傍，也顧

不得人笑人嘲。想着你瘦岩岩精神漸槁，何況我嬌滴滴顏色方妖？（老道姑云）他原是我相公，被土賊趕散。也比你偷的？（正旦唱）你既有夫主相拋，我豈無親事堪招？總不如兩家兒各自團圓，落的個盡世裏同享歡樂。

（都管上云）老漢是那鄭小姐家院公，與小姐送齋糧道服來。俺到庵裏，不見小姐，人說他搬在白雲觀做了觀主；我又尋到白雲觀去，原來還俗去了也。這個是他宅子，我自過去。（做見科，云）小姐，我與你送齋糧道服來了，你怎麼又還了俗？（正旦唱）

【沽美酒】這一領新道袍，似千里贈鵝毛，路遠風塵你動勞。爭知我衣冠改了，也不是做夫人便妝幺。

【太平令】想這段前程非小，俺出家的福分難消。〔二〕但則要捉對兒雲期雨約，便是俺師徒每全眞了道。我着你記着、想着、不曾忘了：常言道『一還一報』。

（梁尹云）這新狀元你認的麼？（老道姑改扮科，云）我不認的。（梁尹云）他就是我在南陽時同僚秦思道的孩兒，叫做秦修然。（夫人云）可知道來，他原與鄭彩鸞指腹成親的。孩兒，你早和俺說知，也省得我這般聒絮。〔三〕（梁尹云）如今我夫人認着老夫，姑姑又與新狀元成了親事。天下喜事，無過夫婦團圓。便當殺羊造酒，做個大大慶喜的筵席。（正旦唱）

【離亭宴煞】咱如今把圍棋識破了輸贏着，瑤琴彈徹相思調，這婚姻是天緣湊巧。穩坐了七香車，高揭了三檐傘，請受了金花誥。再不赴偷香竊玉期，再不事煉藥燒丹教。從此後無煩少惱，便不能隨他簫史幷登仙，只情願守定梁鴻共偕老。（同下）

題目　鄭彩鸞草庵學道

正名　秦修然竹塢聽琴

校　記

〔一〕以上四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看老姑來時可怎生回他話』。　〔二〕自此折開篇『（老道姑上云）我梁公弼的夫人』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老姑上）我與小姑姑取法器回來了也。小姑姑，小姐那裏去也？（小姑）老姑姑，自你去罷，小姐還了俗，嫁了個官人，做夫人去了。』　〔三〕此曲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四〕『那裏』，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特地』。　〔五〕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若有時還了俗』。　〔六〕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有火性的』四字。　〔七〕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不由我不冤枉』。　〔八〕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可不道童子出家？』　〔九〕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虧俺那父母受劬勞』。　〔一〇〕此曲及下文〔折桂令〕曲，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一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枉惹的他人恥笑，休、休，俺出家兒難消』。　〔一二〕自『（梁弁云）新狀元你認的麽？』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無。　〔一三〕此曲顧曲齋本、

古名家本無。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著錄。據天一閣本《錄鬼簿》，此劇題目作『韓伯元春日草堂吟』；正名作『黃桂娘秋夜竹窗雨』。曹本《錄鬼簿》『黃桂娘』作『黃貴娘』。全劇已佚，僅《詞林摘豔》丁集錄其【仙呂·點絳唇】一套，題第二折。此套曲子被趙景深收入《元人雜劇鈎沉》，今據《詞林摘豔》轉錄，以《元人雜劇鈎沉》參校。《北詞廣正譜》有此套曲之聯套次序，今據以排列。

第二折

【仙呂·點絳唇】紅雨紛紛，落花成陣，東風緊；空忙煞蝶使蜂神，却又早零落芳菲盡。

【混江龍】枝頭春褪，一春魚雁賞花頻。想花開一季，春色三分；多半狂風多半雨，一分流水二分塵。我這裏出蘭堂，離綉閣，鳴玉佩，撒金蓮，轉回廊，臨曲檻，早來到十二曲雕闌近。本待要尋芳選勝，却交(教)人對景傷神。

【油葫蘆】枝上流鶯和淚聞，爲甚這粉汗湮？我常是新啼痕間舊啼痕。我這裏懶妝只爲心間恨。舉杯試向花前問：人能得幾日好，花能得幾日新？却又早海棠過了酴醿盡，憔悴煞惜花人。

【天下樂】可早花落花開斷送春。恨東均(君)，無定準，九十日却如一夢魂。暢好是花謝的疾，春去的緊，擡斷了人生有限身。

【哪吒令】我倦對鏡台，梳雲掠鬢；怕見柳絲，牽情惹恨；羞見落花，飄香墜粉。鴛鴦有交頸歡，蝴蝶有雙飛分，何況於人！

【鵲踏枝】若說着俺尊君，更和俺夫人，將我的夙世姻緣，指腹成親；到如今見書生受窘，全不題燕爾新婚。

【寄生草】我這桃花面，爲甚憔悴損？也不是惜花愛月傷春困，則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滴了無窮盡。恨的是綉幃中愁滿雨雲空，書房裏人遠天涯近。

【賞花時】

【勝葫蘆】

【醉中天】

【金盞兒】石硯吐濃雲，玉指抵牙根，收拾就孤鸞單鳳別離恨；告你個紫霜毫成就俺這門親。也不索窗前挑錦字，機上織回文；筆尖傳信息，詩句做媒人。

【賺尾】我覷你功課上不留心，詩句裏忙尋問，倚定鮫綃睡盹。不爭千里關山靠(勞)夢魂，到(倒)誤了咱暮雨朝雲！莫因循，虛度了美景良辰。我回盼新愁滿翠顰。若是佳期有准，姻緣有分，交(教)這斷腸詩匹配了有情人。

李好古

小傳

李好古，名不詳，生平不可考。其籍貫有三說：曹本《錄鬼簿》首列保定，次補『或云西平人』一句；天一閣本注文作『東平人』。諸說難以確考。

今知李氏作雜劇三種：《沙門島張生煮海》、《巨靈神劈華山》、《趙太祖鎮凶宅》。後二者已佚，僅存前者。

明代戲劇家孟稱舜評《張生煮海》曰：『舊稱李好古詞「如孤松挂月」，若此劇閑淡高雅，自是佳手。』而『孤松挂月』語出《太和正音譜》，可見李氏劇作風格於明代已受到重視。

沙門島張生煮海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兩種版本：臧晉叔《元曲選》本及孟稱舜《柳枝集》本。二本大致相同，但個別關目及曲子互有出入。

據《錄鬼簿》記載，尙仲賢與李好古均曾撰《張生煮海》雜劇；今存本皆署李好古撰，可能有所據，今從之。

《元曲選》本第一、二、四折由正旦主唱，第三折由正末主唱。孟本於第三折批曰：『仙母作媒，吳興本改做石佛寺長老；今看曲辭，與長老口角不肖，仍改從原本。』可見原本是旦本。

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柳枝集》本參校。

第一折

（外〔一〕扮東華仙上，詩云）海東一片〔二〕暈紅霞，三島齊開爛熳花。秀出紫芝延壽算，逍遙自在樂仙家。貧道乃東華上仙是也。自從無始以來，一心好道。修煉三田，種出黃芽至寶；七返九還，以成大羅神仙，掌判東華妙嚴之天。爲因瑤池會上，金童玉女有思凡之心，罰往下方投胎脫化。金童者在下方潮州張家托生男子身，深通儒教，作一秀士；玉女於東海龍神處生爲女子。待他兩個償了宿債，貧道然後點化他還歸正道。（詩云）金童玉女意投機，才子佳人世罕稀；直待相逢〔三〕酬宿債，還歸正道赴瑤池。（下）（正末〔四〕扮長老同行者上，詩云）釋門大道要參修，開闡宗源老比丘。門外不知東海近，只言仙境本清幽〔五〕。貧僧乃石佛寺法雲長老是也。此寺古刹近於東海岸邊，常有龍王水卒，不時來此遊玩。行者出門前覷看，若有客來時，報復我家知道。（行者云）理會得。（沖末扮張生引家僮上，云）小生潮州人氏，姓張名羽，表字伯騰。父母早年亡化過了。自幼頗學詩書，爭奈功名未遂。今日閑遊海上，忽見一座古寺，門前立着個行者。那行者，此寺有名麼？（行者云）焉得無名？山無名迷殺人，寺無名俗殺人。此乃石佛寺也。（張生云）你去報復長老，有個閑遊的秀才特來相訪。（行者做報科，云）門外有一秀才探望師父。（長老云）道

有請。（做見科，長老云）敢問秀才何方人氏？（張生云）小生潮州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功名未遂。偶然閑遊海上，因見古刹清涼境界，望長老借一淨室，與小生溫習經史，不知長老意下如何？（長老云）寺中房舍儘有。行者，你收拾東南幽靜之處，堪可與秀才觀書〔六〕也。（張生云）小生無物相奉，有白銀二兩，送長老權爲布施，望乞笑納。（長老云）既然秀才重意，老僧收了。行者收拾房舍，安排齋食，請秀才穩便。老僧且回禪堂，作些功果去也。（下）（行者云）秀才，與你這一間幽靜的房兒。隨你自去打觔斗，學踢弄，舞地鬼，喬扮神，撒科打諢，亂作胡爲，要一會，笑一會，便是你那遊玩快樂。我行者到禪堂扶侍俺師父去也。（詩云）行童終日打勤勞，掃地纔完又要把水挑。就裏貪玩只愛耍，尋個風流人共說風騷。（下）（張生云）僧家清雅，又無閑人聒噪，堪可攻書。天色晚了也。家僮，將過那張琴來。撫一曲散心咱。（家僮安琴科，張生云）點上燈焚起香來者。（點燈焚香科，張生詩云）流水高山調不徒，鍾期一去賞音孤。今宵燈下彈三弄，可使游魚出聽無？（正旦扮龍女引侍女上，云）妾身瓊蓮是也，乃東海龍神第三女。與梅香翠荷今晚閑遊海上，去散心咱。（侍女云）姐姐，你看這大海澄澄，與長天一色，是好景致〔七〕也！（正旦唱）

【仙呂·點絳唇】海水洶洶，晚風微送；兼天涌，不辨西東，把凌波步輕挪動〔八〕。

【混江龍】清宵無夢，引着這小精靈閑伴我遊蹤〔九〕。恰離了澄澄碧海，遙望那耿耿長空。你看那萬朵彩雲生海上，一輪皓月映波中。（侍女云）海中景物，與人間敢不同麼？（正旦唱）覷了那人

間鳳闕，怎比我水國龍宮〔一〇〕。清湛湛洞天福地任逍遙，碧悠悠那愁他浴鳧飛雁爭喧哄。似俺這閨情深遠，直恁般好信難通。

（侍女云）姐姐，你本海上神仙，這容貌端的非凡也。（正旦唱）

【油葫蘆】海上神仙年壽永，這蓬萊在眼界中，風飄仙袂絳綃紅。則我這雲鬟高挽金釵重，蛾眉輕展花鈿動；袖兒籠，指十葱，裙兒簌，鞋半弓〔一一〕。只待學吹簫同跨丹山鳳，那其間登碧落趁天風。

（侍女云）想天上人間自然難比。（正旦唱）

【天下樂】不比那人世繁華掃地空，塵中、似轉蓬，則他這春過夏來秋又冬。聽一聲報曉雞，聽一聲定夜鐘，斷送的他世間人猶未懂。

（張彈琴、侍女做聽科，云）姐姐，那裏這般響〔一二〕？（正旦唱）

【哪吒令】聽疏剌剌晚風，風聲落萬松；明朗朗月容，容光照半空；響潺潺水衝，衝流絕澗中〔一三〕。又不是採蓮女撥棹聲，又不是捕魚叟鳴榔動，驚的那夜眠人睡眼朦朧。

（侍女云）這響聲比其餘全別也。（正旦唱）

【鵲踏枝〔一四〕】又不是拖環珮韻玎玲，又不是戰鐵馬響錚鏦，又不是佛院僧房、擊磬敲鐘。一

聲聲諕的我心中怕恐，原來是廝琅琅誰撫絲桐。

（張再撫琴科）（侍女云）敢是這寺中有人弄甚麼響。（正旦云）原來是撫琴哩。（侍女云）姐姐，你試聽咱。（正旦唱）

【寄生草】他一字字情無限，一聲聲曲未終。恰便似顫巍巍金菊秋風動，香馥馥丹桂秋風送，響珊珊翠竹秋風弄。咿呀呀偏似那織金梭攛斷錦機聲，滴溜溜舒春纖亂撒珍珠迸。

（侍女做偷瞧科，云）原來是個秀才，在此撫琴。端的是個典雅的人兒也。（正旦唱）

【六幺序】表訴那絃中語，出落着指下功〔二五〕，勝檀槽慢掇輕攏。則見他正色端容，道貌仙丰。莫不是漢相如作客臨邛，也待要動文君曲奏求凰鳳？不由咱不引起情濃。你聽這清風明月琴三弄，端的個金徽洶湧，玉軫玲瓏。

（侍女云）姐姐，休說你知音人，便是我也覺的他悠悠揚揚，入耳可聽。果然彈得好也。（正旦唱）

【幺篇】端的心聰，那更神工：悲若鳴鴻，切若寒蛩；嬌比花容，雄似雷轟。眞乃是消磨了閑愁萬種，這秀才一事精百事通。我躡足潛踪，他換羽移宮；抵多少盼盼女詞媚涪翁，似良宵一枕遊仙夢。因此上偷窺方丈，非是我不守房櫳〔二六〕。

（做絃斷科，張生云）怎麼琴絃忽斷？敢是有人竊聽。待小生出門試看咱。（正旦避科，云）好一個

秀才也！（張生做見科，云）呀，好一個女子也！（做問科，云）請問小娘子誰氏之家，如何夜行？（正旦唱）

【金盞兒】家住在碧雲空、綠波中，有披鱗帶角相隨從，深居富貴水晶宮。我便是海中龍氏女，勝似那天上許飛瓊。豈不知衆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

（張生云）小娘子姓龍氏，我記得何承天姓苑上有這個姓來〔二七〕。難道小娘子既然有姓，豈可無名？因甚至此？（正旦云）妾身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見秀才彈琴，因聽琴至此。（張生云）小娘子既爲聽琴而至，這等是賞音的了。何不到書房中坐下，待小生細彈一曲何如？（正旦云）願往。（做到書房科，正旦云）敢問先生高姓？（張生云）小生姓張名羽字伯騰，潮州人氏。早年父母雙亡。也曾飽學詩書，爭奈功名未遂。遊學至此，并無妻室。（侍女云）這秀才好沒來頭，誰問你有妻無妻哩。（家僮云）不則是相公，我也無妻。（張生云）小娘子不棄小生貧寒，肯與小生爲妻麼？（正旦云）我見秀才聰明智慧，豐標俊雅，一心願與你爲妻。則是有父母在堂，等我問了時，你到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屆，前來我家招你爲婿。（張生云）既蒙小娘子俯允，只不如今夜便成就了，何等有趣。着小生幾時等到八月十五日也！（家僮云）正是。我也等不得。（侍女云）你等不得且是容易哩。（正旦云）常言道『有情何怕隔年期』，這有甚等不得那。（唱）

【後庭花】那裏也陽臺雲雨蹤，不比那秦樓風月叢。（張生云）敢問小娘子家在何處？（正旦唱）只在這

滄海三千丈，險似那巫山十二峰。（張生云）小生做貴宅女婿，就做了富貴之郎，不知可有人伏侍麼？（正旦唱）俺可更有門風，無非是蛟虬參從。還有那黿將軍，鱉相公；魚夫人，蝦愛寵；鼉先鋒，龜老翁。能浮波，慣弄風；隔雲山，千萬重；要相逢，指顧中。

（張生云）只要小娘子言而有信，俺小生是一個志誠老實的。（正旦唱）

【青歌兒】甜話兒將人將人摩弄，笑臉兒把咱把咱陪奉。你則看八月冰輪出海東：那其間霧歛晴空，風透簾櫳，雲雨和同；那其間錦陣花叢（云），玉斝金鍾。對對雙雙，喜喜歡歡，我與你笑相從，再休提誤入桃源洞。

（張生云）既然許了小生爲妻，小娘子可留些信物麼。（正旦云）妾有冰蠶織就鮫綃帕，權爲信物。（張生做謝科，云）多感小娘子！（家僮云）梅香姐，你與我些兒甚麼信物？（侍女云）我與你把破蒲扇，拿去家裏扇煤火去。（家僮云）我到那裏尋你？（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正旦唱）

【賺煞】你豈不知意兒和，直恁欠心兒懂，我非羅剎女休驚莫恐。多管是前世因緣今得寵，到中秋好事相逢。且從容，劈開這萬里溟濛，俺那裏靜悄悄絕無塵世冗。（張生云）有如此富貴，小生願往。（正旦唱）一周圍紅遮翠擁，盡都是金扉銀棟，不弱似九天碧落蕊珠宮。（同侍女下）

（張生云）我看此女妖嬈艷冶，絕世無雙。他說着我海岸邊尋他，我也等不的中秋。家僮，你看着琴劍書箱，我擡的將此鮫鮹手帕，渺渺茫茫，直至海岸邊尋那女子走一遭去。（詩云）海岸東頭信步行〔一九〕，聽琴女子最關情；有緣有分能相遇，何必江臯笑鄭生。（下）（家僮云）我家東人好傻也。安知他不是個妖魔鬼怪，便信着他，跟將去了。我報與長老同行者，追我東人去。（詞云）叵耐這鬼怪妖魔，將花言巧語調唆。若不是連忙趕上，只怕迷殺我秀才哥哥。（下）

校記

〔一〕外：柳枝集本作『沖末』。　〔二〕海東一片：柳枝集本作『瑞仙海上』。　〔三〕直待相逢：柳枝集作『恩愛相牽』。　〔四〕正末：柳枝集本作『外』。　〔五〕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山寺清涼眞雅趣，滔滔大海近汀洲』。　〔六〕觀書：柳枝集本於此處下尙有『灑落』二字。　〔七〕以上侍女所云，柳枝集本作：『姐姐，這海中景致比凡世景物如何也？』　〔八〕以上三句，柳枝集本作：『波濤涌，塵世難通，金蓮小輕挪動。』　〔九〕游蹤：柳枝集本作『笑相從』。　〔一〇〕此句以下，柳枝集本作：『端的有黃金蹀躞，眞乃是碧玉玲瓏。清湛湛洞天福地任逍遙，碧幽幽水光眞境絕喧哄。則俺這閨情深遠，直恁般好信難通。』　〔一一〕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裙兒長簌綉鞋，袖兒垂籠玉弓』。　〔一二〕此處下，柳枝集本尙有『且是雄壯也』一句。　〔一三〕此句柳枝集本作：『沖流泉在澗中』。　〔一四〕此曲柳枝集本作：『又不是蕩湘裙玉玎珍，步瑤階玉玲瓏；雕檐前鐵馬璫璫，樵樓上畫鼓鼕鼕。一聲聲諕的我心中懼恐，原來是廝琅琅擊響梧桐。』　〔一五〕此處以下，柳枝集本作：『這篇端的是鳳求凰，引起情濃。則見他端

正儀容，道貌仙丰。一聲聲雅操絲桐，似鳥啼鶴唳愁偏重。勝檀槽謾撥輕攏，趁着這清風明月琴三弄。這金徽泅涌，玉軫聲雄。』〔一六〕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非是我潛登地閣，恰便似行到蓬宮。』〔一七〕此句柳枝集本作：『我記的百家姓中有景詹東龍之句，是有這個姓來。』〔一八〕錦陣花叢：柳枝集本作『錦帳羅幃』。〔一九〕此句柳枝集本作：『迅步匆匆取次登』。〔二〇〕此句柳枝集本作：『海岸尋芳效鄭生』。

第二折〔一〕

（張生上，詩云）幸會多嬌有所期，閑花野草鬥芳菲。幽情何處桃源洞，則怕劉郎去未歸。小生張伯騰。恰纔遇着的那個女子，人物非凡。因此尋蹤覓跡，前來尋他；却不知何處去了。則見青山綠水，翠柏蒼松，前又去不得，回又回不得，好悽慘人也！這盤陀石上我且歇息咱。（虛下）（正旦改扮仙姑上，詩云）桑田成海又成田，一霎那堪過百年。撥轉頂門關棍子，阿誰不是大羅仙。自家本秦時宮人。後以採藥入山，謝去火食，漸漸身輕，得成大道，世人稱爲毛女者是也。今日偶然乘興遊到此間，却是海之東岸〔二〕。你看茫茫蕩蕩，好一片大水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黑瀰漫水容滄海寬，高崒嵂山勢崑崙大；明滴溜冰輪出海角，光燦爛紅日轉山崖。這日月往來，只山海依然在。彌八方，遍九垓。問甚麼河漢江淮，是水呵都歸大海。

【梁州第七】你看那縹渺間十洲三島，微茫處閬苑蓬萊。望黃河一股兒渾流派：高沖九曜，遠映三台；上連銀漢，下接黃埃。勢汪洋無岸無涯，出許多異寶奇哉。看、看、看波濤涌，光隱隱無價珠璣；是、是、是草木長，香噴噴長生藥材；有、有、有蛟龍偃，鬱沉沉精怪靈胎。常則是雲昏氣靄，碧油油隔斷江塵界，恍疑在九天外。平吞了八九區雲夢澤，問甚麼翠島蒼崖〔三〕。

（張生上云）這裏不知是何處，喜得又遇着一位娘子。呀，原來是道姑。待小生問個路兒咱。（仙姑唱）

【牧羊關】猛地裏難迴避，可教人怎離摘。則見他叉手前來，多管是迷了路的行人，多管是失了船的過客。（張生云）道姑，敢問這搭兒是何處也？（仙姑唱）比及你來相問，先對俺說明白。（張生云）我到此只爲那可意人兒不知在那裏。（仙姑唱）且將個採芝女權休怪，只問那可意人安在哉。

（云）秀才何方人氏，因甚至此？（張生云）小生潮州人氏。因爲遊學，在此石佛寺借寓。前夜彈琴，有一女子引一侍女來聽。此女自言龍氏之女，小字瓊蓮。到八月中秋日與小生會約於海岸。小生隨卽尋訪，不意迷失道路。小生只想他風流人物，世上無比。（仙姑云）他旣說姓龍，你可也想左了。（唱）

【罵玉郎】可知道龍宮美女多嬌態。想當時因有約，則今日獨尋來，拚的個捨殘生做下風流債。那龍也青臉兒長左猜，惡性兒無可解〔四〕，狠勢兒將人害。

（張生云）可怎生恁般利害？（仙姑唱）

【感皇恩】呀，他把那牙爪張開，頭角輕擡。一會兒起波濤，一會兒摧山岳，一會兒捲江淮。變大呵乾坤中較窄，變小呵芥子裏藏埋。他可便能英勇，顯神通，放狂乖。

（張生云）那小娘子姓龍，你這道姑怎麼說起龍來？（仙姑云）秀才不知，這龍是輕易好惹他的？（唱）

【採茶歌】他興雲霧片時來，動風雨滿塵埃，則怕驚急列一命喪屍骸。休爲那約雨期雲龍氏女，送了你個攀蟾折桂〔五〕俊多才。

（張生云）小生纔省悟了也。他是龍宮之女。他父親十分狠惡，怎肯與我爲妻？這婚姻之事一定無成了。只是小娘子，誰着你聽琴來！（做悲科）（仙姑云）貧道不是凡人。乃奉東華上仙法旨，着我來指引你還歸正道，休得墮落。（張生做拜科，云）小生肉眼不知上仙指引，望乞恕罪。（仙姑云）我且問你：那聽琴女子是東海龍王第三之女，小字瓊蓮，他在龍宮海藏，你怎麼得見他？（張生云）若論那龍宮之女，與小生頗有緣分〔六〕。（仙姑云）那裏見的有緣分？（張生云）既沒緣分，他怎肯約我在八月十五夜到他家裏招我做女婿，又與我這鮫綃帕兒做信物哩？（仙姑云）這鮫綃手

帕果是龍宮之物，眼見的那個女子看的你中意了。只是龍神躁暴，怎生容易將愛女送你爲妻？秀才，我如今圓就你這事，與你三件法物降伏着他，不怕不送出女兒嫁你。（張生做跪科，云）願見上仙法寶。（仙姑取砌末科，云）與你銀鍋一隻、金錢一文、鐵杓一把。（張生接科，云）法寶便領了，願上仙指教，怎生樣用他纔好？（仙姑云）將海水用這杓兒舀在鍋兒裏，放金錢在水內，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煎二分去二十丈。若煎乾了鍋兒，海水見底，那龍神怎麼還存坐的住，必然令人來請招你爲婿也。（張生云）多謝上仙指教！但不知此處離海岸遠近若何？（仙姑云）向前數十里便是沙門島海岸了也。（唱）

【黃鐘煞尾】這寶呵出在那瑤臺紫府清虛界，碧落蒼空天上來。任熬煎，任佈劃；可從心，可稱懷；不求親，不納財；做行媒，做嬌客；連理枝，並蒂開；鳳鸞交，魚水諧；休將他，覷小哉；信神仙，妙手策。也是那前生福，有安排，直着你沸湯般煎乾了這大洋海。（下）

（張生云）小生有緣得受上仙法寶，直到沙門島煎海水去來。（詩云）任他東海滾波濤，取水將來鍋內熬。此是神仙眞妙法，不愁無分見多嬌。（下）

校記

〔一〕柳枝集本於第二折開頭有『正旦同四旦扮毛女打魚鼓簡子上』的場面，正旦唱五支〔出隊子〕和一支〔十棒鼓〕

曲，內容不外勸人戒『酒色財氣』，其中還有『衆旦同和唱』的細節。因與劇情無甚關涉，茲不錄。〔二〕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今奉東華上仙法旨，指引張生與龍女成親，來到海邊。』〔三〕此句柳枝集本作：『浪風巔瑤島瓊崖』。〔四〕此句柳枝集本作：『黑性兒惡相台』。〔五〕攀蟾折桂：柳枝集本作『牽情挂意』。〔六〕此處張生自稱與龍女有緣份，而柳枝集本則不同，張生乃是從仙姑口中才得知自己與龍女前生有緣。

第三折

（行者上云）小僧乃石佛寺行者。前日有一秀才，在我這房頭借住。因夜間彈琴，被一個精怪迷惑將去了。那家童連忙趕去尋他，俺師父葫蘆提也着我去尋。林深山險，那裏尋他去？我獨自一個正要走回，不提防遇見個大蟲，張牙舞爪而來。猶喜得我先見他，那大蟲不曾看見我。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沒個所在可以躲閃的過；恰好旁邊有一潭渾泥水，只得將身子輕輕溜下水底坐了。豈知那大蟲走的口渴，正要來吃水。張開了血盆也似紅的口，伸出那銼刀也似快的舌頭來，把水一嗒，那潭就乾了一寸，連不連的嗒上幾嗒，那潭漸漸的乾下去，可不把俺身子似觴珠兒露將出來，如何是好？俺趁他開口之時，只一個筋斗早打到他肚裏去了。原來那肚裏面黑便黑，他心肝五臟都是摸得着的。被我摸着他心肝左邊那葉上，着實咬了一口，只聽的大蟲叫道：『哎喲！』我又摸

他心肝右葉上加倍的狠咬一口，只聽的大蟲叫道：『我今日怎麼這等心疼的緊，莫不是石佛寺這個促招的小行者算計我哩。』我便道：『也差不多兒。』那大蟲道：『你出來罷。』我道：『你放我那裏出來？』那大蟲道：『你打前門出來。』我想他這兩對獠牙略鬥一鬥，我這身子就做芝蔴糖了。我便道：『我不打前門出來。』那大蟲道：『這等你要那裏出來？』我道：『我打後門出來。』那大蟲便往山崗兒上，兩隻脚爪着兩株大樹，將屁股向着山崗空闊去處用力一努，早努出個爆雷也似的響屁來，我就着這屁迸裂一個筋斗，直打到石佛寺裏，方纔逃得一條性命〔一〕。（詩云）平地空將性命丟，見人羞說後門頭。不如隨着秀才一處同迷死，倒也落的牡丹花下鬼風流。（下）（張生引家僮上，詩云）前生結下好姻緣，覓得鸞膠續斷絃。法寶煎熬鐺滾沸，爭知火裏好栽蓮。小生張伯騰。早到海岸也。家僮，將火鐮火石引起火來，用三角石頭把鍋兒放上。（做放鍋科，云）你可將這杓兒舀那海水起來。（做取水科，云）鍋裏水滿了也，再放這枚金錢在內，用火燒着。只要火氣十分旺相，一時間將此水煎滾起來。（家僮云）這等你不早說。那小娘子跟隨的丫頭送我一把蒲扇，不曾拿的來，把甚麼扇火？（做衣袖扇火科，云）且喜鍋兒裏水滾了也。（張生云）水滾了，待我試看海水動靜。（做看科，驚云）怪哉！果然海水翻騰沸滾，眞有神應也。（家僮云）怎麼這裏水滾，那海水也滾起來？難道這鍋兒是應着海的？（長老慌上云〔二〕）老僧石佛寺長老是也。正在禪床打坐，則見東海龍王遣人來說道：有一秀才，不知他將甚般物件煮的海水滾沸，急得那龍王沒處逃躲，央我老僧去勸化他早早去了火罷。原來這秀才不是別人，就是前日借俺寺裏讀書的潮州張生。想

我石佛寺貼近東海，現今龍宮有難，豈可不救。只得親到沙門島上勸化秀才走一遭去也呵。（唱）【正宮·端正好】一地裏受煎熬，遍寰宇空勞攘，兀的不慌殺了海內龍王。我則見水晶宮血氣後空撞，聞不得鼻口內乾烟熗。【滾綉球】那秀才誰承望，急煎煎做這場。不知他挾着的甚般伎倆，只待要賣弄殺手段高強。莫不是放火光逼太陽？燒的來焰騰騰滾波翻浪，縱有那雷和雨也救不得驚惶。則見錦鱗魚活潑刺波心跳，銀脚蟹亂扒沙在岸上藏，但着一點兒就是一個燎漿。

（做到科，云）來到此間，正是沙門島海岸了。兀那秀才，你在此煮着些甚麼哩？（張生云）我煮海也。（正末云）你煮他那海做甚麼？（張生云）老師父不知，小生前夜在於寺中操琴，有一女子前來竊聽。他說是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親許我中秋會約。不見他來，因此在這裏煮海，定要煎他出來。（正末唱）

【倘秀才】這秀才不能够花燭洞房，（帶云）好也囉，（唱）却生扭做香水混堂，大海將來升斗量〔三〕。秀才家能軟欵，會安詳，怎做這般熱忽喇的勾當？

（張生云）老師父，你不要管我，你且到別處化緣去。（正末唱）

【滾綉球〔四〕】俺也不是化道糧，也不是要供養，我則是特來相訪。（張生云）我是個窮秀才，相訪我

有甚麼化與你。（正末唱）俺本是出家人，便乞化何妨？（張生云）若得見那小娘子，肯招我做女婿，便有布施。（正末唱）則爲那窈窕娘，不招你個俊俏郎，弄出這一番禍從天降。你窮則窮道與他門戶輝光。你那裏得熬煎鉛汞山頭火，你那裏覓醫治相思海上方？此物非常！

（張生云）老師父，我老實對你說，若那夜女子不出來呵，我則管煮哩。（正末云）秀才你聽者，東海龍神着老僧來做媒，招你爲東牀嬌客，你意下如何？（張生云）老師父，你不要耍我。這海中一望是白茫茫的水，小生是個凡人，怎生去的？（家僮云）相公，這個不妨事，你只跟着長老去。若是他不淹死，難道獨獨淹死了你？（正末唱）

【脫布衫】俺實丕丕要問行藏，你慢騰騰好去商量。將這水指一指翻爲土壤，分一分步行坦蕩。

【小梁州】直着你如履平原草徑荒。（張生云）到那海底去莫不昏暗麼？（正末唱）却正是日出扶桑。（張生云）小生終是個凡人，怎敢就到海中去？（正末唱）雖然大海號東洋，休謙讓，（帶云）去來波！（唱）他則待招選你做東牀。

（張生云）小生曾聞這仙境有弱水三千丈，可怎生去的？（正末唱）

【么篇】便休提瀰漫弱水三千丈，端的是錦糢糊水國魚邦。（張生做望科，云）我看這海有偌般寬闊，無

邊無岸，想是連着天的，好怕人也！（正末唱）你道是白茫茫如天樣，越顯得他寬洪海量。我勸你早准備帽兒光〔五〕。

（張生云）既如此，待我收起法寶，則要老師父作成我這樁親事。（家僮云）那小姐身邊有一個侍女，須配與我，不然我依舊燒起火來。（正末唱）

【笑和尚】去、去、去向蘭閣、到畫堂，俺、俺、俺這言語無虛誑。（張生云）是眞個麼？（正末唱）你、你、你終有個酸寒相，他、他、他女艷妝；早、早、早得成雙，來、來、來似鴛鴦並宿在銷金帳。

（張生云）這等我就隨着老師父去，則要得早早人月團圓，休孤舊約也。（正末唱）

【尾聲】則爲你佳人才子多情況，謊得他椿室萱堂着意忙。你貌又軒昂、才又良〔七〕，他玉有温柔花有香。意相投姻緣可配當，心厮愛夫妻誰比方。似他這百媚韋娘，共你個風流張敞。（帶云）去來波！（唱）須將俺撮合山的媒人重重賞。（同張生下）

（家僮云）你看我家東人，興匆匆的跟着長老入海去了，留我獨自一個在這海岸上看守甚麼法寶！若是他當眞做了新郎，料必要滿了月方纔出來。我看那小行者儘也有些風韻，老和尚又不在，不如我收拾了這幾件東西，一逕回到寺裏尋那小行者打閑閑去也。（下）

校記

〔一〕以上一段科諢，柳枝集本作：『不想撞見一個大蟲，張牙舞爪來咬我。小僧連忙將一塊鵝卵石頭打將去，不知恁般手正，直一下打入他喉嚨裏去了。我見那大蟲楞楞掙掙倒了，小僧一氣走到二百里，拾了一個性命，直走到這裏。』　〔二〕此處柳枝集本作仙母上場，批曰：『仙母作媒，吳興本改做石佛寺長老；今看曲辭，與長老口角不肖，仍改從原本。』茲錄此以供參考。　〔三〕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你將這汪洋海生扭做香水混堂，你慢慢煎熬且寬量。』　〔四〕柳枝集本無此曲。　〔五〕此句柳枝集本作：『便着你夫婦得成雙』。　〔六〕此句柳枝集本作：『你你你做新郎』。　〔七〕此句柳枝集本作：『你書有英才詩有章』。

第四折

（外扮龍王引水卒上，詩云）一輪紅日出扶桑，照耀中天路杳茫。雖然弱水三千里，只要無私自可航。吾神乃東海龍王是也。有小女瓊蓮，曾於夜間到石佛寺遊玩，見一秀才撫琴，其曲有鳳求凰之音。他兩個睹面關情，遂許中秋赴會。某家說道他是凡人，怎生到的俺這水府？不想秀才遇着上仙，授他三件法寶，被他燒的海水滾沸，使某不堪其熱。只得央石佛寺法雲禪師爲媒，招請爲

婿。早間已將花紅酒禮欵待那做媒的去了。如今設下慶喜的筵席。兀那水卒，請出秀才和女孩兒來者。（正旦同張生上，正旦云）秀才，前廳上拜俺父母去。（張生云）是。（正旦云）秀才，我和你那夜相別，誰想有今日也！（唱）

【雙調·新水令】則爲這波濤相間的故人疏，我則怕黑漫漫各尋別路。受了些活地獄，下了些死工夫。海角天隅，須有日再完聚。

（張生云）這龍宮裏面都是些甚麼人物？（正旦唱）

【駐馬聽】擺列着水裏兵卒，都是些黿將軍、鼉先鋒、鱉大夫。看了這海中使數，無過是赤鬚蝦、銀脚蟹、錦鱗魚。綉簾十二列珍珠，家財千萬堆金玉。（張生云）是好富貴也！（正旦唱）你自喑付，則俺這水晶宮是一搭兒奢華處。

（做行禮拜科，龍王云）你二人在那裏相會來？（正旦唱）

【滴滴金】趁着那綠水清波，良辰美景，輕雲薄霧，霜氣浸冰壺；可則是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中秋節序；正值着冷清清人靜更初。

（龍王云）你與這秀才素非相識，況在夜靜更初，怎麼就許他婚姻之約？你試說我聽。（正旦唱）

【折桂令】俺去他那月明中信步階除，聽三弄瑤琴，音韻非俗〔一〕：恰便似雲外鳴鶴，天邊語

雁，枝上啼烏。他待覓鶯儔燕侶，我正愁鳳隻鸞孤；因此上要識賢愚，別辨親疏。端的個和意同心，早遂了似水如魚。

（龍王云）秀才，誰與你這法寶來？（張生云）量小生是個窮儒，焉有此法寶？偶因追趕令愛，到海岸上遇着一位仙姑，把與我來。（龍王云）秀才，則被你險些兒熱殺我也。我想這事，都是我女孩兒惹出來的。（正旦唱）

【雁兒落】不想這火中生比目魚，石內長荊山玉；天邊有比翼烏，地上出連枝樹。

（張生云）若非上仙法寶，怎生得有團圓之日？（正旦唱）

【得勝令】你待將鉛汞燎乾枯，早難道水火不同爐。將大海揚塵度，把東洋列焰煑。神術，煆化的爲夫婦；幾乎，熬煎殺俺眷屬。

（東華仙上云）龍神，聽俺吩咐！（龍王同張生、正旦跪科，東華云）龍神，那張生非是你女婿，那瓊蓮也非是你女兒；他二人前世乃瑤池上金童玉女。則爲他一念思凡，謫罰下界。如今償還夙契，便着他早離水府，重返瑤池，共證前因，同歸仙位去也。（衆拜謝科）（正旦唱）

【沽美酒】待着俺辭龍宮，離水府；上碧落，赴雲衢；我和你同會西池見聖母。秀才也抵多少跳龍門應舉，攀仙桂步蟾蜍。

（東華云）你二人若非吾來指引，豈得到瑤池仙境也？（正旦唱）

【太平令〔三〕】廣成子長生詩句，東華仙看定婚書。引仙女仙童齊赴，獻仙酒仙桃相助。願普天下曠夫怨女，便休教間阻；至誠的，一個個皆如所欲。

（東華云）你本是玉女金童，投凡世淹留數載。石佛寺夜月彈琴，鳳求凰留情殢色。許佳期無處追尋，走海上失精落彩。遇仙姑法寶通靈，端的有神機妙策。配金丹鉛汞相投，運水火張生煮海。則今朝返本朝元，散一天異香杳靄。（正旦同張生稽首科）（正旦唱）

【收尾】則今日雙雙攜手登仙去，也不枉鮫綃帕留爲信物。閑看他蟠桃灼灼樹頭紅〔三〕，撇罷了塵世茫茫海中苦。（同下〔四〕）

題目　石佛寺龍女聽琴

正名　沙門島張生煮海

校記

〔一〕此句柳枝集本作：『似萬籟笙竽』。

〔二〕此曲之前，柳枝集本有〔快活三〕一曲，茲錄如下：『看了那金闕瑤池景非俗，端的堪寫在畫圖。玉殿珠樓錦模糊；樂奏霓裳調，歌徹逍遙曲，俺可便齊拜舞。』

〔三〕此句柳枝集本作：『喜的個趁天風慢慢樹頭吹』。

〔四〕同下：底本無，據柳枝集本補。

狄君厚

小傳

狄君厚，平陽（今山西臨汾）人。生平無考。所作雜劇知有《晉文公火燒介子推》一種，存。

新編關目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錄，僅存元刊本，題目正名佚。盧前、鄭騫、隋樹森、徐沁君皆先後

作過校訂。今據元刊本重校，參校盧、鄭、隋、徐四本。

第一折

（淨、旦一折）（駕上，開住）（太子奏住）（旦譖奏了）（貶太子了）（貶正后〔一〕入冷宮住）（正末扮介子推披秉上，開）自家介子推，晉朝職當諫議。晉獻公爲君，朝治裏信皇妃驪姬、國舅呂用公所譖，貶東宮〔二〕太子申生、重耳於藿地爲民，更將正宮皇后齊姜下入冷宮。信驪姬與他兩個太子，大者奚齊，次者卓慈，大者爲雲，次者愛月，奏官裏蓋千尺雲月臺，臺上太極宮百二十間，動天下民夫，即日成功〔三〕。朝中宰輔，緘口無言，沒一個敢諫官裏。似此這般，怎生奈何呵！

【仙呂·點絳唇】我想今日人才，各居朝代，爲臣宰。怕不都立在舜殿堯階，一個個將古聖風俗壞。

【混江龍】當日個高辛氏舉八元八凱，愼徽五典五惇哉。今日父子無義慈情分，兄弟喪恭友心懷。則爲五教不明生仇恨，致令得四時失序降民災。今日父子無高低悅順，兄弟無上下和諧。臣宰與君王主事，君王信驪后支劃。大太子申生軟弱，小太子重耳囊揣。毒性子奚

齊如蛇蝎，狠心腸卓慈似狼豺。愛的是爲雲長子，寵的是愛月嬰孩。却正是農忙耕種，百忙裏官急科差。割捨了我當忠諫，取奏天裁。我這裏整朝章秉象簡端居於相位中，我與你出班部上瑤階赴丹墀直望着君王拜。皆因朝中肱股，託賴着君勝唐堯，元首明哉〔四〕。

（做起，末禮了）（駕云了）（正末云）臣該萬死，謾奏天顏〔五〕。臣見貶正宮皇后、東宮太子、西府儲君，不知有何罪犯？（駕云了）（正末云）陛下信讒臣之奏，待蓋雲月臺，不可興工！（淨旦云了）（駕云了）（正末云）娘娘言者錯矣！（唱）

【油葫蘆】二太子要尋上天梯將雲月摘〔六〕，上青霄可無大才。娘娘啊，便怎能够挽蟾宮攀折得桂枝來？（正末云）晉朝宮室蓋不得！（駕云了）（正末云）陛下！不可！枉了〔七〕乘船用車把磚石載，枉了梁山選木將園林採。石包成千尺臺，磚砌就五丈階〔八〕。爲甚咱晉朝中宮殿難修蓋？〔此下原缺七字〕棟梁材。〔九〕

【天下樂】今日待動土興工計利開，但用的民夫、將百姓差，提起來痛傷情老臣心內駭。不爭宮蓋上太極宮〔一〇〕，不爭臺修成雲月臺，臣則怕引得禍從天上來。

（駕云了）（正末云）臣敢說麼？（駕云了）（正末云）當日紂王無道，因寵妲己，蓋摘星樓、不明殿、長夜宮，敲陽人脛腿驗髓，剖婦人腹氣驗胎，如此不仁！有諫臣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此三人者，

乃是紂之庶民。爲諫不從，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而死。自古至今，百姓、諸侯、史官，皆毀紂王無道。（駕云了）（正末唱）

【哪吒令】百姓每怒嫉能妒色，損臣僚重宰；驪山市諸侯恨荒淫好色〔二〕，布八方四海；史官每罵輕賢重色，傳千年萬載。那其間正值着饑歲時，凶年代，普天下併役當差。

【鵲踏枝】比及壘起基階，立起梁材，百姓每凍餓死的屍骸，成山臥蓋〔三〕。那座摘星樓興工了數載，不曾動分毫府庫資財。

（駕云了）（正末唱）

【寄生草】百姓每如何敢賣，官司也不敢買。（駕云了）（正末唱）揀人家高樑大廈渾摧壞，問甚麼聖壇佛堂從頭兒拆，將他那皇宮內苑從新蓋。告大王恁時節龍樓鳳閣已成功，待子麼到如今雕欄玉砌今何在〔三〕？

（駕云了）（正末唱）

【六么序】每日將生靈害，每日把筵宴開。（帶云）微子，箕子，比干，（唱）這三人諫在金階。（帶云）諫不從也！（唱）微子便走去西伯，箕子在宮苑塵埃。把那比干腹教刀刃分開，磣可可活把心肝摘，血瀝瀝〔四〕的苦痛傷懷，驗三毛七孔眞加在。妲己早歡娛滿面，紂王早喜笑盈腮。

（駕云了）（正末唱）

【幺篇】爲那嬌態，有些顏色，選入宮來。把那蠆盆深埋，銅柱牢栽，酒池鐫開，肉林安排。損害人材，食啖嬰孩，引的四海兵來，戈戟無該。想着紂王興衰，我王裁劃：則爲摘星樓把山河敗壞，陛下，修甚麼望月臺？（駕云了）（正末唱）戊午日兵來，甲子日成災。皆因那姜太公妙策奇材，臨時間血浸朝歌壞，把座摘星樓變做塵埃。武王伐紂功勞大：一來是神天佑護，一來是天地裁排〔二三〕。

（淨、旦云了）（駕云了）（正末謝駕云）萬歲！萬萬歲！（出朝科）（云）聖人道：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日退朝，是吾全身之樂哉！（唱）

【賺煞】跳出那興廢利名場，做一個用捨行藏客。孔子道：危行言遜免害，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二四〕進退乎哉。（淨、旦云了）（正末唱）現如今您晉朝中禍已成胎，少不得惹起場干戈橫禍災。（淨云了）（正末唱）我想這千尺月臺，恁時節撇在九霄雲外。（淨云了）（正末唱）我道來，去了這晉朝臣，您可索提備着楚兵來。（下）

（駕一行下了）

校記

〔一〕『正后』原作『正夫』，據下文改。盧、隋本作『正夫人』，徐本作『正宮』。　〔二〕『東宮』原作『東君』，諸本已改。　〔三〕『卽日成功』原『卽』作『幾』，今改。徐本改作『計日程功』。　〔四〕此曲『恭友心懷』原『懷』作『壞』，形誤；『取奏天裁』原『裁』作『哉』，形誤；『君王拜』原缺『王拜』二字；『君勝唐堯』原『君』、『唐』二字漫漶，從鄭、徐諸本改補。　〔五〕『謾奏天顏』原『謾』字模糊，今補。徐本補作『誤』。　〔六〕此句『二』原作『三』；『要尋』『天梯』四字均模糊難辨，從徐本改補。　〔七〕『不可』原作『不呵』，從徐本改。『枉了』二字漫漶，據下句句式補。　〔八〕以上二句，『臺』字原殘損無存，『階』原作『街』，從鄭、徐本補改。　〔九〕此句徐本補作『子那深山裏摧殘棟梁材』。　〔一〇〕『蓋上太極宮』原『蓋』作『殿』，與下句句式不類，徐本已改，今從。　〔一一〕『驪山市』原作『力口三市』，從鄭本改。　〔一二〕『成山臥蓋』原『臥』作『握』，音近誤。按，『成山臥蓋』卽滿山臥蓋。徐本改作『成山堆蓋』，鄭本補一『積』字，於『握』字斷句，『蓋』字屬下句，此皆不從。　〔一三〕此曲『渾摧壞』原『摧』作『成』；『從頭兒拆』原『拆』作『折』；并從徐本改。　〔一四〕血瀝瀝：原『瀝』作『濯』，不成字形。從鄭、徐本改。按，『血瀝瀝』乃元曲中常用語。盧本作『濯濯』，雖與原本字形相近，但生造費解。　〔一五〕此曲『蠆盆』原作『盃盆』，徐本作『血盆』，盧本作『魚盆』，此從鄭本。按，聚蝎於盆，投入其中，謂之蠆盆，相傳爲紂所設淫刑之一。『牢栽』，原作『牢哉』，形誤；『敗壞』，原作『拜壞』，音同致誤；『修甚麼望月臺』，原『甚』作『臺』；『成災』原『災』作『史』，並從鄭、徐本改。　〔一六〕狂狷，原『狷』作『簡』，同音致誤。徐本刪去下『進退』二字，以爲合《論語·子路》篇原文，此不從。

第二折

（淨、旦說計了）（駕上云）（奏住）（駕云了）（申生、重耳哭住）（駕一行上）（旦與申生祭食，藥死神獒了）（重耳走下）（淨回奏了）（駕云了）（正末扮閹官托砌末上，云）自家六宮大使王安，奉官裏聖旨，皇后懿旨，賫三般朝典，將東宮太子賜死。想人生寃枉，何處伸訴〔一〕！（唱）

【南呂·一枝花】致令得申生遭罪囚，逼臨得重耳私奔走。雖然是驪皇后生嫉妒，哎！你個晉天子也合問緣由。您肯分解個恩仇，賜朝典他甘心受。料東宮一命休，則是刎頸教傷身，離不了這短劍、白練、藥酒。

【梁州第七】前家兒功翻成罪，後堯婆恩變爲仇。（帶云）從古至今，（唱）前家後繼從來有。似這驪后定計，國舅鋪謀，暗存着燕侶鸞儔，可待請佃他鳳閣龍樓。送的個前家兒惹罪遭殃，搬得個親夫主出乖弄醜，都是後堯婆私事公仇。國舅，太后，君王行兩三遍題名兒奏，着自家自等候。教武士金瓜列在我這腦背後，我如何敢不承頭〔二〕。

（天臣云了）（正末聽了）（太子云了）（正末唱）

【牧羊關】將太子待放來如何放？教太子待走來如何走？（帶云）臣若壞了太子呵！（唱）教這潑宮奴萬載名留！若不教太子短劍下身亡，微臣便索金瓜下命休。太子！今日青天上遭罪死，若到黃泉下不可結寃仇。（太子云了）（正末唱）那壁是聖旨難推怨，微臣這壁官差不自由。（做待着尋思了）（云）自至宮中，誰曾害人性命！（唱）

【四塊玉】我從來是個奉善人，那裏有殺人的手！竹節也似聖旨催怎敢遲留！（帶云）至如東宮合死呵！也不合教這明晃晃短劍下亡！（覷砌末云）若要個完全的尸首，（唱）則合教這長挽挽白練休！（覷砌末云）太子呵！（唱）你能可眼睜睜服藥酒〔三〕！

（使臣上云了）（正末云）臣不知太子有何罪犯，官裏與皇后有這般寃恨？（太子說關子了）（正末聽住）（唱）

【駡玉郎】聽太子從頭兒說開無虛謬，原來是爭社稷結寃仇。則是這三人定的計策臣也都參透：是君王傳的聖旨，驪后定的見識，是賊子施的機彀。

（淨云了）（正末慌聽了，唱）

【感皇恩】呀！唬的我魂魄悠悠，不提防有人隨後。嗨！太子命難逃，微臣也身難躲，那賊漢怒難收。（太子云了）（正末唱）都是賊子奏，奏得您繼母焦，焦得您父王愁。〔四〕

（太子云了）（正末唱）

【採茶歌】你道他下場頭，怎干休？太子呵！則除你一心分破帝王憂。古往今來雖是有，冤冤相報何時休！

（使臣上云了）（正末云）天臣言者差矣。（唱）

【牧羊關】他父親牽腸肚，咱兩個何費口？他子父每更歹殺呵痛關着骨肉。待將他摘膽剜心，怎做的不傷懷袖？觸突着皇后合依平論，冒突着天子合問緣由。傷毒着宮婢非爲罪，藥煞神獒直甚狗〔五〕。

【黃鐘尾】你今日道屠殺他這太子不怕難合口。（帶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君王何不可！（唱）我怕甚服侍君王不到頭！哎！衆公卿，衆宰侯：別人有家私不能够，有妻男不能守，有功名不能就。宰輔臣僚，冒支請受。臣道君昏，怎生不奏？驪后心毒，獻公出醜。殺的是玉葉金枝，有如榆柳；將鳳子龍孫，不如猪狗。你等蒼生，眞乃禽獸！我已過三十，不爲夭壽；爲主忠心，死而甘受。我博一個萬載清名，煞強如教萬民咒。（帶云）我如今棄了身，棄了命，便死身亡！（唱）問甚您剛刀下爛朽！（帶云）割捨了訛言課語，抗勑違宣！（唱）怕甚麼金瓜下碎首！（帶云）既爲臣子，怎敢將主所殺！（唱）我將這行仁慈有道理忒忠孝的申生我委實下不得手！〔六〕

(外云住)(申生自刎了)(駕一行上)(淨奏住，下)

校記

〔一〕以上科白、『六宮大使』原『宮』作『官』，從鄭、徐本改。『聖旨』、『懿旨』原皆作兩圓圈代替，鄭、徐本已補。按，元刊雜劇每以圈代替『帝王』或『聖旨』等字樣。〔二〕此曲首句『翻成罪』下原衍一『壘』字，從徐本刪。『敢不承頭』原作『不敢承頭』，從徐本改。又，此曲『國舅鋪謀』句下較常格少兩個四字句，詳其文義，不似脫落，想是偶然減句。〔三〕此曲『敢遲留』句下較常格少七字一句。第一個『覷砌末云』原無『覷』字，據下文補。〔四〕此曲『怒難收』句下，較常格少兩個四字句。〔五〕此曲『何費口』原作『哥廢口』，今改，蓋『哥』『何』，『廢』『費』皆音近致誤也。徐本作『可費口』。不從。『冒突』原作『兒突』，從徐本改。蓋『兒』爲『貌』字簡體，『貌』、『冒』音同致誤。〔六〕此曲調名原作『〔尾〕』，從徐本改作『〔黃鐘尾〕』。『有如』原『如』作『好』，形誤；『過三十』原『過』作『還』，形誤；『道理』原『理』作『禮』，并從鄭、徐本改。

第三折

(正末素扮引外背劍上，開)自當日出朝，載老母歸於莊宅上，半載之間，倒大來悠哉。(唱)

【中呂・粉蝶兒】活計生涯，遣僕男一犂兩耙，落得個任逍遙散誕行踏。背一張琴，攜一壺酒，訪友在山間林下。今日還家，想着我出朝時那場驚怕〔一〕。

（云）孔子云：『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信有之也。（唱）

【醉春風】我如今耳淨勝如聾，眼明渾似瞎。我便有那論邦辨國的巧舌頭，則不如妝做個啞！啞！啞！啞！將書劍收拾，素琴擡起，劍匣高掛。

（見卜兒了）（介休拜了）（正末云）介休〔二〕於府學中攻書，已經半年之間，不知你做甚功課哩？（介休云了）（正末云）孩兒，你習文武科，也學得是也。我想來，則不如不會倒好。（介休云了）（正末云）聽我說：（唱）

【喜春來】你今日修文治國平天下，你如今修文演武未通達。（帶云）罷！罷！至如你便不成呵！（唱）似我也退朝罷〔三〕，誰肯將你貨與帝王家。

（介休云了）（正末云）孩兒，你說的言語，有擊王保駕之意，安邦定國之心。豈不知孔子擊磬於衛，荷蕢〔四〕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你今未入於室，焉知就裏？然後知輕重長短。我受過的辛苦，緣何不知？便憑才藝，奪國家大柄，貴者只除是出朝將，入朝相矣。（介休云了）（正末唱）

【普天樂】出爲將便是鎭華夷，入爲相居朝朝鸞駕。鎭華夷呵，便似挾太山以超北海，朝鸞駕呵，便索待漏院久立東華。假若封加你官位高，至如昇遷得你功勞大，剗地索招罪招殃添驚怕。兒呵！則不如無是無非且做莊家！（外云了）（正末唱）兀的是追你魂的高車駟馬！（外云了）（正末唱）那的是取你命的大纛高牙！〔五〕

（重耳上，叫了）（正末做驚問了）（唱）

【迎仙客】他道認得咱，不知是誰那？（做見科了，唱）臣道是誰家個客人，原來却是殿下。（做跪〔六〕，唱）小太子若是但躬身，微臣便該萬剮。（做起了）（云）東宮安在？（重耳云了）（正末打悲了）（唱）東宮原來自刎昇遐！（帶云）哎！〔七〕晉天子呵！（唱）全不怕萬載人民罵！

（淨上）（正末驚住）（淨背云了）（正末聽問）（正末做見卜兒、旦、太子）（介休云了）（正末云）太子事泄，非干微臣之過，皆因呂用公奉官裏聖旨所逼。國舅仗着寶劍道：「你家中有小太子重耳，好生將得項上頭來便休，若不將出頭來，敎您全家兒賜死！」老臣以此說太子在於宅內。太子勿慮，臣替太子死去。母親，將您孩兒項上首級腐爛，授與國舅，言稱是太子之首。我雖然盡其忠，不能盡其孝。爭奈有七十歲老母，如百年之後，無臨喪祭之子。休！休！休！既爲忠臣，何思孝以哉〔八〕！（歌曰）別恨山妻淚滿腮，含悲老母痛傷懷。忠心替代儲君死，孺子疾忙取劍來。（介休

自刎了)(正末做慌放)(唱)

【上小樓】我只見扯劍出匣，他便揪住頭髮。吃察！刀過處，頭落地，苦痛天那！(帶云)你好是下得呵！兒呵！好兒！今日個不尋思，就就死，擎王保駕。(太子云了)(正末唱)顯得臣也忠心扶你晉朝天下！〔九〕

【么篇】你沒兒〔一〇〕待怎生，我絕嗣待怎麼？孩兒今日救了儲君，替了親爺，他須是爲國於家。(旦哭做住)(正末唱)不爭你舉哀聲，敢把咱全家誅殺。(帶云)君王小可。(唱)題起那驪姬怕那不怕！

(做怕了〔一一〕)(淨云了，下)(太子做望，云了)(正末扮風雪上)(太子云了)(悲住)(正末唱)

【醉高歌】行路途刼刼巴巴，躭悽楚瀟瀟灑灑。頭直上風雪紛紛下，咱兩個凍不殺多應餓殺！

【紅綉鞋】受了他五七日心驚膽怕，不似這兩三程行得人力盡身乏。(云了)望見兀那野煙起處有人家。(帶云)太子共我，絕糧三日。我每日割着身上肉，推做山林內拾得野物肉，與太子充饑〔一二〕。他有一日爲君呵！(唱)至如我□心虧負，我我須是割股養着他〔一三〕。(太子云了)(到山中了)深山裏絕餓殺！(眼花意了)(太子背靠坐定)(太子燒肉與末吃)(正末唱)

【快活三】想着我適才〔二四〕來澗底下，割得來與他家，燒得來半熟慌用手來拿，早是我澁奈無收煞。

（太子云了）（正末唱）

【朝天子】百忙裏讓咱，猛然的見他，不由我吃忒忒心頭怕。（太子云了）（正末唱）太子問臣聲喚則甚那？有幾處熱癤壞瘡發。（太子云了）（正末唱）微臣裏忍痛難禁，聲疼不罷。（太子云住）（正末云）太子呵！（唱）臣這疼痛如刀刃扎！（太子云了）（正末唱）你又待損剮、損剮些肉咱。（太子云了）（正末唱）你直待啃咬煞微臣罷！

（楚使上，云住）（打認住）（太子云）（關子了）（正末云）既然楚大夫肯將太子去楚，老夫家中有老母無人侍養，老夫還家，等太子雪寃時分，臣迎太子來。（打悲了）（唱）

【耍孩兒】哭啼啼訴不盡別離話。（太子云了）（正末唱）你與我疾忙上馬。你一程程乘騎去他邦，我則索慢慢的步砌〔二五〕還家。他那裏傷心去路何時盡，我這裏含恨歸程知他幾日是家！（太子云了）（正末唱）赤緊的您父子無投機話，可知道風雲氣少，那裏問兒女情多。

【三煞】今世裏父賢子不孝，子孝父不達。這的是父不父子不子傷了風化。我如今有兒無兒皆如此！（太子云了）（正末唱）你今日有爺無爺爭甚那？謝楚大夫相提拔。太子爲晉唐枝

葉，皆是你齊楚根芽。

【二煞】太子呵！想必那春申君擡舉你。（太子云了）你見那孟嘗君隨順他。若是君王向那客舍裏權安插，俺便似山川困虎生剛距。（太子云了）（正末唱）你便似淺水蛟龍奮爪牙。（太子云了）（正末唱）怎肯教驪姬賊子情受了天下。太子呵！直等的先皇晏駕，那其間便起征伐。〔二六〕

【煞尾】太子呵！你若是報不得母，雪不得兄，你便空破了國；我若是待不得母，埋不得兄，我便是白喪了家。你若是雪不得寃，報不得恨，則恁地空干罷。太子呵！你便是治不得國，我便是齊不得家。呸！枉教人唾罵殺〔二七〕。（一行下）

校記

〔一〕此曲『活計』原『活』作『舌』；『耙』原作『禔』；『散誕行踏』原作『散但行達』；『驚怕』原『驚』作『今』，并從鄭、徐本改。

〔二〕介休：原『休』作『林』，從上句改。下同。

〔三〕退朝罷：原缺『罷』字，從徐本補。按譜，本句三字，叶韻。

〔四〕荷蕢：二字原無，據《論語》補。按，此爲正末道白，故不必依《論語》原文補足。

〔五〕此曲『居朝朝鸞駕』原僅有一『朝』字，不合句法，從徐本補；『超北海』，原『超』作『起』，諸本已改；『送你身的』原作『送的你』，『追你魂的』原『追』作『還』，並從《語辭匯釋》卷六『兀的』條引本曲補；『大纛』原作『大索』，諸本已改。

〔六〕做跪：原『跪』作『講』，據下文『（做起了）』改。

〔七〕『玟』字原作『文』，從徐本改。各本删去此字，非是。

〔八〕以上道白，底本『事泄』原作『是泄』，從鄭、徐本改。『國舅仗着寶劍道』句，原『舅』作『旧』，『道』作『到』，據文義改。『老臣』原作『老謨』，各本識作『老漢』，今從徐本。『授與』原『授』作『度』，鄭本識作『度』，盧、隋本改作『交』，今從徐本。『七十歲老母』，原脫『十』字，各本皆補。〔九〕扶你晉朝天下：原『扶』作『伏』，同音借用，從徐本改。〔一〇〕沒兒：原『沒』作『淺』，從諸本改。〔一一〕做怕了：原作『怕做了』，鄭本將『怕』字刪去，今從徐本。〔一二〕充饑：原『充』作『兊（覺）』，形似致誤。〔一三〕以上二句，鄭本於次句第一個『我』字斷句，徐本第一句改作『至如他心亏負我』，此皆不從。『養』字原作『劵』，盧、隋本改作『勸』，此從鄭、徐本。〔一四〕適才：原作『十才』，『十』『適』同音致誤。鄭本改作『拾得』，不從。〔一五〕步砌：原作『步硾』，今改。按，『步砌』即徒步。《張協狀元》第五十出作『步砌』，《追韓信》第三折作『步徹』，均同音之異寫。〔一六〕此曲『君王』原作『君權』，從徐本改。『情受了天下』，原無『受』字。『情』字盧本改作『清』，隋本改作『請』，鄭本改作『擎』，不補『受』字，疑非是。按，『情受』，猶云『承受』也。此從徐本。〔一七〕此曲『我若是待不得母』句，原無『我』字，據上三句句式補，『待』字原作『借』，徐本已改。『白喪了家』原『白』作『自』，從徐本改。

楔　子

（淨、旦開了）（駕上，開了）（叔向奏了）（卜兒開了）（正末上見卜云）您孩兒去晉城，知得重耳爲君，號文公，即位，將羣臣都封贈了，惟忘了您兒。兒作了一篇《龍蛇歌》，懸於晉朝宮門。晉文公

若見，必宣您兒來。（卜兒云了）（正末不省了）（云）上問母親，怎生是『一世之榮，不如萬載之名』？（卜兒云了）（正末做省得了）（云）母親言者善也！家中無妨礙。（唱）

【仙呂・賞花時】母親道奉帝臨朝一世榮，背母歸山博個萬代名〔一〕。（帶云）家中萬事無牽掛。則今日便登程。（卜兒云了）（正末唱）遙望着翠巍巍綿山峻嶺。（卜兒云了）（正末唱）您孩兒鴉背着母親行。

校　記

〔一〕以上二句，『奉帝臨朝』原『帝』作『地』，『博個萬代名』原『博』作『挠』，皆同音致誤，『代』形誤作『伐』，並從鄭、徐本改。

第四折

（駕上開）（駕提燒山了）（正末扮樵夫上）（慌放）（唱）

【越調・鬥鵪鶉】焰騰騰火起紅霞，黑洞洞煙飛墨雲，鬧垓垓火塊縱橫，急穰穰煙煤亂滾，悄

蹙蹙火巷外潛藏，古爽爽煙峽內側隱。我只見煩煩的煙氣燻，紛紛的火焰噴，急煎煎地火燎心焦，密匝匝煙屯合峪門。

【紫花兒序】紅紅的星飛迸散，騰騰的焰接林梢，烘烘的火閉了山門。煙驚了七魄，火諕了三魂。不甫能這性命得安存，多謝了煙火神靈搭救了人。慚愧呵！險些兒有家難奔。盡都是火嶺煙嵐，望不見水館山村。

（駕云了）（正末云）有個老宰相，共個老婆婆，火燒了也！那個老宰相不肯躲那火，抱着黃蘆樹，現今燒死了也！（駕云了）（正末唱）

【小桃紅】小人向虎狼叢裏過了三旬，每日負力擔柴梱，教俺稚子山妻得安遁。（駕云了）（正末唱）我不知你笑那深山裏玉堂臣，他向那濃煙烈焰裏成灰燼。（駕云了）（正末唱）爲甚俺這樵夫得脫身無事？他皇天有信，從來不負俺這苦辛人〔一〕。

（正末云）那個老官人和我每日攀話〔二〕。（駕云了）（正末唱）

【金蕉葉】小人怕不待信着口傾心告君，則恐怕觸突着當今至尊。（駕云了）（正末云）小人雖是個莊家漢，也省的些個小勾當。（唱）止不過玉帛玄纁奉品，不似你晉國裏招賢廢人。

（駕云了）（正末唱）

【調笑令】柴林下那個宰臣，教火燒了身，兀的不辛苦殺凌煙閣上人。（駕云了）（正末云）我道來呵！（唱）道他親孩兒替死向鋼刀下刎，他血瀝瀝割股焚身。封官時宰相每若議論，則封個完體將軍。

（駕云了）（正末唱）

【寨兒令】道他曾，巴巴刼刼背着主公，波波碌碌踐紅塵。行到半路裏絕糧，也剮割濕肉烹，道大王當日從臣，道大王今日爲君。（帶云）每日重裀而臥，列鼎而食。（唱）那其間路上有饑人。（駕云了）（正末唱）您向當心裏放水瓮防身，您却四面火把燒焚。一投放水把水浪滾，一投放火把火光焚。（云）做皇帝一投放水，一投放火，（唱）那的是您天子重賢臣。〔三〕

【耍三台】颼颼的狂風徹，將密匝匝山隈燼，猛一陣煤撲人，生煙嗆人。風捲泄蕩起灰塵，火焰紅如絳雲。漚漚的煙熏的兩輪日月昏，刮刮的火煉的一合天地分。補氤氳走兎被煙迷，忒楞楞撲飛禽被那火淋〔四〕。

（駕云了）（正末唱）

【禿廝兒】您這火林外前後有軍，深山裏進退無門。他道是向火坑中自喪身，更休想，臥麒麟，高墳〔五〕。

（駕云了）（正末唱）

【聖藥王】那老兒過六旬，近七旬，他道是老而不死是何人！你道他性子狠，意氣嗔，見如今抱黃蘆肢體做灰塵。可知、可知有甚吃火不燒身。

【收尾】不爭你個晉文公烈火把功臣盡，枉惹得萬萬載朝廷議論。常想趙盾捧車輪，也不似你個當今帝主狠！

（駕云了）（祭出）

散場

校記

〔一〕此曲『負力擔柴捆』句，底本『捆』字漫漶，外圍似『門』字，此從盧本補。徐本補作『薪』字，失調，不從。『他向那』，『向』字殘損，略可辨，鄭本改作『在』；『皇天』原『皇』字略殘損，鄭本改作『蒼』，此從底本。〔二〕攀話：原『話』字殘損，略可辨，盧、鄭本補作『談』，不從。〔三〕此曲『波波碌碌』句，原『波』字作『破』，從鄭、徐本改。『一投放水把水浪滾』句，『放』『把』二字原皆作『於』，據下句『一投放火把火光焚』改。鄭、徐本並誤改。〔四〕此曲調名原作〔鬼三台〕，從鄭本據律改題。『隈燼』二字原作『圍盡』，今據文義改。『走兎』原作『兎走』，據下句詞格乙轉。〔五〕高墳：原作『高塚』，失韻，隋本改全句作『更休想臥高塚麒麟』，均不合曲律，今從徐本。

孔文卿

小傳

孔文卿，平陽（今山西臨汾）人，生平不詳。平陽地名元代有二：一爲府路名，在山西；一爲縣名，在浙江與福建交界處。《錄鬼簿》上卷作家多爲北方人，現傳元刊本《東窗事犯》卷首題『大都新刊』，蓋以山西平陽人而僑居大都者。孫楷第《元曲家考略》有孔學詩者，溧陽人，字文卿，本與劇作家孔文卿無關，却因溫州平陽有孔氏人遷往溧陽，於是牽強溧陽的孔文卿爲平陽的孔文卿，并認爲鍾嗣成將孔的籍貫弄錯了。此說實不能從。

文卿作雜劇一種，題目正名爲：『岳樞密爲宋國除患，秦太師暗結勾反間，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犯』。現存元刊本。另有散曲一套。《太和正音譜》嘗評其曲，列爲傑作，且稱『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眞詞林之英傑』。

大都新刊關目的本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劇目說明

《錄鬼簿》於孔文卿、金仁傑名下皆有《東窗事犯》劇，但記載不同。天一閣本孔作記爲《地藏王證東窗事犯》，金作則僅記簡名《東窗事犯》。孔作劇目下，天一閣本注曰『二本、楊駒兒按』，孟本注曰『楊駒兒做者』，曹本注曰「一云楊駒兒作」；金作劇目下，天一閣本注曰『次本』，孟本注曰『旦本』。另外，賈仲明在孔文卿挽詞中云：『捻《東窗事犯》，是西湖舊本。』

綜合以上材料分析該劇版本，關鍵是解釋天一閣本所注的『二本，楊駒兒按』六字的意思。有的學者將『按』字解釋爲『接』字之誤，以爲《東窗事犯》有二本，第二本是楊駒兒接着寫的。查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鍾繼先》條有『惜其傳奇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之語，此『按行』當與前『按』字同義，即爲當時之謂『做場』，今日之謂『演出』。『楊駒兒按』則是謂楊駒兒之演出本。曹本《錄鬼簿》金仁傑《周公旦抱子設朝》下注有『喜春來按』之『按』字，也是此義。《抱子設朝》緊接《東窗事犯》之後，很可能此

注文原注於《東窗事犯》，以區別此同名劇目之不同演出本，却被抄手隔行誤抄了。楊駒兒爲當時杭州著名藝人，以此類推，喜春來當是另一位藝人之藝名。至於注『二本』兩字，乃因爲金仁傑名下也有《東窗事犯》劇之故。孟本所注『做者』，應看作『做場』之『做』，而曹本所注之『作』，則可能是『做』之同音致誤，不應看作『創作』之謂。由此推斷，該劇有兩種本子，一是孔文卿所作，根據『西湖舊本』改編而來，爲杭州著名藝人楊駒兒的演出本；二是金仁傑所作，爲另一些藝人的演出本。

此劇現存元刊本一種，題目正名的後兩句，與天一閣本孔氏此劇目下所注之題目正名完全相同。現存本是末本，而孟本《錄鬼簿》於金氏此劇目下注有『旦本』二字，故現本當可定爲孔文卿的作品。

該劇以元刊本爲底本校訂，并參校了鄭騫、隋樹森、徐沁君的校本。

楔　子

（正末扮岳飛引二將上〔一〕）（坐定，開）某姓岳名飛，字鵬舉。幼習武藝。隨高宗南渡於金陵。不經旬日，有大金國四太子追襲，到於浙西錢唐鎮，立名行在，即其帝位。某統軍在朱仙鎮〔二〕拒敵，四太子閉門不出。某平生願待復奪東京，近新交上表，欲起軍去，不見聖旨到來。這幾日神思不安，呵！不知有甚事？（使臣捧聖旨金牌上）（正末接旨了）（云）不知朝治〔三〕裏有甚事？張憲、岳

雲，在意看守邊塞，子今日便索上馬去。（唱）

【仙呂·端正好】見一日帝王宣十三次，多應擋〔四〕迴俺百萬雄師。莫不朝廷中別有甚關機事？既不沙，却怎竹節也似差天使？

【幺篇】多敢是聖明君犒賞特宣賜，怎肯信讒言節外生枝？止不過休兵罷戰還朝呵是，我暗暗地，自尋思：莫不是封官爵聖恩慈，明宣賜賞金資，添軍校復還時，將三略展六韜施，收九府取京師，殺猛將血橫屍〔五〕。（帶云）奪了四京九府，（唱）須要稱了俺平生志！（下）

校記

〔一〕底本『扮』作『粉』，從隋本改。『岳飛』二字底本無，從徐本補。

〔二〕朝治：底本「治」作「冶」，形誤。徐本作「朝野」，不從。按，「朝治」之「治」，與縣治、府治之「治」同，爲最高官署所在地。

〔三〕朱仙鎮：底本『仙』作『遷』，各本已改。

〔四〕『擋』底本作『黨』，鄭本已改。

〔五〕此曲『節外生』、『官爵』、『三略』、『施收九』十字，底本空缺，從隋、鄭、徐諸本補。按，『九府』一詞，第三折〔紫花兒序〕曲『將四京九府平收』可證。下句亦從此。

第一折

（正末帶枷上，開）自宣某到於闕下，不引見官裏，有秦檜將某送下大理寺問罪。陛下信奸臣賊子，將俺功臣虧損。『太平不用舊將軍』，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唇】立國安邦，列着虎賁郎將〔一〕，沙場上，臥雪眠霜，爭與您百二山河掌。

【混江龍】想挾人捉將，相持廝殺數千場，則落得被枷帶鎖，枉了俺展土開疆。信着個挾天子令諸侯紫綬臣，待損俺守邊塞破敵軍鐵衣郎。俺與你掃除妖氣，洗蕩妖氛，不能够名標簿上。剗地屈問廳前，想兒曹反謀帝王前。不由英雄淚滴枷梢上。想着俺掌帥府將軍一令，倒不出的坐都堂約法三章。

（云）非是岳飛造反，皇天可表！（唱）

【油葫蘆】想十三人舞袖登城臨汴梁，向青城虜了上皇。（云）諕得禁軍八百萬都一齊卸甲丟盔〔二〕。（唱）那其間無一個匣中寶劍掣秋霜。楊戩，是個幫閑攢懶元戎將，蔡京，是個傳書獻簡頭廳相。一個治家亡了家，一個安邦的喪了邦。虜得些金枝玉葉離了鄉黨，若不是泥馬走康

王——

【天下樂】到如今宋室江山都屬四國王。生併的國破城荒，那一場，我與你重安日月定了四方。戰沙場幾個死，破敵軍幾處傷，兀的是功名紙半張。

（云）既是我謀反，那裏積草屯糧？誰見來？（唱）

【哪吒令】您尋思試想，向殺場戰場；您尋思試想，俺安邦定邦；您尋思試想，立朝綱紀綱。我不合扶持的帝業興，我不合保護的山河壯，我不合整頓的地老天荒。

【鵲踏枝】我不合定存亡，列刀槍。您剗的定計舖謀，損害賢良。試打入天羅地網，待交俺九族遭殃。

【寄生草】仰面將高天問，英雄氣怨上蒼。問天公不曾交天垂象〔三〕，治居民不曾交居民蕩，統三軍不曾交三軍喪。子落的滿身枷鎖跪廳前，却甚一輪皂蓋飛頭上！

【村里迓鼓】我不合扶立一人爲帝，交萬民失望。我不合於家爲國，無明夜將煙塵掃蕩。我不合仗手策，凭苦勇，占得山河雄壯。鎮得四海寧，帝業昌，民心向〔四〕。子兀的是我請官受賞。

【元和令】消不得上馬金下馬銀，也合交出朝將入朝相。我與您奪旗扯鼓統兒郎，不能够列

金釵十二行。交這個牧童村叟蠢芒郎，倒能够暮登天子堂。

【上馬嬌】不索你狠，更怕我慌，你道是先打後商量，做了個耕牛爲主遭鞭杖。見外則荒，內則相隔着漢陽江，陛下常久顧鎮蘇杭。〔五〕

【遊四門】則怕不知禍起在蕭墻。你待興心亂朝綱，詐傳宣賺離我邊庭上。原來您沒世界有官方，暗暗將，刀斧列在階傍。

【勝葫蘆】却甚爛醉〔六〕佳人錦瑟傍？今日和天也順時光。則那逆天的天不交命亡，順天的禍從天降！逆天的神靈不報，順天的受災殃！

【寄生草】你道我把朝廷亂，不合將社稷匡。我不合降戚方劫寨施心量〔七〕，我不合捉李成賊到中軍帳，我不合破金國扶立的高宗旺。待將我簽頭號令市曹中，却甚功勞寫在淩煙上？

（云）皇天可表，岳飛忠孝！（唱）

【賺煞】下我在十惡死囚牢，再不坐九頂蓮花帳〔八〕。子我這謀反事如何肯當！我死呵做個負屈銜寃忠孝鬼。見有，侵境界小國偏邦，秦檜結勾起刀槍。陛下，則怕你坐不久龍床！俺死呵，落得個蓋世界居民衆衆講：（帶云）岳飛子父每不合捨性命〔九〕，（唱）生併的南服北降，出氣力西除

東蕩！（帶云）殺了岳飛、岳雲、張憲三人〔一〇〕，（唱）陛下，你便似砍折條擎天駕海紫金梁！（下）

校記

〔一〕虎賁郎將：爲虎賁中郎將之簡稱，底本『郎』誤作『狼』，今從徐本校改。

〔二〕卸甲丟盔：底本無『丟盔』二字，全句作曲文處理，使此曲增加了一句，大違格律。

〔三〕底本無『交』字，從鄭本據下二句結構補。『象』原作『像』，諸本已改。

〔四〕民心向：底本『向』作『息』，失韻，從徐本改。隋本改作『良』。

〔五〕此曲較常格末尾增一句。徐本將『見外則荒，內則相』數字改爲夾白，作『（帶云）幾曾見外則將，內則相？』增改數字，根據似不足。漢陽江，底本『陽』作『洋』，同音借用。『顧』底本作『雇』，諸本已改。

〔六〕爛醉：底本『爛』作『欄』，諸本已改。

〔七〕劫寨施心量：底本『劫』作『揭』，『量』作『亮』，同音致誤。『揭』字盧、隋本已改，『量』字從徐本校改。『心量』一詞，亦見關漢卿緋衣夢劇第二折白：『我平生心量最公直，堪與國家作柱石。』鄭光祖王粲登樓劇第一折白：『你那裏有江湖心量，銜一片虀鹽心腸。』無名氏黃鶴樓劇第四折：『使心量，有奸細。』

〔八〕九頂蓮花帳：底本『頂』作『鼎』，諸本已改。

〔九〕此句『岳飛子父每』五字作小字，今從鄭、徐本作夾白處理。

〔一〇〕此句原與曲文字同大，今從鄭、徐本作夾白處理。

第二折

（正末扮呆行者拿火筒上）（念）吾乃地藏神，化爲呆行者，在靈隱寺中，泄漏秦太師東窗事犯。（詩曰）損人自損自身己，我瘋〔一〕我痴我便宜。人我場中您試想，到底難逃死限催。（唱）

【中呂·粉蝶兒】休笑我垢面瘋癡，您參不透我本心主意，子爲世人愚不解禪機。鬍鬚着短頭髮，挎着個破執袋，就裏敢包羅天地。我將這吹火筒却離了香積，我泄天機故臨凡世。〔二〕

【醉春風】又不曾禮經懺法堂中，俺則是打勤勞山寺裏。則爲你上瞞天子下欺臣——（帶云）你道我癡，我道你奸。縛虎則易，縱虎則難。太師！（唱）這言語單道着你，你。休笑我噥，我乾淨如你〔三〕。你問我緣由，我對你說破，看怎生支對！

（云）有甚不知你來意？（唱）

【迎仙客】你來意我理會得，你未說我先知。（云）知你個怕心也！（唱）〔四〕你那夢境惡，故來動俺山寺裏，祝神祇，禮懺會。休只管央及俺菩提，道不得『念彼觀音力』。

（等太師云了）（正末唱）

【石榴花】太師一一問眞實，你聽我說因依。當時不信大賢妻，他曾苦苦地勸你，你豈不自知？東窗下不解西來意，我胡蘆提你無支持。子爲您奸猾佞〔五〕將心昧，你但舉意我早先知。

【鬥鵪鶉】知你結勾他邦，可甚於家爲國？咱人事要尋思，免勞後悔。豈不聞『湛湛青天不可欺』！據着你這所爲，來這裏諕鬼瞞神，做的個藏頭露尾。〔六〕

（云）太師，你〔七〕休笑這火筒。（唱）

【紅綉鞋】他本是個君子人則待挾權倚勢，吹一吹登時交人煙滅灰飛。則爲他節外生枝交人落便宜。爲甚不廚中放，常向我手中攜？（云）這其間不是我掌握着呵！（唱）敢起煙塵傾了社稷！

【十二月】笑你個朝中宰職，只管裏懊惱闇梨。我這裏明明取出，他那裏暗暗掂提。不是瘋和尚直恁爲嘴，也強如乾吃了堂食。

【堯民歌】你好坐而不覺立而饑，這的是兩頭白面做來的。我重吃了兩個莫驚疑，你屈壞了三人待推誰？普天下明知，明知，其中造化機。（帶云）百姓每恰似酸餡一般。（唱）都一肚皮衠包着氣。

【滿庭芳】你則待亡家敗國，你幾曾奪旗扯鼓，廝殺相持？將別人邊塞功翻成罪，你子會改是爲非。有神方難除你病疾，無妙藥將我難醫。你將那英雄輩，都向鋼刀〔八〕下做鬼，雲陽內血沾衣。

【快活三】則爲你非來我這風越起，風過處日光輝。子爲你拿了雲握住雨不淋漓。（帶云）便下雨呵，（唱）則是替岳飛天垂淚！

【鮑老兒】替頭兒看看趲到你，那裏怕犯法沒頭罪。我不念經強如人咒罵你，你仔細參詳八句詩中意。你心我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詩曰）久聞丞相理乾坤，占斷官中第一人。都領羣臣朝帝闕，堂中歛伏老勛臣〔九〕。有謀解使蠻夷退，塞閉奸邪禁衛寧。賢相一心忠報國，路上行人說太平。（云）俺這裏景致好。（唱）

【耍孩兒】這寺嵯峨秀麗山疊翠，這瀑布嵐光水碧，這山千層萬壑似屏幃，這玉湖清浩蕩盡蘇堤。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枉了你修福利，送的交人亡家破，瓦解星飛。〔一〇〕

【三煞】岳飛定家邦功已休，秦檜反朝廷事已知，你兩家冤讎有似檐間水。則爲奸讒〔一一〕宰相千般狠，送了慷慨將軍八面威。你所事違天理。休言神明不報，只爭來早來遲。

【二煞】你看看業貫滿，漸漸死限催〔一二〕，那三人等候在陰司內。這話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

送無常死不知。那時你歸泉世，索受他十惡罪犯，休想打的出六道輪迴。

【收尾】便似啞謎般說與你猜，你索似悶事兒心上疑。有一日東窗事犯知我來意，子怕你手捌着胸脯恁時節悔！（下）

校記

〔一〕瘋：底本作『風』，今改，下同。〔二〕此曲『子爲』底本作『子与』，諸本已改。『挎』底本作『胯』，鄭本改作『跨』，不從。『破執袋』，盧本作『破織袋』，鄭本改『袋』作『帶』，皆非。『香積』下原衍一『唱』字，諸本已删。〔三〕《北詞廣正譜》引本曲，以上三句作：『我單道着你，你休笑我穢，我這裏面倒乾淨似你。』隋本蓋據此改『噥』爲『穢』。徐本則將『休笑我噥，我乾淨如你』九字作夾白處理。以上改動均疑非是，此仍從底本。〔四〕此句夾白，底本作大字，鄭、徐諸本已改。〔五〕奸猾狡佞：底本『猾』作『滑』，『佞』作『倖』，今改。〔六〕此曲『勾』徐本改作『搆』，『於』盧本改作『爲』，皆非是。『悔』底本作『晦』，諸本已改。〔七〕你：底本作『尒』，諸本已改。下同處不再出校。〔八〕鋼刀：底本『鋼』作『剛』，今改。〔九〕底本『闕』作『缺』，同音致誤。『歛』作『欽』，形似致誤，從徐本改。〔一〇〕此曲首句『這』字脫缺，據下二句式補。『這』字下『瀑』字上原有一『湖』字，因下句『這玉湖』而衍，從徐本删。『壑似屏幃』四字，『壑』字依稀可辨，『幃』字僅存下半，中二字全脫。納書楹曲譜作『壑似屏圍』，今據補『似屏』二字。『枉』字原缺，諸本已補。〔一一〕奸讒：底本『讒』作『纔』，諸本已改。〔一二〕『業貫』底本『貫』作『罐』，從諸本改。『漸漸』二字底本依稀可辨，鄭本識作『漱漱』，以爲『速速』之音誤，此不從。

楔子

（正末扮虞候上，云）自家姓何，何宗立的便是。秦太師鈞命，交西山靈隱寺勾捉呆行者去。誰想不見，唯留紙一張，上有八句詩，須索交太師看。（做見太師）（等太師看詩科）（詩曰）棄了袈裟〔一〕別了參，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二〕，心如孤月下寒潭。丞相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山。（下）（正末云）秦太師鈞旨，交往東南第一山勾捉呆行者葉守一，須索走一遭去〔三〕。（閃下）（等賣卦先生上，云住）（正末便上，云）遠遠地見一個賣卦先生，第一問東南山去路，第二買一卦則個。（等賣卦先生云了，下）（正末做望了，拜）（唱）

【仙呂·賞花時】這六爻內特將禍福看，指引迷人八卦間。（等牧童吹笛科）（正末做聽住）子聽的笛聲韻悠殘。這其間天昏日晚，直引鬼門關。（閃下）

（等地藏王上，云了）（正末做見了科）（云）我那裏不尋你？却在這裏。秦太師鈞旨有勾！（唱）

【幺】兀底明寫東南第一山。（等押秦太師帶枷上，云了）（正末唱）則見鬼吏牛頭慘霧間，見太師閣着淚訴艱難。（帶云）交傳示夫人。〔四〕（唱）子說道東窗事犯。大古是人馬報平安。（下）

校記

〔一〕袈裟：底本『袈』作『加』，諸本已改。〔二〕嶺岫：底本『嶺』作『領』，諸本已改。〔三〕走一遭去：『一』字原無，從隋本補。〔四〕交傳示夫人：底本作小字，與上下曲文連寫，盧、隋本改作大字，作曲文處理。鄭本作舞台指示。此從徐本作夾白處理。

第三折

（等駕上，云住，睡了）（門神上了）（正末扮岳飛魂子〔一〕引二將上，開）某三人自秦檜屈壞了，俺陽壽未終。奉天佛牒，玉帝敕，東岳聖帝交來高宗太上皇托夢去。（唱）

【越調·鬥鵪鶉】但行處怨霧淒迷，悲風亂吼。恰離枉死城中，早轉到陰山背後。不能青史內標名，子落的鋼刀下斬首。每日秦不管，魏不收。送的俺酩子裏遭誅，更怕我葫蘆提罷手〔二〕。

【紫花兒序】三魂兒瀟瀟洒洒〔三〕，七魄兒怨怨哀哀，一靈兒蕩蕩悠悠。俺不是降災邪祟，俺

是出力公侯。你問緣由，我對聖主明言剮骨讎。俺說的並無虛謬，謝上聖將這屈死寃魂，放入這鳳閣龍樓。

【小桃紅】躬身叉手緊低頭，又不敢把龍床叩，拜舞山呼痛僝僽。見官裏猛擡頭，驚回御寢把天顏奏。燈影下誠惶頓首，臣說着傷心感舊，尚古自眉鎖廟堂愁。〔四〕

【鬼三臺】臣在生時多生受，馳甲冑，做先鋒帥首，向沙塞擁貔貅。臣說着呵自羞。想微臣挾人捉將一旦休，子落的披枷帶鎖遭重囚。臣想統三軍永遠長春，不想半路裏拔着短籌。

【紫花兒序】臣性命不若如花梢滴露，風裏楊花，水上浮漚。臣統三軍捨命，與四國王做敵頭，將四京九府平收。不想〔五〕臣扶侍君王不到頭，提起來雨淚交流。想微臣蓋世功名，到今日一筆都勾。

（云）臣等三人每，曾與國家出氣力來。（唱）

【金焦葉】臣捨性命沙場上戰鬥，臣出氣力軍前陣後。剗地撇俺在三鬧裏不休，臣意社稷〔六〕江山宇宙。

【調笑令】陛下索趁逐，替微臣報寃讎。臣須是一日無常萬事休。不能夠懸牌掛印將君恩受，子落的絣扒吊拷百事有，早難道衆臣宰千秋〔七〕。

【禿廝兒】臣望寫黃閣〔八〕千年不朽，標青史萬代名留。臣做了個充饑畫餅風內燭！這寃讎，這寃讎，怎肯干休。

【聖藥王】臣這勾頭，又不曾寫犯由，也合三思然後再追求。臣海外收伏了四百州，將淩煙閣翻作抱官囚。久已後再誰想分破帝王憂〔九〕。

【絡絲娘】臣捨性命出氣力請粗糧將邊庭鎮守，秦檜沒功勞請俸祿〔一〇〕乾吃了堂食御酒。他待將咱宋室江山一筆勾，好金帛和大金家結勾。

【綿答絮】臣趁着悲風淅淅，怨氣哀哀，天公不管，地府難收。相伴着野草〔一一〕閑花滿地愁，不能够敕賜官封萬戶侯。想世事悠悠，嘆英雄逐水流。

【拙魯速】臣將抽頭不抽頭，向殺人處便攢頭。秦檜安排釣鈎，正着他機彀〔一二〕。怎生收救？臣當初只見食不見鈎。

【么】想微臣志未酬，除秦檜一命休。陛下逼逐，記在心頭。將這緣由，苦苦遺留，明明說透；把那禽獸，剮割肌肉，號令簽頭，豁不盡心上憂。

【收尾】忠臣難出賊臣彀，陛下宣的文武公卿講究：用刀斧將秦檜市曹中誅，喚俺這屈死寃魂奠盞酒！

校記

〔一〕岳飛魂子：底本無『岳飛』二字，從徐本補。『子』底本作『了』，諸本已改。　〔二〕此曲調名『鬥鵪鶉』原脫，從諸本補。『標名』、『葫蘆提』二詞，底本無『名』字『提』字，從鄭、徐本據文義補。　〔三〕瀟瀟洒洒：底本『瀟』誤作『消』，今改。　〔四〕此曲底本『叩』作『扣』，今改。底本『抬』作『樟』，『惶』作『隍』，諸本已改。　〔五〕不想：底本『想』作『相』，諸本已改。　〔六〕意社稷：『意』字待校。徐本改『意』作『竟』，此不從。　〔七〕衆臣宰千秋：底本無『宰』字，據格律、文義從鄭本補。按，此句末三字應作『仄平平』，若無『宰』字則成一連三個平聲字。『臣宰千秋』語亦見關漢卿西蜀夢第四折，吳昌齡東坡夢第四折。徐本據此刪去『衆』字，似不足信。　〔八〕黃閣：底本『黃』作『皇』，鄭、徐本已改。　〔九〕首句『勾頭』底本作『万頭』，盧本改『万』作『狀』，此從徐本。按，勾頭，即拘捕罪犯之拘票、勾牒。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那簡帖兒倒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的公案。』魯齋郎楔子：『那一個官司敢把勾頭押。』　〔一〇〕俸祿：底本無『祿』字，據文義補。　〔一一〕野草：底本『野』同音誤作『也』，諸本已改。　〔一二〕機彀：底本『彀』作『勾』，諸本已改。〔收尾〕曲句『彀』字同此。

第四折

（正末扮何宗立〔一〕上開）自太師差自家東南第一山勾呆行者葉守一去，不想去偌多時節。（唱）

【正宮·端正好】奉鈞命陷在酆都〔二〕，別妻子離了鄉郡。則我便是個了事公人，鬼窟窿〔三〕裏衣飯也能尋趁，一去二十載無音信。

【滾綉球】去時節未四旬，回來經幾春。不覺染秋霜兩鬢，轉回頭高塚麒麟。改換的日月別，重安的社稷穩。每應舊功臣老盡，今日另巍巍別是個乾坤。果然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今日立起新君換舊君。歲月如奔。

【呆古朵】玉階前聖主將臣來問，聽臣說太師原因：當日做好事回來，路逢着一人，施全心膽大將他壞，秦檜福氣大難侵近。本向靈隱寺祭福星，不想到宅上惹禍根。

【倘秀才】太師頓然省將詩句議論，道這個呆行者好言而有准，道那八個字，自包天地自殺身。因此上差臣爲公吏，勾喚那僧人。因此上事緊。

【滾綉球】想着秦太師情性狠，不由何宗立去心緊。正行裏起撼天關大風一陣，無片時間早刮的地慘天昏。那風出山捲怪塵，那風入山推敗雲。險刮的那太華山一時崩損，刮的崑崙山希力力難以影身，那風刮的六朝老樹和根倒，萬里長江駭浪奔。進退無門。〔四〕

【倘秀才】又無侵古道疏籬遠村，見一個卦肆兒深山潛隱，他和那野草閑花作近鄰。要知山下路須問往來人。□□□□〔五〕。

（云）微臣向前去問那先生，那先生道：你休問我，〔原缺六七字〕〔六〕（唱）

【叨叨令】恰問罷早是祥雲瑞靄乘着風信，〔原缺八九字〕笛聲韻。我將那東南山去路將他問，他指一〔原缺七八字〕去了也末哥，去了也末哥，向前來扯住禪師問。〔七〕

（云）〔原缺七八字〕太師鈞命有勾。那和尚道：不索你勾我，那秦丞相鬼魂現在這裏，怕你不信，交你看咱。〔八〕

【倘秀才】恰道罷見太師鐵鎖沉枷在身，並無那玉女金童接引，則有一簇牛頭鬼吏狠。交秦丞相，告微臣，普碌碌推出獄門。〔九〕

【滾綉球】（帶云）太師道：從見了呆行者，（唱）西山裏作下文，不想東窗下事犯緊。道他則爲瞞君王幹家私歹心規運，子爲他虐黎民好金帛前後絕倫；他不合倉敖中盜了粮，府庫中偷了銀；狠毒心一千般不依本分，更覇軍權屈殺了閫外將軍。當初禍臨岳飛今日災臨己，抵多少遠在兒孫近在身。諕鬼瞞神。〔一〇〕。

【倘秀才】夫人聽說了陰司下因，早不覺腮邊淚痕，古自想一夜夫妻百夜恩。說的夫人衝愁悶，爲太師受辛勤。（帶云）要見太師呵！（唱）則除是關山勞夢魂。

【滾綉球】那陰司刑法別，比陽間官府狠。不想他苦懨懨痛遭危困，子因笑吟吟陷平人洗垢

尋痕。 磣可可皮肉開，血瀝瀝骨肉分，痛殺殺怎捱那三推六問，監押都是惡鬼獰神。 要脫太師千般淩虐苦，則除你一上青山便化身，顯夫人九烈三貞。〔二〕

【二煞】岳飛道秦檜不肯學漢蕭何追韓信，至潭溪賚發的交職掛三齊印；道陛下自離京兆泥馬走，似高祖滎陽一跳身。 枉了他子父每捨死忘生，苦征惡戰，扯鼓奪旗，捉將挾人，漾人頭廝滾，噙熱血相噴。 虧煞他枕盔腮印月，臥甲地生鱗。〔三〕

【煞尾】投至奏的九重禁闕君王准，交燒與掌惡酆都地藏神。 屈殺了岳飛、岳雲、張憲三人，已上昇三個全身。 將殺身〔三〕秦檜賊臣不須論，想他誑上欺君，苦虐黎民，近有東岳靈文，交替了陳壽千年無字碑古自證不的本！

散場

【仙呂·後庭花】見一日十三次金字牌，差天臣將宣命開，宣微臣火速臨京闕，以此上無明夜離了寨柵。 馳驛馬，踐塵埃，渡過長江一派。 臣到朝中怎掙揣。 想秦檜無擘劃，送微臣大理寺問罪責，將反朝廷名字揣，屈英雄淚滿腮。 臣爭戰了十數載，將功勞翻做罪責。〔四〕

【柳葉兒】今日都撇在九霄雲外，不能够位三公日轉千階。 將秦檜三宗九族家族壞，每

家寃讎大。將秦檜剖棺槨，剉屍骸，恁的呵！恩和讎報的明白。〔二五〕

（等地藏王隊子上）（斷出了）

題目　岳樞密爲宋國除患
　　秦太師暗結勾反間〔二六〕

正名　何宗立勾西山行者
　　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校記

〔一〕何宗立：底本無『宗』字，諸本已補。　〔二〕此句底本『奉』作『秦』、『鄪』作『豐』，諸本已改。　〔三〕窟窿：底本作『屈籠』，今改。　〔四〕『刮的崑崙山希力力難以影身』句，『刮的崑』三字原空缺，『山』『身』二字原無。此處應作上三下四之七言一句并協韻，故從徐本校補。『駭浪奔』三字原空缺，從鄭本補。盧、徐本作『惡浪奔』。　〔五〕『肆兒深山潛』五字底本空缺，從徐本以意補。『往來人』原無『人』字，從盧本補。此曲末句已空缺，無從校補。　〔六〕此處缺字徐本補作『去問那牧童』。　〔七〕首句『是』字原缺，徐本已補。二句缺字處徐本補作『早是牧童牛背』六字，四句缺字處徐本補作『指靈隱寺行者分明近。他早』十一字，根據似不足，此姑仍其舊。　〔八〕首句缺字處徐本補作『微臣道』。『我』字底本存上半，今補。『那秦丞相鬼魂現在』八字底本缺，從鄭本據第二楔子及下

倘秀才曲所敍關目補。徐本補作『你那秦太師在』六字，此不從。〔九〕首句底本『太』字存半，『師鐵鎖沉枷』五字全缺，從徐本補。鄭本作『秦丞相枷鎖』，與下句句式相去太遠。四、五句『丞相告』三字缺，從鄭本補。徐本補作『秦檜見』三字，此不從。按，第二楔子內有『交傳示夫人』之語，故用『告』字。〔一〇〕夾白一句，底本與曲文不分，今從鄭本處理。『太師道』原『道』字作『追』，據第三句曲文改。『行者』二字原缺，『西』字殘存下半截，參鄭、徐本補。『幹家私歹心規運』，『私歹』二字原缺，從鄭本補；盧本補一『邦』字，不合原缺字數；徐本則補『緣心』二字，此皆不從。『盜了』二字原缺，『粮』字殘存下半截，從徐本補。『閫外將軍』、『謊鬼瞞神』之『閫』『鬼』二字原缺，諸本已補。〔一一〕底本『碜可可』之『碜』作『參』，『血瀝瀝』之『瀝』作『力』，諸本已改。『要脫太師千般淩虐苦』句，『要』字原無，『脫』原作『說』，『虐苦』原作『雪若』，從鄭本據文義補正。『九烈三貞』底本『貞』作『眞』，諸本已改。〔一三〕底本『挂』作『卦』、『滎陽』作『榮陽』，『苦』作『若』，諸本已改。〔一三〕將殺身：底本作『將身身』，從徐本改。〔一四〕『仙呂』調名底本原無，從鄭補。此曲及下〔柳葉兒〕曲，不屬於本折套數之內，低二格排。『寨柵』原作『寨册』，『渡』原作『度』，『擘』原作『百』，從諸本改。『字』原存下部，盧本補作『目』、鄭本補作『分』，此不從。〔一五〕『雲外』、『寃仇』、『明白』三詞，底本缺『雲』『寃』『明』字，『白』作『曰』，『槨』原作『郭』，從諸本補改。〔一六〕反間：底本『間』作『諫』，鄭、徐本已改。

張壽卿

小傳

張壽卿，名不詳。山東東平人。官浙江省掾吏。事蹟無考。所作雜劇傳於世者僅《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種。《太和正音譜》嘗列其詞曲於一百五十家傑作中。孟稱舜評此劇『字字淹潤，語語婉雋，近來度曲家以此爲鼻祖。』可略見其對明湯顯祖、徐復祚等曲家的影響。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五個本子：顧曲齋《古雜劇選》本、《古名家雜劇》本、《元曲選》本、《柳枝集》本和明刊《紅梨記》附錄本。各本題目皆作『趙汝州風月紈扇』，正名作『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以上五本可分爲三個系統：顧曲齋本、《古名家雜劇》本及明刊《紅梨記》附錄本文字面貌大體相同；《元曲選》本則有所整理、加工，至有增加數支曲子者；《柳枝集》本則對各本互有取捨，自成一家。

本劇據《元曲選》本移錄，以其它四本參校。

第一折〔一〕

（沖末扮劉太守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人若無心治家國，不知蟲鳥有何情？小官姓劉，名輔，字公弼。幼習儒業，頗看詩書。自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今除洛陽太守。某有同窗故友，乃是趙汝州，離別久矣。近日捎將一封書來與小官，書中的意思，說有謝金蓮者，欲求一見。小官在此，不知此女子是何人？張千，你近前來，我問你咱：謝金蓮是甚麼人？（張千云）好着相公知道，這謝金蓮是一個上廳行首。（太守云）原來如此。張千，你近前來，我吩咐你。（做打耳喑科，云）趙秀才來時，則說謝金蓮嫁了人也。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得。（末扮趙汝州上〔二〕）（詩云）雖是文章出衆前，若無風月也徒然。請君試把嫦娥

問，何事偏生愛少年？〔三〕小生姓趙，雙名汝州。我有同窗故友是劉公弼，在洛陽做太守。我先將一封書寄與哥哥，欲求謝金蓮相會一面。今日來到此處，則這裏便是哥哥私宅。門上人，報復去，道有兄弟趙汝州特來相訪。（張千報科，云）稟相公得知：有趙汝州在於門首。（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做見科）（太守云）兄弟別來久矣，請坐。（趙汝州云）不敢。（太守云）張千，安排酒來，與兄弟把一杯拂塵者。（趙汝州云）哥哥，不勞賜酒。前日書中所云，專求謝金蓮一見，哥哥意下如何？（太守云）張千，喚將謝金蓮來，與兄弟相見。（張千云）相公不知，謝金蓮嫁人多時了也。（趙汝州云）這等無緣。既如此，小生告回。（太守云）兄弟，你可不爲我來？且休要去。張千，收拾後花園中書房裏，着兄弟安下，慢慢安排酒肴，與兄弟相敍去來。（下）（張千引趙汝州至後園科）（趙汝州云）〔四〕嗨！我此一來，專爲要見謝金蓮而來，不想他嫁了人。哥哥便留我在書房中安住，也沒什麼興味。天色晚了也，張千，點過燭來。（張千云）燈在此。酒飯齊備了，請相公慢慢的自吃晚飯，小人回去也。（下）（趙汝州云）張千回去了。小生自飲幾杯咱。（正旦扮謝金蓮引梅香上云）妾身謝金蓮是也。奉相公的鈞旨，教我假裝做王同知女兒，往後花園逗引那趙秀才。〔五〕梅香，這是那裏？（梅香云）這是太守家花園。（正旦云）梅香，咱去來，這早晚多早晚也？（梅香云）姐姐，這早晚初更時分了。（正旦云）是好花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恰纔個滿目繁華，可又早落紅飛下。春瀟灑，苔徑輕踏，香襯凌波襪。

【混江龍】則在夕陽西下，黃昏啼殺後栖鴉。看一庭花月，〔六〕幾縷烟霞。暮雨有情霑杏蕊，春風無處不楊花。我裙拖翡翠，鞋蹙鴛鴦，行過低矮矮這個荼蘼架。我則見花穿曲徑，草接平沙。〔七〕

（趙汝州云）我恰纔飲了幾杯酒，閑行幾步看花去。（正旦見趙科，云）一個好秀才也！梅香，我久以後嫁人呵，則嫁這等風風流流的秀才。（梅香云）沒來由嫁那秀才做甚麼？他有甚麼好處？（正旦云）這妮子是甚麼言語那！（唱）

【油葫蘆】秀才每從來我羨他，提起來偏喜恰，攻書學劍是生涯。秀才每受辛苦十載寒窗下，久後他顯才能一舉登科甲。秀才每習禮義，學問答。哎，你一個小梅香今後休奸詐，只說那秀才每不當家。〔八〕

（梅香云）秀才每幾時能夠發達？（正旦唱）

【天下樂】你豈知他那有志題橋漢司馬，怎不教人嗔怒發！是和非你心中自監察。〔九〕端的個無禮法，只管裏抵觸咱。梅香，你記着我這一頓打。

（梅香云）姐姐，你待要嫁人，沒來由煩惱。怎麼便要打我，我有甚麼罪過。（正旦云）這妮子，誰煩惱也？（梅香云）你煩惱哩。（正旦唱）

【哪吒令】這妮子我問着呵，沒些兒個勢沙；這妮子道着呵，將話兒對答；這妮子使着呵，

早裝聾做啞。潑賤才，堪人罵，再休來利齒能牙！

（梅香云）我說甚的來？（正旦唱）

【鵲踏枝】你可又不謙下，可又不賢達。迸定個腌臜不良鼻凹，醜嘴臉渾如蠟渣，直恁般性格兒謅吒。

（云）梅香，你那裏知道秀才每事，聽我和你說咱。（唱）

【寄生草】我這裏從頭說，你那裏試聽咱：有吳融八韻賦自古無人壓；〔一〇〕有杜甫五言詩蓋世人驚訝；有李白一封書嚇的那南蠻怕。你只說秀才無路上雲霄，却不道文官把筆平天下。〔一一〕

（趙汝州做驚見旦科，云）呀，一個好女子也！不知誰氏之家？怎生得說一句話，可是好也？（正旦唱）

【後庭花】俺將俏書生去問他，又怕這劣梅香瞧見咱。俺這裏有意傳心事，〔一二〕他那裏無言指落花。爭奈我是女孩兒家，做這一場話靶，可不的被旁人活笑殺。〔一三〕

（趙汝州云）請問小娘子誰氏之家，姓甚名誰？（正旦唱）

【金盞兒】這秀才忒撐達，將我問根芽。妾身住處兀那東直下，深村曠野不堪誇。俺那裏遮

藏紅杏樹，掩映碧桃花。兀良，山前五六里，林外兩三家。

（趙汝州云）小娘子，你端的誰氏之家？（正旦云）妾身是王同知之女。今夜晚間，因看花來到太守花園裏，不想遇着秀才。敢問秀才姓甚名誰？（趙汝州云）小生是太守相公的兄弟，〔一四〕趙汝州是也。小娘子既到此處，到我書房中飲幾杯，有何不可？（正旦云）既然如此，同到書房中攀話去咱。（做進書房科）（趙汝州云）〔一五〕小娘子不嫌褻瀆，請滿飲一杯。（正旦云）秀才請。（趙汝州云）難得小娘子到此，多飲幾杯。（正旦唱）

【醉中天】笑哈哈捧流霞，我羞怯怯怎酬答？也不知前世今生，甚的緣法，相會在花枝下？可知道劉郎喜殺，又值着我玉眞未嫁，抵多少香飯胡麻。

（趙汝州云）小娘子，今夜幸得相會，但不知後會何時？實難爲別。（正旦云）妾明夜晚間，將一樽酒，一瓶花，與秀才回禮。（趙汝州云）小生來日晚間專望也。（正旦唱）

【賺煞】〔一六〕這早晚二更過，初更罷，撲粉面香風颯颯。夜靜歸來路兒滑，〔一七〕露溶溶潤濕衣紗。哎，你個解元〔一八〕喏，覷着這幾朵梨花，〔一九〕更一片銀河隔彩霞。〔二〇〕貪和你書生打話，暢好是兜兜搭搭，〔二一〕因此上不知明月落誰家。（下）

（趙汝州云）小生慚愧，有緣遇這個小娘子，許我明夜再會。果然若來時，和他喫幾杯兒酒，〔二二〕添些春興，扢搭幫放翻他。小娘子，只怕你苦哩。（下）

校記

〔一〕『第一折』明刊紅梨記附錄本(以下簡稱明附本)作『第一齣』，接下並多『楔子』二字。

〔二〕『末』原作『外』，誤。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作『外扮小末上』，亦不確。柳枝集本、明附本作『末』，近之。今正。

〔三〕以上四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讀書』。

〔四〕以上三句，四本均作『(同下)(末上云)』。

〔五〕此句明附本作『往後花園與趙秀才相會』。

〔六〕『一庭』，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東風』。

〔七〕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我則見花穿月影，草接天涯』。

〔八〕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秀才每把筆尚自力難加』。

〔九〕此句下四本均有『你那裏對着外人』一句。

〔一〇〕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八』字下均闕一字，此『韻』字當爲臧晉叔所補。

〔一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均作『豈不道聖人在位撫黎民，則恁賢臣宰職安天下』。

〔一二〕此句四本均作『秀才也不怕有意傳心事』。

〔一三〕以上三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爭奈我是好人家，惹這一場閑話，他無情枉驟馬。』

〔一四〕『兄弟』原作『表弟』，誤。今據四本改。

〔一五〕『(趙汝州云)』以下至〔醉中天〕曲，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無。

〔一六〕此曲牌顧曲齋本、古名劇本、明附本作『〔尾聲〕』。

〔一七〕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貪戀着情人歸去晚』。

〔一八〕『解元』，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玉梅』。

〔一九〕『梨花』，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杏花』。

〔二〇〕『隔彩霞』，四本均作『照海涯』。

〔二一〕此句以下，四本作『這場歡喜非同小可。小生書房中歇息去罷』。

〔二二〕此句四本均作『秀才也與咱攀話』。

第二折

（趙汝州上云）小生趙汝州是也。昨夜晚間遇王同知家的小姐，他約道今夜晚間再來。如今天已晚了也，怎生還不見小姐來？（正旦同梅香捧花上云）梅香，將這一樽酒，一瓶花，與那秀才回禮去。（梅香云）咱和你去來。（正旦云）風清月白，端的好天氣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花梢月正高，院宇人初靜。爲憐才子約，嫌煞月兒明。俺忍怕躭驚，悄悄的穿芳徑。怕人來更犬驚，〔一〕花陰裏躡足行行，柳影中潛身等、等。

【梁州第七】不離了這花陰柳影，也強如綉幃中冷冷清清。想才郎沒半米兒塵俗性：他比着那謝東山後嗣，杜工部門生，潘安仁顏貌，曹子建才能。他生的才貌相應。〔二〕雖不設海誓山盟，他、他、他端的有千種風情，俺、俺、俺辦着個十分志誠，敢、敢、敢成合了一世的前程。對着這良宵媚景，玉纖重把羅衣整。露濕的綉鞋兒冷，繞遍園池過小亭，怎敢消停？

（梅香云）姐姐，夜深了，俺慢慢的行。（正旦唱）

【隔尾】我爲甚直抄過綠徑慌忙迸？我則怕遲到藍橋淹了尾生。則這竊玉偷香的急心性，

冷落了那畫屏，香消了寶鼎，這其間倚定鴛鴦枕頭兒等。

（梅香云）姐姐，可早來到也。俺和你過去。（趙汝州慌迎科，云）小娘子來了也。（正旦云）秀才，妾身無甚麼禮物，則這一樽酒，一瓶花兒，來與你回禮。（趙汝州云）小娘子，小生久等多時了也。（正旦云）梅香，你先回去，則怕夫人問着，你可支吾咱。（梅香云）理會得，我先回去也。（下）（正旦云）秀才，你認的這瓶花麼？（趙汝州云）小娘子，這瓶花是甚麼花？（正旦云）你試猜咱。（趙汝州云）敢是海棠花麼？（正旦唱）

【哭皇天】待道是海棠呵杜子美無詩興；（趙汝州云）敢是桃花麼？（正旦唱）若是桃花呵怕阮肇却早共你爭；（趙汝州云）敢是石榴花麼？（正旦唱）那石榴花夏月開，這其間未過清明；（趙汝州云）敢是山茶花麼？（正旦唱）若論山茶花却是冬暮景；（趙汝州云）敢是蠟梅花麼？（正旦唱）臘梅花初開未盛；（趙汝州云）敢是碧桃花麼？（正旦唱）若說着碧桃花那裏討墻外誰家鳳吹聲？（趙汝州云）我也猜不着。（正旦唱）枉將伊傒倖，說與你便省。

【烏夜啼】這的是一朵紅梨花休猜做枯枝杏，恰便似佳人面暈微醒。他三春獨掌着花權柄。枝葉兒青青，顏色兒熒熒。〔三〕且休說四季牡丹亭，更休過黃花徑。這花與燈，偏相稱：燈光閃爍，花影輕盈。

（趙汝州云）小娘子，既有如此好花，何不作一首詩？（正旦云）我單提着紅梨花作詩一首。（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就表白咱。（正旦念詩科，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妝。鞦韆院落溶溶月，羞睹紅脂睡海棠。（趙汝州云）妙，妙，妙！小生也做一首。〔四〕（念詩科，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陵溪畔人休說，只恐天桃不敢開。（正旦云）好高才也！（唱）

【賀新郎】顯絕詩句猛然驚，早是他內性兒聰明，才調兒清正。這兩般消的人欽敬，不枉了〔三〕風流俊英。詩提着花酒爲名，花嬌如玉軟，酒色似冰清。世間花酒詩人興，酒斟金瀲灩，花列玉娉婷。

（趙汝州云）對這好花好酒，又好良夜，知音相遇，豈不美哉？（正旦唱）

【四塊玉】我剔的這燈焰兒光，挪的這花瓶兒正。我對着這燭底花前說〔六〕叮嚀：則愿的燈休滅，花休謝，人休另。這知音人存着志誠，似花枝常在瓶，似燈兒分外明。〔七〕

（淨扮嬤嬤上云）老身是這王同知的嬤嬤是也。夜深了，老夫人不見小姐，着我尋去。敢在太守家花園裏？（做見科，云）您做的好勾當也！（正旦云）嬤嬤來了，怎生是好？（唱）

【罵玉郎】莫不是安排着消息踏着應，便這等怒忿忿沒人情。〔八〕雖然奉着俺尊堂命，（嬤嬤扯趙科，云）您做的好勾當也！（正旦唱）怎敢緊揝住他角帶鞓，走將來尋爭競？

【感皇恩】嬤嬤也，老不以筋力爲能，咱須是負屈高聲。俺賞的這上陽花，飲的這長壽酒，燒的這短檠燈。正是銀河耿耿，玉露泠泠。對着那一輪月，千里風，滿天星。

【採茶歌】俺從那期程，伴着這書生，直喫的碧桃花下月三更。你個嬤嬤夫人心休硬，便有合該罪犯俺招承。

（云）我央及嬤嬤，你先回去，我便來也。（嬤嬤云）小姐，我先回去，你便來。你若來遲呵，老夫人行我替你愁哩。（下）（正旦云）秀才，我回去也。（趙汝州云）小娘子這一去，幾時能够再來？（正旦唱）

【一煞】你休愁我衾寒枕剩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佳期漏泄無乾淨，慌出蘭堂，四下裏天如懸鏡。夜氣撲人冷，一片閑雲近玉繩，空餘着〔九〕銀漢澄澄。

（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回去呵，倘老夫人有些嗔責，小娘子，你也則是爲小生而來，教小生如何放心得下？小娘子，見老夫人是必善回話咱。（正旦云）秀才，你放心者！〔一〇〕（唱）

【尾煞】〔一一〕我把一枝翠柳將身映，（趙汝州云）小娘子，你可仔細走。（正旦唱）這裏不比十二瑤臺獨自行。曲欄旁月光淨，〔一二〕粉墻邊晚風勁。（云）呀，兀的不有人來也，（唱）只聽的撲簌簌鞋底鳴，諕的我顫兢兢手脚冷。俺只索立定身軀，注着眼睛〔一三〕。（帶云）原來不是人呵，（唱）可正是『雲破月

來花弄影。』（下）

（趙汝州云）小娘子去了也。恰纔共他詩詞酬和，正是有情。不想嬤嬤走將來，把小娘子喚的回去了，依舊留下小生一個在此。小娘子，則被你思量殺我也。（詩云）全憑着花月爲媒，共佳人唱和傳杯。被嬤嬤逼將回去，把一天喜都做傷悲。（下）〔二四〕

校記

〔一〕此句四本均作『輕分花塢行』。　〔二〕『他生的』下，四本均有『越聰明』三字。　〔三〕『熒熒』四本均作『精神』。　〔四〕此句下明附本多『就寫這白紈扇奉送』八字。　〔五〕『不枉了』三字，四本均作『吟咏盡』。　〔六〕『燭底花前』四字，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花前人心』。　〔七〕以上三句，四本均作『似花枝兒常在你眼前，這知音人存着些志誠，咱似燈花休世情』。　〔八〕『沒人情』三字，四本均作『把酒筵沖』。　〔九〕『空餘着』三字，四本均作『不見了』。　〔一〇〕以上二句，四本均作『兀的不有人來了也』。　〔一一〕此曲牌別本並作『〔尾聲〕』。　〔一二〕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碧河這月如鏡』。　〔一三〕自『只聽的撲簌簌鞋底鳴』至『注着眼睛』一段曲文，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可也是一時間天氣有些晴』；柳枝集本作『猛聞的撲簌簌宿鳥驚，則怕花陰下有人聽』。　〔一四〕以上四句詩四本均無。

第三折

（太守引張千上云）〔一〕自從兄弟趙汝州來到，我着他在後花園書房裏安下。我如今待要下鄉勸農去也，則怕那秀才上朝應舉去的忙，等不的我回來，留下花銀兩錠，全副鞍馬一匹，春衣一套。你與秀才說知，〔二〕道老夫再三傳示，若是他去遲呵，等我回來，親自送他。（張千云）理會的。（同下）（趙汝州上云）自從那夜嬤嬤將小娘子喚將回去，並無一個信音。小娘子，幾時得和你再能够相見也！今日在書房中獨坐，連張千也不見來問我的茶飯，好生納悶。（正旦扮賣花三婆上，云）老身是賣花的三婆是也。今日去太守家裏花園中去採幾朵花兒，長街市上貨賣的些錢物，養贍老身。須索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則爲我年老也甘貧，攜着個扁籃兒儼然廝趁，賣幾朵及時花且度朝昏。則被這牡丹枝，薔薇刺，將我這袖梢兒抓盡。見如今節遇三春，都不如洛陽丰韻。

【醉春風】這蜂惹的滿頭香，蝶翻的兩翅粉。原來是賣花人頭上一枝春，把蜂蝶來引、引。紅杏芳芬，碧桃初綻，海棠開噴。

（云）來到這太守家花園裏也，我與你採這幾般花兒去貨賣。採幾朵桃花，採幾朵海棠，採幾枝竹

葉，採幾枝嫩柳，都放在這花籃裏，我且回去。（趙汝州做見科，云）三婆，你那裏去？你回來。（正旦做慌科，云）呀，兀的不諕殺我也！老身不知秀才哥哥在這裏。（趙汝州云）你偷的我這花兒那裏去？（正旦云）三婆不敢。（趙汝州云）你採這竹葉那裏去？（正旦云）哥哥，不爭你提這竹葉來呵！（唱）

【迎仙客】諕的我湘娥般灑淚痕〔三〕，你休節外把咱嗔。虛心兒告他折了你甚本？〔四〕也則爲採損了青枝，諕的我慌搓玉笋，你那裏便至本從根。哎，這葉兒又不曾傳芳信。（趙汝州云）你採的我這桃花兒那裏去？（正旦云）不爭你提起這桃花來，三婆也有一節說。（唱）

【紅綉鞋】堪笑春風幾陣，一簾紅雨紛紛，飄香流水繞孤村。親引上俺天台路，得見您武陵人。哎，你一個阮郎直恁般狠！（趙汝州云）你採這海棠何用？（正旦云）這海棠花不可戀他。（唱）

【石榴花】胭脂着雨色猶新，妝點出艷陽春，嬌滴滴似帶酒微醺。〔五〕若是他夢魂，遇着東君，這花也端的多風韻，倚闌干〔六〕睡足精神。也曾高燒銀燭爭窺認，〔九〕則爲他無興上惱了詩人。

【鬥鵪鶉】這花兒曾鶯燕邀留，更有那蜂蝶逗引。嬌似嫣紅，嫩如膩粉。你看何處園林不是

春。〔一〇〕我可便自暗哂：哎，你個折桂的書生，怎放不過偷花的婦人？

（趙汝州云）你要楊柳做甚麼？（正旦云）這楊柳，三婆也有說話。（唱）

【快活三】這柳呵，則會在長亭畔裊暗塵，陽關外送行人。渭城客舍門清新，休惹起我離愁悶。〔一一〕

【鮑老兒】我待請去章臺上做個故人，不咏，〔一二〕乘着些柳色黃金嫩。若近柴門〔一三〕，映着水濱，枉把你個五柳先生問。伴的是和風習習，輕雲冉冉，落絮紛紛。

（趙汝州云）這幾般花有甚麼好處？〔一四〕（正旦云）這幾般花兒，都不必戀他，聽三婆說咱。（唱）

【十二月】我和那海棠最親，羨的是柳葉眉顰，喜的是桃花噴火，愛的是竹葉如雲。四般兒都值的幾文，則被你央煞俺窮民。

【堯民歌】你去那百花園內逞精神，哎，你個惜花人刁蹬煞賣花人。你一春莫厭買花頻，纔見春來〔一五〕又殘春。繽也波紛，飛花滿綠茵，有多少東風恨。

（趙汝州云）三婆，我有一瓶花，我看你認得麼？（正旦云）你將來我看着。（趙汝州做取花科，云）兀的不是，三婆你看。（正旦看科，云）有鬼也！有鬼也！（趙汝州云）三婆，你見了這花，可怎生說有鬼也？你見甚麼來？（正旦唱）

【亂柳葉】則這一瓶花諕了我魂，〔一六〕悒悒的把身軀兒褪。俺孩兒正青春，猶兀自未三旬，直被他送的個病纏身，這便是災星進。〔一七〕

（趙汝州云）你這等慌做甚麼？（正旦云）誤了三婆賣花也，明日來和你說。（趙汝州云）三婆且休去，你且說與我。（正旦云）我說與你，則休害怕。（趙汝州云）你說來，我不怕。（正旦云）你道這花園是誰家的花園？（趙汝州云）這個是太守家的花園。（正旦云）不是太守家的花園，可是王同知家的花園。王同知有個女孩兒，爲他要看那花，自家蓋了這所花園。到的是春間天道，萬花開綻。墻裏一個佳人，墻外一個秀才，和那小姐四目相覷，各有春心之意，不能結爲夫婦。那小姐到的家中，一臥不起，害相思病死了。那小姐爺娘捨不的他，埋在這花園背後。他那一靈不散，怨氣難消，長起一棵樹來，開的可是紅梨花。那小姐陰靈，近新來則纏攪的年紀小的秀才。你道我是誰？（趙汝州云）你是賣花的三婆。（正旦云）我是李府尹的渾家。我有一個孩兒李秀才，爲那城中熱鬧，無處看書，也借了他這花園看書。正看書裏，到這一更無事，二更悄然，到那三更前後，起了一陣怪風，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和我那孩兒四目相覷，各有春心之意，同到書房中飲了幾杯酒。〔一八〕那小娘子便要起身，對秀才說：我無甚麼，明夜一樽酒，一瓶花，與你回禮。到那第二晚間，俺那孩兒又這般等他。到那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前後，那小姐引着一個梅香，將着一樽酒，一瓶花，可來與俺孩兒回禮。在那書房裏，詩詞歌賦，正飲酒中間，被他那嬤嬤撞見，那小姐一

直的去了。我那孩兒不知道他是鬼，在那書房中一臥不起，害相思病死了。〔二九〕俺那孩兒在時，曾問他甚麼模樣，怎生打扮。我說與你聽咱。（唱）

【上小樓】他妝梳的異樣兒新，眉分八字眞。口吐櫻桃，眼轉秋波，鬢挽烏雲。那小姐，怕不有，千般兒淹潤，秀才也，說着呵老身心困。〔三〇〕

（趙汝州云）這一會兒，不由的我也害怕起來。（正旦云）呸！有鬼，有鬼！（唱）

【幺篇】足律律起陣旋風，刮起那黃登登幾縷塵。正是那個婆娘，纏俺孩兒，狠毒寃魂。向這裏，又將待，要咱親近，拚的打您娘五千桃棍。

（趙汝州云）三婆，你不說，我那裏知道，兀的不諕殺我也！（趙汝州做扯住旦科）（正旦云）我回去也。（趙汝州云）〔三一〕這花園不乾淨，得你在這裏伴我一伴也好。（正旦云）可不誤了我賣花？（唱）

【煞尾】俺孩兒一年來不得託生，秀才也你三更裏撞着鬼魂。俺孩兒三年光景無人問，（帶云）哎，且喜波，（唱）可早有替代你的生天路兒穩。（下）

（趙汝州云）三婆去了也，可怎生不見張千來？（張千上云）我往書房中看秀才去。（見科）（趙汝州云）張千，相公在那裏？（張千云）相公下鄉勸農去了。（趙汝州云）相公曾吩咐你甚麼來？（張千云）相公去時，吩咐我來，說公事忙，有好幾時未得回哩。留下物件，着我交付與你：是花銀兩錠，春衣一套，全副鞍馬一匹。（趙汝州云）既有此物，張千，多多的拜上您相公，則今日我就上朝取應

去也。（張千云）相公還有吩咐，說秀才去的遲，便等相公回來，與你面別。〔三〕（趙汝州云）〔四〕我只是不等他了。（詩云）我不別仁兄不爲過，只爲後花園裏難存坐。萬一紅梨花下那人來，可不與李家孩兒湊兩個？（張千隨下）

校記

〔一〕『引張千』三字原缺，據柳枝集本補。　〔二〕此句以下白，明附本作『他去時着張千遞送便了』。　〔三〕『淚痕』，四本均作『淚斑』。　〔四〕『虛心』上四本並有『呆答』二字。　〔五〕『孤村』，四本均作『柴門』。　〔六〕以上三句，四本均作『杜鵑啼血感離情，妝點的上陽春。似嬌滴滴顏色酒微醺』。　〔七〕『東君』二字，四本並作『情人』。　〔八〕『闌干』二字，四本均作『東風』。　〔九〕『爭窺認』三字，四本均作『紅妝嫩』。　〔一〇〕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我這裏說過的言辭你是議論』。明附本『是』作『自』。　〔一一〕此句四本均作『休把我展眼舒眉恨』。　〔一二〕『柴門』二字，四本並作『荒溪』。　〔一三〕『不咪』二字，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去來』。　〔一四〕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這海棠花有甚麼奇德』。　〔一五〕『才見春來』四字四本均作『咫尺園林』。　〔一六〕『一瓶花』三字，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均作『花精神』。　〔一七〕此句四本均作『今日個無人問』。　〔一八〕此句下四本並多『起了一陣大風』一句。　〔一九〕此句下明附本多『（末）那小姐怎的模樣』一句。　〔二〇〕『心困』四本均作『心悶』。　〔二一〕『（趙汝州云）』以下科白四本皆無。　〔二二〕『（尾聲）』。　〔二三〕以上『（張千云）』白，四本均作『秀才去了也，我回相公的話去來』。　〔二四〕『（趙汝州云）』以

下文字，四本皆無。

第四折

（太守引張千上云）老夫劉公弼。自從去歲有兄弟趙汝州來探望小官，後來不辭而去。不想今年他攛過卷子，一舉成名，得了頭名狀元。所除在這洛陽爲縣令，是老夫屬官。今日來參見老夫。令人准備酒肴，這早晚敢待來也。（趙汝州上云）滿腹詩書七步才，綺羅衫袖拂香埃。今朝坐享逍遙福，不是讀書何處來？小官趙汝州是也。自到京都闕下，攛過首卷，一舉狀元及第，所除洛陽縣令。今日須索拜見太守去。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有新縣令特來參見。（張千報科，云）有新縣令來參見相公。（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見科）（太守云）賢弟功名得意，可喜可賀！張千，收拾花園，亭子上安排酒肴，與縣令拂塵咱。（趙汝州云）不敢重勞，您兄弟適纔在衙門裏飲過幾杯酒也。（太守云）再飲不妨。咱去來。（趙汝州走、太守扯科，云）將酒來，兄弟滿飲此杯。（趙汝州云）小官酒够了，醉了也。（做睡科）（太守云）縣令睡着了也。張千，與我喚將妓女，伏侍相公。（張千云）妓女每走動。（正旦謝金蓮上云）相公呼喚妾身做甚麼？（太守云）你拿着一把扇子，〔二〕折一枝紅梨花，插在那扇子上，與縣令招風打扇，小心在意者。（正旦云）理會的。

（太守下）（正旦云）知他俺那趙汝州在那裏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這紅梨花依舊豔陽天，則不見那生之面。往常我樽前歌宛轉，席上舞蹁躚，生疏了品竹調絃，不承望侍歡宴。〔二〕

【沉醉東風】〔三〕想着他風流少年，曾和俺在月下花前。雖不曾共綉衾，雖不得同羅薦，也兩個詩酒留連。今日個將小扇輕紈出畫筵，可知是非吾所願。

（張千云）相公吩咐，好生打扇哩。（正旦云）這扇呵！（唱）

【雁兒落】堪宜桂影圓，可愛丹青面；清風隨手生，皓月當胸現。

【得勝令】呀，錯認做陶令〔四〕酒中仙，幾時得豁這班女腹中寃？不枉了十載寒窗下，則願他清名四海傳。哎，天也波天，天與人行方便！我這裏輕搧，你個颩風小狀元。

（云）將一枝紅梨花插在扇上。（做插花扇上）（趙汝州見驚科，云）有鬼也！有鬼也！兀那婦人，你是妖精鬼魅，靠後！休近前來！（正旦云）兀的不是趙汝州？（趙汝州云）你是鬼也。（正旦唱）

【挂玉鈎】〔五〕我和他邂逅春風甚可憐，只道是有情人偏得多情眷。怎知他別後些兒沒挂牽，竟不記的梨花面；倒着我莫近前，須避遠。直恁般醉眼模糊，認不周全！

（趙汝州云）賣花三婆說你是鬼，如今白日都出來了，好怕人也！（正旦唱）

【川撥棹】不甫能見英賢，又道我是鬼魂兒在眼邊。諕的他對面無言，有似風顛，驚急力前合後偃。便有那張天師怎斷遣？

【七弟兄】別不上一年、兩年，說不盡恨綿綿。〔六〕負心人這搭兒裏重相見。初相逢看我似蕊珠仙，你今朝待送我到驅邪院。〔七〕

【梅花酒】呀，我恨殺這狀元！我本是畫閣嬋娟，怎道我鬼魅相纏？今日個有口難言。我衣有縫，身有影，敢是你無情，我無緣？兩下裏各茫然，〔八〕不能似扇團圓。

（趙汝州云）兀的不是紅梨花，我曉的這是你墓間之物，你不要纏我，待明日我做些好事，超度你生天便了。（正旦唱）

【收江南】〔九〕呀，你可爲甚麼『一春常費買花錢？』那些兒『色膽大如天！』把活人生扭做死人纏，這相逢也枉然。幾時得『笙歌引至畫堂前？』

（太守上云）縣令，你這般慌甚麼？（趙汝州云）這婦人是妖精鬼魅。（太守云）賢弟全然不知，聽我說與你聽：當初你寄書來要見謝金蓮，原來是個妓女。我怕你迷戀烟花，墮了你進取之志。〔一〇〕是我吩咐張千，則說謝金蓮嫁了人也。賢弟，你在後花園中書房裏安下，我却暗暗的着此婦人只做採花，與你相見。他不是別人，則他便是謝金蓮。着他隱姓埋名，假說做王同知的女兒。後來又

着三婆說他是鬼，迷死了他的兒子，以此賢弟吃驚，不辭而去了。我將這婦人樂籍上除了名字，另置別館。〔三〕今日賢弟來到，伏侍你，猶然不認的他。說兀的做甚？（詩云）自別佳人又一年，今朝着您兩團圓。他不是下方作鬼同知女，正是上廳行首謝金蓮。（趙汝州云）哥哥，則被你瞞殺您兄弟也！（太守云）則今日好良辰，就此席上成合了您兩口兒。（正旦同趙汝州謝科，云）多謝了相公。

（唱）

【水仙子】則我是洛陽城裏謝金蓮，好把宮花簪帽偏。玳瑁筵好作瓊林宴，脫白襴好將紫綬穿，祗候人也得升遷。雖然是劉公弼使的機變，趙汝州偏能顧戀，到底是紅梨花結果了這一段姻緣。（同下）〔四〕

題目　趙汝州風月白紈扇

正名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校記

〔一〕此句明附本作『你拿着前日白紈扇』。

〔二〕此句四本並作『祗候人今日個得遷轉』。

〔三〕此曲及接下張千白、正旦白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無。

〔四〕『陶令』，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陳摶(摶)』。

〔五〕此曲及接下趙汝州白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無。

〔六〕以上三句，四本並作『咱相別了一年，離情倒懸

恨綿綿』。　〔七〕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你如今使道是鬼魂纏』。　〔八〕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堪恨這個狀元』。　〔九〕『(趙汝州云)』以下白，四本皆無。　〔一〇〕此曲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呀，叫吖吖又道我是鬼勤煽，常言道：「色膽大如天」！謊的我驚驚戰戰口難言。請先生面言，則不如「笙歌引至畫堂前」』。　〔一一〕自『原來是個妓女』至此句，顧曲齋本、古名家本、明附本作『我將這婦人收留在家中』。　〔一二〕自此句以下曲文，四本均作『消磨了心頭悶，打迭起腹內寃，請新狀元慶賞華筵』。　〔一四〕『(同下)』原闕，據柳枝集本補。

吳昌齡

小傳

吳昌齡，西京(今山西大同)人，生卒年不詳。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謂吳氏『約元憲宗元年前後在世』，不知何據。天一閣本《錄鬼簿》於吳氏名下有賈仲明吊詞云：『西京出世俊英傑，名姓題將《鬼簿》寫。《走昭君》、《東坡夢》、《辰鉤月》。《探狐洞》、《賞黃花》色目佳，《西天取經》行用全別。《眼睛記》、《狄青撲馬》、《抱石投江》、《貨郎末泥》，十段錦，段段和協。』此外，曹本《錄鬼簿》於吳氏名下尚有《鬼子母揭鉢記》一種。可見吳氏作雜劇凡十一種。

吳氏劇作現存《花間四友東坡夢》、《張天師斷風花雪月》、《西游記》三種。後二種是否爲吳作，學術界尚有不同看法。《太和正音譜》評吳氏之詞『如庭草交翠』。

花間四友東坡夢

劇目說明

此劇現僅存臧晉叔《元曲選》本，題目正名作『雲門一派老婆禪，花間四友東坡夢』。天一閣本《錄鬼簿》於吳昌齡名下著錄此劇，作簡名《東坡夢》，注曰：『雲門五派老婆禪』。

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據文意對個別文字作了校訂。

第一折

（外扮蘇東坡上，詩云）隱隱胸中蟠錦綉，飄飄筆下走龍蛇。自從生下三蘇後，一望眉山秀氣絕。小官眉州眉山人。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老泉之子。弟曰子由。妹曰子美，嫁秦少遊者

是也。小官自登第以來，屢蒙擢用，官拜端明殿大學士。今有王安石在朝，當權亂政，特舉青苗一事。我想這青苗一出，萬民不勝其苦，爲害無窮。小官屢次移書諫阻，因此王安石與俺爲讐。一日天子遊御花園，見太湖石摧其一角。天子問爲何太湖石摧其一角，安石奏言此乃是蘇軾不堅。小官上前道，非蘇軾不堅，乃安石不牢。天子大笑回宮。安石好生懷恨。一日朝罷，衆官聚於待漏院。見一從者，腰插一扇。扇上寫詩兩句道：昨宵風雨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某想黃花者菊花也，菊花從來不謝，自然乾老枝頭，意甚以爲不然。乃於詩後續兩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付與詩人仔細吟。誰想此詩乃安石所作！一日請俺赴宴，出歌者數人。見一女子，擎杯良久，不見其手。俺佯言道：小娘子金釵墜也。那女子出其手捫其髻，衆官皆發大笑。安石令俺爲賦一詞。小官走筆賦滿庭芳一闋。誰想那女子就是安石的夫人。到次日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以此貶小官到黃州團練。就着俺去看菊花，誰想天下菊花不謝，惟有黃州菊花獨謝。一時失言，翻成大怨。如今來到這潯陽驛琵琶亭。有一故友，乃是賀方回。在此爲守，留俺飲宴。酒酣之次，出一歌妓，乃是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不幸落在風塵之中。此女甚是聰慧，莫說頂眞續麻，拆白道字，恢諧嘲謔；便是三教九流的說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小官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比及到黃州歇馬，有一同窗故友謝端卿在廬山東林寺落髮爲僧，修行辦道，一十五年不下禪床。此人乃一代文章之士。俺如今領着白牡丹魔障此人還了俗，娶了牡丹，與小官同登仕路。量安石一人在朝，有何難處！當日辭了賀方回，領着白牡丹訪謝端卿那裏走一遭去來。

（詩云）此去黃州冷似冰，清心原不苦飄零。我是能詩能賦朝中客，去訪無是無非窗下僧。（下）（丑扮行者持苕箒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故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螻蟻命，爲惜飛蛾紗罩燈。南無阿彌陀佛。掃過處方敢行，不掃過處休行。你道爲何？南無阿彌陀佛。只怕踏傷了螻蟻的性命。（正末扮佛印上，云）善哉善哉！貧僧乃饒州樂平人氏。俗姓謝名甫字端卿。法名了緣，後稱佛印。俺有一班兒同堂故友，俱登仕路。止有貧僧一人，拋棄功名，在此廬山東林寺修行辦道，今經十五年不下禪床。這行者乃是貧僧的徒弟，是一個癡愚的，單要他掃地點燈而已。俺想出家人好不清淨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每日間看誦經文，受傳心印，權裝混。俺可也識破天眞，此外都無論。

【混江龍】法聰心笨。（行者云）徒弟也不笨。一本心經讀了三年六個月，就念的摩訶般若波羅蜜一句出來。這也不算笨。（正末唱）我可也自來無喜亦無嗔，直將這一心參透，五派禪分。閑伴着清風爲故友，恍疑明月是前身。這些時想晨鐘暮鼓，馬足車塵，細看來恰便似雲影空中盡。拋離了煩冗，落得個清貧。

（云）行者，夜來伽藍道，今日午時有魔障至此。你去山門首望者，但有遠方過路客官，報我知道。（行者云）知道。（東坡引旦扮白牡丹、從者上，云）小官蘇軾。可早過了大江，來到廬山脚下。左右把船灣住江上。牡丹，你只在舟中坐下。喚你便來，不喚你不要來。（旦應科，下）（東坡做獨行

科，云）你看廬山果然好景致也！端的是眞山眞水，眞寺眞林，非閑人不可到，遇濁子不容觀。好山也！山高巇險險嵯峨，凜冽林巒亂石陀。古怪怪松岩下掩，山岩掩眼隔烟蘿。山禽如語語不歇，山澗飛泉迸碧波。山童採藥山藥少，樵夫擔柴貪擔多。野猿摘菓攀藤葛，葛絕餘藤藤倒拖。仙洞仙童依虎睡，仙人醉臥老龍窩。峯勢側，洞門殢，洞裏月光愛娑婆。莫訝朝嵐寒槭槭〔一〕，仙家洞府接天河。大石欄灣、大石欄灣，幾重水幾重渦。帶着野田空闊、野田空闊，一層嶺一層坡。老樹老藤忘歲月，古山古寺絕經過。經過迹斷唯山在，歲月年深奈寺何。眞個此寺不同他寺宇，此山非比別山阿。青黛染成千塊玉，雲霞妝就萬堆螺。只除佛子神仙纔可到，怎許游人容易得攀摩。這廬山景致，觀之不盡，玩之有餘。你則看東林寺門首碑上有詩爲證。詩道：不到廬山不是僧，廬山清景勝蓬瀛。爲僧若到廬山下，死葬廬山骨也清。讀之未了，只見山門下立着一個行者。待我問他。你那佛印師父可在法座上麼？（行者云）師父打坐哩。（東坡云）借你口中言，傳俺心間事。你道有個客官，不言姓名，有兩句禪語，又叫做偈語。你道『眉山一塊鐵，特地來相謁』。（行者云）老官，小和尚心笨，一本心經念了三年零六個月，還記不得。再說一遍。（東坡云）這個笨和尚！（行者云）敢是姓鐵？（東坡云）不姓鐵。（行者云）不姓鐵就姓錫。（東坡云）不姓錫。（行者云）不姓鐵不姓錫就姓銅罷。（入報科，云）師父，外面來到一個主兒，不言姓名，道兩句禪語，又叫做偈語：眉山一塊鐵，特地來相謁。（正末云）急急上堂來，爐中火正熱。（行者云）着手，他便是鐵，我師父是火，架起爐來燒他娘。老官，我師父着我燒你哩。（東坡云）怎麼說？（行者云）叫你急急上

堂來，爐中火正熱。（東坡云）這也是禪語。再進去說：我鐵重千斤，恐汝不能挈。（行者云）你不怯我師父，我師父也不怯你。師父，他又道兩句：我鐵重千斤，恐汝不能挈。（正末云）我有八金剛，將汝碎爲屑。（行者云）着手，我師父道：我有八金剛，將汝碎爲屑。（東坡云）再進去說：我鐵類頑銅，恐汝不能爇。（行者云）罷了，軟了。（東坡云）怎麼軟了？（行者云）爇的軟了。師父，他又道兩句，我鐵類頑銅，恐汝不能爇。（正末云）將你鑄成鐘，衆僧打不歇。（行者云）着手，我師父要打你哩。（東坡云）怎麼要打我？（行者云）將汝鑄成鐘，衆僧打不歇。（東坡云）再進去說：鑄得鐘成時，禪師當已滅。（正末云）大道本無成，大道本無滅。心地自然明，何必叨叨說。夜來伽藍道：今日午時有東坡學士至此。果應其言。快與我請進來。（行者云）有眼不識灰堆。學士老爺，俺師父有請。（正末云）十五年不下禪床，今日須下禪床接待學士者。（做見科）（正末唱）

【油葫蘆】自別經年十數春。（東坡云）一別許久不會。（正末唱）全不曾得動問。（東坡云）且喜今日得一會。（正末唱）喜君家平步上青雲。（云）敢問大人那衙門除授？（東坡云）自別吾兄，官拜端明殿學士。（正末唱）好好，不枉了玉堂金馬多風韻。（東坡云）小官如今不在翰林了，謫在黃州團練。經過此處訪問吾兄。（正末唱）可甚的吳山楚水生勞頓。（東坡云）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正末唱）我和你話一夕勝如那酒一樽。（東坡云）吾兄，我和你是同堂故友哩。（正末唱）咱須是舊時朋友相親近，何必要飲的醉醺醺。

（東坡云）相逢不飲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人。（正末唱）

【天下樂】恁道是明月清風他可便也笑人。（東坡云）那裏有幽僻去處？待小官游玩一番。（正末唱）似這般荒僻的山門，（東坡云）好個古刹寺院！（正末唱）你可也莫要哂。（東坡云）這是伽藍堂，怎生不打供？（正末唱）俺這裏伽藍堂靜悄悄隔着世塵。（東坡云）天陰雨有些疏漏麼？（正末唱）便淋漓汚了衣，顚倒可便裹了巾。（帶云）學士大人，（唱）俺這裏怕甚麼騎驢衝大尹。

（東坡云）騎驢衝大尹，此乃賈浪仙的故事。將小官比做韓文公，何以克當？（正末云）大人既拜端明殿學士，爲何謫貶黃州團練，到貧僧荒涼古刹來？（東坡云）吾兄不問，小官不敢言。今有王安石在朝，當權亂政，特舉青苗一事。我想青苗一出，小民不勝其苦。一日王安石請俺家宴，出歌者數人，內有一女子，擎杯良久，不見其手。俺佯言道：小娘子金釵墜也。那女子慌忙出其手捫其髻，衆官皆發一笑。安石令俺題詠其事，小官走筆賦滿庭芳一闋。誰想安石將小官滿庭芳奏與聖人，貶小官黃州歇馬。打從此處經過，思想吾兄在此，特來探望。吾兄是個公直的人，此一樁還是王安石不是，小官的不是？（正末云）此一樁還是王安石的不是也。（東坡云）怎見得王安石不是？（正末唱）

【金盞兒】爲學士受皇恩，因此上重賢臣。他要足下兩個閑談論，他不合高燒銀燭倒金樽。他不合隔簾聽語笑；（帶云）常言道：責人則明，恕己則昏。

學士大人，（唱）你也不合燈下覷他那佳人。（東坡云）連小官也不是了。（正末云）願聞滿庭芳妙詞。（東坡云）小官在吾兄跟前念滿庭芳一闋，却似持布鼓而過雷門，豈不慚愧！（正末云）貧僧草腹菜腸，願聞願聞。（東坡云）吾兄汚耳了。（詞云）香靄雕盤，寒生冰筯，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妝。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雲轉月，餘韻尚悠揚。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柔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笋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正末云）高才，高才！（唱）【後庭花】你那滿庭芳雖稱席上珍，送的個老東坡翻成轅下窘。則爲這樂府招讒譖，抵多少文章可立身。（做笑科）（東坡云）吾兄爲何發笑？（正末唱）只落的笑欣欣，倒不如咱家安分，向深山將名姓隱。

（云）行者看素齋飯管待學士。（行者云）理會得。香積廚下安排素齋：拖麵煎草鞋，醬拌鵝卵石。快些管待學士。（東坡云）叫那行者過來。你方纔說些甚麼？（行者云）我師父方纔說香積廚下看素齋飯管待學士。（東坡云）你去與那和尚說：有酒有肉，我便吃；無酒無肉，我回舟中去也。（行者云）學士，你就是我的親爺！我這等和尚有甚麼佛做，熬得口裏清水拉拉的淌〔三〕將出來。望學士可憐見，多與些小和尚吃。（東坡云）這個饞和尚，我多與你些吃。（行者云）多謝學士！師父合氣了，那學士老爺說道：有酒有肉我便吃，無酒無肉我回舟中去也。（正末云）既如此，你下山去俗

人家沽一壺酒，買一方肉，管待學士便了。（行者云）那裏去買？你好行止！向年間爲師父娘做滿月，賒了一副猪臟沒錢還他，把我褊衫都當沒了，至今穿着皂直裰哩。（正末云）休得胡說！（行者向古門云）山下俗道人家，有一百八十多斤的猪宰一口兒。（內云）忒大沒有。（行者云）九兩的小猪兒宰一口。（內云）忒小沒有。（行者云）隨意增減些罷。只要先把血臟湯做一碗來與我嘗一嘗。（正末云）行者，酒席完備未曾？（行者云）酒席已完備了。（正末云）學士，當日遠公沽酒謁陶潛，今日佛印燒猪待子瞻。（東坡云）小官續上兩句：蘇軾焉敢效昌黎，佛印如何比大顛。（正末云）高才，高才！（唱）

【醉中天】既然要敍舊開佳醞，怎還說持戒斷腥葷，拚的個爛醉春風老瓦盆。見學士和佛印，你本是同堂故人；須不比十方檀信，俺只索倒賠些狗彘雞豚。

（東坡云）吾兄，常言道：『坐中無有油木梳，烹龍炰鳳總成虛。』那裏有善歌的妓女請一個來唱一曲，等小官盡醉而歸。（正末云）學士說差了。這荒涼古刹寺院，那裏討善歌妓女？（東坡云）眞個無有？（正末云）斷然沒有。（東坡云）小官曾帶一個在此。（正末云）如此最好。在那裏？請來相陪學士。（東坡云）行者，你去溪河楊柳邊小舟中叫一聲白牡丹安在，只待他應了一聲？你急急抽身便走。（行者云）走遲了却怎麼？（東坡云）走遲了只教你做『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行者做跌科）早酥倒了也。轉灣抹角，此間就是。溪河楊柳邊小舟兒上叫一聲：白牡丹在麼？（旦兒

云）誰叫？（行者做跌科，云）聽他嬌滴滴的聲音，眞個酥了也。東坡老爺喚你哩。（旦兒上云）來了。妙舞清歌本足誇，殃雪殢雨作生涯。借問妾身何處住，柳陌花街第一家。妾乃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不幸落在風塵。今被東坡學士帶在此處。差人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也。（行者云）稟學士：白牡丹來了也。（又稟正末科）（旦兒云）大人萬福！呼喚妾身有何吩咐？（東坡云）我一路上與你說的，前席那和尚便是。你如今魔障此人還了俗，娶了你。他若爲官，你就是一位夫人縣君也。（旦兒云）多謝大人擡舉！（東坡云）牡丹，你把體面與那佛印禪師相見者。（旦兒云）理會得。久聞老師父大名，今日得睹尊顏，三生有幸。（正末云）小娘子問訊。（行者云）不消問訊，是學士船上來的。（正末云）學士大人，此女姓甚名誰，誰氏之子？（東坡云）此女乃是白樂天之後，小字牡丹。莫說他姿容窈窕，頗解文墨；只可惜他落在風塵，沒個人來擡舉。（正末唱）

【金盞兒】你道是可惜他落風塵，繫紅裙，端的個十分體態恁〔三〕聰俊。（東坡云）有那等惜花人見了，無不愛他。（正末唱）有那等惜花人見了怎不消魂。（東坡云）眞個是天香出衆，國色超羣。（正末唱）眞個是天香偏出衆，國色獨超羣。可知道教坊爲第一，花內牡丹尊。

（東坡云）牡丹，與那佛印把一杯酒者。（旦兒應云）師父滿飲此杯。（正末云）小娘子，貧僧葷酒不用。（旦兒云）那師父葷酒皆不用。（東坡云）吾兒差矣。溪河楊柳影，不礙小舟行。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只管吃，怕怎麼！（正末云）既如此，貧僧開酒不開葷。（東坡云）不怕他不一樁樁開

將來。（旦兒云）師父滿飲此杯。（正末云）貧僧告酒了。（東坡云）吾兄請了。（行者唱、舞科）（唱）心肝肉，那話兒且休題，吃肉揀肥的。自從見了你，一頓一升米。你也不想我，我也不想你。（東坡云）行者怎麼說？（行者云）這是我師父和師父娘在禪床上吃酒吃肉，小行者帶歌帶舞，日常規矩。（東坡云）果然有此事？正是出家人活計。（正末云）行者看酒來。小娘子滿飲一杯。（旦兒云）吃不了這些。（行者云）就是小行者替吃罷。（東坡云）牡丹放下酒者。吾兄，我此來非爲別事。（正末云）却是爲何？（東坡云）專爲吾兄。今日是個好日辰，娶了牡丹，與小官同登仕路。佳人捧硯，壯士擎鞭，不強似〔四〕在深山古刹，遁迹埋名？吃的是瓢漏粉、菜饅頭，有何好處？你與我惜芳春罷經文。（正末唱）

【金盞兒】你教我惜芳春罷經文，把一生公案〔五〕都休論。（東坡云）就是小官爲媒。（正末唱）笑你個東坡學士做媒人。（東坡云）我能壞你十座寺，你休阻我一門親。（正末唱）你道是能壞我十座寺，休阻您一門親。我也曾萬花叢裏過，爭奈我一葉不沾身。

（東坡云）牡丹，你與那和尚告菩提露去。（旦兒云）是，曉得。上告我師：和尚一點菩提露，滴在牡丹兩葉中。（正末云）小僧半點俱無。（旦兒云）那師父說半點俱無。（東坡云）再告去。（旦兒云）上告我師：和尚一點菩提露，滴在牡丹兩葉中。（正末云）貧僧十五年不下禪床，功行非淺，實是半點俱無。（旦兒云）大人，那和尚說十五年不下禪床，功行非淺，實是半點俱無。却不羞殺我牡丹

也！（東坡云）吾兄，因你不肯，那牡丹煩惱哩。（正末唱）

【賺煞】你道是不施些雨露恩，倒惹得花枝恨，俺怎肯壞了如來法身？這雪山中不比巫山夢斷魂，那裏有暮雨朝雲？俺既是做僧人，命犯着寡宿孤辰。（東坡云）咳，你個莽和尚！不爭我牡丹成了這親事呵。（正末唱）你教那首座闍黎怎主婚？（東坡云）那裏有女家兒倒肯，男家兒不順？（正末唱）你道是女家兒倒肯，男家兒不順。（東坡云）小官舟中花紅羊酒都准備將來了。（正末唱）學士你只索空賠羊酒，（帶云）請恕罪了也。（唱）可兀的拜俺沙門。（下）

（旦兒云）大人，那和尚不肯，可不空帶牡丹走這一遭也。（東坡云）牡丹，你且放心。待我明日准備着回席的酒肴，好共歹與你成就了這門親事。那時節安排玳瑁筵，款撒紅牙板；低吟白雪歌，高擎鸚鵡盞；釵鐔玉斜橫，髻偏雲亂挽；務要拽回壯士頭，只交閃開那禪僧眼。（同下）

校記

〔一〕寒槭槭：『寒』原作『塞』，今據文意改。

〔二〕淌：原作『湯』，今據文意改。

〔三〕恁：原作『能』，今據文意改。

〔四〕不強似：『似』字原脫，今據文意補。

〔五〕公案：原作『功案』。公案，佛門常用語。

第二折

（正末上〔二〕云）貧僧了緣和尚。昨日被東坡學士魔障了一日。早是貧僧，若是第二個怎生是好。（行者云）又是師父，若是行者，了當哩。（正末云）今日天色已晚，學士必然又來。貧僧待要躲避他，見得禪師法門無有智慧了。行者，大開方丈，將燈燭剔得明亮着。學士來時，我貧僧自有主意。（唱）

【南呂·一枝花】身雖在東土居，心自解西來意。曾傳一盞燈，能有幾人知。參透禪機，心外事無縈繫。想昨宵甚道理，那蘇子瞻一謎裏歪纏，更和着白牡丹有千般標致。

【梁州第七】本待要去西方脫除了地獄，我怎肯信東坡洩漏了天機。半生苦行修持力，把心猿鎖閉，意馬收拾。由他閑戲，任你胡爲；端的個幾番家識破皆非，一心要隻履西歸。枉了你玉人兒，嬌滴滴待楓葉傳情；排下個迷魂陣，香馥馥似桃花泛蕊；攪的個選佛場，亂紛紛做柳絮沾泥。怎知、俺九年面壁，早明心見性蒲團底，到今日出人世。笑你個愚濫的東坡尚不知，也只是肉眼凡眉。

（東坡引旦兒同上，云）牡丹，我今日安排回席，好共歹與你成就這門親事。却早來到山門。行者報復去，說昨夜的客今日又來了也。（行者云）師父吩咐多時，學士老爺請進。（正末出迎科，云）學士大人有請。學士，夜來多有簡慢，望乞恕罪。（東坡云）禪師，夜來多有攪擾。（旦兒謝科，云）奴家攪擾，一發不當。（正末云）惶恐惶恐。（東坡云）小官今日薄酒一杯，特來還敬。（正末云）大人，客邊何勞如此。（東坡云）看酒過來。端卿請飲一杯。（正末回酒科，云）學士請。（東坡云）端卿，咱閑口論閑事，想你在山間林下，隱迹埋名，幾時是了？則不如留了髮，還了俗，同登仕路，共舉皇朝，可不好那？（正末云）學士，這各有所見，難以強同。（唱）

【隔尾】我貧僧呵，半生養拙無人識，你一舉成名天下知。這的是名利與清閑各滋味。（東坡云）你這出家的怎生？（正末唱）俺躲人間是非。（東坡云）俺爲官的怎生？（正末唱）您請皇家富貴。（帶云）好便好，則爲一首滿庭芳貶上黃州，也怪不着。（唱）兀的是那才調清高落來的。

（東坡云）這禿廝倒着言語譏諷咱。哎，俺這爲官的吃堂食飲御酒，你那出家的只在深山古刹，食酸餡，捱淡薑，有甚麼好處？（正末唱）

【牧羊關】雖然是食酸餡，捱淡薑，淡則淡淡中有味。想足下縱有才思十分，到今日送的你前程萬里？（東坡云）舌爲安國劍，詩作上天梯。（正末唱）早難道舌爲安國劍，詩作上天梯？你受了青燈十年苦，可憐送得你黃州三不歸！

(云)行者看酒來。大人滿飲一杯。貧僧告睡去也。(東坡云)禪師請穩便。(旦兒云)那和尚着了忙哩。(正末離席科,云)我出的這方丈門來,(唱)

【駡玉郎】則被這東坡學士相調戲,可着我滿寺裏告他誰。我如今修心養性在廬山內,怎生瞞過了子瞻,賺上了牡丹,却教誰人來替?

【感皇恩】你行者休違拗,我須索把你來央及。(做跪科)(行者云)師父只當搶了臉也。(正末唱)我其實被東坡、閑魔障,厮禁持。(行者云)我要赴白蓮會去哩。(正末唱)你待赴白蓮會裏,先和那紅粉偷期。(行者云)老人家沒正經,不要我學好,教我偷鷄吃,被人拿住怎麼了?(正末唱)却待說,又教我、怎生提?(行者云)師父,我看你欲言不言的,意思要我怎的?常言道:吃烏飯,痾黑屎。我只是依隨着你便了。(正末唱)

【採茶歌】你若是肯依隨,不羞恥,我比你先爭十載上天遲。(云)行者將耳過來。(做耳囑科,唱)你和他共枕同眠成連理,早是得些滋味休要着癡迷。(下)

(東坡云)牡丹,謝端卿往方丈去了。便趕進方丈去,與他雲雨和諧了時,你就唱雨淋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我就來拿住他,不怕不隨我還俗去也。(旦兒趕進科,云)師父,好共歹與牡丹成就這親事罷。(行者云)成不得,成不得。貧僧整整十五年不下禪床,菩提露半點俱無。(做

歡會科)(旦兒唱雨淋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云)好個謝端卿！與牡丹雲雨和諧了。令人點個燈來，推開方丈門，拿住那佛印了也。(正末上云)被我瞞過子瞻了也。(旦兒云)却不羞殺我牡丹也。(下)(行者云)好不快活殺行者也。(下)(東坡云)嗨，吾兄是何道理？你不肯也罷，如何將行者汚我牡丹？牡丹，你玲瓏剔透今何在，俊俏聰明莫謾誇。嫩蕊嬌枝關不住，被狂風吹碎牡丹芽。吾兄收拾酒筵，我已醉矣。(正末唱)

【賀新郎】東坡學士解禪機，我怎肯損壞了菩提？恰纔是脫身之計。他那廝向羢毛氈裏撲綿被，儘強如俺入龍華會，兀的不辱沒殺釋迦的這牟尼。不爭那牡丹來赴約，和尚去偷期，東坡倒覺的有些不伶俐。一個兒待惜花春起早，一個兒待愛月夜眠遲。

(東坡做睡科)(正末云)大人再飲幾杯。呀，他睡着了。着他大睡一覺。花間四友安在？(旦兒扮四友上，云)妹子們走動。師父呼喚俺姊妹四人有何吩咐？(正末唱)

【哭皇天】我喚你無別意，您四人各做准備。梅也你輕謳着白雪歌，柳也你與我滿捧着紫金杯；桃也你和他共枕同眠，竹也如魚似水。我這裏做方做便，陪酒陪歌，東坡比那滿庭芳滿庭芳可便省些閑淘氣。倚仗着神力鬼力，只除是天知地知。

【烏夜啼】這是戒和尚念彼觀音蜜。自今宵即便與你回席，您四人各同心兒商議。柳也是必速離了隋堤，竹也你是必休戀着湘妃；梅也你兩個羅浮山下會佳期，桃也你與我武陵溪

畔曾相識。柳妖嬈，桃美麗；梅魂縹渺，竹影依稀。

【黃鐘尾】那學士呵你才高世上誰堪比，我教你直睡到人間總不知。柳也只要你迎過客送行人，開青眼展黛眉，伴陶潛的見識。竹也只要你搖龍頭擺鳳尾，敲翠節弄清音，引王猷的興味。桃也只要你烘曉日渲朝霞，飄紅雨笑東風，賺劉晨的旖旎。梅也只要你散冰魂呈素魄，欺凍雪傲嚴霜，膩何郎的嫵媚。不許你撲刺刺驚破他一枕晨雞，只要你四人呵美甘甘迷着他南柯夢兒裏。（下）

（四友云）學士大人，休推睡裏夢裏。（東坡打夢做起科，問云）四位小娘子誰氏之家？（四友云）俺姊妹四人是佛印的專房妓妾。聽師父法旨，特來與大人奉一杯酒。（東坡云）哦，謝端卿，你瞞的我多哩！放着四位專房，這般美麗，可知不要我那白牡丹。敢問四位小娘子尊姓盛名。（四友云）俺姊妹們叫做夭桃、嫩柳、翠竹、紅梅。（東坡云）小娘子會舞會唱麼？（四友云）俺姊妹們都也會唱。（東坡云）有勞四位舞一回唱一回，待小官吃個盡興方歸也。（四友舞、唱介）

【月兒高】謾折長亭柳，情濃怕分手。欲跨雕鞍去，扯住羅衫袖。問道歸期，端的是甚時候，淚珠兒點點鮫綃透。唱徹陽關，重斟美酒，美酒解消愁。只怕酒醉還醒，這愁懷又依舊。

（四友云）學士大人請滿飲此杯。俺姊妹們四人各求佳句一首，永爲家寶。（東坡云）四位小娘子

問小官求詩，有有有。一個個說來，從那個起？（梅云）妾身是紅梅。（東坡云）玉骨冰肌非等閑，耐他霜雪耐他寒。一枝斜在書窗下，惹得詩人冷眼看。（梅奉酒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翠竹了。萬玉叢中汝最魁，亭亭高節肯低迴。淑人合配眞君子，灑淚成斑却爲誰。（竹奉酒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天桃了。溶溶粉汗濕香腮，舞盡春風臉上來。只因一點胭脂氣，惹得劉郎着意栽。（桃奉酒科，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飲科，云）如今該是嫩柳了。腰肢裊裊弄輕柔，舞盡春風卒未休。流水畫橋青眼在，爲誰腸斷爲誰愁。（柳奉酒科，云）多謝佳篇！請學士大人滿飲此杯。（東坡云）我吃我吃。（四友云）俺姊妹們四個共求大人一詩。（東坡云）有有有。堪愛尊前四艷妝，清陰護月暗紗窗。桃也魂依玉洞花千片，竹也腸斷湘江淚幾行。梅也大庾嶺頭躭寂寞，柳也霸陵橋外弄輕狂。何緣此夕同歡會，小官拚得開懷醉一場。（四友云）好高才也！我姊妹們舞者唱者，勸學士大人吃個盡醉方歸。（東坡云）我吃我吃。兀的不快活殺我也！（同下）

校記

（一）『上』字原脫，據常例補。

第三折

（正末扮松神持笏上，云）吾乃廬山松神是也。今有佛印禪師，密遣花間四友，前去玉春堂魔障東坡學士。恐上帝知道，必然責罪小聖。須索追趕那四個鬼頭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晚風輕，霜華重。雲淡晚風輕，露冷霜華重，轉瑤階月色朦朧。你看那花間四友相搬弄，逗〔一〕起他那春心動。

【滾綉球】俺這裏步蒼苔攀怪松，靠湖山凌翠峯，正和那玉春堂相共。俺只索悄冥冥躡足潛蹤。上階基，近窗孔，見四個小鬼頭將端明來簇捧。竹梅呵滿泛着金鐘。那一個舞低楊柳樓心月，那一個歌罷桃花扇底風。飲興方濃。

（松神做掀簾科）（唱）

【叫聲】俺這裏排亮槅揭簾櫳，赤律律起一陣劣風、劣風。不由人不悚然驚凛然恐，險吹滅銀臺上燭花紅。

（東坡擁四友上，云）四位小娘子，起大風了。（四友做怕科，云）學士大人，風起神道來也。（東坡

云）這等小娘子躲着。（松神云）學士快喚出那花間四友來！（東坡云）沒有甚麼花間四友。（松神云）學士，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因何在此做這般勾當？（東坡云）只小官在此飲酒，有何妨礙？（松神唱）

【上小樓】您了悟那色空，且與吾師是昆仲。你伴着那嫩柳夭桃，翠竹紅梅，暗約私通。（東坡云）小官止一人在此，并無別的陪伴。（松神唱）這的是你自去自來，相隨相從。（帶云）那花間四友呵，（唱）比不得『出紅妝主人情重』？

（東坡云）這是小官做的滿庭芳，原來神也知道。（松神云）學士，那花間四友快放他出來。（東坡云）委實沒有。（松神笏擊桌科，唱）

【幺篇】小聖呵可便眼又不矇，耳又不聾。（東坡云）四位小娘子躲者。（松神唱）你那裏挨挨棱棱，閃閃藏藏，無影無蹤。恰纔俺下虛空，顯神通，起一陣風颼微送。（云）只喚出那紅梅來。（東坡云）沒有甚麼紅梅。（松神云）你道是沒有紅梅？（唱）這其間見疏影橫暗香浮動。

（松神再擊桌搜尋科，云）小鬼頭躲在那裏？一個個都與我喚將出來！（四友出科）（東坡云）上聖留一個兒與小官奉酒者。（松神唱）

【滿庭芳】我看你個東坡受用，是處裏嬌歌妙舞，酒釅花濃。見疏梅一點芳心動，早則怕漏泄了天工。傍脩竹珮響玎玲，映垂楊絲颺豐茸。說甚麼桃源洞，只落的胭脂淚涌，再不能

够依舊笑春風。

（松神做趕四友科）（東坡云）上聖念小官獨自在此，飲酒無聊，可留一個小娘子等他陪奉咱。（松神唱）

【十二月】你這裏齊臻臻前遮後擁，美甘甘笑口歡容。只待要靜巉巉幕天席地，笑吟吟倚翠偎紅。怎知道被禪師神挑鬼弄，做一場捕影拿風。

【堯民歌】好笑你端明學士忒朦朧。全不想酒闌人散夜將終，怎還許花間四友得從容？東坡也不須埋怨我大夫松，這的是禪宗、禪宗，都歸一個空，只有那伊蒲供。（松神趕四友下）

（東坡云）這四位小娘子怎生割捨的小官就去了。（做伏桌睡科）（松神云）學士、學士，（唱）

【耍孩兒】想東坡曾受金蓮寵，直恁般癡呆懵懂。則去那樹頭樹底覓殘紅，恨不的添一對照道紗籠。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相逢是夢中。這聰明成何用，本待要醉魔佛印，倒做了寤寐周公。

【煞尾】聽着這疏剌剌枕畔風，響璫璫樓上鐘。被誰人驚回一霎游仙夢，我笑你個殢酒色的東坡直睡到紅日三竿恁時節懂。（下）

（行者上云）兩廊下僧院鐘樓經閣，但有那銅頭鐵額、釘嘴木舌、不能了達者，都到法座上問禪。（再

叫科，下）（東坡做驚醒科，云）四位小娘子滿飲一杯。呀，原來是南柯一夢！小官欲待回舟中去，恐怕他謝端卿勘破，且領着白牡丹到法座上問禪那裏走遭去來。（下）

校記

〔一〕『逗』原作『鬥』，今據文意改。

第四折

（正末引徒衆華幡法器上，云）行者將香盒過來。（行者云）香盒在此。（正末云）南無阿彌陀佛。此一炷香願吾王萬壽，臣宰千秋；此一炷香願黎民樂業，五穀豐登；此一炷香願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唱）

【雙調·新水令】爇龍涎一炷透穹蒼，祝吾王壽元無量；八方無土馬，四海罷刀鎗；國泰民康，願甘雨及時隆。

（云）行者，你去兩廊下僧院經閣鐘樓叫者，但有那銅頭鐵額、釘嘴木舌、不能了達者，都來法座上問禪。（行者云）理會得。（做叫科）（東坡領牡丹上，云）牡丹，謝端卿在法座上問禪，我去問倒了

他，你就過來。（旦兒云）是曉得。（東坡云）上告我師和尚，蘇軾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東坡云）佛印從來快開劈，蘇軾特來閑料嘴。（正末云）葛藤接斷老婆禪，打破沙鍋璺到底。（東坡云）可被他說倒了。牡丹，你過去問禪。（旦兒云）上告我師和尚，牡丹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旦兒云）我白牡丹因何到此，慕風流特來嫁爾。（正末云）你本不是妓館猱兒，堪做俺佛門弟子。（唱）

【水仙子】俺本是廬山長老恰升堂；（旦兒云）這的是東林寺。（正末唱）倒做了普救寺鶯鶯來鬧道場。（旦兒云）你出家人比不得唐三藏。（正末唱）你道俺出家人不及那往西天的唐三藏，却原來你是曲江頭黃四娘。（旦兒云）我只待堅心招你做新郎。（正末唱）你道是堅心兒招俺做新郎？（旦兒云）留了方丈，和你同歸洞房。（正末唱）你教我留了方丈同歸那個洞房？（帶云）那裏有和尚做女婿的？（唱）俺可甚麼帽兒光光！

（旦兒云）天香妓館久沉埋，好向東林寺裏栽。（正末云）若把牡丹移在此，幾年能够上蓮臺？（唱）

【落梅花】你素魄兒十分媚，慧心兒百和香，更壓着魏紫姚黃。（旦兒云）牡丹花摘將來膽瓶兒裏供養者。（正末唱）你道是牡丹花摘將來膽瓶裏堪供養，休休休，只怕躭閣你淺斟低唱。

（旦兒云）情願離了花街柳陌不爲娼。（正末唱）

【風入松】你道是離花街柳陌不爲娼。（旦兒云）一心待棄賤要從良。（正末唱）你一心待棄賤要從良。（旦兒云）輸情改嫁你個山和尚。（正末唱）輸情願改嫁這山和尚，兀的不是那畫堂中別樣風光？你明明的把禪機問答，怎知俺暗暗的把春色包藏。

（旦兒云）果然是眞僧，問他不倒。告師父：借金刀一把，削髮爲尼，跟師父出家。（詩云）禮拜廬山出世僧，一心向佛苦修行。免教鶯燕頻來往，不在塵中挂孽名。（下）（東坡云）我着牡丹魔障此人，到被他脫度出了家。待我再過去問禪那。和尚，可惜巫山窈窕娘，夢魂偏嫁你禿襄王。（正末云）堂上老師無答語，坐中狂客惱柔腸。（四友上）（梅云）上告我師父和尚，紅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梅云）玉骨冰肌誰可比，寂寞前村深雪裏。（正末云）只愁昨夜夢中魂，一枝漏泄春消息。（竹云）上告我師和尚，翠竹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竹云）冷氣虛心效琴瑟，灑淚成斑憔悴死。（正末云）東坡節外更生枝，算來不是眞君子。（桃云）上告我師和尚，天桃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桃云）粉腮香臉淡勻紅，曾賺劉郎入洞中。（正末云）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柳云）上告我師和尚，嫩柳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柳云）傍路臨溪不長久，落蕊歸秋又衰朽。（正末云）可惜南海觀音柳，昨宵折入東坡手。（東坡云）敢問四位小娘子是誰氏之家，甚麼姓名？（正末云）酒冷燈殘月半昏，名花傾國兩殷勤。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唱）

【川撥棹】想昨夜在玉春堂，與東坡曾共賞。這一個竹影悠揚，這一個柳葉芬芳；這一個梅

蕊馨香，這一個柳絮顛狂。都是咱使的伎倆，故將你廝魔障。

（東坡云）小官已醉矣，委實不認的四位小娘子。（正末唱）

【七弟兄】你道是醉鄉，（東坡云）敢是做夢哩。（正末唱）又道是夢鄉，也不似這等忒乖張。昨夜個喜孜孜燈下相親傍，今日裏假惺惺堂上問行藏，可是你困騰騰全不記嬌模樣。

【梅花酒】呀，你從來有些技癢，你從來有些技癢。正夜靜更長，對月貌花龐，飲玉液瓊漿。一個個逞歌喉歌婉轉，一個個垂舞袖舞郎當。只教你似劉伶怎惜的酒量，似李白怎愛的詩章；似周郎待按着宮商，似宋玉待赴着眉高唐。

【收江南】呀，這的是主人情重出紅妝，怎做得司空見慣只尋常，不由你不坐中狂客惱柔腸。一句句對當，一句句對當，總不離一曲滿庭芳。

（東坡云）佛印從來多調笑，到被花枝誇俊俏。（正末云）高燒銀燭照紅妝，燈光不把自身照。（東坡云）果然是眞僧，問他不倒。蘇軾從今懺悔，情願拜爲佛家弟子。（正末云）學士請尊重。（行者云）上告我師和尚，行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行者云）摟住牡丹，勝坐蓮臺；師父咳嗽，徒弟便來。（正末云）癡迷性改，分毫不采。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唱）

【鴛鴦煞尾】從今後識破了人相我相衆生相，生況死況別離況。永謝繁華，甘守凄涼。暢道

是卽色卽空，無遮無障。笑殺東坡也懺悔春心蕩，枉自有蓋世文章，還向我佛印禪師聽一會講。（下）

題目　雲門一派老婆禪
正名　花間四友東坡夢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兩種版本：脈望館鈔來歷不明本及臧晉叔《元曲選》本。二本人物、情節大致相同，但曲詞、賓白出入較多。從異文看，脈望館本可能在前，《元曲選》本是在其基礎上加以修改、增删而成的。如前者在第三折把劉晨阮肇故事發生之地點誤寫作『武陵』，後者改爲『天台』。又如，前者第二折陳世英埋怨時光停留不動的一段賓白，意思重復的句子不少，後者於該處作了適當的删減。此外，與

前者相比，後者增寫了十支曲子。總之，後者顯得較爲細致。

脈鈔本不題撰人，《元曲選》本則署吳昌齡撰。《錄鬼簿》於吳氏名下著錄《張天師夜祭辰鉤月》一劇，蓋臧氏據此而視《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爲吳作；或另有所本，亦未可知。此後，近代學者王國維、青木正兒、孫楷第等均認爲《辰鉤月》卽《風花雪月》。青木指出：所謂『辰鉤月』，就是指月蝕，現就《元曲選》本來看，則關於月蝕的傳說，做着此劇的骨子（見《元人雜劇概說》）。此劇第三折張天師云：『今者時遇中秋，偶逢月蝕。』此語說明張天師設壇請神是在夜間，與『夜祭辰鉤月』關目相合。因此，姑從《元曲選》本，定此劇爲吳作。

天一閣本《錄鬼簿》著錄《辰鉤月》之題目爲『文曲星答救太陰星』，或以爲『太陰星』卽嫦娥，吳作《辰鉤月》之女主人公應爲嫦娥，而不是桂花仙子。案，今傳本《風花雪月》雖以桂花仙子爲主人公，但劇中張天師在勘問荷花仙子等人時屢說『你引誘嫦娥』云云，疑今傳本對吳氏原作有所改動，把嫦娥換作桂花仙子。因改時疏忽，故留有痕迹。但從天一閣本所著錄之題目正名看，今傳本尙保留吳氏原作之情節框架。

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脈望館本參校。

第一折

（沖末扮陳太守領張千上）（陳太守詩云）農事已隨春雨辦，科差猶比去年稀。小窗睡徹遲遲日，花落閑庭燕子飛。老夫姓陳，雙名全忠。由進士及第，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所除洛陽太守之職。老夫有一姪兒，乃是陳世英，現在西洛居住。數年不見，聞知上朝取應，須打此地經過，必然來拜見老夫。張千門首覷者，若孩兒到來，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得。（正末〔一〕扮陳世英上，云）小生西洛人氏〔二〕，姓陳雙名世英。仗祖父餘庇，頗能讀書。雪案螢窗，辛勤十載；淹通諸史，貫串百家。今要上朝進取功名，從此洛陽經過，有我叔父在此爲理。小生且進城去拜見了叔父，便索長行。可早來到也。張千報復去，道有陳世英求見。（張千云）報得相公得知：有陳世英在于門首。（陳太守云）老夫語未懸口，我那孩兒早到了也。張千，快着他過來。（張千云）着秀才過去。（陳世英見科，云）叔父，您孩兒多時不見尊顏，請受您孩兒一拜咱。（做拜科）（陳太守云）孩兒也，遠路風塵，免禮波。孩兒，我且問你，此一來爲何？（陳世英云）叔父，您孩兒一來進取功名，二來探望叔父。（陳太守云）孩兒也，試期尚遠，且就在我書房中安下，溫習經書，多住幾日去。可不好那？（陳世英云）您孩兒依着叔父住幾日去，但恐早晚取擾，不當穩便。（陳太守云）自家骨

肉，說甚麼取擾。孩兒也，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令節，俺和您後園中飲酒去來。（詩云）早安排異品奇珍，與侄兒權且拂塵。值中秋正當玩月，休辜負美景良辰。（同下）（陳世英重上云）小生蒙叔父相留在此，原來書房就在後園裏面。花木清幽，頗堪居止。今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適纔叔父賜過酒宴已散了也。你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銀河耿耿，浩月澄澄。是好一片蟾光！着小生對此佳景，怎好便去就寢。且待我作詩一首。（詩云）碧漢無雲夜欲沉，天香桂子色陰陰。素娥應悔偷靈藥，獨守瑤臺一片心。〔三〕吟罷這詩，且進這書房門來。我關上門，焚上一炷香，取出這張琴來試彈一曲，自飲三杯悶酒咱。（搽旦扮封姨〔四〕同旦兒桃花仙上，封姨云）妾身封十八姨的便是。這是桃花仙子。俺二人在這碧雲之上，有桂花仙子與下方陳世英有思凡之心。俺二人在此等候，待桂花仙子到來，看個端的。（桃花仙云）十八姨，你看那香風過處，兀的桂花仙子不來了也。（正旦扮桂花仙上，云）妾身乃月中桂花仙子。今因八月十五日，有這羅睺計都纏攪妾身，多虧下方陳世英一曲瑤琴，感動婁宿，救了我月宮一難。我和他有這宿緣仙契，今日直至下方，與陳世英報恩答義去也。（封姨云）你若不棄嫌呵，俺兩個伴着你同到下方走一遭去。（正旦云）好波！就此同往。（桃花仙云）仙子，咱去來，咱去來。（正旦云）是好月色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夜色溶溶，桂花風動。天香送、萬里長空。是誰把銀盤捧？〔五〕

（封姨云）俺趁着這月色行動些咱。（正旦唱）

【混江龍】俺可便疾忙行動，怕的是五雲樓畔日華東。（桃花仙云）俺和您私離天宮之上，早來到人間了。（正旦唱）俺如今偷臨凡世，私下天宮。這其間風弄竹聲〔六〕穿戶牖，更那堪月移花影上簾櫳。（封姨云）仙子，則俺三個在這月明之下，又無甚跟隨的使數，怎生是好？（正旦唱）俺本是冰魂素魄不尋常〔七〕，要甚麼金童玉女相隨從。（帶云）十八姨，你只跟着我者。（唱）又沒甚幽期密約，止不過明月清風。

（封姨云）你看下方景致，是比俺那仙界不同也。（正旦唱）

【油葫蘆】俺和您回首瑤臺隔幾重，〔八〕早來到書院中。怕甚麼人間天上路難通！〔九〕（云）封家姨也，不則俺思凡。（封姨云）仙子，可再有何人思凡哩？（正旦唱）想當日那天孫和董永曾把瓊梭弄。〔一〇〕（桃花仙云）可再有何人？（正旦唱）想巫娥和宋玉曾做陽臺夢。（封姨云）姐姐，你此一去報恩，可是如何？（正旦唱）他若肯早近傍，我也肯緊過從，拚着個賺劉晨笑入桃源洞〔一一〕。（桃花仙云）不知劉晨別後，可曾得再會來？（正旦唱）到後來天台山下再相逢。

（桃花仙云）仙子，這也有何爲證？（正旦唱）

【天下樂】却不道流出桃花片片紅。（桃花仙云）這桃花是我家的故事。你此去敢被那生折下桂花來也。（正旦唱）則你個嬌也波容，可便將人廝調哄。我則爲報德酬恩要始終〔一二〕，不索你不索你這個咕、

那個噥。(封姨云)仙子，我曾敢說甚麼？(正旦唱)哎，只你個十八姨口是風。

(云)可早來到後園也。二位且在這書房門首略等一等，我自過去。(封姨云)仙子請過去。俺兩個自有分曉。(正旦見陳世英科，云)秀才萬福！(陳世英驚科，云)啐！怎麼燈直下看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莫不是我眼花麼？(做揩眼科，云)待我仔細再看咱。(正旦唱)

【鵲踏枝】〔二三〕則見他不惺忪，假朦朧，却待要拄眼睜睛，覓跡尋蹤。莫非他錦陣花營不曾廝共，險教咱風月無功？

(陳世英云)這女人是從那裏來的？必然是妖精鬼怪。唗？你說的是，萬事全休；說的不是，你見我這牀頭寶劍麼，我將你一劍揮之兩段。(正旦唱)

【河西後庭花】我只道他喜孜孜開笑容，怎麼的顫欽欽添怕恐。不思量攜素手歸羅帳，剗地要斬妖魔仗劍鋒。似這等怒轟轟，好着我急難陪奉。秀才也，你敢是那罵上元的也姓封。〔二四〕

(陳世英云)兀的不唬殺我也！靠後！(正旦云)秀才休驚莫怕。我乃月中挂花仙子。今因八月十五日，有羅睺計都纏攪妾身。多虧你這一曲瑤琴，感動婁宿，救了我月宮一難。我和你有宿緣仙契，一徑的報恩而來。秀才，留便留；不留呵，我自回去也。(陳世英云)住、住，我那裏知道你原來是桂花仙子，有如此般好意。小生一時間錯怪了你。便好道既來之，則安之。仙子請坐，容小生

遞一杯酒咱。仙子滿飲此杯。（正旦云）秀才請。（陳世英云）仙子請。（正旦飲酒科，陳世英云）小生也飲一杯。看着仙子千般體態、萬種妖嬈，不知小生福分生在那裏，得遇今夜。待與仙子飲個盡醉方歸，有何不可。（正旦唱）

【一半兒】〔二五〕只見他高燒銀燭影搖紅，滿注名香寶鼎中，全不似初見時恁般喬面孔。殷勤地捧金鍾，原來是一半兒裝呆一半兒懂。

（陳世英云）小生有一件事動問小娘子咱。（正旦云）秀才有甚麼話說？（陳世英云）小生學成滿腹文章，欲待進取功名去。我這一去可是得官也不得官？（正旦唱）

【金盞兒】我本待鸞鳳配雌雄，你只想鵰鶚起秋風，怎知我月中丹桂非凡種〔二六〕？（陳世英云）念小生凡胎濁體，怎敢和仙子陪奉？你只說小生來年應舉？果是如何？（正旦唱）你問我來年春動有甚吉和凶，則你那文章千卷富〔二七〕；（陳世英云）便有了文章也要命運哩。（正旦唱）怕不的命運一時通！（陳世英云）若得如此，小生早則喜也。（正旦唱）秀才我道你來年登虎榜，總不如今夜抱蟾宮。

（陳世英云）多承仙子厚意。再飲幾杯，怕做甚麼！（封姨云）桃花仙子，我和你過去相見咱。（做見科）（封姨云）仙子，天色明了也。咱回去來。（陳世英云）呀，怎麼又有兩個小娘子來了也！（正旦云）秀才勿怪，這兩個都是我的姨姨妹妹。（陳世英云）既是你姨姨妹妹，容小生都也奉一杯兒酒咱。（正旦唱）

【醉扶歸】〔二八〕俺和他一去蕊珠宮，同戲百花叢，報與你個二月春雷魚化龍；飲了那三杯御酒珍珠甕，四下裏旌旄簇擁，准備着五花驄緩向天街鞚。

【醉中天】六印掌元戎，七縱顯英雄，向八座裏氣昂昂列上公，穩請受着九重天雨露恩和寵，也不枉了十年間苦功，到今朝享用。是必休忘了我這報前程仙女淳風。

（云）天色明了也，咱回去來。（陳世英云）仙子此一去，可不知幾時還得相會也？（正旦云）秀才，你牢記者：妾身此一相別，直到來年八月十五日，再與秀才相見。（陳世英云）仙子，你道定着！小生也不進取功名去，專等來年此夜，在書房中拱候仙子。是必休失信也！（正旦唱）

【賺煞尾】你若有十分的至誠心，我怕沒九轉丹相送〔二九〕。（陳世英云）小生來年八月十五日專候仙子來也。（正旦唱）到來年又怕你八月中秋事冗。（陳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許，小生怎敢負了此心？但仙子雖同織女，小生非比牽牛，怎麼也要一年一會，做這般老遠的期約也？（正旦唱）那七夕會牛女佳期你可也休賣弄。（陳世英云）若果有心於小生，便不到的來年，怕甚麼那！（正旦唱）我則怕六丁神告與天蓬。（陳世英云）那六丁總是天上神位，料仙子也不怕他。（正旦唱）更怕的是五更鐘，催別匆匆，只落的四眼相看淚珠涌〔三〇〕。（陳世英云）仙子，您直恁般慌速，便再停止一會兒也好。（正旦唱）兀的不三星在東？〔三一〕（陳世英云）仙子此一去休忘了今宵歡會也。（正旦唱）正照着俺二人情重，一般瀟洒月明中。（同二旦下）

（陳世英云）嗨，誰想小生遇着月中桂花仙子，歡會了一宵。親記的臨別之時，說道來年八月十五日再來與小生相會。天那！我幾時盼得來年這一日也。（詩云）宿世姻緣定有因，暫時歡會又離分。且溫經史書窗下，專等來年月下人。（下）

校記

〔一〕正末：脈望館本作『外』。　〔二〕此句之前，脈望館本有上場詩：『頗看詩書廣用文，胸藏錦綉隱經綸。國家開放今春選，須當平步上青雲。』　〔三〕此詩脈望館本作：『燦燦蟾光徹九天，輝輝皓潔望空懸。時遇中秋宜令節，今宵歡會月團圓。』　〔四〕封姨：脈望館本作『孟婆』。　〔五〕此曲脈望館本作：『則這素魄冰魂，暗香浮動；蟾光涌，萬里長空，我則見高把銀盤捧。』　〔六〕風弄竹聲：脈望館本作『風透綉簾』。　〔七〕此句脈望館本作『量着那使數的成何用』。　〔八〕此句脈望館本作『俺自下瑤臺同步行』。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我這裏細尋思秋月蕊珠宮』。　〔一〇〕此句脈望館本作『想當日那瓊姬和那子高是這良媒送』。　〔一一〕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他若是忒志誠，我可也無怕恐，想當日劉晨誤入桃源洞。』　〔一二〕此句脈望館本作『我可便知恩報恩訪那生』。　〔一三〕脈望館本無此曲。　〔一四〕此曲脈望館本作：『我這裏喜孜孜添笑容，他那裏顫欽欽添怕恐。唬的我羞慘慘低了胭頸，他那裏惡哏哏的仗着劍鋒。假古儆有誰同？我這裏急慌忙的陪奉。秀才也，你比那罵上元的不姓豐。』　〔一五〕脈望館本無此曲。　〔一六〕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你則待配雌雄，指下按秋風，我怕甚麼廣寒宮裏琴三弄。』　〔一七〕千卷富：脈望館本作『無近遠』。　〔一八〕脈望館本無以下二曲。　〔一九〕以上二句

脈望館本作：『十遍家得相逢，久遠成鸞鳳。』〔三〇〕以上三句，脈望館本作：『我怕的是五更風，吹散那雨約雲蹤。四個人相逢在此院庭。』〔三一〕此句脈望館本作『俺怕的是三更夜永』。

第二折

（陳太守引張千上，云）老夫陳太守。留我侄兒世英在後園書房中，本意要他溫習經書，去應科試。不想染下一場疾病，一臥不起，服藥不效。老夫欲待親自探望孩兒去，爭奈衙門中適有一件要緊公事，不得餘暇。張千，說與嬷嬷知道，着他到書房中，看覷小哥病體若何。小心在意，看了時來回我的話。左右將馬來，老夫衙門中辦事去也。（下）（陳世英抱病上，云）小生陳世英。便好道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兀的不害殺小生也！自從去歲八月十五日，與月中桂花仙子在這書房中飲了幾杯酒去，害的我一病不起。朝則忘餐，夜則廢寢，看看致死。但合眼便見那桂花仙子在前。他說道：今年八月十五日再來相會。今日正是中秋節令，我只得掙扎病軀，到此後花園中等候。怎麼這早晚還不見來？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天也，每番家小生要做些兒功課，不曾拿起筆來，可又早淹淹的晚了。今日小生害些兒拙病，他百般的不肯就晚。且待我吟詩一首。（詩云）金烏振翼上扶桑，何故遲遲晝景長。可嘆書生情意迫，老天偏不下斜陽。〔一〕呀，這早晚還是午時也。我央及你波，我與你唱喏，怎生不動？我與你下跪，又不動；我與你下拜，也

不動！釘子釘着你哩。潑毛團是好無禮也！小生不才殺者波，也是國家白衣卿相。你則道我不認得你哩？想當初堯王時有十個日頭，被后羿在崑崙山頂上射落九烏，止留的你一個。你曉來夜去，催逼了多少好人！你若是歡喜呵，腆着你那紅馥馥的臉兒；你若惱了呵，雪生四野，霧罩八方。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你聽者：（詩云）無端三足烏，團團光閃爍。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便好道人有所願，天必從之。頭裏未曾鬧時，還是午時；方纔鬧了他，可早交酉時了。罷罷罷，熬定心腸，且再耐着些兒。仙子，則被你想殺小生也！（正旦扮嬤嬤上，云）老身是這陳太守家中嬤嬤。爲因陳世英在書房中染病，奉太守的言語，着老身探望走一遭去。我想這秀才每多有害着這等症候的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可不道既讀孔聖書，那裏也必達周公禮。你今日相思容易得，豈不聞飽病可兀的最難醫？他從來老老實實，忒軟善忒温克，近新來陡恁的。他待學遇雲英乞玉的裴航，賦洛神採珠的曹植。〔三〕

【梁州第七】翻笑着不風流閉門的顏叔，假乖張拍案的封陟。他不肯去筆尖上掙扎個名和利，兀的不辱抹殺題橋的才思、擲果的容儀？直這般無廉鮮恥，亂作胡爲。三餐飯并不曾想吃，五車書并不肯攻習。他、他、他則待要美甘甘傍玉軟香温，是、是、是則待要悄促促在星前月底，等、等、等則待要喜孜孜赴燕約鶯期。奉相公省會，教老身直到那書房內，在左

右看詳細。只他這廢寢忘餐可也因甚的，要一個明白消息〔三〕。

（云）無人報復，我自過去。（陳世英云）仙子，你來了也。（正旦云）是我。（陳世英云）呸！害得我眼花了。兀的不羞殺小生也！原來是嬤嬤，你來此怎的？（正旦云）哥哥，你害的甚麼病？你明白對我說知，怕做甚麼？（陳世英云）我害的是病。（正旦云）怕不是病？却是從那裏起的，你對我說，好回相公的話。（陳世英云）你老人家沒正經，則管裏絮絮叨叨的。你也須知病體，誰耐煩說話！（正旦云）哥哥，你不對我說也罷，只是你這病勢看看日沉日重，誰救你來？（陳世英云）嬤嬤，實不相瞞：自從去歲八月十五日，有月中桂花仙子，在我這書房中飲了幾杯酒，歡會了一宵去了。他說今年八月十五日再來相會。我在此等候，不見到來，所以憂憶成病。眼見的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旦唱）

【牧羊關】則見他懨懨的、說就裏，不由我冷笑微微。你是個濁骨凡胎，他須是冰肌的這玉體。（陳世英云）仙子，你好失信也！（正旦唱）你敢要攀月桂諧連理，可不似指畫餅待充饑〔四〕。常言道杳茫神鬼事，哥哥也知他在那裏？

（云）哥哥，你敢不等那月中桂花仙子麼？（陳世英云）我不等桂花仙子等誰？（正旦云）只怕等着崔鶯鶯那。（陳世英云）哎，我等那崔鶯鶯怎的？我只等着桂花仙子哩。（正旦唱）

【罵玉郎】莫不是崔鶯鶯害了你這張君瑞？只指望西廂下暗偷期，把鏡中花生扭做蟾宮桂。

現如今你瘦岩岩病怎支，他虛飄飄去不歸，知甚日重歡會？〔五〕

（陳世英云）仙子，則被你想殺小生也！（正旦唱）

【感皇恩】怪不着你正是遙授夫妻，你可甚步步相隨，更做道秀才每、忒上緊，忒着迷。你伴的是琴書度日，怎想着那廣寒宮竊藥的仙姬〔六〕？專等待三更後，纔斗轉、恰星移。

（陳世英云）我在這月明之下，好歹要等那仙子來也。（正旦唱）

【採茶歌】想的你意兒癡，望的你眼兒疲〔七〕。只待『五言詩作上天梯』，但得個一夕鴛鴦配成對，那裏也還記『十年身到鳳凰池』？

（陳世英云）老人家不曉事，耳根邊只管聒絮。可知我染病哩。（正旦唱）

【三煞】〔八〕我越勸着越裝出風風勢，則說是病在心頭那個知。怎麼耳邊旁不住相嘲戲，百般的話不投機。待着俺早些迴避，我可道不關親躭干繫。就也着冷眼兒來看你，且看你直等的月色沉西。

（陳世英云）嬤嬤，我不耐煩哩！你則回叔父話去：可怎生不着個太醫來看我一看？（正旦唱）

【二煞】你道叔父行怎不將醫藥來調治，這的是心病還從心上醫。便有那倉公扁鵲成何濟？也無過草樹根皮，怎比得玉天仙知心着意？只要他今夜裏休貪睡，重向書幃敘別離，

敢勝似百補參芪。

(云)哥哥，你保重將息。我回老相公話去也。(陳世英云)仙子這早晚還不見來，兀的不害殺小生也！(正旦云)哥哥，你則聽我勸者。(唱)

【黃鐘尾】我勸你好將息這不存不濟千金體，再休想那無影無形百媚姿。自去年到今日，曾有甚爲盟記？只管裏苦思憶，直等得佛出世，可不的乾着你這相思無盡極？倒不如早收拾，將一段雲雨幽期，都付與高唐夢兒裏。〔九〕(下)

校記

〔一〕此詩脈望館本作：『讀書繼晷怕黃昏，不覺西沉又掩門。欲赴海棠花下約，太陽何是(事)強生根？』又，緊接此詩，脈望館本尚有一段文字爲底本所無，茲全錄如下：『我鬧了他幾句，可早巳時也，還早哩，我且回書房中再看幾行書去咱。天那，我有甚心腸看這書！小娘子也，則被你想殺我也！這一會可晚了也，我再看一看去。我出的這門來，天那，還是巳時哩！不付能小生害些兒拙病，他百般的不肯挪動他那身子。兀的不氣殺我也！何不再作詩一首：(詩曰)飈輪飛玉上扶桑，蓋爲遲遲晝景長。可嘆書生情意迷，老天不肯下夕陽。呀，可早午時也，可也還早哩，且回書房中再看幾行書咱。天那，我有甚麼心腸看書？桂花小娘子，你失信也，則被你想殺我也！這早晚好歹晚了也，我再出去看一看咱。』〔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他待學盜虎皮課賦的崔生，不學那罵上元的夫人封

職。』　〔三〕此曲脈望館本作：『枉笑煞守門的這下惠，兀的不辱末(沒)殺秉燭顏回。他不肯去筆尖上掙扎一個名和利，枉了他萬事精細，所事兒伶俐。無廉無恥，亂作胡爲；七言詩幷不曾題，九經書幷不曾溫習。他、他、他則待要悄促促雨跡雲蹤，是、是、是則待要靜悄悄在星前月底，他、他、他則待要喜孜孜暗約偷期。奉相公省會，教老身直到那書房內，重審問，聽個端的。廢寢忘餐因甚的，我到那裏別辨個眞實。』　〔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他待和你成連理，你則待步步緊相隨。』　〔五〕此曲脈望館本作：『你待學西廂待月張君瑞，我這裏聽言罷，不由我笑微微。我想那前賢治下傍州例，你在這人世間，他在那月殿裏，您兩個待成佳配。』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錯猜做月豔巫姬』。　〔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你向那月明內，不肯道看文集。』　〔八〕以下二曲脈望館本無。　〔九〕此曲脈望館本作〔尾聲〕，曲詞如下：『你不肯十年身得登科記，九載寒窗曉夜習。八節登高有甚遲，七夕牛郎得歡會，六意凡夫人怎知？你不肯五句詩章記在心內，你則待四更初却赴期。你也則是三心得這二意，要相逢呵則除是一枕南柯夢兒裏。』

楔　子

(陳世英抱病、張千扶上，云)天色明了也。枉着我扶病等了這一夜。仙子，則被你奚落殺小生也！覺的這病勢越越沉重。張千，你快去尋一個太醫來者。(張千云)理會得。出的這門來。串長街驀短巷，此間正是。太醫在家麼？(淨扮太醫上，云)誰叫太醫？太醫不在家。(張千云)不在

家，可往那裏去了？（淨云）太醫兵馬司裏去了。（張千云）敢是去看病那？（淨云）不是看病。醫殺了人，那裏坐牢哩。（張千云）咄，太守衙裏請去來。（淨云）請我做甚麼？（張千云）有個相公染病，請你看一看。（淨云）你那病人不好幾日了？（張千云）不好七日了。（淨云）我太醫八日不曾出汗哩。（張千云）咄！（淨云）老哥，你着那患子來我看。（張千云）他染病，怎麼走得動？（淨云）着他騎個驢兒來。（張千云）他騎不得驢兒。（淨云）哦，只抓個杌兒擡將來。（張千云）也擡不將來。（淨云）這等一發教他好了來。（張千云）好了又要你看甚麼！（淨云）既然他來不得，倒擡了我去罷。（淨做拿住張千把脈科，云）一肝二膽。（張千云）咄，我沒病。（淨云）你沒病？我看着你這嘴臉有些黃甘甘的。（張千云）不要歪廝纏，衙裏久等着哩。（淨云）老哥，等我囑咐家裏小的咱。丁香奴。（張千云）你家有甚麼丁香奴？（淨云）老哥不知，但是我家的小的每，都是生藥名。（張千云）這個我不知道。（淨叫云）丁香奴！（內應科，云）有。（淨云）你丸藥來不曾？（內云）我丸藥來。（淨云）你丸了多少藥？（內云）我丸了八囤半。（淨云）老哥，我那囤子是囤糧食的，四五個人圍不過來。這小的每貪耍，一日吃了三頓飯，則丸了八囤半。（張千云）這也够了。（淨云）有誰討藥來？（內云）有姑娘家討藥來。（淨云）與了多少藥錢？（內云）與了一兩藥錢。（淨云）你與了他多少藥？（內云）我與他七囤半。（淨云）弟子孩兒！親眷上門，你怎麼不多與他些？曾說藥引子來麼？（內云）不曾說藥引子。（淨云）快趕上去說與他：要生薑兩船、棗兒五擔，水要十桶，着他做一服兒吃。（張千云）怎麼吃得這許多？（淨云）再有誰討藥？（內云）有史千戶家討藥來。（淨

云）與了多少藥錢？（內云）與了五兩銀子。（淨云）五兩銀子你與他多少藥？（內云）我與了他兩丸藥。（淨云）五兩銀子與了他兩丸藥？我這藥是偷來的，與他許多去。（張千云）還少麼？（淨云）你與他甚麼藥去？（內云）我與一丸紅丸兒，一丸黑丸兒。（淨云）老哥，你不知道。與他紅丸兒則與紅丸兒，黑丸兒則與他黑丸兒。紅丸兒吃了是活藥，黑丸兒吃了是死藥。他都吃了，着他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得。（張千云）咄！行動些。早來到了也。你在此站一站，等我報復去。秀才，太醫在門首。（陳世英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淨做見陳世英拿包袱打科）（陳世英叫云）哎喲！（張千云）他是患子，你怎麼打他？（淨云）醫的醫的，打着他還知疼痛哩。（淨做拿藥與陳世英吃科，云）你吃這藥。（陳世英云）這藥不好，我不吃。（淨云）這般好藥你嫌不好？你不吃我替你吃。（淨吃藥做戰倒科）（張千做慌科，云）可怎麼了？（做扶淨起身科）（淨做蘇醒科，云）你這裏有紙筆麼？（張千云）要他何用？（淨云）趁我蘇醒着，傳與你這個方兒。（張千云）哇！油嘴花子。快出去！（打下）（陳世英云）太醫去了也。我想那桂花仙子好生失信。我想那桂花仙子，你那裏是報恩，分明害殺小生也！（唱）

【仙呂·賞花時】強扶策懨懨病裏身，空凝望盈盈月下人。我和他曾把酒結情親，早隔了一年時分。兀的不愁殺我也桂華新！（下）

第三折

（陳太守領張千上，云）老夫陳全忠。今日張眞人回信州龍虎山修行去，要來作別。張千，門首覷着，若眞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外扮天師引道童上，詩云）鼎內丹砂變虎形，匣中寶劍作龍聲。法水洒來天地暗，靈符書就〔一〕鬼神驚。貧道姓張，雙名道玄。祖傳道法，戒籙精嚴，三十七代輩輩流傳。驅使遍三界神祇，剿除盡八方鬼怪。布袍輕拂，須臾地動天驚；草履平挪，頃刻星移斗轉。雲遊天下，普救衆生。來到此洛陽，幸遇陳太守十分的管顧貧道。所贈衣糧無不精潔。今回信州龍虎山去，辭別太守，便索長行。早來到衙門首也。左右報復去，道有張道玄特來拜辭。（張千云）報相公，有張道玄特來拜辭哩。（陳太守云）道有請。（張千云）請進。（天師做見科，云）相公，貧道回山中修行去，特來拜辭。（陳太守云）眞人，管待不周，幸恕老夫之罪。（天師云）相公，貧道看來，相公衙中莫不有染病之人麼？（陳太守云）我有個侄兒是陳世英，現染病哩。（天師云）在那裏？（陳太守云）在後花園書房中安下。（天師云）我試去看咱。（做望科，云）貧道已知道了。你侄兒陳世英是花月之妖攪纏成病。待貧道結一壇場，剿除妖怪，相公意下如何？（陳太守云）若得如此，多謝眞人！（天師云）道童，將法衣來。相公，壇場

之上不能攀話，請回避者。（太守下）（天師請神科，云）道香，德香〔二〕，無爲香，清淨自然香；妙洞眞香，靈寶惠香，朝三界香。吾乃統攝玄門、恢弘至道，咒司九主，宣課威儀，醮法列壇，〔三〕無不聽命。恭惟玉清聖境元始天尊，左輔右弼之星官，武職文班之聖衆，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瑤宮寶殿天王，紫府丹臺仙眷，五福十神，四司五帝，日宮月宮神位，南斗北斗星君，斗步五方，星分九曜，東華南極，西靈北眞，十二之星辰，四七之纏度，三臺華蓋，九天帝君，三界直符使者，十方從駕威靈，當境土地龍神，諸處城隍社廟，幽冥列聖，遠近至眞，以此眞香，普同供養。伏以陰靈耀景，環六合以開光；素魄迎精〔四〕，犯十花而育物。今者時遇中秋，偶逢月蝕，羅計纏於黑道，婁宿聞此顯威，夢入蟾宮，敵戰惡星而退度，救茲月蝕，元光再續於寥天，半滅半明〔五〕，乍盈乍闕。忽嫦娥之感動，思凡世而降臨，私離瑤臺，誤干天運，混仙凡而爲患，錯躔舍以成災。請命道流，立壇究治。臣敢不啓奏玄空，急揚雷令，招接天庭，奉行攝勘。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奉道弟子張道玄，仰憑聖力，隨其萬處周流，不誤一眞清淨，稽首拈香，無極大道，不可思議功德。（擊令牌科，云）一擊天清；二擊地靈，三擊五雷速變眞形。天圓地方，律令九章。金牌響處，萬鬼潛藏。〔六〕（咒水科，云）水無正行，以咒爲靈；在天爲雨露，在地作源泉。一噀如霜，二噀如雪，三噀之後，百邪俱滅。（執劍科，詩云）老君賜我驅邪劍，離火煅成經百煉。出匣紛紛霜雪寒，入手輝輝星斗現。先請東方青帝青神啣符背劍入吾水中，又請南方赤帝赤神啣符背劍入吾水中，又請西方白帝白神啣符背劍入吾水中，再請北方黑帝黑神啣符背劍入吾水中，又請中方金帝金神啣符背劍入吾水中。（詩云）吾持此

水非凡水，九龍吐出靜天地。太乙池中千萬年，吾今將來靜妖氣〔七〕。謹請年值、月值、日值、時值當日功曹，值日神將，攪海大聖，翻江大聖，驅雷大聖，撒雲大聖，吾今用你，壇前仗劍等待，休錯吾一時半刻。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攝。（直符上云）小聖乃雷部下聽令直符使者是也〔八〕。眞人呼喚小聖，有何法旨？（天師云）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直去花苑中勾將桂花仙子來者。（直符云）得令！桂花仙子安在？疾！怎生無有桂花，是有誰？（內應科，云）止有荷花。（直符云）報知眞人，止有荷花。（天師云）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直至太華峯頭東林寺裏，勾將荷花來者。（直符勾荷花科，云）荷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荷花，你知罪麼？（荷花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荷花云）我這荷花：（詩云）體出青泥不染埃，也曾獨步上蓮臺。（天師云）噤聲！（詩云）翠荷影裏鴛鴦戲，太液池中并蒂栽。你不知情誰知情？（荷花云）有菊花知情。（天師云）小鬼頭，可早攀下來也。且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直至甘谷水旁，淵明宅畔，勾將菊花仙來者。（直符勾菊花上科，云）菊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菊花，你知罪麼？（菊花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輒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菊花云）我這菊花：（詩云）冷淡東籬傲古今，西風誰識歲寒心。（天師云）噤聲！（詩云）東坡昔貶黃州道，吹落黃花滿地金。你不知情誰知情？（菊花云）有梅花知情。（天師云）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直至大庾嶺邊霸陵橋外，勾將梅花仙來者。（直符勾梅花上科，云）梅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梅花，你知罪麼？（梅花云）我妾身不知

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輙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梅花云）我這梅花：（詩云）玉骨冰肌誰可匹，傲雪欺霜奪第一。（天師云）噤聲！（詩云）江南曾爲贈游人，〔九〕一枝漏泄春消息。你不知情誰知情？（梅花云）有桃花知情〔一〇〕。（天師云）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直至度索山前玄都觀裏，勾將桃花仙來者。（直符勾桃花上科，云）桃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桃花，你知罪麼？（桃花仙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輙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桃花仙云）我這桃花：（詩云）海上千年一度開，曾教仙子赴瑤臺。（天師云）噤聲！（詩云）劉阮當時成配偶，暗隨流水出天台。你不知情誰知情？（桃花仙云）有封十八姨、雪天王知情。（天師云）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值日功曹，與我勾將封十八姨、雪天王來者。（直符勾封姨、雪天王上，云）封十八姨、雪天王當面。（天師云）兀那封姨，你知罪麼？（封姨云）我不知罪。（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輙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封姨云）眞人，我乃天地之正氣，有甚麼罪來？（詩云）我本無影無形乍颼颼，萬里浮陰一掃休。（天師云）噤聲！（詩云）顚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雪天王近前，你知罪麼？（雪神云）吾神不知罪。〔一一〕（天師云）你引誘嫦娥，輙入五姓之家，纏攪良家子弟。勾至壇前，有何理說？（雪神云）此乃桂花仙子思凡，做出這等勾當。干吾神甚事？（詩云）三冬寒氣最嚴凝，曾伴如來大道成。（天師云）噤聲！（詩云）謾誘積雪深千丈，不及滹沱一片冰。且一壁有者。有勞當日神將直日功曹，直至望鵠臺西清虛府內，勾將桂花仙子來者。（直符勾桂花仙上科〔一二〕，云）眞人法旨，快走動

些！（正旦唱）

【正宮·端正好】則被你催逼得我兩三番，喝掇得我十餘次，我不合暗約通私。怎當那驅邪院一夥天兵至，狠惡的忒如此。

（桃花云）桂花仙子，只爲你思凡，今日連累的我也。（正旦云）你也來了。（唱）

【滾綉球】我只見桃花離了武陵；（荷花云）爲你呵，將我也好攝在此。（正旦唱）荷花離了沼沚。（菊花云）你今日連累着我，却是爲何？（正旦唱）哎，菊花也你莫不是被西風斷送了一秋花事？〔三〕（梅花云）你怎麽連累着我來？（正旦唱）哎，梅也兀的不折倒盡你這玉骨冰姿？（雪神云）小鬼頭，你思凡干吾神甚事？（正旦唱）你看那雲天王胼〔四〕着一個冷臉兒。（封姨云）只爲你連我也勾將來了。（正旦唱）十八姨顯出那惡性子。（封姨云）只被你累的我苦也！（正旦唱）俺正是聞風而至，你則待和桂花仙打一會官司。今日個風花雪月相逢日，抵多少龍虎風雲聚會時。咱須索見天師。

（正旦見跪科）（直符云）桂花仙當面。（天師云）兀那桂花，是你思凡來麽？（正旦云）是我思凡來。（天師云）這小鬼頭，你可早招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我爲甚先吐了這招承的口詞，常言道明人不做那暗事。則俺這閉月羞花絕代姿，到如今自做出，自當之，裝甚的謊子。〔五〕

(天師云)我想世英爲色事所迷，在那病患之中，不看見這個景象，怎得痊可？我如今將法力攝他魂魄前來，與桂花仙子相見者。疾！(陳世英沖上做見正旦科，云)仙子，則被你想殺我也！(正旦唱)

【叫聲】見放着正名師，不是、不是、胡攀指，誰教你隱藏下這個可喜的女孩兒？

(天師云)疾！(陳世英下)(天師云)封姨，這一樁公事，敢都是你搧的來麼？(封姨云)這是桂花仙子思凡，干我甚麼事？(正旦云)噤聲！(唱)

【上小樓】你休那裏便伶牙俐齒，調三幹四，說人好歹，訐人曖昧，〔一〕損人行止。你可便道這個、道那個，做的不是，都揣與這廣寒宮宵奔〔二〕的卓氏。

(天師云)莫不是你桃花打合的他來麼？(桃花云)桂花仙子，你自思凡，我可爲甚的來？却牽連着我那！(正旦云)偏你無過犯哩。(唱)

【石榴花】當日個天台流水泛胭脂，誰引逗的劉晨阮肇至於斯〔三〕？(天師云)荷花，你可怎生不近前來折辯？(荷花云)桂花仙子，你認了罪罷。(正旦唱)你可也要推辭，那並頭蓮就是你過犯公私。(天師云)菊花，你近前與他質對者。(菊花云)桂花仙子，你思凡干俺甚事？(正旦唱)想當日陶潛爲你可便辭榮仕，在東籬下滿飲金巵。(天師云)梅花，你也向前對詞來。(梅花云)桂花仙子，你何不早早認了罪也？要累我做

甚麼？（正旦云）偏你無過犯那？（唱）你道你梅花孤潔全終始，我只問那孟浩然騎的瘦驢兒。

【鬥鵪鶉】你逼得他大雪裏尋梅，險將他逡巡間凍死。（梅花云）論我瘦影疏枝，亭亭獨立，有那個狂蜂浪蝶敢近的我？（正旦唱）偏是你瘦影疏枝，〔二九〕不受那蜂媒蝶使。哎，這一場月色風聲非同造次。你也合三思，休只管說短論長，賣弄殺花兒的這葉子。

（天師云）封姨，你近前與他折證。（封姨云）兀那桂花仙子，你聽者：爲你思凡，將吾神勾至壇前。吾神春則吹花擺柳，夏則驅暑生涼，秋則飄枝墜葉，冬則糝雪飛沙。順四時不失其序，與天地並奏其功。我豈有塵凡之心，做下這等淫邪之事？（詩云）青蘋一點微微發，萬樹千枝和根拔。則你桂花何不早招承，把我風雪無端連累殺。〔三〇〕（正旦云）偏你無那過犯來？（唱）

【滿庭芳】你也合心中暗思，你待把強言折證，不辯個雄雌。只你那風亭月館書名字，可不是招伏下親筆情詞？〔三一〕原來你全無那風流情思，也枉躭着一個風月的這名兒。（風神云）我有甚麼過犯在那哩。（正旦唱）你道你便無瑕疵〔三二〕，常記得杜少陵吟下詩。（封姨云）杜詩上怎麼你只管說。眞人在此，我也不賴。（正旦唱）可不道『風雨夜來時』？

（天師云）雪天王，你近前與他折證。（雪神云）小鬼頭，我有何公私過犯？眞人在此，你說。（正旦云）我說你那過犯，你則休賴也。（唱）

【紅綉鞋】你守得個映雪的孫康苦志，你逼得個袁安〔三〕在雪內橫屍，賺得個王子猷山陰雪夜上船時。（雪神云）也只爲老夫忒慈善些兒。（正旦唱）你道你便忒性慢，忒心慈，你則問那藍關前韓退之。

（雪神云）眞人問誰要招？（天師云）要你招。（雪神云）吾神則知其功，不知其罪。（天師云）這老匹夫則知其功，不知其罪。你有甚麼功在那裏？（雪神云）眞人差矣。吾乃天地正神，豈比那桂花思凡，做這等淫邪之事？風神管的是春風夏雨，吾神管的是秋霜冬雪。調和鼎鼐，燮理陰陽，滋五穀，潤百草，壓瘴氣，兆豐年，於民有益，爲國有功。（詩云）我本親承帝旨把天門，今朝被你勾攝壇前折辨眞。若要誤犯天條招伏狀，怎到的玉潔冰清白雪神。（天師云）噤聲！你道我管不得你，天仙管得你麼？（雪神云）管不得。（天師云）地仙管得你麼？（雪神云）管不得。（天師云）貧道管得你麼？（雪神云）你更是管不的哩。〔三〕（天師云）噤聲！吾非濁骨，本是仙胎。祖公留下三件法寶，信香一瓣，雌雄劍二口，降妖印一顆，專管天上天下三界仙精鬼怪，魍魎邪魔。量你是一塊雪，我管不得你，怎管天上許多神將？吾今宣召天上火、地下火、山頭火、霹靂火、爐中火，將你圍在中間，立化一池黃水。老匹夫，看你招也是不招！（雪神做慌科，云）眞人，小神招伏則便了也。（正旦唱）

【快活三】你今日雪消也下流澌，花落也顯枯枝。猛想起賈島破風詩，和那掃雪的陶學士。

【鮑老兒】風光好題成絕妙詞，都則爲月殿裏霓裳事。端的這雪月風花四件兒，是那個偏無瑕疵？（桃花云）只被你連累殺我也！（正旦云）是我帶累你來。（唱）我可也從頭識破，都將付與，冷笑孜孜。却不道一般兒根生土長，開花結子，帶葉連枝？

（天師云）一行人休少了一個，發往西池長眉仙定罪施行。（斷云）忙差遣天丁帝揭，展手將情詞寫徹。桂花仙一念思凡，衆神將都遭縲絏。惡哏哏後擁前推，雄赳赳橫拖倒拽。剪除他梅菊荷桃，斷送了風花雪月。（正旦云）謝眞人勘問成了也。（唱）

【煞尾】謝眞人勘問我，赴西池對會詞。拚的個盡場兒訴出俺心間事，都向那蟠桃會上聽仙旨。（衆同下）

（陳太守上云）有勞眞人如此費心。（天師云）相公勿罪。陳世英的病症不日便當痊可。貧道則今日拜辭了相公，回山中修煉去也。（下）（陳太守云）眞人去了也。張千排着果桌，直至十里長亭，與眞人送行走一遭去來。（詩云）白雲日日鎖嵩山，仙客乘風可更還。羽蓋霓旌看不見，唯餘法水在人間〔三〕。（下）

校記

〔一〕靈符書就：『就』原作『動』，據脈望館本改。

〔二〕此句之前，脈望館本尚有『道香一炷，法鼓三鼕（通），十方

肅靜，萬神仰聽。恭聞』一段文字。〔三〕此句之下，脈望館本尚有如下文字：『時而惟我三天法師，詣闕北而速破妖魔，仗劍斬除妖怪，滿瓊樓玉境，遍周流法界，以今焚香，普同供養。』此爲底本所無。〔四〕精：原作『情』，據脈望館本改。〔五〕此句脈望館本作『區賈修靈』。〔六〕此句之下，脈望館本尚有：『天上麒麟子，頓斷黃金鎖。偷走下天來，人間收得我。紫微殿前丹霞繞，白玉街前劍珮齊。十二童子傳詔罷，星冠雲冕一齊回。』〔七〕此句之下，脈望館本尚有：『太乙靈陽紫炁（氣）星，諸宮洞府齊下雲，軒仰三峯華岳之神』。〔八〕此句之前，脈望館本尚有四句作：『忠和直正烈英才，玉帝親臨聖敕差。休道空中無神道，霹靂雷聲那裏來？』〔九〕此句脈望館本作『羅浮山下殫師雄』。〔一〇〕此處脈望館本作『有風神王知情』；風神上場後，桃花仙子、孟婆與雪神纔上場。又，風神上場詩爲：『末安天地有吾神，風花雪月我爲尊。吹折地獄門前樹，捲起酆都山下塵。』此後，風神詩曰：『敗葉殘花一掃休，波濤滾滾向東流。』張天師詩曰：『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一一〕脈望館本雪王有上場詩：『六出花飛滿世塵，瓊瑤砌就一番春。舉手妝成銀世界，翻身變作玉乾坤。』〔一二〕此處脈望館本作『馬趙關溫四帥押正旦上』。〔一三〕此句脈望館本作『哎，菊花也我看你東籬下怎生存止』。〔一四〕胼：原作『迸』，據脈望館本改。〔一五〕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則爲這閉月羞花的女艷姿，我從實說，并無私，奉眞人的法旨。』〔一六〕此句脈望館本作『道人毒強』。〔一七〕宵奔：脈望館本作『駕車』。〔一八〕此句脈望館本作『劉晨阮肇是你正名師』。〔一九〕此句脈望館本作『賣弄你那枝葉極多』。〔二〇〕此詩脈望館本作：『風神無罪添煩惱，刮的那萬樹千林和根倒。地戶天關上下搖，四季有功無差錯。』〔二一〕此句脈望館本作『偏不是你過犯公私』。〔二二〕瑕疵：原作『譏刺』，據脈望館本改。〔二三〕袁安：脈望館本作『王鼎臣』。〔二四〕此句脈望館本作『呂蒙正滿頭風雪到家時』。〔二五〕此句原作『你便是管得着哩』，據脈望館本改。〔二六〕此詩脈望館本作：『道

法精嚴貫古今，棄却塵寰去修行。送路贈上三杯酒，西出陽關別故人。』

第四折

（長眉仙領仙童上，詩云）燦燦花光滿洞天，瓊樓寶殿啓華筵〔一〕。蟠桃結果三千載，共宴長生億萬年。貧道乃是上界長眉大仙是也。自太極初分，修成正道，掌管洞天九霄之上，一切修眞悟道之仙。今朝玉帝回來〔二〕，觀見桂花仙子與梅菊荷桃一念思凡，引誘陳世英成病，罪犯天條。有張眞人遣將牒配前來，吾親判斷。仙童洞門前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仙童云）理會得。（正旦同衆上）（直符云）行動些！（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奉眞人牒赴到蓬萊，則聽得奏雲璈仙音一派。想花月呵歡娛應有限，風雪呵調燮幾曾乖？惹下場橫禍飛災，怎支吾這一解？〔三〕

（直符云）仙童報復去，道有張眞人牒文押將桂花仙子等在此。（仙童報科）（長眉仙云）着他過來。（仙童云）着過去。（衆做見科）（長眉仙云）兀那桂花仙子，你既爲上品之仙，永享逍遙之福，職居月殿，遠隔人間；你豈不聞道德爲仙家之本，清閑乃開悟之門？〔四〕你何不遵守天條，却去迷惑秀士，犯此思凡之罪。押赴吾前有何理說？（正旦唱）

【折桂令】〔五〕這罪犯是我賤妾應該，沒來由誤犯天條，私下瑤臺。却帶累花神，干連風雪，都也不伏燒埋。俺本是廣寒宮冰魂素魄，怎比那閻浮世濁骨凡胎？（長眉仙云）敢是你捱不過那凄涼寂寞，看上了陳秀才麽？（正旦唱）俺可有甚難捱，覷上喬才？屈屈的將西沒東生，錯認做了夜去的這明來。

（長眉仙云）你既不思凡，到那陳秀才書房裏去，却是爲何？（正旦唱）

【雁兒落】想當日被計羅星纏作災，多感的婁金宿將咱解。這都是陳秀才能見憐，因此上俺桂花仙忠酬待。

（長眉仙云）你既到書房中去，那淫邪之事怕不是有的？（正旦唱）

【得勝令】兀那座讀書齋，須不是楚陽臺。他救我原無意，我見他有甚歹？冤哉！怎將俺這一伙同禁害？訴的明白，望仙尊別處裁。

（長眉仙云）張眞人將這桩公事送到咱這裏判斷，怎麽還饒的你？值日功曹，就與我驅到陰山左側待罪去來。（正旦云）似此怎了也！（唱）

【川撥棹】則聽的他鬧垓垓，〔六〕鬧垓垓加罪責。怎生的全沒矜哀，狠下差排？貶咱到陰山口外，活活的折罰煞。

(云)大仙也可憐見，躭饒些兒波。(唱)

【七弟兄】我可也左猜、右猜，端的是爲誰來？現放着斫桂的吳剛巨斧風般快，只問他奔月的嫦娥曾否下妝臺，更和那搗藥的兎兒那日當何在？〔七〕

(長眉仙云)罪定了，不必多說。(直符云)仙旨已下，行動些。(正旦唱)

【梅花酒】呀，我待掙扎怎掙扎？也是我運拙時衰，月値年災，鬼使也那神差。(長眉仙云)我想陳秀才患病在牀，若不將他魂魄勾攝前來，看見這個境頭，怎得有痊可之日？疾！(陳世英上)小生陳世英。兀的不是桂花仙子來了也？(正旦唱)淹的呵下瑤階，將兩步做一步驀。呀，早轉過甚人來？是、是、是有情人陳秀才！他、他、他怎容易到天臺？敢、敢、敢爲着我舊情懷，待、待、待折桂子索和諧。怎、怎、怎不教我添驚怪！〔八〕

(陳世英云)仙子，誰想小生今日還得和你相會也！(正旦唱)

【喜江南】兀的不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抵多少洛陽花酒一時來！你呵，休猜做春風來似不曾來。〔九〕(正旦同陳世英走科，唱)咱兩個去來。(封姨雪神喝科，云)小鬼頭那裏去！(正旦唱)偏撞着這滿頭風雪却回來。

(陳世英下)(長眉仙云)你一行人都跪下者，聽我判斷：(詞云)你原是廣寒宮娉婷仙桂，不合共陳

世英暗成歡會。雖然爲救月苦往報其恩，反害他躭疾病十分憔悴。誰着你離天宮犯法違條，枉使的風花雪盡遭連累。豈不知張眞人法律精嚴，早仗劍都驅在五雷壇內。一個個供下狀吐出眞情，有誰敢揑虛詞半毫隱諱？據招狀桂花仙本當重譴，姑念他居月殿從無匹配。便思凡下塵世亦有可矜，仍容許伴玉兎將功折罪。一併的饒兎了梅菊荷桃，衆神將俱各遣重還本位。（同下）

題目　長眉仙遣梅菊荷〔一〕桃

正名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校記

〔一〕啓華筵：脈望館本作『布芝田』。　〔二〕此句之前，脈望館本尙有一段文字：『瑤池聖境，璇璣斡運，造化玄微。布玉界瓊田，種冰桃碧藕。昔聞太上闡教全眞大法者，合天地之循環，辨陰陽之造化，大開玄妙之門，會羣眞於仙境，居紫府蓬萊金闕，隔凡塵弱水三千。一切修眞悟道之仙盡皆吾掌管。』　〔三〕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花月是婦女身，風雪是棟梁材。不索您便怨怨哀哀，怎支吾我這一解？』　〔四〕此句下脈望館本尙有『大道乃萬法之祖』句。　〔五〕以下三曲脈望館本無。　〔六〕此句以下，脈望館本作：『鬧垓垓哏利害。我須是靈骨仙胎，他須是濁骨凡胎。貶我在陰山左側，除死可也無大災。』　〔七〕此曲脈望館本作：『我這裏想來念來，這場災，出門來兩步爲一驀。（陳世英上云）小生陳世英是也。見上仙去，可早來到也。（正旦唱）我則見淹的轉過一人來，唬的我慘慘的半晌家添驚怪！』　〔八〕此曲脈望館本作：『呀，我這裏怎生掙扎？也是我造物合該。命運栽排，運拙

也那時衰。（陳世英云）小娘子，小生陳世英。（正旦唱）原來是有情人陳秀才。呀，敢是離塵世上天台，可教我怎刮劃？我這裏下瑤階，下瑤階認的明白。』〔九〕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他也學泛浮槎張騫上天來，一天好事奔人的這來。』〔一〇〕荷：脈望館本作『蓮』。

西游記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是《楊東來先生批評西游記》，孤本，凡六卷二十四齣。刊於明萬歷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一九二八年，日本斯文會據以排印，始得流傳。

此劇卷一首頁署『元吳昌齡撰』。卷首有蘊空居士的《總論》，謂：『昌齡嘗擬作《西廂記》，已而王實甫先成，昌齡見之，知無以勝也，遂作是編以敵之。』明代曲家孟稱舜於《柳枝集》中轉錄此說，並將劇中降服豬八戒部分收進集裏。孟氏除標明『元吳昌齡著』外，還在多處作眉批指出劇中的元人筆法。其後，清代曲家洪昇《太平樂府》題辭有云：『……比之吳昌齡《村姑演說》尤錯落有古致。』所謂《村姑演

說》，即指此劇第六齣。可見洪氏亦視此劇爲吳作。

據曹本《錄鬼簿》，吳昌齡曾作《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今存《西游記》雜劇以唐三藏西天取經作爲劇情發展之主要綫索，與上述劇目吻合。此外，吳氏尚有《那吒太子眼睛記》、《鬼子母揭鉢記》劇目，它們可能與西天取經故事有關。那吒與鬼子母均在《西游記》雜劇中出現過。第十二齣鬼子母上場時說：『鬼兵那裏？隨我去揭鉢盂去來。』《鬼子母揭鉢記》或即本此敷演。基於此，并參考上述三家之說，姑將此劇系諸吳氏名下。

自《錄鬼簿續編》出，世人得知元楊景賢嘗作《西游記》雜劇，故有斷今存本爲楊作者。然而，該書作者自稱與楊氏『交五十年』，却在書中沒有著錄楊作《西游記》的題目正名，亦無任何附注（楊氏劇作十八種，有附注者十四種）。姑勿論個中緣由如何，僅從該書語焉不詳，別無確證看，也難以將今存本之著作權判歸楊氏。

至於吳作之說，亦有可獻疑者。其一，天一閣本《錄鬼簿》在吳氏《西天取經》之下著錄其題目正名：『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所謂『老回回東樓叫佛』，今存本並無相應關目；其二，《萬壑清音》所選【雙調·新水令】套有『老回回迎唐僧』情節，當是吳作之片段，却未見於今存本；其三，劇中有多齣是數種宮調混用的，此爲宋金諸宮調成式，而於元劇常例有所不合；其四，全劇分齣不分折，與明傳奇格式相近。據以上幾點推測，今存本與吳氏原作有一定出入，其故事情節約在宋金時代已見於民間講唱文學，故此，它仍殘留着諸宮調的形式；其後，經元明文人多次增刪、修改，最終成爲兼有

傳奇形式之雜劇。其中，吳昌齡當是較早參與其事的作家（楊景賢較吳氏晚出），其《唐三藏西天取經》一劇可能爲今存本奠定基礎。盡管今存本間雜着若干作家手筆，並非吳作原貌，但它由講唱文學而變爲雜劇，較早成其功者當推吳氏。

此劇以楊批本爲底本，以《柳枝集》本、《元曲選外編》本參校。

第一本

湛露堯蓂一葉新　寶筵祥靄麗仙宸
三元同降天王節　萬國均瞻化日春

第一齣　之官逢盜

（觀世音上云）旃檀紫竹隔凡塵，七寶浮屠五色新。佛號自稱觀自在，尋聲普救世間人。老僧南海普陀洛伽山七珍八寶寺紫竹旃檀林居住。西天我佛如來座下上足徒弟，得眞如正遍知覺。自佛

入涅槃後，我等皆成正果。涅槃者乃無生無死之地。現今西天竺有大藏金經五千四十八卷，欲傳東土。爭奈無個肉身幻軀的眞人闡揚。如今諸佛議論，着西天毗盧伽尊者託化於中國海州弘農縣陳光蕊家爲子，長大出家爲僧，往西天取經闡教。爭奈陳光蕊有十八年水災，老僧已傳法旨於沿海龍王隨所守護，自有個保他的道理。不因三藏西天去，那得金經東土來。（下）（陳光蕊引夫人上，云）幾年積學老明經，一舉高標上甲名。金牒兩朝分鐵券，玉壺千尺倚冰清。下官姓陳名蕚，字光蕊。淮陰海州弘農人也。妻殷氏，乃大將殷開山之女。下官自幼以儒業進身，一舉成名，得授洪州知府。欲待攜家之任，爭奈夫人有八個月身孕。知會已去了，不敢遲留。來到江口百花店上，暫停一二日，尋個穩當船兒，却往洪州去。（做對夫人云）夫人，夜來我買得一尾金色鯉魚，欲要安排他，其魚忽然貶眼。我聞魚貶眼必龍也，隨卽縱之於江去了。（夫人云）相公說的是也。咱着王安去覓船，明日早行。（唱）

【仙呂·賞花時】放魚的都言子產良，射虎的皆稱周處強。你之任到他鄉，買得活魚尙不忍壞，今恩足以及禽獸矣。百姓行必有個主張。咱兩個攜手上河梁。（下）

（水手劉洪上云）自家姓劉名洪。專在江上打劫爲活。我雖然如此，不曾做歹勾當。不敢大街走，則向小巷闖。小心怕官府，不做歹勾當。門外賣私鹽，院後合私醬。做些小經營，不做歹勾當。撐船載商賈，江水正浩蕩。見財便生心，命向江中喪。只是這幾般，不做歹勾當。算命買卦，合有一

拳財分，有個好媳婦分，不知這姻緣在那裏。打當下船，看有甚人來。（王安上云）相公夫人着我覓一個船。我是第一個仔細的。這江邊有一隻船。梢公在那裏？（劉做應科）（王云）俺相公除洪州知府，帶夫人上任去。我看你也是本分人，你肯去麼？（劉背云）天那，這拳財在這裏了。（對王云）小人正是洪州人。在這裏專載客商官長郎中。你作成小人，小人到那裏，有好公事，我來投奔你。（王云）咱一同去來。（下）（陳光蕊同夫人上，云）俺在這酒務兒裏等着。王安覓船去，怎生不見來？（夫人云）此一行奈妾有八個月身孕，惟恐路上艱難。（陳云）夫人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夫人云）到這裏也沒奈何了。（唱）

【仙呂·點絳唇】從離鄉閭，到於此處。千餘路，水涌山鋪，掩映着白蘋渡。

【混江龍】這裏有船無路，玉驄不慣識西湖。鄉關何處，煙景模糊。一片錦帆雲外落，千重綉嶺望中舒。江聲洶涌，風力喧呼，猶懷着千古英雄怒。這山見幾番白髮，這水換幾遍皇都。

（陳云）打酒來。（夫人云）路途上少飲。（陳云）世間萬事，惟酒消除。（夫人唱）

【油葫蘆】你道是萬事無過酒破除。你不曾讀大禹謨，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進來的美酒禁入皇都。你今日白衣應舉思高步，恰便似黃鸝出谷遷喬木。今日受三品職，全憑你滿腹書。布衣中跳到洪州路，倒不如借住在步兵廚。

【天下樂】你恨不得解珮留琴當劍沽。全不學三閭、楚大夫，嘆獨醒滿朝都是酒徒。習池邊頹了季倫，竹林中迷了夷甫。這兩個好飲的君子，到如今播清風一萬古。

（王安引劉洪見科）（王云）這梢公是洪州人，至本分。俺僱他船去。（陳云）好個梢子。（夫人云）這人敢不中。（王云）小人眼裏識人，夫人放心。（夫人唱）

【村裏迓鼓】聽了他語言無味，覷了他面色可惡。（陳云）夫人，你多事。你是漢時許負？（夫人唱）我雖不是漢時許負，端詳了是個不良人物。你看他脅肩諂笑，趨前退後，張皇失措。（王云）夫人，我認得人。（夫人唱）聰明的王伯當。（陳云）不妨事。（夫人唱）糊突了裴閏喜，休送了孤寒魯義姑。恁隄防着船到江心漏苦。

【元和令】料心腸似蝎毒，看眼腦似狼顧。（陳云）娘子，灰頭草面不打扮，儻或江上遇着相知朋友，怎生廝見？（夫人唱）路途中何須用巧妝梳，金鳳翹珠絡索。却不道周亡殷破越傾吳，都則因美艷姝。

【上馬嬌】想當日妲己又俗，褒姒又愚，西子有妖術。累朝把家邦來誤，可正是『美女累其夫』。

【幺篇】他每送了百二山河壯帝居，願及早到洪都。俺三口別無眷屬。無金無玉，有官有祿，受天子御前除。

【遊四門】除俺做洪州知府教風俗。（劉云）小人正是本處人。（夫人唱）你正是本鄉居，着殷勤相公親擡舉，免稅脫丁夫。咱兩口都不會說囂虛。

（劉云）多謝夫人。稟老爺：好順風，請早些下船罷。（陳同夫人下船，分付開船科）（劉云）不免扯起篷來。（夫人唱）

【勝葫蘆】則見他風順帆開船去速，更疾似馬和車。（劉做推搶科）（夫人唱）俺歹煞是洪州民父母，你怎敢推前搶後，你來我去。（陳云）夫人，纔下船要利市，饒他初犯罷。（夫人云）相公說那裏話。（唱）常言道『君子斷其初。』

（劉做住船拋石科）（推王安下水科）（夫人叫云）王安那裏？（王云）我眼裏認得人，夫人。（劉云）來到大姑山脚下。相公，你前生少欠我的，你的家緣過活妻子，都是我受用。明年這早晚是你的死忌。你死了呵，我與你追薦。累七念經，超度你〔二〕個慈悲的好人。（陳云）那梢子，我與你有甚冤讐，害我性命？（劉云）這裏呵，放你不過了。（陳做抱夫人哭科）（夫人唱）

【後庭花】這廝去綠楊堤停了棹櫓，黃蘆岸持着刀斧。紅蓼灘人蹤少，白蘋渡船艦疏。閣不住淚如珠！（劉做揪陳科）（夫人唱）他把他頭梢揪住。風悄悄水聲幽蒲葦枯，雲漭漭碧天遙雁影孤；冷清清露華濃月色浮，明朗朗銀河現星斗鋪。

（劉推陳下水科）（夫人做倒科）（唱）

【青哥兒】呀，急煎煎無一個親人相護。（劉做扯科）緊邦邦扯住了衣服。哎，你個糞土之牆不可杇。又無甚錢物，殺壞他身軀；傾陷了俺兒夫，強要他媳婦。天意何如，人命何辜？哎，你個柳盜跖哥哥忒心毒，怎下得浪淘淘流將他去。

（夫人做跳水，劉扯住科）（劉云）我單爲你壞了你丈夫。你肯與我爲妻，我將你丈夫宣命，依舊做洪州府尹，你依舊做夫人。倘若不從，一刀兩段。（夫人背云）我死不爭，爭奈有八個月身孕，未知是男是女。久以後丈夫寃讎，着誰人報得？罷罷罷，我且暫時隨順了他。待分娩之後，再作區處。（對劉云）兀那劉洪，我隨順你，則要你依我兩件事。等我分娩了身孕，男兒三年孝滿，恰好孩兒三歲，我便和你做夫妻。（劉云）好好。且到晚夕商量。劉洪生平願足也。（夫人做放聲哭科）（唱）

【尾聲】拆散了美滿並頭蓮，接上這熱莽連枝樹，你願足咱心未足。鴟梟難和鶯燕侶，廁坑裏蛆怎和你似水如魚。若是到洪都，簽押文書，甚的是六案須知和檢目。這一個屈死的風流丈夫，偷生的愚癡拙婦，誰想俺死和生的夫婦到頭疏。（並下）

校記

〔一〕『超度你』三字原缺，依文義補。

第二齣　逼母棄兒

（龍王上云）誤入塵寰醉碧桃，涇陽宮殿冷鮫綃。不因子產行仁政，難免公廚銀鏤刀。小聖南海小龍。爲赴分龍宴飲酒醉了，化作一尾金色鯉魚，臥於沙上；被漁人獲之，賣於百花店。有陳光蕊者，買而放之於江，此恩未嘗報得。不想此人被水賊劉洪推在水中，又有觀音法旨，令某等水神隨所守護。被小聖救入水晶宮殿，待十八年後，復着他夫妻父子團圓。漁翁市上賣金鱗，放我全身入海津。其子劍誅無義漢，我將金贈有恩人。（下）（劉洪上云）垂垂金帶挂銀魚，那識前朝史共書。公事問明如徹底，一生只怕問穿窠。自從劫殺陳光蕊，我將他官誥之任。本婦生得個孩兒，我想要這賊種怎麼！我在這江邊住坐，若有些蹺蹊，不是好事。必須斬草除根，春到萌芽不發。（下）（龍王上云）夜來觀音法旨云：毗盧伽尊者今日有難，分付巡海夜叉、沿江水神，緊緊的防護者。（下）（夫人抱孩兒上，云）自從被賊徒壞了男兒，我得了個孩兒。今朝滿月，賊漢逼臨我拋在江裏。待不依來，和我也要殺壞。我死了呵，誰與我男兒報讎？則索依着他。兒呵，也是我出於無奈！

（唱）

【中呂·粉蝶兒】滿腹離愁，訴蒼天不能搭救。俺一家兒和你有甚冤讐？淹殺我兒夫，奸淫

他媳婦，又待廢他親生的骨肉。那賊漢劣心腸火上澆油，不依從恐遭毒手。

【醉春風】燒一陌斷腸錢，酹三杯離恨酒。滔滔雪浪大江中，陳光蕊呵，你魂靈兒敢有、有？我有一個大梳匣，將孩兒安在裏面。將兩三根木頭兒，將篋子縛着，可以浮將去。匣子裏安藏，水波邊拋棄，陳光蕊呵，你在那浪花中等候。

【迎仙客】心肝渾似摘，我淚點卒難收，將這乳食兒再三滴入口。若流過蓼花灘、蘆葉洲，休着當住石頭。天那，則願得漁父每爭相救。

（云）我將金釵兩股，約重四兩，縛在孩兒身上。長江大海龍神聖衆，可憐孤子咱！（唱）

【石榴花】願龍神保祐莫遲留，休着魚鼈等閒瞅。黿鼉蛟蜃莫追逐，到瓜州渡口，有人親救。對天禱告還生受，保護得他速見東流。金釵兩股牢拴就，抵多少騎鶴上揚州。

【鬥鵪鶉】恁娘那裏望眼將穿，俺兒夫靈魂兒尚有。兒呵，則願得性命完全，精神抖擻。恰便似紅葉兒飄香出御溝，淹淹地伴野鷗。俺孩兒身向低行，誰肯道恩從上流。

（云）我將衫兒攄下一塊來，咬破我小拇指尖，寫着孩兒生月年紀，仁者憐而救之。（唱）

【上小樓】咬破我這纖纖指頭，一任淋淋血溜；攄一縷白練，寫兩行紅字，赴萬頃清流。將匣縫兒塞，匣蓋兒縛，包袱兒緊扣。我須關防得來水屑不漏。

【幺篇】雖然是木漆匣，看承做竹葉舟。則要穩穩當當，渺渺茫茫，蕩蕩悠悠。天地祚，祖宗扶，神明相祐。但活得幾歲也罷。誰敢望賽籤鏗般百千長壽。

（劉內云）不撇下，則管在那裏怎麼？（夫人唱）

【十二月】他那裏呱呱叫吼，我這裏急急抽頭。將匣子輕擡手，近着這沙岸汀洲。哭聲哀猿聞腸斷，匣影孤魚見應愁。

【堯民歌】兒呵，趁着這一江春水向東流，離了上源頭則願你有下場頭。蒹葭寒水泛輕鷗，恰便似楊柳西風送行舟。（內做催科）休則管逼逐，別離幾樣憂，如摘下心肝上肉！（做放科）（唱）

【般涉調·耍孩兒】淹淹直向江心溜，揾淚血凝眸早去久。普天下似我的有幾人愁，望孩兒恨不的也化做石頭。心如快鶻拖着綫，身似游魚吞了鈎，淚滴滿江妃袖。兒呵，飄飄蕩蕩；娘呵，切切憂憂。

【幺篇】嚥不下、心內苦，遮不了臉上羞。懷躭十月乾生受。一個赤子入井誰人救，一個紅粉迸波那個瞅？今日肉落在猫兒口。做兒的花飄泛水，做娘的幾時得葉落歸秋。

【尾聲】跛弓鞋恰轉身，回胭領再瞬眸。這一個鎖離愁的匣子兒索是勞台候，望着那流水斜陽路兒上走。（下）

第三齣　江流認親

（龍王引卒上，云）聖僧羅漢落水。水卒，你與我騰雲駕霧，扛擡到金山寺前去者。（下）（漁人上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天明也，俺打魚去來。呀，兀那沙灘上火起，向前去看咱。原來是一個匣兒。裏面不知甚麼東西，且待我打開來看。呀，是一個小孤兒！不知是何妖怪？將去見長老去來。（下）（丹霞禪師上云）一住金山十數春，眼前景物逐時新。長江後浪催前浪，一代〔二〕新人換舊人。老僧丹霞禪師，乃廬山五祖之弟子。在於金山一住數年。昨日伽藍相報，有西天毗盧伽尊者，今日早至。分付知客侍者，撞鐘焚香迎接者。（漁人持匣上，做相見科）今早小人打魚，見沙灘焰起，去看時，却是個漆匣兒。內有一個小孩兒，與長老看。莫不是妖精怪物麼？（丹霞云）將來看。好個孩兒！寒光閃爍，異香馥人。內有金釵二股，血書一封。上寫道：『殷氏血書。此子之父，乃海州弘農人也。姓陳名萼，字光蕊。官拜洪州知府，攜家之任。買舟得江上劉洪者，將夫推墮水中，冒名作洪州知府。有夫遺腹之子，就任所生得滿月，賊人逼迫，投之於江。金釵二股，血書一封，仁者憐而救之。此子貞觀三年十月十五日子時建生，別無名字，喚作江流』。呀，十一月十五日投之於江，今日是十六日。況值寒冬天道，一夜至此，豈非異人乎？必伽藍所報者是也。漁翁，這金釵與您，將去買酒吃。寺外山前人家，新沒

了孩兒的娘母有乳者，將我〔三〕盤纏去，與老僧擡舉者。（漁人謝了下）（丹霞云）老僧將此血書藏下。待此子成人，着他尋親報仇雪恨者。（下）（劉洪上云）念佛修行去誦經，誰知處處有神明。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自從害了陳光蕊，冒任一年，便動了殘疾致仕。本在江邊住坐，放債爲活。那人心已死了，他又無些枝葉，這件事穩穩當當了。他常勸我看經作善事，我也依着他，他也敬重我。我本不曾在他行做歹勾當。城內尋幾個相知，飲酒去也。（下）（丹霞禪師上云）白髮蕭蕭兩鬢邊，青山綠水卽依然。人生何異南柯夢，撚指光陰十八年。老僧丹霞是也。自幼收得江流兒，七歲能文，十五歲無經不通。本宗性命，了然洞徹。老僧與他法名玄奘。玄者妙也，奘者大也；大得玄妙之機，是以名曰玄奘。今年十八歲。提調滿寺大衆。夜來伽藍報云：『此子時節到也，當報仇雪恨去。』喚玄奘來。（唐僧上云）小僧玄奘是也。師父呼喚，須索走一遭。（做見科，丹霞云）玄奘，你今年幾歲也？（唐僧云）小僧那裏得知，今年說道十八歲也。（丹霞云）你姓甚麼？（唐僧云）小僧自幼師父擡舉，知他姓甚麼？（丹霞云）今年時節到了。我對你說；你父親姓陳名萼，字光蕊，海州弘農人也。應舉及第，得洪州太守之職。母殷氏懷妊你八個月。攜家之任，江上遇賊劉洪，將你父親推墮水中，將你母親爲其妻子，冒任洪州知府。就任所生你方及滿月，賊漢逼迫，將你投之於江。汝母咬破指尖，修血書一封，上寫着你年月。打魚的江上拾得個匣兒，匣兒內藏着你。我收留，長成十八歲也，合報父母之仇去。從頭一一記者：你可去先報了生身的慈親，却來報養身的師父。（唐僧做氣倒科）（救醒科）（丹霞云）孩兒呵，我從頭細說根由，你須

當用意追求。不爭你一時氣死，誰報你父母的寃讐？則就今日與你收拾盤纏，便索登程。只是一件，那廝在彼處十八年，廣有手足。尋見你母親，星夜回來。老僧和你去。（唐僧拜云）若非吾師擡舉，玄奘焉有今日？此恩生死難忘。則就今日脚跟高繫鷺鷥腿，紙被牢拴蛛蛛腰，望插竿吃飯，聽鐘鼓打眠，便往洪州走一遭。（下）（丹霞云）玄奘去了。老僧從今後，伏枕朝朝生去夢，倚欄日日盼歸舟。（下）（夫人上云）自從拋棄了孩兒，屈指早十八年也。這賊漢也吃我降伏那性下來。每日入城飲酒，今日又去也。我這幾日耳熱眼跳，神思不安，不知爲何？則因思想丈夫與孩兒，懨懨成病。幾時是我不煩惱的日子也！痛殺我也！兒呵，（唱）

【商調·集賢賓】你趁着那碧澄澄大江東去得緊，如失却寶和珍。白日裏魚行蝦隊，到晚來鷺友鷗羣。黑濛濛翠霧連山，白漭漭雪浪堆銀。則俺那跳龍門的丈夫轉世穩，便重生十八歲爲人。目窮明月渡，腸斷碧天雲。

【逍遙樂】倚危樓高峻，瞑眩藥難痊，志誠心較謹。（唐僧扮行脚僧上，云）來到洪州，問人來，舊太守陳光蕊家，在江邊黑樓子內便是。慚愧！有他呵便有我的母親。來到也，這個便是。我叫一聲阿彌陀佛。（夫人唱）見一個小沙彌來往踅開門，叫一聲阿彌陀佛心意全眞。策杖移蹤似有因，恰便是塑來的諸佛世尊。師父，俺家裏齋來。（唐僧云）有布施麽？（夫人唱）有做袈裟的綢絹，供佛像的齋糧，禦嚴寒的衲裙。（唐僧云）娘子難消。（夫人云）師父從那裏來？（唐僧云）我從金山寺來。（夫人云）金山寺至此，

幾日可到？（唐僧云）風順二十日可到，風不順一月可到。那金山寺是大刹，萬衆可容。（夫人云）自來說金山寺是個大刹所在。（唱）

【金菊香】金山來此二三旬，寶殿能容千萬人。問訊向前禮數勤，覷了他清氣逼人。恰便是一溪流水徹雲根。

這和尚好似我陳光蕊男兒也呵。（唱）

【梧葉兒】眉眼全相似，身材忒煞眞，霞臉絳丹唇。莫不是石上三生夢，天台一化身？我心下自如親。師父，你法算多少了？（唐僧云）小僧年一十八歲也，（夫人云）俺孩兒在時，也一十八歲。兒呵，（唱）你隨着十八年波翻浪滾。

（云）師父，你幾年上出家來？俗姓甚？有親也無親？（唱）

【醋葫蘆】我問你何處是家？那個是親？幾年上落髮做僧人？（唐僧云）出母胞胎，便做僧人。（夫人唱）出胞胎便怎生離世塵，也是你前生有分。（云）便是離母腹中出家，也須索有你爺娘。（唱）與我從頭一一說緣因。

（唐僧云）我父姓陳，母姓殷。（夫人唱）

【幺篇】他道是父姓陳，母姓殷，爲官爲吏是當軍？（唐僧云）我父親任洪州太守。（夫人唱）幾年上此

間來治民？（唐僧云）貞觀三年八月間，被賊人劫殺在江中了也。（夫人唱）則一句道的我心迷眼暈，他道是江上遇着強人。

（夫人云）你怎生得活來？（唐僧云）小僧其時在母腹中八個月。（夫人云）你如何知道來？（唐僧云）小僧那裏知道，俺師父丹霞禪師說：金山下打魚的拾得一漆匣，內有金釵二股，血書一封。長老收留擡舉，七歲讀書，十五歲通經，今年十八歲。着我來洪州尋母親。（夫人唱）

【幺篇】聽說絕口內詞，掃除了心上塵，幽幽的頂門上去了三魂。原來是江流兒遠鄉來認親！（唐僧云）娘子好要便宜也。我怎生是您孩兒？（夫人唱）是小的每言多語峻，告吾師心下莫生嗔。師父，你休怒。你那血書，曾將來麼？（唐僧云）我偌多田地來，指甚麼爲題？（夫人云）你有血書，我有抄的墨書。你聽我念：『此子之父，乃海州弘農人也。姓陳名萼，字光蕊。官拜洪州知府，攜家之任。買舟得江上劉洪者，將夫推墮水中，冒名作洪州知府。有夫遺腹之子，就任所生得滿月，賊人逼迫，投之於江。金釵二股，血書一封，仁者憐而救之。此子貞觀三年十月十五日子時建生，別無名字，喚作江流。』（唐僧、夫人做抱哭科）（夫人唱）

【幺篇】塵昏了老絹帛，金黃了舊血痕。這的是一番提起一番新，與我那十八年的淚珠都證了本。〔三〕善和惡在乎方寸，恰便似花開枯樹再逢春。

（云）孩兒，這賊手足較多，休中他的機關。我收拾盤纏就下船，星夜回金山寺去。請師父引你來，

報仇雪恨。（唱）

【仙呂·後庭花】我這裏收拾下金共銀，則要你早分一個寃與恩。俺孩兒經卷能成事，陳光蕊呵，你說甚文章可立身。莫因循，疾忙前進。下水船風力穩，報讐心如箭緊，去程忙似火焚。

【柳葉兒】我又想當年時分，哭啼啼送你到江濱。今日個蒲帆百尺西風順，休辭困，暫勞神。天那，誰承望血修書弄假成眞。

（唐僧云）則就今日拜辭母親，便回金山寺去也。（下）（夫人云）孩兒去了。恐賊漢回來，我且入內去。（唱）

【商調·浪裏來】纔得見掌上珍，又提起心頭悶。今宵何處去安身，明日裏風波可又無定准。眼睜睜看的他有家難奔，空着我斷腸人送斷腸人。（下）

校記

〔一〕一代新人：『代』原作『替』，今改。

〔二〕將我：原作『我將』，今據文意倒乙。

〔三〕證了本：『證』原作『徵』，今改。

第四齣　擒賊雪讐

（虞世南上云）堯舜遺風此日回，民逢貞觀樂悠哉。半生功入千年史，五馬官因七步才。小官虞世南。方今唐太宗皇帝卽位，貞觀二十一年。小官官拜翰林應奉。爲江上鼠賊傷人，御筆點差我爲洪州太守。今日陞堂坐衙，看有甚麼人來。（丹霞引唐僧上，云）老僧離了金山寺，和玄奘來至洪州。洪州太守虞世南和老僧有一面之交，引着玄奘告狀去。（做見科）（虞云）久不見尊師顏範，今日從何而至？（丹霞云）老僧自金山來，有事干瀆相公。（虞云）有甚事？（丹霞云）此僧是老僧的弟子，其先海州弘農人也，父姓陳名萼，字光蕊。母殷氏。貞觀三年除本處太守，彼時此子在母腹中八個月。江上被水賊劉洪將父推之於江，將其母收之，冒名之任。此子在此間生得滿月，賊令投於江內。一夜流至金山，老僧夜得異夢。明早漁者獲而獻於寺中。匣內有殷氏血書一封，記其子之年月日時。老僧哀憐，令山下人家擡舉。七歲入寺讀書，十五歲通經懺，今年十八歲。老僧對他說破前因，行脚至此，尋着他母親。此賊尙在，特來告相公，與這孩兒做主咱。（虞云）某爲水賊興發，御筆點差本處爲太守。城邊有賊不知，要我怎麼！老僧一一言罷，下官細細詳聽。疾忙喚當廳祗候，快去點門外弓兵。不用鎗刀顯露，則將暗器潛行。拿將賊漢到官，按律法明正典刑。（並

下）（劉洪引夫人上，云）夜來酒多了幾杯，今日身子困倦，起不來。娘子，你熬些粥湯兒與我吃。（夫人做出外科）孩兒去經兩月，音信不聞。這賊漢害酒在家，若來時正好。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則俺那困龍兒須有上天時，成了我報寃仇丈夫之志。寸心渾似火，兩鬢漸成絲。往常時我貌比花枝，體若凝脂，今日個裙掩過兩三桎。夜來燈花爆，今日靈鵲噪，孩兒敢待來也。（唱）

【駐馬聽】鵲噪花枝，報讐恨的孩兒敢來到此；龍蟠泥滓，受辛勤娘母困於斯。這賊漢孽罐兒滿了。想天公不受半分私，則怕閻王注定三更死，這厮怎能够亡正寢全四肢？少不得一刀兩段誅在都市！（唐僧引公人做拿住科）（劉云）娘子，我也無歹處，你救我咱。（夫人唱）

【雁兒落】神道般官吏使，虎狼般公人至。（劉云）到官休說你的事出來，我也是有情分的人。（夫人唱）我不申口內言，你自想心間事。（虛下）（虞世南同丹霞上，云）長老放心，拿將此賊來。（唐僧引公人拿劉洪，同夫人上）（夫人云）妾身殷開山之女，被此賊所害，相公已知了也。（唱）

【得勝令】長老便是正名師。（劉云）那得小和尚來告狀，他是誰？（夫人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個是江

流的小孩兒。今日個死草重交翠，殘花再發枝。當時，已趁英雄志。你不索尋思，則要你塡還俺夫婿死。

（劉洪供狀科）大人問劉洪端的。小人專在江邊做賊，見財物便去傷人，那管他東西南北。陳光蕊運蹇時乖，着王安僱咱船隻。一見他媳婦豐姿，又愛他錢財段匹。將主僕命喪江心，把媳婦與咱配匹。冒宣命竟到洪州，做太守全無人識。三個月生下江流，逼他向江中棄擲。不期死裏逃生，今日與咱對敵。江流兒，你爲親爺害晚爺，這供狀樁樁是實。（虞云）孤卽引此賊，直至大江水。尖刀剖其腹，俘獻陳光蕊。（做引賊至江科）（設香燈讀祭文科）維貞觀二十一年春三月朔日，男玄奘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亡考洪州知府府君之靈曰：人之父母，皆得供養；嗟我亡考，一無所向。孤子爲僧，復仇江上。母氏歸寧，父魂飄蕩。斬賊獻俘，不勝悲愴。江風蕭蕭，江水蕩漾。滌牲在俎，置酒於盎。府君有靈，來茲昭降。哀哉尚饗！（夫人唱）

【川撥棹】江上設靈祠，用三牲作祭祀。浪捲風嘶，風裊楊枝。（龍王夜叉背陳光蕊上）（夫人驚云）呸，孩兒，遠遠望見江面上，是你父親的靈魂來了。（唐僧云）這就是我父親？（夫人唱）鬼吏參差，簇捧着屈死的孤窮秀士。十八年霜雪姿，我蒼顏他似舊時。

（虞云）呸，異哉！這是陳光蕊，有鬼有鬼！（陳云）我不是鬼，我不是鬼。（虞云）既不是鬼，請上涯來。（做見科）（做抱哭科）（夫人云）相公，你被劉洪推在水中，怎生得活來？（陳云）我曾買魚

貶眼，放之於江。因此龍王養我在水晶宮內十八年。觀音佛旨，着我回於陽世。這小和尚是誰？

（夫人云）就是你孩兒。今日來報仇雪恨。（做哭科）（做謝虞科）（夫人唱）

【七弟兄】他說罷口內詞，官人每三思，一個個痛嗟咨。（觀音佛上高垛云）衆官見老僧麼？（衆做拜科）（觀音云）長安城中，今夏大旱。可着玄奘赴京師，祈雨救民。我佛有五千四十八卷大藏金經，要來東土，單等玄奘來。虞太守聽我叮嚀：依老僧國祚安寧，陳光蕊全家封贈，唐三藏西天取經。（下）（夫人唱）雲頭上顯出白衣士，市廛間誅了綠林兒，賊巢中趁了紅裙志。

【梅花酒】都賴着佛旨：水府內爲師，旱地上當時，塵世上官司。那海龍王報救命恩，小和尚說因緣事。十八年，離城市；離城市，到龍祠；到龍祠，住偌時；住偌時，再回之。

【收江南】呀，今日個大官司輸與小孩兒，小孩兒虧殺老禪師，老禪師慧眼識天時。觀音佛法旨，着取西天經卷到京師。（並下）

正名

賊劉洪殺秀士

老和尚救江流

觀音佛說因果

陳玄奘大報讐

第二本

絳壇寶日麗璇霄　淑景當空午篆高
三殿盡如靈寶界　諸天齊降紫宸朝

第五齣　詔餞西行

（虞世南上云）物估人烟萬里通，皇風清穆九州同。未能奏上甘棠賦，先獻商霖第一功。小官虞世南。奉觀音佛法旨，薦陳玄奘於朝。小官引見天子。京師大旱，結壇場祈雨。玄奘打坐片時，大雨三日。天子賜金襴袈裟，九環錫杖，封經一藏，法一藏，輪一藏，號曰三藏法師。奉聖旨，馳驛馬赴西天，取經歸東土，以保國祚安康，萬民樂業。將陳光蕊十八年，都准了月日，授了中書門下平章事，特進楚國公。殷氏封楚國夫人。賜公田四十頃，歸老爲農。今日奉聖旨，着百官有司都至霸橋，設祖帳，排筵會，諸般社火，送三藏西行。（秦叔寶上云）龍戰河山二十秋，腰懸雙鐧覓封侯。

老君堂上逢眞主，四海風塵一鼓收。某秦叔寶是也。（房玄齡上云）卸却征衣換紫袍，萬年勛業半生勞。今朝已入瀛洲選，怕向邊廷見斗刀。某房玄齡是也。（相見科）（樂器鼓板，衆父老隨唐僧上）（唐僧云）奉敕西行別九天，袈裟猶帶御爐烟。祇園請得金經至，方報皇恩萬萬千。小僧自父母報仇之後，父母顯榮還鄉，師父回金山圓寂。小僧斷送了，持心喪三年，未果所願。至京祈雨，感天神相助，大雨三日。天子大喜，賜金欄袈裟，九環錫杖，封三藏法師，着往西天取經。我想來，小僧性命，也是佛天相保。今日報了父讐，榮顯了父母，報答了祖師，我捨了性命，務要西天取得經來，平生願足。今日辭了天子，便索登程去也。（衆相見科）（唐僧云）小僧有何德能，敢勞百官耆老親送。（虞云）奉聖旨着小官等霸橋祖帳，請師父下馬，受了筵席便行。尉遲總管，也待來送，這早晚怎生不見來？（尉遲恭上云）虎眼鞭揮動紫烟，龍鱗劍出倚青天。曾騎滑馬誅雄信，穩奠唐基一萬年。某乃十六大總管尉遲恭是也。俺聞得三藏法師往西天去取經，合當早去送，爭奈金瘡舉發，不能行動。今日奉聖旨，率領百官前往，須索要走一遭。你看僧尼道俗，百官父老，諸雜社火都到。又值着春間天氣，郊外好景物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梅綻南枝，已經春事、三之二。桃杏參差，拂嗅香風至。

【混江龍】今日個早朝班次，公侯宰相會同時。親傳聖旨，總命諸司。赤羽詔傳青彩鳳，御爐香噴紫金獅。親王駙馬，國戚皇族，更和那商賈農工士，馬停玉勒，酒泛金巵。

唐國江山，若非俺焉得太平？今日落得一身症候，爲官待作何用！（唱）

【油葫蘆】想俺那興唐出戰時，一日知他幾個死，如今老來也憔悴鬢如絲。都將定國安邦志，改爲養性修身事。往常時領大軍，今日個拜國師。英雄將生扭得稱居士，怎禁那天子自相辭。

【天下樂】這和尚伏虎降龍信有之。京師，諸弟子，焚香點燭齊叩齒。社火每鬼間着神，樂器中竹間着絲，鬧起一座霸陵橋上市。

左右，接了馬者。（唱）

【醉中天】幢幡上泥金字，寫着道三藏是大唐師。鐘鼓鐃鈸夾道施，求法語的挨着咨次，都是駿馬雕鞍的健兒。讀那孔夫子文字，着他們拜如來節外生枝。

（見科）（唐僧云）兀那年老的軍官是誰？（尉遲云）弟子乃尉遲敬德。現居十六大總管之職。今奉聖旨來送法師。因金瘡舉發，不能乘騎，所以來遲。口占送行詩一章，望老師斤削。十萬里程多少難，沙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日頭應白，月落長安半夜鐘。（唐僧云）好詩，好詩！小僧勉和咱。禪心善伏山中虎，慧性能降海內龍。直下頓然成一悟，渾如夢覺五更鐘。（尉遲唱）

【金盞兒】纔吟罷送行詩，似歌徹斷腸詞，生離別便與死相似：死呵，三寸〔二〕氣斷更無思；

生呵，一心懷遠恨，千丈繫遊絲；死呵，如夢幻泡影，那有再來時！

（唐僧云）多聞老將軍英雄，願對小僧說一遍者。（尉遲唱）

【賞花時】只是俺立國安邦志廣施，殺將驅兵心不慈。若兩陣對圓時，提着尉遲恭的名字，他每早魂不附其屍。

門旗開處，兩陣對圓。（唱）

【么篇】不刺刺却是戰馬拖繮敵將死，今日似困虎藏牙守洞時。因老病不能辭，奉聖旨勉強行之。問師父求取法名兒。

（唐僧云）軍官如此言語，却便是諸佛種子。久後我之法律，仗你闡揚，眞乃是禪林中大寶也。可名曰寶林，與你摩頂受記者。（尉遲云）多謝師父！

【尾聲】從今後演佛法領三宗，掌戒律興諸寺，但依着吾師教旨。此去西行十萬里，急回來兩鬢如絲。本是一個五陵兒，他道我有佛子容姿。（唐僧云）從今後滅火性消豪氣，發善心脫名利。（尉遲唱）師父着我將豪氣消磨，將善心來使。（唐僧云）衆官軍民人等聽着：小僧折一枝松，插在此道旁要他活。我去後，此松朝西；如朝東，小僧回也。（虞云）師父，無根如何得活？（唐僧云）小僧無根要有根，有相若無相。我若取經回，松枝往東向。朝西呵是去時，朝東呵回至。（尉遲云）師父沿路保重了。（唱）俺衆人年年來此看松枝。

（下）

（虞云）求了法語的便先回去。我輩爲臣子者，問師父求法語儆戒。（唐僧云）衆官，聽小僧一句言語：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忠孝兩全，餘無所報。（雜云）師父，小人是個做斛斗的，求師父說咱。（唐僧云）咦，十合一升，十升一斗。量盡太倉粟，人心猶未朽。萬事休將一概看，自然壽算能長久。（雜云）小人是個釘稱的，求說法咱。（唐僧云）二八春秋分，一斤十六兩。星星要見利，物物喜騰長。一權到手便均平，自然天地長培養。（婦云）小人是個開洞的，求法語咱。（唐僧云）怎生喚做開洞？（發科）（唐僧云）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長。陰陽配合，不分霄壤。豆有豆畦，麥有麥壠。豆麥齊栽，號曰雜種。咦，能將夫婦人倫合，免使旁人下眼看。（衆云）拜謝了師父。（並下）（唐僧云）驛子那裏？打起駝垛馬，趁早行一程。一點虔心從此發，五千妙法必須來。（下）

校記

〔一〕三寸：『寸』原作『十』，今改。

第六齣　村姑演說

（老張上云）縣令廉明決斷良，吏胥不詐下村鄉。連年麻麥收成足，一炷清香拜上蒼。老張祖在長安城外住，生是個老實的傍城莊家。今日聽得城裏送國師唐三藏西天取經去，我莊上壯王二、胖姑兒都看去了。我也待和他們去，老人家趕他不上，回來了。說道好社火，等他們來家，教他敷演與我聽。我請他吃分合落兒。（村廝兒先上）（胖姑兒上云）王留胖哥，等我等兒。（唱）

【雙調·豆葉黃】胖哥王留，走得來偏疾；王大張三，去得便宜。胖姑兒天生得我忒認得，中表相隨。壯王二離了官廳，直到家裏。

（做見科）（張云）您來家了。看甚麼社火，對我細說一遍。（姑云）王留，你說與爺爺聽。（張云）胖姑兒，則有你心精細，你說者。（姑唱）

【一緺兒麻】不是胖姑兒偏精細，官人每簇捧着個大檑椎。檑椎上天生得有眼共眉，我則道瓠子頭葫蘆對。這個人也索是蹺蹊。（云）甚麼唐僧唐僧，早是不和爺爺去看哩，枉了這遭。（唱）恰便似不敢道的東西，枉惹得旁人笑耻。

（張云）官人每怎麼打扮送他？（姑云）好笑，官人每不知甚麼打扮！（唱）

【喬牌兒】一個個手執白木植，身穿着紫搭背。白石頭黃銅片去腰間繫，一對脚似踏在黑甕裏。

（張云）那是個皂靴。（姑唱）

【新水令】官人每腰屈共頭低，吃得醉醺醺腦門着地。（張云）拜他哩。（姑唱）咿咿嗚嗚吹竹管，撲撲通通打牛皮。見幾個無知，叫一會鬧一會。

【雁兒落】見一個粉搽白面皮，紅絟着油鬏髻。笑一聲打一棒椎，跳一跳高似田地。

（張云）這是做院本的。（姑唱）

【川撥棹】更好笑哩。好着我笑微微，一個漢木雕成兩個腿；見幾個回回，舞着面旌旗，阿剌剌口裏不知道甚的妝着鬼。人多我看不仔細。

【七弟兄】我鑽在這壁、那壁，沒安我這死身已。滾將一個礌碡在根底，脚踏着纔得見眞實。百般打扮千般戲。

爺爺好笑哩。一個人兒將幾扇門兒，做一個小小的人家兒。一片綢帛兒，妝着一個人，綫兒提着木頭雕的小人兒。（唱）

【梅花酒】那的他喚做甚傀儡，黑墨綫兒提着紅白粉兒，妝着人樣的東西。颼颼胡哨起，鼕鼕地鼓聲催。一個摩着大旗，他坐着吃堂食。我立着看筵席，兩隻腿板僵直，肚皮裏似春雷。

【收江南】呀，正是坐而不覺立而饑，去時乘興轉時遲。(云)說了半日，我肚皮裏饑也。(唱)粑子面合落兒帶葱虀。霎時間日平西，可正是席間花影坐間移。

看了一日，誤了我生活也。(唱)

【隨煞】雨餘勻罷芝麻地，咱去那漚麻池裏澡洗。唐三藏此日起身，他胖姑兒從頭告訴了你。

第七齣　木叉售馬

(神將引龍君上)(龍云)偃甲錢塘萬萬春，祝融齊駕紫金輪。只因誤發燒空火，險化驪山頂上塵。小聖南海火龍。爲行雨差遲，玉帝要去斬龍臺上，施行小聖，誰人救我咱！(觀音上云)來者是誰？(龍叫云)我佛慈悲，救弟子咱！(觀音云)你爲甚來？(龍云)小聖南海沙劫駝老龍第三子，爲行雨

差遲，法當斬。我佛怎生救弟子咱！（觀音云）神將且留人。老僧與你同見玉帝，救此龍君去來。（下）（觀音上云）恰纔路邊，逢火龍三太子，爲行雨差遲，法當斬罪。老僧直上九天，朝奏玉帝，救得此神。着他化爲白馬一匹，隨唐僧西天馱經，歸於東土，然後復歸南海爲龍。傳吾法旨：着木叉行者化作一個賣馬的客商，送了龍君與唐僧護經。火龍護法西天去，白馬馱經東土來。（下）（唐僧引驛夫上，云）善哉，善哉！離了長安，行經半載，於路有站。如今無了馬站，只有牛站。近日這牛站也少。到化外邊境，向前去不知甚麼站？（驛夫云）師父，再行一月，前面是驢站。驢站再行一月，西番氐鈸地面，是狗站。狗站再行一月，是砲站。（唐僧云）如何喚做砲站？（驛夫云）六根木柱，做一個架子。一根長木做砲梢，梢上一個大皮兜。長木根上，墜鐵錘一萬斤。使臣到，一交捽番，把繩子綁了，入砲兜。一榔椎打動關棍子，一砲送十里遠。師父，與你那禿頭做主咱。（唐僧云）說得怕起來。怎得一匹長行馬，不揀幾錢，罄其衣鉢，買來駝載。省得打砲送了小僧。（驛夫云）這裏那得賣馬的來？（木叉行者上云）我乃是觀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奉我佛法旨，將火龍化作白馬，送與唐僧去。好馬呵！（唱）

【南呂·一枝花】大宛國天產才，渥洼水龍媒種。帶輕雲一塊雪，走落日四蹄風。玉尾銀鬃，馱雙將無嫌重，出羣駑立大功。勝普賢白象身高，賽師利青獅性勇。奉天佛牒玉帝敕，將君送，又不比秦宮指

【梁州第七】非伯樂誰知良馬，有劉累方豢眞龍。

鹿，晉代成功。與高僧代步，又不換美妓將從。且休言九逸還宮，更休論八駿騰空。這馬跳青溪曾救蜀王，到紫陌還歸塞翁，至烏江曾棄重瞳。離了普陀寺中，雲行千里乘飛鞚。聽一派樂音聲動，遙望塵寰人一叢。原來是三藏師兄。

賣馬，賣馬。（唐僧云）客人從那裏來？（木叉云）從長安來。要回去，沒盤纏，賣這匹馬。（唐僧云）這馬中麼？（木叉唱）

【牧羊關】這馬你看：一丈長頭至尾，八尺高蹄至鬃，但一嘶凡馬皆空。比豹月烏別樣精神，比忽雷駿爭些徒勇。又不是五色毛斑點，渾則是一片玉玲瓏。影現在白雲底，聲傳在明月中。

（唐僧云）不知性子如何？（木叉云）我說與你聽者。（唱）

【隔尾】白日莫摘青絲鞚，黑夜何須水草籠，料糟鍘刷不須用。他要行呵緊促，要歇時放鬆。又不比十二天閑要簇捧。

（唐僧云）這馬有長力遠行麼？（木叉唱）

【牧羊關】他曾到三足金烏窟，四蹄玉兔宮。他有吃天河水草神通。晉支遁性命也似看承，周姬滿心肝一般敬重。（唐僧云）請個價錢，要幾多？（木叉唱）連〔二〕城璧休言買，千金價豈相容。

（唐僧云）恁的小僧買不成，那得許多錢來。（木叉云）我賒與你如何？（唱）載你權離此，馱經却向東。

（唐僧云）素來不曾相識，如何賒與我？（木叉云）你認的我麼？（唐僧云）不認得。（木叉云）我非凡人，乃觀音佛上足徒弟木叉的便是。這馬亦非凡馬，乃南海火龍三太子。爲行雨差遲，法當斬罪；我佛奏知玉帝，着他化爲白馬，與你代步馱經來。（唐僧云）焉有是理？（木叉云）你若不信，着你見本來面目者。（馬下）（扮龍王上，云）我佛見弟子麼？（木叉唱）

【鬥蝦蟆】金甲白袍燦，銀裝寶劍橫，顯惡姹的儀容。沖天入地勢雄，撼嶺拔山威重；離岩出洞霧濛濛，攪海翻江風送。變大塞破太空，變小藏入山縫。雲氣籠，雨氣從。溪源潭洞，江河淮孟，顯耀神通。常言道最惡者無過於龍。哎，吾兄從今後不必把眉頭縱，騎着龍馬，引着部從。摩礱，松枝向東，來此相逢。

上告師兄，小心去。俺師父預先與你尋着一個徒弟，在花果山等哩。（唱）

【尾】你西行似入遊仙夢，我南往重歸滄海中。到前途，莫驚恐。有山精，有大蟲；有猿猴，有馬熊；現放着龍君將老師奉。到花果山亂峯，相遇着悟空，取經卷回來受恩寵。（並下）

校　記

〔一〕連：原作「聯」，今改。

第八齣　華光署保

（觀音引揭帝上，云）老僧爲唐僧西游，奏過玉帝，差十方保官，都聚於海外蓬萊三島。第一個保官是老僧，第二個保官李天王，第三個保官那吒三太子，第四個保官灌口二郎，第五個保官九曜星辰，第六個保官華光天王，第七個保官木叉行者，第八個保官韋馱天尊，第九個保官火龍太子，第十個保官迴來大權修利，都保唐僧，沿路無事。寫了文書，要諸天畫字，都畫字了。則有華光未至，此時想必來也。（華光上云）釋道流中立正神，降魔護法獨爲尊。驅馳火部三千萬，正按南方位丙丁。某乃佛中上善，天下正神。觀音佛相請，須索走一遭。（唱）

【正宮·端正好】差十大保官來，同九曜星君降，把唐僧於路提防。天佛牒玉帝敕都交往，西天路收魔障。

【滾綉球】宣靈王將火部驅，胡總管將火律掌。火鴉鳴振驚天上，火瓢傾卒律律四遠光茫。火丹袖五百，火輪踏一雙。火葫蘆緊縛師曠，使離婁拖定金鎗。神中號作華光藏，佛會稱

爲妙吉祥，正受天王。

【倘秀才】玉皇殿金磚是我藏，後土祠瓊花是我賞，吵鬧起天宮這一場。鎗撞番四揭帝，磚打倒八金剛，衆神祇索納降。

【滾綉球】上天宮鬧玉皇，下人間保帝王；保得他國無災庶民無恙，因此上感威靈歲歲燒香。我將那五嶽欺，五氣掌。五瘟神遣之於霄壤，五音中徵爲偏長；五星中讓我在南天上坐，五方內將咱離位藏。誰不知五顯高強！

（做見科）（觀音云）天王，老僧今日爲頭，會十大保官，保唐僧西游去。您諸仙聖衆，如何主意？

（華光唱）

【呆古朵】觀音佛作保書名字，會諸天一處商量。則爲寶藏在靈山，着這眞僧離大唐。山水廣多妖怪，途路遠多魔障。因此上着衆仙離閬苑，諸神往下方。

【笑和尚】二郎神神通廣，五顯聖驅兵將。頓劍搖環顯出那英雄相，一路上保護唐三藏。轟雷掣電從天降，壓伏定魔王。

【伴讀書】我、我、我，使金鎗法力強，您、您、您，持寶杵威風壯，衆神祇齊保護他無恙。您您離了上方，他他往了西方，俺程程保護他消災障。

【尾】諸佛衆神多謙讓，全在吾師做主張。保金經福無量，向花果山中再相訪。（並下）

正名　唐三藏登途路
村姑兒逞囂頑
木叉送火龍馬
華光下寶德關

第三本

羲馭流光泰宇清　寶筵初啓百花明
雲中縹緲黃金相　日下瞻依白玉京

第九齣　神佛降孫

（孫行者上云）一自開天闢地，兩儀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費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嶽鬼兵嗔。六合

乾坤混擾，七冥北斗難分，八方世界有誰尊？九天難捕我，十萬總魔君。小聖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驪山老母，二妹巫枝祇聖母，大兄齊天大聖，小聖通天大聖，三弟耍耍三郎。喜時攀藤攬葛，怒時攪海翻江。金鼎國女子我爲妻，玉皇殿瓊漿咱得飲。我盜了太上老君煉就金丹九轉，煉得銅筋鐵骨，火眼金睛，鍮石屁眼，擺錫雞巴。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顆，仙衣一套，與夫人穿着。今日作慶仙衣會也。（下）（李天王上云）天兵百萬總歸降，金塔高擎鎮北方。四海盡知名與姓，毗沙門下李天王。小聖乃李天王是也。奉玉帝敕令，西池王母失去仙衣一套，銀絲長春帽一頂，仙桃一百顆，不知被何妖怪盜去，着令某追尋跟捕，點起天兵往下方。大小三軍，聽吾號令。濃霧靆陰雲隊裏，黑模糊翠霧叢中。五方將吏執刀鎗，四大神州皆拱服。點八百萬天兵，領數千員神將，往紫雲羅洞裏，直臨花果山中。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遮斷東方；軫水蚓，箕水豹，參水猿，壁水貐，攔合北塞；室火猪，翼火蛇，觜火猴，尾火虎，截住南方；鬼金羊，牛金牛，亢金龍，婁金狗，隔絕西域；柳土獐，女土蝠，氐土貉，胃土雉，扎塞中央；畢月烏，危月燕，張月鹿，心月狐，上下隄防；昴日鷄，房日兎，高低點照；星日馬，虛日鼠，遠近追奔。叫大小神將，與我馳報與吾兒那吒，下方着意關防，四下用心圍定。看那護國天王，必捉通天大聖。（下）（那吒領卒子上，云）一自乾坤生我，二親教誨多能，三鬟髻上盡滴眞珠，四妝帶上金箱瑪瑙，五方神聽咱節制，六合內唯我高強，七寶杵嵌玉妝金，八瓣球攢花刺綉，九重天闕總元戎，十萬魔王都領袖。某乃毗沙天王第三子哪吒是也。見做八百億萬統鬼兵都元帥。奉玉帝敕父王命，追捕盜仙衣仙酒妖魔。有神報來，是

花果山紫雲羅洞主通天大聖。則就今日往下方走一遭。（下）（金鼎國王女上云）妾身火輪金鼎國王之女。被通天大聖攝在花果山中紫雲羅洞裏，怕不有受用。爭奈不得見父母之面，好生煩惱人也呵！（唱）

【仙呂・八聲甘州】雲山縹緲，下隱黃泉，上接青霄。曉來登眺，眼前景物周遭：石洞起雲清露冷，金縷生寒秋氣高；故國路迢遙，恨壓眉梢。

【混江龍】也是我爲人不肖，和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安排着山果，准備着香醪。一派笙歌嘗御酒，抵多少九重春色醉仙桃。山光明媚，柳色妖嬈；鶯歌巧韻，燕舞纖腰。狐變成美麗，虎變作多嬌。着我忍不住一場好笑：執壺的是木客，把酒的是山魈。

（孫行者上云）我天宮內盜得仙衣仙帽仙桃仙酒，夫人快活受用。（金女唱）

【油葫蘆】王母仙衣無分着。金燦爛光閃爍，多管是天孫巧織紫霞綃。（行者云）銀絲帽子，醜的帶了便可喜。（金女云）大聖，你且先戴一戴。（唱）你去玉皇宮偷得銀絲帽，抵多少瓊林宴頒賜金花誥。（行者云）左右的，與我照管前後洞門。休放閑神上來。（金女唱）他要性兒乖，劣性兒喬。則恐怕筵間引得天兵到，因此上擺布一周遭。

【天下樂】抵多少日夜思量計萬條。每日個逍遙、在山曳脚，受用些春花夏果梨杏棗。看了

他眼中火，覷了他臉上毛。抱着個綉球兒懶去拋。

（李天王調卒上，做圍洞科）（行者做慌科）（金女唱）

【村裏迓鼓】則聽得數聲鼙鼓，又不比九重天樂，神兵振恐，滿山谷旌旗籠罩。走龍飛鞚，天王來到。號得衆啣花鹿將頭角藏，獻果猿將身軀聳，嘯風虎將牙爪跑。號得衆妖精望風盡倒。

【元和令】惡山林天火燒，深潭洞黑雲罩。李天王託着塔皺着眉梢，顯他那挾泰山的惡躁暴。我便是玉天仙騁不得妖嬈，衆妖魔四散逃。

（行者做走科）（天王搜山科）（見金女科）（天王云）你是人，是妖魔？（金女云）小的每是人。（天王云）你是那裏人？（金女唱）

【上馬嬌】小的每是金鼎國人被妖怪擾。當日個秋夜月輪高，酒闌人靜三更到；園內恣游遨。小逕裏抄，風過處遇着山魈。

【勝葫蘆】俺甚麼女貌郎才廝撞着，將父母遠鄉相拋，雁杳魚沉沒下落。翠蛾淺淡，玉肌消瘦，終日倚樓高。

【幺篇】空着我望斷雲山恨不消，愁隨着江水夜滔滔。一日錯翻爲一世錯，今日得聖賢接

引，天王相救，恩義比太山高。

告天王，着小的每回鄉，得見雙親，實感天王之大恩！（天王云）你自回去，不干我事。（金女云）妾身回不去。（天王云）你怎生回不去？（金女唱）

【後庭花】小的每顫嵬嵬楊柳腰，曲彎彎的蓮瓣脚，怎生向溪流曲律坡前去，吉颩古突山上逃？要性命也難熬。天王你聽咱哀告：妾身有這幾般方可去得。將葛仙翁竹杖來討，費長房縮地來學，乘蛟龍在海上漂，駕鯤鵬雲外高。

【青哥兒】若如此呵，然後那家鄉家鄉得到。到家呵，細說根苗，將天王衆多神將來雕。擺列着昏案，供養着容貌；每日逐朝，記在心苗。辦着一片虔心把香燒，將您那恩來報。

（天王云）着風雲雷雨四員神將，送此女子還於本國者。（金女云）謝天王！（唱）

【尾】一念霎時生，萬里須臾到。四員將神通不小，抵多少萬里西風鶴背高，離深山直上雲霄。自量度，則聽得鬼哭神號，休猜做三唱陽關出霸橋。（天王云）你離了通天大聖，怎不煩惱，倒歡喜爲何？（金女唱）上聖道爲甚不蹙青山懊惱，顛倒破朱顏含笑。大古裏捨得這碧桃花下鳳鸞交。（下）

（天王云）走了這胡孫，怎肯干罷！道與那吒好生跟尋者。（下）（孫行者上云）小聖一筋斗，去十萬

八千里路程，那裏拿我？我上樹化作個焦螟蟲，看他鳥鬧，把我媳婦還於本國。我依舊入洞，頂上洞門，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哪吒上云）這胡孫走那裏去？眼見得只在洞裏。（做叫科）（行者云）也是晦氣，這小孩兒也來欺負我。我且出去，看他怎的。兀那小廝，莫不是你奶奶着你來喚我麼？（哪吒云）胡孫，恁爺爺等你多時也。（行者云）量你却到得那裏。（哪吒云）你欺負我？我乃八百萬天兵都元帥。我着你見我那三頭六臂的本事。（做鬥科，行者做走科）（天王上云）兀那那吒，那胡孫又走了。你與眉山七聖大搜此山，必要拿此胡孫，滅其形像者。（觀音上云）天王見老僧麼？（天王云）我佛何來？（觀音云）老僧特來抄化這胡孫，與唐僧爲弟子，西天取經去。休要殺他。（天王云）這廝神通廣大，如何降伏得他？（觀音云）將這孽畜壓在花果山下。待唐僧來，着他隨去取經便了。（衆綁行者上）（觀音云）將他壓住。老僧畫一字，你那廝且頂住這山者。（做壓科）（行者云）佛囉，好重山也呵！我有小曲兒唱着哩。（唱）

【得勝令】金鼎國女嬌姿，放還鄉到家時。他想我須臾害，我因他廝勾死。他寄得書詞，抵多少草草三行字；我害相思。好重山呵，擔不起沉沉一擔兒。

（觀音云）道與山神，看得這廝緊者。（下）

第十齣　收孫演咒

（山神上云）鎧甲唐猊噴日光，龍泉三尺耀清霜。堂堂花果山中將，木客山魈總納降。小聖花果山神，奉觀音法旨，看着這通天大聖。我想自盤古至今，輕清者爲天，重濁者便有俺山水之神。俺見了多少興亡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包藏造化靈，稟受陰陽氣；採將河漢秀，算盡晦明期。兎走烏飛，看古今興廢。茫茫闢兩儀，有軒轅製造衣裳，有蒼頡流傳書史。

【梁州第七】唐虞禪天垂雍穆，湯武聖民脫災危，周公制作非容易。春秋無道，振起宣尼；獲麟絕筆，軻也聞知。笑六王競角雌雄，嘆呂政任了高斯。困重瞳馬上英風。〔一〕更有那三分鼎峙，臥龍把炎精扶起。晉移魏，如兒戲。紛紛五代自誅夷，怎勝得俺山水幽微！

聽知唐僧到西天五印度取經，這是第一遭西天去的。（唱）

【隔尾】漢明帝佛始來中國，唐太宗僧初入外夷，全仗着觀音大慈力。則爲他將蟠桃會鬧起，今日將花果山鎮伊。（行者云）山神，救我咱。（山神云）我如何救得？你師父今日必到也。（唱）專等他來

他便救得你。

（唐僧引龍馬上，云）龍君。我和你行經數月。前面一座大山，一個金甲將軍在彼。我去問他。將軍，此是何處？小僧大唐三藏法師是也。（山神云）小聖非凡人，乃花果山之神。是好一個僧也呵！（唱）

【牧羊關】圓頂金花燦，方袍紫焰飛，塑來的羅漢容儀。此一行半爲於民，半爲報國。十萬里程難到，百千樣苦難及。則怕你鬧市裏多辛苦，來俺深山中躲是非。

（唐僧云）此山名何山？（山神云）花果山。（唐僧云）此間有施主可以蓋寺麽？（山神唱）

【駡玉郎】俺這裏山高險阻無存濟，雲慘淡雨霏微，毒蛇異獸難迴避。（唐僧云）有齋僧的麽？（山神唱）俺這裏難爲卓錫居，怎做得香積廚。不是你那祇園地。

【感皇恩】呀，遮莫你竹杖龍飛，華表鶴歸；戀榮辱有災危，遠是非無掛念，嘆生死有遲疾。你若要西天取經，先去這東土忘機。參菩薩，拜聖賢，禮摩尼。

【採茶歌】花果山有山祇，雲羅洞有幽微。則聽得春風桃李杜鵑啼。（唐僧云）俺辭了尊神，趁早行，怕晚了。（山神唱）師父眼慧休愁紅日晚，心明何怕黑雲迷。

（行者云）兀那裏和山神說話的，敢是唐僧師父？我叫一聲，師父救弟子咱！（唐僧云）善哉，善哉。

這是誰？（山神唱）

【哭皇天】師父聽得叫罷詢詳細，弟子見言絕說個就裏。（云）師父，你不知，這座山是花果山。山下有一洞，是紫雲羅洞。洞中有一魔君，號曰通天大聖。惱得三界聖賢，不得安寧。李天王、哪吒太子、眉山大聖收得，待殺壞他來。觀音佛抄化他，壓在山下。等師父來，着與師父護法。他凡心不退，不可用他。（唐僧云）小僧弘誓如深海，如何不救他？（山神唱）你道你弘誓如海深，那胡孫氣力與天齊。（云）這廝瞞神謊鬼，銅筋鐵骨，火眼金睛。（唱）偷玉皇仙酒，盜老子金丹，他去那衆魔君中占第一。他是驪山老母兄弟，巫支祇是姊妹。

【烏夜啼】一筋斗千里勢如飛，論神通誰敢和他做勁敵？隨師父西赴靈山會，沿路驅馳，可以支持。

（唐僧云）小僧全仗佛世尊釋伽之威力。（山神唱）

【幺篇】休言道仗你釋迦威，則尋思念彼觀音力。他有渾世的愆，迷天罪。取經回後，正果圓寂。

（唐僧云）小僧救他。（做上山科）（行者云）愛弟子麼？（唐僧云）愛者乃仁之根本，如何不愛物命？（行者云）愛我是沉香亭上的纖腰。（唐僧云）我如何救你？（行者云）師父則揭了這花字，弟子自出來。（唐僧做揭字科）（行者做筋斗下來拜謝科）（背云）好個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頓

飽，依舊回花果山，那裏來尋我？（觀音上云）玄奘，見老僧麼？我特地尋這個徒弟。與你沿途護法去。（看行者科）通天大聖，你本是毀形滅性的。老僧救了你，今次休起凡心。我與你一個法名，是孫悟空。與你個鐵戒箍。皂直裰，戒刀。鐵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獸身，戒刀豁你之恩愛。好生跟師父去，便喚作孫行者，疾便取經，着你也求正果。玄奘，你近前來。這畜生凡心不退，但欲傷你，你念緊箍兒咒，他頭上便緊。若不告饒，須臾之間，便刺死這廝。你記者。（做耳邊教咒科）（唐僧拜謝科，云）謝我佛慈悲。（山神唱）

【紅芍藥】觀音救苦大慈悲，賜與你戒箍僧衣。花果山險壓損你脊梁皮，得師父放你相隨。休更出你那鎖空房腌見識，振着矢不得伶俐。琉璃腦蓋戒箍圍，比着你那小帽敢牢實。（唐僧云）我且演一演這咒者。（行者做跌倒科，云）師父，饒您徒弟咱。（做救起科）（行者云）我擡下來，丟去咱。（做擡不下科）（山神唱）

【菩薩梁州】恰便似釘釘入頭皮，膠粘在鬏髻。你那凡心若再起，敢着你魄散魂飛。爲足下常有殺人機，因此上與師父留下這防身計，劣心腸再不可生奸意。如夢幻出塵世，至誠心謹護持，早去疾回。

小聖對師父說，前面有一河，名曰流沙河。河內有怪，能傷人。行者，你小心護持師父者。師父，好生加持者。（唱）

【尾】着胡孫將心猿緊緊牢拴繫，龍君跟着師父呵把意馬頻頻急控馳。一個走如風疾，一個脚似雲飛。到西天取經回來，到大唐方是你。（下）

（行者云）山神所言，流沙河妖怪能傷人。龍君，你和師父慢來。我先去流沙河，尋那妖怪去。說道他要吃人，我着他先吃我一吃。弟子先去也。你隨後便來者。（下）（唐僧云）龍君，我和你也去來。（下）

校記

〔一〕『英風』當叶韻，疑『英姿』之誤。

第十一齣　行者除妖

（沙和尚〔一〕掛骷髏上，云）恆河沙上不通船，獨霸篙師八萬年。血人爲飲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小聖生爲水怪，長作河神。不奉玉皇詔旨，不依釋老禪規。怒則風生，愁則雨到；喜則駕霧騰雲，閑則搬沙弄水。人骨若高山，人血如河水；人命若流沙，人魂若餓鬼。有一僧人，發願要去西天取經。你怎麼能够過得我這沙河去！那廝九世爲僧，被我吃他九遭，九個骷髏尚在我的脖項

上。我的願心，只求得道的人，我吃一百個，諸神不能及。恰吃得九個，少我的多哩。看甚人來者。（行者上云）渡船，渡船！（沙和尚云）又是個合死的來者。（行者云）你姓甚麼？（沙和尚云）我姓沙。（行者云）我認得你。你是回回人河裏沙。（沙和尚云）你怎麼知道？（行者云）你嘴臉有些相似。（沙拿行者咬科）（行者云）諸人怕你吃，您爺不怕你吃。銅筋鐵骨，火眼金睛，鍮石屁眼，擺錫臟頭。你有銅牙鐵齒，你便來尋我。（行者做拿沙和尚科）（行者云）我不是別人，大唐國師三藏弟子。你放心，隨我師父西天取經回來，都得正果朝元，却不好來。若不從呵，我耳朵裏取出生金棍來，打的你稀爛！（沙和尚云）也罷，降了罷。（唐僧上）（行者云）師父，弟子降了這洞魔君。（唐僧云）善哉，善哉。你原是何等妖怪？（沙和尚云）小聖非是妖怪，乃玉皇殿前捲簾大將軍。帶酒思凡，罰在此河，推沙受罪。今日見師父，度脫弟子咱。（行者云）咱今夜師弟四人，憑甚妖怪不怕。咱早行。（下）（銀額將軍上云）銀額金睛錦毛遮，黑霧黃雲罩澗斜。爲我英雄多勇猛，太山深洞號三絕。某乃銀額將軍。這座山號曰黃風山。山高，洞深，路險，號曰三絕。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無一人敢近我者。此山東裏，有個人家劉太公。莊上有一女子劉大姐，生得十分好顏色。被我攝在洞中，倒大快活。且安排下酒，與娘子飲數杯。（下）（劉太公上云）老漢姓劉。夫妻兩口，止生得個女孩兒。婆婆下世，女孩兒不曾有親事。不想被三絕洞裏妖魔攝將去了。老漢偌大年紀，靠的是誰也呵！（唱）

【大石調·六國朝】白頭蹀躞，似紅日西斜。煩惱甚時休，離愁何日徹？擡舉偌來大，出退得全別。俺孩兒現世的觀音樣，羞花也閉月。曉日夭桃霧鎖，東風弱柳雲遮。着我何處苦哀求，誰行閑訴說？

【喜秋風】珠淚垂，柔腸結，兩眉攢，寸心裂。好兒女似花開謝，早相離半月。

（唐僧一行人上，云）一個好莊院兒。咱在這裏歇一宵，明日早行。（見劉老哭科，云）這裏歇不得。（行者云）兀那老漢子。俺師是大唐三藏法師。借歇一夜，明日早行。（劉哭云）俺這裏歇不得。（行者云）定害得你多少，哭天哭地？（劉云）行者哥哥，你不知道老漢的苦，我那裏訴來？一個女孩兒，被妖魔攝將去。兀的不痛殺我也呵！（唱）

【歸塞北】聽老漢說，行者你太呻庶。有女一枚年十八，有妖一洞號三絕，（云）將我孩兒攝將去了。（唱）撇下年老志誠的爺。

（行者云）是甚妖怪，直如此利害？（劉云）行者哥哥，你不知道。那妖怪自說來。（唱）

【六國朝】那妖魔神通廣，變化多別。將滄海一時翻，把泰山平半撇。喚霧呼風雨，天地間難絕。師父發慈念咒，三個高徒俊傑。（行者云）他如今在那裏安身？（劉唱）白罩坡岩前出沒，黑風山洞裏藏遮。惱三界百十番，歷塵寰三四劫。

（行者云）你女生得好麼？（劉唱）

【雁過南樓】老漢鰥寡孤獨運拙，俺孩兒風流美麗奇絕。他生得楊柳腰，桃花臉，是一塊生香玉卞和也歡悅。（行者云）你引我去尋來。（劉唱）老漢腿脚酸腰肢屈，恰便似投天明的曉燈明滅。

（行者云）師父只在莊上歇息。老兒，你管待着俺師父。俺弟兄三個，拿那妖怪，奪的孩兒還你，何如？（劉唱）

【擂鼓休】哥哥三位用心的別，老夫宰一個耕牛兒親自接。師父跟前都休說，苦告你個孫行者。（行者云）你女孩兒喚做甚麼？我去尋他。（劉唱）你記着俺孩兒喚做劉大姐。

（唐僧云）行者，我在此等候。你疾去早來者。（並下）（銀額將軍同劉女上，云）大姐，自我取你在洞，好生快活。今日如何耳熱眼跳，不知爲何？（行者引一行人上做圍住科）（鬥科）（殺科）（行者云）兀那婦人，你爺着我來取你來也。你同我回家裏去。（下）（唐僧、劉太公上）（劉云）師父，怎麼不見回來？（唱）

【歸塞北】去久也，勝負未分些。則見鬖鬖濃雲連屋角，霏霏細雨灑溪斜，人語馬嘶得別。

（行者一行人引劉女上，做見科）（行者云）老的，這便是你的孩兒。（女抱劉做哭科）（劉唱）

【好觀音】一去迢迢經半月，要相見水遠山疊。今日相逢莫怨嗟，是吾師的功業，恰渾似枯樹生花葉。

謝三位師父之恩，將何以報師父。今日早行，沿路上小心在意。待師父回來，再得相見。（唱）

【觀音煞】感謝吾師收了妖孽，着老漢死有墳穴。你若西行仔細者，無限的艱難未斷絕。我這裏專望回來重酬謝。（下）

（唐僧云）我們趁早行一程。（下）

校記

〔一〕沙和尚：『沙』字原缺，今補。

第十二齣　鬼母皈依

（唐僧一行人上，云）行者，我每與你行了幾日，身子困倦。早些尋個宿頭，安排些齋吃，却行。（紅孩兒上哭科）（唐僧云）善哉善哉。深山中誰家個小孩兒，迷蹤失路？少刻晚來，豺狼毒蟲，不壞了這孩兒性命。出家人見死不救，當破戒行。行者，與我馱着。前面有人家，教根問，送還他家請賞，也是好事。（行者云）師父，山林中妖怪極多，不要多管。（唐僧云）你這個胡孫，又不聽我說。

定要你背他！（行者云）師父先行。（做背不起科）（云）我曾壓在花果山，聳身一跳，尚出來了；棒槌大的小的，背他不起，這必是妖怪。教你嘗我一戒刀，就砍下澗裏去。（做丟下澗科，沙和尚慌上云）師兄禍事！吃那小孩兒拿將師父去了，知他是何妖怪？（行者云）火龍，俺三人見觀音佛去來。（下）（觀音上云）老僧目中，見唐僧有難，孫悟空來也。這一洞妖魔是何怪物？老僧正不見本來面目。待孫悟空來。同往問世尊佛去。（下）（佛引文殊、普賢上，云）毗盧伽有難，觀音引孫悟空來。已差四揭帝去拿那畜生了。（觀音引行者上，見佛科，云）我佛，唐僧不知是甚妖怪拿去？（佛云）不知此非妖怪。這婦人我收在座下作諸天的，緣法未到，謂之鬼子母。他的小孩兒，喚做愛奴兒。我已差揭帝去拿他。在個幽岩大澤之中，即日便到。恐揭帝降不下他，將老僧鉢盂去，蓋將來。（四揭帝扛鉢盂上，佛云）孫悟空，你回原處去。你師父已出在那裏了也。（行者云）謝佛天可憐，弟子尋師父去也。（下）（佛云）將這小廝，蓋在法座下七日，化爲黃水。鬼子母必救他，因而收之。（鬼子母上云）頗耐瞿曇老子無禮，將我孩兒蓋在法座下，更待干罷！鬼兵那裏？隨我去，揭鉢盂去來。（唱）

【越調・鬥鵪鶉】駕一片妖雲，引半垓厲鬼。則爲子母情腸，惡了那神佛面皮。則着你鉢盂中抄化檀那，誰教你法座下傷人家小的。我和你，是誰非？拿住呵恰便似二鬼爭環，休想有九龍噴水。

【紫花兒序】出家兒却不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使不着仁者無敵。黃顏老子，禿髮沙彌，直恁蹺蹊。你是孔夫子遭逢着柳盜跖，我今日做着不避。你認得鬼子母娘娘，休猜做善知識姨姨。

【小桃紅】鼕鼕地小鬼擂征鼙，不怕你會使拖刀計。待俺將不強不弱的鐵胎弓，一撚千轉的狼牙箭。去射這廝。饒他有千般變幻身軀，怎當我百步穿楊手段。（做射科）（佛做蓮花遮科）（鬼母唱）蹬弩開弓那威勢，一箭箭往前射，則見他金蓮朵朵遮胸臆。早難道射不主皮，他原來温而不厲，險惱殺這個搽胭粉的養由基。

你放我孩兒來，便饒了恁滿寺裏和尚。（佛云）賤人，你若皈依佛道，我便饒了你孩兒。（鬼母唱）

【調笑令】覷了我這艷質，一捻兒瘦腰圍。可甚閻外將軍八面威，文殊普賢擎拳立，諸菩薩見賢思齊，將我那愛奴兒蓋在法座底，恁却甚好生心廣大慈悲！

（喚鬼兵去做揭鉢孟科）（唱）

【鬼三台】千里眼離婁疾，順風耳師曠休遲。鳩盤叉大力一切鬼，施勇猛，展雄威，勁敵。

【禿廝兒】將鑽鎗持，寶劍攜。（鬼兵做砍科）掘不開砍不破甚東西？裏面人，外面鬼，影光芒一塊碧琉璃，峭硬似太湖石。

【麻郎兒】驚得阿難皺眉，諕得伽葉傷悲。四天王擎拳頂禮，八菩薩用心支持。

【么篇】我的、手裏、揸底，霜鋒劍巨闕神威。二十位諸天聽啓，但迎着腦門着地！

（佛云）那吒那裏？拿住這賤人者。（那吒上云）那賤人見我麼？（鬼母云）誰家一個黃口孺子，焉敢駡我！（唱）

【絡絲娘】小哥哥休誇強嘴，則恁這老娘娘當間立地。怕不怕須當鬥神力，手掐定五方眞氣。

（做鬥科）（唱）

【拙魯速】他將八瓣綉球提，我將兩刃〔二〕太阿攜，千軍對壘萬人受敵。垓垓壤壤各用心機，不弱似九里山困項籍。雲濛濛蔽四夷，雨昏昏罩太極。（云）也罷，我只將這鉢盂拿起，放我孩兒去罷。（做拿不動科）（唱）鉢盂輕細，不能擡起，却似太山般難動移。

（做鬥科）（做渾戰拿住科）（唱僧做謝佛科）（唱僧云）兀那妖魔，你若肯皈依我佛天三寶，小僧拜告祖師，收爲座下，着你子母團圓；不從呵，發你在酆都地府，永不輪迴。（鬼母云）皈依者。（唱）

【尾】告世尊肯發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那唐僧，火孩兒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須得

二聖郎救了你。（並下）

正名　李天王捉妖怪　孫行者會師徒　沙和尚拜三藏　鬼子母救愛奴

校記

〔一〕刃：原作『刀』，今改。

第四本

玉宇澄空捲絳綃　紫雲聲裏奏咸韶
認將北斗迴金柄　魔利天中走一遭

第十三齣　妖猪幻惑

（猪八戒上云）自離天門到下方，隻身惟恨少糟糠。神通若使些兒個，三界神祇惱得忙。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車將軍。生於亥地，長自乾宮。搭琅地盜了金鈴，支楞地頓開金鎖。潛藏在黑風洞裏，隱顯在白霧坡前。生得喙長項闊。蹄硬鬣剛。得天地之精華，秉山川之秀麗，在此積年矣。自號黑風大王。左右前後，無敢爭者。近日山西南五十里裴家莊，有一女子，許配北山朱太公之子爲妻。其子家貧，裴公欲悔親事。此女夜夜焚香禱告，願與朱郎相見。那小廝膽小不敢去，我今夜化做朱郎，去赴期約，就取在洞中爲妻子，豈不美乎！只爲巫山有雲雨，故將幽夢惱襄王。（下）（裴女引梅香上，云）妾身裴太公之女，小字海棠。自幼許配朱太公之子爲妻。他家貧了，俺家父親待悔了親事。因此俺兩情未已。梅香，你與我將這一封書去，對那生言道，我爲他夜夜燒香花園裏，等着他來廝見，說一句話咱。（梅香云）怕太公知道，連累我。（裴女云）不妨事。（梅香下）（裴女唱）

【仙呂·賞花時】一紙書緘萬種愁，數日憂成兩鬢秋。疾忙去莫遲留，休誤了鸞交鳳友，且跳過短牆頭。

【幺篇】揀着這竹徑花溪陰處走，則着他柳影松斜深處有。休煩惱莫慚羞，黃昏時候，休着我和月倚南樓。（下）〔二〕

（梅香上云）小姐着我寄書與朱郎，朱郎今夜來赴期也，我已回過小姐了。安排下香桌兒，月兒上時，請小姐燒夜香。（裴女上云）朱生回話來，今夜必來也。燒夜香，待和他說一句話。深秋天氣，好一輪月色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露滴疏杉，霧迷衰柳，星光淡。秋色將三，皓月如懸鑑。

【幺篇】薄倖不來，獨倚雕花檻。閑瞻覽，烏鵲投南，驚破偷香膽。

【混江龍】竹梢輕撼，蕭蕭風力透羅衫。多愁少喜，有苦無甘。蛩帶秋聲鳴屋角，雁拖雲影過江南。行樂處停時暫，怕的是梅香撒沁。虧殺俺嫵姆包含。

【油葫蘆】則俺這成就夫妻兩下裏，躭閣了俺女共男，每夜家燒香告斗拜瞿曇。北辰君爭忍相坑陷，西方佛不見靈威感，覷着俺四堵牆恰似跳萬丈潭。則俺那俊多才，怕不道思量俺，爭奈他身命兒太跋藍。

【天下樂】幾時能夠駟馬安車左右驂，戴着朝簪，穿着錦綉衫。那時間不因親的也來前後攙。爺不將閑話兒提，娘不將冷語兒攢，准備畫堂春宴酣。

梅香，將香桌兒，近太湖石畔放着。（做放科）（裴女唱）

【穿窗月】行來到太湖石壘就的山巖，菊花風劈面攙，丹楓葉老塗朱黯。遮着楊柳，映着香楠，一輪月色雲籠罩的暗。

（猪八戒上云）今日赴佳期去。對着月色，照着水影，是一表好人物。那姐姐也有眼色。（裴女唱）

【寄生草】見一人光紗帽、黑布衫，鷹頭雀腦將身探，狠心狗行潛蹤闞，鵝行鴨步懷愚濫。（猪云）小姐拜揖。（裴女唱）我見你須臾下禮有蹺蹊，我這裏囫圇吞個棗不知酸淡（云）足下是誰？（猪云）小生朱太公之子。往常時白白淨淨一個人，爲煩惱娘子呵，黑乾消瘦了。想當日漢司馬，唐崔護，都曾害這般的症候。通鑑書史都收。（裴女唱）

【金盞兒】吃得醉薰酣，語喃喃。秀才呵，不要你前唐後漢言通鑑，俺家尊方睡夢初酣。你不將經卷覽，惟把色情貪。全不想王陽曾結綬，貢禹不勝簪。

（猪云）小姐，就在四望亭，我着家人搬將酒果來，和小姐敍見許之情。（做搬酒果上科）（猪云）小姐，花轎都將在此，我和娘子去咱。（裴女唱）

【三犯後庭花】將擡着花轎籃，妝裹着酒食擔；就小亭開宴破橙柑，玉山摧不用攙。相期相約兩相躭，是和非一任談，儘旁人將冷句攙。對上了菱花菱花鸞鑑，非是我故貪淫濫；夫婦

之情仔細參。見你富時節承覽，貧時節虛賺，不得和咸。君居地北我天南，我怎肯將郎君陷。

（猪云）梅香，爹娘問時，便說我和小娘子去來。（裴女唱）

【賺煞尾】塡滿起悶懷坑，擔幹起相思擔，我按不住風流俏膽。連理枝頭誰下砍，對菱花接上瑤簪。過得南山，則少個包髻團衫。俺爹便知道呵，也不妨。（唱）原定下的夫妻怎斷？咱茶濃酒酣，趁着風輕雲淡，省得着我倚門終日盼停驂。（下）〔二〕

（唐僧一行人上，云）善哉，善哉。自從離了紅孩兒之難，行經月餘，前面又是一座高山。侵雲接漢，不知是甚麼山？（行者云）師父，這是火輪金鼎國界，正是徒弟丈人家裏。此間妖怪極多，師父並不要閑管。兀那山下一座大林，林下黑沉沉一所莊院，我們到那裏歇去。（下）

校記

〔一〕以上部分柳枝集本作『楔子』。

〔二〕以下一段柳枝集本作『第二折』的開頭，唐僧賓白如下：『玉宇澄空捲絳綃，紫雲聲裏奏咸韶。認將北斗迴金柄，魔利天中走一遭。小僧俗本姓陳，在金山寺出家爲僧，法名玄奘。蒙唐天子敕命，賜號爲三藏法師，着往西天取經。行至西番氐鉞地面，遇着木叉行者送的匹火龍爲馬；又到花果山下收了這個徒弟孫行者；流沙河上收了這個徒弟沙和尚。一路上遭着千魔百難，都虧了佛天庇祐和這兩個徒弟竭

力救免，得到於此。天色已晚，只見前面一座高山，侵雲接漢，不知是甚麼所在。』

第十四齣　海棠傳耗

（裴女上云）自從那日着簡書去約朱生，誰想被這妖魔化作朱生模樣，將我攝在這裏。千山萬壑，不知是那裏。這廝五更出去，直至夜方回。每日有鄰家女子相陪，想必也是妖精。我也怕不得偌多，但不知幾時見俺父母丈夫，又不知俺父母丈夫這其間若何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良夜沉沉，亂山深又無鐘禁，我又不曾聽司馬瑤琴。莽相如，腌材料，配得來忒甚。映着這樹影山陰，冷清清似一池水浸。

【正宮·六么遍】不戀您，身穿着細綾錦，好佳配甚不思尋。更何須白璧間黃金，才郎又嗒女貌寢。我如今憂愁自舉誰替您，俊兒夫似海內尋針。姻緣事在天數臨，無緣分怎的消恁，直躭閣到如今。

安排下酒果，不見朱郎回來。（猪上云）自從攝將這女子來，他兩家打官司。打不打不干我事，每夜快活受用。今日回得晚了，怕小娘子怪。姐姐，小人回了也。（裴女云）今日夜深也，着我等你多時也呵。（唱）

【中呂·上小樓】你可也和誰宴飲，着我獨懷跌窨。醉眼橫秋，笑臉生春，酒滲衣襟。滿捧香醪，輕焚寶篆，閑空鴛枕。我叫你個吃敲才恁般福蔭。

（猪云）小妮子們爲甚不服事娘子？（裴女云）他們也等你多時也。（唱）

【么篇】他每點下絳蠟，鋪着綉衾。等到咱來，斟將酒至，盼得君臨。（猪云）此間小洞中，索是定害娘子。（裴女唱）我不曾志意縫聯，殷勤妝洗，存心織紉。（猪云）人對我說，他們不服事你。待我責罰這廝們。（裴女唱）你可也休聽人恁般讒譖。

（猪云）將酒來，我和姐姐飲數杯。你丈夫姓朱，我也姓朱。你是好花一朵，伴我槁木兩株。（笑科）你思量父母麼？（裴女云）爺娘如何不想！（唱）

【喬捉蛇】展眼略爲歡，開懷且自飲，一家一計自相尋。（猪云）我如今置着衣服首飾。辦着禮物，着你家去走一遭。（裴女唱）纏頭錦，買笑金，全不要恁。但能够見爺娘一面也叨你福蔭。

（行者上云）師父，在這莊上歇了。我心中悶倦，這座山不知有多少高，待我去量一量。（上山科）（云）好高山，好明月。我且阿一堆尿。兀那黑漢子，在山半腰裏，伴着個人，又是妖物。我且聽他說甚麼。（猪云）姐姐，你唱一個，我吃酒。（行者云）這廝到受用似我。（裴女云）尊神，着我唱甚麼？（猪云）唱個念奴嬌。（行者云）念奴嬌，我着你吃我一個大石頭。〔一〕（做打猪跌下科）（裴

女唱）

【十二月】這聲響似春雷降臨，火炮相侵。驚得冰肌凜凜，冷汗浸浸。不見了宋玉多才的翰林，撇下這巫娥美貌難禁。

【堯民歌】露華涼羅襪濕浸浸，諕得我霞臉赤渾身上下顫兢兢。（行者做下山科，云）小娘子，見我麼？（裴女唱）走了那黑容儀，換上這臉黃金，抵多少死却鍾期遇知音。難盡恁，風流兩個心，不似俺鰥寡孤獨甚。

（行者云）小娘子，你那丈夫好醜臉。（裴女背云）則你也不可覷者。（行者云）你也是妖怪？（裴女云）妾身是黑風山西裴太公的女孩兒，小字海棠。許配與山南邨朱太公家爲兒婦。爲俺公婆家貧，俺父親欲待悔親。妾身每夜燒香告天，願朱郎早得相見。不想被這妖魔化作朱生模樣，將妾攝在此洞，不得見父母顏面。告尊神可憐！（行者云）我非神，我乃是大唐三藏國師上足徒弟，孫悟空是也。這廝是甚妖魔？（裴女云）他常自稱魔利支天御車將軍，又號黑風大王。諸佛不怕，只怕二郎細犬。（行者云）我今日經您家過，我與你寄一個信，何如？（裴女云）如此，是師兄慈悲咱！小的每待寫書，紙筆又沒。師兄，則恁的寄口信，又恐無憑。小的有手帕，是俺父親與我的。他若見這手帕呵，便信是實。（行者云）將來，揣在懷裏。（裴女云）記心咱！（唱）

【般涉調・耍孩兒】把衷情一一都說與您，全在仗義師兄用心，家音是必莫埋沉。（行者云）你家

在那裏？（裴女唱）在黑風山西北跟尋。俺門前兩行槐楊影，院後一叢桑柘陰。（行者云）你父親如何？（裴女唱）俺家尊四海性無拘禁，有待傳書之酒，有贈路費之金。

如今不見了妾身，梅香說道，是朱生和妾身走了也。兩親家正鬧哩。（唱）

【煞】不知俺家告着他，他家告着俺，哥哥回去除了鐵窖。（行者云）你父母好善麼？（裴女唱）俺爺平生好善常存性，俺娘從小看經不出音，擡舉得我如花錦。今日猪生狗活，兎擾狐侵。

師父，是必志誠者。（行者云）放心。明日便着你家知道你消息。（裴女唱）

【尾聲】志誠呵泰山也勻做了田，鐵鎗也磨做了針。俺夫妻不會咱圖他個甚，久以後子母團圞盡在您。

校記

〔一〕大石頭：柳枝集本作『大石調』。

第十五齣　導女還裴

(裴太公上云)白髮雙雙絕子孫，只圖有女嫁比鄰。可憐已作桑間婦，落日深山哭倚門。老漢裴太公是也。俺兩口兒，止生一個女孩兒。年方一十八歲，小名喚做海棠。自小許配朱太公的孩兒。爲他家貧乏了，我兩口不肯與他。梅香報道，他孩兒拐了俺女孩兒去了。趕他們去，那小廝又在他家；看他家動靜，又不見那廝是拐了俺孩兒的模樣。我說道，女孩兒吃你家孩兒拐了。朱家那老子和婆子鬧起來，道俺家嫁了他兒媳婦也。衆親眷勸散了，着去尋覓。他這幾日必然要告官，今日敢待來也。(朱太公引小兒上，云)萬貫家財一旦休，有兒儘可慰窮愁。誰知世態炎涼甚，夙世姻緣變作仇。老漢朱太公是也。我已先有錢來，天火燒了家緣家計，如今窮了。這裏大戶裴太公家，一個女孩兒，年一十八歲，生得十分有顏色。自小裹割衫襟爲定，家裏做媳婦。這老子見俺家貧，便來買休，悔這一樁親事。我兩口兒不肯，他前日走來道，俺孩兒拐了他女兒。那老子必定將我媳婦兒，嫁與別人了。怎肯干罷！他這幾日跟尋不着，今日好共歹，我和他見官去者。(做見科)你還我兒媳婦來！(裴云)你還我女孩兒來！(做揪科)我和你告官去咱！(做行科)(唐僧一行人上，云)今日來至黑風山，見一簇人鬧，爲甚麼來？(朱太公云)師父，老漢姓朱，止生這個孩兒。

自小與裴太公女兒，割衫襟爲定。誰知運蹇，天火燒了家緣家計，窮了。這老子便生悔心。我兩口兒堅執不肯。他前日走將來，道我孩兒拐了他女兒。那老兒必定將我兒媳婦，嫁與別人了。我今日和他去見官哩。（唐僧云）善哉，善哉。有如此事！（行者云）兀那老兒，你姓裴？（裴云）我姓裴。（行者云）你休鬧，你休鬧。要你的女兒，當來問我。你的女兒，不長不短，生得大有顏色，小名喚作海棠，是麼？（唐僧云）你這胡孫，又惹事了。你怎麼知道？（行者云）休問我知道不知道，有一個小曲兒，喚做朝天子。（唱）

【中呂·朝天子】老裴，聽啓，我一一言詳細。朱家兒子是他的女婿，未能够成佳配。一個爲有家財，一個因無家計，被妖魔攝在洞裏。（裴太公云）哥哥，你怎得知道？（行者唱）你問我怎知就裏，且莫要左右打睃。則這一個手帕兒是何人的？

（裴老做哭科，云）正是俺孩兒的！哥哥，你那裏見他來？（唐僧云）行者，你如何得知來？（行者云）聽弟子師說一遍。老裴，俺師父是大唐三藏國師，欲往西天取經，夜來至一莊院借宿。師父睡了，我睡不着，山上去閑看。則見半山腰，有一人光紗帽子黑面皮，抱着個女子飲酒，着那女子唱念奴嬌。我看了，搬起一塊大石頭打下去。一聲響亮，不見了那廝。則見一個女子，言稱『我是裴太公的女兒，小字海棠。許朱太公家爲兒婦。我爺娘不肯。我每夜燒香禱告。忽見朱郎來，言道我家貧，特來取你來。却被此妖魔化作朱生模樣，將我攝在此間。你與我寄個家信去者。』我道將

甚麼爲信，他便與了我這個手帕。從頭一一都道，您孩兒便知着落。他吃妖魔殘破城池，你兩個自家刷鬧。〔二〕（裴老云）請師父到俺家裏商議。（做到家科）哥哥，不知是甚麼妖魔？（行者云）山神土地安在？（土地上云）師父稽首。（唐僧云）土地，兀那裴太公的女兒，是何妖怪攝去？（土地云）小聖亦然不知。當年八月十五夜，則見在黑松林內，現出本像。蹄高八尺，身長一丈。仔細看來，是個大猪模樣。（行者云）想是個猪精。我去料持他。（土地云）行者，索用機謀，休要膽大心粗。奈何得親自下手，奈何不得呵，索尋後巷王屠。（唐僧云）行者，你須要小心在意者。（下）（裴女上云）昨夜吃了那一驚，今日身子不快活。那行者說與我寄書，知他何如？朱郎出去，從早至今未回。幾個女伴相陪，安排下果桌，等朱郎來。好一派山景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雨初收，雲纔散，山風惡羅袂生寒。澄澄月色如銀爛，倚闌凝眸看。

【蠻姑兒】看間，興闌。颼颼風色，颯颯秋聲，一陣愁煩痛心肝。想家何在，見應難。望雲樹沉沉在眼。

【滾綉球】這些時懶將玉粒餐，偷將珠淚彈。端的是不茶不飯，思昏昏恰便似一枕槐安。身邊有數的人，眼前無數的山。聽了些水流深澗，野猿聲啼破高寒。碧梧露冷冰肌瘦，紅葉秋深血淚乾。改盡朱顏。

【叨叨令】有時俯視溪流看，更險似軍〔三〕騎羸馬連雲棧。一聲鶴唳青松澗，更慘似琵琶聲

裏君恩斷。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幾時能够一杯未盡笙歌散？

（行者上云）閑話之間，早來到洞裏了也。兀那娘子在那裏？我已報信你家太公了。你與我去來。

（裴女云）多謝神聖！（做行下山科）（裴女唱）

【伴書生】往常時綠窗下拈針也懶，綉幙裏挪身也慢。今日個一朵行雲滿空裏散，比乘風的列子皆虛幻。攜雲帶雨誰曾慣，問何處是巫山？

【笑和尚】雲昏昏迷望眼，霧隱隱遮蒼漢，氣吁吁地流香汗。似、似、似鷄鳴度函谷關，如、如、如馬跳過美良灘。別無甚與你餞行，別無計鎖你雕鞍。來、來、來，我親自禮拜你三千萬！

（行者云）拜多少得飽。（下）（唐僧、裴、朱一行人上，云）孫悟空久不見來，此時想必到也。（行者引裴女上，云）小娘子，來到您家裏了。（做見哭科）（裴女唱）

【倘秀才】山洞裏消磨了粉顏，草堂上流乾了淚眼。謝師父與我鞭梢一指間，好着我鬆寶釧、淡眉山，裙腰兒旋剗。

（唐僧云）親家都來相見者。（行者云）兀那女子，不知攝你者是何妖怪？（裴女云）妾也不知。但醉後則說，他怕二郎細犬。（行者云）我問土地，他說是猪精。龍君、沙和尚，同師父在莊上住，我

去拿那妖怪。但不知他法力如何，我降得，便自降他；降不得，直至普陀，告觀世音，差二郎來收他。絕了你兩家後患。（裴、朱二老云）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唐僧云）吾弟用心。慈悲大展方成道，嗜欲休貪是出家。小心在意，疾去早回。（行者下）（唐僧云）你兩個老的，擇個好日子，着兒女合配了者。（裴、朱云）謹依法旨。（裴女唱）

【滾綉球】我今日得救還、草舍間，免了些短吁長嘆，使爺娘兒女心安。託賴着師父的恩，行者儇，救得我百餘無難，急回來春事闌珊。殘花落盡胭脂色，綠葉陰成翡翠班，枉在塵寰！

【尾】早則不喬林鶯去歌聲慢，寶鑑鸞孤舞影單。子父團圓喜無限，夫妻逑合各爲難。感謝吾師端的是世間罕！（下）

（裴老云）且留師父歇一宵，明日早行。（下）（猪上云）叵耐裴老無禮，將我渾家取歸家去了。他分付着我來他家做女婿。我尋思來，也好，強如洞裏茶飯不便當。只就今日，我到他家去走一遭。（下）（裴老上云）昨日孫悟空去拿猪精，尚未回來。我且在此等候者。（行者上云）我去拿那個猪。誰想他不在洞裏。今日且在裴公莊上等他，定個計策。他敢自來也。（做見說科）（行者云）將你女孩兒別處安頓了，我却穿了他的衣裳，在他房裏坐。那魔軍來時，你着他入房來，我料持他。（做入房科）（裴老云）遠遠望見一個黑漢子，敢是那猪來也。（猪上做見科）（裴云）你是誰？（猪云）我是你女婿，怎不認得我？（裴云）少吃你會親茶飯，故不認得你。（猪云）丈人，我的娘子

臥房在那裏？（裴云）這是小姐臥房，你請入去。（裴下）（猪做入見酒果燈燭科，云）姐姐，你等我同來家，便先來了。（做摸科）呀，好粗腿也！（行者云）我唱一個與你聽。（唱）

【雙調·雁兒落】你想像賦高唐，我雲雨夢襄王。咱正是細棍逢粗棍，長鎗對短鎗。

【么篇】你休恁輕狂，我和你一合相。咱是個引不動嬌娘，却便是孫猪范霸王。

（做打猪走科）（孫趕科）（火龍慌上云）報、報！師父吃那魔軍攝去了也。（行者云）不知這妖魔何等樣物。小娘子說道，他則怕二郎細犬。俺同見觀音佛，着二郎來救俺師父去來。（下）

校記

〔一〕句中『自』原作『是』，今改；『刷』疑『吊』字之誤，『吊』即『鳥』字。

〔二〕軍：原作『單』，今改。

第十六齣　細犬擒猪

（灌口二郎同行者上，云）不周山破戮天吳，曾把共工試太阿。誰數有窮能射日。某高擔五嶽逐金烏。小聖灌口二郎神是也。奉觀世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唱）

【越調・鬥鵪鶉】看了些日月盈虧，山河變遷。灌口把威施，天涯將姓顯。郭壓直把皂鷹擎，金頭奴將細狗牽。背着弓弩，挾着彈丸；濯錦江頭，連雲棧邊。

【紫花兒序】伏得些山神恐懼，木客潛藏，木獸拳攣。悶來時擔山趕日，閑來時接草量天。安然，寒暑相催不記年，物隨時變。脆似松枝，海變做桑田。

【金蕉葉】正待要搦箏擘阮，忽受取觀音差遣。西天路妖魔萬千，保護着唐僧庶免。叫神將，你與我緊把住洞口。看那妖怪甚麼面目。（唱）

【調笑令】來到這洞邊，叫聲喧。休猜做落日山空啼杜鵑，天兵布得山川遍。（行者云）上聖，這廝神通廣大，神力周全。（二郎唱）孫行者說言在駟馬之前，你道他神通廣大自專，則好深山裏諕地瞞天。

（猪內做驚科）（二郎唱）

【禿廝兒】雲氣重天兵頓顯，霧風狂天地相連。黃風從地捲，休遲滯，莫俄延，相纏。

（猪跳出做見科，云）二郎神，我與你有甚冤讐，你來拿我？（二郎云）兀那魔軍，我奉觀音法旨，特來拿你。你若眞心皈依我佛，與你拜告觀世音，着你也成正果。若不皈依，着你死於細犬口中。（猪云）別人怕你，偏我不怕你。（二郎唱）

【聖藥王】嘴臉似黑炭團，部從似火肉然，休猜做玉簪珠履客三千。一壁廂畫角鳴，一壁廂鑼鼓喧，休猜做笙歌引至畫堂前。一片怪膽大如天。

（行者云）那猪精，你敢與我相持麼？（猪云）怕甚麼賭鬥！（做鬥科）（二郎唱）

【麻郎兒】郭壓直威風不展，孫行者筋力俱焉。鬥到三千合精神越顯，潑妖物小聖也難辨。

左右神將，快將細犬咬那魔軍。（做鬥科）（二郎唱）

【幺篇】便遣、快牽、細犬，見本相直奔跟前。黑面郎心驚膽顫，逃命走洞門難戀。

（做猪逃犬趕科）（二郎唱）

【拙魯速】這犬展草力應全，護家志當虔。禦賊的性堅，吠形的意專。顧兔逐狐那輕健，忒伶俐不容他寬轉。（犬做咬住科）則一口咬翻在坡岸前。

（左右綁科）（放唐僧上做謝科）（唐僧云）上告二郎大聖，出家人以慈悲爲念，救物爲心。望神聖看佛天三寶之面，饒這魔軍，與弟子護法者。（二郎唱）

【幺篇】潑妖魔，世不然；告吾師，煞可憐。你若是肯放心願，跟後趨前，莫生狂顛，一性參禪，將你那害生靈的冤孽免。

（猪云）謹依法旨。（二郎云）唐僧，沿路小心。俺自保障你者。（唱）

【尾】去心緊似離弦箭，到前去如何動轉。魔女國孽冤深，火焰山禍難遣。〔一〕

正名　朱太公告官司　裴海棠遇妖怪　三藏託孫悟空　二郎收猪八戒

校記

〔一〕此曲柳枝集本作：『萬千魔都是人心頭見，向前去休生退轉。果若是打辦了一片志誠心，怕甚麽向靈山路途遠！』

第五本

萬里韶光應節來　三天寶籙徹明開
分明龍女擎珠出　疑是仙人帶月回

第十七齣　女王逼配

（唐僧引孫、猪、沙、馬上，云）自離了黑風山，來到女人國。孫行者，女人國裏何好？（行者云）師父，弟子銅筋鐵骨，火眼金睛，鍮石屁眼，擺錫雞巴。（唐僧云）既到此間，怕得許多？只得向前。通關先打去了，俺入城去來。（下）（女人國王上云）子童女人國王。俺一國無男子，每月滿時，照井而生。俺先國王命使，漢光武皇帝時入中國，師曹大家爲師，授經書一車來國中。至今國中婦人，知書知史。立成一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寶殿生香，美人扶向、瑤階上。列七寶旌幢，端坐泥金亢。

【混江龍】我怕不似嫦娥模樣，將一座廣寒宮移下五雲鄉。兩般比諭，一樣淒涼：嫦娥夜夜孤眠居月窟，我朝朝獨自守家邦。雖無那強文壯武，宰相朝郎；列兩行脂粉，無四野刀鎗。千年只照井泉生，平生不識男兒像。見一幅畫來的也情動，見一個泥塑的也心傷。

昨日有通關打來，說道大唐國師，去西天取經，從俺地面過。俺索接他去。（唱）

【油葫蘆】說他幾載其間離了大唐，來到俺地方。安排香案快疾忙。今日取經直過俺金階

上，抵多少醉鞭誤入平康巷。我是一個聰明女，他是一個少年郎。誰着他不明白搶入我花羅網，准備着金殿鎖鴛鴦。

【天下樂】穩情取和氣春風滿畫堂。宰下肥羊，安排的五味香，與俺那菜饅頭的老兄騰了肚腸。陪妝奩留他做丈夫，捨身軀與他做正房。可知道男兒當自強。

（唐僧引一行人上，云）貧僧來至女人〔三〕國。夢寐間有韋馱尊天來報，有一場魔障來也。龍天，未知是何魔障。來到國內，報覆去，大唐國師求見。（女王做接科，云）早知師父到來，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唐僧云）難消，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女王云）是好一個和尚也呵！（唱）

【哪吒令】身才兒俊長，加持得鬼王。容貌兒善良，修持得梵王。胸襟兒紀綱，扶持得帝王。頭如藍靛青，語似春雷壯。這和尚端的非常！

將酒來，與師父接風。（唐僧云）小僧不飲酒，不茹葷。（女王唱）

【鵲踏枝】執方尊瀉瓊漿，露春葱捧瑤觴。（唐僧云）娘娘，及早修業，無常有限者。（女王唱）但能夠兩意多情，儘教他一日無常。天魔女邪施伎倆，敢是你個釋迦佛也按不住心腸。

（女王做抱住唐僧科）（行者云）娘娘，我師父是童男子，吃不得大湯水。要便我替。（唐僧云）善哉，善哉。我是出家人。（女王唱）

【寄生草】直裰上胭脂汚，袈裟上膩粉香。似魔騰伽把阿難攝在淫山上，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祇把張僧拿住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眞僧，如今佳人個個要尋和尙。

（行者云）小行者〔三〕與娘娘驅兵將作朝臣，你饒了俺師父者。（女王唱）

【幺篇】徒弟每諸般勸，師父獨自慌。俺女兵不用猴爲將，女王豈用猪爲相？如今女娘都愛唐三藏。你休癡迷，修行今世有來生，我則待長江後浪催前浪。

（女王做扯唐僧科，云）這正殿上不是說話的去處，俺兩個後殿裏去來。（唐僧云）孫悟空救我！（下）（行者云）我自也顧不得。（諸女做捉翻孫、猪、沙，發科）（下）（女王扯唐僧上，云）唐僧，我和你成其夫婦。你則今日就做國王，如何？（唐僧云）善哉。我要取經哩。（發科）（女王唱）

【六幺序】香馥郁銷金帳，光燦爛白象牀，俺兩個破題兒待弄玉偷香。聽得說天地陰陽，自有綱常；人倫上下，不可孤孀。俺這裏天生陰地無陽長，你何辜不近好婆娘？浮屠盡把三綱喪。（唐僧云）佛教自是一家。（女王云）說你那佛怎麼！孔夫子文章貫世，天下傳揚。

（唐僧云）你如何知有個孔夫子？（女王云）俺先國王，曾使人去授得曹大家五經三史，都知人倫故事。（唱）

【幺篇】你雖奉唐王，不看文章。舜娶娥皇，不告爺娘。後代度量，孟子參詳。他沒來由獨鎖空房。不從咱除是飛在天上，箭射下來也待成雙。（云）你若不肯呵，鎖你在冷房子裏。（唱）枉熬煎得你鏡中白髮三千丈。成就了一宵恩愛，索強似百世流芳。

（女王捉翻唐僧科）（唐僧云）誰救貧僧也！（韋馱尊天上云）某韋馱尊天是也。奉觀音法旨，去救唐僧走一遭。潑賤人，怎敢毀吾師法體！（女王云）你是何人，直走到臥房裏來？（唱）

【金盞兒】披金甲貌堂堂，持寶杵氣昂昂。莫不是滸藍橋燒祆廟的腌神將？比唐僧模樣更非常。（韋云）吾神三千老，完爲童子身，特來護法來。（女王云）又是個柳下惠、顏叔子。（唱）焦則麼那村柳舍？叫則麼那唔顏郎？你整村了三十載，他干過了二十霜。

（韋云）若不送師父出來，一杵打你做泥塵。（女王做放手科）（唱）

【尾】我無緣，保的他無恙，鬧炒起花燭洞房。怕甚麼深院沉沉秋夜長，決撒了帽兒光光。恨韋郎，不做周方。我不道的惱亂蘇州刺史腸。你如今去，我這裏收拾下畫堂，埋伏下兵將，等回來拿住再商量。（下）

（韋云）唵，孫行者安在？（行者上云）唵，乃佛敕，諸神拱聽。（見科）（唐僧云）行者，貧僧若非尊神護持，幾毀法體。（韋云）行者，好生護持父師去者。孫行者聽我叮嚀：和師父疾便登程，見花酒休

生凡性，莫誤了西天取經。（下）（唐僧云）行者，我們十分虧神天護持，脫了此一難。我且問你，我吃女王拿住，你每三個怎的脫身？（行者云）師父，聽行者告訴一遍。小行者被一個婆娘按倒，凡心却待起；不想頭上金箍兒緊將起來，渾身上下骨節疼痛，疼出幾般兒蔬菜名來：頭疼得髮蓬如韮菜，面色青似蓼芽。汗珠一似醬透的茄子，鷄巴一似醃軟的黃瓜。他見我恰似燒葱，恰甫能忍住了胡麻。他放了我，我上了火龍馬脊梁，直走粉牆左側。聽我有個曲兒，喚做寄生草。（唱）

【寄生草】猪八戒吁吁喘，沙和尚悄悄聲。上面的緊緊往前掙，下面的款款將腰肢應。我端詳了半晌空傒倖。他兩個忙將黑物入火爐，我則索閑騎白馬敲金鐙。師父，趁着人健馬飽，趲行去來。（並下）

校記

〔一〕原來於『拚』字斷句，下文『唐僧云』於『關』字斷句，俱誤。上文補。

〔二〕人：原脫，據上文補。

〔三〕者：原脫，據

第十八齣　迷路問仙

（唐僧一行人上，云）自離了女人國，行經一個月期，不知前至那裏？得個地方人，問他問路兒也好。遠遠地漁鼓簡子響，俺緊脚步趕將去，問他一聲。（下）（採藥仙人持漁鼓簡子上，云）山兮山兮高，水兮水兮深。山高摩世界，水深流古今。百年惟有山水在，英雄豪士何所尋？道可道，人莫毀；名可名，就裏難言。若離得酒色財氣，便堪爲塵世神仙。（唱）

【南呂·玉交枝】貪杯無厭，每日價泛流霞瀲灩。子雲嘲謔防微漸，託鴟夷彩筆拈。季鷹好飲豪興添，憶蓴鱸只爲葡萄釅。倒玉山恁般瑕玷，又不是周晏相霑。糟醃着葛仙翁，麴埋那張孝廉。恣狂情，誰與砭？英雄儘你誇，富貴饒他占。則這黃壚畔有禍殃，玉缸邊多危險。酒呵播聲名天下嫌。

【么篇】待誰來挂念，早則是桃腮杏臉。巫山洛浦皆虛豔。把西子比無鹽，那裏有佳人將四德兼？爲龍綦衾枕是干戈漸，錦片似江山着敵斂，可曾悔戀了穠纖？碎鸞釵，間寶奩；這風情，怎強譫。眼見墜樓人，猶把臨春占。笑男兒自着鞭，嘆青娥藏刀劍。色呵播聲名天

下嫌。

【幺篇】富豪的偏儉，奢華的無過是聚斂。王戎郭況心無厭，擁金穴握牙籤。可知道分金鮑叔廉，煞強如牢把銅山占？晉和嶠也多褒貶，恰便是朱方聚殲。有齒的焚身，多財的要謙。斗量珠，樹繫縑。刑傷爲美姝，殺伐因求劍。空有那萬貫錢，到底來亡溝塹。財呵播聲名天下嫌。

【幺篇】英雄氣焰，貔虎般不能收斂。夷門燕市皆爲僭，空僝僽枉威嚴。探丸厲刃掀紫髯，笑談落得塡坑塹。儘淋漓一腔丹慊，惹旁人血淚橫霑。冷覷王侯，暖守兵鈐。髮衝冠，雄猛添。驚惶〔二〕博浪椎，寂寞烏江劍。恁忘了泡影與河山，算相爭都無饜。氣呵播聲名天下嫌。

（唐僧引一行人上，云）行至深山曠野之中，不知是那裏。遠遠的樹林之間，有個採藥仙人。問路咱。（行者云）前面採藥仙人，指路咱。（仙唱）

【醉鄉春】打漁鼓高歌興添，採靈芝快樂無厭。大叫高呼，前遮後掩。遠量度，近觀瞻。謹廉禮謙，休猜我做避世陶潛。

（唐僧云）俺是大唐三藏國師，欲往西天取經。過此迷了路途，故此問你咱。（仙云）您非凡人也。

誰能得到這裏！（唱）

【雙調・小將軍】過女人國甚巇險，有無限惡威嚴。若要到西天峻峯尖，一路上苦偏多，無甚甜。

（唐僧云）指我去路咱。（仙云）俺此間不五百里，有一山，名曰火焰山。山東邊有一女子，名曰鐵扇公主。他住的山，名曰鐵鏟峰。使一柄鐵扇子，重一千餘斤，上有二十四骨，按一年二十四氣。一扇起風，二扇下雨，三扇火卽滅，方可以過。（唱）

【清江引】火焰山委實形勢險。（行者云）我一胞尿，溺也溺死了他。（唐僧云）行者，休要胡說。（仙唱）使不着你裝風漢，全憑鐵扇風，常言道，水火無情。不用吹毛劍。（行者云）我問他借扇子，肯便肯；不肯呵，我與他勢不兩立。（仙云）他的法寶，你人力怎鬥得？（唱）他敢着你滴溜溜的半空似秋葉般颰。

雖然於路艱難却有無限之景。（唱）

【碧玉霄】瀑布簽寒，澗落水簾。木繞山尖，猿嘯虎張髯。仗法力則可行，無神通休強參。將山色來瞻，似碧玉無瑕玷。苦辛不厭，大發慈悲念。

師父趲行者。（唱）

【隨尾】玉鞭緊緊催金靴，火焰山千難萬險。早求法力到西天，莫把殘軀葬山崦。（下）

（唐僧云）來至火焰山，如何得過去？行者，怎生是好？（行者云）師父，山這邊有人家，你且歇下。着弟子直到鐵鏟峰，尋鐵扇公主，借扇子來，着師父過去。（唐僧云）你疾去早來，休着我記挂你。（下）（行者云）來到鐵鏟峰。人說鐵扇公主，知他有丈夫沒丈夫，好模樣也不好？我且問山神土地，便知明白。唵，山神土地安在？（山神上云）小聖本處山神是也。唵，乃法敕，萬神咸聽。不知那位尊神呼召，小聖上前參見。尊神稽首。（行者云）我乃大唐三藏國師弟子，通天大聖孫行者。我問鐵扇公主在那裏住？（山神云）在正尖峰下住。（行者云）他有丈夫沒丈夫？（山神云）沒丈夫。（行者云）他肯招我做女婿麼？（山神云）肯。（行者云）怎知便肯？（山神云）人物好歹選中。（行者云）我問他借扇子去。（山神云）小聖不敢說，行者自詳論。着他一扇子，搧做風胡孫。（下）（行者云）我不信輸與一個婆娘，我且到他洞門前走一遭。（下）

校記

〔一〕驚惶：『惶』原作『皇』，據文意改。

第十九齣　鐵扇凶威

（鐵扇公主上云）妾身鐵扇公主是也，乃風部下祖師，但是風神皆屬我掌管。爲帶酒與王母相爭，反却天宮，在此鐵鏟山居住。倒大來是快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我在巽宮裏居，離宮裏過。我直滾沙石撼動娑婆，天長地久誰煞得我？把世界都參破。

【滾綉球】孟婆是我教成，風神是我正果。我和驪山老母是姊妹兩個。我通風他通火。角木蛟井木犴是叔伯親，斗木獬奎木狼是舅姑哥。當日宴蟠桃惹起這場災禍。西王母道他金能欺風木催槎。當日個酒逢知己千鍾少，話不投機一句多。死也待如何！

俺這裏鐵鏟峰，好景致也呵。（唱）

【倘秀才】明日照疏林花果，寒露滴空山薜蘿，四面青山緊圍裏。松梢聞鶴唳，洞口看猿過，與凡塵間闊。

我一柄扇子，重一千餘斤。上有二十四骨，按二十四氣。此般兵器，三界聖賢，不可量度。單鎮南

方火焰山，若無此扇，諸人不可過去。好扇子呵！（唱）

【滾綉球】這扇子六丁神巧鑄成，五道神細打磨；閻浮間並無二個，上秤稱一千斤猶有餘多。管二十四氣風，吹滅八十一洞火。火焰山神見咱也膽破，惱着我呵登時間便起干戈。我且着扇搧翻地獄門前樹，捲起天河水上波。我是第一洞妖魔。

（行者上叫科）（洞裏小鬼做出科）（行者云）小鬼，對您公主說，大唐三藏國師摩合羅俊徒弟孫悟空來求見。借法寶過火焰山咱。（小鬼進稟科）（公主云）我知道。這胡孫是通天大聖孫行者，着他過來。（行者做入見諢科，〔二〕云）弟子不淺，娘子不深。我與你大家各出一件，湊成一對妖精。小行者特來借法寶過火焰山。（公主云）這胡孫無禮！我不借與你。（唱）

【叨叨令】我這片殺人心膽天來大，救人命志少些兒個。（行者云）師父過不得火焰山，特來相投。（公主唱）你道是火焰山師父實難過，則這個鐵鏟峰的魔女能行禍。休得要閑中尋鬧也波哥，休得要閑中尋鬧也波哥！則你那禿髑髏敢禁不得剛刀剁。

（行者云）這賊賤人好無禮！我是紫雲羅洞主，通天大聖。我盜了老子金丹，煉得銅筋鐵骨，火眼金睛 鍮石屁眼，擺錫鷄巴。我怕甚剛刀剁下我鳥來！（公主云）這胡孫好生無禮！我也不是你惹的。（唱）

【白鶴子】你道是花果山是祖居，鐵鏟峰是我的行窩。在彼處難比強，來此處索伏些懦。

（行者云）潑婆娘，我若拿住你，也不駡你，也不駡你，你則猜。（公主唱）

【中呂·快活三】惱的我無明火怎收撮，潑毛團怎敢張羅！賣弄他銅筋鐵骨自開合，我一扇子敢着你翻筋斗三千個。

（行者做出科，云）那婆娘，出來，出來！我和你並個輸贏！（公主唱）

【鮑老兒】他大叫高呼勒着我，更怕我楊柳腰肢嫋娜；耀武揚威越逞過，更怕我桃臉風吹得破。彎弓蹬弩，拈鎗使棒，擂鼓篩鑼。

鬼兵那裏？（卒子擺上）（公主云）將兵器來！（唱）

【古鮑老】手提着太阿，碧澄澄恰如三尺波；額攢着翠娥，惡狠狠怒如千丈火。狂旗磨，戰鼓敲，妖兵和。你便吃了靈丹數顆，爭似我風聲偏大，半合兒敢着你難撈摸。

（做戰科）（公主做敗走科，云）這胡孫神通廣大，我贏他不得。將法寶來。（唱）

【道和】這扇子柄長面闊，鎖鐵貫，嵌金磨。骨把揠薄，妖氣罩，冷風多。雲端頂上觀見我，鐵棒來抽身便躲。戒刀着怎地存活？我着戒刀折，鐵棒損，力消磨。

【柳青娘】休麼，從來不識這妖魔。忒輕薄也待如何？那廝有神通難摸，藝高強，名揚播。偷靈丹老子怎近他，盜蟠桃玉皇難奈何。那廝上天宮將神威挫，下人間興禍多。看着身軀

大，頃刻成微末；看着東方過，頃刻向西方落。一任他鐵骨銅筋火眼睛，不索交兵，敢着他隨風一扇搧了渡江河。

（做扇科）（行者做一筋斗下）（公主云）量你個胡孫，到得那裏？這一柄扇搧着呵。（唱）

【尾】或是墮在遠岡，落在淺波，滴溜溜有似梧飄落。便是天着他有命，今生必定害風魔。（下）

（行者上云）吃這婆娘一扇子，搧得我滴溜溜半空中。休說甚的，小孫草腹屎腸，做了四句口號，罵這弟子：婆娘忒恁高強，法寶世上無雙。不借我呵也罷，當着你熱我涼。待干罷，去投奔觀音佛去，好歹有甚見識過去。（下）

校　記

〔一〕諢科：原作『混科』，據元劇慣例改。

第二十齣　水部滅火

（觀音上云）老僧觀世音是也。唐僧過不得火焰山，孫悟空來告，我差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箕水

豹、壁水獙、參水猿等水部神通，水能滅火，就除此火山之害，免使後人受苦。傳吾法旨：着神將跟孫悟空去，便要同唐僧過山。風雨雷電神，即時下中界。我着他火焰不能燒，刀侵斷斷壞。（下）（電母引風伯、雨師、雷公上）（風云）走石颶沙日月昏。（雷云）慣將斧劈巨靈神。（雨云）銀瓶瀉盡天河水。（電云）時掣金蛇送老輪。（風云）吾世守東南巽二之神，箕水豹飛簾大將軍是也。（雷云）吾太乙眞人部下謝仙火伴，霹靂將軍五雷使者是也。（雨云）吾乃畢星屏翳之神，玄冥先生赤松子的是也。（電云）吾乃南方離火之神，鞭策雷車使者列缺仙姑是也。今日西天毗盧伽尊者，前往五印度取大藏金經，被火焰山妖魔當路。我四人奉着觀音法旨，前往護持他去。須索走一遭。（唱）

【黃鐘·醉花陰】驟雨滂沱電光滿，古剌剌雷聲如車轉；雲鬟鬟，霧迷漫，天地水三官，敕令着咱將唐僧管。惡途路怎盤桓，火焰山難同春晝暖。

【喜遷鶯】又不必樵蘇炙爨，通紅一帶峰巒。遙觀、碧天將半，這山便有美玉也難栖着鳳鸞。又無甚溝澗湍。鏑箭的風威相助，淋琅般雨勢相攢。

【出隊子】把天瓢來澆灌，潺潺的水勢滿。猶勝似上元驛夜半火威寬，博望坡秋深火焰攢，赤壁山冬初火力完。

【四門子】箕水豹斑斕隱霧端，壁水獙緊把眉攢，參水猿左右聽呼喚。水勢溶寬。山高下不分丘段，路迢遙不見林巒。水部雄火焰消迷路平安。十萬里程受苦酸，師父力多般，餐風宿露忙投竄，宵衣旰食無擡斷，受驅馳百萬端。

（唐僧上做見科，云）多謝神聖，救了弟子一難！（電唱）

【寨兒令】請師父上馬休遲緩，衆神人緊護攢。龍馬又奔，徒弟每歡，到前途更無妖怪斷。天地知，佛法寬，敢着你同居涅槃。

【神仗兒】風神王，冷氣酸，雨師雷伯兩意歡。電母施威，水神沒亂，這功勞都一般。往西天取得經完，再重來此處難顧管。奏天庭仍把諸佛喚，着火再休擡。

【尾】此去西天路過半，月不消十數遍團圓。那壁是靈鷲兩山交界管。

正名　女人國遭險難
　　採藥仙說艱難
　　孫行者借扇子
　　唐僧過火焰山

第六本

萬里香風下九天　仙真鶴馭盡翩翩
一誠上達祇園地　永保皇圖億萬年

第二十一齣　貧婆心印

（唐僧一行人上，云）脫離了紅孩兒，過了火焰山，於路虧殺龍天三寶，今日到得中天竺國，皆是諸佛羅漢之地。孫悟空，我與龍君、沙、猪慢行，你先去，尋個打火做宿處。吃了飯，到靈鷲山，參佛世尊。你到前面，不要妄開口說話。此處是佛國了。參禪問道的極多，不要輸了。不比你相殺倒容易，禪機却怕人。（行者云）小行者知道。我先行，師父慢來。（下）（唐僧云）孫行者去了。我們慢慢行，待他齋熟，我們却到吃了，便入寺去。未臨佛土身偏穢，方到西天骨也輕。（下）（貧婆上云）老身中印土人。賣胡餅爲業。但來佛會下的，不參得老身不敢入佛國去。自童時親受摩訶伽

葉所教，傳得眞如正覺之性，能回三毒爲三淨界：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此非外道所及也。（唱）

【仙呂·點絳唇】我是個物外閑身，個中方寸，傳心印。與佛子爲鄰，但過往的來參問。

【混江龍】把禪機來評論，羅裙不染世間塵。對一溪春水，臥半畝閑雲。僻性懶侵浮世事，雙眸罕識市廛人。聽雷音鐘磬，坐靈鷲山門。常開妙法，深種良根。不須文字，豈念經文。霎時見性，直下當承。脚跟牢跳出陷人坑，手梢長指破迷魂陣。則爲這老婆多口，致令得俗子生嗔。

【油葫蘆】休笑貧婆一世貧，穿着百衲裙。衲頭巾有一個寶珠新。莊嚴的未必能評論，囊惴的倒敢能勤愼。（行者上云）小行者蒙師父法旨先行。這是那裏？（貧婆唱）見一人言語高，行步緊，鐵戒箍皂直裰望前行。（行者叫）老母，老母！（貧婆唱）不住的老母口中頻。

【天下樂】我郤甚『富住深山有遠親。』（行者云）老母。過路客人。（貧婆唱）我問你是何人？（行者云）我是唐三藏上足徒弟。（貧婆唱）唐僧他本姓陳。（行者云）我隨師父偌多時，尙不知他姓。你相去十萬里，怎生便知道來？（貧婆唱）我不出門知天下事因。

你雖然守着戒律，你雖然受了苦辛，則一卷金剛經講未眞。

（行者云）你道我不省得金剛經，我也常聽師父念。『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怎的我不省得？你且賣一百文胡餅來，我點了心呵，慢慢和你說經。（貧婆云）這胡孫！在我家行賣弄他釘嘴鐵舌。你說道要點心，卻是點你那過去心也，現在心也，未來心也？（行者云）這婆子倒利害。（貧婆云）心乃性之體，性乃心之用。或有亦或無，只看動不動。你答來我問，你有心也無？（行者云）我原有心來，屁眼寬阿掉了也。（貧婆云）這胡孫無理！（唱）

【哪吒令】你既是有心呵，不可得放存。你既是有心呵，不可得見聞。你既是有心呵，不可得定準。過去的倘未知，未來的如何信？去也和師父仔細評論。

（行者云）我十萬里路，至此倒吃一個婆子問倒了。（貧婆唱）

【鵲踏枝】你奔波趕紅塵，我清淨守空門；你心動神疲，我表正形眞。十萬里西來的意謹。我則道唐僧怎生一個上足徒弟。原來是個打駝垛受苦的天尊。

（行者做行科，云）我奈何這婆子不得。接將師父來，和他問一場。（唐僧上云）善哉，善哉。不想到中天竺國佛地，我玄奘便死也罷。（行者做接見科，云）師父，您徒弟吃一個婆子問倒了。（唐僧云）問甚麼？（行者云）他問我金剛經。我說，我常聽師父念來：『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我又問他買點心。他就說：『不知點你那一個心？』我就沒得說，被他盤倒了。（唐僧云）我教不要胡說。西天有三個婆子，佛法甚高。這傳七語，非是你答得的。我和你見他。（做

見科）（貧婆云）是好個佛像！（唱）

【醉中天】挺挺身才俊，朗朗語超羣。他原來是摩訶般若身，可知道有取經分。我問師兄，心可點乎？（唐僧云）心無所住，將何以點？（貧婆云）人無心何主？心乃人之根本。（唐僧云）未得時，在他非在我；既得時，在我非在他。如筏喻者，筏尚應捨，何況非法？（貧婆云）兀的不是也。（唱）你若是能傳心印，休說是心，則你那幻軀也猶是微塵。師父，沿途索是驅馳來？（唐僧云）身自在，心常在。（貧婆唱）

【金盞兒】躡履破苔痕，飛錫落雲根。可知道曇花亂墜如瓊粉，袈裟錫杖燦然新。清虛成法性，解脫出凡塵。是一個維那金種子，佛座下玉麒麟。

（唐僧云）敢問善知識，曾見諸佛聖賢否？（貧婆云）半月小參，一月大參，常得聽講。（唐僧云）文殊師利如何？普賢如何？（貧婆唱）

【醉中天】文殊智慧施檀信，普賢行法濟凡人。（唐僧云）伽葉阿難如何？（貧婆唱）伽葉阿難守着世尊，向佛會上高參論。（唐僧云）此間到雷音寺，多少路程？（貧婆唱）你聽那磬韻鐘聲遠聞，兀的鹿野苑雷音近。

（唐僧云）小僧常聞維摩多病。阿佛也，如何此心不定？（貧婆云）師兄不知。（唱）

【金盞兒】維摩方丈不沾塵，獅子座可容身，一個病身軀終日懨懨悶。（唐僧云）他因甚如此？（貧

婆唱）一憂佛法二憂民。（行者云）我偷得老子靈丹在腹，可醫他。（貧婆云）你怎醫得他？（唱）他不能求扁鵲，安肯問胡孫？你正是明醫了三十載，暗換了一城人。

師兄，齋罷便行。今日正是小參，可見諸佛大聖衆。（唱）

【煞尾】渾金塔接青雲，七寶殿生紅暈，盡都是金祇園的善根。入得如來不二門，須臾間改變了精神。要經文，准備的貝葉全新。着東土開發群迷度萬民，不枉了孫行者驅馳受窘，猪八戒奔波逃遁。您既來佛會下則您這一班兒都是有緣人。（並下）

第二十二齣　參佛取經

（靈鷲山神上云）我佛法旨，爲唐僧東來，着摩侯羅緊魔羅伽人非人等，皆至中竺十里之外迎接。着給孤長者引度於諸天帝君，着取金經回東土去。（下）（給孤長者上云）貧道給孤長者是也。西天竺國，大富之家。爲要建道場，我將祇園布施，以黃金鋪地，然後方成。今日唐僧至中天竺國中。奉我佛法旨，相引見諸天聖賢。須索走一遭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奉天佛使恰離了祇樹園，金罏內裊沉烟。當日棄卻黃金鋪地，今日倒騎着

白鹿朝天。雖然是眼下工夫，也要個夙世良緣。比着他十萬里取經的不甚遠，今日個伴諸佛普會齋筵。聲鐘齊聽講，揮麈共談禪。

（衆人做接住見科）（給孤唱）

【逍遙樂】與諸天相見，有獅座鸞輿、鳳車象輦，金燦爛五色霞鮮。薝蔔幽花落滿前，擁幢幡雲霧相連。有啣花的斑鹿，立樹的玄鶴，獻果的白猿。

【梧葉兒】錫杖金環重，袈裟玉璧偏，兩耳似垂肩。有佛祖心間印，少如來足下蓮。心一似鐵石堅，全不避山遙路遠。

我乃給孤長者。奉世尊法旨，看承接引，見諸佛聖賢，一一參拜去來。（唐僧云）善哉，善哉。東土但知名，西方纔識面。佛子與諸天，一如親夢見。未知先去見那位諸佛？願我師開明爲幸。（給孤唱）

【醋葫蘆】先是摩侯羅太子身便見，緊魔羅諸聖賢。及至伽人非人等衆神，皈依禮拜須向前。雖然是受了些驅馳作踐，今日個惡姻緣翻作了好姻緣。

【幺篇】伽葉與阿難，文殊共普賢，釋天帝釋梵王天，都在這西竺國親會面。料想凡人怎能見，則爲你功成八百行三千。

（唐僧云）世尊在於何處？（給孤云）佛無定主，隨念卽見。若到方丈，我佛必賜茶；但得飲此，必成正果。（唱）

【幺篇】你若能嘗佛子茶，勝參趙老禪，休猜做金尊美酒斗十千。但得那世尊肯見，恰敢着你卽時回轉，不須妙法再三言。（云）我佛來也。（唱）

【幺篇】金身丈六長，清光七尺圓。芒鞋竹杖打着行纏，逍遙一身得自然。快疾忙把如來參見，向前合掌併擎拳。

（寒山拾得扮出山佛像上，云）玄奘，你來也。（唐僧云）我佛，弟子來也。（佛云）玄奘，你往日是西天羅漢，今爲東土國師。心堅念重，至公無私。磨而不磷，湼而不緇。今日歸來，萬物有時。給孤引見大權，將經文法寶，交付與玄奘。孫、猪、沙弟子三個，乃非人類，不可再回東土，先着三個正果。我佛座下弟子四人：一名成基，一名惠光，一名恩昉，一名敬測。基光昉測四人，送你到於東土。開闡戒壇，大興妙法，後回西天，始成正果。給孤長者，引將他去。着他領取經寶，疾忙便行。（下）（給孤云）玄奘，和你去來。（下）（迴來大權上云）小聖大權修利菩薩。奉我佛法旨，看守金剛大藏。爲金光燦眼，常手掌護之。凡人稱我爲招提。今日佛法要東行，着毗盧伽尊者，托化爲陳玄奘，自東來西取經。今日敢待來也。（給孤引唐僧上）（做見科）（給孤唱）

【幺篇】脫離了世尊，參大權。經文一藏莫俄延，迢迢路程不厭遠。稱了他平生願，早傳佛

法到中原。

（大權云）教弟子每搬經裝在龍馬身上。（行者云）領法旨。我遞，猪八戒沙和尚接。金剛經、心經、蓮花經、楞伽經、饅頭粉湯經。（給孤唱）

【仙呂·後庭花】異香生七寶蓮，彩雲迷雙鳳輦。教闡僧知法，宗分律禪。意虔虔、疾搬經卷，韻幽幽猿聲在老樹顛，響璫璫鈴聲在古殿前。喜孜孜師徒得變遷，鬧垓垓神天每想顧戀。

【青哥兒】急煎煎喜得您師徒師徒每康健。大慈悲無量無邊，佛法東行自有緣。五色雲纏，十萬餘言；白馬親牽，裝載東遷。晝夜兼行駕雲軒，着您唐皇見。

孫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佛敕您在此成正果。着基光昉測四人，送唐僧回中國，至長安闡教。（唱）

【商調·浪里來煞】經文要闡揚，佛法要通變。四天王八菩薩盡週全，到長安七日功行圓。天隨人願，早來至龍華會上飽參禪。（下）

（大權云）玄奘，我佛法旨：經文到處，着我隨所守護，沿路上我當保障。你直到中原，諸寺但有經藏處，即有小聖。經藏吾神有大權，守經護法到中原。有經藏處休無我，永受香煙萬萬年。（下）

（沙和尚云）徒弟從師父數年，今日我正果。玉皇閣下寄前身，罪貶流沙要食人。今日東來聞妙

法，水光山色一般新。（下）（行者云）弟子功行也到，今日辭了師父圓寂。花果山中千萬春，西天路上受艱辛。今朝收拾平生事，來作龍華會上人。（下）（猪八戒云）弟子也辭師父，朝天去也。猪八戒自幼決斷，一路將師相伴。圓寂時砍下頭來，連尾巴則賣五貫。（下）（唐僧云）三個徒弟都圓寂了。貧僧與他作把火。四個西行一個歸，三個解脫是和非。老僧獨往中原去，急急回來採紫薇。咦，絕憐孫悟空：神通眞個有，東土中脫卻輪回，西天路翻個筋斗。念沙和尚：有像作無像，喉中三寸元陽，胸中一點靈光。好個猪八戒：神通世間大，已得除新害。既有成必有敗，陰陽剝始消除快。有心我你不能安，無念大家得自在。咄，是非場上迷將去，人我池中跳出來。且喜三人俱得正果了，不免隨着基光昉測便往中原去來。此間薝蔔花方盛，中土松枝已向東。（下）

第二十三齣　送歸東土

（成基上云）俺四人奉佛法旨，送唐僧迴長安去。須索走一遭。（唱）

【越調・鬥鵪鶉】靈鷲山春色雍融，雷音寺東風淡蕩。鹿野苑楊柳纔青，祇樹園薝蔔正芳。擁百萬神天，列三千鬼王。打着彩旌，擎着綉幢。白馬馱經，金獅噴香。

【紫花兒序】西天西如來親送，中國中和尚纔行，南海南菩薩來將。雖然一番受苦，也能够

百世流芳。斟量，方信道人香千里香，端的是道尊德無上。今日個送路在山門，抵多少攜手上河梁。

【小桃紅】雖不道河頭傾倒玉瓶雙，滿捧着香茶讓，吾有那宰官婆羅小王像。雖不是按着宮商，一班佛樂何清亮。會諸天聽講，送唐僧三藏。你今日個名已入選佛場。師父閉眼者。（唱）

【金蕉葉】耳邊廂微風乍響，脚底下輕雲漸長。白馬上經生火光，碧天外人迎太陽。（唐僧云）我來時孫悟空猪八戒如此神通，猶兀自吃了許多魔障。今日四個善知識，如何送我回去？（成基云）沿途來的魔障，皆我世尊所化。因師父心堅，是以得至此間。今非昔比。（唱）

【調笑令】師父，休妄想，那的是俺世尊強化出魔王將你心意降。杜子春煉丹成虛誑，則爲心不誠也有許多模樣。將一個小孩兒提起來石上撞，則一驚那金丹忒楞化粉蝶兒飛揚。

【聖藥王】鞍馬上，精神長，心念中法力高強。任遙天萬里長，咫尺到秦邦，可便是家鄉。

【鬼三台】則說那費長房，法律強，化龍杖每翱翔。昏澄澄，白茫茫，桑田變海海爲桑。休恐懼，莫驚慌。（並下）

（衆父老上云）三藏國師，去西天十七年也。松枝今日向東也。俺報與官府，都在城外接去來。（下）

（父老引衆官上）（衆云）異哉，異哉！今日松枝已向東也。國師必定歸也。你看前面，祥雲靉靉，瑞氣騰騰，想是國師法駕將近。稍待尉遲總管到來，一同上前參見。（唐僧、成基上）（做見科，成基唱）

【拙魯速】你覷那衆官每具着公裳；百姓每爇名香。羅列在道旁，俯伏在路上，道俗僧尼一齊來訪。握握濟濟，旛旆飄揚，瑞靄祥光。都接到天花甘露漿。

（尉遲總管上云）我師今日東歸也。小官尉遲敬德，親自相接。（成基唱）

【幺篇】鐵幞頭耀日光，水磨鞭映雪霜。馬壯人強，志節昂昂。護法金剛，黑煞天王。沙場之上，展土開疆，保護家邦。恰便似趙公明往下方。

（尉遲云）今日到我府中宿一宵，明日早朝天子去。（成基唱）

【尾】來日個景陽鐘罷雞人唱，一合兒同朝帝王。將戒壇與萬民開，把經文與衆臣講。（並下）

第二十四齣　三藏朝元

（佛高垛四金剛上云）老僧賢劫第四尊，釋迦牟尼是也。今日唐僧東土開壇闡教。今當西來正果

朝元。教飛仙引入靈山會上來者。（旌旛樂器飛仙引唐僧上）（飛仙云）唐僧今日功成行滿，正果朝元。佛祖着我引入靈山會。須索同去走一遭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梵王宮闕勝蓬瀛，鬧垓垓撞鐘擊磬。安排朝世尊，准備接唐僧。十萬餘程，來取金經，一點虔誠。今日個正果性和命。

【駐馬聽】大衆虔誠，法鼓金鐃出寺迎。諸天相敬。銅鐘玉磬映山鳴。眼前羅着藥師燈，心中懸挂着軒轅鏡。但能够靈光一點明，登時間跳出琉璃井。

【雁兒落】紫袈裟金縷輕，白錫杖銀光淨。四天王執寶幢，八菩薩敲金磬。

【南呂·金字經】衆飛仙齊打手，合着金字經，迎引着個圓頂方袍得道僧。三更道已其身正，心如秋月明。

【幺篇】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救度衆生發願明。曾、傾心演大乘，如來命，還元功行成。（唐僧見佛科，云）告佛祖，唐僧稽首。（佛云）唐僧，聽我明言：數年得到西天，今日功成行滿，方纔正果朝元。大藏金經已得圓，唐僧敕賜與僧傳。至今東土皆更寺，願祝吾皇萬萬年。

【雙調·沽美酒】祝皇圖永固寧，拜如來願長生，保護得萬里江山常太平。普天下田疇倍增，民樂業息刀兵。

【太平令】四海內三軍安靜，八荒中五穀豐登。西天外諸神顯聖，兆民賴一人有慶。則爲老僧，取經，忠心來至誠。呀，傳此話人間爲證。（並下）

正名　胡麻婆問心字
孫行者答空禪
靈鷲山廣聚會
唐三藏大朝元

石君寶

小傳

石君寶，平陽人。孫楷第《元曲家考略》以爲卽石蓋德玉，字君寶，女眞族，原籍遼東蓋州。由金入元，生平不詳，卒於至元十二年(1276)。

君寶所製雜劇共十種。現流傳於世者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魯大夫秋胡戲妻》三種。

君寶擅長描寫下層婦女之痛苦遭遇與鬥爭精神，語言本色，成就較高。《太和正音譜》以『羅浮梅雪』喻其作品風格。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二種版本：一、《元曲選》本，題目作『鄭元和風雪卑田院』，正名作『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二、顧曲齋刻《元人雜劇選》本，題目作『老虔婆煙月鳴珂巷，小姨夫雲雨綠楊堤』，正名作『鄭元和風雪悲天院，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二本皆題『元石君寶撰』。細參二本，可見情節與曲詞皆以《元曲選》爲勝，臧晉叔在顧曲齋本的基礎上修改、完善的痕迹隱隱可辨。本劇以《元曲選》爲底本，用顧曲齋本作參校。

楔子〔一〕

（外扮鄭府尹引末鄭元和張千上，詩云）幾年政績遠相聞，採得民謠報使君。雨後有人耕綠野，月

明無犬吠黃昏〔二〕。老夫姓鄭名公弼，滎陽人也。自登進士，久著政聲，官授洛陽府尹。所生一子，叫做鄭元和，今年二十一歲了。從幼兒教他讀書，頗頗有些學問。來年春榜動，選場開，須着元和孩兒取應去，博的一舉及第，也與老夫增多少光彩。張千，你可收拾琴劍書箱，伏侍大相公去走一遭。（張千云）理會得。（鄭府尹云）孩兒，如今是夏間天道，你有甚氣概詩，做一首來與我聽咱。（末云）父親，你孩兒詩有了。（詩云）萬丈龍門則一跳，青霄有路終須到。去時荷葉小如錢，回來必定蓮花落。（鄭府尹云）前面兩句儘有些氣概，後面兩句也還不見怎的。孩兒，自來功名之事，前程萬里，全要各人自去努力，若但因循懶惰，一年春盡一年春，有甚麼程期在那裏？孩兒此一去，只願你着志者〔三〕。（末云）父親放心，則今日孩兒拜辭了父親，便索長行也。（做拜別科，唱）

【仙呂·賞花時】赴選皇都將俺學業酬，正是男兒得志秋。題金榜，占鰲頭，這萬言策須當應口，直着那狀元名喧滿鳳凰樓〔四〕。（同張千下）

（鄭府尹云）孩兒去了也。我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下）

校記

〔一〕顧曲齋本『楔子』並入第一折。

〔二〕顧曲齋本無以上四句定場詩。

〔三〕以上鄭府尹的道白，顧曲齋

本作『孩兒也，休着老夫盼望你那一年春盡一年春。』〔四〕顧曲齋本無此曲。

第一折

（淨同外旦上，云）自家趙大戶的便是。人見我有些錢鈔〔一〕，與我起個表德，喚做趙牛筋。這歌者是劉桃花，與我作伴。今日是春間天道，我去那曲江池上安排小酌，請我這姨姨李亞仙同賞春景。大姐，你自家請一請去。（外旦云）我知道。（喚云）亞仙姐姐，趙官人在曲江池上請姐姐賞春哩。（正旦扮李亞仙引梅香上，云）妾身姓李，小字亞仙，是教坊樂籍。有個結義的妹子是劉桃花，今日在曲江池上安排席面，請我賞玩。時遇三月三日，果然是好景致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朝來個雨過郊原，早蕩出晴光一片。東風軟，萬卉爭妍，山色青螺淺。〔二〕

【混江龍】東君堪羨，買春光滿地撒榆錢。你看那王孫蹴踘，仕女鞦韆。畫屧蹅殘紅杏雨〔三〕，絳裙拂散綠楊煙。我逐朝席上，每日尊前，可臨郊外，乍到城邊。據此景好着人無意相留戀，（帶云）若依的我呵，（唱）則合這好花休謝，明月常圓。

（相見科）（正旦云）妹夫，我有何德能，着你置酒張筵？（淨云）姨姨，無甚麼孝順，只宰的一個小小羔兒，請姨姨在曲江池上開懷暢飲數杯，有何不可？（正旦云）妹夫，你看些新鮮果品去。（淨云）

我知道。我看果品去也。（下）（正旦云）妹子，我想你除了我呵，便是個第一第二的行首，你與那村廝兩個作伴，與他說甚麼的是？（外旦云）姐姐，我瞎漢跳渠，則是看前面便了。（正旦云）這的怕不是那，（唱）

【油葫蘆】則你那癆病損的身軀難過遣，可怎生添上喘？央及殺粉骷髏也吐不出野狐涎。折倒的額顱破便似間道皮腰綫，折倒的胸脯瘦便似減骨芭蕉扇。（帶云）妹子，（唱）如今那統鏝〔四〕的郎漢又村，謁漿的崔護又蹇〔五〕，他來到謝家莊幾曾見桃花面？酩子裏揣與些柳青錢。

（云）妹子，咱看花去來。（做行科，云）妹子，你看那莊家每也賞寒食哩。（唱）

【天下樂】兀的不三月清明豔麗天，（帶云）妹子，（唱）咱和你翩也波翩〔六〕，繞着這古墓前，你看那香車寶馬迭萬千。行行裏看〔七〕一會景致，行行裏聽一會管絃，（帶云）妹子，你覷波，（唱）早離了酒席兒偌近遠。

（末做騎馬同張千上，云）自家鄭元和，離了父親，來到都下，舉場未開。時遇春天明媚，引着張千且去那曲江池上賞玩一遭，可早來到也。你看好景致！（詩云）家家無火桃噴火，處處無烟柳吐烟。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張千，你見這兩個婦人麼，那一個分外生的嬌嬌媚媚，可可喜喜。添之太長，減之太短。不施脂粉天然態，縱有丹青畫不成。是好女子也呵！（做墜鞭科，

張千拾云）相公，墜了鞭子也。（末云）眞個是風風流流，可可喜喜。（又墜鞭，張千拾云）相公，又墜了鞭子也。（末云）我知道。好女子，好女子，（又墜鞭，張千拾云）相公，又墜了鞭子也。（末云）我知道。（正旦云）我看那生裏帽穿衫，撒絲繫帶，好個俊人物也！（唱）

【哪吒令】誰家個少年，一時間撞見。一時間撞見，兩下裏顧戀。兩下裏顧戀，三番家墜鞭。（帶云）妹子也，他還是個子弟，是個雛兒？（唱）他管初逢着路柳絲，他管乍見着墻花片，多應被花柳牽纏。〔八〕

【鵲踏枝】墻花也甚芳鮮，路柳也不飛綿。忙殺遊蜂，恨殺啼鵑，沒亂殺鳴珂巷亞仙。兜的又引起頑涎。

（末云）張千，這壁看了，可到那壁看去來。（正旦唱）

【寄生草】他將那花陰串，我將這柳徑穿。少年人〔九〕乍識春風面，春風面半掩桃花扇，桃花扇輕拂〔一〇〕垂楊綫。垂楊綫怎繫錦鴛鴦？錦鴛鴦不鎖黃金殿。

（云）梅香，你去請趙官兒來。（淨上云）姨姨，叫我做甚麼？（正旦云）妹夫，那裏有個野味兒，請他來同席，怕做甚麼？（淨云）在那裏？（做見科）呀，我道是誰，原來是鄭舍。（末云）趙牛筋，我問你咱，那兩個女子誰氏之家，（淨云）那一個生的好些的，是上廳行首李亞仙，這一個是他妹子劉桃花，就是敝表。我姨姨着我來請你哩，你過去同吃幾杯兒酒。（末云）怎好攪擾？（淨云）姨姨，我

請將來了也。（末做見科）（正旦云）敢問足下仙鄉何處？甚姓何名？（末云）小生姓鄭，表德元和，滎陽人氏。因爲應試到此。敢問小娘子高姓？（旦云）妾身不幸落在平康，喚做李亞仙的便是。（末云）久聞芳名，今得一睹，實乃小生有緣也。（旦云）梅香將酒來。（遞酒科，云）解元，請滿飲此杯。（淨云）姨姨，這酒是我買的，我也吃一鍾兒。（旦云）呀，可忘了妹夫也。（末云）俺兩個正是仁兄愛弟〔三〕。（正旦云）這等那個是仁兄？（末云）我是仁兄。（正旦云）你是仁兄沙，（唱）

【醉中天】莫不是衝倒臨川縣？（淨云）我是愛弟。（正旦云）你是愛弟沙，（唱）莫不是買斷了麗春園？（淨云）姨姨，俺和劉大姐兩口兒，不似牽牛郎織女那。（正旦唱）你眞個是牽牛上碧天，枉踩踏這清虛殿。〔三〕我只問曲江裏水比那天台較遠，今日和劉郎相見。（云）妹子，我索謝你。（外旦云）姐姐，謝我做什麼？（正旦唱）不因你個小名兒沙，他怎肯誤入桃源？

（末云）牛筋，你過去，說我要在亞仙姐姐家使一把鈔，可容許麼。（淨云）姨姨，恰纔元和秀才要來姨姨家使把鈔，姨姨心下如何？（正旦云）妹夫，你說了就是。元和，〔三〕則俺母親有些利害，不當穩便〔四〕。（唱）

【金盞兒】他見兔兒颺鷹鸇，啃羊骨不嫌羶；常則是肉吊窗放下遮他面，動不動便抓錢。只怕你腦門邊着痛箭，肐膊上惹空拳。那其間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

（末云）那裏有這般利害的，只是多與他些錢鈔便了。（正旦唱）

【青哥兒】俺娘呵外相兒十分十分慈善，就地裏百般百般機變。那怕你堆積黃金到北斗邊，他自有錦套兒騰掀，甜唾兒黏連，俏泛兒勾牽，假意兒熬煎，轆軸兒盤旋，鋼鑽兒鑽研。不消得追歡買笑幾多年，早下翻了你個窮原憲。

（末云）料得小生決不到此，只要姐姐許小生做一程伴，便當傾囊相贈，有何慮哉？（正旦唱）

【賺煞】往常我回雪態舞按柳腰肢，遏雲聲歌盡桃花扇，從今後席上尊前腼腆。（末云）就將小生的馬送大姐回去。請上馬。（做遞鞭科）（正旦唱）更做道如今顛倒顛，奚落〔一五〕的女娘每倒接了絲鞭。（末云）小生多備些錢送與媽媽，必然容允。（正旦唱）咱既然結姻緣，又何須置酒張筵？雖然那愛鈔的虔婆他可也難恕免，爭奈我心堅石穿，准備着從良棄賤。〔一六〕我則索你個正腔錢省了你那買閑錢。（末梅香張千隨下）

（淨云）你看，鄭舍隨着姨姨去了也。我和你明日將些酒禮與他作賀去來。（外旦同下）

校　記

〔一〕顧曲齋本作『人見我這般純善。』　〔二〕此曲顧曲齋本作『春滿郊園，晚來雨過東風軟。花柳爭妍，山色青螺

淺。』〔三〕此句顧曲齋本作『畫板蕩開紅杏雨。』〔四〕統鏝，顧曲齋本作『使錢』。〔五〕蹇，顧曲齋本作『堅』。〔六〕顧曲齋本無此句。〔七〕底本作『玩』，今據顧曲齋本改。〔八〕此句顧曲齋本作『料應被花柳爭妍。』〔九〕少年人，顧曲齋本作『沈東陽』。〔一〇〕拂，顧曲齋本作『撲』。〔一一〕底本作『俺兩個曾結義兄弟哩』，與下文不協，今據顧曲齋本改。〔一二〕清虛殿，顧曲齋本作『墻花院』。〔一三〕底本無『元和』，今據顧曲齋本補。〔一四〕顧曲齋本無『不當穩便』，有『(末云)容易，只多與你母親些錢鈔便是』一句。以下〔金盞兒〕、〔青哥兒〕二曲顧本無，徑接〔賺煞〕一曲。〔一五〕奚落，底本缺『奚』字，據顧曲齋本補。〔一六〕以上三句顧曲齋本作『待不要來俺娘親怎過遣？覷了他那風流人物呵怕不待將他來恕免，又恐怕將人輕賤。』

第二折

(鄭府尹上云)老夫鄭公弼。自從遣我元和孩兒上朝取應，不覺又是兩年光景。功名成否，自有個大數，這也不望他了。只是一去許久，怎麼書信也不捎一封兒來？使老夫好生牽掛。正是雖無千尺綫，兩地繫人心。(張千上云)可早來到也。老爺，張千叩頭。(鄭府尹云)我正在此想念。張千，我元和孩兒好麼？(張千云)好教老爺得知，大相公來到京師〔一〕，不曾進取功名，共一個行首李亞仙作伴。使的錢鈔一些沒了，被老鴇趕將出來，與人家送殯唱挽歌，十分狼狽。連小的也沒處討飯吃，一徑的來報知老爺，可支些俸錢去，取了大相公回來。(鄭府尹做怒科，云)嗨！誰想元和

孩兒在都下沒了錢，與人家送殯唱挽歌。兀的不辱沒殺老夫也！張千，將馬來，老夫親自到那裏看那廝去。（下）（正旦引梅香上，云）想這虔婆好是不中，見元和無了錢物，就趕將出去。我想的有人家虔婆利害，也不似俺娘這般忒狠毒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俺娘眼上帶一對乖，心內隱着十分狠。臉上生那歹鬥毛，手內有那握刀紋。狠的來世上絕倫，下死手無分寸。眼又尖手又緊，他拳起處又早着昏。那郎君呵不帶傷必然內損。

【梁州第七】俺娘呵則是個吃人腦的風流太歲，剝人皮的娘子喪門，油頭粉面敲人棍。笑裏刀剮皮割肉，綿裏針剔髓挑筋。娘使盡虛心冷氣，女着些帶耍連眞。總饒你便通天徹地的郎君，也不够三朝五日遭瘟。〔二〕則俺那愛錢娘扮出個凶神，賣笑女件了些死人，有情郎便是那寃魂。俺娘錢親，鈔緊，女心裏憎惡娘親近，娘愛的女不順。娘愛的郎君個個村，女愛的却無銀。

（卜兒上云）自從我將鄭元和攆了出去，我這女兒爲他呵，在家茶不茶，飯不飯，又不肯覓錢。如今鄭元和無了錢，與人家送殯唱挽歌討飯吃。今日有一家出殯，料得他必然在那裏唱挽歌〔三〕。我如今叫女兒出來，在看街樓上看出殯去。他若是見了元和這等窮身潑命，俺那女兒也死心塌地與

我覓錢。孩兒那裏？（正旦見科）（卜兒云）孩兒，我和你到看街樓上散悶去。今日有個大人家出殯，擺設明器，好生齊整；我和你看一看波。（正旦云）我本懶的去，爭奈我這虔婆絮聒殺人，無計奈何，須索跟他走一遭。好波，我跟奶奶去看看。（做走科）（末、淨唱挽歌上）

【商調·尚京馬】也則俺一時間錯被鬼昏迷，是瞻表子平生落得的。那有見識的哥哥每知了就裏，似這等切切悲悲。從今後有金銀多攢下些買糧食。〔四〕

（正旦云）這虔婆則道我見元和窮身潑命，必然不睬他。他不說呵便罷，他若說呵，着他吃我幾嘴好的。（卜兒云）孩兒，你看那無錢的子弟在那裏迎喪送殯哩。（正旦唱）

【隔尾】你道是無錢的子弟那裏迎喪殯，（云）你兀自戲說哩，（唱）這須是你愛錢的虔婆送了人。（卜兒云）這亡化的不知是婆娘是漢子？（正旦唱）那亡化的婆娘不須你問，（卜兒云）不知他偌大年紀了？（正旦唱）多管是未及到五旬。（卜兒云）爲甚的無個親眷那？（正旦唱）你道爲甚的無個六親，（卜兒云）不知害甚麼病死了那？（正旦唱）想則爲那苛尅瞞心鈔兒上緊。

（卜兒云）兀的不就是那鄭元和？是誰家死了人，要鄭元和在那裏啼哭？（正旦唱）

【牧羊關】常言道『街死巷不樂』，（卜兒云）你只看他穿着那一套衣服，（正旦唱）可顯他身貧志不貧。（卜兒云）他緊靠定那棺函兒哩。（正旦云）誰不道他是鄭府尹的孩兒？（唱）他正是倚官挾勢的郎君。（卜兒云）

他與人搖鈴兒哩。（正旦唱）他搖鈴子當世當權。（卜兒云）他與人家唱挽歌兒哩。（正旦唱）唱挽歌也是他一遭一運。（卜兒云）他舉着影神樓兒哩。（正旦唱）他面前稱大漢，只待背後立高門。送殯呵〔五〕須是仵作風流種，唱挽呵也則歌吟詩賦人〔六〕。（虛下）

（鄭府尹引張千上，云）張千，那廝在那裏？（張千云）則這杏花園裏便是。（做見淨科）（鄭府尹云）兀那廝甚麼人？（張千云）則這個便是幫着相公〔七〕使錢的趙牛筋。（鄭府尹云）張千，與我打這廝去。（做見末科）（鄭府尹云）張千，打這小畜生。（張千云）他是大相公，小的則是個泥鞋窄襪的公人〔八〕，怎麼敢打？（鄭府尹做怒科，云）你不敢打，取板子過來，待我自家打。（做打科云）辱子！（張千云）休說褥子，破席頭也沒一塊。（做打死科）（鄭府尹云）元和。（張千做摸鼻子科，云）哎呀，死也死了，怎麼元和？（鄭府尹云）張千，我既打死這辱子，你將他屍骸丟在千人坑裏〔九〕，我先回去也。（詩云）本爲求名遣入都，豈知做出恁卑汚。這等辱門敗戶羞人甚，倒也不若無兒一世孤〔一〇〕。（下）（淨上報科云）李家姨姨，鄭老相公在杏花園裏打死鄭舍了也。（旦慌去看科，云）呀，元和，你眞個打死了那！（唱）

【罵玉郎】打的你渾身鮮血糊塗盡，我這裏觀了容貌，他那裏減了精神。就着這車轍裏雨水天生近，用手去滿滿的掬，口兒中款款嚥〔一一〕，面皮上輕輕噀。

【感皇恩】你死的來不着家墳，撇的我那裏終身〔二二〕？（做叫科，云）元和，請起波，請起波。（唱）誰着你戀鶯花，輕性命，喪風塵〔二三〕。（末做醒科，云）哎喲，醒便醒了，怎麼捱的這等疼那？（正旦唱）他道是元和醒也，這的便子弟還魂。（正末做驚復倒科）（正旦云）元和，是我在此。（末做起科，云）姐姐，你不怕傍人耻笑，媽兒嗔怒，俺家爹爹怪恨那？（正旦唱）我也怎怕的傍人笑，劣母嗔，你爹恨？

【採茶歌】我怕你死在逡巡，拋在荆榛〔二四〕，又則怕旁人奪了你個俊郎君。（末云）你媽兒利害哩。（正旦云）俺娘便利害呵，（唱）我也則是一度愁來一度忍。（末云）俺家爹爹打的我苦也！（正旦唱）你爹打你呵誰教你唱『一年春盡一年春。』

（卜兒上云）要我直趕到這裏，你這賤人還不快家去？快家去。（正旦云）俺娘拄着這條瘦亭亭拄杖，也不是條拄杖那，（唱）

【黃鐘煞】則是個悶番子弟粗桑棍。（云）繫着這條舞旋旋的裙兒，也不是裙兒，（唱）則是個纏殺郎君濕布裩。接郎君分外勤，趕郎君何太狠〔二五〕？常言道娘慈悲，女孝順，你不仁，我生忿。到家裏決撒噴，你看我尋個自盡，覓個自刎。官司知決然問，問一番，拷一頓。官人行怎親近？令史每無投奔，我着你哭啼啼帶着鎖，披着枷，恁時分，（云）走到衙門前，古堆邦坐的。有人問，媽媽你爲甚麼來送了這孤寒的老身？〔二六〕媽媽道：這都是俺那生忿的小賤人送了我也。（唱）我直着你夢〔二七〕撒了撩丁

倒折了本。（卜兒拖正旦下）〔一九〕

（末云）那虔婆好狠也！李亞仙好忍也！我鄭元和好苦也！適纔亞仙在此，儘有顧盼小生之意，爭奈被他虔婆逼勒去了。單留小生一個，又是打傷的人，那裏討碗飯吃？（歎科，詩云）可堪老鴇太無恩，撇下孤貧半死身。仔細思量無活計，不如仍還去唱『一年春盡一年春。』（下）

校記

〔一〕『京師』，及下文之『都下』，顧曲齋本皆作『長安』。　〔二〕此句顧曲齋本作『急抽身不得囫圇。』　〔三〕唱挽歌，底本作『唱歌』，據顧曲齋本補。　〔四〕顧曲齋本無此曲。　〔五〕送殯呵，顧曲齋本作『打本子他』。　〔六〕此句顧曲齋本作『送死人他須是看百詩文字人。』接此作『（雜當上云）喚官身哩。（同下）』　〔七〕相公，顧曲齋本皆作『小哥』，下同。　〔八〕泥鞋窄襪的公人，顧曲齋本作『手下人』。　〔九〕此句顧曲齋本作『若救的活，與他一答裏回來。』與第四折鄭元和的道白矛盾。　〔一〇〕顧曲齋本無以上四句詩。　〔一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用手款款的分，掬將來口內噙。』　〔一二〕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你怎麼又早着昏，謊的我不敢挪身。』　〔一三〕喪風塵，顧曲齋本作『起來波，你更待戀風塵。』　〔一四〕此句顧曲齋本作『葬在荒墳。』　〔一五〕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無郎君又是恨，有郎君分外村。』　〔一六〕『你爲什麼來送了這孤寒的老身』句，顧曲齋本作曲詞。　〔一七〕夢，顧曲齋本作『孟』。　〔一八〕顧曲齋本作『（衆下）』，幷無下文『（末云）』一段道白。

第二折

（正旦引梅香上，云）想俺這虔婆好是不中，見元和有些鈔物，都坑了他的，趕將出去。如今暮冬天道，紛紛揚揚下着這般大雪。元和，知他在那裏忍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月館風亭，則爲這虔婆上梁不正，這些時消疎了燕燕鶯鶯。風月所得清白，雨雲鄉無黏帶，烟花寨耳根清淨。人間道亞仙的今世今生，則俺那鄭元和可甚麼了身達命。

（云）梅香，你與我尋鄭姐夫去。（梅香云）冷化化的那裏尋去？（正旦云）這妮子好不曉事。（唱）

【醉春風】咱這裏溫水浸瓊花，尚兀自冰澌生玉鼎。似這等揚風攪雪沒休時〔一〕，他倒大來冷，冷。你去那出殯處跟尋，起喪處訪問，下棺處打聽。

（梅香云）我去尋便了。（末、淨上、梅見科，云）俺姐姐正望你哩，咱家去來。（末做見科，云）姐姐，好大雪，兀的不凍殺我也。（正旦云）梅香，將酒來與他兩個吃。（末、淨做寒吃酒科）（正旦云）趙牛筋，你且在這裏，若那虔婆來時，你咳嗽爲號。（淨云）我知道。（正旦云）元和，好冷也。（唱）

【十二月】徧乾坤冬寒暮景，寰宇內糝玉篩瓊。長街上陰風凜冽，頭直上冷氣嚴凝。（帶云）好凄涼人也！（唱）又不曾虧負了蕭娘的性命，雖同姓你又不同名。

【堯民歌】你本是鄭元和也上酷寒亭，俺娘那茅茨火熬煎殺紙湯瓶。捉的那錦鴛鴦苦死欲摔翎，打的那比目魚切鱠尚嫌腥。他便天生天生愛鈔精，（末云）別人家不似這般利害那。（正旦唱）爭甚虔婆每一個個傳槽病。

（卜兒上云）梅香，開門來。（梅香云）姐姐，奶奶來了！怎生是好那？（淨做連嗽科）（正旦唱）

【滿庭芳】哎，怎不教你元和猛驚，那裏是虔婆到也，分明是子弟災星。〔三〕這一場唱叫無乾淨，死去波好好先生。（卜兒做見科，云）呀，那叫化頭，你又來怎的？（淨再做咳嗽科）（卜兒云）這個是趙牛筋，我家須不是卑田院，怎麽將這叫化的都收拾我家來了？〔三〕（正旦唱）罷波，你實拿住風月所和奸罪名，檢着這樂章集依法施行。常拚着枷梢上長釘釘。你只問臨川縣令，〔四〕可不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卜兒云）你看他窮身潑命，他又無錢，你則管留他在家裏做甚麽？（正旦云）娘也，够了你的也，（唱）

【耍孩兒】雖不曾把黃金堆到北斗杓兒柄，也做的過家私疊等。只爲你虛心假意會勞承，賺

的他囊橐如氷。(帶云)他有錢呵，(唱)一家兒簇捧做胸前肉，(帶云)他沒錢呵，(唱)半合兒憎嫌做眼內釘。早把倒宅計安排定，只爲些蠅頭微利蹬脫了我錦片前程。〔五〕

(卜兒云)你看這等錦綉幃翡翠屏，是留得叫化子睡的？(正旦唱)〔六〕

【三煞】賣弄甚錦綉幃翡翠屏，則他這瓦罐兒早打破在你胭脂井。他便能飛也飛不出千重網，便會跳也跳不過萬丈坑。鄭元和親身證，(卜兒云)你這小賤人，還不趕他出去，要討打哩？(正旦唱)你就將他趕離後院，少不的我也哭倒長城。

(淨做咳嗽科)(卜兒云)兀那趙牛筋，你當初有錢在劉桃花家使，須不曾我家使，你不到劉家去叫化，却到我家來，好不識進退！(淨云)這鄭舍也是我總承你家的，不知亞仙姨姨吃了我幾席酒。今日便分一杯兒與我吃，也是個捨錢的奶奶，怎麽這等做得出？(卜兒打趙下)(又打末)(正旦遮住科，唱)

【二煞】我和他埋時一處埋，生時一處生，任憑你惡叉白賴尋爭競。常拚個同歸青塚拋金縷。更休想重上紅樓理玉箏。非是我誇清正，只爲他星前月下，親曾設海誓山盟。

(卜兒云)好波，你個謝天香！(正旦唱)

【尾煞】我比那謝天香名字眞，(卜兒云)他可做的柳耆卿麽？(正旦云)你嗓磕他怎的？(唱)他比那柳耆卿

也不斤兩輕。（卜兒云）這都是我大秤稱過的。（正旦唱）折莫娘將定盤星生扭做加三硬。（卜兒云）我這門戶人家穿的吃的那件不要錢使？你不與我覓錢，你待怎麽？（正旦云）我想元和將着許多錢鈔都用盡在我家，致得今日狼狽。欺天負人，瞞心昧己，神明也不保佑。如今奶奶年已六十歲了，情願將亞仙身邊所有計算還你，够過二十年衣食之用，贖我亞仙之身。與元和另尋房屋居住，教他用心溫習經書，待到來年選場，必稱其志。（卜兒云）說那裏話，你正青春年少，伴着這個一千年一萬世不能够發跡的窮乞兒，我怎麽肯？你只去賣笑求食，做你那本等行業便了。（正旦云）奶奶，你不依我，你聽者〔七〕，（唱）你待要我賣笑求食，直將我來慢慢的等。〔八〕（擁末下）

（卜兒云）你看這小賤人，竟自擁着鄭元和去了。天阿，這叫化頭身子，腌腌臢臢，希臭的，你還想和他作伴？（詩云）公然不想覓銅錢，只戀無端惡少年。多敢愛他歌唱好，雙雙攜手入卑田。（下）

校　記

〔一〕沒休時，顧曲齋本作『沒衣服』。　〔二〕以上三句，顧曲齋本作『元和怎生？那裏是虔婆酒醒，這的是子弟音聲。』　〔三〕顧曲齋本無以上卜兒的道白。　〔四〕此句顧曲齋本作『定告到臨川縣令』，緊接作『縣令云：推那元和、亞仙兩口兒無事出衙去，把那老虔婆監下者。（唱）』　〔五〕此曲顧曲齋本作『恨不的金堆到北斗杓兒柄，倒宅計坑的他四星。你不合打了他瓦罐失了人情，常言俗語曾聽。元和死到底難離你手，瓦罐破終須的不離井。非是我誇清正，你將他趕離後巷，〔卜〕休波孟姜女。（旦唱）怕走了那，少不的我笑倒長城。』　〔六〕以上顧曲齋本

作『(卜兒云)休波謝天香。(正旦唱)』，以下〔三煞〕、〔二煞〕二曲顧本皆無，緊接是〔尾煞〕。〔七〕以上卜兒和正旦的道白，顧曲齋本略作『(卜兒云)我只要你覓錢便了。(旦云)我不覓錢！我不覓錢！』〔八〕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你待要我賣笑求餐，虔婆你聽者，你將我來慢慢的等。』顧本至此第三折終，無以下道白。

第四折

(鄭府尹引張千上云)自從杏園裏打了孩兒一頓，至今不知下落。早間有人報道，新縣令來見，與我老夫同姓。張千，門首覷者，若縣令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末扮冠帶引祗從上，詩云)獨對千言日未晡，爲官洛邑見飛鳧。當時不得佳人力，險作窮途一餓夫〔一〕。小官鄭元和便是。多虧李亞仙留我在家，勸我苦志攻書，遂得一舉成名。今授洛陽縣令，適間上過任了，如今參見本府府尹去。(張千做報見科)(鄭府尹云)你不是我孩兒鄭元和麼？(末云)老相公〔二〕怎這等要便宜，我那裏是你孩兒？左右將馬來，我自去也。(下)(鄭府尹云)分明是鄭元和一般模樣，他倒說不是。這也有甚麼難見處？張千，取他遞的脚色來我看。(張千云)脚色在此。(做看科)(鄭府尹笑云)可知是我孩兒鄭元和。(張千云)我也道這縣官與大相公好生廝像。(鄭府尹云)他道我在杏園裏打了他一頓，父子恩情都已絕了，故此不肯廝認。我看他脚色上寫道妻李氏，想就是那

妓女了。（張千云）那行首叫做李亞仙，正是李氏。（鄭府尹云）我想起來，元和孩兒醒轉之後，必定是那李亞仙收留回去，勸他讀書，成其功名，是一個賢惠的了。我如今去見那媳婦兒，着他勸元和認我，又何難哉？張千將馬來，隨我到新縣官私宅走一遭去〔三〕。（下）（末同正旦引祗從梅香上，云）夫人，小官〔四〕已爲朽木死灰，若非你拯救吹噓，安能到此？（正旦云）元和，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散春風和氣滿鳴珂，燕鶯啼恰便似耳邊風過〔五〕。往常我尊前歌婉轉，席上舞婆娑。這妙舞清歌，都參透，總識破。

（末云）夫人，咱今日夫妻完美，須念往昔艱難。咱待捨些鈔周濟貧人，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正旦云）〔六〕相公，你主的是。（唱）

【沉醉東風】俺也曾幾番家心中揣摩，莫不是夢裏南柯。當日要一文錢沒處求，今日享千鍾粟還嫌薄。知他來命福如何，你則待普度慈悲念佛囉，權做個收因種果。

（淨上云）打聽得新任縣令捨錢，我去討些錢使，叫化碗飯吃。（做見科）（正旦云）我道是誰，原來是趙牛筋。（唱）

【雁兒落】俺如今有過活，你兀自難存坐。哎，你個卑田院老教頭，（云）你認的我麼？（淨云）奶奶，你是誰？（正旦唱）我便是鳴珂巷賠錢貨。

（淨云）原來是李家姨姨！（正旦唱）

【得勝令】你可認的那舊家計鄭元和？（末見科，云）夫人，他是誰那？（正旦唱）他是你同伴的老哥哥。不爭你那地塌下搖鈴子，對着這衙廳上教演他唱挽歌。這般樣村呵，你道是不快俺風塵過；休波，倚仗着門前桃李多。

（末云）趙牛筋是我同受貧窮的人。左右，取五千錢來與他去。（淨跪叫云）兀的不是捨錢的老爹奶奶阿。（下）（七）（卜兒上云）叫化咱，叫化咱。（正旦云）那門外又是甚麼人鬧吵？我試看咱。（做見科，唱）

【川撥棹】階垓下鬧鑊鐸，鬧火火爲甚麼。則見他髮似絲窩，眼似膠鍋，口似番河。（帶云）我道是誰，（唱）原來是攪肚蛆腸的老虔婆，將瓦罐都打破。

（左右打科）（卜兒云）你打破了我的瓦罐哩！（正旦唱）

【七弟兄】你敢是恨我、怨我、甚存活，想你來迎新送舊多胡做。（八）到今日窮身潑命怎收科？舒着那手掌兒道乞化錢一個（九）。

（云）前日我算過二十年用度與你，怎生便這般窮了來？（卜兒云）則被一把天火燒了我家緣家計，因此上折倒的窮了。（正旦唱）

【梅花酒】原來是那場火，使不着你僂儸，顯不着你悲合，早則了了也那婆婆。那火倏的來忽的着，燒地眠炙地臥，眼睜睜怎奈何？爲巴錢毒計多，被天公生折磨。〔一〇〕

（末云）〔一一〕想起他趕我出門的時節，本等不該認了，但是許夫人贖身一件，也還有母子情分。如今另置一所小宅，每季給他衣食之費，養贍終身便了。（卜兒云）前日與了我二十年用度，被一場火燒的光光蕩蕩，倘或又是火發也不可保。女兒，我想來你也尚青春年少，只是仍舊與我覓錢纔好。（左右喝科，下）（鄭府尹上云）早來到私宅門首。張千，你入去報與夫人知道，說老夫來了也。（張千報科，云）稟夫人得知，有老相公在於門首。（正旦慌接跪科，云）早知老相公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唱）

【收江南】呀，草堂中忽地貴人過，急的我忙接待敢蹉跎。（鄭府尹云）媳婦兒，我當初在杏園裏打上孩兒一頓，也只要他成人。今日孩兒得了官，就不肯認我。媳婦兒，你與我問他，這個是何道理？（正旦唱）你父子們有甚不相和，倒着俺定奪？管教你一家完美笑呵呵。

（云）相公，你爲何不肯認老相公那？（末云）吾聞父子之親，出自天性，子雖不孝，爲父者未嘗失其顧復之恩；父雖不慈，爲子者豈敢廢其晨昏之禮？是以虎狼至惡，不食其子，亦性然也。我元和當挽歌送殯之時，被父親打死，這本自取其辱，有何讐恨？但已失手，豈無悔心？也該着人照覷，希圖再活。縱然死了，也該備些衣棺，埋葬骸骨。豈可委之荒野，任憑暴露，全無一點休戚相關之

意？（歎科）嗨，何其忍也！我想元和此身，豈不是父親生的？然父親殺之矣。從今以後皆托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餘生，與父親有何干屬，而欲相認乎？恩已斷矣，義已絕矣，請夫人勿復再言。（正旦云）相公，你當初在杏園吃打時節，妾本欲以死爲謝，然而偷生至今者，爲相公功名未就耳。今幸得一舉登科，榮宗耀祖，妾亦叨享花誥爲夫人縣君，而使天下皆稱鄭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無不歸咎於妾，使妾更何顏面可立人間？不若就壓衣的裙刀，尋個自盡處罷。（唱）

【鴛鴦煞】從今後把並頭花蕋甘生剉，同心縷帶拚教割。這的是萬古綱常，衆口評跋。暢道罪逆滔天，何時解脫？（做對末拜科，云）相公，妾今日怎麽愛惜得一死？人都道鄭元和死爲辱子，也只由的李亞仙；生爲逆子，也只由的李亞仙。（唱）都爲我潑賤烟花把你個名兒汚，不由不奔井投河，便封我到一品夫人也榮耀不的我。

（末慌奪刀科，云）夫人怎麽這等性急？我看夫人面上，認我父親罷。（鄭府尹云）你看這廝波。（末同正旦拜科）（鄭府尹云）且喜孩兒認了我也，又得了一個賢惠的媳婦兒。便當殺羊置酒，做個慶賀的筵席。（詞云）親莫親父子周全，愛莫愛夫婦團圓。鄭元和風流學士，李亞仙絕代嬋娟。曲池前偶逢情賞，杏園後益顯心堅。早遂了跳龍門桂枝高折，空餘下蓮花落樂府流傳。（並下）

題目　鄭元和風雪卑田院

正名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校記

〔一〕顧曲齋本無以上四句詩。　〔二〕底本無『老相公』，據顧曲齋本補。　〔三〕以上對白，顧曲齋本只作鄭府尹獨白，且極簡短。　〔四〕夫人、小官，顧曲齋本作『娘子，小生』。下同。　〔五〕風過，底本作『吹過』，據顧曲齋本改。　〔六〕顧曲齋本缺自此至〔沉醉東風〕曲終。　〔七〕顧曲齋本無以上『末』『淨』對白，換作『孤』在此處上場。　〔八〕此句顧曲齋本作『你當初害他應難過。』　〔九〕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如今窮身潑命你如何？你若是敢打聽把他來相折挫。』　〔一〇〕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李亞仙問天呵，天怎生却折磨？』緊接此爲〔收江南〕一曲，曲詞作『折磨你愛錢巴鈔老虔婆，燒襖廟風不順自吹着。則你那狼心狗行狠毒多，你可也想波，想你那吸人心髓自消磨。』　〔一一〕顧曲齋本此處由孤打圓場，并置〔收江南〕曲後。全錄如下：『（孤云）媳婦看我面上，認了你母親者。（旦云）老相公分付，媳婦認了者。（做拜科）（孤云）今朝一日父子母女團圓，殺羊置酒做個慶喜筵席。』至此顧曲齋本全劇終。以下父子相認一節，顧本極簡略地安排在『卜兒』上場前。

魯大夫秋胡戲妻

劇目說明

曹本《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並錄此劇正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曲海目》、《曲海總目提要》，均作簡名：『秋胡劇妻』。賈本《錄鬼簿》著錄題目正名作：『採桑女梅英訴恨，賢大夫秋胡戲妻』，簡名『秋胡戲妻』。此劇現存刊本僅有《元曲選》本一種，題目作：『貞烈婦梅英守志』，正名作：『魯大夫秋胡戲妻』。此劇以《元曲選》爲底本移錄標點。

第一折

（老旦扮卜兒同正末扮秋胡上，卜兒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老身劉氏，自夫主亡逝已過，止有這個孩兒，喚做秋胡。如今有這羅大戶的女兒，喚做梅英，嫁與俺

孩兒爲妻。昨日晚間過門，今日俺安排些酒果謝俺那親家，孩兒也，你去請將丈人丈母來者。（秋胡云）這早晚丈人丈母敢待來也。（淨扮羅大戶同搽旦上，羅詩云）人家七子保團圓，偏是吾家只半邊。（搽旦詩云）雖然沒甚房奩送，倒也落的三朝吃喜筵。（羅云）老漢羅大戶的便是，這是我的婆婆。我有個女孩兒喚做梅英，嫁與秋胡爲妻，昨日過門，今日親家請俺兩口兒吃酒，須索走一遭去。可早到他門首。秋胡，俺兩口兒來了也。（秋胡云）報的母親得知，有丈人丈母來了也。（卜兒云）道有請。（秋胡云）請進。（見科）（卜兒云）親家請坐，酒果已備，孩兒把盞者。（秋胡遞酒科，云）岳父岳母滿飲一杯。（羅、搽旦飲科，云）孩兒的喜酒，我吃我吃。（卜兒云）孩兒，喚出梅英媳婦兒來者。（秋胡喚科）（正旦扮梅英同媒婆上云）婆婆，奶奶喚我做甚麼那？（媒婆云）姐姐，喚你謝親哩。（正旦云）我羞答答的怎生去得？（媒婆云）姐姐，男婚女聘，古之常禮，有甚麼羞？（正旦唱）

【仙呂·點絳唇】男女成人，父娘教訓。當年分，結下婚姻，則要的廝敬愛相和順。

（媒婆云）姐姐，我聽的人說，你從小兒攻書寫字。我却不知，姐姐試說一遍與我聽咱。（正旦唱）

【混江龍】曾把毛詩來講論，那關雎爲首正人倫。因此上兒求了媳婦，女聘了郎君。琴瑟和調花燭夜，鳳凰匹配洞房春。好教我懶臨廣坐，怕見雙親，羞低粉臉，推整羅裙。也則爲俺婦人家一世兒都是裙帶頭這個衣食分。雖然道人人不免，終覺的分外羞人。

（媒婆云）姐姐，你當初只該揀取一個財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似秋老娘家這等窮苦艱難，你嫁他怎的？（正旦云）婆婆，這是甚的言語也？（唱）

【油葫蘆】至如他釜有蛛絲甑有塵，這的是我命運。想着那古來的將相出寒門，則俺這夫妻現受着虀鹽困，就似他那蛟龍未得風雷信。你看他是白屋客，我道他是黃閣臣。自從他那問親時一見了我心先順，咱人這貧無本富無根。

（媒婆云）姐姐，如今秋胡又無錢，又無功名，姐姐，你別嫁一個有錢的也還不遲哩。（正旦唱）

【天下樂】咱人腹內無珍一世貧，你着我改嫁他也波人，則不如先受窘，可曾見做夫人自小裏便出身？蓋世間有的是女娘，普天下少什麼議論？那一個胎胞兒裏做縣君？

（媒婆云）姐姐，你過去見你父親母親者。（做見拜科云）奶奶，喚你孩兒有何分付？（卜兒云）媳婦兒，喚你出來與你父親母親遞一杯酒。（正旦云）理會的。婆婆將酒來。（遞酒科，云）父親母親，滿飲一杯。（羅、搽旦云）好好好，喜酒兒吃乾了也。（卜兒云）孩兒，你慢慢的勸酒，等你父親母親寬飲機杯。（外扮勾軍人上云）上命官差，事不由己，自家勾軍的便是。今奉上司差遣，着我勾秋胡當軍，走一遭去。可早來到魯家莊也，秋胡在家麼？（秋胡見科）（勾軍人云）秋胡，我奉上司鈞旨，你是一名正軍，着我來勾你當軍去。（做套繩子科）（秋胡云）哥哥且住，待我與母親說知。（秋胡見卜科，云）母親，有勾軍的奉上司鈞旨，在於門首，喚您孩兒當軍去。（卜兒云）孩兒，似此可怎

了也？（正旦云）婆婆，爲甚麼這等吵鬧？（媒婆云）如今勾你秋胡當軍去哩。（正旦云）秋胡，似此怎生是了也？（唱）

【村裏迓鼓】都則爲一宵的恩愛，揣與我這滿懷愁悶。他去了正身，只是俺婆婦每誰憐誰問？今迴避了座上客，心間事，着我一言難盡。不爭他見我爲着那人，躭着貧窘，揾着淚痕，休也，着人道女孩兒家直恁般意親。

（媒婆云）今日方纔三日，正吃喜酒兒，勾軍的來了。娘呵，我媒婆還不曾得一些兒花紅錢鈔哩。（正旦唱）

【元和令】他守青燈受苦辛，吃黃虀捱窮困。指望他玉堂金馬做朝臣，原來這秀才每當正軍。我想着儒人顛倒不如人，早難道文章好立身。

（勾軍人云）秋胡快着。文書上期限，一日也躭遲不得的。（秋胡云）哥哥，略待一時兒波。（正旦唱）

【上馬嬌】王留他情性狠，伴哥他實是村，這牛表共牛筋，則見他惡噷噷輪着粗桑棍。這廝每哏，端的便打殺瑞麒麟。

（卜兒云）孩兒娶親纔得三日光景，剗的便勾他當軍去，着誰人養活老身？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唱）

【遊四門】適纔個筵前杯酒敍殷勤，又則待仗劍學從軍。想着俺昨宵結髮諧秦晉，向鴛鴦被不曾温。今日個親，親送出舊柴門。

【勝葫蘆】還說甚玉臂相交印粉痕，你可便臥甲地生鱗，須知道離亂之時武勝文。颺人頭似滾，噙熱血相噴，這就是你能報國會邀勳。

（秋胡云）梅英，我當軍去也。你在家好生侍奉母親，只要你十分孝順者。（卜兒云）孩兒，你去則去，你勤勤的捎個書信來，着我知道。（正旦唱）

【後庭花】不甫能就三合天地婚，避孤虛日月輪。望十載功名志，感一朝雨露恩。把翠眉顰，莫不我成親的時分。下車來衝着歲君，拜先靈背了影神。早新婦兒遭惡運，送的他上邊庭離當村。

【柳葉兒】眼兒的有家來難奔，暢好是短局促燕爾新婚。莫不我儘今生寡鳳孤鸞運，你可也曾量忖？問山人，怎生的不揀擇個吉日良辰？

（卜兒云）孩兒，你去罷。則要你一路上小心在意，頻寄個書信回來，休着我憂心也。（秋胡云）你孩兒理會的，母親保重將息。（正旦唱）

【賺煞】似這等天闊雁書稀，人遠龍荒近，教我閣着淚對別酒一樽。遙望見客舍青青柳色

新，第一程水館山村。（云）秋胡。（秋胡云）有。（正旦唱）早不由人，和他身上關親。（云）我想夜來過門，今日當軍去，（唱）却正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破題兒勞他夢魂。赤緊的禁咱愁恨，則索安排下和淚待黃昏。（同媒婆下）

（秋胡云）岳父岳母，好看覷我母親和妻子梅英者，我當軍去也。（羅、搽旦云）這也是你家的本分，我女孩兒的晦氣。你去罷。（秋胡做拜別科，云）勾軍的哥哥，咱和你同去。（詩云）莫怨文齊福不齊，娶妻三日却分離。軍中若把文章用，管取崢嶸衣錦歸。（同勾軍下）（羅、搽旦云）秋胡當軍去了也。親家母，俺回家去來。（卜兒云）親家母，孩兒去了，不好留的你，多慢了也。（詩云）本意相留非是假，爭奈秋胡勾去當兵甲。（羅、搽旦詩云）明年若不到家來，難道教我孩兒活守寡？（同下）

第二折

（淨扮李大戶上，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莊上弄猢猻。農家只得鋤刨力，涼酸酒兒喝一盆。自家李大戶的便是。家中有錢財，有糧食，有田土，有金銀，有寶鈔，則少一個標標致致的老婆。單是這件，好生沒興。我在這本村裏做着個大戶，四村上下人家，都是少欠我錢鈔糧食的，倒被他笑

我空有錢無個好媳婦，怎麼吃的他過！我這村裏有一個老的喚做羅大戶，他原是個財主有錢來，如今他窮了，問我借了些糧食，至今不曾還我。他有一個女兒喚做梅英，儘生的十分好，嫁與秋胡爲妻。如今秋胡當軍去了，十年不回來。我如今叫將那羅大戶來，則說秋胡死了，把他女兒與我做媳婦，那舊時少我四十石糧食，我也饒了他，還再與他些財禮錢。那老子是個窮漢，必然肯許我。早間着人喚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羅上，詩云）人道財主叫，便是福星照。我也做過財主來，如何今日聽人叫？老漢羅大戶的便是。自從秋胡當軍去了，可早十年光景也。老漢少李大戶四十石糧食，不曾還他，今日李大戶喚我，畢竟是這樁事要緊。且去看他，有甚說話。無人在此，我自過去。（見科云）大戶喚老漢有甚麼事？（李云）兀那老的，我喚將你來，有樁事和你說。你的那女婿秋胡，當軍去吃豆腐瀉死了。（羅云）誰這般說來？（李云）我聽的人說。（羅云）呀，似這般怎了也！（李云）老的，你休煩惱。我問你，你這女婿死了，如今你那女兒年紀幼小，他怎麼守的那寡？你把你那女兒改嫁了我罷。（羅云）大戶，你說的是何言語？（李云）你若不肯，你少我四十石糧食，我官府中告下來，我就追殺你。你若把女兒與了我呵，我的四十石糧食都也饒了。我再下些花紅羊酒財禮錢，你意下如何？（羅云）大戶，容咱慢慢的商議。我便肯了，則怕俺媽媽不肯。（李云）這容易，你如今先將花紅財禮去，則要你兩個做個計較，等他接了紅定，我便牽羊擔酒隨後來也。（羅云）我知道。大戶，你慢慢的來，我將這紅定先去也。（做出門科，云）我肯了，我媽媽有甚麼不肯？我如今就將紅定先交與親家母去來。（下）（李云）那老子許了我也，愁他女兒不改嫁

與我？如今將着羊酒表裏娶梅英去，待他到我家中，扢搭幫放翻他就做營生，何等有趣。正是洞房花燭夜，金榜掛擂槌。（下）（卜兒上云）老身劉氏，乃是秋胡的母親。自從孩兒當軍去了，可早十年光景，音信皆無。多虧了我那媳婦兒，與人家縫聯補綻，洗衣刮裳，養蠶擇繭，養活着老身。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怎麼連不連的眼跳，不知有甚事來，且只靜坐聽他便了。（羅上云）老漢羅大戶，如今到這魯家莊上，若見了那親家母時，我自有個主意。也不要人報復，我自過去。（見科云）親家母，你這幾時好麼？（卜兒云）親家請坐。今日甚風吹的到此？（羅云）親家母，我爲令郎久不回家，我一徑的來望你，與你散悶。這裏有酒，我遞三杯。（卜兒云）多謝親家，我那裏吃的這酒？（羅遞酒三杯科，云）親家母吃了酒也，還有這一塊兒紅絹，與我女兒做件衣服兒。（卜兒云）親家，這般定害你，等秋胡來家呵，着他拜謝親家的厚意也。（接紅科，羅做摑手笑云）了了了。（卜兒云）親家，甚麼了了了？（羅云）親家，這酒和紅都不是我的，都是本村李大戶的。恰纔這三鍾酒是肯酒，這塊紅是紅定。秋胡已死了也，如今李大戶要娶梅英，他自家牽羊擔酒來也，我先回去。（詩云）這是李家大戶使機謀，誰着你可將他聘禮收？不如早把梅英來改嫁，免的經官告府出場羞。（下）（卜兒云）這老子好無禮也！他走的去了，你着我見媳婦兒呵，我怎麼開言？媳婦兒那裏？（正旦上云）妾身梅英是也。自從秋胡去了，不覺十年光景。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養活着俺奶奶。這幾日我奶奶身子有些不快，我恰纔在蠶房中來，我可看奶奶去咱。秋胡也，知你幾時還家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想着俺只一夜短恩情，空嘆了千萬聲長吁氣。枉教人道村里夫妻，撇下個壽高娘又被着疾病纏身體，他每日家則是臥枕着牀睡。

（云）有人道，梅英也，請一個太醫看治你那奶奶，你可怕不說的是也。（唱）

【滾綉球】怕不待要請太醫，看脈息，着甚麼做藥錢調治？赤緊的當村裏都是些打當的牙槌。我這幾日，告天地，願他的子母每早些兒歡會，常言道媳婦是壁上泥皮。則願的白頭娘早晚遲疾可，（帶云）天阿！（唱）則俺那青春子何年可便甚日回，信斷音稀。

（見卜兒科，云）奶奶，吃些粥兒波。（卜兒云）媳婦兒，可則一件，雖然秋胡不在家，你是個年小的女娘家，你可梳一梳頭，等那貨郎兒過來，你買些胭脂粉搽搽臉，你也打扮打扮。似這般蓬頭垢面，着人笑你也。（正旦唱）

【呆骨朵】奶奶道你婦人家穿一套兒新衣袂，我可也直恁般不識一個好弱也那高低。（帶云）秋胡呵！（唱）他去了那五載十年，阻隔着那千山萬水，早則俺那婆娘家無依倚，更合着這子母每無笆壁。（卜兒云）媳婦兒，你只待敦葫蘆摔馬杓哩。（正旦唱）媳婦兒怎敢是敦葫蘆摔馬杓，（云）奶奶道，等貨郎兒過來，買些胭脂粉搽搽。我梅英道，秋胡去了十年，穿的無，吃的無。（唱）奶奶也誰有那閑錢來補笊籬？

（李大戶同羅、搽旦領鼓樂上，李云）我如今娶媳婦兒去來。洞房花燭夜，金榜掛擂槌。（正旦云）奶奶，門首吹打響，敢是賽牛王社的，待你媳婦看一看咱。（卜兒云）媳婦兒，你看去波。（正旦做出門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爹爹和媽媽，你那裏去來？（羅云）與你招女婿來。（正旦云）爹爹與誰招女婿？（羅云）與你招女婿。（正旦云）是甚麼言語，與我招女婿？（唱）

【倘秀才】你將着羊酒呵，領着一伙鼓笛；我今日有丈夫呵，你怎麼又招與我個女婿？更則道你莊家每葫蘆提沒見識。（羅云）孩兒，秋胡死了也，如今李大戶要娶你哩。（正旦唱）我既爲了張郎婦，又着我做李郎妻，那裏取這般道理？

（搽旦云）孩兒也，可不道順父母言，呼爲大孝，你嫁了他也罷。（正旦唱）

【滾綉球】我如今嫁的鷄，一處飛，也是你爺娘家匹配，貧和富是您孩兒裙帶頭衣食。從早起，到晚夕，上下唇並不曾粘着水米，甚的是足食豐衣？則我那脊梁上寒噤是捱過這三冬冷，肚皮裏凄涼是我舊忍過的饑，休想道半點兒差遲。

（羅云）你休只管鬧，你家婆婆接了紅定也。（正旦云）有這等事，我問俺奶奶去。（見卜兒科，云）奶奶，想秋胡去了十年光景，我與人家擔好水換惡水，養活着奶奶，你怎麼把梅英又嫁與別人？要我這性命做甚麼，我不如尋個死去罷。（卜兒云）媳婦兒。這也不干我事，是你父親強揣與我紅定，是他賣了你也。（卜兒做哭科）（正旦唱）

【脫布衫】他那裏哭哭啼啼，我這裏切切悲悲。（做出門科，唱）爹爹也，全不怕九故十親笑耻，（羅云）我待和你婆婆平分財禮錢哩。（正旦唱）則待要停分了兩下的財禮。

（羅云）孩兒也，你嫁了他，等我也落得他些酒肉吃。（正旦唱）

【醉太平】爹爹也，大古裏不曾吃那些酒食，（搽旦云）孩兒，俺也要做個筵席哩。（正旦唱）奶奶也，只恁般好做那筵席。（李云）小娘子不要多言，你看我這個模樣，可也不醜。（做嘴臉被正旦打科，唱）把這廝劈頭劈臉潑拳搥，向前來我可便撾撓了你這面皮。（帶云）這等清平世界，浪蕩乾坤，（唱）你怎敢把良人家婦女公調戲？（做見卜兒科，唱）哎呀，這是明明的欺負俺高堂老母無存濟。（羅云）嚷這許多做甚麼？你這生忿忤逆的小賤人。（正旦唱）倒罵我做生忿忤逆，在爺娘面上不依隨，爹爹也，你可便只恁般下的。

（李云）兀那小娘子，你休鬧，我也不辱沒着你。豈不聞『鸞凰只許鸞凰配，鴛鴦只許鴛鴦對。』（正旦唱）

【叨叨令】你道是『鸞凰則許鸞凰配，鴛鴦則許鴛鴦對』，莊家做盡莊家勢，（鼓樂響，正旦做怒科，云）你等還不去呵，（唱）留着你那村裏鼓兒則向村裏搥。（李云）小娘子，你靠前來，似我這般有銅錢的，村裏再沒兩個。（正旦唱）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其實我便覷不上也波哥，我道你有銅錢則不如抱着

銅錢睡。

（羅云）兀那小賤人，比及你受窮，不如嫁了李大戶，也得個好日子。（正旦唱）

【煞尾】爹爹也，怎使這洞房花燭拖刀計，（李云）我這模樣可也不醜。（正旦唱）我則罵你鬧市雲陽吃劍賊。牛表牛筋是你親戚，大戶鄉頭是你相識。哎，不曉事莊家甚官位，這時分俺男兒在那裏？他或是皂蓋雕輪綉幕圍，玉轡金鞍駿馬騎。兩行公人排列齊，水罐銀盆擺的直。斗來大黃金肘後隨，箔來大元戎帥字旗。回想他親娘今年七十歲，早來到土長根生舊鄉地。恁時節母子夫妻得完備，我說你個驢馬村夫爲讐氣，那一個日頭兒知他是近的誰。狠虎般公人每拿下伊，（帶云）他道誰迤逗俺渾家來，誰欺負俺母親來，（做推李倒科，唱）我可也不道輕輕的便素放了你。（同卜兒下）

（李云）甚麼意思，娶也不曾娶的，我倒吃他搶白了這一場，又吃這一跌。我更待乾罷。（詩云）只爲洞房花燭惹心焦，險被金榜擂搥打斷腰。（羅、搽旦詩云）這也是你李家大戶無緣法，非關是我女兒忒煞會裝幺。（同下）

第三折

（秋胡冠帶上云）小官秋胡是也。自當軍去，見了元帥，道我通文達武，甚是見喜，在他麾下，累立奇功，官加中大夫之職。小官訴說離家十年，有老母在堂，久缺侍養，乞賜給假還家。謝得魯昭公可憐，賜小官黃金一餅，以充膳母之資。如今衣錦榮歸，見母親走一遭去。（詩云）想當日哭啼啼遠去從軍，今日個笑吟吟榮轉家門。捧着這赤資資黃金奉母，安慰了我那嬌滴滴年少夫人。（下）（卜兒上云）老身秋胡的母親。自從孩兒去了，音信皆無，前日又吃我親家氣了一場，多虧我媳婦兒有那貞烈的心，不肯嫁人。若是他肯了呵，老身可着誰人侍養？媳婦兒今日早桑園裏採桑去了，想他這等勤勞，也則爲我老人家來。只願的我死後依舊做他媳婦，也似這般侍養他，方纔報的他也。天氣困人，我且去歇息咱。（下）（正旦提桑籃上，云）採桑去波。（唱）

【中呂·粉蝶兒】自從我嫁的秋胡，入門來不成一個活路，莫不我五行中合見這鰥寡孤獨？受饑寒，捱凍餒，又被我爺娘家欺負。早則是生計蕭疏，更值着沒收成歉年時序。

【醉春風】俺只見野樹一天雲，錯認做江村三月雨。也不知是誰人激惱那天公，着俺莊家每受的來苦，苦。說甚麼萬種恩情，剛只是一宵繾綣，早分開了百年夫婦。

(云)可來到桑園裏也。(唱)

【普天樂】放下我這採桑籃，我揀着這鮮桑樹。只見那濃陰冉冉，翠錦哎糢糊。衝開他這葉底烟，蕩散了些梢頭露。(做採桑科，唱)我本是摘繭繅絲莊家婦，倒做了個拈花弄柳的人物。我只怕淹的蠶饑，那裏管採的葉敗，攀的枝枯。

(云)我這一會兒熱了也，脫下我這衣服來，我試晾一晾咱。(做晒衣服科)(秋胡換便衣上，云)小官秋胡，來到這裏，離着我家不遠，我更改了這衣服。兀的不是我家桑園？這桑樹都長成了也。我近前去，這桑園門怎麼開着？我試看咱。(做見正旦科，云)一個好女人也。背身兒立着，不見他那面皮，則見他那後影兒。白的是那脖頸，黑的是那頭髮，可怎生得他回頭，我看他一看，可也好那。哦，待我着四句詩嘲撥他，他必然回頭也。(做吟科，詩云)二八誰家女，提籃去採桑。羅衣挂枝上，風動滿園香。可怎麼不聽的，待我再吟。(又吟科)(正旦回身取衣服，做見科〔二〕云)我在這裏採葉，他是何人，却走到園子裏面來，着我穿衣服不迭。(秋胡做揖科，云)小娘子支揖。(正旦驚還禮科，唱)

【滿庭芳】我慌還一個莊家萬福。(秋胡云)不敢，小娘子。(正旦唱)他不是閑遊的浪子，多敢是一個取應的名儒，我見他便躬着身插着手陪言語。你既讀那孔聖之書，(秋胡云)小娘子，有涼漿兒覓些與小生吃波。(正旦唱)我是個採桑養蠶婦女，休猜做鋤田送飯村姑。(秋胡云)這裏也無人，小娘子，

你近前來，我與你做個女婿，怕做甚麼？（正旦怒科，唱）他酩子裏丟抹娘一句，怎人模人樣，做出這等不君子待何如？

（秋胡云）小娘子，左右這裏無人，我央及你咱。力田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嫁貴郎，你隨順了我罷。（正旦云）這廝好無禮也！（唱）

【上小樓】你待要諧比翼，你也曾聽杜宇。他那裏口口聲聲，擡掇先生，不如歸去。（秋胡云）你須是養蠶的女人，怎麼比那杜宇？（正旦唱）你道是不比俺那養蠶處，好將伊留住，則俺那蠶老了到那裏怎生發付？

（秋胡背云）不動一動手也不中。（做扯正旦科，云）小娘子，你隨順了我罷。（正旦做推科，云）靠後！（唱）

【十二月】兀的是誰家一個匹夫，暢好是膽大心粗。眼腦兒涎涎鄧鄧，手脚兒扯扯也那捽捽。（秋胡云）你飛也飛不出這桑園門去。（正旦唱）是他便攔住我還家去路，我則索大叫波高呼。

（做叫科，云）沙三、王留、伴哥兒，都來也波。（秋胡云）小娘子休要叫。（正旦唱）

【堯民歌】桑園裏只待強逼做歡娛，諕的我手兒脚兒滴羞蹀躞戰篤速。他便相偎相抱扯衣服，一來一往當攔住。當也波初，則道是峨冠士大夫，原來是個不曉事的喬男女。

(秋胡背云)且慢者，這女子不肯，怎生是了？我隨身有一餅黃金，是魯君賜與我侍養老母的，母親可也不知。常言道財動人心，我把這一餅黃金與了這女子，他好歹隨順了我。(做取砌末見正旦科，云)兀那小娘子，你肯隨順了我，我與你這一餅黃金。(正旦背云)這弟子孩兒無禮也。他如今將出一餅黃金來，我則除是恁般。兀那廝，你早說有黃金不的，你過這壁兒來，我過那壁兒看人去。(秋胡云)他肯了也，你看人去。(正旦做出門科，云)兀那禽獸你聽者，可不道『男子見其金易其過，女子見其金不敢壞其志。』那禽獸見人不肯，將出黃金來，你道黃金這般好用的？(唱)

【耍孩兒】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秋胡云)呀，倒吃了他一個醬瓜兒。(正旦唱)你將着金要買人殃雲殢雨，却不道『黃金散盡爲收書。』哎，你個富家郎慣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鈔多聲勢，豈不聞財上分明大丈夫？不由咱生嗔怒，我罵你個沐猴冠冕，牛馬襟裾。

(秋胡云)小娘子你不肯，我跟你家裏去，成就這門親事，可不好也。(正旦唱)

【二煞】俺那牛屋裏怎成得美眷烟，鴉窠裏怎生着鸞鳳雛。蠶繭紙難寫姻緣簿，短桑科長不出連枝樹。漚麻坑養不活比目魚，轆軸上也打不出那連環玉。似你這傷風敗俗，怕不的地滅天誅。

(秋胡云)小娘子休這等說。你若還不肯呵，我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拚的打死你也。(正旦云)你要打誰？(秋胡云)我打你。(正旦唱)

【三煞】你瞅我一瞅瞅了你那額顱，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蕩我一蕩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該流遞，摟我一摟我着你十字街頭便上木驢。哎，吃萬剮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墳墓，我又不曾殺了你家眷屬。

（秋胡云）這婆娘好無禮也，你不肯便罷了，怎麼這般罵我。（正旦提桑籃科，唱）

【尾煞】這廝睜着眼覷我罵那死屍，腆着臉着我咒他上祖。誰着你桑園裏戲弄人家良人婦，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做不的主。（下）

（秋胡云）我吃他罵了這一頓，我將着這餅黃金回家侍養老母去也。（詩云）一見了美貌娉婷，不由的我便動情。用言語將他調戲，倒被他罵我七代先靈。（下）

校記

〔一〕底本原落『科』字。

第四折

（卜兒上，詩云）朝隨日出採柔桑，採到將中不滿筐。方信遍身羅綺者，從來不是養蠶娘。老身秋

胡的母親便是。我媳婦兒採桑去了，這早晚怎生不見回家也？（秋胡冠帶引祗從上，云）小官秋胡，來到此間，正是自家門首，不免徑入。母親，你孩兒回來了也。（卜兒驚問云）官人是誰？（秋胡云）則你孩兒，便是秋胡。（卜兒云）孩兒，你得了官也，則被你想殺老身也。（秋胡送金科，云）母親，你孩兒得了官，現做中大夫之職。魯君着我衣錦還鄉，賜一餅黃金奉養老母。（卜兒云）孩兒，這數年索是辛苦也。（秋胡云）母親，梅英那裏去了？（卜兒悲科，云）孩兒，你去了十年光景，若不是你這媳婦兒養活我呵，這其間餓殺老身多時也。今日梅英到桑園裏採桑去了。（秋胡云）母親，梅英往那裏去了？（卜兒云）他採桑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秋胡云）嗨，適纔桑園裏逗的那個女人，敢是我媳婦麼？他若回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正旦慌上云）走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若不是江村四月正農忙，扯住那吃敲才決無輕放。第一來怕鴉飛天道黑，第二來又則怕蠶老麥焦黃。滿目柔桑，一片林莊。急切裏沒個鄰里街坊，我則怕人見甚勾當。

（云）俺家又不是會首大戶，怎麼門前拴着一匹馬？我把這桑籃兒放在蠶房裏，我試看咱。這弟子孩兒無禮也。他桑園裏逗引我，見我不肯，他公然趕到我家裏來也。（唱）

【甜水令】這廝便倚強凌弱，心粗膽大，怎敢來俺莊上？不由的忿氣夯胸膛。我這裏便破步撩衣，走向前來，揝住羅裳，咱兩個明有官防。

（做扯秋胡科）（卜兒云）媳婦兒，你休扯他，他是秋胡，來家了也。（正旦放手科，唱）

【折桂令】呀，原來是你曾參衣錦也還鄉！（做出門叫秋胡科，云）秋胡你來。（秋胡云）梅英，你喚我做甚麼？（正旦云）你曾逗人家女人來麼？（秋胡背云）我決撒了也，則除是這般。梅英，我幾曾逗人來。（正旦唱）誰着你戲弄人家妻兒，迤逗人家婆娘。據着你那愚濫荒唐，你怎消的那烏靴象簡，紫綬金章？你博的個享富貴朝中棟梁，（帶云）我怎生養活你母親十年光景也。（唱）你可不辱沒殺受貧窮堂上糟糠？我捱盡凄涼，熬盡情腸。怎知道爲一夜的情腸，却教我受了那半世兒凄涼。

（卜兒云）媳婦兒，你來。（正旦同秋胡見卜科）（卜兒云）媳婦兒，魯君賜我孩兒一餅黃金，侍養老身，這十年間多虧了你，將這黃金我酬謝你收了者。（正旦云）奶奶，媳婦兒不敢要，留着與奶奶打簪兒戴。（做出門科，云）秋胡你來。（秋胡云）你又喚我做甚麼？（正旦唱）

【喬牌兒】你做賊也呵我可拿住了贓，哎，你個水晶塔便休強。這的是魯公宣賜與個頭廳相，着還家來侍奉你娘。

（云）假若這黃金若是別人家婦女呵，（唱）

【豆葉黃】接了黃金隨順了你才郎，也不怕高堂餓殺了你那親娘。福至心靈，才高語壯，須記的『有女懷春』詩一章。我和你細細斟量，可不道『要我桑中，送咱淇上。』

（云）秋胡，你可曾逗人家婦人來麼？（秋胡云）你好多心也。（正旦唱）

【川撥棹】那佳人可承當？（做拿桑籃科，唱）不咪，我提籃去採桑。空着我埋怨爹娘，選揀東牀，相貌堂堂。自一夜花燭洞房，怎隄防這一場。

【殿前歡】你只待金殿裏鎖鴛鴦，我將那『好花輸與你個富家郎』。躭着饑每日在長街上，乞些兒剩飯涼漿。你與我休離紙半張。（秋胡云）你怎麼問我討休書來？（正旦唱）早插個明白狀，也留與傍人做個話兒講，道『女慕貞潔，男效才良』。

（卜兒云）秋胡，你爲甚麼這般吵鬧？（秋胡云）母親，梅英不肯認我哩。（卜兒云）媳婦兒，你爲甚麼不認秋胡那？（正旦云）秋胡，你聽者，貞心一片似冰清，郎贈黃金妾不應。假使當時陪笑語。半生誰信守孤燈？秋胡，將休書來，將休書來。（秋胡云）梅英，你差矣。我將着五花官誥，駟馬高車，你便是夫人縣君，怎忍的便索休離去了也？（正旦唱）

【雁兒落】誰將這五花官誥蕩，誰將這霞帔金冠望。（帶云）便有呵，（唱）我也則牢收箱櫃中，怎敢便穿在咱身軀上。

【得勝令】呀，又則怕『風動滿園香』，（李大戶同羅，搽旦雜當上，李云）他受了我紅定，倒被他搶白一場，難道便罷了？我如今帶領了許多狼僕搶親去也。（羅、搽旦云）今日是個好日辰，我和你搶他娘去。（做見科，云）兀的不是我

女兒梅英？（正旦唱）走將來雪上更加霜。早是俺這釣鰲客咱不認，哎，你個使牛郎休更想。（秋胡喝云）兀那廝，你來我家裏做甚麼？（李驚云）呀，原來他做了官，不是軍了也。我聞知你衣錦榮歸，特來賀喜。（羅、搽旦云）呸，這等你說他死了也。（李云）他不死倒是我死。（秋胡云）原來那廝假捏流言，奪人妻女。左右與我拿下，送到鉅野縣去，問他一個重重罪名。（祇從做縛科）（李云）這也不是我的主意，就是你的岳翁岳母欠了我四十石糧食，將他女兒轉賣與我的。（秋胡云）這等一發可惡，明字是廣放私債，逼勒賣女了。左右，你去與縣官說知，着重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罰穀一千石，備濟饑民，毋得輕縱者。（祇從云）理會的。（李云）一心妄想洞房春，誰料金榜擂槌有正身。（羅、搽旦云）我們也沒嘴臉在這裏，不如只做送李大戶到縣去，暗地溜了。（詩云）如今且學烏龜法，只是縮了頭來不見人。（同下）（卜兒云）媳婦兒，你若不肯認我孩兒呵，我尋個死處。（正旦唱）諕的我慌忙，則這小鹿兒在心頭撞，有的來商也波量，（云）奶奶，我認了秋胡也。（卜兒云）媳婦兒，你認了秋胡，我也不尋死了。（正旦云）罷罷罷。（唱）則是俺那婆娘家不氣長。

（卜兒云）媳婦兒，你既認了，可去改換梳洗，和秋胡孩兒兩個拜見咱。（正旦下改扮上，同秋胡先拜卜兒，次對拜科）（正旦唱）

【鴛鴦煞】若不爲慈親年老誰供養，爭些個夫妻恩斷無承望。從今後卸下荆釵，改換梳妝，暢道百歲榮華，兩人共享。非是我假乖張，做出這喬模樣，也則要整頓我妻綱。不比那秦

氏羅敷，單說得他一會兒夫婿的謊。

（秋胡云）天下喜事，無過子母完備，夫婦諧和，便當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筵席。（詞云）想當日剛赴佳期，被勾軍驀地分離。苦傷心拋妻棄母，早十年物換星移。幸時來得成功業，着錦衣脫去戎衣。荷君恩賜金一餅，爲高堂供膳甘肥。到桑園糟糠相遇，強求歡假作癡迷。守貞烈端然無改，眞堪與青史標題，至今人過鉅野尋他故老，猶能說魯秋胡調戲其妻。

題目　貞烈婦梅英守志

正名　魯大夫秋胡戲妻

古杭新刊的本關目風月紫雲亭

劇目說明

賈本《錄鬼簿》著錄，題目作『韓秀才詩禮青雲路』，正名作『諸宮調風月紫雲寺（亭）』，簡名『紫雲寺

(亭)』。曹本《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亦著錄此劇正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俱作簡名『紫雲亭』。此劇僅存《元刊雜劇三十種》本，劇本科白簡略，中間且有脫簡，劇情已難以稽考。

另元人戴善夫亦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一劇存目。細參此劇本，不僅語言風格與石君寶其它傳世劇本相似，而且劇中引李亞仙、鄭元和故事，元劇中亦僅存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本，故定此劇爲石君寶所作。

該劇盧前，鄭騫、隋樹森、徐沁君皆有校本。茲以《元刊雜劇三十種》爲底本，參校其餘四種校本。

楔子

(卜兒上，一折了)(正旦、正末上了)(正末共外云，住)(正旦云，共正末把盞辭科)(云)伯伯好去者呵！兀的是：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二〕(唱)

【仙呂·賞花時】客舍青青楊柳新，驛路茸茸芳草茵。朝雨浥輕塵，一盃酒盡，歌罷渭城春。

【幺篇】西出陽關無故人，則見俺在這南國梁園依舊親。舍人呵！誰不知俺娘劣您爺狠。伯伯，兩陣狂風是緊，也不到得教吹散楚城雲。(下)

校記

〔一〕此句底本作『兀的蚤花發人生是別離』，意不可通，從鄭、徐本改。

第一折

（外末云）（老孤做住）（卜兒云）（正末做住）（卜兒叫住）（正旦云）娘呵，沒錢事叫喚則甚？（卜兒云了）（正旦云）俺勾當呵，沒一日曾淨。（唱）

【仙呂·點絳唇】怎想俺這月館風亭，竹溪花徑，變得這般嘿光景。我每日撇嵌爲生，俺娘向諸宮調裏尋爭竟。

【混江龍】他那裏問言多傷行，絮得些家宅神長是不安寧。我勾欄裏把戲得四五迴鐵騎，到家來却有六七場刀兵。我唱的是《三國志》先饒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續添《八陽經》。你覷波，比及攛斷那唱叫，先索打拍那精神。起末得便熱鬧，團搭得更滑熟，並無那唇甜句美，一剗地崎險艱難，衝撲得些掂人髓、敲人腦、剝人皮、釘人腿的回頭硬。（卜云了）（正旦唱）

娘呵，我看不的你這般粗枝大葉，聽不的你那裏野調山聲。〔一〕

（卜兒云了）（正旦唱）

【油葫蘆】我但有些臥枕着床腦袋疼，他委實却也心內驚，他急慌的請醫人診了脈却笑容生。他道是喜的女孩兒感得些風寒症，慚愧呵，謝天地不是相思病。（帶云）你教俺盡世兒廝守着，娘呵！（唱）你這般毒害心，狠劣情！但見對錦鴛鴦他水上纔交頸，你早則着棒打過蓼花汀。

【天下樂】呵，你肯教雙宿雙飛過一生，便則我子弟每行依平，休有情，教我打疊起那暖和出落着冷。滿臉兒半指霜，通身兒一塊冰。娘呵！我到處也畫堂春自生。

（正末云）（正旦唱）

【醉中天】我唱到〔三〕那雙漸臨川令，他便腦袋不嫌聽；提起那馮員外，便望空裏助采聲，把個蘇媽媽便是上古賢人般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販茶船的小卿，向那岸邊廂刁蹬。（帶云）俺這虔婆道：（唱）兀的不好拷末娘七代先靈！

（卜兒云住）（正旦唱）

【金盞兒】娘呵！爲甚這鷂子懶飛騰？我也是惜毛翎，委實怕這秋天萬里西風冷。誰似你把個嫩勤兒丫定怎將擎？嘴尖嚵頸子，爪快撮天靈。娘呵！委實道搦綫的天上鷂，不如你個拿

雁的海東青。〔三〕

（卜兒云了）（正旦唱）

【醉扶歸】這逗鏝的是咱些權柄，呵，索就事便是你的人情，那廝每拿着一分鈔便害疼、害疼，（帶云）咱每就呵便廿錠、卅錠呵，（唱）更磕着如斤戥。乾嚥唾相思的後生，那個不害這般乾使鈔乾嘿病。〔四〕

（正末云住）（正旦唱）

【金盞兒】（云）上俺門來的酒客每，爲我這妙唱若雛鶯，引的他每豪飲似長鯨。我委實爲甚停杯聽曲教快成病？我安排桃花扇影、扇影、他每便破香橙。尚自着瓦磁爲巨器，也則是陶寫慶新聲。嗷，若還更酒斟金瀲灩，大的好歌立玉娉婷。〔五〕

（正末云）（卜兒云住）（正旦唱）

【後庭花】俺這老婆肚皮裏將六韜三略盛，面皮上把四時八節擎。未見錢囉，呀，冬雪嚴霜降；得了鈔囉，嚥，春風和氣生。俺這個狠精靈，〔六〕他那生時節決定，犯着甚愛錢巴鏝的星。

（卜兒云）

【賞花時】我知你這一片心分明衡志誠，則因咱二意諧和便苦鬥爭。俺這屋裏三句話不相

應，便見世間泗州大聖，教五嶽動天兵〔七〕。

【幺篇】也難奈何俺那六臂哪吒般狠柳青。我唱的那七國裏龐涓也沒這短命，則是個八怪洞裏愛錢精。我若還更九番家廝併，他比的十惡罪尚猶輕。

【賺尾】郎君每我行有十遍雨雲期，除是害九伯風魔病。俺家裏七八下裏窩弓陷坑，你便有七步才無錢也不許行，六藝全便休賣聰明。哎！爲甚您這五陵人把俺這等嘿交易難成？你便是四付馬上駝來也索兩平。俺這裏別是個三街市井，另置下二連等〔八〕秤，恰好的教恁一分銀買一分情。（下）

校記

〔一〕此曲『言多傷行』原『行』作『倖』，同音借用。『崎險』原作『希險』，徐本已改。『釘人腿』原無『人』字，鄭、徐本已改。

〔二〕唱到：原『到』作『道』，據下句改。

〔三〕此曲『嘴尖噙頸子，爪快攝天靈』句，原『頸』作『穎』、『爪』作『瓜』，『靈』作『今』，從鄭本改，『快』字鄭本識作『抉』，不從。『搦綫』原『綫』作『孑（錢）』，形近致誤，今改。按，『搦綫的天上鷂』謂被人用綫牽着在天上飛的鷂。

〔四〕此曲『索就事』底本『索』作『色』，徐本已改。『如斤戥』原作『如今等』，意不可解，今據文義改。按，『今等』乃『斤戥』同音致誤。

〔五〕此曲首句念白原與曲詞字同大小，今從鄭本作念白處理。『香橙』原『橙』作『悵』，隋、徐本改作『棖』。按，『棖』即『橙』也。『陶寫』原『寫』作『瀉』，今

改。〔六〕精靈：原作『精令』，隋本改作『精伶』，今從鄭、徐本。〔七〕此曲『苦鬥爭』原『苦』作『若』，形誤，徐本改作『惹』，今從鄭本。『動天兵』原『兵』作『岳』，鄭、徐本已改。〔八〕等秤：『等』同『戥』。

第二折

（正末云）（卜兒云）（喚正旦了）（正旦引侍婢上，云，住）（外旦云）（正旦云）這妮子，却整五日也，却四日不來。則這五年裏呵！然這好事無間阻，幽歡却是尋常看。（唱）

【南呂·一枝花】（全佚）〔一〕

（此下有佚曲若干）

【感皇恩】（以上有缺句）只教我立化做一塊望夫石。我便似病人沖太歲，他管也小鬼見鍾馗。腌材料，風短命，欠東西。〔二〕

【採茶歌】百里里，演收拾嗏！早則不席前花影坐間移。恰便似雕鶚分開鶯燕期，虎狼衝散鳳鸞棲。〔三〕

（孤、末云了）（正旦唱）

【隔尾】嗨！比俺娘那熬煎增十倍〔四〕，恰纔這些崎險艱難好做一回。哎！不做美的恩官乾壞

了他把戲哎！唱話的小一，則好打您兀那把門的老嘿，切不可放過這沒錢雁看的。

（正末云住）（卜兒打撞了）（正旦唱）

【牧羊關】嚶，您那狠爹爹才趉過，呵，俺這善婆婆却來這裏。嗷，我能藏波你也能覓。我則是個五歲兒精靈〔三〕，他是積年的老鬼。我挪動脚囉過的何方去？咱那舉意他早先知。我便日赴三千處，他也坐觀十萬里。

（卜兒云住）（正旦唱）

【紅芍藥】兀的那般惡緣惡業鎮相隨，好教人難摘難離。也是某年某月不曾離，無是無非。奶奶，你是老人家須知些道理，有的事便捱不到家裏。（卜兒云住）（正旦唱）越道着越查聲破嗓越罵得精細，前面他老相公聽的！

【菩薩梁州】告母親咱疾歸，您孩兒也知罪。這裏却是那裏，則管裏唇三口四，唱叫揚疾。不比咱那潑街衢妓館畫樓西，這的是好人家大院深宅內。我教人道尿盆兒刷煞淨臊氣，直這般顯相貌，騁威勢。他見一日三萬場魋焦到不得哩，咱正踏着他泛子消息。〔六〕

（卜兒云住）（正旦唱）

【三煞】教我這裏恨無地縫藏身體，這番早則難去床頭揭壁衣。噼，噼，亂下風雹的又沒巴

臂。更做你是開封府同知，却不取招平人無罪，却便硬監押，莽迭配。你這般竈窩裏清廉怎立碑？那公廳上施爲。〔七〕

【二煞】當日那狄梁公曾施行虎豹是眞鋒利，哎，包龍圖呵，你這般拆散鴛鴦算甚正直！我也覷不得這光景掩不迭這淚。我這壁道防送早催逼，他那壁帶鐵鎖囚人監繫，俺兩處各心碎！是有遭間阻的也不似俺不吉利，兀的是甚麼娘別離！〔八〕

【收尾】幾曾見遞流南浦人千里？怎飲這配役陽關酒一杯？到如今，說甚的！比別的，記相識：你情知，我心意；你知咱，我知你；歹處無，好處記；休想我，再出入。我寸腸中，似刀刺；您尊君，忒情理！割舍了，怕甚的！哎！蓮子花官人願的你一千歲。嗨，怎直恁般下的！（卜云了）（正旦唱）咭，則是你了得！吡，都是你個吸人髓虔婆直攘到底！〔九〕（下）

校　記

〔一〕〔一枝花〕曲牌下底本有缺頁。缺頁首行『只教我』等句，實爲〔感皇恩〕之下半曲。自〔一枝花〕至〔感皇恩〕，其中依例應有若干曲相連，但無從考查矣。

〔二〕以上三句，底本『腌材料』作『唵才料』，『西』字原脫，從鄭、徐本補。

〔三〕此曲曲牌原作〔幺〕，從鄭、徐本據律改題。『百里里，演收拾』句待校。徐本改作『百忙里』，不從。

〔四〕增十倍：底本『增』作『爭』，同音借用，徐本已改。　〔五〕精靈：底本『靈』作『伶』，同音借用，徐本已改。

〔六〕此曲『疾歸』原『歸』作『抚』，盧、隋、鄭本識作『疣』，誤。『淨臊氣』原作『將搔氣』，今改，徐本改作『腥臊氣』。

『他見一日三萬場魋焦到不得哩』句待校。徐本改『魋』作『頹』，並將此句作夾白處理。　〔七〕此曲『竈窩』原『竈』作『皂』，同音借用。『清廉』原『廉』作『廡』，徐本識作『談』，今從鄭本。　〔八〕此曲『狄梁公』原作『良公』，誤。按，狄梁公指唐狄仁傑，其斷虎事元劇多引用。『監繫』原『繫』作『計』，同音致誤。　〔九〕此曲，『記相識』原『識』作『失』，同音致誤。『尊君』原『君』作『居』，形近致誤。『割舍』原『割』作『合』，音近致誤。『蓮子花』原『蓮』作『連』，徐本已改。『攘到底』原作『壤倒底』，盧、隋、鄭本『攘』識作『壤』，徐本已改。

第三折

（卜兒云了）（正末云）（外末云）（正旦上了）（云）吁！靈春，思量殺我也！一股鸞釵半邊鏡，世間多少斷腸人！（唱）

【中呂·粉蝶兒】我本是個邪祟妖魔，他郡俏魂靈倒將咱着末。呵！大剛來意氣相合。今日把我情腸，他肺腑，〔一〕都混成一個。雖隔着千里關河，不曾有半個時辰意中握過。

【醉春風】人害兀那魔病有時潛，則這相思無處躲。直到再團圓被兒裏得些温存，恁地後便

可！可！我想世上這一點情緣，百般纏繳，有幾人識破。〔三〕

（卜兒云）（外云住）（正旦唱）

【迎仙客】姨姨，我爲甚罷了雨雲？却也是避些風波。做這些淡生涯，且熬那窮過活。這些時調不上勤兒，却則是忙着俺老婆。都則爲我不肯張羅，以此上閑放着盤千斤磨。

（卜兒云住）（正旦唱）

【紅綉鞋】我則想別後雲行地末，呵，嘆人生會少離多！（卜兒云住）（正旦唱）呵，兀的是俺那心愛的龐兒〔三〕舊哥哥！自從這人北渡，渾一似夢南柯。伯伯，間別來安樂末？

（外末云了）（正旦唱）

【石榴花】常記得玉鞭驕馬宴鳴珂，長安市少年他，似那鄰舟一聽惜蹉跎。聽一曲艷歌，細捲紅羅。呵！我今日守空房也墮下千金貨。（外末云）（正旦唱）却則是央及殺那象板銀鑼。況兼俺正廳兒雖則是些娘大，坐着俺那愛鈔的劣虔婆。〔四〕

【鬥鵪鶉】縱有些燕友鶯朋，似望着龍樓鳳閣。（外末云）（正旦唱）咱若是駝漢呵由他，提着那覓錢後在我。（外云了）（正旦唱）俺那老婆衫直見閻王也沒奈何。伯伯，你試想波，若是共別人並枕同床，他便不送得我披枷帶鎖。〔五〕

（外云）（正旦唱）

【上小樓】外相兒行戶小可，就裏最胸襟洒落。我覷了這般勢煞，不發閑病，決定風魔。既不啊，便恁末，人行趂躲。（正末云了）（正旦唱）取將個托兒來快疾趉過。〔六〕

（外云）（正旦唱）

【么篇】你道你少甚的，不刺。你却是召甚麼？俺這外路打扮，其實沒這異錦輕羅。（正末云住）（正旦唱）你若打死他，路上啊，你獨自難過，却教誰擡你那虎皮馱馱。

（正末云住）（正旦做艱難了）

【十二月】（帶云）不爭這廝提起那打球詐柳，寫字吟詩，彈琴擘阮，擷竹分茶，教我兜地皮痛，乍地心酸！伯伯呵！（唱）教我越思量俺完顏小哥，他端的所爲兒有誰過？豈止這模樣兒俊俏，則那些舉止兒忒謙和。哎！不索你把阿那忽那身子兒搦撮，你賣弄你且休波。〔七〕

【堯民歌】你則是風流不在着衣多，你這般浪子何須自開呵。噷！這廝白日街上打呆歌，却怎生到晚人前逞僂儸。哎！哥哥，你明日吃甚麼，古自忍不到那十分餓。〔八〕

【快活三】無明火怎收撮？摑打會看如何。則教我烘地了半晌口難合，不覺我這身起是多來大。

【鮑老兒】從來撒欠颩風愛恁麼，敲才古自不改動些兒個。你這般忍冷躭飢覓着我，越引起我那色膽天來大。我每日千思萬想，行眠立盹〔九〕，不是存活。這般山長水遠，天遙地闊，不想你直來啊！

（云住）（正旦唱）

【哨遍】〔一〇〕送的人赤手空拳難過，都是俺舌尖上一點砂糖唾。越精細的越着他，怎出俺這打多情地網天羅。且說俺這小哥哥，爲俺躭驚受怕，波迸流移，冷落了讀書院，一就把功名懶墮。自儘教萱堂有夢，並不想蘭省登科。幾時得兩扶紅日上青天，空望着一片白雲隔黃河。則共我這般攜手兒相將，舉步兒〔一一〕同行，他想所事滿心兒快活。

【耍孩兒】早是你不合將堂上雙親躲，你却待改換你家門小可。這李亞仙苦勸你個鄭元和，再休題那撒板鳴鑼。若還俺娘知咱這暗私奔倒毒似那倒宅計〔一二〕，若還恁爺見你這諸宮調更狠如那唱挽歌。你頸項上新開鎖。俺娘難道那風雲氣少，恁爺却甚末兒女情多！

（外云住）（正旦唱）

【四煞】楚蘭明道是做場養老小，俺娘則是個敲郎君置過活，他這幾年間衝僭下胡倫課。這條衝州撞府的紅塵路，是俺娘剪徑截商的白草坡。兩隻手衝撈摸，您逢着的瓦解，俺到處

是鳴珂。

【三煞】今後去了這駝漢子的小鬼頭，看怎結末那吃勤兒的老業魔，再怎施展那個打鴛鴦抖擻的精神兒大。則明日管舞旋旋空把個裙兒繫，勞穰穰乾將條拄杖兒拖。早則沒着末，致仕了弟子，罷任波虔婆。

【二煞】這一件件得歇心，此一樁樁得解脫，暫不見那官身祗候閑差撥。委實倦那月斜楊柳樓心舞，風軟桃花扇底歌。欲將這把戲都參破，怎肯淘盡元陽眞氣，直變做了虛損沉痾〔三〕。

【收尾】此行折末山村野店上藏，竹籬茅舍裏躲。能够得個桑榆景內安閑的過，也強如鑼板聲中斷送了我。（下）

校記

〔一〕肺腑：『腑』原作『腹』，據慣用語改。

〔二〕此曲『魔病』原『魔』作『瘋』，隋本已改。盧本改作『疾』，鄭本改作『鬼』，非是。『識破』原『識』作『失』，音近致誤。

〔三〕龐兒：『龐』原作『胧』，諸本已改。

〔四〕此曲『鳴珂』原作『鳴呵』，形近致誤。『雖則是』原作『雖是則』，依慣例改。

〔五〕此曲『駝漢』原『駝』作『跎』，據下〔三煞〕曲改。『老婆衫』『衫』字待校，疑是『娘』或『婆』字，盧、鄭本作『杪』，隋本作『抄』，不從。

〔六〕此曲『勢殺』原作『世殺』，音近致誤。『不發閑病』原『發』作『法』，音近致誤。『趂躲』原『躲』作『剎』，音近致誤，『趂』字待校。

〔七〕此曲

『思量俺』原重『俺』字，今刪。『豈止』原『止』作『上』，形誤。『不索』原『索』作『色』，『搦撮』原『搦』作『惙』，鄭、徐本已改。〔八〕此曲『逞僂儸』原『逞』作『程』，鄭、徐本已改。『古自』原『古』作『右』，形誤。〔九〕千思萬想，行眠立盹：原『想』字下有一重文符號，無『行』字，『盹』字作『肫』，從鄭、徐本改。〔一〇〕此曲牌原無，曲詞與〔鮑老兒〕相連，今從鄭本據律改題，徐本題作〔古鮑老〕。〔一一〕舉步兒：原『兒』作『而』，音近致誤。〔一二〕倒宅計：原『宅』作『寨』，音近致誤，徐本已改。按，『倒宅計』與下句『唱挽歌』，爲鄭元和、李亞仙故事，出唐白行簡《李娃傳》。『倒宅計』一詞亦見石君寶《曲江池》第三折。〔一三〕此曲『祇候』原『候』作『俠』，鄭本識作『使』，不從。『風軟桃花』原『軟』字下作一重文符號，無『桃』字，鄭、隋本已改。『陶盡』原作『盡陶』，據文義改。『沉痾』原『痾』作『屙』，形誤。

第四折

（卜兒云了）（孤云了）（樂探上云）（正旦引梅香將衫子鑼板上了）（唱）

【雙調·新水令】當日個爲多情一曲《滿庭芳》，曾貶得蘇東坡也趁波逐浪。何況這鶯花燕市客，更逢着雲雨楚山娘。我憑那想像高唐，怎強如俺滿意宿鴛鴦〔一〕。

【駐馬聽】他爲我墮落文章，生纏得攜手同行不斷腸。直這般學成說唱，更則便受恩深處便

爲鄉。則爲這情緣千尺藕絲長，誤盡禹門三月桃花浪。我若是不正當，枉了他那呆心腸一向在咱心上。

【落梅風】我恰猛可地向這廳堂中見，謊得我又待尋幔幙中藏。哎！狠阿公閑別來無恙。（做意了）（唱）可知我恰輕敲着他那邊廂越分外的響。相公啊，這的是那打香印使來的鑼棒〔二〕。

【水仙子】相公那日正暴雷急雨怒在書房，幾曾這般和氣春風滿畫堂？（孤云）（正旦唱）舍人也沒那五陵豪氣三千丈。脖項上連鐵索兩託長，却雖是妾煩惱歡喜殺家堂。路歧人生死心難忘，謝相公賣發覷當，直把俺牒配〔三〕還鄉。

【雁兒落】相公把孩兒兒腹內想，越教妾小鹿兒心頭撞。我如今引來這園圃中，莫不是賺到這筵席上。

【得勝令】却又休金殿鎖鴛鴦，一似書幃中拆鸞凰。您那秀才憑學藝，他却也男兒當自強。他如今難當，目〔四〕寫在招兒上。相公試參詳，這的喚功名紙半張。

【川撥棹】不索你自誇揚，我可也知道你打了個好散場。休得行唐，火速疾忙，見咱個舊日個恩官使長，與咱多多的准備重賞。

【七弟兄】他也大綱、你行、也有些情腸，你那起初時敷演時曾聽你唱：轉街衢行至短垣墻，入

花園進步〔三〕蒼苔上。

【梅花酒】厭地轉過東墻，攜手兒相將，輕踏踐殘芳，直望着廳堂，將蛾眉澀道登，到球樓軟門外，你却則莫得慌張。房中舊名望，到今日怎遮藏，打扮的死床相〔六〕。

【收江南】噓，老官人分付取小學郎。（孤云了）（正旦唱）則教你住構欄，不教你坐監房。（末云住）（正旦云）相公呵！〔七〕（唱）當日個你分開這沙上宿鴛鴦，怎生般對當，却交俺芰荷香裏再成雙。（卜兒云）（下）（散場）〔八〕

【鷓鴣天】玉軟香嬌意更眞，花攢柳襯足消魂。半生碌碌忘丹桂，千里駸駸覓彩雲。鸞鑑破，鳳釵分，世間多少斷腸人。風流公案風流傳，一度搬着一度新〔九〕。

（詩曰）象板銀鑼可意娘，玉鞭驕馬畫眉郎。兩情迷到忘形處，落絮隨風上下狂〔一〇〕。

題目

靈春馬適意誤功名

韓楚蘭守志待前程〔一一〕

正名

小秀才琴書青瑣幃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校記

〔一〕此曲『也趁波』三字原疊，疑是衍誤，今刪。『高唐』原『唐』作『堂』，音同致誤。

〔二〕此曲『廳堂』原作『亭堂』，『邊廂』原作『邊相』，音近致誤。

〔三〕牒配：原『牒』作『嗓』，盧本改作『發』，隋本改作『嗓』，徐本改作『递』，此從鄭本。按『嗓』爲『喋』之草體簡寫，乃『牒』之形誤。

〔四〕目：原作『日』，從徐本改。

〔五〕進步：原『進』作『盡』，音同致誤，今改。

〔六〕此曲『轉過東墻』原『轉』作『嘣』，『東』作『秉』，形近致誤。『澀道』原『澀』作『址』，今改。『球樓』原『球』作『求』，據文義改。

〔七〕『末云住』原『住』作『在』，形誤。『相公呵』原『呵』作『听』，形誤。並從徐本改。盧、隋、鄭本均改『听』作『廳』，並與上『在』字連讀，作『在相公廳』云云，不從。

〔八〕散場：原無，從徐本補。按：元刊本中《拜月庭》、《氣英布》、《薛仁貴》、《介子推》、《霍光鬼諫》、《竹葉舟》、《博望燒屯》七劇，劇末皆寫明『散場』。元夏庭之《青樓集》魏道道小傳說：『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打散，即打散場。本劇套曲後的〔鷓鴣天〕和詩，蓋即散場時歌舞之用。因以下詞詩不入套曲，故低一格排，以示區別。

〔九〕此曲『花攢柳襯足消魂』句，『襯』原作『寸』，音近致誤；『足』原作『是』，形近致誤。『碌碌』原作『逯逯』，『駸駸』原作『侵侵』，形近致誤。『侵侵』作『迢迢』，鄭本作『悠悠』，皆無據。

〔一〇〕『(詩曰)』二字原無，鄭、徐本已補。此四句詩原在『正名』二字之後。『驕馬』原『驕』作『嬌』，同音借用。『忘形』原作『志刑』，形近致誤。

〔一一〕『題目』二字原脫，『待』原作『侍』，從鄭、徐本補改。

李行道

小傳

李行道，一作行甫，名潛夫。絳州（今山西侯馬）人。生卒年不詳。《錄鬼簿》賈仲明挽詞評道：『絳州高隱李公潛，養素讀書門鎮掩，青山綠水白雲占。淨紅塵，無半點。小書樓架插牙籤。研珠露，《周易》點。甜淡韲鹽。』可知他是一個隱居鄉間的貧寒書生。所作雜劇今知僅有一種《包待制智賺灰闌記》，寫包拯斷獄的故事，情節曲折復雜，戲劇性較強，語言質樸當行，是屬於『本色派』之作。此劇第三折寫張海棠在風雪中被解子押送的艱難景況，與楊顯之的《瀟湘雨》第三折張翠鸞『走雨』略同，關目、表演都相當近似，只是語言不及後者動人。可能受楊劇影響。劇中二母奪一子的故事，古代印度、希臘、羅馬等國家也有類似的故事流傳，因而此劇在國外頗爲著名，從一八三二年起，便被翻譯到國外，有法、英、德文等多種譯本。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兩種：一是《元曲選》本，題目作『張海棠屈下開封府』，正名作『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二是盧冀野編《元人雜劇全集》本，是據《元曲選》本重印的，全劇除了有九個字因校對上的錯誤與《元曲選》本不同外，其餘完全相同。此本以《元曲選》本爲底本，用盧本作參校，因二本出入極小，劇內不再出校。

楔　子

（老旦卜兒上，云）老身鄭州人氏。自身姓劉，嫁的夫主姓張，早年亡逝已過，止生下一兒一女。孩

兒喚做張林，也曾教他讀書寫字。女兒喚做海棠，不要說他姿色儘有，聰明智慧，學得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不通曉。俺家祖傳七輩是科第人家，不幸輪到老身，家業凋零，無人養濟。老身出於無奈，只得着女兒賣俏求食。此處有一財主，乃是馬員外，他在俺家行走，也好幾時了。他有心看上俺女孩兒，常常要娶他做妾。俺女孩兒倒也肯嫁他。只是俺這衣食飯碗，如何便割捨得。且待女孩兒到來，慢慢的與他從長計議，有何不可。（沖末扮張林上，云）自家張林的便是。母親，俺祖父以來，都是科第出身，已經七輩。可着小賤人做這等辱門敗戶的勾當，教我在人前，怎生出入也？（卜兒云）你說這般閑話做甚麼？既然怕妹子辱沒了你呵，你自尋趁錢來養活老身，可不好那？（正旦扮海棠上，見科，云）哥哥，你要做好男子，你則養活母親者。（張林云）潑賤人，你做這等事，你不怕人笑，須怕人笑我。我打不得你個潑賤人那？（做打正旦科）（卜兒云）你不要打他，你打我波！（張林云）母親，不要家煩宅亂，枉惹的人耻笑。我則今日辭了母親，我往汴京尋我舅舅，自做個營運去。常言道『男兒當自強』，我男子漢七尺長的身子，出門去便餓死了不成！兀那小賤人，我去之後，你好生看覷母親，若有些好歹，我不道的輕輕饒了你哩！（詩云）匆匆發忿出家門，別尋生理度寒溫。男兒有軀長七尺，不信天教一世貧。（下）（正旦云）母親，似這等唱叫，幾時是了？不如將女孩兒嫁與馬員外去罷！（卜兒云）兒也說的是，只等馬員外來時，我就許下這親事，則便了也。（副末扮馬員外上，云）小生姓馬名均卿。祖居鄭州人氏。幼習儒業，頗通經史，因家中有幾貫資財，人皆以員外呼之。則是我平昔間酷愛風流，躭情花柳，此處有個上廳行首張海棠，

與小生作伴年久，兩意相投。我要娶他，這不消說了，他也常常許道要嫁我。被他母親百般板障，只是不肯通口。我想他也無過要多索些財禮意思。聞得海棠近日與他哥哥張林唱叫了一場，那張林離了家門，到汴京尋他舅子去了，料得一時間也未必就回。今日恰好是一個吉日良辰，我不免備些財禮求親去。若是有緣分，得成全這一樁好事，豈不美哉。呀，姐姐正在門首，這也是個彩頭。待我見去。（做見正旦行禮科）（正旦云）員外，你來了也。我再四與母親說，不如趁我哥哥不在家，許了這門親事。磨了半截舌頭，母親像有許的意思了。我和你見母親去。（馬員外云）奶奶既有此意，也是我修的緣到了。（做入見科）（卜兒云）員外，我今日爲孩兒張林不孝順，與老身合氣，你討些砂仁來送我，做碗湯吃。（馬員外云）奶奶，自家孩兒，有甚麼氣？我如今特備白金百兩，專求令愛的親事。過門之後，但是你家缺柴少米，都是我來支持，定不教你愁沒錢使。今日是個大好日辰，奶奶，你接了財禮，許了這親事罷。（卜兒云）左右我的女兒在家，也受不得這許多氣，便等他嫁了人去，倒也靜辦。員外，只是你家裏有個大渾家哩，我女孩兒過門來，倘或受他欺負，又不如在家的好。也要與員外說個明白，一發講到了，纔好許你這親事。（馬員外云）奶奶放心，莫說我馬均卿不是那等人，便是我大渾家也不是那等人。令愛到家時，與我大渾家只是姊妹稱呼，並不分甚大小。若是令愛養得一男半子，我的家緣家計，都是他掌把哩。奶奶，再不要你憂慮別的。（卜兒云）員外，只要說定了，我受了你的財禮，我家女兒，便是你馬家媳婦，只今日便過門去。孩兒也，不是我做娘的割捨得你，你可也做人家媳婦去，再不要當行首了也。（正旦云）員外，

你那大渾家處，凡百事你須與我做主咱。（唱）

【仙呂·賞花時】憑着我皓首蒼顏老母親，待着我盡世今生不嫁人。（云）員外，我可也不愛你別的。（馬員外云）姐姐，你愛我些甚的來？（正旦唱）我只愛你性兒軟意兒眞。我今日尋的個前程定准。（帶云）我着那一班姊妹道：『張海棠嫁了馬員外，可也不枉了。』（唱）從此後不教人笑我做辱家門。（同馬員外下）

（卜兒云）今日將俺女孩兒嫁馬員外去了也。受着他這一百兩財禮，也够老身下半世快活受用哩。如今別無甚事，尋俺舊時姑姊妹們，到茶房中吃茶去來。（下）

第一折

（搽旦上，詩云）我這嘴臉實是欠，人人讚我能嬌艷。只用一盆淨水洗下來，倒也開的胭脂花粉店。妾身是馬員外的大渾家。俺員外娶得一個婦人，叫做什麼張海棠，他跟前添了個小廝兒，長成五歲了也。我瞞着員外，這裏有個趙令史，他是風流人物，又生得驢子般一頭大行貨，我與他有些不伶俐的勾當。我一心只要所算了我這員外，好與趙令史久遠做夫妻。今日員外不在家，我早使人喚他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趙令史上，詩云）我做令史只圖醉，又要他人老婆睡。畢竟心

中愛者誰？則除臉上花花做一對。自家姓趙，在這鄭州衙門做個令史。州裏人見我有些才幹，送我兩個表德：一個叫做趙皮鞋，一個叫做趙哈達。這裏有個婦人，他是馬均卿員外的大娘子。那一日馬員外請我吃酒。偶然看見他大娘子，這嘴臉可可是天生一對，地產一雙。都這等花花兒的，甚是有趣。害得我眠裏夢裏，只是想慕着他。豈知他也看上了我，背後瞞着員外，與我做些不伶俐的勾當。今日他使人喚我，不知有甚事，須索去走一遭。來到此間，徑自過去。大嫂，你喚我有何計議？（搽旦云）我喚你來，不爲別事，想俺兩個偷偷摸摸的，到底不是個了期。我一心要合服毒藥，謀殺了馬員外，俺兩個做永遠夫妻，可不好麼？（趙令史云）你那裏是我搭識的表子，只當是我的娘，難道你有此心，我倒沒此意？這毒藥我已備下多時也。（做取藥付搽旦科，云）兀的不是毒藥。我交付與你，我自到衙門中辦事去也。（下）（搽旦云）趙令史去了也。我且把這毒藥藏在一處，只等覷個空便，纔好下手。呀，我爭些兒忘了，今日却是孩兒的生日，敎人請員外來，和他到各寺院燒香，佛面上貼金，走一遭去來。（下）（正旦上，云）妾身張海棠，自從嫁了馬員外，可早五年光景。俺母親也亡化了，連哥哥也不知那裏，至今沒個消耗。我跟前所生孩兒，叫做壽郎。自生下這孩兒來，就在那褥草之上，則在姐姐跟前擡舉，如今長成五歲了也。今日是我孩兒的生日。員外和姐姐領着孩兒，到那各寺院燒香，佛面上貼金去了。下次小的每，安排下茶飯。等員外、姐姐來家食用。張海棠也，自從嫁了員外，好耳根清淨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月戶雲窗，綉幃羅帳。誰承望，今如今棄賤從良，拜辭了這鳴珂巷。

【混江龍】畢罷了淺斟低唱，撇下了數行鶯燕佔排場。不是我攀高接貴，由他每說短論長。再不去賣笑追歡風月館，再不去迎新送舊翠紅鄉。我可也再不怕官司勾喚，再不要門戶承當。再不放賓朋出入，再不見鄰里推搶。再不愁家私營運，再不管世事商量。每日價喜孜孜一雙情意兩相投，直睡到暖溶溶三竿日影在紗窗上。伴着個有疼熱的夫主，更送着個會板障的親娘。

(云)怎麼這早晚員外、姐姐還不回來？我出門前看波。(張林上，詩云)腹中曉盡世間事，命裏不如天下人。我張林自從和妹子唱叫了一場，出門去尋俺舅子，誰想他跟着一個甚麼經略相公種師道，到延安府去了。一來投不着主兒，二來又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病症，不要說盤纏使盡，連身上的衣服也典賣盡了。走回家來，母親也亡化了，居房也沒了，教我怎麼好？聞得妹子嫁了馬員外，那員外是好家計，他肯看顧親眷，要擡舉我舅子，有何難處？我如今一徑的去投托他，問他借些盤纏使用。可早來到馬家門首了，可可的我妹子正在門前，待我去相見咱。妹子祗揖。(正旦見，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哥哥。我看你容顏肥胖，倒宜出外。(張林云)妹子，你可早頭一句話兒也。(正旦云)哥哥，你敢替母做七來？起墳來？還是弔孝來？(張林云)妹子，你不見我吃的，則看我穿的，自家的嘴也養不過，有甚麼東西與母親做七、起墳那！(正旦云)哥哥，俺母親亡化，一應送終

的衣衾棺槨之費，那些兒不虧了馬員外來？（張林云）妹子，這雖是馬員外把我母親發送，還是多虧了你，我知道了也。（正旦唱）

【油葫蘆】自喪了親爺撇下個娘，偏你敢不姓張，怎教咱辱門敗戶的妹子去支當。（張林云）妹子，不必敲打我了，我也知道，多多的虧了你也。（正旦唱）到今日你便安排着這一句甜話兒來尋訪。（張林云）妹子，我今日特來投托，你怎做下這一個冷臉兒那？（正旦唱）也不是俺便做下的這一個冷臉兒難親傍，想當日你怒烘烘的挺一身，急煎煎的走四方。（張林云）妹子，這舊話也休提了。（正旦唱）我則道你怎生發跡身榮旺，怎還穿着這襤襤縷縷的這樣舊衣裳。

（張林云）妹子，我和你是一父母生的兄妹，你哥哥便有甚的不是，你也將就些兒，不要記怨了。（正旦唱）

【天下樂】哥哥也，你便有甚臉今朝到我行，聽說罷這衷也波腸。（張林云）妹子也，我也是出於無奈，特特投奔你來，沒奈何，不論多少，賞發些盤纏使用，等我好去。（正旦唱）口聲聲道是無奈向，哥哥也，你既無錢呵怎生走汴梁？（張林云）妹子，你也不必多說了，你不賞發我，教那個賞發我？（正旦唱）你今日投奔我個小妹子，只要我賞發你個大兄長。（帶云）你不道來：（唱）可不道是『男兒當自強』。

（張林云）妹子，你不曾忘了一句兒也。打落的我够了，你則是賞發我去者。（正旦云）哥哥不知，

俺這衣服頭面都是馬員外與姐姐的，我怎做的主好與人，除這些有甚的盤纏好賞發的你。哥哥，你則回去了罷，休來這門首也。（做不禮，入門科）（張林云）妹子，你好狠也，你是我同胞親妹子，我特投奔着你，一文盤纏也不與我，倒花白了我這許多。我如今也不回去，只在這門首等着，待他馬員外來，或者有些面情，也不見得。（搽旦上，云）我是馬員外的大渾家，領着孩兒燒香，我先回來了。呀，怎麼我家解典庫門首，立着個叫化頭，你在此有甚麼勾當？（張林云）姐姐休罵，小人是張海棠的哥哥，來尋我妹子的。（搽旦云）原來你是張海棠的哥哥，這等是舅舅了。你可認的我麼？（張林云）小人不認的那壁姐姐。（搽旦云）則我便是馬員外的大渾家。（張林云）我小人眼拙，不認的大娘子，是必休怪。（做揖科）（搽旦云）舅舅，你要尋你妹子怎麼？（張林云）說也惶恐，因爲貧難，無以度日，要尋我妹子，討些盤纏使用。（搽旦云）他與你多少？（張林云）他道家私裏外都是大娘子掌把着哩，自做不得主，一些沒有。（搽旦云）舅舅不知，自從你妹子到我家來，添了一個孩兒，如今也五歲了，這是你的外甥。現今我家大小家私都着他掌把。我是沒兒子的，（做敲胸科，云）一些也沒分了，你是張海棠的哥哥，便是我親哥哥一般。我如今過去問他討些盤纏與你，若有呵，你也休喜歡；若無呵，你也休煩惱，只看你的造化。你且在門首待者。（張林云）小人知道，好一個賢慧的婦人也。（正旦見搽旦科，云）姐姐，你先回來了？勞動着姐姐哩。（搽旦云）海棠，門首立着的是甚麼人？（正旦云）是海棠的哥哥。（搽旦云）哦，原來是你的哥哥，他來這裏做甚麼？（正旦云）他問妹子討些盤纏使用。（搽旦云）你便與他些不得？（正旦云）我這衣服頭面都

是員外和姐姐與我的，教我可什麼與他？（搽旦云）這衣服頭面與了你，就是你的了，便與你哥哥也何妨？（正旦云）姐姐，敢不中麼？倘員外查起我這衣服頭面，教我說甚的那？（搽旦云）員外查時，我替你說，還再做些與你。快解下來送與你哥哥去罷。（正旦做解下科，云）既是姐姐許了，我便脫了這衣服，除下這頭面，與我哥哥去。（搽旦云）怕我拿了你的？將來，待我送他去。（做取砌末出見科，云）舅舅，則爲你這盤纏，連我也替你惱起來，那知道你家妹子，這般個狠人，放着許多衣服頭面，一些兒不肯與你，只當剔他身上的肉一般。這幾領衣服，幾件頭面，是我爹娘陪嫁我的，送與舅舅權做些兒盤纏使用，舅舅，你則休嫌輕道少者。（張林收科，云）多謝大娘子，小人結草銜環，此恩必當重報。（做謝科，搽旦回禮，云）舅舅，員外不在家，不好留的你茶飯，休怪也。（下）（張林云）我則道這衣服頭面是我妹子的，那知是他大娘子的。你是我一父母所生的親妹子，我討些盤纏使用，並無一文，倒花白我一場。這大娘子我與他是各白世人，賞發我衣服頭面。我想他家中大妻小婦，必有爭差，少不得要告狀打官司的。我如今將這頭面兌換些銀兩，買個窩兒，做開封府公人去。妹子，你常揀吉地上行，吉地上坐，休要咱兩個軸頭兒廝抹着。若告到官中，撞見我時，我一杖子起你一層皮哩。（下）（搽旦見正旦科，云）海棠，你這衣服頭面，與你哥哥去了也。（正旦謝云）索是生受姐姐來，只怕員外回時，若問起呵，望姐姐與我方便一聲。（搽旦云）不妨事，放着我哩。（正旦下）（搽旦云）海棠也，你哥哥將那衣服頭面去，怕不歡喜。只是員外問起時，我倒替你愁哩。（馬員外引俠兒上，云）我馬均卿，自從娶了海棠，添了這個孩兒，叫做壽郎，可

早五歲也。今日是壽郎的生日，到各寺院燒香去，見子孫娘娘廟有傾頹去處，捨些錢鈔與他修理，因此又躭閣了一會。可早來到門首也。（搽旦同正旦迎科）（正旦云）員外回來了，索是辛苦也。我去取茶來者。（下）（馬員外云）大嫂，那海棠的衣服頭面，怎生都不見了那？（搽旦云）員外不問，我也不好說。你因爲他生了孩兒，十分的寵用着他，誰想他在你背後養着奸夫，常常做這不伶俐的勾當。今日我和員外燒香去了，他把這衣服頭面都與奸夫拿去，正要另尋甚麼衣服頭面，胡亂遮掩，被我先回來撞破了。是我不許他再穿衣服，重戴頭面，只等員外回來，自家整理。這須不是我妒他，是他自做出來的。（馬員外云）原來海棠將衣服頭面與奸夫去了，可知道來，他是風塵中人，有這等事。兀的不氣殺我也。（做喚正旦打科，云）我打你這不良的賤人！（搽旦攛調科，云）員外打的好，似這等辱門敗戶的賤人，要他何用！則該打死他罷！（正旦云）我這衣服頭面本不肯與俺哥哥將去，都是他再三攛掇我來。誰想到員外跟前，又說我與了奸夫，着我有口難分。這都是張海棠自家不是了也。（唱）

【哪吒令】我當初自傷，別無甚忖量，別無甚忖量，將他來不防；將他來不防，可送咱這場。俺越打得手脚兒慌，他越逞着言詞兒謗，端的個狠毒世上無雙。

（馬員外氣科，云）你是生兒子的，做這等沒廉沒耻的事，兀的不氣殺我也！（搽旦云）員外，你氣怎的？只是打殺他便了帳也。（正旦唱）

【鵲踏枝】普天下有的婆娘，誰不待要佔些獨強？幾曾見這狗行狠心，攪肚蛆腸。（帶云）你養着奸夫，倒着我有這屈事也。（唱）倒屈陷我腌臜勾當。（帶云）也怪不得他賊埋我來。（唱）也只是我不合自小爲娼。

（搽旦云）可知道你這賤人，舊性復發，把衣服頭面與了奸夫去，瞞着夫主，做這等勾當哩。（正旦唱）

【寄生草】便是那狠毒的桑新婦，也不似你這個七世的娘，倒說我實心兒主意瞞家長。（搽旦云）誰着你背地裏養着奸夫，還強嘴那！（正旦唱）他道我共奸夫背地常來往，他道我會支吾對面舌頭強。不爭將濫名兒揣在我跟前。姐姐也，便是將個屎盆兒套住他頭上。

（馬員外做不快科，云）則被這小賤人直氣殺我也。大嫂，怎生這一會兒，我身子甚是不快。你可煎一碗熱湯兒我吃。（搽旦云）這都是海棠的小賤人，氣出員外病來。海棠，你快些去，熱熱的煎碗湯來，與員外吃。（正旦云）理會的。（唱）

【後庭花】恰纔我脊梁上捱了棍棒，又索去廚房中煎碗熱湯。一任他男子漢多心硬，大剛來則是俺這婆娘每不氣長。（做下捧湯上，云）姐姐，兀的不是湯？（搽旦云）拿湯來我試嘗咱。（做嘗科，云）還少些鹽醬，快去取來。（正旦應下）（搽旦云）前日這一服毒藥，待我取將來，傾在這湯兒裏。（做傾藥科，云）海棠快來！（正旦

上，唱）怎這般忒慌張，連催鹽醬？（云）姐姐，兀的不是鹽醬？（搽旦做調湯科，云）海棠，你將去。（正旦云）姐姐，你將去波，怕員外見了我越氣也。（搽旦云）你不去，員外又道你惱着他哩。（下）（正旦云）理會得。員外，你吃口湯兒波。（員外做接吃科）（正旦唱）則見他悶沉沉等半晌，苦懨懨口內嘗。（員外做死科）（正旦驚云）員外，你放精細者。（唱）爲甚的黃甘甘改了面上，白鄧鄧丟了眼光。

【青哥兒】呀！諕的我膽飛魂喪，不由不兩淚千行。眼見的四體難收一命亡，撇下了多少房廊，幾處田莊，兩個婆娘，五歲兒郎。從今後無捱無靠，母子每守孤孀，孩兒也，你將個誰依仗。

（正旦哭云）姐姐，員外死了也。（搽旦哭上，云）我那員外也，忍下的就撇了我去也。海棠，你這小賤人！適纔員外是個好好的，怎生吃你這一口湯，便會死了？這不是你藥死的，是那個弄死的？（正旦云）姐姐，這湯你也嘗過來，偏是你不藥死，則藥死員外？（做哭科，云）天那，兀的不苦痛殺我也！（搽旦云）下次小的每，那裏與我高原選地，破木造棺，把員外埋殯了者。（做家僮上，擡員外下科。搽旦云）海棠，你這小賤人，則等送了員外出去，我慢慢的擺佈你，看你好在我家裏過得那！（正旦哭云）姐姐，員外無了，這家私大小我都不要，單則容我領了孩兒去罷！（搽旦云）孩兒是那個養的？（正旦云）是我養的。（搽旦云）你養的，怎不自家乳哺了，一向在我身邊，煨乾避濕，嚥苦吐甜，費了多少辛勤，在手掌兒上擡舉長大的，你就來認我養的孩兒，這等好容易！你養了奸

夫，合毒藥謀死了員外，更待乾罷！你要官休，還是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搽旦云）你要私休，將一應家財房廊屋舍帶孩兒都與了我，只把這個光身子走出門去。你要官休呵，你藥死親夫，好小的罪名兒，我和你見官去。（正旦云）我原不曾藥死親夫，怕做甚麼，情願和你見官。（搽旦云）明有官防，你不怕告官，我就拿你去。（正旦云）我不怕，告官去，告官去！（唱）

【賺煞】且休問你眞實，休問咱虛謊，現放着剃胎頭收生的老娘。則問他誰是親娘，誰是繼養？（搽旦云）我是孩兒的的親親的親娘，這孩兒是我的的親親的親兒，是娘的心肝，娘的肚子，娘的脚後跟，那一個不知道的。（正旦唱）怎瞞得過看生見長的街坊？（搽旦云）你合毒藥，謀死員外，也是我贓埋你的？（正旦云）這毒藥呵。（唱）你平日裏預收藏，暗暗的傾下羹湯。（搽旦云）明明是你下這毒藥在湯兒裏，怎賴得我，怕你不去償命。（正旦唱）這的是誰藥死親夫可要將性命償，你暢好是不良，送的人來寃枉，則普天下大渾家那裏有你這片歹心腸！（下）

（搽旦云）如何？中了俺的計也。眼見得這家私大小帶孩兒，都是我的。（做沉吟科，云）嗨，事要三思，免勞後悔。你也合尋思波：這孩兒本等不是我養的，他要問那剃胎頭收生的老娘，和那看生見長的一起街坊鄰舍做證見，若到官呵，他每不向我，可不乾着這一番。我想來，人的黑眼珠子見這白銀子沒個不要的，則除預先安頓下他。見人頭與他一個銀子，就都向着我了。則是衙門官吏，也要安置停當。怎得趙令史到來，和他商量告狀的事，可也好那。（趙令史上，云）纔說姓趙，

姓趙便到，我趙令史數日不曾去望馬大娘子，心裏癢癢的，好生想他，只是丟不下。如今到他門首，他家沒主人了，怕做甚的。徑自入去。（見搽旦科，云）大娘子，只被你想殺我也。（搽旦云）趙令史，你不知道，馬員外被我藥死了也。如今和海棠兩個打官司，要爭這家緣家計，連這小廝。你可去衙門打點，把官司上下布置停當，趁你手裏完成這樁事，我好和你做長遠夫妻也。（趙令史云）這個容易。只是那小廝原不是你養的，你要他怎的？不如與他去的乾淨。（搽旦云）你也枉做令史，這樣不知事的。我若把這小廝與了海棠，倒底馬家子孫，要來爭這馬家的家計，我一分也動他不得了。他無過是指着收生老娘，和街坊鄰里做證見，我已都用銀子買轉了。這衙門以外的事不要你費心，你只替我打點衙門裏頭的事便了。（趙令史云）大娘子說的是。這等你早些來告狀，我自到衙門打點去也。（下）（搽旦云）趙令史去了，則今日我封鎖了房門，結扭了海棠告狀去走一遭。（詞云）常言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說道『人見老虎誰敢蕩，虎不傷人吃個屁』。（下）

第二折

（淨扮孤引祗從上，云）小官鄭州太守蘇順是也。（詩云）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可惡這鄭州百姓，欺侮我疲軟，與我起個綽號，都叫我做模稜手。因此我這蘇模稜的名，傳播

遠近，我想近來官府儘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却也壞了多少人家。似我這蘇模稜暗暗的不知保全了無數，世人怎麼曉得。今日坐起早衙，左右，與我擡放告牌出去。（祗從云）理會的。（搽旦扯正旦、倈兒上，云）我和你見官去來！寃屈也！（正旦云）你且放手者。（唱）

【商調·集賢賓】火匝匝把衣服緊揝着。（搽旦云）你藥死親夫，該死罪的。我放了你，倒等你逃走去了。（正旦唱）你道我該死罪生逃。（帶云）張海棠也。（唱）我則道嫁良人十成九穩，今日個越不見末尾三梢。則我這負屈的有口難言，赤緊的原告人見世生苗。這一場沒揣的罪名除非天地表。（搽旦云）可知道你藥死了親夫，自有個天理神明鑒察。（正旦唱）我將這虛空中神靈來禱告，便做道男兒無顯跡，可難道天理不昭昭。

（搽旦云）小賤人，這裏是開封府門首了。你若經官發落，這綳扒吊拷，要樁樁兒捱過，不如認了私休，也還好收拾哩。（正旦云）便打殺我也說不得，我情願和你見官去。（唱）

【逍遙樂】你道是經官發落，怎的支吾這場棒拷。我則道人命事須要個歸着，怎肯把藥死親夫罪屈招，平白地落人圈套。拚守着七貞九烈，怕甚麼六問三推，一任他萬打千敲。

（搽旦叫云）寃屈！（孤云）甚麼人在衙門首叫寃屈？左右，與我拿過來！（祗從拿進科，云）當面。（搽旦、正旦、倈兒跪見科）（孤云）那個是原告？（搽旦云）小婦人是原告。（孤云）這等，原告跪在這壁，被告跪在那壁去。（各跪開科）（孤云）喚原告上來，你說你那詞因，等我與你做主。

（搽旦云）小婦人是馬均卿員外的大渾家。（孤做驚起，云）這等，夫人請起。（祗從云）他是告狀的，相公怎麼請他起來？（孤云）他說是馬員外的大夫人。（祗從云）不是什麼員外，俺們這裏有幾貫錢的人，都稱他做員外，無過是個土財主，沒品職的。（孤云）這等着他跪了。你說詞因上來。（搽旦云）這個叫做張海棠，是員外娶的個不中人。（祗從喝科，云）嗯，敢是個中人？（搽旦云）正是個中人。他背地裏養着奸夫，同謀設計，合毒藥藥殺了丈夫，強奪我所生的孩兒，又混賴我家私。告大人，與小婦人做主咱。（孤云）這婦人會說話，想是個久慣打官司的，口裏必力不刺說上許多，我一些也不懂的。快去請外郎出來。（祗從云）外郎有請。（趙令史上，云）我趙令史，正在司房裏趲造文書，相公呼喚我，必是有告狀的，又斷不下來，請我去幫他哩。（做見科，云）相公，你整理甚麼事不下來？（孤云）令史，有一起告狀的在這裏。（趙令史云）待我問他。兀那婦人告甚麼？（搽旦云）告張海棠藥殺親夫，強奪我孩兒，混賴我家私。可憐見與我做主咱。（趙令史云）拿過那張海棠來。你怎生藥殺親夫？快快從實招來！若不招呵，左右，與我選下大棍子者。（正旦唱）

【梧葉兒】廳階下，膝跪着，聽賤妾說根苗。（趙令史云）你說，你說。（正旦唱）狠虎般排着祗從，神鬼般設着六曹。（趙令史云）你藥殺親夫，這是十惡大罪哩。（正旦唱）若妾身犯下分毫，相公也我情願吃那殺丈夫的繃扒弔拷。

（趙令史云）你當初是甚麼人家的女子。怎生嫁與那馬員外來？你說與我聽波。（正旦唱）

【山坡羊】念妾身求食賣笑，本也是舊家風調。則爲俺窮滴滴子母每無依靠，捱今宵，到明朝。謝的個馬均卿一見投他好，下錢財將妾身娶做小。他鶯燕交，咱成就了。

（趙令史云）原來是個娼妓出身，便也不是個好的了。你既然馬員外娶到家，可曾生得一男半女麼？（正旦唱）

【金菊香】我與他生男長女受劬勞。（趙令史云）你家裏有甚麼人？也還往來麼？（正旦唱）俺哥哥因爲少吃無穿來投托，曾被我趕離門，恰和他兩個廝撞着。（趙令史云）是你的哥哥，便和他廝見也不妨事。（正旦云）俺姐姐道：『海棠，既是你哥哥來投奔你時，你便沒銀子，何不解下這衣服頭面，與他做盤纏使用去？』（趙令史云）這般說也是他好意。（正旦云）我信了他，將這些衣服頭面與哥哥去了，等的員外回來，問道：『海棠的衣服頭面爲何不見？』他便道：『瞞着員外，都與奸夫了也。』（唱）豈知他有兩面三刀，向夫主廝搬調。

（搽旦云）哎喲，我是這鄭州城裏第一個賢慧的，倒說我兩面三刀，我搬調你甚的來？（趙令史云）這都小事，我不問你，只問你爲何藥死了親夫？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一一的招來。（正旦唱）

【醋葫蘆】俺男兒氣中了，丕地倒，醒來時俺姐姐自扶着。（帶云）他道：『海棠，員外要湯吃，你去煎來。』

（唱）煎的一碗熱湯來，又道是鹽醬少。（帶云）他賺的我取鹽醬去呵，（唱）誰承望暗傾着毒藥。（帶云）員外纔把這湯吃不的一兩口，就死了也。相公，你試尋思波。（唱）怎便登時間火焚了屍首，葬在荒郊。

（趙令史云）這毒藥明明是你的了。你怎麼又要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有何理說？（正旦云）這孩兒原是我養的，相公，你只喚那收生的劉四嬸、剃胎頭的張大嫂、并鄰里街坊問時，便有分曉。（趙令史云）這個也說的是。左右，快去拘喚那老娘、街坊來者。（孤做票臂科）（祗從出喚云）老娘、街坊人等，衙門中喚你哩。（二淨扮街坊，二丑扮老娘上，淨云）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如今馬員外的大娘子告下來了，喚我們做證見哩。這孩兒本不是大娘子養的，我們得過他銀子，則說是他養的。你們不要怕打，說的不明白。（淨、丑等云）這個知道。（做隨祗從入跪科，云）當面。（趙令使云）你是街坊麼？這孩兒是誰養的？（二淨云）那馬員外是個財主，小的每平日也不往來。五年前因他大娘子養了個兒子，小的們街坊鄰里，各人三分銀子與他賀喜，那員外也請小的每吃滿月酒，看見倒生的一個好娃娃。以後每年兒子生日，那員外同着大娘子，領了兒子到各寺院燒香去。這是一城人都看見的，也不只是小的們這幾個。（趙令史云）這等明明是他大娘子養的了。（正旦云）相公，這街坊都是他用錢買轉了的，聽不得他說話。（二淨云）我每買不轉的，都是傾心吐膽說眞實的話，若有半句說謊，你嘴上害碗大的疔瘡。（正旦唱）

【幺篇】現放着收生的劉四嬸，剃胎頭的張大嫂，俺孩兒未經滿月早問道我十數遭。今日個

浪包婁到公庭混賴着，您街坊每常好是不合天道。得這些口含錢，直恁般使的堅牢。

（云）相公，則問這兩個老娘，他須知道。（趙令史云）兀那老娘，這個孩兒是誰養的？（劉丑云）我老娘收生一日，至少也收七個八個，這等年深歲久的事，那裏記得？（趙令史云）這孩兒只得五歲，也不爲久遠，你只說實是誰養的？（劉丑云）待我想來，那一日產房裏關得黑洞洞的，也不看見人的嘴臉，但是我手裏摸去，那產門像是大娘子的。（趙令史云）嗯，張老娘你說。（張丑云）這一日他家接我去與小廝剃胎頭，是大娘子抱在懷裏，則見他白松松兩隻料袋也似的大奶奶必定是養兒子的，纔有這奶食，豈不是大娘子養的？（正旦云）你兩個老娘怎麼都這般向着他也。（唱）

【幺篇】老娘也，那收生時我將你悄促促的喚到臥房，你將我慢騰騰的扶上褥草。老娘也，那剃頭時堂前香燭是誰燒？你兩個都不爲年紀老，怎麼的便這般沒顛沒倒？對官司不分個眞假，辨個清濁。

（趙令史云）何如？兩個老娘都說大娘子養的，可不是你強奪他的孩兒了？（正旦云）相公，街坊老娘都是得過他錢，買轉了的。這孩兒雖則五歲，也省的人事了，你則問我孩兒咱。（搽旦扯倧兒云）你說我是親娘，他是奶子。（倧兒云）這個是我親娘，你是我奶子。（正旦云）可又來，我的乖乖兒囉。（唱）

【幺篇】哎，兒也，則你那心兒裏自想度，自暗約，見您娘苦懨懨皮肉上捱着荆條。則你那出

胞胎便將人事曉，須記的您娘親三年乳抱，怎禁這桑新婦當面鬧吵吵。

（趙令史云）這孩子的話也不足信，還以衆人爲主。只一個孩兒。還要強奪他的，這混賴家私，一發不消說了。你快把藥殺親夫一事招了者。（正旦云）這藥殺親夫，並不干我事。（趙令史云）這頑皮賊骨，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采下去，着實打呀。（祗從做打正旦發昏科）（搽旦云）打的好，打的好，打殺了可不干我事。（趙令史云）他要詐死，左右，與我采起來。（祗從做采科）（正旦做醒云）哎喲，天那！（唱）

【後庭花】我則見颼颼的棍棒拷，烘烘的脊背上着，撲撲的精神亂，悠悠的魂魄消。他每緊揝住我頭梢。（祗從云）嗯，快招了者，不強似這等受苦。（正旦唱）則聽的耳邊廂大呼小叫，似這般惡令史肯恕饒，狠公人顯懆暴。（趙令史云）你招，那奸夫是誰？（孤云）他又不肯招，待我權認了罷。（正旦唱）被官司強逼着，指奸夫要下落。

【雙雁兒】我向那鬼門關尋覓到有兩三遭。您這般順人情，有甚好？則我這膿血臨身要還報。有錢的容易了，無錢的怎打熬。

（趙令史云）左右，再與我打着者。（正旦云）我也是好人家兒女，怎麼捱得這般打拷，只得屈招了罷。相公，是妾身藥殺了丈夫，強奪他孩兒，混賴他家私來。天那，兀的不屈殺我也！（趙令史云）

我屈千屈萬，纔屈的你一個兒哩。既是招了，左右，着那張海棠畫了字，上了長枷，點兩個解子，押送開封府定罪去。（孤云）左右，將那新做的九斤半的大枷與他帶。（祇從云）理會的。（做上枷科）（祇從云）犯人上枷。（正旦云）天那！（唱）

【浪裏來煞】則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將我這百姓每忒凌虐。葫蘆提點紙將我罪名招，我這裏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幾時節盼的個清官來到。（趙令史云）掌嘴，我這衙門裏問事，眞個官清法正，件件依條律的，還有那個清官清如我老爺的？（正旦哭科，唱）則我這潑殘生怎熬出這個死囚牢？（同祇從下）

（趙令史云）這事問成了也。干證人都着寧家去，原告保候。聽開封府回文發落。（衆叩頭同下）（趙令史云）我問了一日事，肚裏饑了，回家吃飯去也。（下）（孤云）這一樁雖則問成了，我想起來，我是官人，倒不由我斷，要打要放，都憑趙令史做起，我是個傻廝那。（詩云）今後斷事我不嗔，也不管他原告事虛眞。笞杖徒流憑你問，只要得的錢財做兩分分。（下）

第三折

（丑扮店小二上，詩云）我家賣酒十分快，乾淨濟楚沒人賽。茅廁邊廂埋酒缸，褲子解來做醡袋。自家是個賣酒的，在這鄭州城十里鋪上，開着個酒務兒，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都來我這店裏吃

酒。我今日開開這店門，燒的這鏇鍋兒裏熱着，看有甚麼人來。（二淨扮解子同正旦上）（正旦做跌起坐科）（董淨云）小子是鄭州衙門裏有名的公人，叫做董超，這個兄弟叫做薛霸，解這婦人張海棠到開封府定罪去。嗯，兀那婦人，你也行動些兒，你看這般大風大雪哩，肚中饑餓了，有甚麼盤纏使用，也拿些出來，等我們買碗酒吃，好趲路去。（做打科）（正旦做起科，云）哥哥，你休打我，我是屈受罪的人，死在旦夕，那討半分盤纏送你？只望可憐見咱。（董淨云）兀那婦人，你當初怎生藥殺親夫，混賴他孩兒來？你慢慢的說與我聽波。（正旦云）則我這身上罪何日開除？腹中冤向誰訴與？被他人混賴了我孩兒，更陷我毒殺夫主吃不過吊拷綳扒，撞不着清廉官府。（薛淨云）我兄弟兩個，曾見你半釐鏨口兒？是那個要了你銀子？說清廉不清廉。（正旦云）那個是見義當爲，肯憐咱這般苦楚？濕浸浸棒瘡疼痛，哽噎噎千啼萬哭。空蕩蕩那討一餐，薄怯怯衣裳襤褸。沉點點鉄鎖銅枷，軟揣揣婆娘婦女。哎，你個惡狠狠解子怎知。哥哥也，我委實的衙冤負屈。（董淨云）便說殺冤屈，須不是我們帶累你的，教我怎生可憐你。雪越大了，行動些。（正旦唱）

【黃鐘．醉花陰】頭上雪何曾住半霎，摧林木狂風亂刮。我這裏躭煩惱，受嗟呀；走的來力盡筋乏，又加上些膿撼撼的棒瘡發。（薛淨云）着我們當這等苦差，還不走哩。（做打科）（正旦唱）怎當這嗔忿忿叫吖吖，但走的慢行的遲，他可便捨命的打。

（董淨云）你當初不招也罷，誰着你招了來？（正旦云）哥哥不嫌煩絮，聽我說咱。（唱）

【喜遷鶯】遭這場無情的官法，方信道漫漫黃沙。怎當的他家將咱苦打，逼勒得將招伏文狀押，到今日有誰來憐見咱。似這等銜冤負屈，空吃盡吊拷繃扒。

（董淨云）兀那婦人，你打掙些，轉過這山坡去，我着你坐一會再走。（正旦唱）

【出隊子】早來到山坡直下，凍欽欽的難立扎。（做走跌科，唱）脚梢天騰的吃個仰剌叉。（董淨喝云）起來！（正旦唱）哎，你個火性緊的哥哥廝覷暇，須是這光出律的冬凌田地滑。

（薛淨云）千人萬人走不滑，偏是你走便滑。待我先走，若是不滑呵，我打折你這腿。（做走跌科，云）眞個這裏有些滑。（張林上云）自家張林的便是，在這開封當着個祗候。今有包待制西延邊賞軍，差着我去迎接回來。好大雪也。天那，也住一住兒波。（正旦做見科，云）這一個走的，好像俺哥哥張林。（唱）

【刮地風】綽見了容顏敢是他，莫不我淚眼昏花？再凝睛仔細覷瞻罷，却原來正是無差。我這裏挺一挺聳着肩胛，擺一擺摩着腰胯。緊待趕更那堪帶鎖披枷。（張林做看見云）這一個帶鎖披枷的婦人，是那裏解將來的？（正旦叫云）哥哥！（唱）哥哥也，且住咱，將妹子怎生提拔。（叫云）哥哥！（唱）你是個洛伽山觀世的活菩薩，這裏不顯出救人心待怎麼？

（叫云）哥哥，救你妹子咱！（張林云）你是誰？（正旦云）我是你妹子海棠。（張林做打推科，云）這

潑娼根，那一日謝你好賞發我也。（做走科）（正旦做哭趕科，唱）

【四門子】我道他爲甚的聲聲把我娼根罵，似這等無明火難按納，却原來正是他，見了咱，思量起在前讐恨殺。正是他，見了咱，不鄧鄧嗔生怒發。

（張走，正旦趕上，做扯衣服，張林做摔科，正旦叫云）哥哥也！（唱）

【古水仙子】他、他、他不認咱，我、我、我捨性命向前趕上他。恰、恰、恰待扯住他衣服，（董淨做扯正旦髮科，云）被這婦人定害殺人也。（正旦唱）早、早、早又被揪撏了頭髮。（張林云）潑娼根放手。（正旦唱）告、告、告狠爹爹寧耐沙，來、來、來聽妹子細說根芽。（張林云）你這潑娼根，你早知今日，當初那衣服頭面，把些兒與我做盤纏不得？（正旦唱）他、他、他坑殺人機謀狡猾，你、你、你是將我這頭面金釵插。我、我、我因此上受波查。

（云）哥哥，你妹子這場天來大禍，都在這衣服頭面上起的。你妹子當初不敢便將衣服頭面與你做盤纏使用，也則怕那婦人來。豈知他教我解下來與哥哥將的去，待員外回時，却說我養着奸夫，將衣服頭面都送他去了，氣的員外成了病。又將毒藥暗地謀死，倒把你妹子拖到官司，問了個藥殺親夫，混賴孩兒的罪名。天那，可憐冤屈殺人也！（張林云）這衣服頭面是誰的？（正旦云）是你妹子的。（張林云）是你的？這歹弟子孩兒說道是他爺娘陪嫁的，這等我錯怪了你。前面有所酒店，我和你且吃鍾酒去來。（同解子到酒店科，云）賣酒的，將酒來。（丑扮店保上云）有有有，請裏面

坐。（張林云）兀那解子，我是開封府五衙都首領，叫做張林。這個就是我的親妹子，我如今也接包待制回去，你一路上與我好生看覷咱。（董淨云）哥哥不勞分付，只要到府時，早些打發我批迴。（張林云）這個容易。妹子，那個婦人，我只道他賢慧，却原來有這般狠毒，你可怎生放得下他？（正旦唱）

【古寨兒令】那婆娘面子花花，你則道所事賢達，搬調的男兒問咱家。他便逞俐齒，弄伶牙，對面說三般話。

【古神仗兒】他道我將男兒藥殺，又道我將家私來盡把，又道我要混賴他孩兒，拖我去州衙中告發。也不管難捱難熬，只一味屈敲屈打，活斷送在劍頭刀下。這的是誰做就死寃家，哎，都是那攪蛆扒。

（云）哥哥，你在這裏，我要見風去也。（下）（趙令史同搽旦上，云）自家趙令史的便是。如今將張海棠解上開封府去。我想那海棠，又無什麼親人討命，不若到路上結果了他，何等乾淨。因此特特揀兩個能事的公人董超、薛霸解去。起身時節，每人與了五兩銀子，教他不必遠去，只在僻靜處所，便好下手。怎麼不見來回話。事有可疑，只得和大嫂親自打聽一遭去來。（搽旦云）這等雪天，走了這一會，好生寒冷。我們且到酒店中買碗酒吃，煖煖寒再走。（趙令史云）大嫂說的是。（做進店，正旦見科，云）好也，他同奸夫趕到這裏，待我對哥哥說來。（唱）

【節節高】這婆娘好生心狠，好生膽大，相趕到這裏，要乾罷如何乾罷。（云）哥哥，奸夫奸婦都在這店裏，咱和你拿他去來。（張林云）兄弟，你撮哺着，我拿那奸夫奸婦去也。（正旦唱）忙出去，休驚散，快捉拿。這的是誰風情誰當罪法。

（張林同正旦出捉科）（二淨做擺手，令走科）（正旦扯住搽旦科）（搽旦奔脫同趙令史走科）（正旦唱）

【掛金索】我這裏揝住衣服，則被他撇撒我階直下。因此上走了婆娘，空做一場話。枉着我哥哥，氣力有天來大，只恨那擺手的公人，倒說道放了奸夫罷。

（張林云）兀那解子，你這精驢禽獸，你和他一衙門中人，你擺着手教他走了。我是開封府五衙都首領，就打你一頓，怕你告了我來。（做打科）（董淨云）你是上司弓兵打得我，這婦人恰是我管的囚人，我可打得他。（做打正旦科）（正旦唱）

【尾聲】他是奉命官差將我緊監押，不爭你途路上兩下爭差。（張林揪董淨髮科）（董淨揪正旦髮科）（正旦唱）把我個病懨懨的罪囚沒亂殺。

（酒保攔住科，云）你們還了酒錢去。（薛淨云）哧，有甚麼酒錢還你！（踢倒科，同下）（酒保云）你看我這晦氣。今日在店門首等了半日，等得三四個人來買酒吃。不知爲何打將起來，把兩個好主

兒也打了去，一文錢也不曾賣的。我如今也不開這酒店，另尋個買賣做罷。（詩云）這樁營生不爽快，常常被人欠酒債。我今放倒望竿闊上門，不如去吊水鷄也有現錢賣。（下）

第四折

（沖末扮包待制引丑張千、祗候上）（張千喝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包待制詩云）當年親奉帝王差，手攬金牌勢劍來。盡道南衙追命府，不須東岳嚇魂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爲老夫立心清正，持操堅剛；每皇皇於國家，恥營營於財利；唯與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讒佞之士往還。謝聖恩可憐，官拜龍圖待制、天章閣學士，正授南衙開封府府尹之職，勅賜勢劍金牌，體察濫官汚吏；與百姓伸寃理枉，容老夫先斬後奏。以此權豪勢要之家，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凶暴奸邪之輩，見老夫之影，無不寒心。界牌外結繩爲欄，屏墻邊畫地成獄。官僚整肅，戒石上鐫御製一通；人從森嚴，廳階下書『低聲』二字。綠槐陰裏，列二十四面鵲尾長枷；慈政堂前，擺數百餘根狼牙大棍。（詩云）黃堂盡日無塵到，唯有槐陰侵甬道。外人誰敢擅喧嘩，便是烏鵲過時不啅噪。老夫昨日見鄭州申文，說一婦人喚做張海棠，因奸藥死丈夫，強奪正所生之子，混賴家私，此係十惡大罪，決不待時的。我老夫想來，藥死丈夫，惡婦人也常有這事；

只是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是兒子怎麼好強奪的？況奸夫又無指實，恐其中或有寃枉。老夫已暗地着人吊取原告，並干證人等到來。以憑覆勘。這也是老夫公平的去處。張千，擡聽審牌出去，各州縣解到人犯，着他以次過來，待老夫定罪咱。（正旦同解子、張林上）（張林云）妹子，你到官中少不得問你，只要說的寃枉，這包待制就將前案與你翻了。若說不過時，你可努嘴兒，我幫你說。（正旦云）我這寃枉，今日不訴，更待何日也。（董淨云）待制爺爺陞廳久了，須要趕牌解到，快進去。（正旦唱）

【雙調·新水令】則我這腹中寃枉有誰知，剛餘的哭啼啼兩行情淚。恨當初見不早，到今日悔何遲。他將我後擁前推，何曾道暫歇氣。

（張林云）妹子，這是開封府前了，待我先進，你隨解子入來。這包待制是一輪明鏡懸在上面，問的事就如親見一般。你只大着膽自辯去。（正旦云）哥哥。（唱）

【步步嬌】你道他是高懸明鏡南衙內，拚的個訴根由直把寃情洗。我可也怕甚的，則爲帶鎖披枷，有話難支對。萬一個達不着大人機，哥哥也，你須是搭救你親生妹。

（張林做先進科）（正旦同二淨跪見科）（董淨云）鄭州起解女囚一名張海棠解到。（張千云）刑案司吏，與解子批文，打發回去。（包待制云）留下在這裏，待審過了，發批迴去。（張千云）理會的。（包待制云）張海棠，你怎麼因奸藥殺丈夫，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混賴他家私？你逐一從頭訴與老夫聽

咱。(正旦做努嘴看張林〔二〕科)(張林云)妹子，你說麼。嗨，他出胞胎可曾見這等官府來。我替你說罷。(跪云)稟爺，這張海棠是個軟弱婦人，並不敢藥殺丈夫，做這般歹勾當哩。(包待制云)你是我衙門裏祗候人，怎麼替犯人稟事，好打。(張林起科)(包待制云)兀那婦人，你說那詞因來。(正旦再努嘴科)(張林跪云)稟爺，這張海棠並無奸夫，他不曾藥殺丈夫，也不曾強奪孩兒，也不曾混賴家私。都是他大渾家養下奸夫趙令史，告官時又是趙令史掌案，委實是屈打成招的。(包待制云)兀那廝，誰問你來？張千，拿下去，與我打三十者。(張千拿張林打科)(張林叩頭云)這張海棠是小的親妹子，他從來不曾見大官府，恐怕他懼怯，說不出眞情來，小的替他代訴。(包待制云)可知道爲兄妹之情，兩次三番，在公廳上胡言亂語的。若不是呵，就把銅鍘來切了這個驢頭。兀那婦人，你只備細的說那實話，老夫與你做主。(正旦云)爺爺阿。(唱)

【喬牌兒】妾身在廳階下忙跪膝，傳台旨問詳細。怎當這虎狠般惡狠狠排公吏。爺爺也，你聽我一星星說就裏。

(包待制云)兀那張海棠，你原是甚麼人家的女子，嫁與馬均卿爲妾來？(正旦唱)

【甜水令】妾身是柳陌花街，送舊迎新，舞姬歌妓。(包待制云)哦，你是個妓女。那馬均卿也待的你好麼？(正旦唱)與馬均卿心厮愛做夫妻。(包待制云)這張林說是你的哥哥，是麼？(張林云)張海棠是小的妹子。(正旦唱)俺哥哥只爲一載之前，少吃無穿，向我求覓。(包待制云)這等你可與他些甚的盤纏麼。(正旦唱)

是、是、是他將去了我這頭面衣袂。

（張林叩頭云）小的買窩銀子，就是這頭面衣服倒換的。（包待制云）難道你丈夫不問你這頭面衣服到那裏去了？（正旦云）爺爺，俺員外曾問來，就是這大渾家攛掇我與了哥哥將的去，却又對員外說我背地送了奸夫，教員外怎的不氣死也。（唱）

【折桂令】氣的個親男兒唱叫揚疾。（包待制云）既是他氣殺丈夫，怎生又告官來。（正旦唱）沒揣的告府經官，吃了些六問三推。（包待制云）你夫主死了，那強奪孩兒，又怎麼說？（正旦唱）一壁廂夫主身亡，更待教生各札子母分離。（包待制云）這孩兒說是那婦人養的哩。（正旦唱）信着他歹心腸千般妒嫉。（包待制云）那街坊老娘，都說是他的。（正旦唱）他買下了衆街坊，所事兒依隨。（包待制云）難道官吏每再不問個虛實？（正旦唱）官吏每更不問一個誰是誰非，誰信誰欺。（包待制云）你既是這等，也不該便招認了。（正旦唱）妾身本不待點紙招承，也則是吃不過這棍棒臨逼。

（包待制云）那鄭州官吏可怎生臨逼你來？（正旦唱）

【雁兒落】怎當他官不威牙爪威，也不問誰有罪誰無罪。早則是公堂上有對頭，更夾着這祗候人無巴壁。

【得勝令】呀，廳階下一聲叫似一聲雷。我脊梁上一杖子起一層皮。這壁廂吃打的難捱痛，

那壁廂使錢的可也不受虧。打的我昏迷，一下下骨節都敲碎。行杖的心齊，一個個腕頭有氣力。

（張千稟云）鄭州續解聽審人犯一起解到。（包待制云）着他過來。（搽旦、倏兒、並街坊、老娘入跪科）（張千云）當面。（包待制云）兀那婦人，這孩兒是誰養的？（搽旦云）是小婦人養的。（包待制云）兀那街坊老娘，這孩兒是誰養的？（衆云）委實大娘子養的。（包待制云）此一樁則除是恁般。喚張林上來。（做票臂，張林做出科，下）（包待制云）張千，取石灰來，在階下畫個闌兒，着這孩兒在闌內，着他兩個婦人，拽這孩兒出灰闌外來。若是他親養的孩兒，便拽得出來；不是他親養的出科）（包待制云）可知道不是他所生的孩兒，就拽不出灰闌外來。張千，與我采那張海棠下去，打着者。（張千做打正旦科）（包待制云）着兩個婦人再拽那孩兒者。（搽旦做拽倏兒出科）（正旦拽不出科）（包待制云）兀那婦人，我看你兩次三番，不用一些氣力拽那孩兒。張千，選大棒子與我打着。（正旦云）望爺爺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馬員外，生下這孩兒，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嚥苦吐甜，煨乾避濕，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纔擡舉的他五歲。不爭爲這孩兒，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孩兒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爺爺就打死婦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這灰闌外來，只望爺爺可憐見咱。（唱）

【掛玉鈎】則這個有疼熱親娘怎下得。（帶云）爺爺，你試覷波。（唱）孩兒也這臂膊似麻稭細，他是個無情分堯婆管甚的？你可怎生來參不透其中意。他使着僥倖心，咱受着腌臜氣。不爭俺兩硬相奪，使孩兒損骨傷肌。

（包待制云）律意雖遠，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你看這一個灰闌，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那婦人本意要圖佔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強奪這孩兒。豈知其中眞假，早已不辯自明了也。（詩云）本爲家私賴子孫，灰闌辯出假和眞。外相溫柔心毒狠，親者原來則是親。我已着張林拘那奸夫去了，怎生這早晚還不到來。（張林拿趙令史上跪科，云）喏，稟爺，趙令史拿到了也。（包待制云）兀那趙令史，取得這等好公案。你把這因奸藥殺馬均卿，強奪孩兒，混賴家私，並買囑街坊老娘，扶同硬證，一樁樁與我從實招來。（趙令史云）哎喲，小的做個吏典，是衙門裏人，豈不知法度？都是州官原叫做蘇模稜，他手裏問成的。小的無過是大拇指頭撓癢，隨上隨下。取的一紙供狀，便有些甚麼違錯，也不干吏典之事。（包待制云）我不問你供狀違錯，只要問你那因奸藥殺馬均卿，可是你來？（趙令史云）難道老爺不看見的？那個婦人滿面都是抹粉的，若洗下了這粉，成個甚麼嘴臉，丟在路上，也沒人要，小的怎肯去與他通奸，做這等勾當？（搽旦云）你背後常說我似觀音一般，今日却打落的我成不得個人，這樣欺心的。（張林云）昨日大雪裏，趙令史和大渾家趕到路上來，與兩個解子打話，豈不是奸夫？只審這

兩個解子，便見分曉。（董淨云）早連我兩個都攀下來了也。（包待制云）張千，采趙令史下去，選大棒子打着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打趙令史科）（正旦唱）

【慶宣和】你只想馬大渾家做永遠妻，送的我有去無歸。既不吵，你兩個趕到中途有何意？咱與你對嘴，對嘴。

（趙令史做死科）（包待制云）他敢詐死，張千，采起來，噴些水者。（張千噴水，醒科）（包待制云）快招上來。（趙令史云）小的與那婦人往來，已非一日，依條例也只問的個和奸，不至死罪。這毒藥的事，雖是小的去買的藥，實不出小的本意，都是那婦人自把毒藥放在湯裏，藥死了丈夫。這強奪孩兒的事，當初小的就道，別人養的，不要他罷。也是那婦人說，奪過孩兒來，好圖他家緣家計。小的是個窮吏，沒銀子使的買轉街坊老娘，也是那婦人來。買囑解子，要路上謀死海棠，也是那婦人來。（搽旦云）呸，你這活叫化頭，早招了也。教我說個甚的，都是我來，都是我來，除死無大災，拚的殺了我兩個，在黃泉下做永遠夫妻，可不好那。（包待制云）一行人聽我下斷。鄭州太守蘇順，刑名違錯，革去冠帶爲民，永不敘用。街坊老娘人等，不合接受買告財物，當廳硬證，各杖八十，流三百里。董超、薛霸，依在官人役，不合有事受財，比常人加一等，杖一百，發遠惡地面充軍。奸夫奸婦，不合用毒藥謀死馬均卿，強奪孩兒，混賴家計，擬凌遲，押付市曹，各剮一百二十刀處死。所有家財，都付張海棠執業，孩兒壽郎，攜歸撫養。張林着與妹同居，免其差役。（詞云）只爲趙令

史賣俏行奸，張海棠負屈銜寃。是老夫灰闌爲記，判斷出情理昭然。受財人各加流竄，其首惡斬首階前。賴張林拔刀相助，才得他子母團圓。（正旦同張林叩頭科，唱）

【水仙子】街坊也，却不道您吐膽傾心說眞實？老娘也，却不道您歲久年深記不得？孔目也，却不道您官清法正依條例？姐姐也，却不道您是第一個賢慧的？今日就開封府審問出因依，這幾個流竄在邊荒地，這兩個受刑在鬧市裏。爺爺也，這灰闌記傳揚得四海皆知。（下）

題目　張海棠屈下開封府

正名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校記

〔一〕此處『張林』原作『張千』，據劇情改，下二處『張林』同。

紀君祥

小傳

紀君祥，一作紀天祥，大都人。生卒年不詳。《錄鬼簿》載其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今知其所作雜劇六種：《趙氏孤兒大報仇》、《陳文圖悟道松陰夢》、《信安王斷復販茶船》、《驢皮記》、《韓湘子三度韓退之》、《曹伯明錯勘贓》。現僅存《趙氏孤兒大報仇》一種，並殘曲《陳文圖悟道松陰夢》一折。《趙氏孤兒》是一部悲壯動人的歷史劇，取材於《左傳》、《史記》等史籍。劇寫晉國上卿趙盾，爲大將軍屠岸賈誣陷，全家被殺。只留下一個孤兒，賴公孫杵臼、程嬰等保護，長大后爲趙家報仇。劇中矛盾尖銳激烈，語言雄健質樸，王國維稱其『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

趙氏孤兒大報讐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二種：一是《元曲選》本，題目作『公孫杵臼耻勘問』，正名作『趙氏孤兒大報仇』。二是《酹江集》本，題目正名與《元曲選》本同，從劇本來看，曲詞基本一致，但科汎比《元曲選》本簡略。《元曲選》本文字精煉，科白完整。

另《元刊雜劇三十種》本，正名爲『韓厥救捨命烈士，陳英（程嬰）說妒賢送子，義逢義公孫杵舊（臼），冤報冤趙氏孤兒』，不載題目。此本僅錄曲文，科白全删，曲文與以上二本也有較大出入。

現此劇以《元曲選》本爲底本，以《酹江集》本、元刊本參校。另以元刊本爲底本，以《元曲選》本、鄭騫《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作參校，附於《元曲選》本之後。

楔　子

（淨扮屠岸賈領卒子上，詩云）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當時不盡情，過後空淘氣。某乃晉國大將屠岸賈是也。俺主靈公在位，文武千員，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文者是趙盾，武者卽某矣。俺二人文武不和，常有傷害趙盾之心，爭奈不能入手。那趙盾兒子喚做趙朔，現爲靈公駙馬。某也曾遣一勇士鉏麑，仗着短刀，越牆而過，要刺殺趙盾，誰想鉏麑觸樹而死。那趙盾爲勸農出到郊外，見一餓夫在桑樹下垂死，將酒飯賜他飽餐了一頓，其人不辭而去。後來西戎國進貢一犬，呼曰神獒，靈公賜與某家。自從得了那個神獒，便有了害趙盾之計。將神獒鎖在淨房中，三五日不與飲食。於後花園中扎下一個草人，紫袍玉帶，象簡烏靴，與趙盾一般打扮。草人腹中懸一付羊心肺。某牽出神獒來，將趙盾紫袍剖開，着神獒飽餐一頓，依舊鎖入淨房中。又餓了三五日，復行牽出那神獒，撲着便咬，剖開紫袍，將羊心肺又飽餐一頓。如此試驗百日，度其可用。某因入見靈公，只說今時不忠孝孝之人，甚有欺君之意。靈公一聞其言，不勝大惱，便向某索問其人。某言西戎國進來的神獒，性最靈異，他便認的。靈公大喜，說：『當初堯舜之時，有獬豸能觸邪人。誰想我晉國有此神獒，今在何處？』某牽上那神獒去。其時趙盾紫袍玉帶，正立在靈公坐榻之邊。神獒見

了，撲着他便咬。靈公言：『屠岸賈，你放了神獒，兀的不是讒臣也！』某放了神獒，趕着趙盾繞殿而走。爭奈傍邊惱了一人，乃是殿前太尉提彌明，一爪搥打倒神獒，一手揪住腦枸皮，一手扳住下嗑子，只一劈將那神獒分爲兩半。趙盾出的殿門，便尋他原乘的駟馬車。某已使人將駟馬摘了二馬，雙輪去了一輪。上的車來，不能前去。傍邊轉過一個壯士，一臂扶輪，一手策馬，逢山開路，救出趙盾去了。你道其人是誰？就是那桑樹下餓夫靈輒。某在靈公跟前說過，將趙盾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只有趙朔與公主在府中，爲他是個駙馬，不好擅殺。某想剪草除根，萌芽不發，乃詐傳靈公的命，差一使臣將着三般朝典，是弓絃、藥酒、短刀，着趙朔服那一般朝典身亡。某已吩咐他疾去早來，回我的話。（詩云）三百家屬已滅門，只有趙朔一親人；不論那般朝典死，便教剪草盡除根。（下）（冲末扮趙朔，同旦公主上）（趙朔云）小官趙朔，官拜都尉之職。誰想屠岸賈與我父文武不和，搬弄靈公，將俺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了也。公主，你聽我遺言：你如今腹懷有孕，若是你添個女兒，更無話說；若是個小廝兒呵，我就腹中與他個小名，喚做趙氏孤兒。待他長立成人，與俺父母雪寃報讐也。（旦兒哭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外扮使命，領從人上，云）小官奉主公的命，將三般朝典是弓絃、藥酒、短刀，賜與駙馬趙朔，隨他服那一般朝典，取速而亡。然後將公主囚禁府中。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即刻傳命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他府門首也。（見科，云）趙朔跪者，聽主公的命：爲您一家不忠不孝，欺公壞法，將您滿門良賤，盡行誅戮，尚有餘辜。姑念趙朔有一脈之親，不忍加誅，特賜三般朝典，隨意取一而死。其公主囚禁在府，斷絕親疏，不許往

來。兀那趙朔，聖命不可違慢，你早早自盡者。（趙朔云）公主，似此可怎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枉了我報主的忠良一旦休，只他那蠹國的奸臣權在手。他平白地使機謀，將俺雲陽市斬首，兀的是出氣力的下場頭。

（旦兒云）天那，可憐害的俺一家死無葬身之地也！（趙朔唱）

【么篇】落不的身埋在故丘。（云）公主，我囑咐你的說話，你牢記者。（旦兒云）妾身知道了也。（趙朔唱）吩咐了腮邊雨淚流，俺一句一回愁。待孩兒他年長後，着與俺這三百口，可兀的報寃讐。（做死科，下）

（旦兒云）駙馬，則被你痛殺我也！（下）（使命云）趙朔用短刀身亡了也，公主已囚在府中。小官須回主公的話去來。（詩云）西戎當日進神獒，趙家百口命難逃；可憐公主猶囚禁，趙朔能無決短刀。（下）

第一折

（屠岸賈上，云）某屠岸賈，只爲公主怕他添了個小廝兒，久以後成人長大，他不是我的讐人？我已將公主囚在府中，這些時該分娩了。怎麼差去的人去了許久，還不見來回報？（卒子上，報科，

云）報的元帥得知：公主囚在府中，添了個小廝兒，喚做趙氏孤兒哩。（屠岸賈云）是眞個喚做趙氏孤兒？等一月滿足，殺這小廝也不爲遲。令人，傳我的號令去：着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不搜進去的，只搜出來的。若有盜出趙氏孤兒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一壁與我張掛榜文，遍告諸將，休得違誤，自取其罪。（詞云）不爭晉公主懷孕在身，產孤兒是我讐人；待滿月鋼刀鍘死，纔稱我削草除根。（下）（旦兒抱俠兒上，詩云）天下人煩惱，都在我心頭；猶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妾身晉室公主，被奸臣屠岸賈將俺趙家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今日所生一子，記的駙馬臨亡之時，曾有遺言：若是添個小廝兒，喚做趙氏孤兒，待他久後成人長大，與父母雪寃報讐。天那，怎能够將這孩兒送出的這府門去，可也好也！我想起來，目下再無親人，只有俺家門下程嬰，在家屬上無他的名字。我如今只等程嬰來時，我自有個主意。（外扮程嬰背藥箱上，云）自家程嬰是也，原是個草澤醫人，向在駙馬府門下，蒙他十分優待，與常人不同。可奈屠岸賈賊臣，將趙家滿門良賤，誅盡殺絕，幸得家屬上無有我的名字。如今公主囚在府中，是我每日傳茶送飯。那公主眼下雖然生的一個小廝，取名趙氏孤兒，等他長立成人，與父母報讐雪寃。只怕出不得屠賊之手，也是枉然。聞的公主呼喚，想是產後要什麽湯藥，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府門首也。不必報復，徑自過去。（程嬰見科，云）公主呼喚程嬰有何事？（旦兒云）俺趙家一門，好死的苦楚也！程嬰，喚你來別無甚事，我如今添了個孩兒，他父臨亡之時，取下他一個小名，喚做趙氏孤兒。程嬰，你一向在俺趙家門下走動，也不曾歹看承你。你怎生將這個孩兒掩藏出去，久後成人長大，與他趙氏報讐。（程

嬰云）公主，你還不知道，屠岸賈賊臣聞知你產下趙氏孤兒，四城門張掛榜文，但有掩藏孤兒的，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我怎麼掩藏的他出去？（旦兒云）程嬰，（詩云）可不道『遇急思親戚，臨危托故人。』你若是救出親生子，便是俺趙家留得這條根。（做跪科，云）程嬰，你則可憐見，俺趙家三百口，都在這孩兒身上哩！（程嬰云）公主請起，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賈得知，問你要趙氏孤兒，你說道：『我與了程嬰也。』俺一家兒便死了也罷，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旦兒云）罷，罷，罷！程嬰，我教你去的放心。（詩云）程嬰心下且休慌，聽吾說罷淚千行。他父親身在刀頭死，（做拿裙帶縊死科，云）罷，罷，罷！為母的也相隨一命亡。（下）（程嬰云）誰想公主自縊死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打開這藥箱，將小舍人放在裏面，再將些生藥遮住身子。天也！可憐見趙家三百餘口，誅盡殺絕，只有一點點孩兒。我如今救的他出去，你便有福，我便成功；若是搜將出來呵，你便身亡，俺一家兒都也性命不保。（詩云）程嬰心下自裁劃，趙家門戶實堪哀。只要你出的九重帥府連環寨，便是脫却天羅地網災。（下）（正末扮韓厥領卒子上，云）某下將軍韓厥是也，佐於屠岸賈麾下。着某把守公主的府門，可是為何？只因公主生下一子，喚做趙氏孤兒，恐怕有人遞盜將去，着某在府門上搜出來時，將他全家處斬，九族不留。小校，將公主府門把的嚴整者。嗨，屠岸賈，都似你這般損壞忠良，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列國紛紛，莫強於晉。纔安穩，怎有這屠岸賈賊臣，他則把忠孝的公卿損。

【混江龍】不甫能風調雨順，太平年寵用着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斬首，奸佞的在帥府內安身。現如今全作威來全作福，還說甚半由君也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滿在朝門，但違拗的早一個個誅夷盡。多咱是人間惡煞，可什麼闊外將軍！

（云）我想屠岸賈與趙盾兩家兒結下這等深讐，幾時可解也！（唱）

【油葫蘆】他待要剪草防芽絕禍根，使着俺把府門。俺也是於家爲國舊時臣。那一個藏孤兒的便不合將他隱，這一個殺孤兒的你可也心何忍。（帶云）屠岸賈，你好狠也！（唱）有一日怒了上蒼，惱了下民，怎不怕沸騰騰萬口爭談論？天也顯着個青臉兒不饒人！

【天下樂】却不道遠在兒孫近在身，哎，你個賊也波臣！和趙盾，豈可二十載同僚沒些兒義分？便興心使歹心，指賢人作歹人。他兩個細評論還是那個狠。

（云）令人，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出府門來，報復某家知道。（卒子云）理會的。（程嬰做慌走上，云）我抱着這藥箱，裏面有趙氏孤兒。天也可憐，喜的韓厥將軍把住府門，他須是我老相公擡舉來的。若是撞的出去，我與小舍人性命都得活也。（做出門科）（正末云）小校，拿回那抱藥箱兒的人來。你是甚麼人？（程嬰云）我是個草澤醫人，姓程，是程嬰。（正末云）你在那裏去來？（程嬰云）我在公主府內煎湯下藥來。（正末云）你下甚麼藥？（程嬰云）下了個益母湯。（正末云）你這箱兒

裏面甚麼物件？（程嬰云）都是生藥。（正末云）是甚麼生藥？（程嬰云）都是桔梗、甘草、薄荷。（正末云）可有甚麼夾帶？（程嬰云）並無夾帶。（正末云）這等你去。（程嬰做走，正末叫科，云）程嬰回來！這箱兒裏面是甚麼物件？（程嬰云）都是生藥。（正末云）可有甚麼夾帶？（程嬰云）並無夾帶。（正末云）你去。（程嬰做走，正末叫科，云）程嬰回來！你這其中必有暗昧。我着你去呵，似弩箭離弦；叫你回來呵，便似氈上拖毛，程嬰，你則道我不認的你哩！（唱）

【河西後庭花】你本是趙盾家堂上賓，我須是屠岸賈門下人。你便藏着那未滿月麒麟種，（帶云）程嬰，你見麼？（唱）怎出的這不通風虎豹屯？我不是下將軍，也不將你來盤問。（云）程嬰，我想你多曾受趙家恩來。（程嬰云）是。知恩報恩，何必要說。（正末唱）你道是既知恩合報恩，只怕你要脫身難脫身。前和後把住門，地和天那處奔？若拿回審個眞，將孤兒往報聞，生不能，死有准。

（云）小校靠後，喚您便來，不喚您休來。〔一〕（卒子云）理會的。（正末做揭箱子見科，云）程嬰，你道是桔梗、甘草、薄荷，我可搜出人參來也！（程嬰做慌跪伏科）（正末唱）

【金盞兒】見孤兒額顱上汗津津，口角頭乳食噴，骨碌碌睜一雙小眼兒將咱認，悄促促箱兒裏似把聲吞，緊幫幫難展足，窄狹狹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二〕

(程嬰詞云)告大人停嗔息怒，聽小人從頭分訴：想趙盾晉室賢臣，屠岸賈心生嫉妒。遣神獒撲害忠良，出朝門脫身逃去；駕單輪靈輒報恩，入深山不知何處。奈靈公聽信纔言，任屠賊橫行獨步；賜駙馬伏劍身亡，滅九族都無活路。將公主囚禁冷宮，那裏討親人照顧。遵遺囑喚做孤兒，子共母不能完聚；纔分娩一命歸陰，着程嬰將他掩護。久以後長立成人，與趙家看守墳墓。肯分的遇着將軍，滿望你拔刀相助。若再剪除了這點萌芽，可不斷送他滅門絕戶？(正末云)程嬰，我若把這孤兒獻將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貴？但我韓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怎肯做這般勾當！(唱)

【醉中天】我若是獻出去圖榮進，却不道利自己損別人。可憐他三百口親丁盡不存，着誰來雪這終天恨？(帶云)那屠岸賈若見這孤兒呵，(唱)怕不就連皮帶筋撚成虀粉。我可也沒來由，立這樣沒眼的功勛。

(云)程嬰，你抱的這孤兒出去，若屠岸賈問呵，我自與你回話。(程嬰云)索謝了將軍。(做抱箱兒走出，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嬰，我說放你去，難道要你？可快出去！(程嬰云)索謝了將軍。(做走，又回，跪科)(正末云)程嬰，你怎生又回來？(唱)

【金盞兒】敢猜着我調假不爲眞，那知道蕙嘆惜芝焚。去不去我幾回家將伊儘，可怎生到門前兒的又回身？(帶云)程嬰，(唱)你既沒包身膽，誰着你強做保孤人？可不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程嬰云）將軍，我若出的這府門去，你報與屠岸賈知道，別差將軍趕來拿住我程嬰，這個孤兒萬無活理。罷，罷，罷！將軍你拿將程嬰去，請功受賞；我與趙氏孤兒，情願一處身亡便了！（正末云）程嬰，你好去的不放心也。（唱）

【醉扶歸】你爲趙氏存遺胤，我於屠賊有何親？却待要喬做人情遣衆軍，打一個迴風陣。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捨殘生，我也願把這頭來刎。

【青歌兒】端的是一言一言難盡。（帶云）程嬰，（唱）你也忒眼內眼內無珍。將孤兒好去深山深處隱，那其間教訓成人。演武修文；重掌三軍，拿住賊臣；碎首分身，報答亡魂。也不負了我和你硬踹着是非門，擔危困。

（帶云）程嬰，你去的放心者。（唱）

【賺煞尾】寧可在我身兒上討明白，怎肯向賊子行捱推問。猛拚着撞階基圖個自盡，便留不得香名萬古聞，也好伴鉏麑共做忠魂。你你你要殷勤，照覷晨昏，他須是趙氏門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長進，纔說與從前話本。是必教報讐人，休忘了我這大恩人。（做自刎科，下）

（程嬰云）呀，韓將軍自刎了也！則怕軍校得知，報與屠岸賈知道，怎生是好？我抱着孤兒，須索逃命去來。（詩云）韓將軍果是忠良，爲孤兒自刎身亡。我如今放心前去，太平莊再做商量。（下）

校記

〔一〕『喚您便來；不喚您休來。』兩個『您』字，底本原作『恁』，從酌江集本改。

〔二〕『噴』，原作『歎』，今據元刊本改。『幫幫』，原作『綁綁』，今據元刊本改。

第二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某屠岸賈，只爲公主生下一個小的，喚做趙氏孤兒。我差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搜檢奸細。一面張掛榜文，若有掩藏趙氏孤兒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怕那趙氏孤兒，會飛上天去！怎麼這早晚還不見送到孤兒？使我放心不下。令人，與我門外覷者。（卒子報科，云）報元帥，禍事到了也！（屠岸賈云）禍從何來？（卒子云）公主在府中將裙帶自縊而死，把府門的韓厥將軍也自刎身亡了也。（屠岸賈云）韓厥爲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如今不免詐傳靈公的命，把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刷將來，見一個剁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不除了我這腹心之害？令人，與我張挂榜文，着晉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拘刷到我帥府中來聽令，違者

全家處斬，九族不留！（詩云）我拘刷盡晉國嬰孩，料孤兒沒處藏埋；一任他金枝玉葉，難逃我劍下之災。（下）（正末扮公孫杵臼領家童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在晉靈公位下爲中大夫之職。只因年紀高大，見屠岸賈專權，老夫掌不得王事，罷職歸農，苦莊三頃地，扶手一張鋤，住在這呂呂太平莊上。往常我夜眠斗帳聽寒角，如今斜倚柴門數雁行。倒大來悠哉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兀的不屈沉殺大丈夫，損壞了眞梁棟。被那些腌臜屠狗輩，欺負俺慷慨釣鰲翁。正遇着不道的靈公，偏賊子加恩寵，着賢人受困窮。若不是急流中將脚步抽迴，險些兒鬧市裏把頭皮斷送。

【梁州第七】他、他、他在元帥府揚威也那耀勇；我、我、我在太平莊罷職歸農。再休想鵷班豹尾相隨從。他如今官高一品，位極三公，戶封八縣，祿享千鍾。見不平處有眼如矇，聽咒駡處有耳如聾。他、他、他只將那會諂諛的着列鼎重裀，害忠良的便加官請俸，耗國家的都敍爵論功。他、他、他只貪着目前受用，全不省爬的高來可也跌的來腫。怎如俺守田園學耕種，早跳出傷人餓虎叢，倒大來從容。

（程嬰上，云）程嬰，你好慌也！小舍人，你好險也！屠岸賈，你好狠也！我程嬰雖然擔着個死，撞出城來，聞的那屠岸賈見說走了趙氏孤兒，要將晉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都拘攝到元

帥府裏，不問是孤兒不是孤兒，他一個個親手剁做三段。我將的這小舍人送到那廂去好？有了！我想呂呂太平莊上公孫杵臼，他與趙盾是一殿之臣，最相交厚。他如今罷職歸農。那老宰輔是個忠直的人，那裏堪可掩藏。我如今來到莊上，就在這芭棚下，放下這藥箱。小舍人，你且權時歇息咱，我見了公孫杵臼，便來看你。家童報復去，道有程嬰求見。（家童報科，云）有程嬰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家童云）請進。（正末見科，云）程嬰，你來有何事？（程嬰云）在下見老宰輔在這太平莊上，特來相訪。（正末云）自從我罷官之後，衆宰輔每好麼？（程嬰云）嗨，這不比老宰輔爲官時節，如今屠岸賈專權，較往常都不同了也。（正末云）也該着衆宰輔每勸諫勸諫。（程嬰云）老宰輔，這等賊臣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世，也還有四凶哩。（正末唱）

【隔尾】你道是古來多被奸臣弄，便是聖世何嘗沒四凶？誰似這萬人恨千人嫌一人重。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單只會把趙盾全家殺的個絕了種。

（程嬰云）老宰輔，幸的皇天有眼，趙氏還未絕種哩。（正末云）他家滿門良賤三百餘口，誅盡殺絕，便是駙馬也被三般朝典短刀自刎了，公主也將裙帶縊死了，還有什麼種在那裏？（程嬰云）那前項的事，老宰輔都已知道，不必說了。近日公主囚禁府中，生下一子，喚做孤兒，這不是趙家是那家的種？但恐屠岸賈得知，又要殺壞。若殺了這一個小的，可不將趙家眞絕了種也。（正末云）如今這孤兒却在那裏？不知可有人救的出來麼？（程嬰云）老宰輔既有這點見憐之意，在下敢不實說。

公主臨亡時，將這孤兒交付與了程嬰，着好生照覷他，待到成人長大，與父母報讐雪恨。我程嬰抱的這孤兒出門，被韓厥將軍要拿的去，報與屠岸賈，是程嬰數說了一場，那韓厥將軍放我出了府門，自刎而亡。如今將的這孤兒無處掩藏，我特來投奔老宰輔。我想宰輔與趙盾原是一殿之臣，必然交厚，怎生可憐見，救這個孤兒咱！（正末云）那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現在芭棚下哩。（正末云）休驚諕着孤兒，你快抱的來。（程嬰做取箱開看科，云）謝天地，小舍人還睡着哩。（正末接科）（唱）

【牧羊關】這孩兒未生時絕了親戚，懷着時滅了祖宗，便長成人也則是少吉多凶。他父親斬首在雲陽，他娘呵囚在禁中。那裏是有血性〔二〕的白衣相，則是個無恩念的黑頭蟲。（程嬰云）趙氏一家，全靠着這小舍人，要他報讐哩。（正末唱）你道他是個報父母的眞男子，我道來，則是個妨爺娘的小業種。

（程嬰云）老宰輔不知，那屠岸賈爲走了趙氏孤兒，晉國〔三〕內小的都拘刷將來，要傷害性命。老宰輔，我如今將趙氏孤兒偷藏在老宰輔跟前，一者報趙駙馬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晉國小兒之命，念程嬰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經滿月。待假裝做趙氏孤兒，等老宰輔告首與屠岸賈去，只說程嬰藏着孤兒，把俺父子二人，一處身死；老宰輔慢慢的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讐，可不好也？（正末云）程嬰，你如今多大年紀了？（程嬰云）在下四十五歲了。（正末云）這小的算着

二十年呵，方報的父母讐恨。你再着二十年呵，可不九十歲了？其時存亡未知，怎麼還與趙家報的讐？程嬰，你肯捨的你孩兒，倒將來交付與我，你自首告屠岸賈處，說道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藏着趙氏孤兒。那屠岸賈領兵校來拿住，我和你親兒一處而死。你將的趙氏孤兒擡舉成人，與他父母報讐，方纔是個長策。（程嬰云）老宰輔，是則是，怎麼難爲的你老宰輔，你則將我的孩兒假裝做趙氏孤兒，報與屠岸賈去，等俺父子二人一處而死罷。（正末云）程嬰，我一言已定，你再不必多疑了。（唱）

【紅芍藥】須二十年酬報的主人公，恁時節纔稱心胸。只怕我遲疾死後一場空。（程嬰云）老宰輔，你精神還強健哩。（正末唱）我精神比往日難同，閃下這小孩童怎見功？你急切裏老不的形容，正好替趙家出力做先鋒。（帶云）程嬰，你只依着我便了。（唱）我委實的捱不徹暮鼓晨鐘。

（程嬰云）老宰輔，你好好的在家，我程嬰不識進退，平白地將着這愁布袋連累你老宰輔，以此放心不下。（正末云）程嬰，你說那裏話？我是七十歲的人，死是常事，也不爭這早晚。（唱）

【菩薩梁州】向這傀儡棚中，鼓笛搬弄。只當做場短夢，猛回頭早老盡英雄。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爲非爲勇。（程嬰云）老宰輔既應承了，休要失信。（正末唱）言而無信言何用。（程嬰云）老宰輔，你若存的趙氏孤兒，當名標青史，萬古留芳。（正末唱）也不索把咱來廝陪奉，大丈夫何愁一命終，況兼我白髮蓬松。〔三〕

（程嬰云）老宰輔，還有一件。若是屠岸賈拿住老宰輔，你怎熬的這三推六問？少不得指攀我程嬰下來。俺父子兩個死是分內，只可惜趙氏孤兒，終歸一死，可不把你老宰輔乾累了也。（正末云）程嬰，你也說的是。我想那屠岸賈與趙駙馬呵，（唱）

【三煞】這兩家做下敵頭重。但要訪的孤兒有影蹤，必然把太平莊上兵圍擁，鐵桶般密不通風。（云）那屠岸賈拿住了我，高聲喝道：『老匹夫，豈不見三日前出下榜文，偏是你藏下趙氏孤兒，與俺作對。請波，請波！』（唱）則說老匹夫請先入瓮，也須知榜揭處天都動；偏你這罷職歸田一老農，公然敢剔蝎撩蜂。

【二煞】他把綳扒吊拷般般用，情節根由細細窮。那其間枯皮朽骨難禁痛，少不得從實攀供。可知道你個程嬰怕恐。（帶云）程嬰，你放心者。（唱）我從來一諾似千金重，便將我送上刀山與劍峯，斷不做有始無終。

（云）程嬰，你則放心前去，擡舉的這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讐雪恨。老夫一死，何足道哉。（唱）

【煞尾】憑着趙家枝葉千年永，晉國山河百二雄。顯耀英材統軍衆，威壓諸邦盡伏拱。遍拜公卿訴苦衷。禍難當初起下宮，可憐三百口親丁飲劍鋒，剛留得孤苦伶仃一小童。巴到今朝襲父封，提起冤讐淚如湧。要請甚旗牌下九重，早拿出奸臣帥府中。斷首分骸祭祖宗，

九族全誅不寬縱。恁時節纔不負你冒死存孤報主公，便是我也甘心兒葬近要離路傍塚。（下）

（程嬰云）事勢急了，我依舊將這孤兒抱的我家去，將我的孩兒送到太平莊上來。（詩云）甘將自己親生子，偷換他家趙氏孤。這本程嬰義分應該得，只可惜遺累公孫老大夫。（下）

校記

〔一〕『有血性』，底本原作『有血腥』，音近借用，今從元刊本改。

〔二〕『晉國』，原作『普國』，現據文意改，下同。

〔三〕『蓬松』，原作『髼鬆』，今從元刊本改。

第三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兀的不走了趙氏孤兒也！某已曾張掛榜文，限三日之內，不將孤兒出首，即將晉國內小兒，但是半歲以下、一月以上，都拘刷到我帥府中，盡行誅戮。令人，門首覷者，若有首告之人，報復某家知道。（程嬰上，云）自家程嬰是也。昨日將我的孩兒送與公孫杵臼去了，我今日到屠岸賈跟前首告去來。令人，報復去，道有了趙氏孤兒也。（卒子云）你則在這裏，等我報復

去。（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人來報，趙氏孤兒有了也。（屠岸賈云）在那裏？（卒子云）現在門首哩。（屠岸賈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來。（做見科，屠岸賈云）兀那廝，你是何人？（程嬰云）小人是個草澤醫士程嬰。（屠岸賈云）趙氏孤兒今在何處？（程嬰云）在呂呂太平莊上，公孫杵臼家藏着哩。（屠岸賈云）你怎生知道來？（程嬰云）小人與公孫杵臼曾有一面之交。我去探望他，誰想臥房中錦綳綉褥上，躺着一個小孩兒。我想，公孫杵臼年紀七十，從來沒兒沒女，這個是那裏來的？我說道：『這小的莫非是趙氏孤兒麼？』只見他登時變色，不能答應，以此知孤兒在公孫杵臼家裏。（屠岸賈云）咄！你這匹夫！你怎瞞的過我？你和公孫杵臼往日無讐，近日無寃，你因何告他藏着趙氏孤兒？你敢是知情麼？說的是，萬事全休；說的不是，令人磨的劍快，先殺了這個匹夫者！（程嬰云）告元帥暫息雷霆之怒，略罷虎狼之威。聽小人訴說一遍咱。我小人與公孫杵臼原無讐隙，只因元帥傳下榜文，要將晉國內小兒拘刷到帥府，盡行殺壞。我一來爲救晉國內小兒之命，二來小人四旬有五，近生一子，尚未滿月。元帥軍令，不敢不獻出來，可不小人也絕後了？我想，有了趙氏孤兒，便不損壞一國生靈，連小人的孩兒也得無事，所以出首。（詩云）告大人暫停嗔怒，這便是首告緣故；雖然救晉國生靈，其實怕程家絕戶。（屠岸賈笑科，云）哦，是了。公孫杵臼原與趙盾一殿之臣，可知有這事來。令人，則今日點就本部下人馬，同程嬰到太平莊上，拿公孫杵臼走一遭去。（同下）（正末公孫杵臼上，云）老夫公孫杵臼是也。想昨日與程嬰商議，救趙氏孤兒一事，今日他到屠岸賈府中首告去了，這早晚屠岸賈這廝必然來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則見蕩征塵飛過小溪橋，多管是損忠良賊徒來到。齊臻臻擺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槍刀。眼見的我死在今朝，更避甚痛笞掠。

（屠岸賈同程嬰領卒子上，云）來到這呂呂太平莊上也。令人，與我圍了太平莊者。程嬰，那裏是公孫杵臼宅院？（程嬰云）則這個便是。（屠岸賈云）拿過那老匹夫來！公孫杵臼，你知罪麼？（正末云）我不知罪。（屠岸賈云）我知你個老匹夫和趙盾是一殿之臣。你怎敢掩藏着趙氏孤兒？（正末云）老元帥，我有熊心豹膽？怎敢掩藏着趙氏孤兒！（屠岸賈云）不打不招。令人，與我揀大棒子着實打者。（卒子做打科，正末唱）

【駐馬聽】想着我罷職辭朝，曾與趙盾名爲刎頸交。（云）這事是誰見來？（屠岸賈云）現有程嬰首告着你哩。（正末唱）是那個埋情出告？原來這程嬰舌是斬身刀。（云）你殺了趙家滿門良賤三百餘口，則剩下這孩兒，你又要傷他性命。（唱）你正是狂風偏縱撲天雕，嚴霜故打枯根草。不爭把孤兒又殺壞了，可着他三百口寃讐甚人來報？

（屠岸賈云）老匹夫！你把孤兒藏在那裏？快招出來，免受刑法！（正末云）我有甚麼孤兒藏在那裏？誰見來？（屠岸賈云）你不招？令人，與我采下去，着實打者！（做打科，屠岸賈云）這老匹夫賴肉頑皮，不肯招承，可惱，可惱！程嬰，這原是你出首的，就着替我行杖者。（程嬰云）元帥，小人是個草澤醫士，撮藥尚然腕弱，怎生行的杖？（屠岸賈云）程嬰，你不行杖，敢怕指攀出你麼？（程

嬰云）元帥，小人行杖便了。（做拿杖子科，屠岸賈云）程嬰，我見你把棍子揀了又揀，只揀着那細棍子，敢怕打的他疼了，要指攀下你來？（程嬰云）我就拿大棍子打者。（屠岸賈云）住者。你頭裏只揀着那細棍子打，如今你却拿起大棍子來，三兩下打死了呵，你就做的個死無招對。（程嬰云）着我拿細棍子又不是，拿大棍子又不是，好着我兩下做人難也！（屠岸賈云）程嬰，你只拿着那中等棍子打。公孫杵臼老匹夫，你可知道行杖的就是程嬰麼？（程嬰行杖科，云）快招了者。（三科了）（正末云）哎喲，打了這一日，不似這幾棍子打的我疼，是誰打我來？（屠岸賈云）是程嬰打你來。（正末云）程嬰，你剗的打我那！（程嬰云）元帥，打的這老頭兒兀的不胡說哩。（正末唱）

【雁兒落】是那一個實丕丕將着粗棍敲？打的來痛殺殺精皮掉。我和你狠程嬰有甚的讐？却教我老公孫受這般虐。

（程嬰云）快招了者。（正末云）我招，我招。（唱）

【得勝令】打的我無縫可能逃，有口屈成招。莫不是那孤兒他知道，故意的把咱家指定了。（程嬰做慌科）（正末唱）我委實的難熬，尚兀自強着牙根兒鬧。暗地裏偷瞧，只見他早諕的腿脛兒搖。

（程嬰云）你快招罷，省得打殺你。（正末云）有，有，有。（唱）

【水仙子】俺二人商議要救這小兒曹。（屠岸賈云）可知道指攀下來也。你說二人，一個是你了，那一個是誰？

你實說將出來，我饒你的性命。（正末云）你要我說那一個，我說，我說。（唱）哎，一句話來到我舌尖上却咽了。（屠岸賈云）程嬰，這樁事敢有你麽？（程嬰云）兀那老頭兒，你休妄指平人。（正末云）程嬰，你慌怎麽？（唱）我怎生把你程嬰道，似這般有上梢無下梢。（屠岸賈云）你頭裏說兩個，你怎生這一會兒可說無了？（正末唱）只被你打的來不知一個顛倒。（屠岸賈云）你還不說，我就打死你個老匹夫！（正末唱）遮莫便打的我皮都綻，肉盡銷，休想我有半字兒攀着。

（卒子抱俵兒上科，云）元帥爺賀喜，土洞中搜出個趙氏孤兒來了也。（屠岸賈笑科，云）將那小的拿近前來，我親自下手，剁做三段。兀那老匹夫，你道無有趙氏孤兒，這個是誰？（正末唱）

【川撥棹】你當日養神獒〔一〕，把忠臣來撲咬。逼的他走死荒郊，刎死鋼刀，縊死裙腰。將三百口全家老小，盡行誅剿，並沒那半個兒剩落，還不厭你心苗。

（屠岸賈云）我見了這孤兒，就不由我不惱也。（正末唱）

【七弟兄】我只見他左瞧、右瞧，怒咆哮。火不騰改變了猙獰貌，按獅蠻拽札起錦征袍，把龍泉扯離出鯊魚鞘。

（屠岸賈怒云）我拔出這劍來，一劍，兩劍，三劍。（程嬰做驚疼科，屠岸賈云）把這一個小業種剁了三劍，兀的不稱了我平生所願也！（正末唱）

【梅花酒】呀！見孩兒臥血泊。那一個哭哭號號，這一個怨怨焦焦，連我也戰戰搖搖。直恁般歹做作，只除是沒天道呀！想孩兒離褥草，到今日恰十朝。刀下處怎耽饒？空生長枉劬勞，還說甚要防老！

【收江南】呀！兀的不是家富小兒驕。（程嬰做掩淚科）（正末唱）見程嬰心似熱油澆，淚珠兒不敢對人拋。背地裏揾了，沒來由割捨的親生骨肉吃三刀。

（云）屠岸賈那賊！你試覷者。上有天哩，怎肯饒過的你。我死打甚麼不緊！（唱）

【鴛鴦煞】我七旬死後偏何老，這孩兒一歲死後偏知小。俺兩個一處身亡，落的個萬代名標。我囑咐你個後死的程嬰，休別了橫亡的趙朔。暢道是光陰過去的疾，冤讐報復的早。將那廝萬剮千刀，切莫要輕輕的素放了。

（正末撞科，云）我撞階基，覓個死處。（下）（卒子報科，云）公孫杵臼撞階基身死了也。（屠岸賈笑科）那老匹夫〔三〕既然撞死，可也罷了。（又笑科，云）〔三〕程嬰，這一樁事〔四〕多虧了你，若不是你呵，如何殺的趙氏孤兒？（程嬰云）元帥，小人原與趙氏無讐，一來救晉國內衆生，二來小人跟前也有個孩兒，未曾滿月，若不搜的那趙氏孤兒出來，我這孩兒也無活的人也。（屠岸賈云）程嬰，你是我心腹的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個門客，擡舉你那孩兒成人長大。在你跟前習文，送在我跟前

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無子嗣，就將你的孩兒與我做個義兒。我偌大年紀了，後來我的官位，也等你的孩兒討個應襲，你意下如何？（程嬰云）多謝元帥擡舉。（屠岸賈詩云）則爲朝綱中獨顯趙盾，不由我心中生忿。如今削除了這點萌芽，方纔是永無後釁。（同下）

校記

〔一〕『養神熬』，底本原作『演神熬』，今從元刊本改。

〔二〕『又笑科』，原作『做笑科』，今從酌江集本改。

〔三〕『老匹夫』，原作『老四夫』，筆誤。今從酌江集本改。

〔四〕『事』，原作『裏』，今從酌江集本改。

第四折

（屠岸賈領卒子上，云）某，屠岸賈。自從殺了趙氏孤兒，可早二十年光景也。有程嬰的孩兒，因爲過繼與我，喚做屠成。教的他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拈，無有不會。這孩兒弓馬到強似我，就着我這孩兒的威力，早晚定計，弑了靈公，奪了晉國，可將我的官位都與孩兒做了，方是平生願足。適纔孩兒往教場中演習弓馬去了，等他來時，再做商議。（下）（程嬰拿手卷上，詩云）日月催人老，光陰趱少年；心中無限事，未敢盡明言。過日月好疾也！自到屠府中，今經二十年光景，擡舉的我那

孩兒二十歲，官名喚做程勃。我跟前習文，屠岸賈跟前演武，甚有機謀，熟嫻弓馬。那屠岸賈將我的孩兒十分見喜，他豈知就裏的事。只是一件，連我這孩兒心下也還是懵懵懂懂的。老夫今年六十五歲，倘或有些好歹呵，着誰人說與孩兒知道，替他趙氏報讐。以此躊躇展轉，晝夜無眠。我如今將從前屈死的忠臣良將，畫成一個手卷，倘若孩兒問老夫呵，我一樁樁剖說前事，這孩兒必然與父母報讐也。我且在書房中悶坐着，只等孩兒到來，自有個理會。（正末扮程勃上，云）某，程勃是也。這壁廂爹爹是程嬰；那壁廂爹爹可是屠岸賈。我白日演武，到晚習文。如今在教場中回來，見我這壁廂爹爹走一遭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引着些本部下軍卒，提起來殺人心半星不懼。每日家習演兵書。憑着我快相持、能對壘，直使的諸邦降伏。俺父親英勇誰如，我拚着個盡心兒扶助。

【醉春風】我則待扶明主晉靈公，助賢臣屠岸賈。憑着我能文善武萬人敵，俺父親將我來許、許。可不道馬壯人強，父慈子孝，怕甚麼主憂臣辱。

（程嬰云）我展開這手卷，好可憐也！單爲這趙氏孤兒，送了多少賢臣烈士，連我的孩兒也在這裏面身死了也。（正末云）令人，接了馬者。這壁廂爹爹在那裏？（卒子云）在書房中看書哩。（正末云）令人報復去。（卒子報科，云）有程勃來了也。（程嬰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正末做見科，云）這壁廂爹爹，您孩兒教場中回來了也。（程嬰云）你吃飯去。（正末云）我出的這門來。

想俺這壁廂爹爹，每日見我心中喜歡，今日見我來，心中可甚煩惱，垂淚不止，不知主着何意？我過去問他。誰欺負着你來？對您孩兒說，我不道的饒了他哩。（程嬰云）我便與你說呵，也與你父親母親做不的主，你只吃飯去。（程嬰做掩〔一〕淚科）（正末云）兀的不教倖殺我也！（唱）

【迎仙客】因甚的掩淚珠？（程嬰做吁氣科，正末唱）氣長吁〔三〕，我恰纔又定手向前來緊趨伏。（帶云）則俺見這壁廂爹爹呵，（唱）慟支支惡心煩，勃騰騰生忿怒。（帶云）是甚麼人敢欺負你來？（唱）我這裏低首躊躇。（帶云）既然沒的人欺負你呵，（唱）那裏是話不投機處。

（程嬰云）程勃，你在書房中看書，我往後堂中去去再來。（做遺手卷虛下）（正末云）哦，原來遺下一個手卷在此。可是甚的文書？待我展開看咱。（做看科，云）好是奇怪，那個穿紅的拽着惡犬，撲着個穿紫的；又有個拿瓜錘的打死了那惡犬。這一個手扶着一輛車，又是沒半邊車輪的。這一個自家撞死槐樹之下。可是甚麼故事？又不寫出個姓名，教我那裏知道！（唱）

【紅綉鞋】畫着的是青鴉鴉幾株桑樹，鬧吵吵一簇田夫。這一個可磕擦緊扶定一輪車。有一個將瓜錘親手舉。有一個觸槐樹早身殂。又一個惡犬兒只向着這穿紫的頻去撲。

（云）待我再看來。這一個將軍前面擺着弓弦、藥酒、短刀三件，却將短刀自刎死了。怎麼這一個將軍也引劍自刎而死？又有個醫人手扶着藥箱兒跪着，這一個婦人抱着個小孩兒，却像要交付醫人的意思。呀！原來這婦人也將裙帶自縊死了，好可憐人也！（唱）

【石榴花】我只見這一個身着錦襜褕，手引着弓弦藥酒短刀誅。怎又有個將軍自刎血模糊？這一個扶着藥箱兒跪伏，這一個抱着小孩兒交付。可憐穿珠帶玉良家婦，他將着裙帶兒縊死何辜？好着我沉吟半晌無分訴，這畫的是傒倖殺我也悶葫蘆。

（云）我仔細看來。那穿紅的也好狠哩，又將一個白鬚老兒打的好苦也。（唱）

【鬥鵪鶉】我則見這穿紅的匹夫，將着這白鬚的來毆辱；兀的不惱亂我的心腸，氣塡我這肺腑。（帶云）這一家兒若與我關親呵，（唱）我可也不殺了賊臣不是丈夫，我可便敢與他做主。這血泊中躺的不知是那個親丁？這市曹中殺的也不知是誰家上祖？

（云）到底只是不明白，須待俺這壁廂參參出來，問明這樁事，可也免的疑惑。（程嬰上，云）程勃，我久聽多時了也。（正末云）這壁廂參參，可說與您孩兒知道。（程嬰云）程勃，你要我說這樁故事，倒也和你關親哩。（正末云）你則明明白白的說與您孩兒咱。（程嬰云）程勃，你聽者，這樁兒故事好長哩。當初那穿紅的和這穿紫的，原是一殿之臣，爭奈兩個文武不和，因此做下對頭，已非一日。那穿紅的想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爲殃。暗地遣一刺客，喚做鉏麑，藏着短刀，越牆而過，要刺殺這穿紫的。誰想這穿紫的老宰輔，每夜燒香，禱告天地，專一片報國之心，無半點于家之意。那人道：『我若刺了這個老宰輔，我便是逆天行事，斷然不可；若回去見那穿紅的，少不的是死。罷，罷，罷。』（詩云）他手攜利刃暗藏埋，因見忠良却悔來；方知公道明如日，此夜鉏麑自觸槐。（正末

云）這個觸槐而死的是鉏麑麼？（程嬰云）可知是哩。這個穿紫的，爲春間勸農出到郊外，可在桑樹下見一壯士，仰面張口而臥。穿紫的問其緣故，那壯士言：『某乃是靈輒，因每頓吃一斗米的飯，大主人家養活不過，將我趕逐出來；欲待摘他桑椹子吃，又道我偷他的。因此仰面而臥，等那桑椹子掉在口中便吃；掉不在口中，寧可餓死，不受人耻辱。』穿紫的說：『此烈士也。』遂將酒食賜與餓夫。飽餐了一頓，不辭而去。這穿紫的並無嗔怒之心。程勃，這見得老宰輔的德量處。（詩云）爲乘春令勸耕初，巡遍郊原日未晡。壺漿簞食因誰下，剛濟桑間一餓夫。（正末云）哦，這桑樹下餓夫喚做靈輒。（程嬰云）程勃，你緊記者。又一日，西戎國貢進神獒，是一隻狗，身高四尺者，其名爲獒。晉靈公將神獒賜與那穿紅的。那穿紅的〔三〕正要謀害這穿紫的，即于後園中紮一草人，與穿紫的一般打扮，將草人腹中懸一付羊心肺，將神獒餓了五七日；然後剖開草人腹中，飽餐一頓。如此演成百日，去向靈公說道：『如今朝中，豈無不忠不孝的人，懷着欺君之意。』靈公聽這『其人安在？』那穿紅的說：『前者賜與臣的神獒，便能認的。』那穿紅的牽上神獒去，這穿紫的正立于殿上；那神獒認着是草人，向前便撲。趕的這穿紫的繞殿而走。傍邊惱了一人，乃是殿前太尉提彌明，舉起金瓜，打倒神獒，用手揪住腦杓皮，則一劈劈爲兩半。（詩云）賊臣奸計有千條，逼的忠良沒處逃；殿前自有英雄漢，早將毒手劈神獒。（正末云）這隻惡犬，喚做神獒；打死這惡犬的，是提彌明。（程嬰云）是。那老宰輔出的殿門，正待上車，豈知被那穿紅的把他那駟馬車四馬摘了二馬，雙輪摘了一輪，不能前去。傍邊轉過壯士，一臂扶輪，一手策馬；磨衣見皮，磨皮見肉，磨

肉見筋，磨筋見骨，磨骨見髓。捧轂推輪，逃往野外。你道這個是何人？可就是桑間餓夫靈輒者是也。（詩云）紫衣逃難出宮門，駟馬雙輪摘一輪；却是靈輒強扶歸野外，報取桑間一飯恩。（正末云）您孩兒記的，原來就是仰臥于桑樹下的那個靈輒。（程嬰云）是。（正末云）這壁廂參參，這個穿紅的那廝好狠也！他叫甚麼名氏？（程嬰云）程勃，我忘了他姓名也。（正末云）這個穿紫的可是姓甚麼？（程嬰云）這個穿紫的，姓趙，是趙盾丞相。他和你也關親哩。（正末云）您孩兒聽的說，有個趙盾丞相，倒也不曾掛意。（程嬰云）程勃，我今番說與你呵，你則緊緊記者。（正末云）那手卷上還有哩，你可再說與您孩兒聽咱。（程嬰云）那個穿紅的，把這趙盾家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了。只有一子趙朔，是個駙馬，那穿紅的詐傳靈公的命，將三般朝典賜他，却是弓弦、藥酒、短刀，要他憑着取一件自盡。其時公主腹懷有孕，趙朔遺言：『我若死後，你添的個小廝兒呵，可名趙氏孤兒，與俺三百口報讐。』誰想趙朔短刀刎死。那穿紅的將公主囚禁府中，生下趙氏孤兒，那穿紅的得知，早差下將軍韓厥，把住府門，專防有人藏了孤兒出去。這公主有個門下心腹的人，喚做草澤醫士程嬰。（正末云）這壁廂參參，你敢就是他麼？（程嬰云）天下有多少同名同姓的人，他另是一個程嬰。這公主將孤兒交付了那個程嬰，就將裙帶自縊而死。那程嬰抱着這孤兒，來到府門上，撞見韓厥將軍，搜出孤兒來；被程嬰說了兩句，誰想韓厥將軍也拔劍自刎了。（詩云）那醫人全無怕懼，將孤兒私藏出去；正撞見忠義將軍，甘身死不教拿住。（正末云）這將軍爲趙氏孤兒，自刎身亡了，是個好男子。我記着，他喚做韓厥。（程嬰云）是，是，是。正是韓厥。誰想那穿紅的

得知，將晉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孩兒每，都拘刷到他府來，每人剁做三劍，必然殺了趙氏孤兒。（正末做怒科，云）那穿紅的好狠也！（程嬰云）可知他狠哩。誰想這程嬰也生的個孩兒，尚未滿月，假裝做趙氏孤兒，送到呂呂太平莊上公孫杵臼跟前。（正末云）那公孫杵臼却是何人？（程嬰云）這個老宰輔，和趙盾是一殿之臣。程嬰對他說道：『老宰輔，你收着這趙氏孤兒，去報與穿紅的，道程嬰藏着孤兒，將俺父子一處身死。你擡舉的孤兒成人長大，與他父母報讐，有何不可？』公孫杵臼說道：『我如今年邁了也。程嬰你捨的你這孩兒，假裝做趙氏孤兒，藏在老夫跟前；你報與穿紅的去，我與你孩兒一處身亡。你藏着孤兒，日後與他父母報讐纔是。』（正末云）他那個程嬰肯捨他那孩兒麼？（程嬰云）他〔四〕的性命也要捨哩，量他那孩兒打甚麼不緊。他將自己的孩兒假裝做了孤兒，送與公孫杵臼處。報與那穿紅的得知，將公孫杵臼三推六問，吊拷綳扒，追出那假的趙氏孤兒來，剁做三劍；公孫杵臼自家撞階而死。這樁事經今二十年光景了也！這趙氏孤兒現今長成二十歲，不能與父母報讐，說兀的做甚？（詩云）他一貌堂堂七尺軀，學成文武待何如；乘車祖父歸何處，滿門良賤盡遭誅。冷宮老母懸梁縊，法場親父引刀殂。冤恨至今猶未報，枉做人間大丈夫。（正末云）你說了這一日，您孩兒如睡裏夢裏，只不省的。（程嬰云）原來你還不知哩！如今那穿紅的正是奸臣屠岸賈，趙盾是你公公，趙朔是你父親，公主是你母親。（詩云）我如今一一說到底，你剗地不知頭共尾。我是存孤棄子老程嬰，兀的趙氏孤兒便是你。（正末云）原來趙氏孤兒正是我，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做倒、程嬰扶科，云）小主人蘇醒者。（正末云）兀的不痛殺

我也！（唱）

【普天樂】聽的你說從初，纔使我知緣故；空長了我這二十年的歲月，生了我這七尺的身軀。原來自刎的是父親，自縊的咱老母。說到淒涼傷心處，便是那鐵石人也放聲啼哭。我拚着生擒那個老匹夫，只要他償還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屬。

（云）你不說呵，您孩兒怎生知道。爹爹請坐，受你孩兒幾拜。（正末拜科，程嬰云）今日成就了你趙家枝葉，送的俺一家兒剪草除根了也。（做哭科，正末唱）

【上小樓】若不是爹爹照覷，把您孩兒擡舉，可不的二十年前早攖鋒刃，久喪溝渠。恨只恨屠岸賈那匹夫，尋根拔樹，險送的俺一家兒滅門絕戶。

【幺篇】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還他九族屠。（程嬰云）小主人，你休大驚小怪的，恐怕屠賊知道。（正末云）我和他一不做，二不休。（唱）那怕他牽着神獒，擁着家兵，使着權術。你只看這一個那一個都是爲誰而卒，豈可我做兒的倒安然如故。

（云）爹爹放心，到明日我先見過了主公，和那滿朝的卿相，親自殺那賊去。（唱）

【耍孩兒】到明朝若與讐人遇，我迎頭兒把他當住；也不須別用軍和卒，只將咱猿臂輕舒，早提翻玉勒雕鞍轡，扯下金花皂蓋車，死狗似拖將去。我只問他人心安在，天理何如？

【二煞】誰着你使英雄忒使過，做寃讐能做毒，少不的一還一報無虛誤。你當初屈勘公孫老，今日猶存趙氏孤。再休想咱容恕，我將他輕輕擲下，慢慢開除。

【一煞】摘了他斗來大印一顆，剝了他花來簇幾套服；把麻繩背綁在將軍柱，把鐵鉗拔出他爛斑舌；把錐子生挑他賊眼珠，把尖刀細剮他渾身肉；把鋼鎚敲殘他骨髓，把銅鍘切掉他頭顱。

【煞尾】尚兀自勃騰騰怒怎消，黑沉沉怨未復。也只爲二十年的逆子妄認他人父，到今日三百口的寃魂，方纔家自有主。（下）

（程嬰云）到明日，小主人必然擒拿這老賊，我須隨後接應去來。（下）

校記

〔一〕『掩』，底本原作『眼』，今據文意從酌江集本改。

〔二〕『吁』，原作『叫』，今據元刊本、酌江集本改。

〔三〕『那穿紅的』底本原漏脫，今據文意從酌江集本補。

〔四〕『他』，原作『你』，今據文意改。

第五折

（外扮魏絳，領張千上，云）小官乃晉國上卿魏絳是也。方今悼公在位，有屠岸賈專權，將趙盾滿門良賤盡皆殺絕。誰想趙朔門下有個程嬰，掩藏了趙氏孤兒，今經二十年光景，改名程勃。今早奏知主公，要擒拿屠岸賈，雪父之讐。奉主公的命，道屠岸賈兵權太重，誠恐一時激變，着程勃暗暗的自行捉獲。仍將他闔門良賤，齠齔不留。成功之後，另加封賞。小官不敢輕泄，須親對程勃傳命去來。（詩云）忠臣受屠戮，沉寃二十年。今朝取奸賊，方知寃報寃。（下）（正末躧馬仗劍上，云）某，程勃，今早奏知主公，擒拿屠岸賈，報父祖之讐。這老賊是好無禮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也不索列兵卒，排軍將，動着些闊劍長鎗；我今日報讐捨命誅奸黨，總是他命盡也合身喪。

【滾綉球】只在這鬧街坊，弄一場。我和他決無輕放，恰便似虎撲綿羊。我可也不索慌，不索忙，早把手脚兒十分打當，看那廝怎做提防。我將這二十年積下寃讐報，三百口亡來性命償，我便死也何妨。

(云)我只在這鬧市中等候着，那老賊敢待來也。(屠岸賈領卒子上，云)今日在元帥府回還私宅中去。令人，擺開頭踏，慢慢的行者。(正末云)兀的不是那老賊來了也。(唱)

【倘秀才】你看那雄赳赳頭踏數行，鬧攘攘跟隨的在兩廂。你看他腆着胸脯，裝些兒勢況。我這裏驟馬如流水，掣劍似秋霜，向前來睹當。

(屠岸賈云)屠成，你來做甚麼？(正末云)兀那老賊，我不是屠成，則我是趙氏孤兒。二十年前，你將俺三百口滿門良賤，誅盡殺絕。我今日擒拿你個老匹夫，報俺家的寃讐也！(屠岸賈云)誰這般道來？(正末云)是程嬰道來。(屠岸賈云)這孩子手脚來的，不中，我只是走的乾淨。(正末云)你這賊，走那裏去？(唱)

【笑和尚】我、我、我儘威風八面揚，你、你、你怎掙扎怎攔擋？早、早、早諕的他魂飄蕩，休、休、休再口強。是、是、是不商量，來、來、來可匹塔的提離了鞍轎上。

(正末做拿住屠科，程嬰慌上，云)則怕小主人有失，我隨後接應去。謝天地，小主人拿住屠岸賈了也。(正末云)令人，將這匹夫執縛定了，見主公去來。(同下)(魏絳同張千上，云)小官魏絳的便是。今有程勃擒拿屠岸賈去了。令人，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某知道。(正末同程嬰拿屠岸賈上，正末云)父親，俺和你同見主公去來。(見科，云)老宰輔，可憐俺家三百口沉寃，今日拿住了屠岸賈也。(魏絳云)拿將過來。兀那屠岸賈，你這損害忠良的奸賊，今被程勃拿來，有何理說？(屠

岸賈云）我成則爲王，敗則爲虜。事已至此，惟求早死而已。（正末云）老宰輔與程勃做主咱！（魏絳云）屠岸賈，你今日要早死，我偏要你慢死。令人，與我將這賊釘上木驢，細細的剮上三千刀，皮肉都盡，方纔斷首開膛，休着他死的早了。（正末唱）

【脫布衫】將那廝釘木驢推上雲陽，休便要斷首開膛；直剁的他做一堝兒肉醬，也消不得俺滿懷惆悵。

（程嬰云）小主人，你今日報了寃讐，復了本姓，則可憐老漢一家兒皆無所靠也！（正末唱）

【小梁州】誰肯捨了親兒把別姓藏？似你這恩德難忘。我待請個丹青妙手不尋常，傳着你眞容相，侍奉在俺家堂。

（程嬰云）我有什麼恩德在那裏，勞小主人這等費心？（正末唱）

【么篇】你則那三年乳哺曾無曠，可不勝懷擔十月時光。幸今朝出萬死身無恙，便日夕裏焚香供養，也報不的你養爺娘。

（魏絳云）程嬰、程勃，你兩個望闕跪者，聽主公的命。（詞云）則爲屠岸賈損害忠良，百般的撓亂朝綱；將趙盾滿門良賤，都一朝無罪遭殃。那其間頗多仗義，豈眞謂天道微茫。幸孤兒能償積怨，把奸臣身首分張。可復姓賜名趙武，襲父祖列爵卿行。韓厥後仍爲上將，給程嬰十頃田莊。老公孫立碑造墓，彌明輩概與褒揚。普國內從今更始，同瞻仰主德無疆。（程嬰、正末謝恩科，正末唱）

【黃鐘尾】謝君恩普國多沾降，把奸賊全家盡滅亡。賜孤兒改名望，襲父祖拜卿相。忠義士各褒獎，是軍官還職掌，是窮民與收養，已死喪給封葬，現生存受爵賞。這恩臨似天廣，端爲誰敢虛讓。誓捐生在戰場，着鄰邦並歸向。落的個史册上標名，留與後人講。

題目　公孫杵臼耻勘問
正名　趙氏孤兒大報讐

校記

〔一〕『正末做拿住屠科』，底本原脱『屠』字，今據酹江集本補。

附錄

新刊關目寃報寃趙氏孤兒

楔　子

【仙呂·賞花時】晉靈公江山合是休，屠岸賈賊臣權在手。挾天子令諸侯，把俺雲陽中斬

首，兀的是出氣力下場頭。〔二〕

【幺篇】落不的身埋土一丘，分付了腮邊雨淚流。將別話不遺留，怕孩兒成人長後，交與俺子父母報寃讐。〔三〕

校　記

〔一〕『屠岸賈』，底本原作『屠岸古』，爲同音借用，現據元曲選本改，下同。

〔二〕『淚流』，底本原作『泪淚』，今據元曲選本改。

第　一　折

【仙呂·點絳唇】拒敵西秦，立成東晉，才安穩。被屠岸賈賊臣，將金階下公卿損。

【混江龍】晉靈公偏順，朝廷重用這般人。忠正的市朝中斬首，讒佞的省府內安身。爲主有功的當重刑，於民無益的受君恩。縱得教欺淩天子，恐嚇諸侯，但違他的都誅盡。誅盡些

朝中宰相，閫外將軍。

【油葫蘆】現如今天下荒荒起戰塵，各將邊界分。信讒言播弄了晉乾坤。目今世亂英雄困，看何時法正天心順。那漢，虐上蒼，損下民。試將碧悠悠陽福高天問，腆着個青臉子〔二〕不饒人。

【天下樂】子怕你遠在兒孫近在身。待把江山他併吞，爲趙盾不從廝記恨。他興心使歹心，道賢臣是反臣，朦朧向君王行胡奏準。

【哪吒令】想趙盾濟民，曾分飯待賓。慚鉏麑〔三〕爲人，曾觸槐捨身。救靈輒受窘，曾扶輪報恩。治百姓有功勞，扶一人無私徇。落不得尸首胡倫。

【鵲踏枝】枉了掃烟塵〔三〕，立功勛，不能够高臥麒麟。古墓荒墳，斷脛分屍了父親，剗地狠毒心所算兒孫。

【寄生草】那孩兒難逃遁，屠岸賈有議論，讒臣便有讒臣弄，讐人自有讐人恨，兒孫自有兒孫分。朝朝挾恨幾時休，冤冤相報何時盡？

【河西後庭花〔四〕】說你是趙駙馬堂上賓，我是屠岸賈門下人。道你藏着一歲麒麟子，也飛不出九重龍鳳門。我若不關心，不將伊盤問，有恩的合報恩。

【金盞兒】只見他腮臉上淚成痕，口角內乳食噴，只轉的一雙小眼將人認，緊幫幫匣子內束着腰身，窄狹狹難回轉，低矮矮怎舒伸。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醉中天】我若獻利便圖名分，便是安自己損他人。三百口家屬斬滅門，枝葉都誅盡。若見這小廝，決定粉骨碎身，不留齠齔。你自甚替別人剪草除根？【賺煞尾】〔五〕我待自身上受淩持，怎肯那廝行捱推問，能可三尺龍泉下自刎。眼見的畫影圖形尋覓緊，向深山曠野潛身。這孩兒近初旬，便交他演武修文。若學得文武雙全那時分，將有讐的記恨，把有恩人尋趁。若殺了有讐人，休忘了有恩人。

校記

〔一〕『青臉子』，底本原不明，現據元曲選本改。

〔二〕『慚鉏麑』，底本原作『讒鋤霓』，今從元曲選本改。

〔三〕『烟塵』，底本原作『烟坌』，今據鄭本、徐本改。

〔四〕〔河西後庭花〕，原作〔後庭花〕，現據元曲選本補。

〔五〕〔賺煞〕，原作〔尾〕，今據元曲選本及曲律改。

第二折

【南呂·一枝花】屈沉殺大丈夫，損壞了眞梁棟。好臣強也屠岸賈，好君弱了晉靈公。把讒佞來聽從，賊子掌軍權重，功臣難盡忠。怎不教我忿氣塡胸，吃緊君王在小兒彀中。〔一〕

【梁州第七】自從他朝野裏封侯拜相，諕得我深村裏罷職歸農，便有安民治國的難隨衆。他官極一品，位至三公，戶封八縣，祿受千鍾。見不平事有眼如盲，聽居民罵有耳如聾。如今挾天子的進祿加官，害百姓的隨朝請俸，令諸侯的受賞請功。且向困中，受窮，問甚死將不葬麒麟塚。非是我樂耕種，跳出傷身餓虎叢，且養疏〔二〕慵。

【隔尾】您道讒臣自古朝中用，須是好本從來天下同。越教萬人罵，千人嫌，一人重。更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如今普天下居民個個噥。

【賀新郎】誰敢着一封書奏帝王宮。順着屠岸賈東見東流，搬的晉靈公百隨百從。諕的兩班文武常驚恐，向班部裡都裝懵懂，緊潛身秉笏當胸，似鰾〔三〕膠粘住口角，似魚刺哽了喉嚨，低着頭似啞子尋夢。也是世間多少事，盡在不言中。

【牧羊關】這孩兒〔四〕未生時絕了親戚，懷着時滅了祖宗，養到大則是少吉多凶。他爺斬首在雲陽，他娘囚死在冷宮。也不是有血性的白衣相，則是個無恩念黑頭蟲。你道是報父母眞男子，我道則是個妨爺娘小業種。

【紅芍藥】你二十年可報主人公。恁時節正好崢嶸。我遲疾死後一場空，精神比往日難同，閃下這小孩兒怎建功？你急切老不動你儀容，我怕不待剩活一日〔五〕顯威風，難熬〔六〕他暮鼓晨鐘。

【菩薩梁州】向傀儡棚中，鼓笛兒搬弄。韶華又斷送，斷送的老盡英雄。有讐不報枉相逢，見義不爲非爲勇，言而無信成何用。你不索把我陪奉，大丈夫何愁一命終，況兼我白髮蓬鬆〔七〕。

【罵玉郎】咱兩個誰先爲首誰爲從，少不得都斬首在市曹中。你爲趙家恩念着疼痛，我爲弟兄，廝敬重，似親昆仲。

【感皇恩】怕甚三尺霜鋒，折末九鼎鑊中，快刀誅，毒藥吃，滾油烹。嘆英魂杳杳，對慘霧朦朦。散愁雲，隨落日，趁悲風。

【楚江秋〔八〕】這老村翁，和小孩童，都一般瀟洒月明中。怨氣冲冲、恨無窮，十年往事一

場空。

【二煞】那個麒麟閣上功臣種，我不信大蟲門前有犬脚踪，成人長大立綱宗。把屠岸賈萬剮猶輕，報不了三百口家屬苦痛。也不索做齋供，把腔子裏血拗將來潑在半空，祭你那父親和公公。

【煞尾】憑着趙家枝葉千年永，扶立晉室山河百二雄。恁的顯八面威風、統軍衆，擺兩行朱衣列車從。却想扶輪的靈輒志威猛，觸槐的鉏麑命斷送，把門的宮官不善終，殺身的公孫老無用，新生的孩兒受劍鋒，棄子程嬰心不動，青史標名枉落空，那的是當來廝知重，不要他立碑碣亂墓叢中，只爲俺虛葬北邙山下塚。〔九〕

校記

〔一〕『彀』，底本原作『勾』，今據文意從鄭本、徐本改。

〔二〕『他朝野』，底本作『定朝野』，鄭本作『他朝冶』，徐本作『定朝野』，今據文意斟取各本改。

〔三〕『鰾』，底本原作『膝』，今從徐本改。

〔四〕『這孩兒』三字原缺，據元曲選本補。

〔五〕『怕不待剩活一日』，意即『難道我不愿多活一天』。原本『不待』作『不大』，『剩活』作『盛活』，皆音近借用。

〔六〕『難教』，底本原作『難教』，元曲選本作『捱不徹』，今據文意及相似字形從徐本改。

〔七〕〔菩薩梁州〕，底本原作〔梁州〕，今據元曲選本補。『枉』，原作『在』，今從鄭本、徐本改。

〔八〕〔楚江秋〕，底

本原作〔楚江雲〕，今據鄭本及曲律改。〔九〕〔煞尾〕，底本原作〔尾〕，今據元曲選本改。『千年永』，底本原作『千年勇』，今據文意及元曲選本改。『鉏麑』，底本原作『鋤霓』，今從元曲選本改。『斷送』，『斷』字原作墨丁，今據文意從鄭本、徐本補。『程嬰』，原作『陳英』，爲音近借用，今據元曲選本改，下同。

第三折

【雙調·新水令】我則見踐征塵飛過小溪橋，多管是令諸侯反臣來到。齊臻臻擺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槍刀。眼見的死在今朝，更避甚痛淩虐。〔一〕

【駐馬聽】俺雖是將老兵驕，共趙盾曾爲刎頸交。道了個臣強君弱，想公孫舌是斬身刀。大丈夫英勇結英豪？聖人言『有道伐無道』。把全家兒絕嗣了，天呵！嚴霜偏殺無根草。

【沉醉東風】休想大丈夫魂飛九霄，由他屠岸賈棒有千條。我疾招呵快察詳，遲招呵難疑覺，我寧可捱一下有一下功勞。欲要不拔樹尋根覓下落，我則索剩吃些綳扒吊拷。

【雁兒落】搬〔三〕公孫你泛調，順賊子把咱陳告。謊的我立不住篤速速膝蓋搖，把不定可丕丕心頭跳。

【水仙子】俺二人商議我先招，一句話〔三〕來到舌尖却咽了。我死呵休想把你個程嬰道，我怎肯有上梢無下梢。（帶云）休道打！折末便支起九鼎油鑊。老的來沒顛倒，便死也死得着，一任你亂下風雹。

【川撥棹】你當日養神獒，把忠臣良將咬。你待篡奪皇朝，所算臣僚。把他三百口全家老小，滿門都斬在市曹，把九族都滅了。將這小孩兒尋覓着，不鄧鄧生怒惡。〔四〕

【七弟兄】是他變却、相貌、怎生饒，五蘊山當下通紅了。獅蠻帶上提起錦征袍，把龍泉刀扯離鯊魚鞘。

【梅花酒】呀！可早臥血泊，訴生長劬勞。他天數難逃，你子嗣難消。程嬰！你可甚養子防備老，不信你不煩惱。這孩兒離蓐草，和今日却十朝，磣可可剁三刀。

【收江南】早難道家富小兒嬌，見他傍邊廂心癢難揉。雙眸中不敢把淚珠拋，背背地揾了，滿腹內有似熱油澆。

【鴛鴦煞】我六旬死後偏何老，這孩兒一歲死後偏何小！我兩個一處身亡，須落得個萬代名標。唱道，我囑咐你個程嬰，想着那橫亡的趙朔，把孩兒撫舉的成人，將殺父母冤讐報，把這廝爛剁千刀，我不要輕輕素放了。〔五〕

校記

〔一〕『征塵』，原作『征坌』，今從元曲選本改。『飛』字原不清，今據元曲選本補。『虐』，原作『雪』，今從鄭本、徐本改。〔二〕『搬』，原作『般』，今據文意從鄭本、徐本改。〔三〕『一句話』三字據元曲選本補。〔四〕『神獒』，原作『神徼』，今據文意從鄭本、徐本改。『把他』，原作『它把』，今據文意從鄭本改。〔五〕〔鴛鴦煞〕原作〔尾〕，今據曲律從元曲選本改。『囑咐』，原作『祝付』，今據元曲選本改。

第四折

【中呂·粉蝶兒】也不用本部下兵卒，天子有百靈咸助。待教我父親道寡稱孤，要江山，奪社稷，似懷中取物。吃緊亢金上鑾輿，蝎螫似把咱怯懼。〔一〕

【醉春風】俺待反故主晉靈公，助新君屠岸賈。交平天冠、碧玉帶、袞龍服，別換個主，主。問甚君聖臣賢，既然父慈子孝，管甚主憂臣辱。

【迎仙客】因甚淹淚痕，氣長吁？我却才又定手向前緊趨伏。〔二〕慚支支惡心煩，惡歆歆生忿

怒。低首躊躇，那的是話不投機處。

【紅綉鞋】畫着青鴉鴉幾株桑樹，鬧吵吵一簇村夫。這一人血漉漉臂扶着一輪車，這一個槐樹下死，這一個劍鋒誅，這個老丈丈，將個小孩兒吩咐與。

【石榴花】這一人惡歆歆手內搭鋸鋙，這一人膝跪在階隅，這個小孩兒劍鋒下一身卒，殺下個婦女，血泊裏躺着身軀。這個老丈丈爲甚遭誅戮？這個穿紅袍的特〔三〕故心毒。想絕故事無猜處，畫着個傒倖我的悶葫蘆。

【鬥鵪鶉】這殺場上是那個孩兒？這車車裏是誰家上祖？這個更藉不得兒孫，這個更救不得父母。這手卷是誰家宗祖圖？從頭兒對你兒數：這人是犯法違條，這人是銜寃負屈？

【普天樂】我待〔四〕問從初，拔刀相助。教我愁縈心腹，氣夯胸脯。原來這壞了的是俺父親，咱家宗祖。說到淒涼傷心處，便是鐵石人〔五〕也放聲啼哭。屠岸賈！你爲帝王，咱爲宰輔，天意何如？

【上小樓】若不是爹爹覷付，將孩兒擡舉，二十年前，斷頸分屍，死在郊墟。屠岸賈，那匹夫，尋根拔樹，斬了我全家兒滅門絕戶。

【么篇】既那廝背着一人，便合交滅了九族。剗地將天下軍儲，滿國黎庶，交那廝區處。原

來你做主，你佑護，教他將諸侯欺負，原來你教他弑君殺父！

【十二月】想着銜冤父母，拿住那奸佞賊徒，着那廝騎着木驢，剮那廝身軀，爛剁了他嬌兒幼女，不落下一口兒親屬。〔六〕

【堯民歌】今日人還害你你何如？〔七〕則你是趙氏孤兒護身符，着那廝滿門良賤盡遭誅，你看我三尺龍泉血模糊。須臾，須臾，前生廝少負，今日塡還去。

【耍孩兒】到明朝若把讐人遇，將反賊長街上當住。扯龍泉在手拽了衣服，撑動馬熊腰將猿臂輕舒。扳翻玉勒金鞍馬，摔下金花皂蓋車。無輕恕，猛虎猶豫，不如蜂蠆之毒。〔八〕

【三煞】不將讐恨雪，難將冤恨除。想俺橫亡爺囚死的生身母，我若不報泉下雙親恨，羞見桑間一〔九〕餓夫。休疑慮，索甚辨別好弱，審察實虛。

【二煞】把那廝剜了眼睛，豁開肚皮，摘了心肝，卸了手足，乞支支抛折那廝腰截骨。常言『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難遮護，我不怕前遮侍從，左右軍卒。〔一〇〕

【煞尾】欲報俺橫亡的父母恩，托賴着聖明皇帝福。若是御林軍肯把趙氏孤兒護，我與亢金上君王做的主。

題目

韓厥救捨命烈士〔一〕
程嬰說妒賢送子
義逢義公孫杵臼
寃報寃趙氏孤兒

正名

趙氏孤兒終

校記

〔一〕『蝎螫』原作『歇膽』，據徐本改。　〔二〕『趨伏』，原作『取覆』，音近借用，今據文意從元曲選本改。

〔三〕『特故』原作『大故』，音近借用。　〔四〕『我待』，原作『我大』，今據文意從鄭本、徐本改。　〔五〕『鐵石人』原作『鐵頭人』，據元曲選本改。　〔六〕〔十二月〕，原本無此調名，曲文并入下曲〔堯民歌〕，今據曲律從鄭本、徐本析分。『奸佞』，原『奸』字處爲墨丁，今據文意從鄭本補。　〔七〕『何如』，原作『如何』，今據韻從鄭本、徐本改。

〔八〕『撑動馬熊腰』，原『撑』作『稱』，同音借用；『腰』，字處爲墨丁，今據文意從鄭本改。『扳翻』，原作『班番』，今據文意從徐本改。『摔』，原作『摔』，今從徐本改。『猶豫』，原作『怞抒』，今從鄭本、徐本改。　〔九〕『一』，原作『二』，從鄭本、徐本改。　〔一〇〕『恨小』，原作『恨消』，今從鄭本、徐本改。　〔一一〕『題目』二字原無，依慣例補。

陳文圖悟道松陰夢（殘折）

劇目說明

此劇現不存完整的本子，僅在《雍熙樂府》卷四保留有一套殘曲，署名『亞聖樂道』，但《北詞廣正譜》『仙呂宮』部於【油葫蘆】曲下註：『紀君祥《松陰夢》劇云：「人無百歲人，枉作千年調。」則十字二句。』即此套殘曲中曲文，以此知《雍熙樂府》所收此套即紀君祥的《松陰夢》劇曲。從曲文的內容看，此劇抨擊塵俗的險惡汚濁，慨嘆人生的飄忽短促，贊頌隱居修煉生活的清淨快樂，是與馬致遠的神仙道化劇同類的作品。

現以《雍熙樂府》本爲底本，以趙景深的《元人雜劇鈎沈》本參校，因二本曲文完全一致，不出校記。

【仙呂・點絳唇】顏子簞瓢，季倫家道，爲官爵，富貴奢豪，未若貧而樂。

【混江龍】豈不聞聖人憂道，貧而無諂富無驕。假若是堆金至北斗，少不的身臥荒郊。比及看滄海塵飛幾度經，少不得北邙山高塚一週遭。觀流水光陰急急，嘆虛名塵世飄飄；似輕鷗浮於水面，如曉露綴於花稍；畫檐間蜘蛛結網，銀漢外鳥鵲成橋。彼也虛名薄利，任他人祿重官高。拈指間朱顏昨日，急回頭白髮明朝。被日月暗消年少，向循環困殺英豪。富貴是惹災題目，榮華是種禍根苗，酒色是斬身之劍，財氣是致命之刀。牢鎖住心猿顛耍，緊拴住意馬咆哮。看野鹿銜枝瑞草，笑猿猴獻會仙桃。我遣興藥爐經卷，使吾心草履麻絲；采靈芝蓬萊頂上，種胡麻野角山腰；戴簪冠捱會寂寞，住茅庵打會勤勞。五七畝閑庭小院，兩三間茅舍蕭蕭。唱道情逍遙快樂，趁農時耕種鋤刨。我縛定風波口是禍之門，我則待隱林泉身退天之道。須不如張良棄職，待學那范蠡辭朝。

【油葫蘆】想閬苑神仙粗布袍，恁爲官實是好。誰待要海山中歸去醉蟠桃。我則待是非海內抽身早，你待要利名場上鑽頭鬧。明說道，在醜不爭，在上不驕。人無百歲人，枉作千年調，不如去閑訪漁樵。

【天下樂】你看萬里風頭鶴背高，將閑憂愁消散了。利名場上再不去染汚着。每日將經卷

習，世事曉，早一場活計了。

【哪吒令】秀才每應舉呵，選場中放鵰；令史每取狀呵，司房中探爪；官人每問事呵，公廳上看招。縱有官長廉，又被曹吏每拗，赤緊的不辨清濁。

【鵲踏枝】有學的是小吾曹，無意的逞英豪。出來的惡紫奪朱，一個個折桂攀高。動不動拿人做錯，甚的是晏平仲善與人交。

【寄生草】見帶着烏紗帽，又想挂紫錦袍。紅塵滿面眞堪笑，白頭無力應難蹈。空學得千卷萬卷聖人書，剗地里七月八月長安道。

【後庭花】靠一峯鎖烟霞山勢高，住一間避塵俗茅舍小；做一床蓋乾坤黃紬被，穿一領傲風霜粗布袍。每日價醉醄醄，綸巾顚倒，看春風桃李嬌，賞羊羔瑞雪飄，冬天梅信早，幾番兒廝撞着，醉鄉中取快樂。

【青歌兒】呀，我則待酒中酒中得道，情願髽髽髽髽環絛，醉歸來一任傍人笑。蓬萊島走一遭，我跨蒼鸞醉赴碧蟠桃。

史九敬先

小傳

史九敬先，名樟，眞定（今河北正定）人，曾官武昌萬戶。父天澤，元眞定統帥，以軍功官至中書右丞相，樟是他的次子。《元史·史天澤傳》云：『樟，眞定順天新軍萬戶。』（卷一百五十五）敬先，當是其字；九當是他的排行（又作史九散仙或史九散人，分別見天一閣本和曹本《錄鬼簿》）。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謂史樟約元世祖至元中前後在世；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則認爲其生年無考，其卒年是一二二八年。茲錄以備考。

史氏作劇一種，簡名爲《莊周夢》（詳見劇目說明）。賈仲明補挽詞云：『武昌萬戶散仙公，開國元勛廕祖宗。雙虎符三顆明珠重，受金吾元帥封。碧油幢和氣春風。編《蝴蝶莊周夢》，上麒麟圖畫中，千古英雄。』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脈望館鈔校本。王季烈校《孤本元明雜劇》和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皆收入此劇，並對個別文字作了校訂、分析。

三本皆署作者爲史九敬先。《太和正音譜》於史九敬先名下著錄《莊周夢》一劇，脈望館本可能據此而定今存本爲史作，王校本等從之。而曹本《錄鬼簿》於史九散人名下著錄的是《花間四友莊周夢》，天一閣本作簡名《莊周夢》，所錄題目正名爲『去酒色財氣漆園春，破鶯燕蜂蝶莊周夢』。案，曹本之『花間四友』當卽天一閣本之『鶯燕蜂蝶』，二者實爲一本。又，賈仲明補挽詞有句云：『編《蝴蝶莊周夢》』，此劇可能與上述劇目同屬一本。今存本兼有『鶯燕蜂蝶』及『莊周夢蝶』關目，估計保留了史氏原作的主要內容。但今存本故事發生的地點不是『漆園』，而是杭州等地，且出現宮調混雜、間有南曲的情形，疑經明人改動。

現以脈望館本爲底本，以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蓬壺仙長上，云）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變作福星臨。小聖乃蓬壺仙長是也。今有太白金星，傳玉帝敕命，爲因大羅神仙陞玉京上清南華至德眞君，在玉帝前見金童玉女，執幢旛寶蓋，不覺失笑，玉帝怪怒，貶大羅神仙下方莊氏門中爲男，名爲莊周，游學將至杭州。此人深愛花酒，恐他迷失正道，差小聖領着風花雪月四仙女，先到杭州城內，化仙莊一所，賣酒爲生，着四仙女化爲四個妓者，等候莊周來時，先迷住他，待太白金星到時，自有點化處。（下）（生扮莊子上，云）窗前十載用殷勤，多少虛名枉誤人。只爲時乖心不遂，至今無路跳龍門。小生姓莊名周，字子休，祖貫山東曹州人氏。因天下大亂，跟先祖前來四川居住。我兄弟四人，父母俱亡。頗有些家貲，三個哥哥收掌。我在學中讀書，晚上睡不着，便思想人有生死，不能逃的。小生前歲往嶺南探親，及至回家，與小生送別的朋友，一半死了。小生嘆惜爲人在世，會幾個士大夫之人，死而無怨。小生但會朋友，便問那裏好散心，都說杭州魚米之地。小生因此一徑的來到杭州，去城不遠。小生平日愛的是花酒。不知怎麼說，若是有彈唱的送酒，小生也吃不醉。遠

望見城邊酒店中坐着個老者，試問他一聲：賣酒的，有酒麼？（蓬壺上云）是誰叫？有酒。（生云）好酒取二百文錢的來。（蓬壺云）先生一位客，緣何用二百文錢的酒？敢吃不了。（生云）你不認的？我是四川莊子休。我若用心吃，一千錢的酒，我也吃了。（蓬壺云）既如此，任從尊意。先生，我這杭州城，有幾個唱的，在這莊西邊，請他來同席，只費兩壺酒，可也不可？（生云）甚好。老者你就去。（蓬壺下）（引四旦上）（見科）（生云）你這四個大姐，都是院裏的，會甚麼吹彈？（四旦云）所事都會。先生要甚雜劇，俺就扮來。（生云）好大話也！我說出來，你若不會，怎了？（四旦云）人會的，俺便會；人知道的，俺便知道。（生云）既如此，您將樂器各作四句詩，都要有出處的言語。（一旦云）蒼梧雲氣赤城霞，錦樂鈞天帝子家。醉裏忽逢王子晉，玉簫吹上碧桃花。（生云）婦人只知枕席之事，也曉的這等言語！（又一旦云）世人多慮我無憂，一片身心得自由。散誕清閑無個事，臥吹鳳管月明秋。（生云）我學生會天下士大夫，止不過學而知之，似列位者少有。（又一旦云）塵世飄飄萬丈坑，暮雲樓閣古今情。誰將羌管吹殘月，白玉樓頭第一聲。（生云）又妙又妙！（又一旦云）非希非易亦非奇，音律輕歌韻正宜。說與君家如得悟，無憂無慮亦無疑。（生云）酒保，把前後門都關了，不要放一人進來。俺五個人直吃的盡醉方歸。（做彈唱送酒科）（生連飲科，云）我醉了。（做睡科）（末扮太白金星上，云）閬苑仙家白錦袍，海山銀闕宴蟠桃。三更月底鸞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小神乃太白金星是也。奉玉帝敕旨，下方點化大羅神仙。我先差蓬壺仙領四仙女，去杭州城南聚仙莊上迷住他。我來自有話說。（唱）

【仙呂·點絳唇】飛下天宮，將帝宣欽奉。因他宿緣重，但得相逢，是一枕蝴蝶夢。

【混江龍】世俗迎送，都是些是非人我虎狼叢。流的緊黃河九曲，坐的穩華岳三峯。依舊春風人世所，黃河一去永無踪。生太素陰陽未判，辨清濁混沌初分，推物理三皇治世，定人倫五帝興隆。寵女色夏桀無道，自荒淫太甲居桐；廢殷祀紂辛失位，建周朝文武成功。爲宰臣職居相府，作公侯祿厚千鍾。名利似湯澆瑞雪，榮華如秉燭當風。度寒暑雁鴻南北，搬興廢烏兎西東。天地久消磨造化，黃塵老埋沒英雄。人有限，事無窮；觀二氣，漸消溶。一會家嘆干戈千載戰爭場，可憐人一枕南柯夢。恰開眼蜂衙蟻陣，轉回頭兎迹狐踪。

（云）早到聚仙莊也。蓬壺仙何在？（蓬壺引四仙女跪科，云）上仙有何法旨？（末云）大羅仙在那裏？（蓬壺云）現在房中，酒醉睡着了。（末云）既做神仙，怎生醉了？我試看者。（做看科，云）似此不如做神仙。（唱）

【油葫蘆】不如我跨鳳乘鸞朝玉京，仙家日月永。你只待浩歌一曲酒千鍾。現如今春秋七國刀兵動，不如我柳陰中一枕南柯夢。俺崐崙頂上人，比凌烟閣上臣。試看咸陽原上麒麟塚，都一般瀟洒月明中。

(云)自太極初分，到今春秋時，已經幾萬年了。日月好疾也！(唱)

【天下樂】轉首繁華掃地空。你看乾坤，造化功。笑凡夫與吾心不同：我欲待說是西，他却來道做東。想塵埃誰識神仙種？空教我嘻笑不言中。

(生醒科)(末自云)好儀表也。看他眉如秋月，目若朗星，眞神仙也。我且躲在西房檐下。(做躲科)(生云)賣酒的老者。(蓬壺云)有。(生云)我教你前後門都閉了，俺五個人吃的盡醉方歸，你如何放進人來？(蓬壺云)此人原是杭州城裏富戶。十年前家貲巨富，我多受他恩來。如今艱難了，來問我要酒吃。先生休怪。(生云)你說十年前富貴，今日艱難了。我想富貴貧窮，流轉不息，好傷感人也！老者，請他過來，這裏有酒，教他吃些。(蓬壺請科)(末變艱難相貌見科)(生云)老人家飲一杯酒者。(四女跪下科)(生云)請起。(四旦云)這老人家，是我杭州在城恩府，怎敢不跪？(末向生云)莊先生，看你趁這等標致身軀，眉眼動蕩，修行去罷。(生云)老人家，你若富貴，無這話說；如今窮了，有這異端之心。你自修行去。(末云)若先生功夫到了，便是神仙。似這等貪戀花酒，有甚麼好處？(唱)

【哪吒令】你戀酒呵，多敗少成；你戀色呵，色卽是空；你戀財呵，那財中隱凶。都只因氣送了人，到底成何用？誰知你有眼無瞳！

(生云)你道門中有甚麼好處，我甚麼有眼無瞳？(末唱)

【鵲踏枝】說起俺道門中，不與你世俗同；你愛的是雪月風花，我愛是惰懶偎慵。四件事無毛大蟲，再休與酒色財氣相逢。

（生云）你這老人家，我與你酒，全不曾吃，都澆奠在地下。我與你不相識，你出去外邊立去！（末出外科）（生云）你四個女子，唱一個曲兒，我吃一杯。（末云）他不認的我，教我出外邊來；他若認的時，頭也得他的。似此作歡，能得幾時受用也！（唱）

【寄生草】他只待兩行排着紅袖，二人捧着玉鍾，數朝不離香醪甕。我着你半霎搶入迷魂洞，猶兀自一杯未盡笙歌送。全不想無常迅速頃刻休，休倚仗三寸氣在千般用。

（生云）我又醉了。（睡科）（蝴蝶仙子上）（舞一折下）（生醒科，云）適夢中見蝴蝶變化，好一個大蝴蝶也。（末云）十分蝴蝶大。我有個大蝴蝶詞。（生云）你唱。（末唱）

【醉中天】撑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五百處名園一採〔三〕一個空。難道風流種，唬殺尋芳蜜蜂？輕輕飛動，把一個賣花人扇過橋東。

（生云）誰想村莊上遇此知音！老者，城中不知有多少賢士大夫？老者，請坐請坐！（末云）我小人有一件物，還是比先收下的，因無人買的起，出不上銀子，小人就不曾賣。（生云）值多少銀子？（末云）值銀一萬兩。（生云）甚麼物件，值這些？（末云）小人有一花盆能種花，頃刻結果，食用可充飢渴。（生云）情願看一看。（末種花科）（結果科）（末云）先生食果。（莊食果科，云）好奇果也！甜如甘

露。（末云）我再種一果，先生食用。（六次科）（末收盆科）（末垂淚悲科）（生云）老者爲何煩惱？

（末云）我悲這花開六遭，如流年相似。（唱）

【金盞兒】恰春到百花紅，早夏至綠陰濃，秋來不落園林空。呀，早霜寒十月過，春夏與秋冬。今日是一個青春年少子，明日做了白髮老仙翁。豈不聞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

（生云）當的煩惱。光陰瞬息，不覺的老了也。（末唱）

【後庭花】想人生百歲翁，似花飛一陣風。人無有千日好，花無有百日紅。（生云）神仙有生死無有？（末唱）何必你論窮通，你如何如癡如諍？戀酒的有甚功，愛色的有甚寵；貪財的只是凶，使氣的不善終。若將我仙境通，豁開你心上蒙。飛身到太華峯，看白蓮開玉井，看白蓮開玉井！

【青哥兒】呀，學取那乘鸞跨鳳，傳與你伏虎降龍，呼吸風雲在掌中。俺那裏靈芝常種，蟠桃初紅；雲鶴翔空，白雲迎送；玉女金童，紫簫調弄；香靄澄澄，紫霧濛濛；瑞氣騰騰，罩着這五雲樓觀日華東。俺那裏有神仙洞。

（生云）一會困上來，我再睡些。（睡科）（末云）我欲留下這四個女子，誠恐泄露天機，是我之過。你四人每人與我幹一件事，我在空中等你。（唱）

【賺煞】你與我只一片燕鶯心，做半世胡蝶夢，扇粉翅殷勤建功。一指迷人大道中，不要你燕懶鶯慵。不留停，歲月匆匆，都戀着柳綠花紅春意濃。玳筵開一終，把布袍扇動，駕白雲飛上建章宮。（下）（四仙女推莊生下澗科，下）

校記

〔一〕底本不分折，此從王、隋二本，下同。

〔二〕採：隋本改作『掃』，仍從底本。案：元人王和卿〔醉中天〕（咏大蝴蝶）有句云：『三百座名園一採個空』。

楔子

（生上醒科，云）怎生我在這裏？兩日茶飯不得，如何是好？（末扮道士閉眼上，云）貧道在這山修行多年，今日無事，閑游一回。（唱）

【仙呂·賞花時】剩水殘雲四五場，野杏夭桃無數花，淡隱隱臥殘霞。疏林直下，掩映着茅舍兩三家。

（生向前，云）先生作揖。（末云）有鬼！（生云）小生是人。（末云）我在這山中數十年，無人至此。因此我無忌憚，胡唱閑耍。你既是人，你在那裏住？（生云）我住處遠哩。（末云）遠？不在天上。地下到天上，也只三萬餘程，能有多遠？（生云）小生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莊名周，字子休。老先生睜眼看者！（末開眼科，云）莊先生，作揖了。我幾番在各府州縣，見先生與士大夫相處，我不敢近前。今日在此山中相逢，也是我窮先生萬幸也。請問莊先生那裏去？（生云）小生迷在此山中，不知地界，煩你指引與我道路。異日相謝！（末云）你出去做甚麼？你若捨身，往萬丈山澗裏一跳下去，我尋着你，咱兩個一處閑耍了罷。（生云）我學生出不的家。（末云）我着這朱頂鶴舞一會你看。（唱）

【端正好】你做神仙，不能够，出家人無慮無憂。跨黃鶴逕上虛空走，我把那世事都參透。

【滾綉球】閑來時山背後，喂個水牛；閑來時把師父道德求。待做神仙，怎生能够，似這般無慮無憂。山中有火常沽酒，常言道『一日無常萬事休。』我自在優游。

（云）我去也。（末騎鶴上陞科）（生云）那裏走這個術士來哄人！我尋路出去。（做行科）（下）

第二折

（生上云）呀，這前面一座大宅舍，一座牌樓，上寫敕建李府尹宅。我素不認的李府尹，今在窮途，試叫門者。開門，開門！（旦上云）是誰叫門？（生云）大姐作揖。（旦云）這漢子好無禮！見俺女人，又不迴避。俺老爹在家倦出。好，揪進去打這廝！（生云）一個女人，這等不賢！他家男子，又不知怎麼模樣哩。（向旦云）小生乃四川成都府人，姓莊名周。迷路至此，望大姐可憐見，開門放小生進去。（旦慌出門跪下科，云）不知是莊子叔叔。俺老爺在家，常念叔叔。請叔叔進門來，我報去。（旦下）（末扮李府尹上，云）塵夢覺，榮辱陞沉堪笑，蝸角虛名何足道，不須閑計較。莫戀五花官誥，莫愛七賢朝帽。懼碣憂讒何日了，幾人能到老？小官李府尹是也。近新來故了妻室。我在房裏睡着，只見使女來報說，四川莊子在門首。我想來莊周是個白衣人，楚威王將重表裏取他爲官，他不肯出仕。他遊遍天下，不知認的多少士大夫。我認的他，他不認的我，須索接見者。（做見科）（末云）莊先生請，請。（生云）學生不敢。（做入科）（見科）（末云）將酒來！（生云）賜飯足矣，小人酒上不明。（末云）不吃酒不是斯文。豈不聞『白日莫閑過，青春不再來；今人不飲酒，古人安在哉？』（唱）

【南呂·一枝花】且盡生前有限杯，莫思身外無窮事。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廣設尊席，休惜千金醉，倒玉山非自頹。儘君心走斝飛觥，快我意追歡共喜。

【梁州第七】我這裏小才思施強弄會，老精神燕約鶯期。（末哭科）（生云）大人這等大家當，緣何發悲煩惱？（末云）買不的生死。（唱）我哭這光陰急急如流水，青春纔至，白髮相催。百年身命，六道輪迴。疾箭般兔走烏飛，轉回頭虎倦龍疲。起初時鬧垓垓蝶急蜂忙，濃鬧裏笑欣欣鶯甜燕美，下場頭冷清清財散人離。怎知，就裏，本是個神仙老子非凡體。待得來玉不琢不成器，保養心猿意馬肥，有甚驅馳。

（生云）老大人跟前，小生不敢說。小生在杭州曾見一人，他會開頃刻花，小生曾吃花上果子。（末笑云）你不知，那花盆在我這山裏出。（生云）大人哄我哩。（末云）那女子，你開了那書房門，把那花盆都搬出來，與你莊叔叔看。（生云）若結一個果子，我吃一鍾酒。（末云）莊先生，咱往書房中看去。（做行到見科）（生云）那裏討這些花果來？（末云）你若在我家住些時，我與你十數盆，到家送朋友。（生云）不敢不敢。（末云）你把家中女子，都叫出來，見你叔叔一見，明日好行走。（女子應下）（生云）我不曾將人事來，每位大姐贈一首詩。（一旦攜琴上云）一寸光陰一寸金，持將此物寄知音。先生識破浮生夢，渾似南風一操琴。（生云）大姐如何不操琴？（旦云）先生戒一件物，方

去操琴。（生云）戒甚麼？（旦云）戒酒。傷人點水傍邊酉，玉液瓊漿不堅久。陷人風波萬丈坑，人人送死皆因酒。（生云）敢問大姐甚麼名字？（旦云）畫樓西畔雨初晴，度柳穿花過一生。既是叔叔問名姓，妾身小字是鶯鶯。（末云）你說一個女子，送四句詩。（生云）將筆來。（寫科）（念云）擲柳遷喬太有情，交交時作弄機聲。洛陽三月春如錦，多少工夫織得成？（末云）這詩是舊的。（生云）再來做新的。（末唱）

【牧羊關】住在這深山內，如今遷在喬木裏，送行人幾度別離。出入在柳影花陰，宿臥在枝頭葉底；半生富在鳴珂巷，一聲巧在畫樓西。他也曾驚回玉鎖窗前夢，渾似綠楊枝上啼。

（又一旦將棋子上，云）滿眼韶光似箭催，轉頭白髮故人稀。榮枯枕上三更夢，成敗尊前一局棋。（生云）又教我戒甚麼？（旦云）戒色。敗國亡家破吳越，蛾眉淡掃君王側。快人迷戀翠紅鄉，個個身亡皆爲色。（生云）敢問大姐甚麼名字？（旦云）穿簾入戶居宮殿，飛入烏衣尋不見。先生既問妾身名，舊時王謝堂前燕。（末云）先生作詩。（生云）有了。曾向烏衣看落花，春風吹影傍天涯。茅檐亦有安巢地，何必王家與謝家。（末唱）

【幺篇】住畫樓，居蘭室；穿朱簾，入綉幃，聽花言巧語偏疾。家住在王謝堂前，祖居在烏衣巷裏。驚蟄罷三春至，秋社後一雙歸。休猜做沙暖鴛鴦睡，本是個泥融燕子飛。

（又一女子捧書上，云）浮利浮名總是虛，潑天富貴待何如？若能參透詩中意，盡在玄元一卷書。

（生云）又着我學生戒甚麼？（旦云）戒財。白玉黃金是禍胎，錢多害己必爲災。勸君跳出風波險，丟了飄飄浮世財。（生云）敢問大姐甚麼名字？（旦云）殷勤釀蜜苦於農，深有於人濟世功。采蕊尋芳平日事，花間葉底小游蜂。（末云）先生作詩。（生云）蜜口喧春好信通，爲花評品嫁東風。香鬚惹得飛英去，疑是纏頭利市紅。（末唱）

【幺篇】妙體態，人多美；細腰肢，舞更宜；多少人趨赴嬌姿。他蜜又調成，花又得濟。有禮數知王法，甜口兒不虛脾。因爲我來於此，爲誰人忙甚的？

（又一女子把畫上）（云）秦晉交歡皆爲詐，榮華一筆都勾罷。龍爭虎鬥是非場，圖成四幅丹青畫。（生云）又教我戒甚麼？（旦云）戒氣。德重施仁唐虞治，誰強誰弱不都濟。要入長生不死鄉，休爭三寸元陽氣。（生云）敢問大姐甚麼名字？（旦云）牡丹盈檻花開徹，兩翅濃香慣風月。飛入君家夢裏來，妾身本是花間蝶。（末云）先生作白蝴蝶詩。（生云）銀爲鬚翅玉爲衣，任意春風不解肥。桃李上林無分到，可憐只傍菜花飛。（末唱）

【幺篇】肌柔膩，如粉施；體輕盈，稱素衣，曲彎彎兩道蛾眉。一生好採蕊尋芳，半世愛偎紅倚翠。名雖擔着風月，心上戀着芳菲。繞定這尋芳客身上舞，不若在賣花人頭上飛。

（云）莊先生，你記的這四個女子不記的？（生云）記的。他四個是鶯燕蜂蝶，各人拿的是琴棋書畫，戒我學生的酒色財氣。（末云）這四件事戒的那幾件？（生云）學生戒不的酒色，戒不的財氣。

(末云)將酒來。吾觀莊先生言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生云)老大人談吐如劈竹相似，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末起身云)我今上洛陽做官，家中無人，兄弟怎生當一年半載家事？(生云)等我到家與哥哥說知，願來與大人當家。(末云)等你到家再來，誤了我的欽限。把這四個女子，留住在此服事你。有一個不用心的，休等我來，就打無論。(生云)這等，小生在此看家罷。(末謝云)既如此，我就赴任去罷。(下)(生云)您四個女子，用心服事我。將酒來！(做飲料)(生醉睡科)(末上云)某那裏是李府尹，是太白金星一化，特來度脫大羅仙。這等醉生夢死，幾時得正果朝元也！(唱)

【駡玉郎】東君不管人憔悴，那裏也酒病賴花醫。頑涎尚有何時退？不帶酒，撒膩滯，佯推醉。

【感皇恩】你只管情蕩心迷，廢寢忘食；你只待弄輕盈，相嬉笑，放迷稀。貪戀着燕約鶯期，蝶使蜂媒，只待要興顛狂，花簇繞，酒淋漓。

(四旦虛下)(生醒科)(哭云)女子每都那裏去了？(末自云)他花情忒重也。(唱)

【採茶歌】他怎麼痛傷悲，怨別離？那裏也有情何怕隔年期。海誓山盟君莫喜，你明日花殘月缺悔時遲。

(生復醉倒科)(末至前科，云)看這貪花戀酒的模樣！我欲將四個女子留下，誠恐有別事情，就是

我之過。莊子，你做神仙做人，隨你。（唱）

【煞尾】罷名繮，收利鎖，觀兩輪日月搬興廢；我與你拴意馬，繫心猿，看一榻乾坤定是非。興還濃，睡正美；猜呆禪，打啞謎；能參透，其中意；不貪財，不圖利；作三生，過一世；惜花酒，戀財氣；似殘春，花亂飛；狂風飄，急雨催；塵中多，枝上〔二〕稀；蜂倦游，蝶不戲。那時節，悔不及，直待的花殘鶯老春歸。這的一枕蝴蝶家萬里。（下）

（生醒云）四女子那裏去了？我且後房歇息去者。（下）（末扮太白金星上，云）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某太白金星是也，奉上帝命度脫大羅仙。因他花酒情重，不得正果，奏知玉帝。又令金母殿前再差四個仙女點化他去，教他酒中會得道，花裏遇神仙。（下）（生上云）某莊周是也。在這李府尹宅上，住了許久。有四個女子，逐日相陪，近來不知那裏去了，無處找尋。今日在此閑坐，看有甚麼人來。（四仙女扮旦上，云）妾乃金母殿前春夏秋冬四仙女，作爲桃柳竹石，着俺去下方，迷大羅神仙。可早來到他住所。咱過去見者。（做見科，云）莊先生萬福！（生云）好東西也！是那裏來的？又不數那鶯燕蜂蝶了。敢問列位因何至此？（一旦云）奉師父傳法旨，差往西南山採藥，煉九轉仙丹，做不死之人。（生云）說這等大話！你是誰？（旦云〔三〕）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生云）你實說，你姓甚名誰？（旦云）武陵溪畔是吾家，妖豔春深綻錦霞。既是先生問名姓，妾身小字是桃花。（生云）將桃花來插在頭上，我

飲酒三杯賞桃花。（飲科）（又一旦上云）試看柳色黃金嫩，勝似梨花白雪香。不向玉樓巢翡翠，故來金殿鎖鴛鴦。（生云）你是甚麼名字？（旦云）壓盡櫻桃樊素口，纖腰偏稱春葱手。先生既問妾身名，奴是一枝臨路柳。（生云）將柳來插在頭上，滿飲三杯賞柳。（飲科）（又一旦上云）千里好風清戛玉，一輪明月冷篩金。堅剛不屈忠臣節，骨鯁還同烈女心。（生云）老實說你名字。（旦云）湘江長就娥皇綠，洒淚成斑枝勝玉。歲寒三友有奴名，妾身是個梅間竹。（生云）將竹插在身上，酌酒三杯賞竹。（飲科）（又一旦上云）清奇古怪世間稀，說與君家知不知。倚翠偎紅花竹畔，亭亭曾見兩雲期。（生云）你甚麼名字？（旦云）萬竅千穴花木主，玲瓏剔透人皆許。風流可喜太湖石，曾伴投江浣紗女。（生云）你是太湖石，放在頭上，敢使不的。我也吃三杯。（飲科）（生云）你四人聽我說：你師父有甚眞訣妙語，你說來共修仙道。（一旦唱）

【南曲・柳搖金】聽吾所告：仙丹匪遙，八卦布周遭。保守的嬰兒壯，相憐姹女嬌。請一個黃婆媒合，離坎換中交。向西南採取，初生藥苗。須調火候，火候須調；火候須調，温養汞鉛丹竈。

（又一旦唱）

【前腔】汞鉛丹竈，能平善消，火候最難調。便誘的心猿順，怎〔三〕防着意馬驕？奴不知〔四〕金丹修煉，差誤在分毫。把離爻換坎，乾坤怎交？須教採煉，採煉須教，說與洞

房玄妙。

（又一旦唱）

【前腔】陰汞能飛走，陽鉛會伏調。緊收拾頑猿劣馬，休放半分毫。心如止水，情通九霄。堅牢温養，温養堅牢；温養堅牢，管取寶珠光耀。

（生跪下科，云）你是神仙，地下無這等人。（旦唱）

【前腔】委的是神仙來到，修眞的至高。千歲宴蟠桃，金漏須金補，泥神用土包。參的透這些消息，總是話虛囂。便存神運氣，身心枉勞。金銷石爛，石爛金銷；石爛金銷，惹得衆仙譏笑。

（生云）你四人既是仙侶，又明大丹之道，可能傳授？（四旦云）若按子午，煉成還丹，自能了悟冲舉也。（生云）咱後宅煉丹去來。（同下）

校　記

〔一〕『上』字底本原脫，據文意補。

〔二〕旦云：底本原脫，王本已補，今從。

〔三〕怎：底本作『還』，今從王本改。

〔四〕不知：原作『不如』，今據文意改。『如』與『知』形近致誤。

第三折

（末扮太白金星上，云）某令桃柳竹石四仙女，與大羅仙煉丹已成，當正果朝元。奏知玉帝，先差三曹官把四個女子捉將來，問他漏泄天機罪犯，然後引大羅仙朝元玉京去。（下）（末扮三曹官上，云）小聖三曹官是也。奉玉帝敕旨、太白金星差委下方，捉拿四仙女去。不覺早到下方也。（唱）

【正宮·端正好】直向這採霞身，臨凡世來追究，展雙眸按〔一〕落雲頭。到人間恰正黃昏後，大踏步衝鴛甃。

（生引四仙女上，云）大丹已成，你四人慢慢的遞幾杯酒我吃。（飲科）（生醉科）（末云）早到他宅中也。（唱）

【滾綉球】親蒙上帝差，疾將妖魅勾。對清風月華如畫，（做看科）（唱）把花園做了謝館秦樓。只聽的品龍笛，吹鳳笙，斟雲醪，飲玉甌；列金釵不離了左右，天生就皓齒明眸。三重幔幙高燒燭，十二簾櫳不上鈎。受用也莊周！

【倘秀才】對寶砌磨拳擦手〔二〕，挨綠窗將身退抽，怎禁他狐魅精靈潑鬼頭。挨亮槅，靠球

樓，少走。

（末云）疾！（風起科）（四旦云）好大風也！正然天色明朗，就昏暗了，唬殺人也。空中有神鬼之聲，咱且迴避者。（生醉睡科）（四旦下）（末云）小鬼頭那裏去！（唱）

【滾綉球】銀臺上吹滅了燈，金杯中漾撒了酒，都藏在綉幃之後。我奉玉帝敕旨親勾。你大膽休，吃劍頭。都是你不君子的喬竹，太湖石那些兒玲瓏剔透温柔；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自攪這一場閑愁。

（末拿住四女科）（四旦告云）上聖可憐見，俺初犯這遭。（末云）說甚麼初犯？你這桃柳竹石，罪犯多哩，你知也不知？桃精過來聽我說。（唱）

【倘秀才】第一遍天台山與劉晨配偶，第二遍謁漿處把崔護等候，如今和莊子惜玉憐香，又不知甚日休！逐朝期會約，每日效綢繆，今日來強口。

（云）喚柳精過來。（唱）

【滾綉球】灞陵橋任行人取次攀，章臺街弄腰肢狂蕩游；楚王宮餓的些美人纖瘦，汴河旁斜纜龍舟。你頑涎不肯收，舊病實是有；把一雙訴離情翠眉顰皺，休只待絮沾泥燕侶鶯儔。春花秋月何時了，夜去明來早晚休，直等的葉落歸秋。

（竹旦云）上聖，我可是初犯。（末云）全是你的不是。（唱）

【呆骨朵】你虛心冷氣空僝僽，這罪犯怎肯干休。辱沒殺竹林七賢，怎見的歲寒三友？娥皇淚君空洒，孟宗笋誰能够？你無有化龍棲鳳的心，今日要生枝上接頭。

（云）石精過來。志誠的是石頭，今日也不好了。（唱）

【倘秀才】老石頭人難措手，喬孔竅玲瓏剔透，跟着他倚翠偎紅不識羞。三斧砍不就，一向去搦搜〔三〕，難容你陋醜。

（生醒科）（跪云）上聖，小生在此。不過修眞，萬望可憐。（末云）你是讀書人，這等負心！（生云）那裏負心來？（末唱）

【滾綉球】你把鶯鶯並不題，燕燕更不瞅，蜜蜂兒置之腦後。却不道戀胡蝶一夢莊周？你有了桃共柳，更和這石與竹，做得個迎新忘舊。（生云）他四個不知那裏去了，干小生甚事？（末唱）他每躲是非及早歸休。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悔又何尤？

【煞尾】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陰騭綿綿若肯修，福祿重重無了休。四個妖精盡皆有，莊子先生胞胎後。遙指白雲天際頭，望着那十二瑤臺路兒上走。（下）

（生云）不知甚麼神道，把四個仙女捉將去了。我在這裏，好悶人也！李府尹不知幾時回來，怎生

是好？只索寧耐則個。（下）

校記

〔一〕按：底本作『暗』，今從王本改。

〔二〕此句底本作『寶砌帶磨拳擦手』，今從王本改。

〔三〕搜：原作『瘦』，今據文意改。『瘦』與『搜』形近致誤。

第四折

（末上云）小聖太白金星是也。今有大羅仙，丹鼎已成，朝元有日。我今還爲李府尹，問他索要家下人口房屋，看他說甚麼。早來到也。試叫門者。（叫云）開門來，開門來！（生上云）誰叫？（做相見科，末云）莊先生，還我家私房屋人口來。（生云）你做了幾年官了？（末云）我做官干你甚事？早知道做了三年官，你弄了我百年家當，我做甚麼官！（唱）

【雙調·新水令】這是我爲虛名一去整三年，嘆光陰甚如疾箭。更做道『酒腸寬似海』，常言道『色膽大如天。』鬧起座宅院庭軒，把俺這佳人每厮踏踐〔一〕。

【駐馬聽】美滿團圓，幾度通宵置酒筵。不見了蜂蝶鶯燕，一春常費買花錢。十年未了悟眞

篇，半生好看羲皇傳。不必言，將人門外疾推轉。

（末云）不必逼勒你。莊子休，你省悟了不曾？（生跪下，云）我省悟了也。（末云）你認的我是誰？（生云）你是太白金星。（末云）你雖認的我，你不知你是誰。（生云）我是大羅神仙，後陞玉京上清南華至德眞君。因我笑執寶蓋幢旛仙女，貶在下方。（末云）你怎生再得到天上？（生云）告星君可憐，奏准玉帝，領我玉京上清牌來。我自然就到天上。（末向空中云）衆仙不來等甚？（金童玉女旛蓋賫玉京牌上）（生跪受科）（東華仙上云）大羅仙，你今日正果朝元，再有凡心，罰往下方，永失仙道。你回宮依舊管事。（生謝太白金星云）多謝上仙！（末唱）

【雁兒落】那裏取笙歌夜月筵，那裏取桃李春風面？這的是浮生夢一場，世態雲千變。

【得勝令】柳外絕人烟，花裏遇神仙。今日個跨鳳游三島，乘鸞上九天。駕個雲軒，參拜在金闕遼陽殿。益壽千年，受東華玉帝宣。

（衆仙云）都來與大羅仙慶喜者。大羅仙再不可思凡了！（末云）大羅仙，做仙好，下方爲人好？（生云）凡人怎比神仙！（末云）你也曉的。（唱）

【川撥棹】你與那太湖石結姻緣，他身上望心堅石也穿。趁着這小桃胡扇，翠柳枝邊，月暗星全，彈袖垂肩，送了你痴呆的少年。今日個怨甚麼天！

（生云）我在下方，住了五六十年。上方幾年了？（末云）上方三五個時辰。（生云）正是洞中方七

日，世上幾千年。四個女子，與我在一處煉丹，被三曹官捉去，如今不知在那裏？（末云）你既無思凡的心，尋那四個女子做甚麼？若上帝聞知，怎了？（唱）

【梅花酒】剗的你牽纏、顧戀、鬼狐涎，却不道春風桃李聞鶯燕；秦樓謝館酒家眠，齊聲唱徹陽關怨。

【七弟兄】今日個列管絃，向席上尊前，柳影花邊，做了無事的神仙。宿緣人未圓，桃柳喪黃泉；石竹却還元，鶯燕怎留連？生拆散錦毛鴛，活分開並頭蓮。

【收江南】呀，今日是花裏遇神仙，快牢拴意馬與心猿。豈知道洞中別有一重天！風如介犬〔三〕，這的是莊周一夢六十年。

（云）你本是大羅神仙。爲思凡謫下人間。今日個功成行滿，衆神仙正果朝元。

題目　太白星三度燕鶯忙

正名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校記

〔一〕踏踐：原作『撻賤』，以同音致誤，今正之。

〔二〕王校本注云：『此處疑有誤字。』

孟漢卿

小傳

孟漢卿，亳州（今屬安徽）人。漢卿爲字，名不詳。生平無考。今存雜劇《張孔目智勘魔合羅》一種。從劇的第三折『這的是霜降始知節婦苦，雪飛方表竇娥寃』的說白來看，當是關漢卿之後並對關作頗爲推崇的作家。《魔合羅》暴露了元代封建家庭的矛盾和吏治的腐敗，塑造了正直、干練的吏人張鼎和謹愼、詼諧的貨郎高山的形象，情節曲折，絲絲入扣，曲詞質樸生動，有較好的戲劇效果。《錄鬼簿》稱此劇『運節意脈精』，《太和正音譜》也稱：『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眞詞林之英傑也。』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完整的本子有三種：一是脈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題目作『小叔圖財欺嫂嫂，故將毒藥擺哥哥』，正名作『高山屈下河南府，張鼎智勘魔合羅』。二是《元曲選》本，題目作『李文道毒藥擺哥哥，蕭令史暗裏得錢多』，正名作『高老兒屈下河南府，張平叔智勘魔合羅』。三是《酹江集》本，題目正名與《元曲選》本相同。另《元刊雜劇三十種》亦存此劇，總題爲『新刊關目張鼎智勘魔合羅』，曲白均有殘缺。另《盛世新聲》有此劇第二折的殘曲。從各本的內容看，《元曲選》本和《酹江集》本，除科泛說明和個別曲白外，基本相同；脈望館本楔子與第一折合併，情節與上二本相同，但曲白有多處相異，而較接近元刊本，並有明人趙琦美據元刊本改動的筆蹟；元刊本不分折、楔子，情節與上三本相似，但人稱、曲白與前三本都有一定出入。現此本以《元曲選》本作底本，用脈望館本、《酹江集》本及元刊本作參校。並重校元刊本作爲附錄，用《元曲選》本、脈望館本、鄭騫《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徐沁君《新

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及《盛世新聲》作參校。爲簡便起見，前面參校本文字相同時稱各本。

楔　子

（沖末扮李彥實、引淨扮〔一〕李文道上）（詩云）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老漢姓李，名彥實。在這河南府錄事司醋務巷住坐。嫡親的五口兒家屬：這個是孩兒李文道，還有個侄兒李德昌，侄兒媳婦劉玉娘，侄兒跟前有個小廝，叫做佛留。侄兒如今要往南昌做買賣去，說今日來辭我，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正末扮李德昌同旦、俠上，云）自家李德昌是也。這個是我渾家劉玉娘，這個是我孩兒佛留。我開着個絨綫鋪。這對門是我叔父李彥實。有個兄弟，喚做李文道，乃是醫士。我在這長街市上，算了一卦，道我有一百日災難，千里之外可躲。我今一來躲災，二來往南昌做些買賣。大嫂，咱三口兒辭叔父去來。（旦云）咱去來波。（正末做見李彥實科，云）叔父，你孩兒去南昌做買賣，就躲災難。今日是好日辰，特來拜辭叔父。（李彥實云）孩兒，你去則去，路上小心者。（正末向李文道云）兄弟，好看覷家中。（李文道云）哥哥，早些兒回來。（正末云）叔父，您孩兒今日便索長行也。（做出門科，旦云）李大，你今日做買賣去，我有句話敢說麼？（正末云）有何說？（旦云）小叔叔時常調戲我。（正末怒云）噤聲！

我在家時不說，及至今日臨行，說這等言語。大嫂，再也休提，你則好看家中，小心在意者。（唱）【仙呂·賞花時】則爲你叔嫂從來情性乖，我因此上將伊曾勸解。（旦悲科，云）你去了，我怎了也！（正末唱）你可便省煩惱莫傷懷，你則照管這家私裏外。（帶云）別的不打緊，（唱）你是必好覷當小嬰孩。

（旦云）這個我自知道。則要你掙閨者。（正末唱）

【幺篇】則俺這男子爲人須闖閩，我向這外府他鄉做買賣。（旦云）你則是早些回來。（正末唱）休則管淚盈腮。多不到一年半載，但得些利便回來。（同旦下）

（李彥實云）李文道，你哥哥做買賣去了，你無事休到嫂嫂家去。我若知道，不道的饒了你哩！（詩云）正是叔嫂從來要避嫌，況他男兒爲客去江南。你若無事到他家裏去，我一准拿來打十三。（同下）〔三〕

校記

〔一〕『扮』原無，從酌江集本補。

〔二〕『詩云』及以下說白，脈望館本作『孩兒去了也，我眼觀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今仍從底本。

第一折

（旦上，云）妾身劉玉娘是也。有丈夫李德昌販南昌買賣去了。今日無甚事，我開開這絨綫鋪，看有甚麼人來。（李文道上，云）自家李文道便是。開着個生藥鋪。人順口都叫我做賽盧醫。有我哥哥李德昌做買賣去了，則有俺嫂嫂在家。我一心看上他，爭奈俺父親敎我不要往他家去。如今瞞着父親，推看他去，就調戲他，肯不肯不折了本。來到門首也，我自過去。（見旦科，〔二〕云）嫂嫂，自從哥哥去後，不曾來望得你。（旦云）你哥哥不在家，你來怎麼？（李云）我來望你吃鍾茶，有甚麼事？（旦云）這廝來的意思不好，我叫父親去。父親！（李彥實上，云）是誰叫我？（旦云）是您孩兒。（李彥實云）孩兒，你叫我怎的？（旦云）小叔叔來房裏調戲我來，因此與父親說。（李彥實見科，云）你又來這裏怎的？（做打文道，下）（李彥實云）若那廝再來，你則叫我，不道的饒了他哩。我打那弟子孩兒去。（下）（旦云）似這般幾時是了。我收了這鋪兒。李德昌，你幾時來家？兀的不痛殺我也！（下）（正末挑擔上，云）是好大雨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七月纔初，孟秋時序，猶存暑。穿着這單布衣服，怎避這懸麻雨。

【混江龍】連陰不住，荒郊一望水模糊。我則見雨迷了山岫，雲鎖了青虛。（帶云）這雨大不大。

（唱）雲氣深如倒懸着東大海，雨勢大似翻合了洞庭湖。好教我滿眼兒沒處尋歸路。黑暗暗雲迷四野，白茫茫水淹長途。

（云）這雨越下的大了也。（唱）

【油葫蘆】恰便似畫出瀟湘水墨圖，淋的我濕淥淥，更那堪吉丢古堆波浪渲城渠。你看他吸留忽剌水流乞留曲律路，更和這失留疏剌風擺希留急了樹。怎當他乞紐忽濃的泥，更和他匹丢撲搭的淤。我與你便急章拘諸慢行的赤留出律去，我則索滴羞跌屑整身軀。

【天下樂】百忙裏麻鞋斷了蕊〔三〕，好着我難行，也是我窮對付。扯將這蒲包上縈麻且繫住，淋的我頭怎擡，走的我脚怎舒，好着我眼巴巴無是處。

（云）遠遠的一座古廟，我且向廟中避雨咱。（放擔科）（云）我放下這擔兒。原來是五道將軍廟，多年倒塌了，好是凄涼也。（唱）

【醉中天】折供桌撑着門戶，野荒草遍階除。（云）五道將軍爺爺，自家李德昌便是，做買賣回來，望爺爺保護咱。（唱）我這裏捻土焚香畫地爐，我拜罷也忙瞻顧。多謝神靈祐護，望爺爺金鞭指路。則願無災殃早到鄉閭。

（云）一場好大雨也。衣服行李盡都濕了，我脫下這衣服來試晒咱。（唱）

【醉扶歸】我這裏扭我這單布褲，晒我這濕衣服。(云)怎生這般漏？哦，原來是這屋宇坍塌了，所以這般漏。我試看這行李咱。(唱)我則怕蓋行李的油單有漏處，我與你須索從頭覷。(云)且喜得都不曾濕。嗨，可怎生這等漏得緊。(唱)奇怪這兩三番揩不乾我這額顱。(云)可是爲甚麼？呆漢，你慌怎的？(唱)可忘了將我這濕淥淥頭巾去。

(云)我脫下這衣服來晒咱。(做脫衣科)我出這廟門看天色咱。(做出門科)哎呀，我這一會增寒發熱起來，可怎了也！(唱)

【一半兒】恰便是小鹿兒撲撲地撞我胸脯，火塊似烘烘燒我肺腑。(云)敢是我這身體不潔淨，觸犯神靈？望金鞭指路，聖手遮攔。(唱)若不是腥臊臭穢把你這神道觸？(云)李德昌，你差了也，既爲神靈，怎見俺衆生過犯。(唱)我可也重思慮。(帶云)我猜着這病也。(唱)多敢是一半兒因風一半兒雨。

(云)可怎生得一個人來寄信與我渾家，教他來看我也好。我且歇息咱。(外扮高山挑擔子上，云)阿呀，好大雨也。來到這五道將軍廟躲躲雨咱。(做放下擔兒科，云)老漢高山是也。龍門鎮人氏。嫡親的兩口兒，有個婆婆。每年家趕這七月七入城來賣一擔麗合羅。剛出的這門，四下裏布起雲來，則是盆傾瓮瀉相似。早是我那婆子着我拿着兩塊油單紙，不是都壞了。我試看咱，謝天地，不曾壞了一個。這個鼓兒是我衣飯碗兒，着了雨，皮鬆了也。我搖一搖還響哩。(正末云)兀的不有人來也，慚愧。(唱)

【金盞花】淋的來不尋俗，猛聽得早眉舒。那裏這等不朗朗搖動蛇皮鼓，我出門來覷覷，他能迭落，快鋪謀。他有那關頭的蠟釵子，壓髻的骨頭梳；他有那乞巧的泥媳婦，消夜的悶葫蘆。

（正末做扳過揖高科〔三〕，云）老的祇揖。（高山云）阿呀，有鬼也！（正末云）我不是鬼，我是人。（高山云）你是人，做這短見勾當？先叫我一聲，我便知道是人。你猛可裏扳將過來唱喏，多年古廟，前後沒人，早是我也，若是第二個，不謊殺了？（高山撾土科，正末云）你待怎麼？（高山云）驚了我囚子哩。（正末云）老的，小人也是貨郎兒。老的，你進來坐一坐咱。（高山云）老漢與你坐一坐。你勒着手帕做甚麼？（正末云）老的，我在這廟裏避雨，脫的衣服早了，冒了些風寒。老的，你如今那裏去？（高山云）我往城裏做買賣去。（正末云）老的，怎生與我寄個信去咱。（高山云）哥哥，我有三樁戒願：一不與人家作媒，二不與人家做保，三不與人家寄信。（正末云）自家河南府，在城醋務巷居住。小人姓李名德昌，嫡親的三口兒，渾家劉玉娘，孩兒佛留。小人往南昌做買賣去，如今利增百倍也。（高山起身，云）住住住。（出門看科，云）這裏有避雨的都來一搭兒說話咱，有也無？（入見正末，云）有你這等人，誰問你說出這個話來？倘或有人聽的，圖了你財，致了你命，不乾生受了一場？你知道我是甚麼人？便好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末云）這那裏便有賊？老的，我如今感了風寒，一臥不起。只望老的你便寄個信與俺渾家，教他來看

我；若不肯寄信去，我有些好歹，就是老的誤了我性命。（高山云）那個央人的倒會放刁！我今日破了戒，我則寄你這一個信。你在那裏住坐？有甚麼門面鋪席？兩鄰對門是甚麼人家？說的我知道，你則將息你那病症。（正末唱）

【後庭花】俺家裏有一遭新板闥，住兩間高瓦屋。隔壁兒是個熟食店，對門兒是個生藥局。怕老的若有不是處，你則問那裏是李德昌家絨綫鋪，街坊每他都道與。

（高山云）我知道了，你放心。（正末云）老的在心者，是必走一遭去。（唱）

【賺煞】你是必記心懷，你可也休疑慮。不是我囑咐了重還囑咐，爭奈自己躭疾難動舉。你教他借馬尋驢莫躊躇。爭奈紙筆全無，怎寫平安兩字書。老的只要你莫阻，說與俺看家拙婦，教他早些來把我這病人扶。（下）

（高山云）出的這廟門來，住了雨也。則今日往城裏賣魔合羅，就與李德昌寄信走一遭去。（下）

校記

〔一〕『見旦科』，原作『旦見科』，從脈望館本、酹江集本改。

〔二〕『麻鞋』，原作『鞋兒』，從脈望館本改，文意更明。『蕊』，原作『乳』，從元刊本改。

〔三〕『揖高科』，原作『揖』，從酹江集本補。

第二折

(李文道上，云)自家李文道。今日無甚事，我且到這藥鋪門前覷者，看有甚麼人來。(高山上，云)老漢高山是也。來到這河南府城裏，不知那裏是醋務巷，我放下這擔兒，試問人咱。(見李文道科，云)哥哥，敢問那裏是醋務巷？(李文道云)你問他怎的？(高山云)這裏有個李德昌，他去南昌做買賣回來，利增百倍。如今在城南五道將軍廟裏染病，敎我與他家寄個信。(李文道背云)好了。(回云)老的，這是小醋務巷，還有大醋務巷。你投東往西行，投南往北走，轉過一個灣兒，門前有株大槐樹，高房子，紅油門兒，綠油窗兒，門上挂着斑竹簾兒，簾兒下臥着個哈叭狗兒，則那便是李德昌家。(高山云)謝了哥哥。(做挑擔行科)好哥哥說與我投東往西行，投南往北走，轉過灣兒，門前一株大槐樹，高房子，紅油門兒，綠油窗兒，挂着斑竹簾兒，簾兒下臥着個哈叭狗兒，假若走了那哈叭狗兒，我那裏尋去？(下)(李文道云)便好道『人有所願，天必從之』。我則這等也要所算他哩〔二〕，他如今得病了，我也不着嫂嫂知道，我將這服毒藥走到城外，藥殺他，那其間老婆也是我的，錢物也是我的，憑着我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飯吃。(下)(旦同俠兒上，云)妾身劉玉娘。自從丈夫李德昌南昌做買賣去了，音信皆無。今日開開這鋪兒，看有甚麼人來。(高山上，云)走

殺我也。把那賊弟子孩兒，他說道還有個大醋務巷，那裏不走過來。（放下擔科，云）我把那精驢、賊醜生、弟子孩兒，原來則這個醋務巷，着我沿城走了一遭，左右則在這裏。（旦出門見科，云）兀那老子，好不曉事，人家做買賣去處，你當着門做甚麼？（高山云）我自家說話來。（旦云）你這般說話，不走了人家父子？過一邊去，好有年無德也！〔三〕（高山云）你看我的造物，頭裏着個弟孩兒哄的我走了一日，如今又着這婆娘搶白我。哎，高山，你也怨你自己，當初不與李德昌寄信，可也沒這場勾當。（旦云）兀那老的，你那裏見李德昌來？（高山云）你休問我，我有年無德。（旦云）老的，〔三〕請家裏吃茶波？（高山云）我去，走了你家子父。（旦云）來鋪兒裏說話咱。〔四〕（高山云）攪了你家買賣。（旦云）恰好都還了我也。〔五〕老的，你那裏見李德昌來？（高山云）嫂子敢是劉玉娘？（旦云）則我便是。（高山云）這小的敢是佛留？（旦云）正是。老的，你怎麼知道？（高山云）嫂嫂，如今李德昌利增百倍，在城外五道將軍廟裏染病，你快尋個頭口取他去。（旦云）多多虧了老的，等李德昌來家，慢慢的拜謝你老人家。（倈兒〔六〕云）奶奶，我要個魔合羅兒。（旦打倈科，云）小弟子孩兒，咱家買菜的錢也無，那得錢來。（高山云）你休打孩兒，我與他一個魔合羅兒。你牢牢收着，不要壞了，底下有我的名字，道是高山塑。你父親來家呵，見了這魔合羅，我寄信不寄信，久後做個大證見哩。（下）（旦云）誰想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染病，我將孩兒寄在鄰舍家，鎖了門戶，借個頭口，去看李德昌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上）自從南昌回來，感了風寒病症，一臥不起。我央高山寄信去，教我渾家來看我，怎生這早晚不見來？李德昌，這的是時也、命

也、運也，信不虛也呵。（唱）

【黃鐘·醉花陰】乾着我販賣南昌利錢好，急回來又早病魔纏着。盼家門咫尺似天遙，好教我這會兒心焦。按不住小鹿兒拘拘地跳，端的是最難熬，只一陣頭疼險些就劈破了。

【喜遷鶯】教誰來醫療，奈無人古廟蕭蕭。量度，又怕有歹人來到，不由人心中添懊惱，不由人不淚雨拋。迭屑屑魂飛膽落，撲速速肉顫身搖。

【出隊子】似這般無顛無倒，越教人廝窘約。一會家陰陰的腹痛似錐挑，一會家烘烘的發熱似火燒，一會家撒撒的增寒似水澆。

（云）大嫂，你在那裏也呵。（唱）

【刮地風】懸望妻兒音信杳，急煎煎心痒難揉。（云）我出廟門望一望波。（唱）我這裏慢騰騰行出靈神廟，舉目偷瞧。我與你恰下澀道，立在檐稍。覺昏沉，剛掙揣把門倚靠，我則道十分緊閉着，原來是不插拴牢。靠着時呀的門開了，滴留撲仰刺叉吃一交。

【四門子】這的是嚴霜偏打枯根草，哎喲，正跌着我這殘病腰。一會家疼一會家焦，想錢財莫不是無福消。一會家疼一會家焦，我將這神靈禱告。

（李文道慌上）來到這廟也，哥哥在那裏？（正末見科）（唱）

【古水仙子】呀呀呀猛見了，嗨嗨嗨諕的我悠悠魂魄消。將將將紙錢來忙遮，把把把泥神來緊靠，慌慌慌我這裏掩映着。（李文道云）我來望哥哥，受你兄弟兩拜。（正末唱）他他他走將來展脚舒腰，我我我向前來仔細觀了相貌。是是是我兄弟間別身安樂，請請請免拜波李文道。

（云）兄弟，我自從南昌回來，感了風寒病症，不能還家。你嫂嫂在那裏？（李文道云）嫂嫂便來也。哥哥，你這病幾日了？（正末唱）

【寨兒令】也不昨宵，則是今朝，被風寒暑濕吹着。（李文道云）我與哥哥把把脈咱。（做把脈科，云）哥哥，我知道這病也，我就帶將藥來了。（做調藥與正末吃科）（正末云）兄弟且住，等你嫂嫂來我吃。（李文道云）不要等他。你吃了就好了。（正末咽科）（唱）我咽下去有似熱油澆，烘烘的燒五臟，火火的燎三焦。（帶云）兄弟也，（唱）這的敢不是風寒藥？

【神仗兒】他將那水調，我嘔的咽了。不覺忽的昏迷，他把我丕的來藥倒。烟生七竅，冰浸四梢。誰承望笑裏藏刀，眼見的喪荒郊。

（做倒科）（李文道云）藥倒了也！我收拾了東西回家中去來。（下）（正末唱）

【節節高】這厮好損人利己，不合天道。錢物又不多，要時分明要。怎生下得教哥哥身夭？更做道錢心重，情分少，枉辱沒殺分金管鮑。

【者刺古】身軀被病執縛，難走難逃。咽喉被藥把捉，難叫難號。托青天暗表，望靈神早報；行善得善，行惡得惡。天呵，莫不是今年災禍招！

【掛金索】我則道調理風寒，誰想他暗裏藏毒藥。他如今致命圖財，我正是自養着家生哨。疑怪來時，不將着親嫂嫂。萬代人傳，倒惹的關張笑。

【尾】所有金珠共財寶，一星星不剩分毫，他緊緊的將馬兒馱去了。

（臥桌〔七〕下）（旦上，云）可早來到也。下的這頭口，進的這廟來，怎生不見李大？原來在這供桌底下病重了也。（做扶正末科）李大，你騎上頭口，咱家去來。（下，旦隨慌上，云）誰想李大到的家中，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須索與小叔叔說知，做一個計較。（做喚李文道科，云）小叔叔！（李文道上，云）這婦人害怕，叫我哩。嫂嫂，你叫我怎的？（旦云）您哥哥來家也。（李文道云）請哥哥出來。（旦云）李大到的家中，七竅流血死了也。（李文道云）死了哥哥也，有甚麼難見處？哥哥做買賣去了，你家裏有奸夫，見哥哥回來，你與奸夫通謀，藥殺俺哥哥也。（旦云）我是兒女夫妻，怎下得便藥殺他？（李文道云）俺哥哥已死了，你可要官休私休？（旦云）怎生是官休私休？（李文道云）官休，我告到官司，教你與我哥哥償命；私休，你與我做老婆便了。（旦云）你是甚麼言語？我寧死也不與你做老婆。（李文道云）我和你見官去！（旦云）我情願見官去。李大，則被你痛殺我也！（李文道〔八〕拖旦下）（雜扮孤引張千上）（詩云）我做官人單愛鈔，不問原被都只要。若是上

司來刷卷，廳上打的鷄兒叫。小官是河南府的縣令是也。今日坐起早衙。張千，看有告狀的着他進來。（張千云）理會的。（李文道同旦上，云）你尋思波。（旦云）我只和你見官去。（李文道云）我和你見官去來。冤屈也！（孤云）拿過來。（張千云）當面。（孤做跪科）（張千云）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來告的都是衣食父母。（張千喝旦跪科）（孤云）你兩個告甚麼？（李文道云）小人是本處人氏，嫡親的五口兒。這個是我嫂嫂，小人是李文道。有個哥哥李德昌，去南昌做買賣回來，利增百倍。當日來家，嫂嫂養着奸夫，合毒藥殺死親夫。大人可憐見，與小人做主咱。（孤云）我問你，你哥哥死了麼？（李文道云）死了。（孤云）死了罷，又告甚麼？（張千云）大人，你與他整理。（孤云）我那裏會整理？你與我去請外郎來。（張千云）外郎安在？（丑扮令史上）（詩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麵；水麵打一和，糊塗成一片。小人是蕭令史，正在司房裏攢造文書，只聽得一片聲叫，我料着又是官人整理不下甚麼詞訟，我去見來。（令史見犯人科，云）這廝我那裏曾見他來？哦，這廝是那賽盧醫。我昨日在他門首借條板櫈也借不出來，今日也來到我這衙門裏。張千，拿下去打着者。（張拿科，李做舒三個指頭科，云）令史，我與你這個。（令史云）你那兩個指頭瘸？（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這樁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語。你告甚麼？原告是誰？（李文道云）小人是原告。（令史云）你是原告，說你那詞因來。（李文道云）小人是本處人氏，是李文道。有個哥哥是李德昌，去南昌做買賣，利增百倍還家。俺嫂嫂有奸夫，合毒藥殺俺哥哥。令史，與我做主咱。（令史云）是實麼？畫了字者。張千，拿過那婦人來。兀

那婦人，你怎生藥殺丈夫？從實招來！（旦云）大人可憐見。小婦人是劉玉娘。俺男兒是李德昌，南昌做買賣回來，在城外五道將軍廟中染病，妾身尋了個頭口，直至廟中，問着不言語。取到家中，七竅迸流鮮血，驀然氣絕而死。妾身喚小叔叔來問他，小叔叔說妾身有奸夫，妾身是兒女夫妻，怎下的藥殺男兒？大人，妾身並無奸夫。（令史云）不打也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打科）（令史云）你招了罷！（旦云）小婦人並無奸夫。（令史云）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張千又打科）（旦云）住住住。我待不招來，我那裏受的這等拷打，我且含糊招了罷。是我藥殺俺男兒來。（孤云）你休招，招了就是死的了也。（令史云）他既招了，將枷來枷了，下在死囚牢中去。（孤云）張千，取枷來，上了枷者。（張千云）枷上了，下在牢中去。（旦云）天那，誰人與我做主也呵！（下）（孤云）令史，你來，恰纔那人舒着手，與了你幾個銀子？你對我實說。（令史云）不瞞你說，與了五個銀子。（孤云）你須分兩個與我。（同下）

校記

〔一〕『我則這等也要所算他哩』，原無，今據上文文意從脈望館本補。

〔二〕『（高山云）我自家說話來。（旦云）你這般說話，不走了人家父子？過一邊去，好有年無德也！』數句原無，從脈望館本補。

〔三〕『（高山云）你休問我，我有年無德。（旦云）老的，』原無，從脈望館本補。

〔四〕『（高山云）我去，走了你家父子。（旦云）來

鋪兒裏說話咱。』原無，從脈望館本補改。〔五〕『恰好都還了我也。』原無，從脈望館本補。〔六〕『倅兒』原作『倅兒上』，因上文已有『旦同倅兒上』，從脈望館本刪。〔七〕『桌』原作『車』，誤；從酌江集本改。〔八〕『李文道』原無，據文意及酌江集本補。〔九〕『雜』原作『淨』，因楔子中已有淨扮李文道，後又無改換角色的說明，從酌江集本改。

第三折

（外扮府尹引張千上）（詩云）濫官肥馬紫絲韁，猾吏春衫簌地長。稼穡不知誰壞却，可教風雨損農桑。老夫完顏女直人氏。完顏者姓王，普察姓李。老夫自幼讀書，後來習學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會。〔一〕爲俺祖父多有功勛，因此上子孫累輩承襲，爲官爲將。這河南府官濁吏弊，往往陷害良民；聖人親筆點差老夫爲府尹，因老夫除邪秉正，敕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老大上任三個日頭，今日陞廳，坐起早衙，怎生不見掌案當該司吏？（張千云）當該司吏，大人呼喚！（令史上，云）來了！來了！（見科）（府尹云）你是司吏？（令史云）小的是。（府尹云）兀那廝，你聽者：聖人爲你這河南府官濁吏弊，敕賜老夫勢劍金牌，先斬後奏。若你那文卷有半點差錯，着勢劍金牌，先斬你那驢頭！有合僉押的文書，拿來我僉押。（令史云）有有有，就把這一宗文卷大人看。（府尹看科，

云）這是那一起？（令史云）這是劉玉娘藥死親夫，招狀是實，則要大人判個斬字。（府尹云）劉玉娘因奸藥死丈夫，這是犯十惡的罪，爲何前官手裏不就結絕了？（令史云）則等大人到來。（府尹云）待報的囚人在那裏？（令史云）見在死囚牢中。（府尹云）取來，我再審問。（令史云）張千，去牢中提出劉玉娘來。（張千云）理會的。（旦上云）哥哥喚我做甚麼？（張千云）你見大人去。（令史云）兀那婦人，如今新官到任，問你，休說甚麼；你若胡說了，我就打死你！張千，押上廳去。（張千云）犯婦當面。（旦跪科）（府尹云）則這個便〔三〕是那待報的女囚？（令史云）則他便是。（府尹云）兀那女囚，你是劉玉娘？你怎生因奸藥死丈夫？恐怕前官枉錯了，你有不盡的言詞，從實說來，我與你做主咱。（旦云）小婦人無有詞因。（府尹云）既他囚人口裏無有詞因，則管問他怎麼？將筆來，我判個斬字，押出市曹，殺壞了者。（張千押旦出科）（旦云）天也！誰人與我做主也呵！（正末扮張鼎上，云）自家姓張名鼎，字平叔，在這河南府做着個六案都孔目，掌管六房事務。奉相公台旨，敎我勸農已回。今日陞廳坐衙，有幾宗合僉押的文書，相公行僉押去。我想這爲吏的扭曲作直，舞文弄法，只這一管筆上，送了多少人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這些時，曹司裏有些勾當，我這裏因僉押離了司房。我如今身躭受公私利害，筆尖注生死存亡。詳察這生分女，作歹爲非；更和這忤逆男，隨波逐浪。我可又奉官人委付將六案掌，有公事怎敢倉皇；則聽的鼕鼕傳擊鼓，偌偌報擡箱。

【逍遙樂】我則擡頭觀望，官長陞廳，靜悄悄有如聽講。我索整頓了衣裳，正行中舉目參詳：見雄糾糾公人如虎狠，推擁着個得罪的婆娘。則見他愁眉淚眼，帶鎖披枷，莫不是競土爭桑？

（云）則見稟墻外，一個待報的犯婦，不知爲甚麼，好是凄慘也呵！（唱）

【金菊香】我則見濕浸浸血汚了舊衣裳，多應是磣可可的身躭着新棒瘡。更那堪死囚枷壓伏的駝了脊梁。他把這粉頸舒長，傷心處，淚汪汪。

（云）你看那受刑的婦人，必然寃枉，帶着枷鎖，眼淚不住點兒流下。古人云：人之善惡，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又云：觀其言而察其行，審其罪而定其政。〔三〕（唱）

【醋葫蘆】我孜孜的覷了一會，明明的觀了半晌。我見他不平中把心事暗包藏。婆娘家怎生犯這般歹勾當〔四〕，偏惹得帶枷吃棒。休休休，道不的自己枉着忙。

【么篇】我這裏慢慢的轉過兩廊，遲遲的行至稟堂；他那裏哭啼啼口內訴衷腸，我待兩三番推阻不問當。（張千云）劉玉娘，你告這個孔目哥哥，他與你做主。（旦扯住正末衣科，云）哥哥，救我咱！（正末唱）他緊拽定衣服不放，不由咱不與你做商量。

（云）張千，把那婦人喚至跟前，我問他。（張千云）劉玉娘，近前來。（旦跪科）（正末云）兀那婦人，

說你那詞因我聽咱。（旦訴詞云）哥哥停嗔息怒，聽妾身從頭分訴。李德昌本爲躲災，販南昌多有錢物。他來到廟中困歇，不承望感的病促。到家中七竅內迸流鮮血，知他是怎生服毒。進入門當下身亡，慌的我去叫小叔叔。他道我暗地裏養着奸夫，將毒藥藥的親夫身故。不明白拖到官司，吃棍棒打拷無數。我是個婦人家，怎熬這六問三推，葫蘆提屈畫了招伏。我須是李德昌綰角兒夫妻，怎下的胡行亂做。小叔叔李文道暗使計謀，我委實的銜冤負屈！（正末云）兀那婦人，我替你相公行說去。說准呵，你休歡喜；說不准呵，休煩惱。張千，且留人者。（張千云）理會的。（末見府尹〔三〕科，云）大人，小人是張鼎，替大人下鄉勸農已回，聽的大人陞廳坐衙，有幾宗合僉押文書，請相公僉押。（府尹云）這個便是六案都孔目張鼎，這人是個能吏。有甚麼合稟的事，你說。（正末遞文書科）（府尹云）這是甚麼文書？（正末唱）

【金菊香】這的是打家劫盜勘完的贓，這個是犯界茶鹽取定的詳。這公事正該咱一地方。這個是新下到的符樣，這個是官差納送遠倉糧。

（府尹云）這宗是甚麼文卷？（正末唱）

【醋葫蘆】這的是沿河道便蓋橋，這的是隨州城新置倉。這的是王首和那陳立賴人田莊，這的是張千歐打李萬傷。（帶云）怕官人不信呵，（唱）勾將來對詞供狀。這的是王阿張數次罵街坊。

（府尹云）再無了文卷也？（正末云）相公，再無了。（府尹云）都着有司發落去。張鼎，與你十個兔

帖，放你十日休假，假滿之後，再來辦事。（正末云）謝了相公。（做出門科）（張千云）孔目哥哥，這件事曾說來麼？（正末云）我可忘了也。（唱）

【幺篇】又不是公事忙，不由咱心緒穰。若有那大公事，失誤了惹下災殃。這些兒事務，你早不記想，早難道貴人多忘。張千呵，且教他暫時停待莫慌張。

（云）我只稟事，忘了，我再向大人行說去。（張千云）哥哥可憐見，與他說一聲。（正末再見科）（府尹云）張鼎，你又來說甚麼？（正末云）大人，恰纔出的衙門，只見稟墻外有個受刑婦人，在那裏聲寃叫屈。知道的是他貪生怕死，不知道的，則道俺衙門中錯斷了公事。相公，試尋思波。（府尹云）這樁事是前官斷定，蕭令史該房。（正末云）蕭令史，我須是六案都孔目，這是人命重事，怎生不教我知道？（令史云）你下鄉勸農去了，難道你一年不回，我則管等着你？（正末云）將狀子來我看。（令史云）你看狀子。（正末看科，云）『供狀人劉玉娘，見年三十五歲，係河南府在城錄事司當差民戶。有夫李德昌，將帶資本課銀一十錠，販南昌買賣。前去一年，並無音信。至七月內，有不知姓名男子一個來寄信，說夫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中染病，不能動止。玉娘聽言，慌速雇了頭口，直至城南廟中，扶策到家，入門氣絕，七竅迸流鮮血。玉娘卽時報與小叔叔李文道。有小叔叔說玉娘與奸夫同謀，合毒藥藥殺丈夫。所供是實，並無虛揑。』相公，這狀子不中使。（令史云）買不的東西，可知不中使。（正末云）四下裏無墻壁。（令史云）相公在露天坐衙哩。（正末云）上面

都是窟籠。（令史云）都是老鼠咬破的。（正末云）相公不信呵，聽張鼎慢慢說一遍。（府尹云）你說我聽。（正末云）『供狀人劉玉娘，年三十五歲，係河南府在城錄事司當差民戶。有夫李德昌，將帶資本課銀一十錠，販南昌買賣。』這十錠銀，可是官收了？苦主收了？（令史云）不曾收。（正末云）這個也罷。『前去一年，並無音信。於七月內有不知姓名男子，前來寄信。』相公，這寄信人多大年紀？曾勾到官不曾？（令史云）不曾勾他。（正末云）這個不曾勾到官，怎麼問得？又道：『夫主李德昌，在五道將軍廟中染病，不能動止。玉娘聽說，慌速僱了頭口，到於城南廟中，扶策到家，入門氣絕，七竅迸流鮮血。玉娘即時報與小叔叔李文道。小叔叔說玉娘與奸夫同謀。』相公，這奸夫姓張？姓李？姓趙？姓王？曾勾到官不曾？（令史云）若無奸夫，就是我。（正末云）『合毒藥藥殺丈夫。』相公，這毒藥在誰家合來？這服藥好歹有個着落。（令史云）若無人合這藥，也就是我。（正末云）相公，你想波：銀子又無，寄信人又無，奸夫又無，合毒藥人又無，謀合人又無：這一行人都無，可怎生便殺了這婦人？（府尹云）蕭令史，張鼎說這文案不中使。（令史云）張孔目，你也多管，干你甚麼事？（正末云）蕭令史，我與你說，人命事關天關地，非同小可。古人云：繫獄之囚，日勝三秋。外則身苦，內則心憂。或笞或杖，或徒或流，掌刑君子，當以審求。賞罰國之大柄，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賞，勿以怒而加刑。喜而增賞，猶恐追悔；怒而加刑，人命何辜？這的是〔六〕霜降始知節婦苦，雪飛方表竇娥寃。（唱）

【幺篇】早是這爲官的性忒剛，則你這爲吏的見不長，則這一樁公事總荒唐。那寄信人怎好不細訪，更少這奸夫招狀；（帶云）相公，你想波。（唱）可怎生葫蘆提推擁他上雲陽？

（令史云）大人，張鼎罵你葫蘆提也！（府尹云）張鼎，是誰葫蘆提？（令史云）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張鼎，是誰葫蘆提也！（正末跪科）小人怎敢？（府尹云）〔七〕張鼎，這劉玉娘因奸殺夫，是前官斷定的文案，差錯是蕭令史該管，你怎生說老夫葫蘆提？我理任三日，就說我葫蘆提，這以前，須不是我在這裏爲官。兀那廝，近前來，這樁事就分付與你，三日便要問成；問不成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哎，（詞云）你個無端的賊吏奸猾，將老夫一謎裏欺壓。劉玉娘因奸殺夫，須則是前官問罷。你道是文卷差遲，你道是其中有詐：合毒藥是李四張三？養奸夫是趙二王大？寄信人何姓何名？謀合人或多或寡？不由俺官長施行，則隨你曹司掌把。你對誰行大叫高呼，公然的沒些懼怕。我吩咐你這宗文卷，更限着三日嚴假；則要你審問推詳，使不着舞文弄法。你問的成呵，我與你寫表章，騎驛馬，呈都省，奏聖人，重重的賜賞封官；問不成呵，將你個賽隨何，欺陸賈，挺曹司，翻舊案，赤瓦不刺海猢孫頭，嘗我那明晃晃勢劍銅鍘！（下）（令史云）左右你的頭硬，便試一試銅鍘，也不妨事。（詩云）得好休時不肯休，偏要立限當官決死囚。正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下）（正末云）張鼎，這是你的不是了也！（唱）

【後庭花】攬這場不分明的腌勾當，今日將平人來無事講。你早則得福也蕭司吏，則被你送

了人也劉玉娘。我這裏自斟量：則俺那官人要個明降，這殺人的要見傷，做賊的要見贓，犯奸的要見雙。一行人，怎問當？

【雙雁兒】多則是沒來由葫蘆提打關防，待推辭早承向。〔八〕眼見得三日時光如反掌，教我待不慌來怎不慌，待不忙來怎不忙？

（云）張千，將劉玉娘下在死囚牢中去。（張千云）理會的。（正末唱）

【浪裏來煞】那劉玉娘罪責虛，蕭令史口諍強。我把那銜寃負屈是非場，離家枉死李德昌，知他來怎生身喪，我直教平人無事罪人償。（下）

校記

〔一〕『習學十八般武藝，無有不會。』原作『習武』，今從脈望館本補改，文意更明。　〔二〕『便』原無，從酌江集本補。　〔三〕『人之善惡』，原作『存乎人者』，從脈望館本改。『定其政』後脈望館本比底本多數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底本第四折張鼎的說白亦有此數句，故此處仍按底本。　〔四〕『犯這般歹勾當』，原作『遭這般寃屈網』，從脈望館本和酌江集本改。　〔五〕『府尹』原無，從酌江集本補。　〔六〕『這的是』後脈望館本比底本多『耕牛爲草遭鞭打，啞婦傾杯惹禍殃』二句，仍從底本。　〔七〕『府尹云』下脈望館本比底本多『我纔理任三日，你說我葫蘆提，我這三年不在這裏爲理。這的是：君子得寵恐懼，小人得寵力勇。我一頭地下

馬，說個六案孔目張鼎，那個人儒吏皆通，行止端正，奉公守法，正直無私，好生能幹。你將來的文書，我不曾搜檢你的，隨手僉押』數句，今仍從底本。〔六〕此二句脈望館本作『空着我沒來由葫蘆打關防，待推辭來怎奈何。』仍從底本。元刊本無此曲。

第四折

（正末上，云）自家張鼎是也。奉相公台旨，與我三日假限，若問成呵，有賞；問不成呵，教我替劉玉娘償命。張鼎，這是你的不是了也！（唱）

【中呂·粉蝶兒】投至我勘問出強賊，早憂愁的寸腸粉碎。悶懨懨廢寢忘食，你教我怎研窮，難決斷，這其間詳細。索用心機，要搜尋百謀千計。

【醉春風】我好意兒勸他家，將一個惡頭兒揣與自己。原來口是禍之門。張鼎也，你今日個悔，悔！則要你那萬法皆明，出脫的衆人無事，全在你寸心不昧。

（云）張千，押過那劉玉娘來。（張千云）理會的。犯婦當面。（旦跪科）（正末唱）

【叫聲】虎狼似惡公人，可撲魯擁推、擁推、堦前跪。我則見喑着氣、吞着聲、把頭低。

（云）張千，且疏了他那枷者。（張千云）理會的。（做卸枷科，旦起身拜，云）謝了孔目。我改日送

燒餅盒兒來。（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去了呵，我替你男兒償命那？（旦云）我則道饒了我來。（正末云）兀那婦人，你說你那詞因來。若說的是呵，萬事罷論；若說的不是呵，張千，准備下大棒子者。（唱）

【喜春來】你道是銜寃負屈吃盡虧，則你這致命圖財本是誰？直打的皮開肉綻悔時遲，不是我強羅織，早說了是便宜。

（旦云）孔目哥哥，打死孩兒，也則是屈招了。（正末唱）

【紅綉鞋】我領了嚴假限一朝兩日，你恰纔支吾到數次十回，又惹場六問共三推。聽了你一篇話，全無有半星實，我跟前怎過得？

【迎仙客】比及下拶指，先浸了麻槌，行杖的腕頭加氣力。直打得紫連青，青間赤，枉惹得棍棒臨逼，待悔如何悔！

（旦云）便打殺我，則是屈招了也。（正末唱）

【白鶴子】你道是便死呵則是屈，硬抵對、不招實。（帶云）我不問你別的，（唱）則問你出城時主何心？則他那入門死因何意？

（云）兀那婦人，我問你：（唱）

【幺篇】莫不他同買賣是新伴當？（旦云）我不知道。（正末唱）莫不是原茶酒舊相知？他可也怎生來寄家書，因甚上通消息？

（旦云）孔目哥哥，我忘了那個人也。（正末云）你近前來，我打與你個模樣兒。（旦云）日子久了，我忘了也。（正末唱）

【幺篇】那廝身材是長共短？肌肉兒瘦和肥？他可是面皮黑、面皮黃？他可是有髭髣、無髭髣？

（旦云）我想起些兒也。（正末云）慚愧！聖人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唱）

【幺篇】投至得推詳出賊下落，搜尋的案完備；兀的不熬煎的我鬢斑白，煩惱的我心腸碎！

（云）兀那婦人，（唱）

【幺篇】莫不是身居在小巷東，家住在大街西？他可是甚街巷，甚莊宅？何〔二〕姓字，何名諱？

（云）我再問你咱。（唱）

【幺篇】莫不是買油麵爲節食？莫不是裁段匹作秋衣？我問你爲何事離宅院？有甚幹來城內？

(云)張千，明日是甚日？(張千云)明日是七月七。(旦云)孔目哥哥，我想起來也！當年正是七月七，有一個賣魔合羅的寄信來；又與了我一個魔合羅兒。(正末云) 兀那婦人，你那魔合羅有也無？如今在那裏？(旦云)如今在俺家堂閣板兒上放着哩。(正末云)張千，與我取將來。(張千云)理會得。(做行科云〔三〕)我出的這門來，到這醋務巷問人來，這是劉玉娘家裏。我開開這門，家堂閣板上有個魔合羅，我拿着去。出的這門，來到衙門也。孔目哥哥，兀的不是個魔合羅兒？(正末云)是好一個魔合羅兒也！張千，裝香來。魔合羅，是誰圖財致命？李德昌怎生入門就死了？你對我說咱。(唱)

【叫聲】你曾把愚癡的小孩提，教誨、教誨的心聰慧。若把這寃屈事說與勘官知；

【醉春風】不強似你教幼女演裁縫，勸佳人學綉刺。要分別那不明白的重刑名，魔合羅，全在你，你。若出脫了這婦銜寃，我教人將你享祭，煞強如小兒博戲。

(云)魔合羅，你說波，可怎不言語？想當日狗有展草之恩，馬有垂韁之報，禽獸尚然如此，何況你乎？你既教人撥火燒香，你何不通靈顯聖？可憐負屈銜寃鬼，你指出圖財致命人。(唱)

【滾綉球】我與你曲灣灣畫翠眉，寬綽綽穿絳衣，明晃晃鳳冠霞帔，妝嚴的你這樣何爲？你若是到七月七，那其間乞巧的，將你做一家兒燕喜；你可便顯神通，百事依隨。比及你露十指玉笋穿針綫，你怎不啓〔三〕一點朱唇說是非，教萬代人知？

（云）魔合羅，是誰殺了李德昌來？你對我說咱！（唱）

【倘秀才】枉塑你似觀音像儀，怎無那半點兒慈悲面皮？空着我盤問你，你將我不應對。我徹上下，細觀窺，到底。

（正末做見字科，云）有了也！（唱）

【蠻姑兒】我則道在那壁，原來在這裏。誰想這底座兒下包藏着殺人賊。呼左右，上堦基，誰把高山認的？

（云）張千，你認的高山麼？（張千云）我認的。（正末云）你與我一步一棍打將來。（張千云）理會的。我出的衙門來，試看咱。（高山上云）我去城裏討魔合羅錢去咱。（張千做拿高科，云）快走，衙門裏等你哩。（高山云）哎呀，打殺我也！（做見正末〔丑〕跪科）（正末云）你便是那高山？（高山云）是便是，不知犯甚罪，被這廝流水似打將來。（正末云）兀那老子，你曾與人寄信來麼？（高山云）老漢自小有三戒：一不作媒，二不做保，三不寄信。我不曾與人寄信。（正末云）着這老子畫了字者。（高山云）我不曾寄信，教我畫什麼字？（正末云）兀那老子，這魔合羅是誰塑的？（高山云）是我塑的。（正末云）着那婦人出來。（旦見高云）老的，你認的我麼？（高山云）姐姐？你敢是劉玉娘？你那李德昌好麼？（旦云）李德昌死了也！（高山云）死了也？到是一個好人來。（正末云）可不道你不曾寄信？（高山云）我則寄了這一遭兒。（正末云）兀那老子，你怎生圖財致命了李德昌？

你從實招來！（高山訴詞云）聽我老漢一一說眞實，孔目哥哥自思憶。去年時遇七月七，來到城裏覓衣食。行到城南五道廟，慌忙合掌去參謁。忽然有個李德昌，正在廟中染病疾。哭哭啼啼相煩我，因此替他傳信息。一生破戒只這遭，誰想回家救不得。老漢擔裏無過魔合羅，並沒一點砒霜一寸鐵；〔六〕怎把走村串疃貨郎兒，屈勘做了圖財致命殺人賊！（正末云）兀那老子，你與我實訴者。（高山云）正面兒的頭戴鳳翅盔，身穿鎖子甲，手裏仗着劍。左壁廂一個戴黑樓兜子，身穿着綠襴，手拿着一管筆，挾着個紙簿子。右壁廂一個青臉撩牙，朱紅頭髮，手拿着狼牙棒。（正末云）那個不是泥的？（高山云）你叫我實塑。（正末云）張千，與我打這老子！（張千做打科）（正末唱）

【快活三】魔合羅是你塑的，這高山是你名諱，今日個併贓拿賊更推誰？你剗地硬抵着頭皮兒對。

【鮑老兒】須是你藥殺他男兒，又帶累他妻。呀！你暢好會使拖刀計。濛一個瓦塊兒在虛空裏，怎生住的？呀！到了呵須按實田地。不要你狂言詐語，花唇巧舌，信口支持；則要你依頭縷當，分星劈兩，責狀招實。

（高山云）孔目哥哥，休道招狀；我等身圖也敢畫與你。（做畫字科）（正末云）兀那老子，你近前來，我問你波。（唱）

【古鮑老】他恰纔數說半日，依本分話兒有道理。恰參詳了一會，干刺個這人有暗昧。則這

婆娘屈，可更這漢虛，是他官司逼。海！注着咱命裏，勘不出其中情意，張鼎索躭干繫。〔七〕

【鬼三台】你和他從頭裏傳消息，沿路上曾撞着誰？（高山云）我不曾撞着人。（正末云）兀那老子，比及你見劉玉娘呵，城中先見誰來？（高山云）我想起來也！我入的城來，撒了一胞尿。（正末云）誰問你這個來？（高山云）我入城時，曾問人來，那人家門首吊着個龜蓋。（正末云）敢是鱉殼？（高山云）直這等鱉殺我也！他那門前，又有個石船。（正末云）敢是石碾子？（高山云）若是碾着，骨頭都粉碎了。我見裏面坐着個人，那廝是個獸醫。（正末云）敢是個太醫？（高山云）是個獸醫。（正末云）怎生認的他是獸醫？（高山云）既不是獸醫，怎生做出這驢馬的勾當？他叫做甚麼賽盧醫。（正末云）劉玉娘，你認的賽盧醫麼？（旦云）他就是我小叔叔。（正末云）你叔嫂可和睦麼？（旦云）俺不和睦。（正末唱）聽言罷，悶漸消，添歡喜。這官司纔是實。呼左右，問端的，這醫人與誰相識？（云）張千，將這老子打上八十，爲他不應塑魔合羅，打着者！（張千打科，云）六十，七十，八十，搶出去。（高山云）哥哥爲甚麼打我這八十？（張千云）爲你不應塑魔合羅。（高山云）塑魔合羅打了八十，若塑個金剛，就割下頭來。（下）（正末云）張千，將劉玉娘提在一壁，你與我喚將賽盧醫來。（張千云）我出的這衙門來，這個門兒就是。賽盧醫在家麼？（李文道上，云）誰喚哩？我開門看咱。哥哥，叫我怎的？（張千云）我是衙門張千，孔目哥哥相請。（李文道云）咱和你去來。（張千云）到也，我先過去。（報科）賽盧醫來了也。（正末云）着他進來。（見科）（李文道云）孔目哥哥，叫我有何事？（正末云）老相公夫人染病，這是五兩銀子，權當藥資，休嫌少。（李文道云）要什麼藥？（正

末唱）

【剔銀燈】他又不是多年舊積，則是些冷物重傷了脾胃。則你那建中湯我想也堪醫治。你則是加些附子當歸。（李文道云）我隨身帶着藥，拿與老夫人吃去。（張千云）將來，我送去。（做送藥回科）（正末與張千做耳暗科，云）張千，你看老夫人吃藥如何？（張千云）理會的。（下，隨上云）孔目哥哥，老夫人吃了藥，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正末云）賽盧醫，你聽得麽？老夫人吃下藥，七竅迸流鮮血死了也。（李文道慌科，云）孔目哥哥，救我咱！（正末云）我如今出脫你，你家裏有甚麽人？（李文道云）我有個老子。（正末云）多大年紀了？（李文道云）俺老子八十歲了。（正末云）老不加刑，則是罰贖。賽盧醫，你若捨的你老子，我便出脫的你；你若捨不的呵，出脫不的你。（李文道云）謝了哥哥。（正末云）我如今說與你：我便道：『賽盧醫。』你說：『小的。』我便道：『誰合毒藥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道：『誰生情造意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道：『誰拿銀子來？』你便道：『是俺老子來。』我便道：『不是你麽？』你便道：『並不干小的事。』你這般說，纔出脫的你。（李文道云）謝了哥哥。（正末云）張千，你着他司房裏去。你與我一步一棍，打將那老子來者。（唱）那老子我親身的、問他是實。（帶云）張千，（唱）你只道見有人當官來告執。

【蔓青菜】你說道是新刷卷的張司吏，一徑的將你緊勾追，教我火速來喚你。但若有分毫不遵依，你將他拖向囚牢內。

（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老李在家麽？（李彥實上，云）是誰喚我哩？（張千云）衙門裏喚你哩。（李彥實云）我和你去來。（李老做見正末科，云）喚老漢有甚麽事？（正末云）兀那老子，有人告着你哩。（李彥實云）是誰告我？老漢有甚罪過？（正末云）是你孩兒李文道告你，你不信，須認的他聲音也。（唱）

【窮河西】誰向官中指攀着伊，是你那孝子曾參賽盧醫。又不是恰纔新認義，須是你親侄。哎，老醜生無端忒下的。

（李彥實云）我不信，李文道在那裏？（正末云）你不信，聽我叫賽盧醫。（李文道云）小的有。（正末云）誰合毒藥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誰生情造意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誰拿銀子來？（李文道云）是俺父親來。（正末云）都是誰來？（李文道云）並不干我事，都是俺父親來。（正末云）兀那老子，快快從實招來！（李彥實云）哥哥，這都是他做的事，怎麽推在我老子身上？（正末云）既是他，你畫了字者。（李老畫字科）（張千云）他畫了字也。我開開這門。（李老打文道科，云）藥殺哥哥也是你，謀取財物也是你，強逼嫂嫂私休也是你，都是你來，都是你來！（李文道云）不是，我招的是藥殺夫人的事。（李彥實云）呀！我可將藥殺哥哥的事都招了也！（李文道云）招了，咱死也！老弟子孩兒！（正末唱）

【柳青娘】只着這些兒見識，瞞過這老無知。却不你千悔萬悔，潑水在地怎收拾。諕的個黃

甘甘臉兒如地皮。可不道：一言既出，便有駟馬難追。已招伏，怎改易，要承抵。

【道和】方知端的，知端的，虛事不能實。忒蹺蹊，教俺教俺難根緝，教俺教俺躭干繫。使心機，啜賺出是和非。難支吾，難支對，難分說，難分細。那些那些咱歡喜，咱伶俐，一行人個個服情罪。若非若非有天理，這當堂假限剛三日，可不的勢劍倒是咱先吃！

（云）一行人休少了一個，跟我見相公去來。（府尹上，云）張鼎，問的事如何？（正末云）問成了也。請相公下斷。（府尹云）這樁事老夫已明知了也。一行人聽我下斷：本處官吏不才，杖一百永不敘用。李彥實主家不正，杖八十，年老罰鈔贖罪。劉玉娘供明無事，守家私旌表門庭。李文道謀殺兄長，押赴市曹處斬。老夫分三個月俸錢，重賞張鼎。（詞云）奉聖旨賜賞遷陞，張孔目執掌刑名。劉玉娘供明無事，守家私旌表門庭。潑無徒敗倫傷化，押市曹正法嚴刑。（衆〔九〕拜謝科，云）感謝相公！（正末唱）

【煞尾】想兄弟情親如手足，怎下的生心將兄命虧？我將殺人賊斬首在雲陽內，還報的這銜冤負屈鬼。（同下）〔一〇〕

題目

李文道毒藥擺哥哥

蕭令史暗裏得錢多

正名　高老兒屈下河南府
張平叔智勘魔合羅

校記

〔一〕『甚街巷，甚莊宅』原作『甚坊曲，甚莊村』，從脈望館本改，順暢押韻。　〔二〕『云』字原無，從慣例補，下同。〔三〕『啓』字原作『起』，從脈望館本改。　〔四〕『高』字原無，從酌江集本補。　〔五〕『正末』原無，從脈望館本補。　〔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老漢又不是威凜凜胖大胡漢，又不是人中第一』，仍從底本。　〔七〕〔古鮑老〕一曲原缺，從元刊本、脈望館本補。　〔八〕『將家財永遠爲主』一句原無，因下文有『守家私旌表門庭』之句，從脈望館本補。　〔九〕『衆』原作『旦』，從脈望館本改。　〔一〇〕『(同下)』原無，從酌江集本補。

附錄

新刊關目張鼎智勘魔合羅

楔子

（正末同旦上，云）自家李德昌〔一〕便是，妻劉氏，有個小孩兒，嫡親三口兒在這河南府居住，開着個絨綫鋪。有叔叔李伯英，與叔伯弟兄李文鐸，開着個生藥鋪，對着門住。如今我往南昌做買賣去，渾家在意看家咱。（旦云住）（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你叔嫂從來情〔三〕性乖，因此上將伊曾勸來。休閑惱，莫傷懷，照管這家私裏外，好覷付小嬰孩。

【幺篇】男子爲人須掙揣，如今向他鄉做買賣。你則管淚盈腮，多不到半載，但得利便回來。（下）（旦下）

校記

〔一〕『李德昌』原作『李得昌』，同音借用，從各本改。

〔二〕『情』原作『清』，筆誤，從各本改。

第一折

（旦、外一折）〔一〕（末擔砌末上，云）從南昌買賣回來，這裏離家有十里田地。早起天晴，如今

陡〔三〕恁的好雨，衣裳行李〔三〕都濕了，且是無躲雨處。（唱）

【仙呂·點絳唇】七月才初，孟秋時序，猶存暑。穿着這單布衣服，怎遮懸麻雨？

【混江龍】連連不住，荒郊一望水模糊。只見雨迷山岫，雲閉青虛。雲氣重如倒懸東大海，雨勢大似番合洞庭湖。滿眼無歸路，黑洞洞雲迷四野，白漭漭水淹長途。

【油葫蘆】便似畫俺在瀟湘水墨圖，淋得俺濕漉漉，顯那吉颩古堆波浪渲〔四〕成渠。吸留忽浪水流乞留屈呂路，失留疎剌風擺奚留急了樹，乞紐忽噥泥匹噥撲答淤。急張拘住慢行早尺留出呂去，我只索滴留滴列整身軀。

【天下樂】百忙的麻鞋斷了蕊，難行，窮對付。扯的蒲包上綵〔五〕麻且拴個住。淋的我頭怎抬，脚怎舒，眼巴巴沒是處。

【哪吒令】恨不得七里八步，那裏敢十歇九住，避不得千辛萬苦。意緊急，心慌速，怎敢猶豫。

【鵲踏枝】則見近高陂，靠長途，驀地擡頭，見座林木，這的是寺宇，知他是廟宇，略而間避雨權居。

（云）是個廟宇，且入去避雨咱。（唱）

【醉中天】拼供床撑門戶，荒野草長階除〔六〕。我捻土焚香畫地爐，拜罷也頻頻覷〔七〕。謝靈神祐護，金鞭指路，交無災殃疾到鄉閭。

【醉扶歸】忙扭拆單袴，再曬濕衣服〔八〕。則怕蓋行李油單有漏處，再把行貨從頭覷。疑怪三四番揩不乾額顱。呆丑生！忘了將濕漉漉頭巾取。

（頭疼科）（唱）

【憶王孫】鹿兒般撲撲撞胸脯，火塊似烘烘燒肺腑〔九〕。莫不是腥臊臭氣把神道觸？我轉思慮，這病，少半兒因風多半是雨。

【金盞兒】淋的不心疏，聽得便眉舒，不朗朗搖響蛇皮鼓。（高山上見了）我出門覷覷，好出落，快鋪謀，有拴頭鎖釵子，壓鬢骨頭梳，有乞〔一〇〕巧泥媳婦，消夜悶葫蘆。

（云）賣貨郎〔一一〕哥哥，你與我寄個信到家，交來接我咱。（外應了）（云住）（正末唱）

【後庭花】安着一片新板闥，〔一二〕住一間高瓦屋，隔壁兒熟食店，對門兒生藥鋪。怕不知處，則問李德昌絨鋪，俺街坊都道與。

【賺煞】〔一三〕是必記心懷，休疑慮，祝付了重還祝付，自己擔疾難去家，或交他借馬尋驢〔一四〕。莫躊躕，這裏又紙筆全無，你去何須要寫書。你個哥哥莫阻，道與俺看家拙婦，交他早些兒

扶策我這病身軀。

（下）（高山下）

校記

〔一〕『旦、外一折』，原作『二、外一折』，從徐本改。因下文載外扮演李文鐸，而據元曲選本第一折開頭，有李文道調戲劉玉娘的情節，『鐸』當爲『道』的訛音，『二』當爲『旦』字上部殘損所致。　〔二〕『陡』原作『陟』，從鄭本、徐本改。　〔三〕『李』原作『里』，從鄭本、徐本改。　〔四〕『浪渲』原作『渲渲』，從各本改。　〔五〕『絿』，原作『頃』，同音借用，從元曲選本、徐本改。　〔六〕『階除』原作『街隅』，與廟宇不合，從元曲選本、徐本改。　〔七〕『覷』原作『瞰』，不合韵，從鄭本、徐本改。　〔八〕『扭』原作『紐』，『袴』原作『侉』，『矚』原作『瞰』，從元曲選本、徐本改。　〔九〕『腑』原作『腹』，從元曲選本、徐本改。　〔一〇〕『乞』原作『吃』，從各本改。　〔一一〕『郎』原作『巾』，從鄭本、徐本改。　〔一二〕『闥』原作『沓』，爲『沓』字殘損所致，爲『闥』的同音借用，從各本改。　〔一三〕〔賺煞〕原作〔尾〕，據曲律從各本改。　〔一四〕『驢』字原無，從各本補。

第二折

（李文鐸上）（高山上見問科）（李文鐸云，下）（高山下）（正末病重上，云）交賣貨郎〔一〕哥哥寄信去，不見來取我，怎生奈何！（唱）

【黃鐘·醉花陰】滿腹內陰陰似刀攪，唏唏的錐鑽額角，忽忽的耳如燒，撒撒增寒，撲撲心頭跳。那些兒最難熬，一陣頭疼似劈碎腦。〔二〕

【喜遷鶯】却待交誰人醫療？奈無人家野外荒郊。想着，則怕歹人來到，不由我心中自懊惱。〔三〕常懷着逢賊盜，的薛薛心驚膽戰，普速速肉跳身搖。

【出隊子】怎這般沒顛沒倒，越將人廝倒撲。一會家陰陰〔四〕心痛若錐挑，一會家忽忽的頭疼似火燒，一會家撒撒增寒如水澆。

【刮地風】眼盼盼的妻兒音信杳，急煎煎心癢難揉，慢騰騰行出靈神廟。（望科）舉目凝眺，猶自未下澀道，恰到檐稍。覺昏沉，剛掙揣，把門緊靠。我則道十分緊閉着，却原來不插拴牢。〔五〕

【四門子】靠着時啞的門開了，仰刺叉吃一交，可知道嚴霜偏殺枯根草，哎喲！又跌着我殘病腰。一陣家疼，一會家焦，莫不錢財物業沒下稍？一會家疼，一會家焦，則把靈神禱告。〔六〕

（李文鐸上）（末害怕科〔七〕）（唱）

【水仙子】呀呀呀，我這裏正覷着，海海海，諕得我悠悠魂魄飄。扯扯扯，將紙錢忙遮，來來來，把泥神緊靠。悄悄悄，他偏掩着，映他他他，走將來展脚舒腰。我我我，再凝眸仔細觀相貌，是是是，我兄弟間別身安樂，休休休，免拜波李文鐸。〔七〕

（外遞藥，末吃科）（唱）

【寨兒令】不是昨宵，則是今朝，被風寒撲的傷着。咽下去心似熱油澆，烘烘燒五臟，忽忽繚三焦。兄弟！這敢不是風寒藥？

【神仗兒】他化的水調，我嘔的咽了，則覺烘的昏迷，可早丕的藥倒。却似烟生七竅，冰浸〔八〕了四梢。海！不承望笑裏藏刀！呀！眼見是喪荒郊！

（外一折下）（正末唱）

【村里迓鼓】這廝好損人安己，不合神道。錢物又不多，要時分明好要，怎生下得交哥哥身天？更做道，錢心重，情分少，枉辱沒殺分金管鮑。〔九〕

【者刺古】身軀被病執縛，難走難逃。咽喉被藥把捉，難訴難學。托青天暗表，恩靈神早報：行善得善，行惡得惡。天呵！莫不是今年災禍招？〔一〇〕

【掛金索】我則道調理風寒，誰想他暗裡藏毒藥。到如今他致命圖財，我正是養着家生肖。

疑怪來時，不將着親嫂嫂。萬代人傳，倒大來惹得關張笑。

【尾聲】應有東西共財寶，一星星不落半分毫。（帶云）海！好情理呵！他緊緊將馬馱將去了。〔二〕（下）

（旦上云）（文鐸上，云住）〔三〕（文鐸告〔三〕到官科）（孤上了，云）（一行上，告住）（孤省會，一行下〔四〕）（旦吃枷了）

校記

〔一〕『郎』原作『巾』，從鄭本、徐本改。　〔二〕『那些兒最難熬，一陣頭疼似劈破腦』二句原放在〔喜遷鶯〕一曲開頭，元曲選本、脈望館本及《盛世新聲》均放於此曲之尾，按曲律，此曲牌當有七句，底本才有五句，故從三本移位。『劈』原作『擘』，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盛世新聲》改。　〔三〕『不由我心中自懊惱』原無，按曲律，〔喜遷鶯〕一曲當有八句，脈望館本、元曲選本、《盛世新聲》均合律，而底本缺一句，從《盛世新聲》補。　〔四〕『陰陰』原作『音音』，從元曲選本及鄭本改。　〔五〕此曲『信』字原無，從各本增。『猶自』原作『由子』，從徐本改。『到』原作『道』，從鄭本、徐本改。『覺昏沉，剛掙揣，把門緊靠』三句原無，與下文難接，且不合律，從元曲選本、《盛世新聲》補。『却原來』原無，從《盛世新聲》補。　〔六〕此曲『開了』原作『閉子』，從各本改。『哎喲』原作『阿要』，從《盛世新聲》改。『錢』字原模糊不清，從各本補。　〔七〕此曲『怕』原作『蛇』，從鄭本、徐本改。『悠悠』原無，不合句法，從元曲選本和脈望館本補。『錢』字原不清，從各本補。『凝眸』原作『疑曉』，從脈望館本趙琦美改筆改。『波』字原無，從元

曲選本、脈望館本、《盛世新聲》補。〔八〕『浸』原作『鳩』，音近似，從元曲選本、脈望館本改。〔九〕此曲曲牌〔村里迓鼓〕原作〔村里迓古〕，元曲選本、《盛世新聲》則作〔節節高〕，爲別名，今從脈望館本改。『沒』原作『末』，從元曲選本。〔一〇〕〔者刺古〕原作〔這刺古〕，據律改。『莫』原作『末』，從元曲選本、脈望館本改。〔一一〕此曲曲牌〔尾聲〕原作〔尾〕，據曲律補。『(帶云)』原無，從鄭本、徐本補。『馱』原作『駝』，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一二〕此處原有『(王大上了)』几字，此劇並無『王大』人物，當是『王大尹』之脫字，而王大尹在第三折才出現，故從徐本移至下折開頭。〔一三〕『告』原作『抱』，從徐本改。〔一四〕『下』原作『一』，從徐本改。

第三折

(王大尹上了)(正末上唱)

【商調·集賢賓】這幾日併迭的有勾當，因僉押離司房。俺倒大來擔公徒利害，筆尖上定生死存亡。更察詳生分女落盜爲非，不孝男趁波逐浪。官人委付將文案掌，有公事豈敢行唐。聽得鼕鼕的陞衙鼓，喏喏的叫攛箱。〔一〕

(見科)(唱)

【逍遙樂】我恰只擡頭觀望，節使升廳，靜悄悄有如聽講。整頓了衣裳，正行中舉目端詳：見

雄糾糾的公人如虎狼，推擁定個得罪的婆娘，只見啼哭垂淚，帶鎖披枷，不知是競土爭桑。〔三〕

【金菊香】只見濕浸浸血汚舊衣裳，多管磣可可身躭新杖瘡，被死囚枷壓的曲了脊梁，把咽喉剛舒，最傷心兩眼淚汪汪。

【醋葫蘆】我恰觀了一會，覷了半晌，則那不行中把寃屈暗包藏。不知婆娘家犯甚歹勾當？直這般帶枷吃棒。休休，不干己事枉聽張。

（旦告科）（正末唱）

【幺篇】我慢慢的過兩廊，他遙遙的映東〔三〕墻，哭啼啼口內訴衷腸。我待兩三番推阻不問當，他緊拽住我衣服不放，不由咱須索廝應昂。

（云）我官人行說了。（見孤住）（正末唱）

【金菊香】這是打家賊勘完贓，這是犯界私鹽寫下拚，這公事正與咱一樣，這是官差納送遠倉糧。〔四〕

【浪裏來】這是沿河道便蓋橋，隨州城新置倉。這是主首陳立置田莊。這是張千毆打王大傷，則好勾將來對詞責狀。這是王阿張數次罵街坊。〔五〕

（押文字了，出）（旦又告了）（正末唱）

【浪裏來】又沒甚公事忙，心緒攘，若有大公事失誤不惹災殃？量這些兒早不將心記想。哎，張鼎！你大古裏貴人多忘，略而聽引莫心忙。〔六〕

（回見孤，說前事了）（孤云住）（正末唱）

【浪裏來】早是爲官的性忒剛，你個做吏的又不見長，這案不完公事不商量。則道干連人背後少一張，更少那奸夫的招狀，怎葫蘆提推擁赴雲陽？

（孤云，下）（正末唱）

【浪裏來煞】那劉玉娘罪責虛，張司吏口非強，把衙寃人提出是非鄉。則那離鄉的屈死李德昌，命歸在何處？我待交平人無過交盜賊償。〔七〕（下）（旦下）

校記

〔一〕此曲曲牌〔商調・集賢賓〕原作〔集賢賓〕，從曲律補。『亡』原脫，從各本補。『升衙鼓』原作『聲衙鼓』，從徐本改。　〔二〕此曲『只』原作『子』；『鎖』字原作『銷』，從各本改。『競』原作『竟』，從元曲選本、鄭本改。　〔三〕『東』原作『秉』，從徐本改。　〔四〕此曲『勘完贓』原作『看完藏』，從各本改。『樣』原作『文』，從元曲選本、徐本改，較押韻。『送』原無，從各本補。　〔五〕此曲曲牌〔浪裏來〕原作〔浪來里〕，從曲律改，下同。第三個『是』字原無，從

元曲選本、徐本補。『毆』字原作『歐』，從各本改。〔六〕『記』原作『旣』，『莫』原作『英』，從各本改。〔七〕此曲曲牌〔浪裏來煞〕原作〔尾〕，從曲律及元曲選本改。『銜』原作『御』，從各本改。『提』原作『搔』；『待』原作『大』，均從鄭本、徐本改。

第四折

（正末上，唱）

【中呂·粉蝶兒】投至我勘問出強賊，憂愁的寸腸粉碎，悶懨懨廢寢忘食。你教我怎推詳，難決斷，不知個詳細。索用心機，要搜尋百謀千計。〔一〕

【醉春風】〔二〕好意的勸他家，惡頭兒揣自己。原來口是禍之門，張鼎呵！却又悔，悔。若要萬法皆明，出脫衆人無事，全在寸心不昧。

（云）將劉玉娘過來。（衆推上住）（正末唱）

【叫聲】虎狼似惡公人，撲魯推擁廳前跪。我則見喑着氣，吞着聲，把頭低。

（云）劉玉娘，你怎生藥殺丈夫來？（旦云住）（正末唱）

【喜春來】你道啣寃負屈贓謀你，則這致命圖財本是誰？你直打得皮開肉綻悔應遲。不是我廝臨逼，早說了是便宜。

【紅綉鞋】我得了嚴假限一朝兩日，你却才支吾到數次十回。你管惹場六問共三推，一樁話沒半星實，我跟前怎過得？〔三〕

（打科）（正末唱）

【迎仙客】比及下撒子，先浸了麻槌。行杖的腕頭着氣力，直打得紫連青，青間赤，惹得棍棒臨逼，待悔如何悔？〔四〕

（旦云了）（正末唱）

【白鶴子】你道便死呵則是屈，硬抵定不招實。則你那出城接主何心？則他陌門死因何意？〔五〕

（旦云住）（正末唱）

【么篇】那下書的是同買賣新伴當？原〔六〕茶酒舊相知？可是怎生上帶家書？因甚通消息？

（云）玉娘，你記〔七〕得那寄信的末？（旦云住）（正末唱）

【幺篇】那廝身材長共短？肌骨瘦和肥？他是面皮黑面皮黃？有髭髣無髭髣？

（旦云住）（正末唱）

【幺篇】莫不身居在小巷東？家住在大街北？甚街巷？甚莊宅？何姓字？何名諱？〔八〕

（旦云住）（末云）孔子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幺篇】投至逼迫出賊下落，搜尋得案完備，敢熬煎〔九〕，我鬢斑白，蒿惱的心腸碎。

（做尋思了）（云）是幾日寄信來？（旦云）是七月七日。〔一〇〕（正末唱）

【幺篇】莫不買油面爲節食？裁綾羅做秋衣？爲何事離宅中？有甚事來城內？

（旦云了）（末云）取那魔〔一一〕合羅來。（取到了）（正末唱）

【叫聲】你曾把愚癡的小孩兒教訓，教訓的心聰慧。你若把這寃屈事，說與勘官知，

【醉春風】不強如你教幼女演裁剜，佳人學綉刺。要分付不明白寃屈重刑名，魔合羅呵！全在你，你。出脫婦人啣寃，我敢交大人享〔一二〕祭，強如着小童博戲。

（末云）馬有垂韁〔一三〕之報，狗有展草之恩，禽獸尚然如此，何況你爲人類。既交人補火添香，何似通靈顯聖。可憐負屈啣寃婦，指出圖財致命人。（唱）

【滾綉球】你曲彎彎畫翠眉，寬綽綽染絳衣，黃烘烘鳳冠霞帔，覷形容仙女合宜。直到七月

七，乞巧的，都將你慶歡享祭，便顯神通百事依隨。比似十指玉笋穿針綫，你敢啓一點朱唇說是非，交萬代人知。〔二四〕

【倘秀才】枉塑下觀音般像儀，沒半點慈悲的面皮，空着我盤問你個魔合羅口無氣。從上下，細觀窺，到底。

（見高山二字科了）（正末唱）

【蠻姑令】我則道在那壁，原〔二五〕來在這裏。誰想底坐下包藏着殺人賊。呼左右，叩階基，那個把高山認的？

（祗候云了）（喚高山見了）（跪住）（末云）你藥殺李德昌來？你快疾招了！（高山云了）（正末唱）

【快活三】魔合羅你做的，高山須是你名諱。併贓〔二六〕拿敗更推誰？剗地硬抵着頭皮諱。

【鮑老兒】須是你藥殺他男兒交帶累他妻，海！你暢好會使拖刀計。濛個瓦兒在空虛裏怎住的。嗏！到底須索着田地。你狂言詐語，花唇巧舌，信口胡題。則要你依頭縷當，分星擘兩，責狀招實。〔二七〕

（高山云）（正末唱）

【古鮑老】他恰纔數說半日，依本分話兒有道理。恰參詳了一會，干刺個這人有暗昧。則這

婆娘屈，可更這漢虛，是他官司逼。海！注着咱命裏，勘不出其中情意，張鼎索躭干繫。〔一九〕

【鬼三臺】從相離，傳消息，沿路上，曾撞着誰？（高山云了）聽言罷，悶漸消，添歡喜，這官司試見的。呼左右，親問端的，這大夫，誰相識？〔二〇〕

（正末云）只除恁的智勘〔二一〕將出來。請李文鐸去。（外云住）（文鐸上見了）（云住）（正末唱）

【剔銀燈】又不是多年舊積，則是些寒冷物重傷脾胃。子那建中湯我想堪醫治，你則多加些附子和當歸。〔二二〕（外與藥了）（末與銀了）（外下）（便喚外上見了）（末云）一頭吃了你藥，險藥殺官人。〔二三〕如今官人着我問你，你依着我者，推你老的，到其間有個覷當。（喚老大夫上了）（末放）（唱）那老子還問他，又便實道與，見有人當官告者。

【蔓青菜】你說道是新刷案的張司吏，一徑的將你緊勾追，交我火速來喚你。〔二四〕但若分毫不依隨，拖入衙門內。

（李伯英上見云住）（正末唱）

【窮河西】你問我誰向官中指攀着伊？是你那孝子曾參賽過盧醫。你又不是恰才新認義，須是你的親姪。哎！老〔二五〕丑生無端忒下的。

（李伯英云）（末云）你孩兒墻那壁，道你合毒藥藥死你親姪兒來。你休諱，我問你兒，聽者。（末問

了）（文鐸指父科了）（伯英云住）（正末唱）

【柳青娘】子着這些兒見識，瞞過這老無知。却不你千悔萬悔，是潑水在地怎收拾？諕的個黃甘甘臉兒如地皮。古語一言既出，方信四馬難追。已招伏，難擘劃，怎支持。

【道和】却則端的，端的，虛事不能實。忒蹺蹊，交俺交俺難根緝。天交張鼎忽使機，脫災危，啜脫出是和非。難支吾，難支對，難分說，難分細。那些那些咱歡喜，那些那些咱伶俐。一行人取情招伏訖，那些那些他愁慼。當初指望成家計，到如今番做得落便宜。〔三五〕

【煞尾】〔三六〕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勸君休將神天昧。善惡事休言不報，恰須是，只爭個來早共來遲。（下）

校記

〔一〕〔中呂·粉蝶兒〕一曲原無，按曲律，中呂套首曲用〔粉蝶兒〕，次曲方爲〔醉春風〕，故從脈望館本補。

〔二〕〔醉春風〕原作〔子母調醉春風〕，據曲律無此曲牌，從各本改。

〔三〕此曲『回』原作『迴』，『跟』原作『根』，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

〔四〕此曲『腕』原作『脘』，『悔』原作『晦』，從各本改。

〔五〕此曲曲牌『鶴』原作『鳩』，按曲律從各本改。『抵』原作『砥』，從各本改。

〔六〕『原』字原作『元』，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

〔七〕『記』原作『既』，從鄭本、徐本改。

〔八〕此〔幺篇〕第三曲，元曲選本、脈望館本均放在下一支〔幺篇〕的後面。『小』原

作『子』，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九〕『熬』原作『懊』，從各本改。〔一〇〕『是七月七日。』原在下一支〈幺篇〉曲牌的下面，緊接曲文，按慣例從徐本移前。〔一一〕『魔』原作『麼』，從各本改，下同。〔一二〕『享』原不清，從各本補。〔一三〕『韁』原作『彊』，從各本改。〔一四〕此曲『球』原作『求』，從曲律改。『都將你慶歡享祭』一句原無，據脈望館本補。〔一五〕『原』原作『元』，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一六〕『贓』原作『賊』，據元雜劇《周公攝政》第四折：『今日個將汝擒獲，對證無差，並贓拿敗。』故從鄭本改。〔一七〕此曲『縷』原作『呂』，同音借用，『擘』原作『百』，音近借用，均從鄭本改。〔一八〕此曲『恰纔』原『恰』字不清，『纔』字原無；『個』字原無，『有』字原不清，『繫』字原作『計』，均從脈望館本改補。〔一九〕此曲曲牌〔鬼三臺〕原作〔三臺〕，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補。『大夫』原作『丈夫』，從鄭本、徐本改。〔二〇〕『勘』字原無，從徐本補。〔二一〕此曲『脾』原作『皮』；『建』字原作『見』，從各本改。〔二二〕『官人』下原有『末云』二字，爲衍文，從鄭本、徐本刪去。〔二三〕以上三句原作：『新刷案的張司吏，一徑俺勾追，來喚你。』文意不清楚，且不合律，從脈望館本、元曲選本改。〔二四〕『老』原作『孝』，從各本改。〔二五〕此曲『啜脫』原作『啜脆』，字形近似，從脈望館本改。『細』原作『說』，從各本改。『清』，從各本改。『宜』原無，從脈望館本補。〔二六〕〔煞尾〕原作〔尾〕，據曲律從元曲選本改。

尙仲賢

小傳

尙仲賢，眞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浙行省務官』（一說『湘江省務提舉』）。生卒年不可考。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謂尙氏『約元世祖中統初前後在世』，不知何據。查《柳毅傳書》第一折〔寄生草〕曲，引用白無咎〔鸚鵡曲〕句，則其生活年代當在至元，大德之間。

尙氏作劇凡十種，現存《洞庭湖柳毅傳書》、《漢高祖濯足氣英布》及《尉遲恭三奪槊》三種。此外，《海神廟王魁負桂英》、《陶淵明歸去來兮》、《鳳凰坡越娘背燈》三種有殘套或殘曲存世。僅存劇目者有以下四種：《張生煮海》、《崔護謁漿》、《沒興花前秉燭旦》、《受顧命諸葛論功》。

尙氏劇作往往以歷史傳說、民間傳說或唐人小說爲題材。《太和正音譜》謂：『尙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

洞庭湖柳毅傳書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三種版本：一、顧曲齋藏版《古雜劇》本；二、臧晉叔《元曲選》本；三、孟稱舜《柳枝集》本。孟本與臧本出入較少；而顧本與上述二本相較，則在曲白上頗有異文，個別關目亦不相同。如顧本言柳毅因遇龍女而未曾上京應試，臧本、孟本却敍柳毅下第後纔遇龍女。但三本之題目正名幷無二致。

天一閣本《錄鬼簿》著錄此劇時，題目作『錢塘江火龍認女』，正名則與上述三本相同。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其餘二本參校。

楔子

（外扮涇河老龍王領水卒上）（詩云）羲皇八卦定乾坤，左右還須輔弼臣。死後親承天帝命，獨魁水底作龍神。吾神乃涇河老龍王是也。我孩兒涇河小龍。有洞庭湖老龍的女兒，叫做龍女三娘；娶爲小龍媳婦，琴瑟不和，使我心中甚是不樂。且待小龍孩兒來，看有甚麼說話。（淨扮小龍上，詩云）堂堂作靈聖，小鬼害勞病。身邊沒陰人，就死也乾淨。小聖乃涇河小龍是也。有我父老龍與我娶了個媳婦，是龍女三娘。我與他前世無緣，不知怎麼說，但見了他影兒，煞是不快活。我今到父王面前搬唆幾句言語，攆他去了，却不好哩。（做見科，云）父親，你與我娶了個媳婦，他性兒乖劣，至今不與我相和；倚恃他父叔神通，發猛的要降着我，連父親也不看在眼裏。這等不賢之婦，我要他怎的！（老龍云）有這樣事？叫那小賤人來，我自有處治。（水卒云）理會的。龍女三娘安在？（正旦扮龍女上，云）妾身是洞庭湖龍女三娘，俺父親母親將我嫁與涇河小龍爲妻。頗奈涇河小龍爲婢僕所惑，日見厭薄，因此上俺兩個琴瑟不和。今日公公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云）公公，喚您媳婦兒有何事？（老龍云）你怎生性子乖劣，不與小龍相和？若是回心轉意便罷；若不肯時，我便有發落你處，不道的輕輕饒了你也！（正旦做跪科，云）公公，非關媳婦兒

事，這都是小龍聽信婢僕，無端生出是非。媳婦也是龍子龍孫，豈肯反落魚蝦之手？（老龍云）唗，你看他！我面前尚然口強，難怪我小龍兒也。鬼卒，與我剝下他冠袍，送他涇河岸邊牧羊去！（詩云）夫妻何事不相投，罰去看羊過幾秋。饒他掬盡涇河水，難洗今朝一面羞。〔一〕（下）（正旦做嘆科，云）嗨，着我向涇河岸上牧羊去，我怎生受的這般苦楚艱難也呵！（唱）

【仙呂·端正好】我則爲空負了雨雲期，却離了滄波會。這一場抵多少水盡鵝飛！〔二〕早是我受不過狠毒的兒夫氣，更那堪不可公婆意！

【幺篇】因此上撥下這牧羊差，裝出這撈龍計；〔三〕想他每無恩義本性難移，着我向野田衰草殘紅裏。離鳳閣，〔四〕近漁磯；蓬蟬鬢，〔五〕蹙蛾眉；愁荏苒，淚淋漓；想父母，共親戚。哎，天那！知他何日得重完備？（下）

校記

〔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不從執着爲夫婦，故向人間作世人。』

〔二〕此處顧曲齋本作：『水盡雁鵝飛』。

〔三〕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因此上白屋裏定出這條撈籠計』。

〔四〕此句顧曲齋本作：『我遶圍圃』。

〔五〕此句顧曲齋本作：『牧羊處』。

第一折

（冲末扮柳毅、老旦扮卜兒上〔一〕）（卜兒詩云）教子攻書志未酬，桑榆暮景且淹留。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身姓張。夫主姓柳，早年亡逝。身邊止有一子，名喚柳毅，今年二十三歲了。〔二〕奈因家貧，〔三〕不曾婚娶。孩兒，幾時是你那崢嶸發達的時節也！（柳毅云）母親，您孩兒學成滿腹文章，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您孩兒欲要進取功名去。但得一官半職，榮耀門閭。母親意下何如？（卜兒云）孩兒，進取功名，是你讀書的本等，則要你着志者。（柳毅云）則今日是吉日良辰，辭別了母親，便索長行也。（做拜別科）（下）〔四〕（卜兒云）孩兒去了也。老身無甚事，且回後房中去也。〔五〕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下）（正旦趕羊〔六〕上云）妾身是龍女三娘。俺公公信着那涇河小龍業畜的言語，着我在涇河岸上牧羊。這那裏是個羊！都是些懶行雨的雨工。雨工則今日風雲未遂，我與你俱淪落在水濱河嘴，恰好是一樣煩惱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魂斷頻哭，夢回不睹。逢春暮，甚日歸湖，備把這離愁訴？〔七〕

【混江龍】往常時淩波相助，則我這翠鬟高插水晶梳；到如今衣裳襤褸、容貌焦枯。不學他蕭史臺邊乘鳳客，却做了武陵溪畔牧羊奴。思往日，憶當初：成繾綣，效歡娛〔八〕；他鷹指

爪，蟒身軀；忒躁暴，太粗疏；但言語，便喧呼；這琴瑟，怎和睦！（帶云）俺那龍呵，（唱）可曾有半點兒雨雲期，敢只是一剗的雷霆怒！則我也不戀您榮華富貴，情願受鰥寡孤獨。

（云）想着我在洞庭湖裏，怎生受用快活；如今折得這般，兀的不愁殺人也！（唱）

【油葫蘆】則我這頭上風沙臉上土，洗面皮，惟淚雨；〔九〕髻蓬鬆除是冷風梳。他不去那巫山廟裏尋神女，可教我在涇河岸上學蘇武！〔一〇〕這些時坐又不安，行又不舒；猛回頭凝望着家何處，只落的一度一嗟吁！

（云）我修的一封家書在此，怎得個便人寄去可也好！（唱）

【天下樂】〔一一〕俺家在南天水國居，就兒裏非無尺素書，奈衡陽不傳鴻鴈羽；黃犬又筋力疲，錦鱗又性格愚；幾遍家待相通，常間阻。

（柳毅上，詩云）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覺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小生柳毅是也。如今是大唐儀鳳二年，上朝應舉，命運不利，落第東歸。有一故人在於涇河縣作宦，小生就順路去訪他一遭。此間乃是涇河岸側，〔一二〕遠遠望見一個婦女牧羊，好生奇怪！（做看科，云）你看他顰眉凝睇，如有所待。不免向前問他一聲。小娘子拜揖！（正旦云）先生萬福！請問仙鄉何處、高姓大名？因甚到此？（柳毅云）小生淮陰人氏，〔一三〕姓柳名毅。爲應舉下第，偶然打此處經過。小娘子，你姓甚名誰？爲何在此牧羊也？（正旦作苦科〔一四〕，云）妾身是洞庭湖龍女三娘。俺父親

將我嫁與涇河小龍爲妻。頗奈涇河小龍躁暴不仁，爲婢僕所惑，使琴瑟不和，俺公公着我在這涇河岸上牧羊。每日早起夜眠，日炙風吹，折倒的我憔瘦了也。我如今修下家書一封，爭奈沒人寄去；恰好遇着先生，相煩捎帶與俺父親。但不知先生意下肯否？（柳毅云）我乃義夫也。聞子之言，氣血俱動，有何不肯！只是小娘子當初，何不便隨順了他，免得這般受苦。（正旦云）先生，你不知，聽我說一遍。（唱）

【哪吒令】爲一言半語，受千辛萬苦；受千辛萬苦，想十親九故；想十親九故，在三江五湖。可憐我差遲了這夫婦情，錯配了這姻緣薄，都則爲俺那水性的兒夫！

（柳毅云）小娘子，你那夫主怎生利害？你說一遍與我聽咱。（正旦唱）

【鵲踏枝】嗔忿忿腆着胸脯，惡哏哏竪着髭鬚；但開口吐霧吹雲，那裏是噀玉噴珠？輕咳嗽早呼風喚雨，誰不知他氣捲江湖！

（柳毅云）小娘子，你家在那裏住？離此涇河多遠哩？（正旦唱）

【寄生草】妾身離鄉故，到外府。遶着這野塘千里紅塵路（二吾），遙隔着殘霞一縷青紗霧，望不見寒波萬頃白蘋渡。（柳毅云）我看小娘子中注模樣，想也決不是以下人家。莫非在鵁鶄殿中生長的麼？（正旦唱）休道是妾身鵁鶄殿中生，多則在儂家鸚鵡洲邊住。

（柳毅云）呀，小娘子，據你這般說，你家在洞庭湖水中。我便要替你捎書，塵凡隔絕，怎生到得那

處？（正旦出書、金釵科，云）既蒙先生許諾，我自有路徑指引你去。俺那洞庭湖口上，有一座廟宇；香案邊有一株金橙樹，里人稱爲社橘。你可將我這一根金釵兒擊響其樹，俺那裏自有人出來。（唱）

【幺篇】則俺那裏近沙浦，有廟宇；到廟前將定金釵股，香案邊擊響金橙樹，覷水中閃出金沙路。走將那巡海的夜叉來，敢背將你個寄信的先生去。

（柳毅云）既如此，我與你做個傳書使者。但你異日歸於洞庭，是必休避我也。（正旦云）豈但不避，大恩人便是我親戚一般哩。（唱）

【賺煞】俺爲甚麼懶上鳳凰臺，羞對鴛鴦浦？則爲那霹靂火無情的丈夫。是則是海藏龍宮曾共逐，世不曾似水如魚。謾躊躇，影隻形孤，〔一六〕只我這淚點兒多如那落花雨。多謝你有心腸的雁足，可着我便乘龍歸去。（做拜科）（唱）全在這寄雙親〔一七〕和淚一封書。（下）

（柳毅云）知他是神是鬼？且將這書直至洞庭湖廟前走一遭去。（詩云）涇河岸偶遇三娘，訴離愁雨淚行行。如今去洞庭湖上，將此書寄與龍王。（下）

校記

〔一〕此處顧曲齋本作：『卜兒扮張母上』。

〔二〕此句顧曲齋本作：『學成滿腹文章』。

〔三〕此句顧曲齋本作：

『爭奈時運未至，況兼家貧』。〔四〕柳毅下場時，顧曲齋本尙有下場詩：『路遙豈避受辛勤，整頓行裝疾便行。今朝便索登程去，求官應舉赴神京。』〔五〕此二句據顧曲齋本補。〔六〕『趕羊』二字據顧曲齋本補。〔七〕此句顧曲齋本、柳枝集本均作：『做妻夫』；此句以下，顧曲齋本作：『他忒躁暴，那粗疏；鷹指爪，蟒身軀。又不比秦弄玉，輕抹着我身軀，想琴瑟怎和睦？忒愚魯，不通疏；但言語，叫喧呼。俺那龍無半點兒家雨雲期，他可敢衝一剗的雷霆怒。則不戀您榮華富貴，我情願鰥寡孤獨。』〔九〕此句顧曲齋本作：『是雲縣雨』。〔一〇〕此句以下，顧曲齋本作：『黃犬又音信乖，錦鱗又性格愚；這其間塞鴻飛去衡陽路，空教我怎的寄家書？』〔一一〕顧曲齋本無此曲。〔一二〕以上數句，顧曲齋本作：『小生柳毅是也。學成滿腹內文章，辭別了母親，上朝求官應舉去。因往此涇河過。』〔一三〕淮陰人氏：顧曲齋本作『河中府人氏』。〔一四〕『作苦科』三字據顧曲齋本補。〔一五〕紅塵路：底本作『紅塵步』，今據顧曲齋本改。〔一六〕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慢嗟吁，則我這心內躊躇。』〔一七〕寄雙親：顧曲齋本、柳枝集本均作『訴離愁』。

第二折

（柳毅上云）小生柳毅。〔一〕自離了龍女三娘，可早來到這洞庭湖也。原來這湖口上果然有一座廟宇，廟前有一株金橙樹。這等看起來，那龍女所云，眞不虛矣。我如今取出這金釵兒，擊響此樹咱。（做擊科）（淨扮夜叉上，詩云）湖上顯神通，作浪與興風。〔二〕不識蝦元帥，唯言鱉相公。小聖

乃巡海夜叉是也。不知甚人擊響金橙樹，小聖分開水面，我試看咱。兀那廝，你是何人？爲甚麼擊響這金橙樹？（柳毅云）小生是淮陰秀才，叫做柳毅。我要見你洞庭君，自有說的話哩。（夜叉云）兀那秀才，你合着眼，跟的我去來。（同下）（外扮洞庭君同老旦扮夫人上，云）吾神乃洞庭湖老龍是也。今有我女孩兒龍女三娘，嫁與涇河小龍爲妻。自從去後，音信皆無，使我甚是放心不下。今日時當卓午，我聽太陽道士講道德經未完，傳報有人擊響金橙樹。我已着巡海夜叉問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夜叉同柳毅上）（夜叉云）兀那秀才，你則在這裏候着。（柳毅云）理會的。（夜叉做報科，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一秀才擊響金橙樹，他說要親見上聖，自有說話。（洞庭君云）着他過來。（柳毅見驚拜科）（老龍云）水府幽深，寡人暗昧。秀才，你是那裏人氏？涉險而來，何以教我？（柳毅云）小生淮陰人氏，姓柳名毅。因落第東歸，偶打涇河岸過，〔三〕見一婦人，乃是龍女三娘。在那裏牧羊，折倒的容顏憔瘦，全不似往日了。着我捎帶一封家書來，尊神請看。（做遞書，洞庭君接與夫人同看，做驚悲科）（老龍云）有這等事！（做謝科，云）秀才，多虧你也！寄書到此，遠路勞神。（夫人哭，云）嗨，我的兒，似此呵怎了也！（洞庭君云）住、住、住！夫人休得大驚小怪，恐防兄弟火龍知道。兀那秀才，且請到明珠宮少坐。左右一壁安排茶飯款待秀才也。（夜叉同柳毅暫下）（外扮錢塘君上，詩云）滿目霞光籠宇宙，潑天波浪滲人魂。鼻中衝出千條焰，翻身捲起萬堆雲。吾神乃火龍是也。哥哥是洞庭老龍。爲甚將俺閑居在此？只因俺在唐堯之時差行了雨，害得天下洪水九年，因此一向罰在這錢塘水簾洞受罪。今日無甚事，到洞庭湖探望哥哥走一

遭去。可早來到也。夜叉報復去，道我來了也。（夜叉做報科，云）說，報的上聖得知：有錢塘火龍來了也。（洞庭君云）道有請。（夜叉云）請進。（做見科，云）哥哥、嫂嫂，小聖來了也。（洞庭君云）兄弟請坐。（錢塘君云）哥哥，這海藏裏怎生有一陣生人氣？（洞庭君云）兄弟，俺這裏有一凡間秀才，說着緊要的事。兄弟你且迴避咱。（錢塘君云）您兄弟知道。我出的這門來，且不去，我在這裏聽他說甚麼。（洞庭君云）夫人，適間柳先生說俺女孩兒折倒的憔悴了也。（夫人云）俺女孩兒書上明說：涇河小龍惑於嬖妾，琴瑟不和，罰在涇河岸上牧羊。（做悲科，云）想我女孩兒怎麼受得這般羞辱！大王何不早早差人接取回家？（洞庭君云）夫人說輕些，則俺錢塘兄弟在此；倘或被他知道，撥動他這個性子，可怎了也？〔四〕（錢塘君云）原來是這等！頗奈涇河小龍無禮，着俺龍女三娘在於涇河岸上牧羊，辱沒我的面皮。哥哥，你便瞞我，我却忍不得了也！則今日點就本部下水卒：我頓開鐵鎖，直奔天堂。親見上帝，訴我衷腸。說他無義業畜，怎敢着俺龍女牧羊？忙將水卒點，不索告龍王。管取涇河岸，翻作漢洋江。（下）（夜叉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火龍領本部下水卒與涇河小龍鬥勝去了也。（洞庭君云）這等可怎麼了！那柳秀才且莫要使他知道。恐怕這一場廝殺非小；驚動上客，不當穩便。〔五〕一壁點起水卒，接應兄弟去走一遭。（詩云）聽言罷忙離海藏，駕雲霧空中自降。若走了涇河小龍，直趕到九重天上。（同夫人、夜叉下〔六〕）（小龍領水卒上，云）我是涇河小龍是也。爲因龍女三娘不肯隨順，罰他在涇河岸上牧羊）。不知那一個天殺的與他寄信回去，今有錢塘火龍到來要和我鬥勝。大小水卒，聽吾神旨，擺開陣勢！火龍這

早晚敢待來也。（錢塘君上云）水卒一字兒擺開者！兀那業畜，量你到的那裏！我與你交戰咱。（調陣子科）（小龍云）我近不的他，走、走、走！（下）（錢塘君云）這廝神通淺短，法力低微，近不的吾神，走了也。我不管那裏，趕將他去！（下）（小龍慌上，云）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近不的他，我如今走那裏去？只得變做個小蛇兒，往這淤泥裏躲了罷。（錢塘君再上，云）趕到這裏，可怎生不見了？（做看科，云）原來這廝害怕，變做個小蛇兒，躲在這淤泥裏。便待乾罷。我且拿起來只一口，將他吞於腹中，看道可還有本事爲非作歹哩。我如今收兵奏凱，回俺哥哥話去也。（下）（涇河老龍上，云）吾神涇河老龍是也。今有錢塘火龍與俺小龍鬥勝，未知勝敗。我使的雷公電母看去了，這早晚敢來報捷也。（正旦改扮電母兩手持鏡上，云）這一場廝殺非同小可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他兩個天北天南，海西海東；雲閉雲開，水淹水衝；烟罩烟飛，火燒火烘。卒律律電影重，占突突霧氣濃。〔七〕起幾個骨碌碌的轟雷，更一陣撲簌簌的怪風。

【紫花兒序】險驚殺了負薪的樵子，慌殺了採藥的仙童，唬殺了撒網的漁翁。全不見紅蓮映日，翠蓋迎風。遮籠，都是那鬼卒神兵四下攻〔八〕，則俺這兩隻脚爭些兒踏空。可擦擦墜落紅塵，（帶云）報、報、報，喏，（唱）兀的不跌破了我青銅！

（老龍云）電母，你從那雲霧中來，看道那一家喜色旺氣？雷公電母顯靈通，掣電轟雷縹渺中。兩陣相持分勝敗，盡在來神啓口中。這場廝殺是那一家敗，那一家勝？電母，你可喘息定了，慢慢的說

一遍咱。（電母云）端的這一場好鬥勝也！（唱）

【小桃紅】那小龍大開水殿飲金鍾，廝琅琅幾部笙歌送。不覺的天邊黑雲重，昏鄧鄧敢包籠，忽剌剌半空霹靂聲驚動；〔九〕古都都揭了瓦隴，吸哩哩提了斗栱，滴溜溜早翻過水晶宮。

（老龍云）那火龍大施勇烈，俺小龍不忿爭強。這壁廂火光燦燦接天關，那壁廂風雨颼颼迷地角。端的是江翻海沸，地震山搖。火龍怎生發怒，小龍怎的支持？電母，你慢慢的再說一遍與我聽。（電母唱）

【紫花兒序】忽的呵陰雲伏地，淹的呵洪水滔天，騰的呵烈火飛空。涇河龍逃歸碧落〔一〇〕，錢塘龍趕上蒼穹。兩條龍的威風，怕不唬〔一一〕殺了鰲大夫龜將軍鼉相公，這其間各賭神通。早翻過那海島十洲，只待要拔倒〔一二〕了華岳三峯。

（老龍西江月詞云）那火龍倚仗他狂烟烈火，俺小龍施展他驟雨飄風。火來雨去勢洶洶；各自當場賣弄。〔一三〕火起雨能相滅，雨飛火又來攻，二龍爭鬥在長空。還是誰家最勇？〔一四〕俺小龍神通廣大，變化多般。量火龍到的那裏？你且喘息定了，再說一遍。（電母唱）

【鬼三台】兩條龍身軀縱，震的那乾坤動。惡哏哏健勇，赤焰焰滿天紅。一撞一衝，則教你心如鐵石也怕恐，便有那銅山鐵壁都沒用。〔一五〕錢塘龍逆水忙截，涇河龍淤泥裏便鑽。

（老龍云）當日那龍女三娘在涇河岸上牧羊，他父母都在洞庭湖中，相隔遙遠；若沒個人與他寄信，怎生知道？你慢慢的再說一遍。（電母云）上聖不厭絮煩，聽俺說來。（唱）

【調笑令】頗奈那業龍說與俺老家公，則爲這龍女三娘惹下禍叢。想他在涇河岸上愁千種〔二六〕，悶懨懨蹙損眉峯；暗修下訴控雙親書一封，哭啼啼盼殺賓鴻。

（帶云）這寄書人俺也打聽來。他是淮陰人氏，叫做柳毅。（唱）

【禿廝兒】恰是這三娘命通，更和那柳毅兩下相逢。可是他從頭至尾言始終，寄書到洞庭中、也麼龍宮。

（老龍云）原來是凡人柳毅，與他寄書到洞庭湖去。不知他那父母見了書呈，可是怎生？（電母唱）

【聖藥王】爺讀了怒滿胸，娘聽了珠淚傾，是他那哭聲兒吹入翠簾籠。錢塘龍忿氣雄，粗鐵索似搥葱；早磕塔頓開金鎖走咬龍，撲騰的飛過日華東。

（老龍云）那火龍雖則英勇，俺涇河龍呼的風、喚的雨、騰的雲、駕的霧，部下有水卒鬼兵，神通變化，怎的便弱與他？你再說一遍我試聽咱。（電母唱）

【拙魯速】則咱這水卒有兩三重，鬼兵有數百種，並沒那半星兒放鬆。一謎裏便衝，無非是魚鱉黿鼉共隨從。緊攔縱，〔二七〕陣面上交攻，將他來苦淹淹廝葬送。〔二八〕

【幺篇】落陣處亂蓬蓬，着傷處鬧茸茸。他每都扣斷了紅絨，搭撒了熟銅；絃絕了雕弓，劍缺了霜鋒。將他來難移難動，沒歇沒空，廝推廝擁。劈丟撲鼕，水心裏打沐桶。

（老龍做悲科，云）誰想俺家輸了也！兀那電母，如今俺小龍在那裏？（電母云）還想小龍哩！他趕的慌了，變做一條小蛇藏在淤泥裏面，被火龍一口吞入腹中。好可憐人也！（唱）

【收尾】則他走金蛇電影內將神威弄。〔二九〕你覷那灞橋北涇河岸東：俺只見淹淹的血水渲做江湖，和着這滾滾的屍骸煉做坵塚。（下）

（老龍云）誰想我水府事情，倒落凡人之手！坑殺俺小龍兒也！且索寧耐，慢慢尋個計策報讐便了。（詩云）何處一迂儒，公然敢寄書？滅我潛龍種，搶去牧羊奴。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終當逞威力，塡滿洞庭湖。（下）

校記

〔一〕此句之前，顧曲齋本尙有『前日來到涇河岸，今朝早至洞庭湖』二句。

〔二〕此二句顧曲齋本作：『五湖四海翻波浪，電光影裏顯神通。』

〔三〕以上數句，顧曲齋本作：『小生河中府人氏，姓柳名毅。因往長安應舉去，前往涇河岸過，』。

〔四〕以上洞庭君與夫人對話，顧曲齋本作洞庭君與柳毅對話。

〔五〕以上數句，顧曲齋本作：『這場倒殺不差哩，似此怎了也！先生，這個便是我兄弟火龍，險些兒驚了上客也。你且在俺水府住者。』

〔六〕顧曲齋本作『同夫人、末下』。　〔七〕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卒律律電影飛，古突突兩勢雄。』　〔八〕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雲籠，冷霧寒心志氣衝。』　〔九〕此句顧曲齋本作：『古刺刺一聲霹靂穹蒼恐』。　〔一〇〕此句顧曲齋本作：『涇河龍飛上碧漢』。　〔一一〕唬：底本作『喊』，據顧曲齋本改。　〔一二〕拔倒：顧曲齋本作『提起』。　〔一三〕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火來風去不曾停，各自乘威取勝。』　〔一四〕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二龍爭鬥顯威能，難與俺小龍爭競(兢)。』　〔一五〕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便是那心如鐵石雲霧籠，有如那穿山戲水波浪湧。』　〔一六〕此句顧曲齋本作：『緊遮籠』。　〔一七〕此句顧曲齋本作：『着雷師雨師愁千種』。　〔一八〕厮葬送：顧曲齋本作：『怎轉動』。　〔一九〕神威弄：顧曲齋本作『神眉來縱』。

第三折

（洞庭君領水卒上，云）吾神乃洞庭老龍是也。有兄弟錢塘火龍與涇河小龍鬥勝去了，未知勝敗如何。這早晚敢待來也。（夜叉上，報云）喏，報的上聖得知：有火龍得勝回來也。（洞庭君云）快擺隊伍迎接去！（錢塘君上見科，云）哥哥，您兄弟得勝回來也！（洞庭君云）不害生靈麼？（錢塘君云）六十萬。（洞庭君云）不傷禾稼麼？（錢塘君云）八百里。（洞庭君云）薄情郎安在？（錢塘君云）你問他怎麼！被吾吞在腹中了也。（洞庭君云）這個也罷。他雖不仁，你也太急性了。若上帝不見諒時，怎麼是好？（錢塘君云）哥哥，也與你出了這口氣。您兄弟沒有使性處，忍不的了也！（洞庭

君云）兄弟，有句話與你商量：想當初，若不是柳秀才寄書來，豈有咱女孩兒的性命？道不的個知恩報恩。左右，與我請將柳秀才來者。（夜叉云）柳秀才有請！（柳毅上云）小生柳毅。自從來到洞庭湖，在這海藏裏住了好幾日。〔一〕龍王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見去。（做見科）（洞庭君云）兀那秀才，多虧你捎書來救了我的龍女三娘。如今就招你爲婿，你意下如何？（柳毅背云）想着那龍女三娘，在涇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樣，憔悴不堪〔二〕。我要他做甚麼？（回云）尊神說的是甚麼話！我柳毅只爲一點義氣，涉險寄書；若殺其夫而奪其妻，豈足爲義士？且家母年紀高大，無人侍奉，情願告回。（錢塘君做怒科，云）秀才，料想我侄女兒儘也配得你過。你今日允了便罷；不允我與你俱夷糞壤，休想復還！（柳毅笑云）錢塘君差了也。你在洪波中揚鬐鼓鬣，掀風作浪，儘由得你；今日身被衣冠，酒筵之上，却使不得你那蟲蟻性兒。（錢塘君作揖，謝云）俺一時醉中失言，甚是得罪，只望秀才休怪。（洞庭君云）兄弟，如此纔是。既然秀才堅執不肯，我豈可強他？左右，與我請出龍女三娘，拜謝他寄書之恩；再將些金珠財寶相送回去者。（夜叉云）理會的。龍女三娘有請。（正旦上云）自從俺那叔父錢塘火龍救的我重到這洞庭湖裏來，我這一場多虧了寄書的柳毅秀才。今日父親在水殿上安排筵席管待那秀才，喚我出來，必然是着我謝他。我想這恩德如同再生一般，豈是一拜可能酬答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寄書來的秀才錯立了身，怎能够平步上青雲？則爲他長安市不登

虎榜，救的我涇河岸脫離羊羣。他本望至公樓獨占鰲頭，今日向洞庭湖跳過了龍門，則我這重疊疊的眷姻可也堪自哂。若不成就燕爾新婚，我則待收拾些珍寶物〔三〕，報答您大恩人！

（做提裙〔四〕行科，唱）

【金菊香】則我這凌波襪小上階痕，手提着瀝水湘裙與你入殿門。在這渾金椅前，（做見二親科，唱）參了二親；那一場電走雷奔，（做見錢塘科）（唱）駕風雲的叔父，你可也索是勞神。

（錢塘君云）侄女兒，不苦了我，只怕苦了你也〔五〕。（洞庭君云）你若非柳先生，怎有今日？你過來拜謝了他者。（正旦唱）

【梧葉兒】我這裏掩着袂忙趨進，改愁顏做喜欣，（做拜謝科）（唱）施禮罷敍寒温。你水路上風波惡，旱路上程限緊。似這等受辛勤，你索是遠路風塵的故人。

（柳毅云）這一位女娘是誰？（洞庭君云）則這個便是我的女孩兒龍女三娘。〔六〕（柳毅云）這個是龍女三娘？比那牧羊時全別了也！早知這等，我就許了那親事也罷。（正旦做斜看，嘆云）嗨，可不道悔之晚矣？（唱）

【後庭花】俺滿口兒要結姻，他舒心兒不勘婚；信口兒無回話，剗的偷睛兒橫覷人〔七〕。我

這裏兩眉顰，他則待暗傳芳信；對面的辭了親，就兒裏相逗引。俺叔父敢則嗔，那其間怎的忍〔元〕？吼一聲風力緊，吐半天烟霧昏；輕喝處攝了你魂，但抹着可更分了你身。你見他狠不狠，他從來恩不恩。

（柳毅云）小生凡人得遇天仙，豈無眷戀之意？只爲母親年老，無人侍養，因此辭了這親事，也是出于不得已耳。（正旦唱）

【柳葉兒】秀才也，敢教你有家難奔？是、是、是熬不出寡宿孤辰？誰着你自攬下四海三江悶？你端的心兒順，意兒眞。秀才也，便休愁暮雨朝雲。

（洞庭君云）秀才既要回去，寡人設有小筵，以表謝意。一壁廂奏動鼓樂！我兒，你送秀才一杯酒者。（正旦做送酒科，唱）

【醋葫蘆】既不得共歡娛伴綉衾，還待要獻殷勤倒玉樽。只怕他擱着酒杯兒未飲早醉醺醺。（洞庭君歌云）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彼不當婦兮此不當夫。腹心煩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霑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內奏樂科）（夜叉云）這是貴主還宮之樂。（正旦唱）你道是貴主還宮安樂穩，單閃的他不瞅不問。吱，這其間可不埋怨殺你個洞庭君！

（錢塘君云）侄女兒再奉一杯。一壁廂將鼓樂響動者。（歌云）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

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願言配德兮何時忘。（內奏樂科）（夜叉報云）這是錢塘破陣之樂。（正旦唱）

【金菊香】這的是錢塘破陣樂紛紛，半入湖風半入雲，能得筵前幾度聞！（錢塘君云）秀才，你便就了這樁親事，也不辱沒了你。（正旦唱）還賣弄劍舌鎗唇，兀的不羞殺你大媒人！

（云）水卒那裏？將過寶物來。（夜叉捧砌末上，正旦云）秀才，我別無所贈，有這些珠寶，送與你回家去侍奉老母，莫嫌輕微也。（柳毅云）多謝小娘子！（正旦唱）

【浪裏來煞】這薄禮呵請先生休見阻，送行者寧無賸。則爲你假乖張不就我這門親〔九〕，害的來兩下裏憔悴損〔一〇〕。我則索向龍宮納悶，怎禁他水村山館自黃昏！（下）

（柳毅云）則今日辭別了尊神，小生回家去也。（錢塘君云）你若是再來時，便當相看，休忘了此會者。（柳毅詩云）感龍王許配良姻，奈因咱衰老萱親。若非是前生緣薄，怎捨得年少佳人！（下〔一一〕）

（洞庭君云）柳毅去了也。既然這般呵，今日雖不成這樁親事，後日還要將機就機，報答他的大恩。（錢塘君云）哥哥說的有理。我恰纔硬做媒人的不是，如今還要軟軟地去曲成他。正是『姻緣姻緣，事非偶然。』一時不就，且待三年。（同下〔一二〕）

校記

〔一〕此句顧曲齋本作：『天也！在這海藏裏住到幾時？』　〔二〕憔悴：顧曲齋本作『醜陋』。　〔三〕珍寶物：顧曲齋本作『薄禮物』。　〔四〕提裙：據顧曲齋本補。　〔五〕此句下，顧曲齋本尙有：『（正旦見老龍科，云）父親，喚您孩兒做甚麼？』　〔六〕此句以下，顧曲齋本尙有『與你爲妻，你怎麼堅執不肯那？』一句。　〔七〕橫覷人：顧曲齋本作『迤逗人』。　〔八〕以上二句，顧曲齋本、柳枝集本均作：『俺叔父瞧見君，那情性怎的忍？』　〔九〕此句顧曲齋本作：『則爲這假清高喝退了楚臺雲』；柳枝集本作：『則爲你假乖張喝退了楚天雲』。　〔一〇〕此句顧曲齋本作：『則今霄兩下裏僝僽損』。　〔一一〕顧曲齋本有柳毅下場詩：『洞庭湖招贅成親，思想起年老家尊。辭上聖出離海藏，見老母訴說緣因。』　〔一二〕顧曲齋本在錢塘君下場前尙有：『今日無甚事，與哥哥聽講大經去來。』

第四折

（卜兒上云）自家是柳毅的母親。自從俺孩兒求官去了，音信皆無，〔一〕使老身甚是牽掛。天那，不知孩兒甚日回來也！（柳毅上云）小生柳毅。自洞庭湖回來，早到俺家門首。無人報復，徑自過

去。（做入見科，云）母親，您孩兒來家了也。（卜兒云）孩兒，你來家也！可得了個甚麼官那？（柳毅云）母親，你孩兒下第東歸〔二〕，在於涇河岸上，有龍女三娘，着我寄書去到洞庭湖中；見了龍王，看了書中意思，待招您孩兒做女婿。我堅執不肯；將着些寶貨相謝了。您孩兒因此耽擱這幾多時，有失奉養，母親休罪。（卜兒云）這個也罷。自你去後，我終日思念你。近新來與你定得一門親事，乃是范陽盧氏之女。〔三〕則今日是好日辰，就取親過門，休誤了這佳期者。（柳毅云）母親尊命，孩兒豈敢有違？但是當初龍女三娘要招我爲婿，我雖不曾應承，却心兒裏有他來，何忍更娶別人？（卜兒云）孩兒，你休要如此，只依了我罷。（正旦同媒上）自家龍女三娘是也。當初受柳秀才活命之恩，一心要報他。俺父母相憐，使我假作盧氏之女，與柳秀才爲妻。豈知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誰想並頭蓮情斷藕絲長，搬調的俺趁波逐浪。正是相逢沒話說，不見却思量。全不肯惜玉憐香，則他那古慵性尚然強。

（內吹打科）（正旦云）這是甚麼響？（媒云）這是成親的鼓樂哩。（正旦唱）

【駐馬聽】高點起畫燭熒煌，我則道爲雨爲雲會洞房。細聽的〔四〕仙音嘹亮，我幾番的和愁和悶到華堂〔五〕。離了那平湖十里芰荷香，誰想他禹門三月桃花浪！（帶云）柳毅也，我想你怎生認的我來！（唱）情慘傷，則教你熱心腸看不破這勾當〔六〕。

（媒入報，柳毅成親拜母科）（柳看旦，驚云）呀！緣何新婦面貌與龍女三娘一般的？（問媒云）小娘子是那裏盧氏？（媒云）是范陽盧氏。（正旦唱）

【夜行船】他那裏絮叨叨則管問行藏，咱兩個相見在涇陽。欲待對官人說個明降，又恐怕肉身人道我荒唐。不俊眼的襄王，對面兒猶疑夢想〔七〕。

（云）柳官人，你怎麼不憶舊了？（柳毅云）我與小娘子素不相知，有甚麼憶舊來？（正旦做微笑科）（云）柳官人，你好眼大也！（唱）

【沽美酒】我也曾做人奴去牧羊，多謝你寄音書與俺老爺娘，救的我避難逃災還故鄉。每日家眠思坐想，無明夜受悽惶。

【太平令】你怎不記涇河堤旁？（柳毅云）則你是誰？（正旦唱）我便是龍女三娘〔九〕。不道我愁容苦相，也伴你牙床錦帳。今日個吉祥、樂康、受享，呀，同歸那龍宮海藏！

（柳毅云）天下有這等奇事！母親，這個新婦那裏眞姓盧來，就是孩兒當日在涇河岸上替他寄書的龍女三娘！冒姓盧氏，與孩兒成其夫婦，豈不是前生前世的姻緣也！（卜兒云）這等，孩兒早則喜也！（正旦云）柳官人，我問你：當初涇河岸相遇之時，你說他日倘過洞庭，愼無相避，此言果有意乎？（柳毅云）我與你素不相識，一旦爲你寄書，因而戲言。豈意遂爲眷屬！（正旦唱）

【雁兒落】則爲你恩人不敢忘，幸得我賤妾猶無恙。因此上冒盧家住范陽，特故的嫁柳氏來淮上。

【得勝令】呀，管教你共醉紫霞觴，並綰紫游繮〔一〇〕。（柳毅云）你如今既到人間，怎生還去得你處？（正旦指天云）疾！柳官人，你覷者。（唱）豈不見天際秋虹起？（帶云）婆婆請就登橋。（唱）少甚麼藍橋飲玉漿？（做扶母科）（唱）扶着你萱堂，但覺的兩耳畔波濤響〔一一〕；早過了扶桑，猛聞的洞庭湖橘柚香。

（洞庭君、夫人、錢塘君引鼓樂出接科，云）親家母請進！（洞庭君指柳毅云）柳秀才，你索喜也。（指旦云）我兒，你索喜也。（錢塘君笑科，云）柳先生，你這點義氣在那裏？與我侄女兒做了親來！（柳毅同正旦拜科，云）大王，誰想柳毅有今日也！（正旦唱）

【鴛鴦尾煞】我向洞庭湖躲過愁風浪，纔能夠綺羅叢遇着呆張倣。則落的浪蘸鮫綃，雲鎖霓裳。昨日呵虧你那有信行的先生，今日呵穩做了無翻覆的新郎。向畫閣蘭堂〔一二〕，描寫在流蘇帳；說不盡星斗文章，都裁做風流話兒講。

（洞庭君詞云）姻緣本人物非殊，宿緣在根蒂難除。到今日巧成夫婦，方顯得究竟如初。〔一三〕不至鹹羞稱鱗甲，〔一四〕有信行能感豚魚。這的是涇河岸三娘訴恨，結末了洞庭湖柳毅傳書。（並下）

題目　涇河岸三娘訴恨

正名　洞庭湖柳毅傳書

校記

〔一〕以下數句，顧曲齋本作：『今日無甚事，在於家中閑坐，看有甚麽人來。』　〔二〕顧曲齋本無此句，故在柳毅陳述遇龍女事後，說：『因此上不曾求官應舉去。』　〔三〕以下數句，顧曲齋本作：『擇今日過門，這早晚敢待來也。』　〔四〕細聽的：顧曲齋本作『聽笙簧』。　〔五〕到華堂：顧曲齋本作『枉動的那』。　〔六〕此句顧曲齋本、柳枝集本均作：『教你熱心腸慢慢的熬牙想』。　〔七〕此句顧曲齋本作：『對面兒懷揣着楚高唐』。　〔八〕此句顧曲齋本作：『你是那救苦難如來尊像』；柳枝集本作：『你早忘了堤邊相傍』。　〔九〕以下數句，顧曲齋本作：『擺列着笙歌嘹亮，重裀臥蘭堂錦帳。呀，今日在洞房、樂康，把平生富享。俺同歸那龍宮海藏。』　〔一〇〕此句顧曲齋本作：『同駕着龍馬紫游繮』。　〔一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抉着娘娘，穩踏住桃花浪。』　〔一二〕此句顧曲齋本作：『團圓向畫閣蘭堂』。　〔一三〕此句顧曲齋本、柳枝集本均作：『難道是人天兩途』。　〔一四〕此句顧曲齋本作：『不至誠心包鱗甲』。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兩種版本：一是臧晉叔《元曲選》本，一是元刊本。與後者相較，前者第二折多〔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三支曲子；第四折多〔側磚兒〕、〔竹枝兒〕、〔水仙子〕三支曲子。《元曲選》本題目正名作：『隨大夫銜命使九江，漢高皇濯足氣英布』；元刊本正名與此相同，而題目則作『張子房附耳妒隨何』。此外，《雍熙樂府》收錄此劇第四折套曲。

此劇僅曹本《錄鬼簿》於尙仲賢名下著錄，《說集》本、孟稱舜本、天一閣本，俱不載此目。《元曲選》本不題撰人。

現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元刊本及《雍熙樂府》參校。

第一折

（沖末扮隨何上，詩云）君王何事薄儒臣，博帶褒衣懶進身。一自酈生烹殺後，漢家遊說更無人。小官姓隨名何，投事漢王麾下，封爲典謁之職。俺漢王自亭長出身，起兵豐沛，只重武士，不貴文臣。每每看見儒生，便取其儒冠擲地，溺尿其中，謾駡不已。以此小官隨從數年，官不過典謁，粟不過一囊，甚不得意。但是他生得隆準龍顏，豁達大度，所居之處，長有五色祥雲，籠罩於上。小官想來，這個是帝王氣象，只得隱忍，權留麾下。替他掌百官之朝參、通各國之使命，以外運籌設計，讓之張良；點將出師，屬之韓信，皆與小官無涉。待得破楚之後，附立功名，共成帝業，此時圖個封拜，未爲不可。今日漢王升帳，召集羣臣議事。須索在此伺侯者。（外扮漢王引卒子上，隨何做見科，云）臣隨何見。（漢王云）且一壁有者。（詩云）紛紛逐鹿競稱雄，短劍親提出沛中。五國諸侯俱聽命，一時無奈楚重瞳。孤家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自秦始皇死後，諸侯共起亡秦。其時孤家與項羽並事楚懷王，懷王封孤家爲沛公，項羽爲魯公，各引人馬三萬，同諸侯入關。懷王約道：先入關者王之。却是孤家先破關中，本等該王其地；爭奈項羽自恃重瞳，有舉鼎拔山之勇，佯尊懷王爲義帝，自號西楚霸王。改封五國之後，皆王惡地，將孤家徙爲漢王，建都南鄭。未幾，項王

使英布陰殺義帝于郴，五國諸侯一時同叛。孤家用韓信之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攻定三秦，劫取五國，以彭越之衆襲破彭城。自謂項王不日滅矣，誰想項王先發一支軍馬，使大將龍且當住彭越，親自邀擊孤家於靈壁之東，被他殺得人亡馬倒，睢水爲之不流。幸得大風，走石飛砂，對面不能相睹，孤家遂得逃脫。卽今重收敗卒，屯駐滎陽，軍聲復振。只是五國諸侯見孤家敗後，又去歸順項王，怎生是好？且待羣臣到來，將這破楚之策，仔細計議者。（外扮張良、曹參、淨扮周勃、樊噲上，云）貧道張良，韓國人也。這一位是曹參，這一位是周勃，這一位是樊噲，皆沛縣人，現爲漢王大將。今早主公陞帳，轅門大開，我每須索進見波。（樊噲云）軍師請先。（隨何做報科）（衆做相見科）（漢王云）孤家與項王夾著廣武而軍，自揣諸將皆非其敵。不知軍師有何妙策，能擊破項王，重收五國取天下乎？（張良云）據貧道算來，齊王田廣本項王所惡，他雖一時歸順項王，到底終不和好。只消遣彭越抄襲楚軍糧道，項王必親擊之。既勝彭越，則必引兵攻齊。雖以項王之威，非數十日不能往返。那項王手下有一英布，其勇力頗類項王。他領著四十萬精兵，屯於九江。恰纔靈壁之戰，項王遣使徵布會。布與龍且有隙，稱病不赴。若得能言巧辯之士，說他歸降，縱項王馳還，我有韓信拒之於前，彭越邀之於後，大王親帥英布，直攻其中，破項王必矣。（漢王云）軍師之策甚善。但孤家聞得項王之兵，能以少擊衆者，專恃有英布爲之羽翼也。他今擁兵四十萬，屯扎九江，必爲項王親信，恐非一口片舌，可以說其歸降。不若移韓信之兵擊之，何如？（樊噲云）何消遣的韓信，只要大王借與俺樊噲八十萬軍馬，包取活拿英布來也。（曹參云）此時那裏討這許多

軍馬與你？（樊噲云）這英布手脚好生來得，若不是兩個拿他一個，可不倒被他拿了我去？（隨何云）臣與英布同鄉，又是少年八拜至交的兄弟，願得二十人隨臣往使九江，必能使英布舉兵歸漢，不負大王之命。（漢王做取隨何冠投地科，云）豎儒妄言！你在孤家帳下，貌不能驚人，才不能出衆，已經數年無所知名。今欲以二十人使九江說英布，此何異持蒼蠅而釣巨鰲，曾足供其一啜乎？（隨何云）何大王見不早也？當大王傳檄攻項王時，親委韓信重兵三十萬衆，又使張耳佐之，半年之間，僅舉趙五十餘城；酈生掉三寸之舌，不勞一旅之師，數日間說下齊七十餘城，能使其不做提備，是以韓信得襲破歷下軍。由此觀之，儒生亦何負於漢哉！臣隨何雖不才，實不在酈生之下。若不能說得英布歸漢，臣請就戮。（張良云）隨何既出大言，料此一去必不辱命。願主公勿疑。（漢王云）既如此，曹參你去軍中精選二十個卽溜軍士，跟隨何出使九江去者。（曹參云）理會得。（樊噲云）隨何，你這一去若不得成功，等我來幫你。將那黥面的囚徒，夾領毛一把，拿他見大王也。（隨何做辭出科，云）二十名軍士聽令：奉大王的命，跟隨我往九江去走一遭。（詩云）說英布舉兵歸漢，絕勝他捐金反間。必不似酈生賣齊，被油鍋烹來稀爛。（下）（漢王云）隨何去了也。孤家一壁廂暗遣彭越，邀截楚軍糧道；一壁廂整搠軍馬，屯守滎陽之南，與項王相拒去來。（衆同下）（正末扮英布引卒子上，云）某姓英名布。祖貫壽州六安縣人氏。少時遇一相士，說咱當刑而王。年至二十，犯法遭黥，人皆叫咱做黥布者是也。秦始皇之末，本郡曾著咱送囚徒數千人到驪山做工，中途阻雨，不能前赴。律法後期者當斬。咱遂釋放其縛，縱令亡去。那數千人見咱英勇，

皆推咱爲主，舉兵謀反。後遇項王軍於鉅鹿之下，以兵屬之，共擊秦軍。斬王離，擄趙歇，降章邯，皆咱力也。項王爲此親信咱家，封爲當陽君之職，授以精兵四十萬衆，屯扎九江。近來漢王劉季劫五諸侯兵襲破彭城，與項王大戰靈壁之東。項王遣使徵咱家的軍馬，共擊漢軍。你道咱家爲何託病不去？只因爲楚將龍且，心懷嫉妒，屢屢在項王跟前譖咱有反叛之意。雖則項王不信，然也不能無疑於咱，累次差使命來到咱這裏窺探動靜。因此咱與龍且兩個有隙，勢不並存。未幾打聽的項王擊破漢兵，將他四十六萬人馬都皆殺死睢水之上，睢水盡赤。咱想項王喑啞叱咤，有千人自廢之威。那一個劉季，怎做的敵手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楚將極多，漢軍微末，眞輕可。戰不到十合，早已在睢水邊廂破。

【混江龍】今番且過，這迴休再動干戈。（帶云）咱項王呵，（唱）憑着咱范增英布，怕甚麼韓信蕭何！咱待要獨分兒興隆起楚社稷，那裏肯劈半兒停分做漢山河。常則是威風抖擻，斷不把銳氣消磨。拚的個當場賭命，怎容他遣使求和！（丑扮探馬上）（卒做報科，云）喏，報元帥得知，有探馬報軍情到來也。（正末唱）咱則見撲騰騰這探馬兒闖入旗門左，不由咱嗔容忿忿。（做拍案科，云）兀那探子，有甚的緊急軍情與咱報來。（探子云）有漢王遣一使臣喚做隨何，帶領二十騎人馬，特來迎接元帥。敬此報知。（正末唱）都付與冷笑的這呵呵！

（云）那隨何是漢家的臣子，咱這裏是楚家軍寨。他爲甚麼事要來迎接咱？那厮好大膽也！（唱）【油葫蘆】那厮把三歲孩童小覷我，便這等敢恁麼？難道他不尋思到此怎收羅：恰便似寒森森劍戟峰頭臥，恰便似明颼颼斧鉞叢中過。他可也忒不合，他可也忒放潑，恰便似一個飛蛾兒急颩颩來投火。這的是他自攬下一頭蹉。【天下樂】怎不教我登時殺壞他，便教我做活佛活佛怎定奪？（做沉吟科，云）哦，咱知道他來意了也。（唱）咱將他來意兒早識破。他道是逞不盡口內詞，却教咱按不住心上火。（帶云）令人，一壁廂准備刀斧伺候者！（卒云）理會的。（正末唱）咱如今先備下這殺人刀門扇似闊。（云）令人與咱將隨何抓進來。（卒應科）（隨何佩劍引從者上）（卒做拿隨何入見科）（隨何云）賢弟，我與你是同鄉人，又是從小裏八拜交的兄弟。只爲各事其主，間別多年。今日特來訪你，只該降階接待纔是，怎麼教刀斧手將我簇擁進來，此何禮也？（正末唱）【哪吒令】咱道你這三對面先生來瞰我，那裏是八拜交仁兄來訪我？多應是兩賴子隨何來說我。（隨何云）我好意來訪你，下甚麼說詞，要這等提防我那？（正末唱）你怕不待死撞活，功折過，一謎裏信口開合。（隨何云）賢弟，不是我隨何誇說，我舌賽蘇秦，口勝范叔。若肯下些說詞，也不由你不聽哩。（正

末云）噤聲！（唱）

【鵲踏枝】你那裏話兒多，廝勾羅。你正是剔蝎撩蜂，暴虎馮〔二〕河。誰着你鑽頭就鎖，也怪不的咱故舊情薄。

【寄生草】你將那舌尖兒扛，咱則將劍刃兒磨。咱心頭早發起無明火。這劍頭磨的吹毛過，你舌頭便是亡身禍。（隨何云）賢弟，你的亡身禍倒在目前，我隨何特來救你哩。（正末做唱科，云）噤聲！（唱）你道是特來救咱目前憂，敢可也不知自己在壕中坐。

（云）令人鬆了綁者。（卒做放隨何科）（正末云）且請過來相見。（做拜科，云）仁兄可也受驚了。彼此各爲其主，幸勿介懷。（隨何云）這也何足爲驚？只可惜賢弟你的禍就到了也。（正末云）咱的禍從何來？（隨何云）這等你敢說三聲沒禍麼？（正末云）不要說三聲，便百二十聲咱也說。咱有甚麼禍、在那裏？（隨何云）賢弟，你是個武將，只曉的相持廝殺的事，却不知揣摩的事。你道是項王親信，你比范增何如？（正末云）那范增是項王的謀臣，稱爲亞父，咱怎麼比的他？（隨何云）那范增爲着何事，就打發他歸去，死於路上那？（正末云）他則爲陳平反間之計，以太牢饗范增使者，以惡草具待項王使者，項王疑他歸漢，因此放還居巢，路上死的。（隨何云）賢弟既知范增見疑之故，則你今日之禍，亦可推矣。（正末云）你道項王疑咱，是些甚麼來？（隨何云）當日我漢王襲破彭城時，項王從齊國慌忙趕回，進則被漢王據其城池，退則被彭越抄其輜重，兵疲糧竭，自知不能

取勝，所以特徵賢弟，一來憑仗虎威，二來要借這一支生力人馬，壯他軍氣。眞如飢兒之待哺，何異旱苗之望雨。乃賢弟稱病不赴，欲項王無疑，其可得乎？若項王與漢戰而不利，勢方倚仗賢弟，再整干戈，倒也無事；今漢王大敗虧輸，項王意得志滿，更加以龍且之譖，日在耳旁，必且陰遣使臣，覘你罪衅，此不但范增之禍已也？賢弟請自思之。（卒子報云）喏，報元帥得知，楚國使命到。（正末做驚科）（唱）

【玉花秋】那裏發付這殃人貨，勢到來如之奈何？若是楚國天臣見了呵，其實難迴避，怎收撮？（云）令人，快與咱裝香案迎接者。（唱）咱一下裏相迎你且一下裏躲。（云）仁兄，你只在屏風後躲者。（淨扮楚使上，云）楚王手敕到來，英布跪聽者。（敕曰）天祚吾楚，寡人親率萬騎，擊劉季於靈壁之東，破其甲士四十六萬，一時睢水爲之不流。汝雖病不能赴，亦無籍汝爲也。茲特布捷書，使汝聞知。汝其加餐自愛，以胥後會。（正末跪受敕科）（背云）咱被那廝這一番說話，只道楚使之來，必然見罪，取咱首級，却原來是宣捷的。早使那廝預先躲過，不等使臣看見，也還好哩。（唱）

【後庭花】不爭這楚天臣明道破，却把你個漢隨何謊對脫。（帶云）咱則等使臣去了呵，（唱）咱便喚他來從頭兒問，看他巧支吾說個甚麼。非是咱起風波，都自己惹災招禍。且看他這一番怎做科，那一番怎結末。

（隨何做出見楚使云）英布業已歸漢，你來此怎麼？（楚使云）英將軍，這是何人？（正末做不能應科）（隨何云）我是漢王使者隨何。因你項王聽信龍且之譖，使英布不能自安，已舉九江之兵歸降於漢。特遣小官親率二十餘騎到此迎接。我饒你快回去罷。（楚使云）英將軍，你豈有降漢之理？（正末做不能應科）（隨何云）賢弟，你既歸漢，便當背楚，却騎不得兩頭馬的。今已被楚使看見，不如殺之，以滅其口。（做拔劍殺楚使科）（正末做奪劍不及科）（云）仁兄，則被你害殺咱也！（唱）

【金盞兒】諕的咱面沒羅，口搭合。誰似你這一片橫心惡膽天來大，沒來由引將狼虎屋中窩。這一個宣捷的有甚麼該死罪，這一個仗劍的莫不是害風魔？不爭你殺了他楚使命，則被你送了咱也漢隨何！

（云）令人，拿下隨何，待咱送他親見項王去來！（卒應做拿隨何科）（隨何云）不消綁得，我就隨你見項王去。你那個對頭龍且正在項王左右；我又是個辯士，一口指定你要舉兵歸漢，着我引二十騎來迎接也是你來，着我殺楚使滅口也是你來。你說的一句，我還你十句。看道項王疑我還是疑你，那龍且譖我還是譖你？（正末做歎氣科，云）嗨！咱若拿那廝見項王去，那廝是能言巧辯之士，口裏含着一堆的老婆舌頭；咱是個粗魯武將，到得那裏，只有些氣勃勃的，可半句也說不過來。罷罷，咱也不要你去了。令人，且放了他者。（卒做放科）（正末唱）

【雁兒】楚王若是問英布，（帶云）那項王問道：他是漢家，你是楚家，若是你不將書去接他，（唱）他怎敢便帶

領着二十人到軍寨裏鬧鑊鐸？那其間，哥，可教咱答應是如何？

（隨何云）賢弟，你只說已舉兵降漢便了。（正末云）事勢至此，也不得不歸漢了。只一件要與你說過：咱在楚，項王相待頗重；如今要漢王待咱更重如項王，咱方甘心背楚歸漢也。（隨何云）那項王待你有甚重處？你與他救鉅鹿、破秦關、弒義帝，功非小可，只封的你當陽君之職；我漢王豁達大度，凡克城邑，即便封賞，曾無少吝，所以英雄之士，莫不歸心。賢弟，你不見韓信乎？他本一亡將，聽蕭何之薦，即日築臺拜爲大帥。何況賢弟雄名久著，漢王必當重用，取王侯如反掌耳。請賢弟早決歸降之心，無使自誤。（正末唱）

【賺煞】你休將咱廝催逼，相擡掇。英布也，今番去波，不爭我服事重瞳沒個結果；赤緊的做媳婦先惡了公婆。怎存活？恰便似睜着眼跳黃河！你着咱歸順他隆準的君王較面闊，你這裏怕不有千般揣摩。却將咱一時間瞞過，則怕你弄的咱做了尖擔兩頭脫。（卒隨下）

（隨何云）那英布歸漢了也。我若是不殺他楚使，他怎肯死心塌地便肯歸降？我當時在漢王跟前曾出大言，如今果應吾口，也與儒生添多少光彩！只等英布兵起之日，我引着二十騎隨後進發便了。（詩云）兵間使事誰能料，當陽片言立應召。從此儒冠穩放心，免教又染君王溺。（下）

校　記

〔二〕馮：底本作『憑』，據元刊本改。

第二折

（正末引卒子上，云）咱英布一向在項王麾下，擁四十萬衆，鎮守九江。單則不曾封王，以此心常怏怏。不意一時間聽了隨何說詞，便背楚歸漢。一路行來，漸近成皋關了，怎不見漢家有甚麼糧草供應、人馬迎接？敢則是隨何自家的意思，要賺咱去獻功，那漢王還不知道哩。（做歎氣科，詩云）嗨！非是咱服事君王不到頭，則爲一時同輩有寃讐。早知又上漁人手，何用貪他別釣鈎。令人，與咱請將隨何來者。（卒云）隨大夫有請。（隨何引卒子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隨何掉三寸舌，出使九江，說的英布舉四十萬衆來歸漢王。已到成皋關下，這英布着人請我，必是爲漢王不來迎接之故。我若待他說起，便是我的言詞不應口了。如今我去見他，自有一個主意。（做見科，云）賢弟，你可知道楚漢相拒的事麼？（正末云）咱家不知。（隨何云）我漢王與項王夾着廣武江爲陣。那項王請我漢王面見，要兩個比力。我漢王道：「比智不比力，」因數項王十大罪。那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足指。這一向堅閉營門，在裏面養瘡。隨他緊要軍情，都不通報哩。（正末云）這等可知道來。咱如今到成皋關，隔的一射之地，咱也道漢家怎沒些兒糧草接濟咱家軍馬？這便

罷了，則論尋常受降之禮，也該遣人相迎纔是。（隨何云）賢弟，待不才先去報知漢王，着他擺半張鸞駕出境迎接。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只是不該重勞仁兄。（隨何做別科，云）這個是我做典謁的本等。（詩云）暫時匹馬去，少刻八鸞迎。（下）（正末云）隨何去了也。便漢王患箭瘡不能出境親接，少不的將官也差幾個迎咱。令人，吩咐衆軍馬，慢慢行者。（衆應科）（正末唱）

【南呂·一枝花】抵多少遵承帝主宣，禀受將軍令，不由咱不叛反，不由咱不掀騰。現如今兩國吞併，使不的風雷性。且朦朧入漢城，也是咱不合就聽信了這一謎的浮詞，劍砍了那差來的使命。

【梁州第七】却教咱實丕丕興劉滅楚，笑吟吟背暗投明。這的是太平本是將軍定，遮莫他提人頭廝摔，噴熱血相傾。勢雄雄要分個成敗，威糾糾要決個輸贏；齊臻臻領將排兵，鬧垓垓虎鬥龍爭。咱也曾濕浸浸臥雪眠霜，咱也曾磕擦擦登山驀嶺，咱也曾緝林林劫寨偷營。隨何也，咱是你綰角兒弟兄，怎生來漢王不把咱欽敬？你說他有龍顏是眞命，因此上將楚國重瞳看的忒煞輕。哎，隨何也，須索個心口相應！

（卒報云）禀元帥得知，已進成皐關了也。（正末云）那隨何去了許久，怎生還不見漢王出來迎接？這也可怪。（做沉吟科，云）怎麼連隨何也不來了？令人，與咱扎下營寨者。（卒云）理會的。（正末

唱）

【隔尾】咱這屯營扎寨寧心等，瞋目攢眉側耳聽。恰待高叫聲隨何，你那一步八個謊的可也喚不應。咱則道是有人來覷咱動靜。（做看科，云）可不是，（唱）咱則道是有人來供咱使令。（做看科，云）可又不是。呸！（唱）却原來是撲刺刺風動轅門這一幅綉旗的影。

（隨何上）（正末做見怒科，云）咱問你這半張鸞駕恰在那裏？（隨何云）賢弟，我不才失言了。漢王若是箭瘡好了，莫說半張鸞駕出境迎接，便是全副鸞駕也不爲難。只因瘡口未收，不便勞碌。況他周勃、樊噲一班大將，都是尙氣的人，在漢王跟前說你初來歸降，未有半根折箭功勞，自古以來，那曾見君王親迎降將之禮？我不才道是賢弟虎威，非他將可比。爭些兒磨了半截舌頭，終是漢王爲樊噲等所阻，使不才說了謊話。如之奈何？（正末云）事已至此，難道他不來迎，咱依舊回還九江不成？如今漢王在那裏？待咱見去。（隨何云）漢王現臥帳中。你隨我入營見來。（正末做臨古門見科）（漢王引二宮女上，做濯足科）（正末做怒科）（唱）

【牧羊關】分明見劉沛公濯雙足，覷當陽君沒半星。直氣的咱不鄧鄧按不住雷霆，眼睜睜慢打回合，氣撲撲重添囈掙。不由咱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道『見客如爲客，輕人還自輕』！

（做仰天掀髯噴氣科，云）叵耐劉季那廝，濯足相見，明明覷的咱輕如糞土。這一來咱好差了也！

令人，傳下將令：即刻拔營而起，重回咱九江去來。（隨何云）賢弟，你這回去，可還見項王麼？（正末云）怎麼不見？（隨何云）賢弟，你若見項王時，項王道：英布你殺了俺使命，舉兵歸漢去了；漢王不用你，依舊歸俺楚國。俺楚國是個無祀鬼神壇，憑你自去自來，沒些門禁的？那龍且在邊廂又攛上幾句，那項王好個性兒，只一聲道：刀斧手，與俺推出轅門斬訖報來！那時節則怕賢弟悔之晚矣。（正末云）這也說的有理。則是咱今日弄的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兀的不被你害殺咱也！（隨何云）賢弟且省煩惱者。（正末唱）

【哭皇天】是誰人這般信口胡答應，大古裏是你個知心好伴等。則你那劉沛公無君臣的新義分，哎，隨何也，咱與你有甚麼弟兄的舊面情！（隨何云）我原說漢王被項王的伏弩射中足指，現今瘡口未收，所以要濯足哩。（正末唱）這其間都是你隨何隨何弊倖。據着咱一生氣性，半世威風，若不看你少年知識，往日交游，只消咱佩中劍支楞支楞的響一聲，遮莫你能言巧辯，早做了離鄉背井。

【烏夜啼】那其間這漢隨何不償了咱天臣命？則你個劉沛公見面不如聞名。你道是善相持，能相競；用不着咱軍馬崩騰，武藝縱橫。則教你楚江山覷不得火上弄冰凌，漢乾坤也做不得碗內拿蒸餅。哎，隨何也，你怎麼不言語，不承領？從今後，將軍不下馬，各自奔

前程。

（隨何云）賢弟，你則寬心兒等待者。我漢王少不得重用你哩。（正末云）那濯足的盛情咱已領了！常言道『頭醋不酸，二醋不啖』。咱還待他個甚的？只是楚國又不好去，這普天下那裏容咱七尺身子？不如拔劍自刎罷了！（做拔劍科）（隨何做按住劍科）（正末唱）

【駡玉郎】哎，是誰人緊握住咱青鋒柄？可又是隨何也這先生。（隨何云）賢弟差矣。螻蟻尚且貪生，爲人怎不惜命？據賢弟英雄蓋世，右投則右重，左投則左重，何處不立功業，何處不取王侯？却做這自盡的勾當，可不是匹夫匹婦之諒。好短見也。（正末唱）你道咱英雄蓋世無人並，投一國一國重，立功業功業成，取王侯王侯定？

【感皇恩】可是咱要做愚夫婦溝瀆自經，倒不如那螻蟻尚惜殘生。拚的个割斷了絳紅纓，掀翻了犀皮胄，血染了征袍領。從今後收拾了喧喧嚷嚷，略地攻城；畢罷了轟轟烈烈，奪利爭名。一任他游魂散幾時休，遺骸倩何人葬，只乾着了這當王相枉遭黥！

（云）既然你勸咱不要自刎，咱如今也不臣漢，也不還楚，率領四十萬大兵，依舊往鄱陽湖中落草去也。（隨何云）賢弟，你的封王，只待早晚間滅了項羽，便是囊中之物；却要去做草頭大王，好沒志氣也！（正末云）噤聲！（唱）

【採茶歌】咱如今疾驅兵，速離營，只去那鄱陽湖上氣憑陵。權待他鷸蚌相持俱斃日，也等咱漁人含笑再中興。

（云）隨何，借你的口傳語漢王者：咱此一去抵二十個楚霸王，好些難禦哩！（唱）

【煞尾】不爭教劉沛公這一遍無行徑，單注定漢天下有十年不太平。他只要自稱尊，自顯能；覷的人糞土般汚，草芥般輕。激的咱引領大兵，還歸舊境，汗似湯澆，怒似雷轟，直抵着二十個霸王沒的支撑，連你個說咱的隨何也不乾淨。（隨何云）賢弟，你聽我說，還再等一等，自有重用之日。（正末做唱科，云）噤聲！（唱）誰待將你那無道的君王做聖明來等？（引卒子下）

（隨何云）適纔漢王濯足見英布，非是故意輕他，使這謾罵的科段。只因爲英布自恃英勇無敵，怕他有藐視漢家之心，故以此折挫其銳氣。況他原是鄱陽大盜出身，無甚麼高識遠見，待他回歸營寨，自有牢絡之術，乃漢王顚倒豪傑之處。想此時英布已到營了，我再看他去波。（下）

第三折

（漢王引張良、曹參、周勃、樊噲、卒子上，云）孤家漢王是也。前者遣隨何下九江說得英布歸降，孤

家故意使兩個宮女濯足，接見英布。聞他不勝大惱，幾欲拔劍自刎。如今他還營去了，要引着大兵重向鄱陽落草。這是他的故智。孤家想來，人主制禦梟將之術，如養鷹一般：飢則附人，飽則颺去。今英布初來歸我，於楚已絕，於漢未固，正其飢則附人之日也。孤家待先遣光祿寺排設酒筵，教坊司選歌兒舞女，到他營中供用，看他喜也不喜；再遣子房領着曹參等一班兒將官同去陪待，致孤家殷勤之意，料他必然歡悅。如若怒氣未平，孤家另有理會，不怕他不死心塌地與孤家共破楚王。子房以爲何如？（張良云）主公高見，與貧道相合。聞的項王遣龍且救魏當住韓信，自家親率大兵擊彭越於外黃。據貧道料來，彭越怎敵得項王？則外黃必破。外黃破則楚軍益張。今英布歸降，不若捐一侯印與之，就着他率領本部人馬，往救彭越，等兩個來攻項王。此機會不可失也。（漢王云）孤家之意正欲如此。如今子房且同諸將到英布營中去，孤家隨後亦至矣。（張良云）曹將軍，我等共往英布營陪待去來。（樊噲云）那英布有甚麼本事？在那裏不過是個黥面之夫。適纔俺大王見他時，先該除他這鐵帽子撒脬尿在裏面，怎麼只將兩隻臭脚去薰他？他是個鼈鼻子，一些香臭也不懂的，他那裏便肯頭低？我每如今到他營寨去，軍師，你只憑着我，等我一交手，先摔他一個脚梢天。你不要失了我自家的門風。（曹參云）樊將軍不要多說，到那裏只隨着軍師便了。（共下）（正末引卒子上）（詩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咱英布自謂舉九江四十萬衆投降漢王，必得重用，豈知漢王濯足見咱，明明是覷的咱輕如糞土。爭些兒一氣一個死！如今重引大兵到鄱陽湖中落草去。令人，傳下軍令：將營寨拔起，取舊路進發者！（衆應科）（正末

云）只是那隨何是咱綰角兒弟兄，他可不該來哄咱。不殺的他，也出不得這口臭氣。（做噴氣科）（隨何引廚役扛筵席、四旦扮妓女上，云）賢弟請了。我說漢王必然重待。賢弟，如今着光祿寺排設筵席，教坊司選歌兒舞女供應哩。（正末云）咱少這些筵席吃那？（唱）

【正宮·端正好】則咱這鎭江淮，無征鬥，倒大來散誕優游。不爭的信隨何說謊謾天口，你道咱封王業時當就。

【滾綉球】遮莫您皓齒謳，錦瑟搊，列兩行翠裙紅袖，更擺設百味珍饈，顯的咱越出醜。却原來則爲口，大古裏不曾吃些酒肉？則被您送的人也有國難投！遮莫您造起肉麪山，也壓不下咱心頭火；鑿成酒醴海也洗不了咱臉上羞：怎做的楚國亡囚！

（張良同曹參、周勃、樊噲上，入見科）（張良云）俺主公因爲足瘡未愈，適間甚多失禮，特着貧道同一班兒大將造拜。一來替主公請罪，二來就陪待君侯。休得見怪者。（正末做不應科）（樊噲做扯架子科，云）想是他還惱哩。待我老樊與他打一個流星十八跌。（張良云）取酒來。（做送酒科，云）君侯，請滿飲此杯！（正末做不接科）（唱）

【倘秀才】咱與您做參辰卯酉，誰待吃這閑茶浪酒？（隨何云）賢弟，這一位是軍師張子房。（正末唱）哎，您這個燒棧道的先生忒絕後。您當日個施謀略，運機籌，煞有！

（隨何云）這一位是建成侯曹參。（正末云）好曹參，他會提牢押獄哩。（隨何云）這一位是威武侯

周勃。（正末云）好周勃，他會吹簫送殯哩。（隨何云）這一位是平陰侯樊噲。（正末云）好樊噲，他會宰猪屠狗哩。（樊噲做怒科，云）他笑我屠狗麼？咄，你是黥布，我可也不似你會殺人放火做強盜！（正末唱）

【滾綉球】原來這樊噲也做萬戶侯。他比咱單則會殺狗，無過是托賴着君王親舊，現統領着百萬貔貅。他和咱非故友，枉插手，他怎肯去當今保奏？哎，原來這子房也是個傖頭。您待把一池綠水渾都佔，怎生來不放旁人下釣舟，却教咱何處吞鈎？

（張良云）主公遣貧道引着衆將來陪待君侯。若不飲呵，是無主公的面分了。（正末云）咱英布舉四十萬大兵，遠遠的從九江到這裏投見漢王；豈知漢王不以人禮相待，踞床濯足，覷的咱輕如糞土一般。今日的酒便眞個是金波玉液，英布福薄，可也飲不下去。（隨何云）賢弟，你也忒氣重了些。俺漢王本爲足上箭瘡未曾收口，要洗的乾淨，好貼膏藥；又是從小裏患些脚氣症候，他接見人，十次倒有九次洗脚哩。（正末唱）

【脫布衫】那時節在豐沛縣草履團頭，常則是早辰間露水裏尋牛；驪山驛監夫步走，拖狗皮醉眠石臼。

【小梁州】這的是從小裏染成腌症候，可不道服良藥納諫如流？誰似你這般輕賢傲士沒謙柔，激的咱爲讐寇，到如今都做了潑水怎生收？

（漢王引沖末扮宣敕官、卒子捧牌劍推車上）（卒報科，云）聖駕來了也。（沖末上立宣敕云）漢王手敕到來，布英跪聽者。（敕曰）寡人聞良鳥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爾當陽君英布，本以楚將來歸寡人，非其擇主之明，何以至此？今項王遣龍且救魏，禦我韓信；親率二十萬騎，擊彭越於外黃。特加爾爲九江侯破楚大元帥，卽領本部軍馬往援彭越，共討項王。功成之日，另行封賞。爾其欽哉，謝恩。（正末做跪接詔科）（卒捧牌劍正末上立）（漢王拜送科，云）請元帥受牌劍者。（卒推車上科）（漢王云）請元帥就車，寡人親自推轂者。（正末做上車科）（漢王跪把轂科，云）從天以下，從地以上，苟利漢室，唯元帥制之。（做卒牌劍先行、漢王推車三轉科）（正末做下車拜見漢王科）（漢王云）取酒過來。（妓女斟酒科，云）酒到。（漢王做跪送科，云）請元帥滿飲此杯。（正末跪接飲起科）（唱）

【幺篇】咱則道遣紅妝來進這黃封酒，恰原來劉沛公手捧着金甌相勸酬，施〔一〕勤厚。（帶云）咱本待見漢王花白他幾句，這一會兒咱可不言語了。（唱）早則被天威攝的咱無言閉口。哎，英布也，你是個銀樣鑞鎗頭。

（正末做背科，云）今日這一杯酒不打緊，使後代人知漢王幾年幾月幾日在英布營裏跪送一杯酒，咱英布死便死，也死的着了也。（做回身拜謝科，云）謝大王賜酒！（唱）

【叨叨令】請你個漢中王〔二〕龍椅上端然受，早來到張子房半句兒無虛謬。光祿寺幾替兒

分前後，教坊司一派的笙歌奏。兀的不快活殺咱也麼哥，兀的不快活殺咱也麼哥！似這般受用可也誰能够？

（云）人說漢王見臣子們，動不動謾駡，全無些禮體，今日看起來，都是妄傳也呵。（唱）

【剔銀燈】咱則道舌刺刺言十妄九，村棒棒呼幺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這半合兒敢駡遍了諸侯。原來他駡的也則是鄉間漢田下叟，須不共英雄輩做敵頭。

【蔓青菜】則見他坦心腹披袍袖，依然似枌榆社麥場秋，笑吟吟自由。雖然做不得吐哺握髮下名流，也是咱的風雲湊。

（漢王做醉睡科）（張良云）俺主公醉了也。隨大夫，你護送回營去者。（隨何扶漢王下）（張良云）請問元帥，幾時起兵救彭越去？（正末云）大王回營去了。那救彭越之事，如救火一般，豈可停留時刻的。看末將即日傳令，提兵擊項王去來。（樊噲云）你不如把這元帥的牌印讓與我老樊。當日鴻門宴上，我老樊只除下兜鍪，把守轅門的軍校一時打倒，唬得項王在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你可知道麼？（張良云）前日韓信拜了元帥，就壇上點名，便先斬了英蓋一員大將；今日英元帥也是俺主公親拜的，牌印在手，他要割你這頭可也容易。（樊噲云）他也割得頭的？這等只不如屠狗去也。（正末唱）

【柳青娘】眼見得君王帶酒，休驚御，莫聞奏；咱囑咐您個張子房莫愁。看英布統戈矛，今

番不是強誇口：楚重瞳天亡宇宙，漢中王合覇軍州；管教他似雀逢鷹，羊遇虎，一時休！

【道和】把軍收、把軍收，看江山安穩盡屬劉。不剛求，想咱想咱恩臨厚，教咱教咱難消受。這報答志難酬，肯遲留？撲騰騰征騶驟，看者看者咱爭鬥，都教望着風兒走；看者看者咱爭鬥，都教死在咱家手。看沙場血浸橫屍首，直殺的馬頭前急留古魯亂滾滾死死死死人頭！

【啄木兒煞〔三〕】免了彭越憂，報了睢水讐，直殺的塞斷江河滔天溜。早則不從今已後，兩分疆界指鴻溝。（同卒下）

（張良云）那英布領兵擊楚去了也。項王平日所恃大將止英布、龍且兩個。貧道算來，龍且是莽撞之夫，必然死於韓信之手。項王聞得龍且死，已自心怯；又見英布歸漢，反去擊他，必然不戰而外黃之圍自解。却又放出彭越這支軍馬，與英布夾攻項王，項王必然敗走。一面通知韓信，着他繞出夏陽，截他歸路。擒項王必矣。（樊噲云）軍師既然算的這等停當，俺家也整搠軍馬，同攻項王去。難道只在營裏殺狗肉吃？（張良詩云）黥布英雄肯出師，天亡楚國正斯時。韓門預備功成宴，教兒學唱大風詩。（曹參等同下）

校記

〔一〕施：底本作『能』，據元刊本改。

〔二〕漢中王：『中』底本作『劉』，據元刊本改。下同。

〔三〕煞：底本作『尾』，據太和正音譜改。

第四折

（漢王引張良、曹參、周勃、樊噲、隨何、二旦執符節上，詩云）霸王當日渡江來，一騎烏騅百萬開。欲知沛上眞龍起，試看軍前大會垓。孤家用軍師之計，着英布往救彭越，共擊項王去了。好幾日還不見捷音到來，使我好生懸望。（張良云）貧道已曾差能行快走夜不收，往軍前打探去了。着他一見輸贏，便來飛報。適纔一陣信風過，貧道袖傳一課，敢有喜音來也。（隨何云）彭越原是漢家一員虎將，如今又添上英布，兩個夾攻項王，那項王雖則英勇，怎當的腹背受敵？這一遭戰，臣敢立的包狀：只有勝，無有敗。（樊噲云）你又來調喉了。當日俺每攻破彭城時節，那項王自齊國三晝夜趕回，是走乏的人馬。俺每衆將從城中殺出，彭越從外面殺入，那項王可不也是腹背受敵？則被他一騎馬一桿鎗衝突將來，殺的人人退縮，個個奔逃，漢家四十六萬人馬都擠落睢水裏面。幸的

死人多，睢水不流，俺每都打死人堆上騎着馬跑，方纔脫的性命。至今說起，俺這心膽還是磕撲磕撲的跳。你道增了個黥面囚徒，就說這等好看話兒，要在軍前立下包狀。你這個油嘴可包的，俺老樊恰包不的。（正末扮探子執旗打搶背上，云）這一場好廝殺也呵！（唱）

【黃鐘·醉花陰】俺則見楚漢爭鋒競寰土〔一〕，那楚霸王肯甘心伏輸〔二〕？此一陣不尋俗，這漢英布武勇誰如拒〔三〕：慷慨堪稱許，善韜略曉兵書。（帶云）出馬來，出馬來。（唱）沒半霎兒早熬翻了楚項羽。

（做入見科，云）報報報，喏。（張良云）好探子也。他從陣面上來，則見他那喜色旺氣：一張弓彎秋月，兩枝箭插寒星。肩擔一幅泥金令字旗，頭戴八角紅纓桶子帽。九重圍裏往來直似穿梭，萬隊營中上下渾如走馬。殺氣騰騰蔽遠空，一聲傳語似金鐘。兩家賭戰分成敗，只在來人啓口中。探子，你把兩軍陣上那家勝那家輸，喘息定了，慢慢的說一遍咱。（正末唱）

【喜遷鶯】骨刺刺旗門開處，那楚重瞳在陣面上高呼：無徒，殺人可怨，情理難容。這匹夫兩下裏〔四〕廝恥辱，那一個道待你非輕，這一個道負你何辜。

（張良云）哦，那項王在陣上看見英布，怎不着惱。（西江月詞云）兩陣旗門相對，軍前各舉戈矛。高聲英布楚亡囚，怎敢和咱爭鬥。畢竟交鋒深處，是誰奪得贏籌？君王側耳聽根由，專待捷音宣奏。探子，你喘息定了，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出隊子】俺這裏先鋒前部〔五〕，會支分，能對付〔六〕。昧昧昧響颼颼陣上發個金鏃〔七〕，火火火齊臻臻軍前列着士卒，呀呀呀俺則見垓心裏驟戰駒。

（張良云）兩陣對圓，門旗開處，俺這壁英元帥出馬，怎生打扮：戴一頂描星辰晃日月插鷄翎排鳳翅玲瓏三角叉枣穰紫金盔，披一付擋的刀避的箭鎖魚鱗掩月鏡柳葉砌成的龜背猸猊鎧，襯一領攝人魂耀人目染猩紅奪天巧西川新十樣無縫錦征袍，繫一條拆不開組不斷裹香綿攢綵綫緊緊裝束的八寶獅蠻帶，穿一對上殺場踢寶蹬刺犀皮攢獸面吊根墩子製吞雲抹綠靴，輪一柄明如雪快如風沁心寒逼齒冷純鋼打就的宣花蘸金斧，跨一匹兩耳小四蹄輕尾巴細胸膛闊入水如平地捲毛赤兔馬，怕不贏了那項羽也？探子，你喘息定了，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刮地風】鼕鼕鼕不待的三聲凱戰鼓，忽刺刺兩面旗舒；撲騰騰〔八〕二馬相交處，則聽的鬧垓垓喊震天隅。俺則見一來一去，不見贏輸，兩匹馬兩員將有如星注。那一個使火尖鎗正是他楚項羽，忽的呵早刺着胸脯。

（張良云）俺這壁英元帥是一員虎將，難道當不得項王一鎗？（詩云）蕩起征塵二馬交，鎗來斧去肯相饒。要與漢家出力爭天下，拚命當先在此朝。探子，你且喘息定氣，慢慢的再說一遍與俺聽者。

（正末唱）

【四門子】俺英布正是他的英雄處：見鎗來早輕輕的放過去。兩員將各自尋門路〔九〕，整彪軀，輪〔一〇〕巨毒。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廝過瞞各自依法度〔一一〕；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則聽的連天喊舉。

【古水仙子】紛紛紛濺土雨，靄靄靄黑氣黃雲遮了太虛；刷刷刷〔一二〕馬蕩動征塵，隱隱隱人蟠在殺霧；吁吁吁馬和人都氣促，吉當當〔一三〕鎗和斧籠罩着身軀；扢掙掙〔一四〕斧迎鎗幾番烟焰舉，可擦擦鎗迎斧萬道霞光出〔一五〕，廝琅琅斷鎧甲落兜鍪。

【尾聲】嗔忿忿將一匹跨下征驌緊纏〔一六〕住，殺的那楚項羽促律律向北忙逋〔一七〕。（打旋風科，云）俺英元帥呵，（唱）兀的不生搭損明晃晃這柄簸箕般金蘸斧！

（張良云）俺這壁勝了也，那壁敗了也。探子，賞你三罎酒一肩羊，十日不打差。（探子叩頭謝科，下）（樊噲云）不知項王敗走那裏去？俺每領些軍馬趕上殺他一陣，也好分他的功，不要獨獨等這黥面之夫佔盡了。（隨何云）項王旣敗，帝業成矣。臣等請爲大王舉千秋之觴。（漢王云）今日之勝，皆賴軍師妙算，隨使者游說之功，諸將翊贊之力。只等英元帥奏凱回來，孤家當裂土而封。大者王小者侯，不敢吝也。（正末引卒子跚馬上，唱）

【側磚兒〔一八〕】爲甚麼捐軀死戰在沙場？也則要赤心扶立漢家邦。莫道咱居功處無謙讓，咱

本是天生下碧玉柱紫金梁。

【竹枝兒】他若問英布如何救外黃，咱則說項羽虧輸走夏陽，恨不就窮追直趕到烏江。今日個鳴金收士馬，奏凱見君王。提防，只怕他放二四，又做出那濯足踞胡床。

（云）可早到漢營了也。令人接了馬者。（做下科）（卒報云）喏，報大王得知：有英元帥到於轅門之外。（漢王云）隨大夫你出去引進來。（隨何出迎科）（正末入見云）末將引兵到外黃城下，與項王決戰，幸獲微功。只是不曾請的旨，不好窮追，望大王勿罪。（漢王云）項王此敗，其意氣消折盡矣。況他龍且周蘭已爲韓信所斬，只待諸將之兵會集，那時追他，亦未爲遲。孤家聞知兵法有云：兵賞不踰日。當時韓王克齊，就封三齊王；令卿建此大功，封爲淮南王，九江諸郡皆屬焉。隨何說卿歸漢，功亦次之，加爲御史大夫。其餘諸將，姑待擒獲項王之後，別行封賞。一壁廂椎翻牛，窖下酒，就軍營前設一慶功筵宴，賜士卒大酺三日者。（正末同隨何謝恩科）（唱）

【水仙子】謝天恩浩蕩出尋常。（帶云）咱英布呵，（唱）與韓信三齊共頡頏。便隨何豈有他承望，也則爲薦賢人，當上賞，消受的紫綬金章。咱若不是扶劉鋤項，逐着那狐群狗黨，兀良，怎顯得咱這黥面當王！

題目　隨大夫銜命使九江

正名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校記

〔一〕競寰土：雍熙樂府作『定寰宇』。　〔二〕此句雍熙樂府作『楚項籍難贏敗輸』。　〔三〕拒：底本作『據』，今據雍熙樂府改。　〔四〕兩下裏：雍熙樂府作『你兩個』。　〔五〕先鋒前部：雍熙樂府作『先逢英布』。

〔六〕能對付：雍熙樂府作『能擺布』。　〔七〕句中『響颼颼』，雍熙樂府作『冷搜搜』；『金鏃』作『金鈚』。

〔八〕撲騰騰：雍熙樂府作『登時間』。　〔九〕門路：雍熙樂府作『行路』。　〔一〇〕輪：雍熙樂府作『統』。

〔一一〕法度：雍熙樂府作『法處』。　〔一二〕刷刷刷：雍熙樂府作『不刺刺』。　〔一三〕吉當當：雍熙樂府作『吉玎璫』。

〔一四〕扢掙掙：雍熙樂府作『促律律』。　〔一五〕句中『可擦擦』：雍熙樂府作『扢搽搽』；『迎』作『和』。　〔一六〕纏：雍熙樂府作『兜』。　〔一七〕此句雍熙樂府作：『嗔忿忿怒撑破胸脯。』　〔一八〕雍熙樂府無〔側磚兒〕以下二曲。

附錄

新刊關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第一折

（正末扮英布引卒子上開）某乃黥額夫英布，今在霸王麾下〔一〕，鎮守着揚州六合淮地。漢中王有意東遷，衆臣子房已奏：『陛下不可，有虞子期〔二〕告變，不合襲於殿後。』漢王不從，濉水大敗，折漢軍四十六萬，片甲不回。（唱）

【仙呂·點絳唇】楚將極多，漢軍微末，特輕可。戰不到十合，向濉水河邊破。

【混江龍】今番已過，這回不索起干戈。主公倚仗着范增英布，怕甚末韓信蕭何！我則待獨分兒興隆起楚社稷，怎肯交劈半兒停分做漢山河。（外云了）（正末唱）階直下人來報，不由我嗔容

忿忿，冷笑呵呵！

（云）隨何來？他是漢家臣，這的是楚軍寨，他來這裏有甚事？這漢好大膽呵！（怒唱）

【油葫蘆】這漢似三歲孩兒小覷我，怎生敢恁末？是他不尋思到此怎收羅：恰便似寒森森劍戟旁邊過，有如他明彪彪斧鉞叢中坐。是他忒不合，忒騁〔三〕過，恰便似個飛蛾兒急颩颩來投火，便是他自攬下一頭蹉。

【天下樂】這漢滅相自家煞小可。如還我，不壞了他，則俺那楚王知倒〔四〕做了咱的罪過。他待要使見識，廝勾羅，不由我按不住心上火。

（云）小校那裏？如今那漢過來，持刀斧手便與我殺了者〔五〕。交那人過來。（等隨何過來見了）

（唱賓）住者！你休言語，我跟前下說詞那。（等隨何云了）（正末唱）

【哪吒令】三對面先生行道破，那裏是八拜交仁兄來探我，是你個兩賴子隨何來說我。（等外云了）（唱）你待要着死撞活，將功折過，你休那裏信口開合〔六〕。

【鵲踏枝】你那裏話兒多，着言語廝勾羅〔七〕。你正是剔蝎撩蜂，暴虎馮河。誰交你自闖〔八〕入龍潭虎窩，飛不出地網天羅。

【寄生草】你將你舌尖來扛，我將我劍刃磨。我心頭怎按無明火，我劍鋒磨的吹毛過，你舌

頭便是亡身禍。你道是特來救我目前憂，嗷，你正是不知自己在壕中臥。

（云）你道是救我來，你說我有甚罪過？（等外云三個死字）（做背驚云）打呵打着實處，道呵道着虛處。這漢怎生知道？我或有這罪過，如今赦了我也。（等天臣上云了）（正末唱）

【玉花秋】那裏發付這殃人貨，勢到來怎生奈何？楚國天臣還見呵，其實也難收斂怎求和！

（云）小校裝香來。（唱）我與你一下裏相迎，你且一下裏躲。

（云）你且兀那屏風背後躲者。（等使命開了）（云）我道楚使來取我首級，却原來不是，倒赦了我罪過。（唱）

【後庭花】不爭這楚天臣明道破，却把你個漢隨何謊對脫。（帶云）去了天臣呵，（唱）我如今喚你來從頭兒問，隨何，看你支吾咱說個甚末。這風波，忒來的歇禍，原來都翻成他的佐科。

（等外出來共使命相見了）（做門外猛見科）（云）這漢大膽麼，誰請你來，自走出來了。（做共外打手勢科）（云）你且藏者。（唱）

【金盞兒】唬的我面沒羅，口答合。想伊膽到天來大，料應把那口吹毛過的劍先磨。坑察的着咽頸，血瀝瀝帶着肩窩。不爭你殺了他楚使命，則被你送了我也漢隨何！

（云）拿着那漢者。這人大膽，俺楚家使命，你如何敢殺了他？（等外云了）（云）我門外搖着手，意裏道你且休出來，且藏者，我幾時交你殺了他使命來？（等外再云了）（怒云）小校拿着這漢，咱見楚

王去來。（等外云了）（做慘科）（背云）我若拿將這漢見楚王去，這漢是文字官，不曾問一句，敢說一堆老婆舌頭；我是個武職將，幾時折辯過來？（做尋思科住）（唱）

【雁兒】楚王若是問我，（帶云）英布，他是漢家，咱是楚家，你不交書叫他去沙，他如何敢來？到底難將伊着末。你恰施劣缺，顯雄合。你個哥！（帶云）哎，你殺了他楚使，（唱）却不道我如何？（云）似此怎生了？（等外云降漢了）（云）你交我降你漢家，這楚王不曾虧我，我便降漢，肯重用麼？（外云了）（正末唱）

【賺煞〔九〕】休把我廝催逼，相擡掇，英布也〔一〇〕今番去波。我若是不反〔一一〕了重瞳楚項籍，赤緊的做媳婦兒先惡了翁婆，怎存活？便似睜着眼跳黃河。你則着我歸順您君王較面闊，你這裏怕不千般兒啜摩。却將我一時間謾過，友人〔一二〕，我則怕你沒實誠閑話我赤心多〔一三〕。（下）

校記

〔一〕此句首二字底本模糊不清，今據徐校本補。

〔二〕虞子期：底本誤作『于子琪』，今改。

〔三〕騁：原作『聘』，今改。

〔四〕倒：原作『到』，今改。

〔五〕句中『我殺』二字原本模糊不清，今據徐校本補；『了』原作『丁』，今改。

〔六〕合：原作『呵』，音近致誤，今據元曲選本改。

〔七〕廝勾羅：『勾』原作『多』，據前〔天下樂〕

曲文改。〔八〕闖：原作『創』，今據鄭校本改。〔九〕賺煞：原作『收尾』，今改。〔一〇〕也：原作『去』，今據元曲選本改。〔一一〕反：原作『友』，今據文意改。〔一二〕友人：原作『交人』，今據徐校本改。〔一三〕此句『我則怕』前原有一『道』字，今刪。

第二折

（正末上云）隨何，咱閑口論閑話。這裏離成〔一〕皐關則是一射之地，你言請我降漢，交天子擺半張鑾駕出境來接。兀的天子爲甚不來接？（等外末云了）（云）你是個謊說的好。（唱）

【南呂·一枝花】抵多少不欽奉皇帝宣〔二〕，不遵敬將軍令。不由我不背反，不由我不掀騰兩國攙爭〔三〕，難使風雷性。三不歸一滅行，着死圖生，劍斫了差來的使命。

【梁州第七】不由我實丕丕興劉滅楚，却這般笑吟吟背暗投明。太平只許將軍定，折末提人頭廝摔，噙熱血相噴；折末勢雄雄廝併，威糾糾相持，齊臻臻領將排兵，鬧垓垓虎鬥龍爭。俺也曾濕浸浸臥雪眠霜，圪搽搽登山驀嶺；俺也曾漆林林劫寨偷營。隨何，咱是綰角兒弟兄，漢中王不把咱欽敬。都說他是眞命，似這般我覷重瞳煞輕省。那武藝我手裏怎地施

呈？

（做到寨科）（城外屯軍了）（等外末云了）（云）我則這營門外等者，你則疾出來。（唱）

【隔尾】我這裏撩衣破步寧心等，瞋〔四〕目攢眉側耳聽。我恰待高叫聲隨何，（帶云）那漢一步八個謊，却也喚不應。我則道是有人覷了這動靜；（帶云）原來不是人，却是這古剌剌風擺動營門前是這綉旗影。

（等外出來了，做怒云）鑾駕那裏也？隨何，我知道，自古已來，那裏有天子接降將禮來？隨何，一句話，則是你忒說□了些個。（做過去見駕拜住）（做猛見濯足科）（做氣煩惱意科）（怒唱）

【牧羊關】分明見劉沛公濯雙足，慢自家有四星，却交我撲鄧鄧按不住雷霆。眼睜睜謾打回合，氣撲撲還添意掙。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却不見客如爲客，您做的個輕人還自輕。

（做怒住出來氣科，云）濯足而待賓，我不如你脚上糞草！衆軍聽我將令，則今日便回去。（等外云了）（云）住住，我若見楚王，楚王問我：『英布，你降漢家，今日不用你也，你却來。與推轉者。』嗨！這的便好道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唱）

【哭皇天】誰將我這背膊來牢扶定？（外云了）（怒放）特故你是知心好伴等。潑劉三端的是、端的是負功臣。既劉沛公無君臣義分，嗦，漢隨何咱有甚麼相知面情？（帶云）你把劉邦來奚落，將

英布相扶。 這公事其中間都是你的嬖倖。 你殺了他生性， 你失了他信行。（帶云）若不看從來相識，往日班行，這堝兒翻了面皮。（唱）

【烏夜啼】敢交你這漢隨何，這答兒裏 償了俺那天臣命。 漢中王見面不如聞名。 分明見把自家清，交你做了人情，交我氣撲騰〔五〕。 覷楚江山似火上弄冬凌，漢乾坤如碗內拿蒸餅。 你也不言語，不答應。 却不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等外云了）（做氣怒科，云）四十萬大軍聽者：我也不歸漢，也不歸楚，一發驪山內落草爲賊。 隨何，我說與你：我若反呵，抵一千個霸王便算！（做氣不忿科）（唱）

【煞尾〔六〕】不爭漢中王這一遍無行逕，單注着劉天下爭十年不太平。 心中焦，意下頴；氣如虹，汗似傾。劉家邦，怎要淸；劉家邦，至不寧。 怨隨何，枉保奏；自摧殘，自爭竟。〔七〕幾番待共這說我的隨何不乾淨。（等外末云了）（打喝）（唱） 你那裏噤聲噤聲！ 誰待將您那沒道理的君王他那聖旨來等〔八〕？（下）

校　記

〔一〕成：原作『城』，據元曲選本改。

〔二〕皇帝宣：『帝』字原作一圓圈，今從鄭校本補。

〔三〕撬爭：原作『嶠

爭』，今從鄭校本改。案：『攙爭』意卽『攙奪』，後者見元劇謝金吾第三折及爭報恩第三折。

〔四〕瞋：原作『瞑』，據元曲選本改。

〔五〕句中『氣』字原本模糊不淸，『撲騰』，原作『浦滕』，據徐校本補改。

〔六〕煞尾：原作『收尾』，據元曲選本改。

〔七〕爭竟：原作『急竟』，今改。

〔八〕句中『道理』原作『道禮』，今改；『旨』字原作一圓圈，據鄭校本補。

第三折

（正末上）（怒云）休動樂者！英布，你自尋下這不快活來受。（唱）

【正宮·端正好】鎭淮南，無爭鬥，倒大來散誕優遊。信隨何說謊謾人口，待把富貴奪功名就。

【滾綉球】折末您皓齒謳，錦臂韝；列兩行翠裙紅袖，製造下百味珍羞，顯的我越出醜。好呵！我原來則爲口，特故裏不曾吃酒肉！您送的我荒荒有國難投。您便做下那肉麪山，也壓不下我心頭火；造下那酒食海，也洗不了我臉上羞。須有日報寃讐。

（等外把盞科）（做不吃酒科（唱）

【倘秀才】既共俺參辰卯酉，誰吃您這閑茶浪酒？你一個燒棧道的先生忒絕後。你當日施謀略，運機籌〔一〕，煞有。

（等子房云臣僚了）（云）丞相，你說漢朝有好將軍，好宰相。有誰？你說。（等子房云王陵了）（云）王陵比我會沽酒。（等又云周勃了）（云）周勃比我會吹簫送殯。（等又云隨何了）（云）你漢朝只一個好隨何！（等隨何云了）（云）他隨何祖上是燕國上大夫，他家裏會鑽秤。（等子房云樊噲了〔二〕）（云）您只一個好樊噲！（等子房云了）（唱）

【滾綉球】一個樊噲封做萬戶侯，他比我會殺狗。托賴着帝王親舊，統領着百萬貔貅。和我不故友，枉插手，他怎肯去漢王行保奏？我料來子房公只你傖頭，一池綠水渾都占，却怎不放旁人下釣鈎？不許根求。

（等外云了）（云）丞相這般說，我來降漢，我須沒歹意；您濯足而待賓，我不如您脚上糞草。（等子房云了〔三〕）（云）是天子從小裏得來的症候？（唱）

【脫布衫】那時節豐沛縣裏草履團頭，早晨間露水裏尋牛。驪山驛監夫步走，拖狗皮醉眠石臼。

【小梁州】那時節偏沒這般腌症候，陡恁的納諫如流。輕賢傲士慢諸侯，無勤厚。惱犯我如

潑水怎生收！

（云）我不認得您劉沛公，放二四，拖狗皮，世〔四〕不回席。（駕上〔三〕）（云）兀的不羞殺微臣！（等駕做住把盞了）（唱）

【幺篇〔六〕】被聖恩威懾的忙饒後，見笑吟吟滿捧着金甌。見他忙勸酒，施勤厚。（云）怎生見天子待花白一會來，却又無言語了。哎，無知禽獸，英布，你如鐵槍頭。

（等駕跪着把盞科）（做接了盞兒慌科）（背云）後代人知，漢中王幾年幾月幾日，在館驛內跪着英布，吃了一盞酒，便死呵，也死的着也。（拜唱）

【叨叨令】請你一個漢中王龍椅上端然受，早來子房公半句兒無虛謬〔七〕。光祿司幾替兒分着前後，教坊司一派簫韶奏。英布，你早倒快活也末哥，你早倒快活也末哥！這般受用誰能够？

【剔銀燈】舌刺刺言十妄九，村棒棒的呼幺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這的半合兒敢謾罵諸侯，就裏則是個大村叟，龍椅上把身軀不收。

【蔓菁菜】捋袒開龍袍扣，依法次坐着那豐沛縣裏麥場頭。轅軸，舉止雖然不風流，就裏沒哧和，衡寬厚。

【柳青娘】早是君王帶酒，休驚御，莫聞奏。子房公免憂。看英布統戈矛，今番不是誇強口；楚項籍天喪宇宙，漢中王合霸軍州。此番絕，今後了，這回休。

【道和】把軍收，把軍收，江山安穩總屬劉。不剛求，看咱看咱恩臨厚，交咱交咱難消受，終身答報志難酬。恨無由，直殺的喪荒丘。遙觀着征騕騾，都交他望風走。看者看者咱征鬥，您每您每休來救；看者看者咱征鬥，都交死在咱家手。荒郊野外橫屍首，直殺的馬頭前急留古魯魯魯亂滾死死死死死死人頭。

【隨煞】免了魏豹憂，報了濉水讐，殺的塞斷中原江河溜。早則不從今已後，兩分家國指鴻溝。（下）

校記

〔一〕運機籌：『籌』原作『疇』，今改。

〔二〕以上七字原缺，今從鄭校本補。

〔三〕以上五字原缺，今從鄭校本補。

〔四〕世：原作『是』，據徐校本改。

〔五〕駕上：原缺，據鄭校本補。

〔六〕玄篇：原作『唱』，今改。

〔七〕謬：原作『繆』，今改。

第四折

（正末拿砌末扮探子上）（唱）

【黃鐘·醉花陰】楚漢爭鋒競寰宇，楚項籍難贏敢輸。此一陣不尋俗，英布誰如？據慷慨堪推舉。

【喜遷鶯】多應敢會兵書，沒半霎兒，（帶云）嗏，出馬來，熬翻楚霸主。他那壁古剌剌門旗開處，楚重瞳陣上高呼：無徒，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相欺負，廝恥辱。他道我看伊不輕，我負你何辜？

【出隊子】咱這壁先鋒前部，會支分能對付。床床床！響颼颼陣上發金鏃〔一〕，沙沙沙！齊臻臻坡〔二〕前排士卒。呀，僕剌剌的垓心裏驟戰駒。

【刮地風】蓼蓼！不待的三聲凱戰鼓，火火！古剌剌兩面旗舒。脫脫！撲剌剌二馬相交處，喊振天隅。我只見一來一去，不當不堵〔三〕。兩匹馬，兩個人，有如星注。使火尖槍的楚項羽，是他便刺胸脯。

【四門子】九江王那些兒英雄處，火尖槍〔四〕輕輕早放過去。兩員將各自尋門路，動彪軀，輪巨毒。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廝過謾各自依法度；虛裏着實，實裏着虛，呵，連天喊擧。

【水仙子〔五〕】紛紛紛，濺土雨；靄靄靄，黑氣黃雲遮太虛。騰騰騰，馬蕩動征塵；隱隱隱，人盤在殺霧；吁吁吁，馬和人都氣促〔六〕。道吉丁丁火，槍和斧籠罩着身軀；道足呂呂忽，斧迎槍數番烟焰擧；道坑察察着，槍和斧萬道霞光注；道廝郎郎呀，斷鎧甲落兜鍪。

【收尾】把那坐下征騁猛兜住，嗔忿忿氣夯破胸脯。生搭損那柄黃烘烘簸箕來大金蘸斧〔七〕。

（趕霸王出）（駕封王了）

散場

題目　張子房附耳妒隨何

正名　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校記

〔一〕鏃：原作『錞』，據元曲選本改。

〔二〕坡：原作『披』，今改。

〔三〕堵：原作『睹』，今改。

〔四〕火尖槍：『尖』字原作『出』；『槍』字原脫，今據前〔刮地風〕曲文改補。

〔五〕水仙子：『水』字原作『山』，今改。

〔六〕促：原作『出』，據元曲選本改。

〔七〕金蕉斧：『蕉』字原本不可辨，今據元曲選本補。

古杭新刊的本尉遲恭三奪槊

劇目說明

本劇原僅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後隋樹森《元曲選外編》、鄭騫《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及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均對本劇作了文字上的校訂。

本劇原不署撰人。《錄鬼簿》於尙仲賢名下著錄此劇，天一閣本所錄之題目正名悉與此劇相同。《太和正音譜》及《元曲選目》亦將此劇歸屬尙氏。因此，本劇當爲尙作。

現以元刊本爲底本，以其餘各本參校。

第一折

（匹先扮建成、元吉上，開）（建成云）〔一〕咱兩個欲待〔二〕篡位，爭奈秦王根底有尉遲，無人可敵。（元吉道）我有一計，將美良川圖子獻與官裏，道的不是反臣那甚麼？交壞了尉遲，哥哥便能够官裏做也。（駕云了）（呈圖科）（高祖云了）（大怒將尉遲拿〔三〕下）（末扮劉文靖將榆窠園〔四〕圖子上了）（唱）

【仙呂·點絳唇】想當日霸業圖王，豈知李氏，把江山掌。雖不是外國他邦，今日做僚宰爲卿相。

【混江龍】不着些寬洪〔五〕海量，剗地信讒言佞語損忠良。誰不曾忘生捨死，誰不曾展土開疆？不枉了截髮搓繩穿斷甲，扯旗〔五〕作帶勒金瘡。我與你不避金瓜下喪，直言在寶殿，苦諫在昭陽。

【油葫蘆】陛下，想當日背暗投明歸大唐，却須是眞棟梁。剗地廝□□□廝提防〔六〕。比及武官砌壘個元戎將，文官掙扎個頭廳相；知他是幾個死，知他是幾處傷？今日太平也，都指望請官賞。剗地胡羅惹斬在雲陽。

【天下樂】誰似俺出氣力功臣不氣長？想當時，反在晉陽。若不是唐元帥少年有紀綱，義伏了徐茂公，禮懾〔七〕了褚遂良，智降了蘇定方。

【醉扶歸】當日都是那不主事蕭丞相，更合着那沒政事漢高皇，把韓元帥葫蘆提斬在未央。今日個人都講，若有舉鼎拔山的覇王，哎，漢高呵，你怎敢正眼兒把韓侯望？

【後庭花】陛下則將這美良川裏寃恨想，却把那榆窠園裏英雄忘。更做道世事雲〔八〕千變，敬德呵，則消得功名紙半張。陛下試參詳，更做道貴人多忘，咱數年間有倚仗。

【金盞兒】那敬德，自歸了唐，到咱行，把六十四處烟塵蕩。殺得敵軍膽喪，馬到處不能當。苦相持一萬陣，惡戰討〔九〕九千場。全憑着竹節鞭，生併了些草頭王。

【賞花時】元帥不合短箭輕弓觀他洛陽。怎想闊劍長槍埋在淺岡，映着秋草半蒼黃。初間那唐元帥怎想，腦背後不提防。

【么篇】呀，則見那骨刺刺征旗遮了太陽，赤力力征鼙振動上蒼。那單雄信恁高強，他猛觀了敵軍勢況，忙撥轉紫絲繮。

【勝葫蘆】打得匹不刺刺征騶走電光。藉不得衆兒郎，過澗沿坡尋路慌。過了些亂烘烘的荆棘，密稠稠榆柳，齊臻臻長成行。

【么篇】是他氣撲撲慌鑽入裏面藏。眼見的一身亡，將弓箭忙拈胡抵當。呀呀，寶雕弓拽滿，咻咻，紫金鈚連發，火火，都閃在兩邊廂。

【金盞兒】元帥却是那些兒慌，那些忙。（帶云）忙不忙，元帥也記得。（唱）把一領錦征袍，扯裸得沒頭當。單雄信先地趕上，手撚着綠沉槍〔一〇〕。槍尖兒看看地着脊背，着脊背透過胸膛。那時若不是胡敬德，（帶云）陛下聖鑑：誰搭救小秦王？

【醉扶歸】索甚把自己千般獎，齊王呵，不如交別人道一聲強。若共胡敬德草草的鞭鬥槍，分明立了執結并文狀。則他家自賣弄伶俐半晌，把一條虎眼鞭，直攬頭直上。

【賺煞〔一一〕】這廝則除了鐵天靈、銅脖〔一二〕項，銅腦袋石鐫就的脊梁。那鞭上常有半指〔一三〕血糊塗的人腦漿，則那鞭則是鐵頭中取命的閻王。若論高強，鞭着處便不死十分地也帶重傷。也是青天會對當，故交這尉遲恭磨障，磨障這弑君殺父的劣心腸。（下）

校記

〔一〕建成云：原缺，今補。　〔二〕待：原作『帶』，今改。　〔三〕拿：原作『那』，今改。　〔四〕榆窠園：『窠』原作『科』，據同折〔後庭花〕曲文改。　〔五〕扯旗：原作『征旗』，形近而誤。扯旗與上句截髮對文。　〔六〕句中『提』原作『低』，今改；此句依曲譜當爲七字，疑有脫漏。　〔七〕懾：原作『設』，從徐校本改。　〔八〕雲：原作『紜』，從鄭校本改。　〔九〕惡戰討：『討』字原缺，從徐校本補。　〔一〇〕綠沉槍：『綠』原作『六』，從徐校本改。　〔一一〕賺煞：原作『尾』，今改。　〔一二〕脖：原作『鈸』，今改。　〔一三〕指：原作『紙』，今據文意改。

第二折

（末扮秦叔寶〔二〕上了）（唱）

【南呂·一枝花】箭空攢白鳳翎，弓閑挂烏龍角。土培損金鎖甲，塵昧了錦征袍。空喂得那匹戰馬咆哮，皮楞簡生疏却，那些兒俺心越焦。我往常雄糾糾的陣面上相持，惡喑喑的沙場上戰討。

【梁州第七】這些時但做夢早和敵軍對壘，才合眼早不刺刺地戰馬相交，則聽的韻悠悠的耳畔吹寒角。一回價不鼕鼕的催軍鼓擂，響當當的助戰鑼敲。稀撒撒地珠簾篩日〔三〕，滴溜溜的綉幙翻風，只疑是古刺刺雜彩旗搖。那的是急煎煎心癢難揉〔三〕。往常則許咱遇水登橋，除了咱逢山開道，嗨，如今央別人跨海征遼。壯懷，怎消？近新來病體兒直然覺。我自喑約，也枉了醫療。被這秋氣重金瘡越發作，好交我痛苦難消。

【賀新郎】我欠起這病身軀，出戶急相邀。你知我迭不的相迎，不沙，賊丑生，你也合早些兒通報。見齊王元吉都來到，半晌不迭手脚，我強強地曲脊低腰。怪日來喜蛛兒的溜溜在檐

外垂，靈鵲兒咋咋地頭直上噪，昨夜個銀臺上剝剝〔四〕地燈花爆。他兩個是九重天上皇太子，來探俺這半殘不病舊臣僚。

【牧羊關】這些腌臜病，都是俺業上遭，也是俺殺人多一還一報。折倒的黃甘甘的容顏，白絲絲地鬢脚。展不開猿猱臂，稱不起虎狼腰。好羞見程咬金知心友，尉遲恭老故交。

【隔尾】我從二十一二〔五〕上早驅軍校，經到四五千場惡戰討，怎想頭直上輪還老來到。我喑約，慢慢的想度，嗨，刮馬似三十年過去了！

【牧羊關】當日我和胡敬德兩個初相見，正在美良川廝撞着。咱兩個比並一個好弱低高。他滴溜着虎眼鞭颼，我吉丁地着皮楞簡〔六〕架却。我得空便也難相從，我見破綻也怎擔饒。我不甫能卒卒地兩簡才颼去〔七〕，他颼颼〔八〕地三鞭却還報了。

【隔尾】那鞭，却似一條玉蟒〔九〕生鱗角，便是半截烏龍去了牙爪。那鞭，着遠望了吸吸地腦門上跳。那鞭，休道十分的正着，則若輕輕地抹着，敢交你睡夢裏驚急列地怕到〔一〇〕曉。

【鬥鵪鶉〔一一〕】那將軍，剗馬騎單鞭搦，論英雄果〔一二〕勇躍。他立下功勞，怎肯伏低做小？倚強壓弱，不用呂望六韜，黃公三略。但征敵處躁暴〔一三〕，相持處慟懆。那鞭，若脊梁上抹着，忽地咽喉中血冒〔一四〕。我道來，我道來，他煩煩惱惱，焦焦躁躁〔一五〕。滴溜撲〔一六〕那鞭着，交

你悠悠地魄散魂消。您〔二七〕自量度，匹頭上把他標寫在淩烟閣。論着雄心力，劣牙爪，今日也合消、合消封妻蔭子，祿重官高。

【哭皇天】交我忍不住微微地笑，我迭不得把你慢慢地教〔二八〕。來日你若見那鐵幞頭紅抹額，烏油甲皂羅袍，敢交你就鞍心裏驚倒。若是來日到御園中，忽地門旗開處，脫地戰馬相交。（帶云）哎，齊王呵，這一番要爬交〔二九〕，那鞭，不比衙鋼槍搠，雙眸劍鑿。

【烏夜啼】雖是沒傷損難貼金瘡藥，敢二十年青腫難消。若不去脊梁上，敢向鼻凹裏落。唬的怯怯喬喬，難畫難描。我則見的溜溜〔三〇〕的立不住腿脡搖。圪撲撲地把不住心頭跳。不如告休和，伏低弱，留得性命，落得軀殼。

【煞尾〔三一〕】可知道金風未動蟬先覺，那寶劍得來你怎消？不出君王行廝搬調，侵着眉稜〔三二〕，擦着眼角。則若是輕輕的虎眼鞭抹〔三三〕着，穩情取你那天靈蓋半截不見了。（下）

校記

〔一〕秦叔寶：原缺，據徐校本補。

〔二〕珠簾篩曰：『珠』字原缺，據徐校本補。

〔三〕揉：原作『猱』今改。

〔四〕剝剝：原只有一『剝』字，今據上文句法補作疊字。

〔五〕二十一二：底本『一二』合寫成『三』，從徐校本改。

〔六〕皮楞簡：『皮楞』原作『脾罗』，據前〔一枝花〕曲文改。　〔七〕句中『簡』原作『揀』；『去』作『重』，均從徐校本改。　〔八〕颼颼：原作『搜搜』，從徐校本改。　〔九〕蟒：原作『莽』，今改。　〔一〇〕到：原作『道』，今改。

〔一一〕鬥鵪鶉：『鵪鶉』原作『奄享』，今改。案：〔鬥鵪鶉〕非南呂宮屬曲，而南呂宮之〔鵪鶉兒〕只有九句，與此曲不合；此外，中呂宮之〔鬥鵪鶉〕爲八句，越調之〔鬥鵪鶉〕爲十句，均與此曲不合。茲照錄存疑。　〔一二〕果：原作『半』，從徐校本改。　〔一三〕躁暴：原作『操抱』，從鄭校本改。　〔一四〕冒：原缺，據鄭校本補。　〔一五〕躁躁：原作『燥燥』，今改。　〔一六〕滴溜撲：『撲』原作『掬』，從鄭校本改。　〔一七〕您：原作『你心』，今改。　〔一八〕教：原作『交』，今改。　〔一九〕爬交：『爬』原作『把』，今改。案：爬交，意謂摔跟頭。　〔二〇〕的溜溜：原作『的留』，今據下文對句改作疊字。　〔二一〕煞尾：原作『尾』，今從鄭校本改。　〔二二〕眉稜：『稜』原作『罗』，從鄭校本改。　〔二三〕抹：原作『末』，今改。

第三折

（末扮敬德上）（唱）

【雙調·新水令】你今日太平也不用俺舊將軍，呀，來來，把這廝豁惡氣建您娘一頓。可知道家貧顯孝子，直到國難用功臣〔一〕。如今面南稱尊〔二〕，便撇在三限裏不秋問。

【駐馬聽】想我那撞陣衝軍〔三〕，百戰功名百戰身。枉與你開疆展土，也合半由天子半由臣。

俺沙場上經歲受辛勤，撇妻男數載無音信。剗地信別人閑議論，將俺胡羅惹沒淹潤。

【步步嬌】便折末爛剉得我尸骸爲泥糞，折末金瓜打碎我天靈盡。既然俺不怨恨，問那廝損壞忠臣佞詞因。咱那亢金椅〔四〕上聖明君，則但搬着半句兒十分地信。

【攪箏琶】我便手段施呈盡，剗地罪過不離身。俺那沙場上武藝擗合〔五〕，他每枕頭邊關節兒更緊。他每親父子，俺然是舊忠臣；則是四海他人，比他是龍子龍孫。則軍師想度，元帥尋思，休休，是他每親的到頭來也則是親，怎辨〔六〕清渾！

【沉醉東風】我也曾箭廝射〔七〕疊着面門，刀廝劈咬着牙根。也曾殺的槍桿上濕漉漉血未乾，馬頭前古鹿鹿人頭滾，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剗地信佞語讒言損害人，因此上別了西府秦王處分。

【川撥棹】聽元帥說原因，心頭上一千團火塊滾。氣的肚裏生嗔，愁的似地慘天昏。恰便似心內火滾，好交人怎受忍！

【七弟兄】這的是聖恩、重臣，你〔八〕看我發回村。他雖是金枝玉葉齊王印，我好煞則是階下的小作軍，也是癡呆老子〔九〕今年命。

【梅花酒】你看我發回村，惱犯〔一〇〕魔君，撞着喪門〔一一〕。我想那榆窠園實是狠。他不弱〔一二〕

如單雄信，則我這鞭穩打死須定無論。

【收江南】水磨鞭來日再開葷。大王怎做聖明君，信讒言佞語損忠臣。好交我氣忿！元吉打死須並無論。

【鴛鴦煞〔二三〕】來日鬧垓垓列着軍卒陣，就着哭啼啼接送齊王殯。恨不得待摘膽剜心，剔髓挑筋。唱道，待交這虎將難存忠信。向那龍床側近，調泛得君王一星星〔二四〕都隨順。咱則待剪草除根，直把〔二五〕這坑陷我的寃讐證了本！（下）

校記

〔一〕此句『難』字下、『用』字上原有一『顯』字，衍文，今刪。　〔二〕面南稱尊：『稱』原作『成』，今改。　〔三〕撞陣衝軍：『衝』原作『充』，今改。　〔四〕亢金椅：『椅』字原缺，據徐校本補。　〔五〕句中『武藝』原作『我藝』；『擗』作『僻』，均從鄭校本改。　〔六〕辦：原作『办』，今改。案：『办』即『辦』，與『辨』字相似。　〔七〕箭廝射：『廝』字原缺，據下句『刀廝劈』句式補。　〔八〕你：原作『休』，據同折〔梅花酒〕曲文改。　〔九〕癡呆老子：『老』字原似一『孝』字，但該字下半部分缺筆，今據文意校改。　〔一〇〕惱犯：『惱』原作『腦』，今改。　〔一一〕喪門：『喪』原作『桑』，今改。　〔一二〕不弱：『弱』原作『若』，同音借用。　〔一三〕鴛鴦煞：原作『尾』，今改。　〔一四〕一星星：原作『一惺惺』，從鄭校本改。　〔一五〕把：原殘作『巴』，今據文意校改。

第四折

（末扮尉遲恭〔一〕上了）（唱）

【正宮·端正好】如今罷了干戈，絕了征戰，扶持俺這唐世界〔二〕文武官員。那回是眞個今番演，越顯得俺經熬煉。

【滾綉球】却受着帝王宣，要施展。顯我那舊時英健，不索說在駿馬之前。我身上不曾掛鎧甲，腰間不曾帶弓箭；手中不曾將着綠沉槍撚，我則是赤手空拳。我座下剗騎着追風馬，腕上只彪着打將鞭。我與你出馬當先。

【倘秀才】這裏是競〔三〕性命的沙場地面，且講不得君臣體面，則怕犯風流兒罪愆〔四〕。我坷塔地〔五〕勒住征驌，立在這邊。

【滾綉球】我則見這御園，怎生選〔六〕？這戰場寬展，却煞強如那亂烘烘地荆棘侵天。我則見嫩茸茸綠莎輭，寬轉轉〔七〕翠袖展，撒撒地馬蹄兒輕健。你便丹青巧筆也難傳。我則見，皂羅袍都掠〔八〕濕宮花露，深烏馬沖開綠柳煙，殺氣盤旋。

【倘秀才】那廝門旗下把我容顏望見，則唬得那廝鞍心裏身軀倒偃。則看你再敢人前說大言！這廝爲甚麼，則管裏廝俄延，不肯動轉？

【呆古朵】那廝管見我這單雄信屈死的寃魂現，嗏，你今日合交替他生天。這的又打不得關節，立不得證見〔九〕。你也難把殘生免，你則照管着天靈片。你待變龜來難入水，化鶴來難上天。

【叨叨令】那廝槍尖兒武藝都呈遍，被我遮截架隔難施展。這廝輸贏勝〔一〇〕敗登時現，存亡死活分明見。嗏，論到打也末哥，論到打也末哥，這番交馬應無善。

【伴讀書】則見颯颯地陰風〔一一〕剪，將這昏沉沉〔一二〕塵埃踐。不剌剌征騕似紗燈般轉，都速速把不定渾身戰。看原告將元吉天靈健〔一三〕，見元帥到跟前。

【笑和尚】您您您，弟兄每廝顧戀；俺俺俺，臣宰每實埋怨；休休休，終久是他親眷。嗏嗏嗏這鐵鞭，你你你，合請佃〔一四〕。來來來，俺且看俺西府秦王面。

【倘秀才】我接住槍待使些兒空便〔一五〕，是誰扳〔一六〕住手不能動轉？把這廝不打死呵朝中又弄權。他苦哀告〔一七〕，意懸懸，赦免。

【滾綉球】我默不待言，不近前。你也不分良善，又不是不知我抱虎而眠。這廝不納賢，不

可憐，不送俺一遍。交這廝落不的個屍首完全〔一八〕。這廝不彪折〔一九〕脊梁也難消我這恨，把這廝〔二〇〕不打碎天靈沙怎報我寃？怎不交我忿氣沖天！

【快活三】謝吾皇把罪愆免，打元吉喪黃泉。我這裏曲躬躬的朝拜怎敢訛言，再把天顏現。

【鮑老兒】我吃一萬金瓜也不怨天，則稱了我平生願。元吉那廝一靈兒正訴寃，敢論告他閻王殿。這斯那囂浮詐僞〔二一〕，輕薄諂佞，那裏有納士招賢？那凶頑狠劣，奸猾狡倖〔二二〕，則待篡位奪權。（下）

題目　齊元吉兩爭鋒

正名　尉遲恭三奪槊

校記

〔一〕尉遲恭：原缺，據徐校本補。　〔二〕唐世界：『世界』原作『十在』，今從徐校本改。　〔三〕競：原作『竟』，今改。　〔四〕犯風流兒罪愆：『犯』原作『祀』，『兒』原作『見』，今據文意改；『愆』原作『愆』，從鄭校本改。　〔五〕坷塔地：『坷』字在偏旁底本脫落，今補。　〔六〕選：底本難辨，據鄭校本校訂。　〔七〕寬轉轉：『寬』字原缺，今依文意補。　〔八〕掠：原作『略』，據文意改。　〔九〕證見：『證』原作『正』，今改。　〔一〇〕勝：原作『盛』，今改。　〔一一〕陰風：『陰』原作『因』，今改。　〔一二〕昏沉沉：『沉沉』原作『澄澄』，從鄭校本改。　〔一三〕句中『天』字原作

『吳』，從鄭校本改。〔二四〕請佃：『佃』原作『奠』，今改。案：雜劇拜月亭第四折有『把你這眼前厭倦物件，分付與他別人請佃』，意謂『接受、承受』。〔二五〕空便：『空』原作『控』，今改。〔二六〕扳：原作『班』，今改。〔二七〕苦哀告：『苦』原作『若』，據文意改。〔二八〕完全：『完』原作『元』，今改。〔二九〕折：原作『拆』，今據文意改。〔三〇〕這廝：『廝』字原缺，從鄭校本補。〔三一〕囂浮詐僞：『囂』原作『器』，今改。〔三二〕奸猾狡倖：『猾』原作『滑』，今改；『狡倖』原作『校幸』，從鄭校本改。

陶淵明歸去來兮（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著錄，天一閣本作簡名《陶淵明》，題目正名爲『王太守白衣送酒，陶淵明歸去來兮』；曹本劇名作《陶淵明歸去來辭》。現僅存殘曲二支，載《太和正音譜》。該書注明此二曲出自第四折。今據以移錄。

第四折

【正宮·倘秀才】面對着青山故友，眼不見白衣送酒，我則怕明日黃花蝶也愁。好教我情緒懶，意難酬，無言低首。

【靈壽杖】西風落葉山容瘦，呀呀的雁過南樓，霜滿汀洲，水痕漸收。山潑黛層層嶮，水泛碧粼粼皺。記的是清明三月三，不覺又重陽九月九。

鳳凰坡越娘背燈（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著錄，曹本作《鳳凰波越娘背燈》；天一閣本作簡名《越孃背燈》，題目正名爲『龍虎

榜楊生點額，鳳凰坡越娘背燈』。其本事可參見宋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之三。現僅存殘曲一支，載《太和正音譜》。該書注明此曲出自第四折。今據以移錄。

第四折

【雙調·太清歌】伴着瑤池會上西王母，講盡道德陰符。常恨玉簫聲，吹的來鳳隻鸞孤。其餘呵，素娥仙仗紅蓮府，怎捱他急煎煎玉兎金烏。我向下方遙望着你那住處，把我這一口兒氣長吁。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著錄，曹本作《海神廟王魁負桂英》，天一閣本作簡名《負桂英》，題目正名爲『海神活

全元戲曲　第三卷　尙仲賢

取命，王魁負桂英』。現僅存一個套曲，載《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記載該套諸曲次序爲：〔新水令〕、〔步步嬌〕、〔駐馬聽〕、〔夜行船〕、〔沉醉東風〕、〔慶東原〕、〔喬牌兒〕、〔胡十八〕、〔沽美酒〕、〔太平令〕、〔折桂令〕、〔梧桐樹〕、〔三煞〕、〔太平令〕、〔鴛鴦煞〕，凡十五支曲，與《雍熙樂府》所載有出入。現據《雍熙樂府》移錄。

【雙調·新水令】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祇，咱人便行一步也有個當方土地。想着那應舉去了的折桂郎，那廝做了個拐恩情的打家賊。咱別話兒休提，王魁才可招取，俺那海神廟說來的誓。

【夜行船】我望着正面兒尊神忙拜起，哎，吁！長吁了兩次三回。辦着我一點虔心，閣着兩行情淚，哎，耶耶也，則這堝兒是是俺那送行的田地。

【沉醉東風】則他那人間語天聞若雷，但行處禍福相隨。國家明明的放着王法，耶耶！你須暗暗的施着神鬼。各要個寸心不昧，兀的般棄舊憐新將盟誓違，慣得他磣可可的辜恩負德。

【慶東原】清耿耿將明香來爇，骨碌碌將杯筊擲，則見盡今生到老無拋棄；却不道夫唱婦

隨，夫榮婦貴，俺可是末夫妻來也那福齊。耶耶，怎教別人更戴了我金冠，也披我這霞帔。

【喬牌兒】我圖個甚的，怎承望有今日！成時節自不合道成的容易，今日個待悔來怎的悔。

【折桂令】原來這乞兒每飽病難醫，我知道這廝負德辜恩，枉了我舉案齊眉。那其間忍冷躭饑，窮滴滴少衣無食；大古裏怎生般家豪富貴，剗地那厭娼人門戶低微。他如今在宰相家裏，別娶了嬌妻，錦帳羅幃，步步兒相隨，永不相離。我一捻兒年紀，躭擱了我身奇。我叫一聲王魁，王魁嗏，你營勾了我當甚末便宜！

【胡十八】則爲你便忒正直，着你做神祇。這的是他負了俺，須不是俺虛脾。這殿階前空立一統正直碑！我吩咐了這壁，我告訴與那壁，你爲甚將我不應對？原來是這一堂兒都是個塑來的泥。

【沽美酒】休休休說甚的，罷罷罷再休提！提起來心坎上如同刀刃刺。我這裏尋思起就裏，淚珠兒似扒推。

【太平令】也是我前緣前世，看承你一年一日；使了我銅斗兒家緣家計，萬貫盤纏盤費。猛可裏想起，所爲，暢好是下的；他道罵我柳陌花街娼妓。

【川撥棹】我若是到家裏，少呵有一千場家閑是非。我可便想着當日，我共王魁，陪酒陪食，

陪了我身奇；吃了這場拋棄，道不羞耻，則除我臉兒上有千層樺皮。怎當人那閑是非。

【七弟兄】這壁，那壁，阻了些舊相識。怎禁那吵吵戚戚閑牙戲：却不是五花官誥狀元妻，三簷傘下夫人位。

【梅花酒】呀，今日個在那裏，做了個使過的公吏，病疴的牙推；可是末村裏夫妻，幾時能够步步相隨。稱了那郎君子弟心，呀，敢快活殺虔婆五奴意。我却便最怕的是俺那沒出活的老東西，陪着笑賣查梨，必定是個廝央及。但見我哭啼啼，斜着眼瞅一會，鑼着嘴罵一會：他道我思量他有情的，長城下做夫妻，范杞郎一身虧。

【收江南】呀，待學那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怕俺那謝天香化做一塊望夫石。至少有一千場不着的實，怎生般受的，倒不如眼前不見道伶俐。

【尾聲】舊恩情應不的神前誓，新寃讐有似簷前水，再見人有甚面皮。有那閑做伴的浪兒每掂，舊廝守女伴每嫌，則稱了俺那受廝噥虔婆意。則不如覓個自盡，尋個自縊，兩件事身上命虧：比及做摟帶扣頸上魂，則不如做裙刀兒刃下鬼。

附　錄

《北詞廣正譜》異文一曲

【胡十八】爲你忒正直，做神祇。負心不似俺虛脾，殿階前空立着正直碑。

戴善夫

小傳

戴善夫，一作戴善甫。生卒年不詳。眞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浙行省務官。《錄鬼簿》賈仲明補吊詞曰：『江浙提舉任皇宣，同里同僚尙仲賢』，可知其與尙仲賢爲同時人。所作雜劇五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有傳本存世；《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全佚存目。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三個本子：《古名家雜劇》本，題目作『韓熙載暗算文章老，宋丞相明宣閑花草』；正名作『秦弱蘭錯寄斷腸詩，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陽春奏》本，題目正名並同前本。《元曲選》本，題目作『宋齊丘明識新詞藻，韓熙載暗遣閑花草』；正名作『秦弱蘭羞寄斷腸詩，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三本同出一源，惟《元曲選》本第一、二折分折處與二本有異（詳見校記），文字亦略經整理。

本劇據《元曲選》本移錄，以另二本參校。

第一折

（沖末扮宋齊丘引祗從上）（詩云）獨持忠赤佐君王，保障金陵地一方。江南自古稱佳麗，何必區區

說大唐〔一〕。小官姓宋，名齊丘，金陵人氏，現在南唐主人駕下爲丞相之職。俺這後主天生聰睿，詩詞歌賦，品竹調絲，風流蘊藉，實乃右文之主。現今中原周世宗升遐，趙點檢卽位，國號大宋，改元乾德，親驅戎馬，所向無前。如南閩北虜、河東西蜀，望風皆降，惟我江左不曾加兵，我國亦嘗用心防備。近日前路文書行來，宋家遣翰林院學士陶穀來我國中，索要圖籍文書。我想陶穀是個掉弄喉舌之人，況四海未寧，要圖籍何用？此人必來以游說爲功。我將他機關探破，奏知吾主。則說吾主有疾，不能接見，將陶穀留在館驛中羈絆住，着每日供給，小官三五日相訪一遭。自七月初間至此，今八月將盡，秋露乍零，旅館蕭索。我着金陵太守韓熙載看他一言一動，略有纖毫破綻，便報與我知道，自有制他的法度。（詩云）非是我好用陰謀，則提防讒舌如鈎。待窺破一些動靜，管教他有國難投〔二〕。（下）（外扮韓熙載引樂探上）（詩云）遠離鄉土渡橫江，入仕南唐佐李王。從來兒女多情處，不是風雲氣不長〔三〕。小官姓韓。名熙載，官拜昇州太守，佐於南唐李主駕下。今奉宋齊丘丞相鈞旨，每日供給大宋學士陶穀。今日安排筵席管待，將歌者秦弱蘭，乃金陵名妓，席間令其唱曲，看陶學士所守之志何如？樂探，你與我喚將上廳行首秦弱蘭來者。（樂探云）理會的。（做喚科）秦弱蘭安在？太守老爺呼喚哩。（正旦扮秦弱蘭上，云）妾身秦弱蘭是也。門首有人相喚，我試看咱。（做見科，云）哥哥，喚我怎的？（樂探云）太守老爺喚官身哩。（正旦云）我想俺這門戶人家，則管裏迎賓接客，幾時是了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憑着我霧鬢雲鬟，黛眉星眼，尋衣飯。則向這酒社詩壇，多少家喬公案？

【混江龍】悲歡聚散，二三年經到有百千番。恰東樓飲宴，早西出陽關。兀的般弄月嘲風留客所，便是俺追歡買笑望夫山〔四〕。這些時迎新送舊，執盞擎盤，怎倒顫欽欽惹的我心兒憚？怕只怕是那羅紕錦舊，鶯老花殘。

（樂探云）大姐，似你這等上官見喜，非同容易也！（正旦云）哥哥，我自幼到今，無個歡喜的前程，造次的可也不敢上門來。（唱）

【油葫蘆】也曾把有魂靈的郎君常放翻，但來的和土鏟，可正是『烟波名利大家難。』（云）上俺門來有個比喻：（唱）恰便似犬逢餓虎截頭澗，更險似軍騎羸馬連雲棧。饒你便會使慳，徹骨奸，則俺這女娘每寄信的鴛鴦簡，便是招子弟的引魂旛。

【天下樂】常教他一縷兒頑涎濕不乾，丁單、將科派攤，剛剛的對付難上難。脖項上搭上套頭，皮面上帶上掩眼，怎發付這一千斤鐵磨桿？

（樂探做到科）（報科）稟老爺：叫將秦弱蘭來了。（韓熙載云）着他過來。（正旦見科）（韓熙載云）秦弱蘭，教你來伏事陶學士，你可乖覺着。（正旦云）老爺放心，此事容易。（韓熙載云）你且躲在一壁，我教你來便來。（正旦云）理會的。（韓熙載云）左右的，把果桌安排停當，我請陶學士去來。

（下）（正末扮陶穀引驛吏上）（詩云）少年文史足三冬，下筆成章氣似虹。時人不識君王寵，禪草何因出袖中〔五〕。小官姓陶，名穀，字秀實，襄陽人也，乃晉處士陶潛之後，以進士及第。於周太祖時，曾事錢王俶，頗蒙信任。後因遣入大宋，以觀動靜，又作宋臣，官授翰林學士。已經三載，不得與俶相會。〔六〕如今太祖早朝，議下江南之策。小官言曰：『雖堯舜禹湯興兵，未免有所損益。莫若小臣掉三寸之舌，說李主歸降，豈不易哉？』太祖依臣所奏，先將文書行至昇州，隨令小官直至南唐，索取圖籍文書爲由，若見李主，必中說詞。自七月初至此，今八月將盡，李主抱疾不朝，無由可見。惟宋齊丘丞相，常來驛亭討論文字，此外昇州太守韓熙載，專管供給，甚是盡禮。但我羈留在此，漸入秋深，風光月色，琴韻砧聲，不覺感懷，且向亭中閑步一回。（做看科，云）這一片素光粉壁，未嘗繪畫。驛吏取筆硯來，我待學春秋隱語，因而感懷，成十二字，書於此處，料無有解者。（做寫科）（念云）川中狗，百姓眼，虎撲兒，公廚飯。（韓熙載上云）左右報復去，說韓太守在此。（陶穀云）道有請。（見科）（陶穀云）太守爲何至此？（韓熙載云）小官領宋丞相鈞旨，聊具蔬酌奉獻。左右，擡過果桌來。（做設席科）（韓熙載云）將酒來。學士滿飲此杯。（陶穀飲科，云）太守飲一杯。（韓熙載云）小官更衣咱。（出科，云）張千，喚秦弱蘭來。（張千喚科）（正旦上云）妾身來了。（韓熙載云）弱蘭，今日就筵宴之中，要你加精神者。陶學士生性威嚴，人莫敢犯，你小心過去。（正旦云）老爺放心者。（唱）

【後庭花】那學士若見了南唐秦弱蘭，更不說西京白牡丹；則消得我席上歌金縷，管取他尊

前倒玉山。(韓熙載云)勸的他盡醉，要他十分歡喜。(正旦唱)要歡喜不爲難，則着這星眸略瞬盼，教他和骨頭都軟癱。

(韓熙載云)學士，『筵前無樂，不成歡樂。』張千，叫個歌者來，唱一曲伏侍學士。(正旦同衆妓上、叩見科)(陶穀云)大丈夫飲酒〔七〕，焉用婦人爲？吾不與婦人同食，教他靠後，休要惱怒小官！(韓熙載云)秦弱蘭，與學士把一杯。(正旦云)這學士好冷臉子也。(韓熙載云)着動樂者。(陶穀云)住了樂聲！小官一生不喜音樂，但聽音樂，頭暈腦悶。(正旦唱)

【金盞兒】我這裏覷容顏，待追攀，嗨，暢好是冷丁丁沉默默無情漢。則見那冬凌霜雪都堆在兩眉間，恰便似額顱上挂着紫塞，鼻凹裏躺着藍關。可知道秀才雙臉冷，宰相五更寒。

(韓熙載云)這婦人彈的好，吹的好，教他吹彈歌舞，奉學士酒者。(陶穀云)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聽了他呵，正勾當都做不的了。(韓熙載云)弱蘭唱者。(正旦唱科)(陶穀喝云)我一生不聽音樂，但聽了音樂，昏睡三日。靠後！(正旦唱)

【醉中天】他教莫把瑤箏按，只許鳳簫閑。他道是何用霓裳翠袖彎，更休撒紅牙板。不教放筵前過盞，幾時得酒闌人散？直恁般見不得歌舞吹彈？

(韓熙載云)俗語云：『座上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盛千鍾；座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炮鳳總成虛』。弱蘭，與學士遞一杯。(正旦把盞科)(陶穀怒云)潑賤人靠後！小官一生不吃婦人手內飲食。(韓熙

載云）學士飲一杯怕做甚麼？豈不聞：『將酒勸人，終無惡意。』何怒之有？學士也與他接談，略擡眼看他一看波，直恁般的！弱蘭遞酒。（正旦遞酒科）（陶穀云）靠後！小官乃孔門弟子，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小官平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太守何故三回五次侮弄下官，是何道理？（正旦唱）

【金盞兒】他不把話頭攀，諕的我毛骨寒，戰兢兢把不住臺和盞。我這裏承歡奉喜兩三番，太守見我退後來早台意怒，學士見我向前去早惡心煩。好教我左右沒是處，來往做人難！（韓熙載云）此女子不肯用心伏侍學士。（正旦云）教妾身怎生是好？天使，只願你寬恕咱。（陶穀云）此婦人無知，靠後！（正旦唱）

【後庭花】學士你隻身在旅邸間，着個甚羅幃錦帳單？學士你德行如顏子，也索要風流仿謝安。我勸你且開顏，須不比尋常風範，〔九〕你敢越聰明越掛眼。（陶穀云）兀那婦人靠後！我頭頂儒冠，身穿儒服，乃正人君子，不得無禮！（正旦退科）（韓熙載云）歌者，可再勸酒。（陶穀云）太守，小官酒醉失禮。李太白有詩云：『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待睡些兒咱。（做醉睡科）（韓熙載云）學士醉了也，您歌者且回去。（正旦云）理會的。（唱）

【賺煞】幾時捱得酒筵闌，官員散？恨不得目下天昏日晚。諕的那舞女歌兒似受戰汗，難施

逞樂藝熟嫻。（韓熙載云）弱蘭，則要你小心在意者。（正旦唱）這其間，春意相關，放着滿眼芳菲縱心兒揀。爭奈這尋芳人意懶，嬉游的心慢。哎，不是個惜花人休想肯憑欄。（衆隨下）

（韓熙載云）學士睡了也。驛吏看着，醒來時伏侍的臥房中去。（做看壁上字科，問驛吏云）這一堵素光白壁，誰寫字在上頭，涴了這壁子？（驛吏云）是陶學士寫下的。（韓熙載云）既是陶學士寫的，將紙筆來，我抄了去。（抄科，云）將馬來，我回丞相話去也。（下）（陶醒科，云）太守去了？（驛吏云）去了。（陶穀云）既然太守去了，收拾鋪蓋，我回後堂中歇息去。（同下）〔九〕

校記

〔一〕以上四句上場詩，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均作『幼年苦志在芸窗，一舉成名姓字香。衣紫腰金人莫比，好抒丹悃佐南唐』。〔二〕以上四句下場詩，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均無。〔三〕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作『兀的俺引客招勤烟月牌，便是賣笑點忠心懸日月，好施謀略定封疆』。〔四〕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作『一求食望夫山』。〔五〕以上四句詩，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并作『錦綉文章氣吐虹，寒窗苦志足三冬。翰林學士官清要，保主擎天一語中』。〔六〕自『以進士及第』至此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以儒業進士及第於周太祖時。後中原戎馬未息，惟兩浙承平。賴錢王之德，今上即位，小官隨錢俶歸宋，同之汴京。臣宰上疏五十三通，皆勸太祖殺錢俶，勿令歸國。太祖不從。錢俶臨回，所從官員，太祖賞賜有差。賜一袱，封記甚密，云：「待卿回國，方開此看。」及回國啓視，乃羣臣勸留錢俶之疏。錢俶流涕，北向再拜曰：「臣心伏于陛下，惟心不改也。」後又賜白馬、

紅袍、玉帶各一副，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鎭守兩浙，便宜行事，許自選任兩浙官員。至今將小官留在京師，官授翰林學士，經今與俶三載不會』。〔七〕此句上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有『噫！「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數句。〔八〕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對酒且開顏，這惜玉憐香的風範』。〔九〕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分折與底本有異。二本第一折均到底本第二折『（詩云）由你千般計較，枉自惹人談笑；休誇伶俐精詳，必定中吾圈套。（同下）』止。文字與底本略有出入。

第二折

（宋齊丘引張千上，云）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今日着韓太守驛亭中管待陶學士去，如何不見來回話？（韓熙載上云）小官韓熙載，奉宋丞相鈞旨，着我管待陶學士，看他動靜。不想他寫下十二個字在牆壁上，被我抄將來。學士，怎生瞞的過我？此乃『獨眠孤館』四字，此人客況動矣。陶穀也，你也說不的李主，我直教你還不得家鄉。我將此十二字見丞相去。左右報復去，道韓熙載來見。（報科）（宋齊丘云）着他過來。（見科）（宋齊丘云）昨日席間動靜如何？（韓熙載云）昨日陶學士座中古慨，將秦弱蘭正眼不看，被此女子將學士灌醉了。學士睡了，小官出門，見壁上十二字，乃是他寫下的，小官抄將來與丞相看。（宋齊丘云）熙載，你比外郡太守不同，況且斯文。此非公衙，私宅之內，將座兒來，太守請坐。（韓熙載云）小官不敢。（宋齊丘云）何妨。（韓坐、宋看字科，云）太

守，你解此意麼？乃春秋戰國之時，多有作者，號曰『隱語』。說他正大，則看這十二個字上便見他平日所守。『川中狗』者，蜀犬也，蜀字着個犬字是個獨字；『百姓眼』者，民目也，民字着個目字是個眠字；『虎撲兒』者，爪子也，爪字着個子字是個孤字；『公廚飯』者，官食也，官字着個食字是個館字。團句道『獨眠孤館』，此人客況動矣。陶穀，你如何瞞的過我？你來要說李主下江南，我直教他還不得鄉土。太守，你近前來。（做耳語科，云）待十數日後，依吾計行，此人必中吾計矣。陶學士，陶學士！（詩云）由你千般計較，枉自惹人談笑；休誇伶俐精詳，必定中吾圈套。（同下）（正旦改扮素衣引梅香上云）妾身秦弱蘭。爲陶學士古懒，太守着我今夜狐媚了他呵，便得賞賜；狐媚不的呵，便加罪責。今日天晚，則除是這般。梅香，那香桌完備了麼？（梅香云）若論姐姐這等乖覺，料他到的那裏！（正旦唱）

【南呂·一枝花】我也曾將宣使迎，不似這天臣強。果然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他多管是鐵石心腸，直恁的難親傍，一鼻凹衝是雪霜！無情的傅粉何郎，冷臉的畫眉張敞。

【梁州第七】他則是慣受用玉堂金馬，不思量月戶雲窗。則他那古懒心甚的喚做鳴珂巷？空那般衣冠濟濟，狀貌堂堂，却爲甚偏嫌俺妓女，怕見婆娘？莫不他淨了身不辨陰陽？人道這秀才每都不荒唐，偏怎那洞庭湖柳毅傳書，謝家莊崔護覓漿，賈充宅韓壽偷香？想我那往常、伎倆，播弄的子弟如翻掌，這個鐵臥單我怎窩藏？我自尋思出這個風流俏智量，須

要今夜成雙。

（云）梅香，將香桌來，我燒夜香。（梅掇桌科）（陶穀便衣上云）小官自從到此，兩月有餘，不得見唐主，淹留驛亭之中。今夜風清月朗，閑庭寂靜，客況蕭然，蛩聲聒耳，桂子飄香。推開這角門，去這花園內，乘月色觀桂花釋悶咱。（正旦望見陶科，云）梅香，兀那月下閑行的正是那俠。（梅香云）姐姐，可知是哩。（正旦唱）

【賀新郎】他去那無人處獨步也氣昂昂，這公則會闊論高談，那裏知淺斟低唱？我這裏潛身軀迸定臉凝睛望，端的是風清月朗，可甚麼軟玉溫香？（陶穀望北斗頂禮、做笑科，云）月色團圓也。（正旦唱）他這般更深離館舍，夜靜步迴廊。（陶穀吟詩云）月中桂子宜攀折，苑內凡花不耐看。（正旦唱）我猜他莫不勞魂役夢胡思想？（陶穀云）魏武帝有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看來正是小官。（正旦唱）原來他望天瞻北斗，却不肯和月待西廂。

（云）梅香，我燒罷香回去，對此月色，口占一詩。（念科，云）隔窗疏雨送秋聲，夜夜愁人睡不成。遇此良宵多感慨，清風明月又關情。（陶穀云）原來有人在柳陰深處吟詩，我過去看咱。（正旦云）梅香，咱回去來。（陶穀云）小娘子勿罪。（正旦拜科）（陶穀云）一個好女子也！小娘子高姓？誰氏之家，因甚在此官舍之中？（正旦唱）

【牧羊關】俺夫主爲驛吏，身姓張。（陶穀云）原來是驛吏的妻子。你是那裏人氏？（正旦唱）生長在兩浙蘇杭。（陶穀云）如今你丈夫那裏去了？（正旦唱）怎想他半路裏情絕，他從那二年前身喪。（陶穀云）小娘子怎生在此住坐？（正旦唱）妾身現如今獨自個持着服孝。（陶穀云）你多大年紀持服來？（正旦唱）我從二十六上守孤孀。（陶穀云）敢問小娘子〔一〕，爲何這早晚對月吟詩？（正旦云）我自釋悶而已，那裏是詩。（唱）我也則詩句內題秋景，月明中燒夜香。

（陶穀云）小官乃是大宋使臣陶學士。若小娘子不棄，願同衾枕。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正旦云）妾身守服之婦，不堪陪奉尊官。（陶穀云）小娘子何發此言？若心肯時，小官有幸也！（正旦唱）

【隔尾】我則道他喜居苦志顏回巷，却原來愛近多情宋玉墻。這答兒廝敍的言詞那停當，想昨日在座上，那些兒勢況，苫眼鋪眉盡都是謊！

（陶穀云）小娘子但與小官成其夫婦，終身不敢忘也。（正旦云）學士不棄，妾身殘妝陋質，願奉箕箒之歡。（陶穀云）小娘子，可到官舍中去。（做同行科）（陶穀云）小娘子請坐。異日必娶你爲正室夫人。（正旦云）妾身有一句話，向學士道破者。（唱）

【牧羊關】你見我心先順，隨了你可不氣長？有句話須索商量：你休將容易恩情，等閑撇漾。（陶穀云）他日你做夫人縣君哩。（正旦唱）我等駟馬車爲把定物，五花誥是撞門羊；你明日北去人千

里，早變做南柯夢一場〔三〕。

（陶穀云）小娘子，趁此夜闌人靜，成其夫婦，多少是好？（正旦云）則怕你日後不娶我呵，被人笑耻；有何表記的物件與我，可爲憑信？（陶穀云）小娘子將何以爲信？（做相戲科）（正旦唱）

【紅芍藥】他早把綉幃兒簌簌的塞了紗窗，款款的背轉銀缸。早把我腰款抱揾殘妝，羞答答懶棄羅裳，袖梢兒遮了面上。可曾經這般情況？懷兒中把學士再端詳：全無那古慵心腸。

【菩薩梁州】一剗地疏狂，千般的波浪，諸餘的事行。難道是不理會惜玉憐香？一團兒軟款那安詳，半星兒不顯威儀相，引逗的人春心蕩。昨日在尊席上那模樣，便這般和氣春風滿畫堂，全不見臉似冰霜。

（出汗巾科，云）學士，告乞珠玉。（陶穀云）有、有。（做寫科，云）寫就了也。（旦接、念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右調《風光好》。是好高才也！請學士落款。（陶穀寫科，云）翰林陶學士作。（正旦云）謝了學士者。（唱）

【三煞】我看了高才詞翰華牋上，却爲甚不肯爛醉，佳人錦瑟旁？可知我把小末的郎君放。他兀的錦綉文章，更做着皇家卿相，被我着個小局段兒早打入天羅網。看這公古慵性從來

無些雅況，我試與滿捧瑤觴。

（云）學士，你飲一杯酒者。（陶穀云）我吃，我吃。（正旦唱）

【二煞】你這般當歌對酒銷金帳，煞強如掃雪烹茶破草堂。你許下我的休教無承望，此別後水遠山長，把美繾綣則怕貴人多忘，則要你經板兒印在心上。當日也是我在尊前不容近旁〔三〕，假裝好人家便引動情腸。

【煞尾】我想這歌臺舞袖風流相，怎如大院深宅窈窕娘？也得今朝這一場，想官司也不枉，共學士有情況，再開筵敢說強，《風光好》是招狀。我明日太守行，決將咱廝覷當。我把那緞匹綾羅不希望，我本不樂作娼，則向那烟花簿上，勾抹了我的名兒勝如賞。（下）

（陶穀云）小官回京，決娶此女爲妻。方是我平生願足。（詩云）客中最怕是秋天，蟲聲砧韻總凄然〔四〕。今宵幸遇良人婦，美滿恩情結好緣。（下）

校記

〔一〕『小娘子』原作『小娘』，據古名家本改。

〔二〕『早』字，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休』。

〔三〕『不容近傍』，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便不掛眼』。

〔四〕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無。

第三折

（宋齊丘引張千上，云）小官宋齊丘，〔一〕與韓熙載定計，處置那陶穀學士，如何不見回話？這早晚敢待來也？（韓熙載上）（詩云）安排打鳳牢龍計，引起殃雲殢雨心。小官韓熙載。不想陶學士被某識破十二字隱語，用些機關，果中其計。我今來回丞相的話。左右報復去，道韓熙載來見。（報科）（宋齊丘云）有請。（見科）（宋齊丘云）幹事如何？（韓熙載云）此人果中其計。秦弱蘭賺了他一篇樂章，親筆落款。他自將着，今日來回丞相話哩。（宋齊丘云）我料他怎出的咱二人之手？則今日便臥翻羊，擺下果桌。小官就對他說，我唐主病可，今日着俺將着茶飯來與學士釋悶，明日早朝相見。他聽的必然歡喜。飲酒之間，喚秦弱蘭來歌此樂章，看他怎生說話？太守一壁廂執料茶飯，小官回了主人的話，便到館驛中來也。〔二〕（韓熙載云）謹領鈞旨。（同下）（陶穀上云）小官陶學士。昨夜晚間，不意驛吏之妻與我苟合。我看此女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我許他娶爲正室。今日等韓太守來時，我囑他放此婦人回去，等我日後好來取他。（韓熙載上云）來到這驛亭中。學士，恭喜！（陶穀云）敢問何喜？（韓熙載云）學士歸有日矣。我主病體頗安，明日早朝，便請相見。（陶穀云）這也則完的一場使事，何足爲喜？（宋齊丘引張千上云）來到這館驛門首。左

右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報見科）（宋齊丘云）學士歸有日矣。我主玉體頗安，〔三〕請學士明日相見。（韓見宋科）（宋齊丘云）學士，韓太守是當今文學之士，見任太守，卽古之京兆尹，陪坐何如？（陶穀云）這也不妨。（宋齊丘云）將酒來，我奉學士一杯。太守一面准備歌兒舞女，教他侑酒，與學士作歡如何？（韓熙載云）丞相說的是。〔四〕早已備下了，卽當喚來供奉學士。（陶穀云）丞相差矣。我輩孔門高弟，何用此輩侑酒？休喚來！（宋齊丘云）學士寬洪大度，何所不容？〔五〕便喚幾個來唱與俺聽，學士休聽便了。（正旦上云）今日筵間，那學士還做古慨麼？（唱）

【正宮·端正好】總然你富才華，高名分，誰不愛翠袖紅裙？你看這般東風桃李香成陣，猶兀自難遣東君恨。

【滾綉球】人都道秀才每村，不會將女色親；他每則是識廉耻正心不肯，但出語也做的個郎君。假若是誇談俺好婦人，則着些俗言語便不眞。他每用文章也道的來淹潤，則着兩句詩說盡精神：『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休道不消魂。

（做見科）（正旦云）你看他比前日又冷臉也。（唱）

【倘秀才】昨夜個橫着片風月膽房中那親，今日個絕着柄冰霜臉人前又狠，空這般苦眼鋪眉立那教門。我須索心恭謹，意殷勤，侑尊。

（張千云）上廳行首秦弱蘭謹參。（旦拜科）（宋齊丘云）學士，此乃金陵數一數二的歌者，與學士遞一杯。（陶穀云）丞相，小官此一來非爲歌妓酒食而來，奉命索取圖書。李主托疾不見，不以我爲朝使相待，棄禮多矣。我非比其他學士，奉命南來，使事未完，故令歌者孤媚小官，是何體也？（宋齊丘云）學士息怒。酒乃天之美祿，學士不飲，小官吃幾杯。（韓熙載云）弱蘭，你與學士把盞者。（正旦云）理會的。（唱）

【滾綉球】這酒則是斟八分，學士索是飲一巡，則不要滴留噴嚥。（陶穀云）靠後些！（正旦唱）學士這玳筵間息怒停嗔，你則待點上燈，關上門，那時節舉杯丰韻。（陶穀云）小官不吃酒，但吃一口，昏睡三日。將過去。（正旦唱）這裏酒盞兒不肯沾唇，却不道『相逢不飲空歸去，則這明月清風也笑人』？常索教酒滿金樽。

（陶穀接杯科）（韓熙載云）弱蘭，你歌一曲侑觴咱。（正旦唱詞科，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陶穀云）這婦人在我跟前唱這等淫詞豔曲，好生不敬！（宋齊丘云）這也則是風月之詞，非爲不敬，學士休罪。〔六〕（韓熙載云）誰着你唱這等詞，教學士怪我？酒散之後，我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旦唱）

【叨叨令】學士寫時節有些腔兒韻，妾身謳時節有些詞兒順。（陶穀云）不知是何等無知之人，做下此等語句？（正旦唱）做時節難訴千般恨，寫時節則是三更盡。（旦拜陶科，唱）學士，你記得也麼哥，

你記得也麼哥？（出詞科，唱）兀的是親筆寫下牢收頓。

（陶穀怒云）這個潑烟花贓誣人，我那裏與你會面來？（正旦云）妾身不敢，昨夜蒙大人錯愛。（唱）

【滾綉球】那素衣服是妾身，詐做驛吏妻把香火焚。我誦情詩暗傳芳信，向月明中〔七〕獨立黃昏。見學士下砌跟，瞻北辰，轉身軀猛然驚問，便和咱燕爾新婚。咱正是『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道的他滿面似燒雲。

（陶穀云）這婦人好無禮也！你故寫淫詞，展汚小官清名。（宋齊丘云）學士，各人筆跡，自家認得。（正旦云）學士，你要推托，聽妾身說昨夜之事。（唱）

【倘秀才】妾身本不肯舒心就親，學士便做不的先奸後婚？（陶穀云）小官昨夜門也不曾出，那裏會你來？（正旦唱）學士早回過燈光掩上門。（陶穀云）小官並無此事，你贓誣我哩！（正旦唱）妾身謀成不謀敗，學士宜假不宜眞，不信不自隱。

（陶穀怒云）這婦人虛詐情由。我若是與你相會呵，我便認了有何妨？誰道小官直如此忘魂？（正旦悲科，云）學士，你好無仁義也！（唱）

【滾綉球】好也囉，學士你營勾了人，却便裝忘魂。知他是甚娘情分？你則是憎嫌俺烟月風塵。昨夜個我雖改換的衣袂新，須是模樣眞。咱只得眼前厮趁，實丕丕與你情親。你把萬

般做作千般怒，兀的甚『一夜夫妻百夜恩？』則是眼裏無珍。

（宋齊丘云）學士，這小的最老實，不會說謊。（韓熙載云）老丞相主婚，小官爲媒，招學士爲金陵秦弱蘭女婿。（陶穀云）小娘子，是誰教你這等短道兒來？（正旦云）都是太守相公教妾身這般見識來。（韓熙載云）學士便娶了秦弱蘭何妨？論此女聰明，不玷辱了你。（正旦云）若得與學士成其夫婦，妾之願也。多謝二位老爺。（做叩謝科）（宋齊丘云）你與學士把一杯酒者。（正旦遞酒科）（唱）

【三煞】賤妾煞是展汚了個經天緯地眞英俊，爲國於民大宰臣！（陶穀云）酒後疏狂，惹此一場是非。（正旦唱）賤妾煞不識高低，不知遠近；不辨賢愚，不別淸渾。這的是天注定的是非，天指引的前程，天匹配的婚姻。咱兀的教太守主婚。（陶穀云）可着誰做媒人？（正旦唱）則這《風光好》是媒人。

（陶穀做伏案盹睡科）（宋齊丘云）太守，陶學士見咱識破他就裏，羞見咱，推醉睡了。秦弱蘭，俺上馬去也；你等他醒了，看他說甚麼，便來回俺的話。（韓同下）（陶醒科，問正旦云）他每都去了？（正旦云）都去了。（陶穀云）則着你害了我也。（正旦云）怎生我害了你？（陶穀云）我本意來說他，反被他算了我。我如今也回不的大宋去，也見不的唐主，我且至杭州尋個前程，却便來取你。

【二煞】此別後我專想着你玉堂金馬懷離恨，誰再與野草閑花作近鄰！（陶穀云）我今別處尋個前古人云：『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信斯言也。（正旦唱）

程，便來取你。（正旦唱）我等你那取我的軒車，贈咱的官品；我也待顯耀鄉閭，改換我這家門。學士怎肯似那等窮酸餓醋，得一個及第成名，却又早負德辜恩？則要你言而有信，休擔閣了少年人。

（陶穀云）姐姐，你既與我成其夫婦，焉肯負你？久以後夫人縣君，必然你做也。（正旦唱）

【黃鐘煞】你可休一春魚雁無音信，却教我千里關山勞夢魂。我和你兩情調兩意肯，這諧合有氣分。〔八〕我覷了暗地哂，全不見沒事狠；綢繆處直恁親，〔九〕臨相別也懷恨。若還家獨自身，〔一〇〕被兒底少温存，怕不想舊日人。要圓成要尋問，則這『續斷鸞膠』語句兒眞，便是我錦片前程敢可也盼的准。（下）

（陶穀云）誰想被宋齊丘、韓熙載反算了我！小官羞歸大宋，耻向汴梁。我有故人錢俶在杭州，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鎮守吳越兩浙之地，便宜行事，自放兩浙官選。我則索那處尋個前程，再做道理。〔一一〕（詩云）當年玉殿逞高強，爲愛嬌容悔這場。自料不能還故國，須當帶月走南唐。（下）

校記

〔一〕此句上，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有『事有足濯，物有故然』二句上場詩。

〔二〕此句下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多

『此計勝似那九里山前擒霸主，馬陵道上捉龐涓』二句。〔三〕底本原脫『我主』二字，據古名家本補。〔四〕此句下說白，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作『筵前無樂，不成歡笑。當喚一歌者來供奉學士』。〔五〕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學士善養浩然之氣，能收放逸之心』。〔六〕以上宋齊丘白，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這女人怎敢唱淫詞艷曲，有不敬之心』。〔七〕『月明』原作『明月』，據古名家本改。〔八〕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百年身兩意肯，心兒裏自評論：這前程暢有準，俺成合有氣分。』〔九〕此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咱身上直是親』。〔一〇〕此句以下曲文，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若還家沒婦人，更做道性格純。想昨夜孤館內成歡的意兒眞，休強也，從今後錦帳孤幃睡不穩』。〔一一〕此句上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有『向後打聽，宋主有寬恕之心』一句。

第四折

（外扮錢王引近侍、卒子上）某姓錢，〔一〕名俶，字德厚。自先祖錢鏐，世居杭州。唐昭宗時，改杭州爲鎮海軍，封我祖爲鎮海軍節度使，號杭州爲衣錦城。梁太祖賜玉帶一條，打獵馬十匹，唐莊宗賜玉冊金印。先祖下世，我父元瓘嗣爵。父沒之後，某嗣守錢塘。會汴京太祖卽位，我故人陶穀勸我歸宋，同至汴京。衆臣僚上疏五十三道，皆諫太祖留我，太祖不從。我帶去的大小將官，陞賞各有等差。後賜一包袱，封裹御押。囑言曰：『待爾歸後，然後發此觀之。』我回國開視，乃衆臣留

我之疏。我見之大驚，向北再拜曰：『臣已心服陛下，誓守臣節。』遂留陶穀於宋，爲翰林學士。後來差他去說南唐李主，被宋齊丘所算，不敢回去，復來投我。我問其詳，他以實告：曾爲十二字隱語，被宋齊丘看破，遂泄其機，使秦弱蘭爲謀以中之。那秦弱蘭是江南名妓。近日宋主遣曹彬下江南，收了李唐。有一歌者來至我境，把隘軍人擒來見我，乃秦弱蘭也。我與他房屋居住，又與他錢物用度，着本處樂探領去，陶穀尚不知道。我今日推往郊外打圍，就湖山堂上排宴，着人請陶學士去了，怎生這早晚還不見來？（陶穀上云）小官陶穀，自從中了宋齊丘之計，我想那一個聰明女子，臨別時相期：我若得志，必然娶你爲妻。李白有言：『美女能療饑。』我看着他呵，不吃飯也罷了。我今來兩浙投錢元帥，一見如故。他如今正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自選兩浙官吏。我今在此尋個前程，只不能够再見那秦弱蘭。今日元帥在湖山堂較獵相招，我索去走一遭。左右報復去，道小官來了也。（報見科）（錢王云）學士，某在此湖山堂上，聊備蔬酌，與你等盡歡而散。（陶穀云）多謝，多謝。小官偶作一詞，望大人斤削。（錢接念科，云）詞寄《青玉案》：冰澌乍泮春來早，一夜野梅開了。簾幕風閑人靜悄。曉窗夢斷，篆烟輕裊，庭院苔痕繞。歸期暗卜天涯渺，魚水鴻雲音信杳。〔三〕鏡裏朱顏驚漸老。不求名利，不思宣召，惟恨知音少。好高才也！常言道：『筵前無樂，不成歡笑。』左右的，叫一個歌者來奉酒。（卒子云）理會的。（正旦上云）妾身秦弱蘭。今大宋遣曹彬下江南，收伏了李主。妾身避難來到杭州，多虧錢元帥收留，與我房屋錢物，在此居住。不知俺那陶學士在那裏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一自當時，向烟花簿豁除了名氏，打疊起狂蕩心兒。專等等那七香車、五花誥，絕無人至。一路上尋思：莫不他翻悔了這門親事？

【醉春風】我則想學士寄音書，却早是錢王傳令旨。他全然不知俺至誠心，消不得半張兒紙、紙！到今日如今，見時相見，是誰不是？

（樂探報云）稟大王：喚將歌者來了。（錢王云）學士，這歌者原是學士所會的金陵秦弱蘭，避難來此，學士且躲在人叢裏，看他認得認不得。（陶閃避科）（錢王云）叫那歌者過來。（正旦唱）

【迎仙客】我心恐恐入內門，戰兢兢步階址，這裏錯行了眼前輕是死。如今我也上丹墀，朝帝子。我暗暗地冷笑孜孜：兀良，抵多少長亭畔迎宣使！

（做見科，云）大王叩頭。（錢王云）你是秦弱蘭，當初怎生認的陶學士來？（正旦云）大王聽妾身慢慢說一遍。（唱）

【石榴花】他從去年宣命下京師，韓太守接着時，他則是冷丁丁清耿耿並無私。軒昂氣志，撚斷吟髭。妾身向筵前過盞無遷次，他面皮上刮下冰澌。那妖嬈樂妓勤伏侍，他一件件盡推辭。

（錢王云）他這等古懒，你如何承應？（正旦唱）

【鬥鵪鶉】他見不的妙舞宮腰，聽不的俺清歌皓齒。（錢王云）他癡闇怎生發怒來？（正旦唱）他袖拂了金杯，手推開玉巵。（錢王云）後來又怎生看上你來？（正旦唱）妾向館驛裏別妝個美貌姿；俺兩個相見時，則他那舊性全無，共妾身新婚燕爾。

（錢王云）他既愛上你，曾說甚麼話來？（正旦唱）

【上小樓】他許我夫人位次，妾除了烟花名字。再不曾披着帶着，官員祗候，褙子冠兒。（錢王云）你自離了陶學士，再曾迎新送舊麼？（正旦唱）我這些時，甚的是，茶坊酒肆，每日價冷清清爲他守志。

（錢王呼一淨官上、指云）秦弱蘭，這個是陶學士麼？（淨官悲云）小娘子，兀的不想殺我也！（正旦云）這不是陶學士。（唱）

【幺篇】他生的端嚴相貌，尊崇舉止。幾曾見這般眼暗頭昏，地慘天愁，抹泪揉眵？覷絕時，這君子、其實不是，却怎生沒半星兒相似？

（錢王云）這個既不是，你在這衆官中試看咱。（正旦唱）

【快活三】我向這金階下領台旨，教我向百官內暗窺伺。他每都靜巉巉齊臻臻顯容姿（行至陶前科）（唱）我猛可裏擡頭覷。

【鮑老兒】則見他人叢裏疊撲着個絕臉兒，間別來安樂否陶學士？（做扯住科）（陶穀云）你是何人，扯住我的衣服？（正旦唱）從頭兒覷這百司，那裏有這等冷鼻凹的文章士？我爲你離鄉背井，拋家失業，來覓男兒；倒把我不瞅不睬，不知不識，相問相思！

（陶穀云）這女子，你敢錯認了也？我非是下等之人，〔三〕休得無禮！（錢王云）弱蘭，你要認的是着。（正旦唱）

【哨遍】對着這千乘當今帝子，待教我一星星數說你喬行止。我爲你截日離了官司，再不當火院家私。便弄針黹，每日價胭憔粉悴，玉減香消，專等你那音書至。今日全無一字，都淚淹破腮頰，病瘦損腰肢。則這腕兒上慢鬆了的金釧是相知，身兒上寬綽了羅衣是正明師。你這般背約違期，負德辜恩，怎生意思？

（陶穀云）我那裏見你來？休得胡纏！（正旦唱）

【耍孩兒】枉了我一年獨守冰霜志，指望你封妻蔭子。我並不想東風賣笑倚門時，畢罷了綵筆題詩。再不向泥金扇底歌新曲，白玉堂前舞柘枝。我自離了鶯花市，〔四〕無半星兒點汚，一抹兒瑕疵。

【三煞】你那些假古慨原來是裝幌子，你無誠無信無終始！我則道你是鋪眉苦眼眞君子，你

最是昧己瞞心潑小兒。許下俺調琴瑟，今日似難鳴孤掌，不綫的單絲。

（錢王云）秦弱蘭，你既認的是眞，你與他自說緣故。（正旦唱）

【二煞】我正是忒坎坷，自怨咨，九重天忽有君恩至。正是一灣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不甫能尋着爾；（出《風光好》詞科，云）大王，這是他親筆寫下的。（唱）這是他誑君的招狀，親筆的情詞。

【煞尾】公堂上坐着相公，階直下列着武士。我這裏盡場分說心間事，拚兩個雙棒兒階前覓一個死。〔五〕

（做撞階科）（錢王云）住、住、住，秦弱蘭留性命，逗你耍唄。（陶穀云）姐姐間別無恙。則被你想殺我也！（錢王云）秦弱蘭，陶學士爲你回不的汴京，你兩口兒且在我杭州居住；等我朝京，見了大宋主人奏過，還着陶學士復舊職。那其間駟馬軒車，五花官誥，都是你的。（正旦拜科，云）多謝了大王。（錢王云）古人有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今日你兩個夫妻會合，便當殺羊宰馬，做個慶喜筵席。（詞云）當日個有意江南降李主，故書隱語顯文章。豈謂彼中有識者，『獨眠孤館』早參詳。〔六〕故教此女來狐媚，惱亂春風學士腸。驛亭巧把姻緣結，新詞留下好風光。〔七〕此心愧赧難回汴，只得潛身且寄杭。〔八〕專待君恩重召取，那其間同駕香車入畫堂。半世孤高占仕路，一天風月動詞場。若道鍾情非我輩，因何千載說高唐？〔九〕

題目　宋齊丘明識新詞藻
韓熙載暗遣閑花草

正名　秦弱蘭羞寄斷腸詩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校記

〔一〕此句上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有『少年錦帶掛吳鉤，鐵馬嘶風塞草秋。全憑匣中三尺劍，座中往往覓封侯』四句上場詩。　〔二〕『鴻雲』原倒爲『雲鴻』，『酋』字原脫，據古名家本補。　〔三〕此句下古名家本、陽春奏本并有『我乃言行君子』一句。　〔四〕『鶯花市』，陽春奏本作『烟花市』。　〔五〕『拚』，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咱』。　〔六〕以上二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智量難瞞韓熙載，「獨眠孤館」暗包藏』。　〔七〕此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燈前月下效鸞凰』。　〔八〕此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半世孤高占士名，一場風月動朝廷。人非木石生泥土，得遇多情便有情』。　〔九〕以上四句，古名家本、陽春奏本並作『光且在杭』。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殘曲）

劇目說明

此劇《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著錄。據天一閣本《錄鬼簿》，此劇題目作『周月仙風波明月渡』；正名作『柳耆卿詩酒玩江樓』。全劇已佚，《盛世新聲》、《詞林摘豔》及《雍熙樂府》均收錄了此劇〔商調·集賢賓〕曲一套，曲文無大異。但三書均未注明折數。此套曲子亦被趙景深收入《元人雜劇鈎沉》參校。沉》。今據《雍熙樂府》轉錄，以《詞林摘豔》、《盛世新聲》及《元人雜劇鈎沉》參校。

【商調·集賢賓】家住在碧澄澄綠楊灣〔一〕官渡口，張網索駕漁舟。恰離了黃蘆岸白蘋洲畔，早來到綠楊堤紅蓼灘頭。爲活計蓑笠綸竿，做知交野鷺沙鷗。却纔釣活魚換來〔二〕新糯酒，越風波〔三〕倒大來悠悠。船灣在鸚鵡洲，夢不到鳳凰樓。

【逍遙樂】得了些安家情受，教我〔四〕夜去明來，載花渡柳〔五〕。近風流學得也風流。聽了些宜時的曲調歌謳，看了些窄窄弓鞋蹙鳳頭。翠紅鄉每日追游〔六〕。我也曾輕扶翠袖，款拂

紅裙，重攜素手。

【金菊香】親蒙官長把咱勾，常言道『一醉能消萬種愁』，氣昂昂走將來高叫吼，我和你有甚寃讐？不明白恰便似打春牛。

【梧葉兒】住山野〔七〕爲活計，趁風波得自由。我幾曾經〔八〕官府惹閑愁。也不知冬和夏，也不識春共秋，你着我念勾頭，我是個不識字的烟波釣叟。

【醋葫蘆】小人破房兒一兩間，潑家屬三四口。止不過朝耕暮種靠些田疇。喝公人忙將我兩鬢揪，越分說越難搭救〔九〕，恰便似焰騰騰火上去澆油。

【幺篇】每一日錢四百，米二斗，止不過朝迎暮送的滑熟。黃員外〔一〇〕怕人相趁逐，去時節鐘鳴時候，來時節曉星殘月五更頭。〔一一〕

【幺篇】〔一二〕我本是撑篙舉棹人，又不是拈花摘葉手。則我這打魚船上怎與他效綢繆？黃員外若知難索休。我怎敢把恩人營搆。一重愁翻做兩重愁。

【幺篇】那小姐容顏似雨後花，腰肢似風外柳。那小姐更知音更標致更風流。你看這打魚船上怎諧鶯燕友？請你個官人窮究，怎下的將牡丹芽剪碎了喂村牛。

【幺篇】那小姐香、甜、俊、美、嬌，俺小人村、呆、憨、強、醜、醜和嬌兩意怎相投！你教我月明

中緊將他懷內摟。覷着我村皮粗肉，恰便似雪團兒緊靠定黑石頭。

【後庭花】準備鑊並頭蓮花下藕，再不想釣斜陽江上秋〔二二〕。不是我性狠心毒害，姐姐呵，也是官差不自由。你早上扁舟〔二四〕，船撑在當溜，若依隨索罷休，不依隨百事有。脚跐着船磬口，晃一晃一命休。

【雙燕兒】看着那一江春水向東流，到官司怎索休！只說道浪急風狂，怎生搭救〔二五〕。好姻緣一筆勾，這夫妻〔二六〕兩罷手。

【浪裏來煞】這的是雙解元使的計策，小蘇卿中了機彀。我去那打魚船上準備了釣鰲鈎。他是個惺惺人算來出不得漁父手。相公呵，免勞台候，我將那點鋼鍬掘倒了這玩江樓〔二七〕。

校記

〔一〕『灣』字《盛世新聲》、《詞林摘艷》無。　〔二〕『換來』，《盛世新聲》作《旋將』。　〔三〕『越風波』，《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趁西風』。　〔四〕『教我』，《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畢罷了』。　〔五〕此句上《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多『再不去』三字。　〔六〕自此句以下，《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拂紅裙緊挽定玉手』。　〔七〕『住山野』，《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村疃兒裏』。　〔八〕『曾』字原無，據《盛世新聲》補。　〔九〕此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並作『越分說越添了些傷愁』。　〔一〇〕『黃員外』，《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

『王員外』。

〔一二〕以上兩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來時節鐘聲時候，正值着曉星殘月五更頭』。

〔一三〕這隻曲子《盛世新聲》、《詞林摘艷》無。　〔一四〕此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再不去夕陽江上走』。

〔一五〕此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越僝愁』。

〔一六〕『這夫妻』，《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舊恩情』。　〔一七〕此句《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作『則我這鐵頭槁(鎬)撅倒玩江樓』。

ISBN 7-02-001147-0

9 787020 011476 >

ISBN 7-02-001147-0/I · 1072

定价 42.50元